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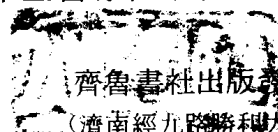
集部

第二九七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二九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二九七册目次

集部・總集類

東甌詩集七卷續集八卷補遺一卷

〔明〕趙諫輯

溫州市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甌詩集七卷補遺一卷續集八卷》提要

東甌詩集序

溫古東甌也兩浙名郡也郡因
人勝人必因文章事業而後顯
自宋以來郡中人才視古為最
盛其事業著之當時者不待言
矣其文章垂之後世者各自成
一家言學者豈能徧觀而盡識
惟善選擇者取其尤者裒而集
之則一郡之詩文一覽可知而
一郡之才亦於是備見矣集中
如梅溪王公秘書周公忠簡許
公止齋陳公水心葉公蓋則又
非一郡之才天下之才也不表
而出之則何以彰其盛哉予假

守此郡仰止諸先正文明千修郡志凡先正之詩文悉欲採擇具載于志始得葉水心先生播芳集序一觀予執序以嘆曰一郡之文盡在是矣既而旁搜博採未有能傳之者付之謂爲而已繼又得樂清儒士蔡廷玉所編東甌集試一覽觀其去取決擇不能無可議者一日封君趙司訓先生士忠訪予郡齋予出是集先生曰諫嘗有意於此者顛假以歸跆勉成之越半載集成求予序之以傳嗚呼播芳之集予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東甌

集亦可矣先生能詩者老而益壯得以優游詩社其去取大非前比矣方

今文運亨嘉賢才彙出將必有以詩文名如諸先正者亦必有銳意斯文增益其所未集如先生者姑書以俟

弘治十六年歲次癸亥秋八月既望

賜進士第中順大夫溫州府知府

吉水鄧淮書于鹿城書院

東甌詩目錄卷之一

問去非
懷歔欷
周緒
書事
陳傅良
哭呂伯恭　送謝希孟歸黃岩四首
題陳同甫抱膝亭　止齋即事
月夜書懷　泊釣臺
祝融峯觀日　贈二武士

薛季宣
觀岳侯石像　永嘉行
木待問
朱娘曲
史後寄詮老　千里思
郊寺
東甌詩集卷之二
趙靈芝
哭徐致中　桐柏觀

延福寺　鴈山寶冠寺
示五峯僧　寄徐丞
呈蔣肖韓薛師石
徐靈暉
贈徐璣　贈溪上翁
漁家　酬翁常之
宿翁卷書齋
徐靈淵
孤坐齋寄友　吾廬

見楊誠齋
翁靈舒
贈滕處士　春日和劉明遠韻
隱居
宋慶之
哭趙東閣　蘭溪道中
閒爐日賦　稍村
項園即事　次惠上人冷泉夜坐
郊行偶成　碧雞草堂呈劉後村

寓武昌報恩寺　武昌懷古
放翁有五更讀書示子詩次韻
蔡幼學
和林擇之齊山韻　早至湖心小圃
浮家　月夜贈項子謙
晚泊　田園
王柟
登浮光四望亭　觀梅
南康泊遊廬山值雪

薛師石
瓜廬　寄郭子奇
宿瞿溪　哭徐致中
陳謙
鄂州南樓　子規
戴溪
送王木叔黄州教職
錢文子
望吳亭次王二尹韻　白石岩

葉適
陳同甫抱膝亭二首　送曹潜夫
和汪憲祈雨
周端朝
擬古　答去
黄田禹廟　草堂
三江口
陳峴
飲翁常之宅分韻得友字　宿董山寺

雨中偶成　舟次鄂州
趙汝迮
栝蒼舟中
林亮功　送友人至飛雲渡
趙立夫

東甌詩集目録卷之三

謝劉潛夫寄示詩卷　臘日偶書
潘亥
社日　贈善書記
送兄赴饒

送陸侍御歸越　趙幾道慶見趙端行所作
水雲園池
劉木
酬卧雲　感懷
戴埜
暮春偶成

東甌詩集卷之四

薛仲庚
讀書　春日

徐覲
與客登山　秣陵秋望
送友人
鮑埜
初夏閑居
葉杲
東山堂
劉楓
過彭澤　鳳凰臺

趙崇澭
趙容州新居　春晚
客舍
僧惟謹
舟泊柘倉溪口　和崑山李明府韻
趙希迈
昆湖夜歸　贈劉隱君
山縣
陳昉

如何吟　寒食湖上
漁父　訪梅稚村贈同遊子白親友
王景月
采石渡　桃源行
徐鼎
哭朱邕岩
高彥竹
送湖彥龍之金陵　寒夜
王閑平

石門洞

周自中

贈磊泉菴僧　山居

薛嵎

山居　過村翁家

挽千石王提刑　漁村晚照

買山范湾　漁村烟雨

栝蒼溪船

盧祖皋

雨後得月懷趙天樂　舟中獨釣

宋恭甫

社日不飲

胡圭

入山　春行南村

山池　宿蔣菴

許景亮

陶隱居丹室

宋之才

隆山院

林斗南

白石山

王爽

春暉亭

侯畐

寄友伯杲　芷溪園

長安　湖心寺呈陳明府

暮雨　柳花

寒食

曹豳

鳳凰山　春暮

林千之

送馬靜山寄林曉山兄弟

林元卿

客窓夜雨

東甌詩集目錄卷之五

林景熙

次韻酬高旐文

東甌詩集卷之七終

東甌詩集卷之一

王十朋 字龜齡樂清人登紹興狀元官至龍圖閣學士所著有梅溪集行世謚文忠從祀鄉賢

畎畝四章

讀書不知道語言徒自工求道匪云遠近在義命中吾儒有仲尼道德無比崇參傳十八章入道知其宗後學昧極致徒知授兒童孰識孝與悌理與神明通為臣不知此事上焉能忠

飛飛古帝魂哀哀寄春怨異鄉節物新故國人事變訴亡誰肯憐啼苦血空濺雲安再拜人傷哉不可見

彼美雙鶺鴒飛飛同一原急難喻兄弟義著周雅篇周公代武王大義今古傳人孰無兄弟急難斯見焉願懷周公心無媿詩人言

兀兀窓下士華耕志良苦黄卷對聖賢慷慨深自許一朝出干祿得失戰胞宇曲意阿有司諛言徇人主貪榮無百年貽謗有千古丈夫宜自貴清議重斤斧

剡溪舟中有感

又作游吳客重登入越船西風棄岸細雨菊花天

旅思秋偏惡鄉心夜不眠錢塘江上月行見十分圓

傷時感懷

三萬六千成擲梭懽娛常少愁常多干戈今日猶未定書劍他年知若何澹蕩三秋吟時節蕭條萬里空山河傷時淚眼淋衿血更把少陵詩句哦

送賈元範赴省

清峭霜天振羽翰共觀一鶚氣軒軒頗聞拄腹書千卷盡作憂時策萬言請繫單于同太傅不阿人主異公孫龍頭素是君家物又見傳呼賈狀元

白石巖

十里湖山翠黛橫兩溪寒玉鬭琤琤路從飛鳥上頭過人在白雲高處行岩下行田謝康樂洞中辟穀李先生憑闌下瞰人間世轉覺此身名利輕

詠柳

東君於此最鍾情粧點村村入畫屏向我無言眉自展與人非故眼猶青縈牽別恨絲千尺斷送春光絮一亭葉底黃鸝音更好隔溪烟雨醉時聽

詠竹

我得家傳好此君剩栽千挺拂青雲塵埃不掃自然去風月有餘誰可分萬籜蒼龍春後見滿軒鳴玉夜深聞時時助我毫端興宜與江山共策勳

拾栗哭亡兒孟丙

去年覓栗嬉汝癡責汝曾賦淵明詩今年栗熟不見汝淒然白骨埋荒陂西風蕭蕭黃葉飛家童拾栗門前歸汝兄汝妹爭先取汝父傷心淚如雨

謙七邑宰

九重宵旰憂民深令尹宜懷撫字心今日黃堂一杯

酒懇懇端為廢民斟

書不欺室

室明室暗兩奚疑方寸長存不可欺勿謂天高鬼神遠直須先要自家知

婁師德

忤意由來勿較難誰能唾面自令乾直須事過心平後方服婁公度量寬

讀孫子尚舊所寄書

故人之書不易得片紙隻字皆可惜收拾永為巾笥

蒇縱浮千金不顧易開緘展轉時一讀讀未能終滚
橫臆之人明地盛衣冠萬里家居帝王宅干戈繚繞
飄吾鄉傾蓋論交似疇昔我年初冠君猶少握手游
從忝聯肆金溪風月供醉吟君唱我賡常郎席君詩
句句清且新高髻曹劉倒元白我才短淺何足論韁
伴寧容小生敵追風駿足橫海鱗暫困鹽車與汙澤
棹頭一去不可尋南北茫茫烟水隔往年鷹亭時復
傳近日詩筒杳難覓眼中不見故人面紙上空懷故
人迹人生會合能幾何一別八年同瞬息我去無由

君不來尊酒相逢更何夕

周行己字恭叔永嘉人官至秘書省正

絕境亭

雲橫絕塵境峻嵽若纏削群山列培塿衆星分脉絡
下瞰萬瓦居縹緲見樓閣松風發天籟㕘然衆音作
晶晶天宇清塵襟一澄廓

許景衡字少伊瑞安人登紹聖進士官至御史遷尚書右丞謚忠簡

浮一堂

未暇開三逕還尋浮一堂山居元翛翛塵世自茫茫

古木秋風響寒燈夜話長須知杜陵老家愛贊公房

○寸碧亭

杖屨尋常行樂處不論小逕與幽亭誰知蒼莽千峯
外尚有仙山一點青

謝公巖

出守雖云遠登臨不厭頻五言多好句千載獨斯人
風月樓長好池塘草自春超然高世志遺像日埃塵

鄭伯熊字景望永嘉人授太子侍讀宗正少卿謚文肅弟伯英登紹興第

問津樓

周道直如矢亡羊古無有利欲蝕本心眼花大如斗
適燕南其轅之越乃北走四海阮嗣宗臧否不挂口
一慟激流俗新芙發枯朽斯人向千載此意誰復剖
問津非名樓端以覺蒙蔀

枕上

飄風不崇朝驟雨不終日清寒入絺綌御袷有餘欝
天時不能調人事那可必清燈耿孤窓萬籟助飂飂
憂愁從中來起坐髮屢櫛丈夫屬有念功名乃餘物
突兀萬間屋此意何時畢長吟答寒蛩四壁轉蕭瑟

北園送閻簡州分得占字

我歌白雲篇送君水雲浦歌罷水雲寒佇立聽鳴櫓江湖昔在手短蓑釣烟雨軒裳誤羈馵濫趍羣玉府朱墨浪自妍筆削竟何補高鴻墮秋枕歸夢紛莫數着鞭輸子先窮嘆獨懷古中年況作别心事復誰吐故人分龍符江色映倩組話舊定何時新知日旁午

次韻陳倅瑞巖之什

詩到南昌老更奇固知流派自江西滕王閣下秋濤壯孺子堂前春鳥啼我似癡蠅思驥尾公如野鶴趁鷄栖十年翰墨玄猶白不識微言為指迷

○四月十四至廣陵

春歸村塢綠陰迷又向山腰轉馬蹄杖盡雪芳猶採擷割殘雲穗再扶犂鄉謠到處無音律野飯黃昏只筍虀唯有客愁消不得隔溪篁竹子規啼

發舟道中

笋輿時得並溪行溪水秋來似鑑清仰看雲山勞眼力臨流照眼却分明

鄭伯英字景元登隆興癸未進士擢秀州判官

○放龜

域中有四靈麟鳳神龍龜鳳翔兮千仞麟兮不可羈天用莫如龍在在風雲隨拙哉老督郵何時列於斯浪言蓮上巢甘作林下支床支木為辱刳剔良可悲陂塘溢春水爬沙闖晴曦漁師捨罟罟撥馭如拾遺解甲伏碪砆哀鳴極嗚咽卜師更安忍鑽灼無完肌有身不自靈昔聞今見之百金出樊楮騈首還清漪千歲善汝保左顧非我期願言貽日者吉凶訪蔡蓍

和清卿雪溪泛舟曉登華盖亭

滿江風雨釀清愁坐嘯烟波一葉舟目送飛花千里去身隨空碧一鷗浮兜羅世界成遊戲欵乃聲中自唱酬試問剡溪回棹客可能乘興上南樓

清明泛舟

風雨連朝忽轉晴天還着意作清明簿書共了公家事尊酒聊酬我輩情花却餘寒紅尚瘦柳融初日黛猶輕一年春事纔如許又作明朝祓禊行

潘檉字德久永嘉人有轉庵集

遇舊有感

人間百寒暑正似須臾期當年同袍子一見雪滿顋
不惟形容變亦復聲音移坐定問姓字始省從師時
見此發永嘆勞生果何為不如多飲酒滿腹同鴟夷

客舍

急雨鳴空壁輕寒上薄幃愁多空被酒夢短不成歸
暗想桃花落遙憐燕子飛偷兒欺客寢夜靜卷春衣

○次韻酬陸放翁

瘦藤白苧岸烏紗隨分酬春領物華西崦三椽休問
舍南湖一帶近栽花眼昏客枕多儲菊肺渴僧庵屢
借茶無事閉門便早睡清燈喚起為嗟家

雪上簡婁舜章

鷄頭旋煑蓮新掬簇鳳排花鱠更鮮清夜故人忻客
到小船載酒大船邊

○平江道中

不載圖書載酒杯姑蘇臺下小徘徊東風不識人心
老擺柳吹花一併來

滁陽田至烏衣鎮

行行元不恨長途下馬旗亭酒可沽回首琅琊山不

見西風吹起荳田烏

朱嚴伯樂清人號可以翁

書延福寺壁

雙瀑飛來古寺西月籠烟草久湮迷自從我葦經行
後便覺他山索價低老去合為三逕計就中聊借一
枝棲石崖大有穿磨所從與新詩着處題

皎皎吟

皎皎天心月影落寒潭水雖落寒潭水照人千萬里
皎皎機上然忽落淤泥底一落淤泥底河水不可洗
願君作明月晴陰不妨缺莫作淤泥然客子徒傷悲
人心皎皎莫自欺

徐德輝永嘉人

夜寓舟中

秋氣清如水推篷夜不眠蘆花新有鴈莎葉尚鳴蟬
斷夢疑堪續哀吟寂可憐漁童看月上吹笛舵樓前

夏日和韻

方沼晴波動虛堂午蔭新夏衣誰賜葛午食自烹鱗
山近書多閱窓開硯易塵試茶然石鼎汲井就西鄰

初夏遊謝公巖

又取紗衣換天時起細風清陰花落後長日鳥啼中水國乘舟樂岩扉有路通州民多到此猶自憶髯公

寄隱士

亭深自無暑苔徑復縈紆賓客不長到兒童足可娛荷花晴帶粉蒲葉晚凝珠與尒城闉隔茲懽想不殊

釣臺

歸把灘頭舊釣竿帝王只作故人看此身合向丘林着漢祚已如盤石安流水無情千古在客星有影九天寒到頭笑殺鴟夷子便下扁舟去也難

陳庚生 號西老樂清鴈山人善畫

濯纓亭

誰引滄洲客行歌到此亭縈廻一水碧巉絕兩峰青小雨吹行艤踈梅度遠汀我無纓可濯華髮任星星

謁陶隱居祠呈郎中張聲華

煉就靈丹歲月賒藥爐丹竈旋成窪庭空響落山松子路遠香迷壁草花舊事誰能問都水神仙今已在東華田翁猶酹先生酒亂紙飛錢噪暮鴉

賀家湖

風流誰似賀知章乞得平湖任草荒今日藕花三百畝折來依舊屬君王

甄龍友 字雲卿永嘉人還居樂清登紹興進士嘗至國子監簿

觀洞庭

風定澄空氣渾然恍疑太極未分前稱因有浪知為水若遇無風即是天舊說君山張帝樂新聞老不識飛仙而今大洞黃庭客又看題詩紀歲年

薛氏鏡山

我生不自先偶與前輩隔古人猶愛水况此千丈碧孤圓本然明萬象紛如繹行吟鬼破膽坐釣風生腋踈梅逞晨粧漏月印金壁奇峰列雲影平橋漲春澤四時如擘剪一照成虛射細想亭中人屢憩泉上石心空見了了起覓已他適吾詩復何言鏡鏡如痕迹

望君山

大洞黃庭太乙家君山一葉泛蓮花南征客認湘靈瑟北上人疑漢使槎尚想飛仙遊白鶴偶於懷袖落青蛇玉皇香案真如此我欲晨奔到廣霞

謝康侍郎送米

折腰鄉里媿陶潛五斗黄陳餉莫嫌一介古來難取與先生傷惠我傷廉

周去非 字直夫永嘉人登隆興進士

懷歟歟

白雲近空山清風動脩竹竹間何所有曲澗聲谷谷山迥何可窮萬里來懸瀑昔有君子廬清標謝王屋北山茲正高邦君見良燭吾黨詎敢忘封植此佳木

周緒 字習夫去非之弟登咸淳進士

書事

北客樂馳驅髀肉渾不生輕風入馬蹄一瞬萬里平朝發長安都暮抵受降城陰山聞鬼哭征人晝夜行黄塵雖染衣紫翠堪奪睛男兒平生遊壯志多憂驚荆楚豈不佳舟檝非吾情休誇魚稻鄉莫戀洞波清幸能脫毛鎩側聽匣中鳴

陳傅良 字君舉號止齋瑞安湖村人登乾道進士官至寶謨閣待制謚文節祀鄉賢祠有木鍾集及論祖行于世

哭呂伯恭

去年上溪船落日建安旗今年上溪船濡露金華草當代能幾人胡不白髮早念昔會今時心事浮傾倒倚廬魚鼓夜連屋雞人曉遐搜接混茫細剖入幽眇挹注隘溟渤扶携薄穹昊斯文何契闊之子復凋槁百年本無窮寥寥鄒一過烏入家徽舊聞學者拾遺藁區區存萬一散逸誰可保君看魯論上彭壽顏回夭子今存日月豈必語言好懷無後來者泯沒秋毫小南浮禹穴會北顧關河杳懷哉各努力人物古來少

送謝希孟歸黄岩四首

紛紛竹帛傳浩浩金石刻淪亡已無限存亦誰愛惜如何伏羲氏文字二三畫如孔豈不聖用以演周易

法令如牛毛斯鞅信手成簿書積丘山趙張眼愈明萬人立下風國士尊且榮未省三代前誰獨有此名

圭璧襲練藉山龍飾衣裳不聞遠人初而興自虞唐毀車成騎射肆作篆籀藏至今人便之人亦忽已亡

纍觴以爲懽班荆以爲儀交際既如此豹使王意疏頗嘗惟小雅鹿鳴至魚麗賓主禮百拜六經似支離

○寄題陳同父抱膝亭

稻來不難謀軒冕亦易得胡為抱膝翁惻惻復惻惻
秋風墮碧梧鳳鳥去無迹愁吟草際蛩兒女淚盈臆
忽然一長嘯孤響起空谷令人識雅頌一唱三嘆息
廬室在路傍耕鑿在民籍行人聽笑語稚子共眠食
讀書果何罪鬢髮又半白此意太勞苦此身常抑抑
抱膝且不可出門更何適但勿閉門外蓬蒿若干尺

○止齋即事

教子時開卷逢人強整襟寒貧看晚節多病得初心
地僻菱蓮好山低竹樹深蛩聲同燕社明日又秋砧

○月夜書懷

送客門初掩校書室更虛新篁高過瓦涼月下臨除
婦病纔扶杖兒饑或饋魚今朝吾已過莫問夜何如

泊釣臺下

今歲僅餘今夜月此舟三泊此江圻遭逢聖主還遺
恨慚愧先生獨見機泗水列侯多不免商山四皓竟
安歸漢家故舊常枚數孰與東南一釣磯

祝融峯觀日

星月凋零萬象昏誰能先我見朝暾東南已得乾坤
正巒猶方知夜旦分但覺滄溟浮佛屋却忘衡岳近
天闕迢迢下憩山腰寺人世烟雲尚吐吞

贈東陽二武士

鴻門無人易水寒安得壯士久所患求之市隱戎行
間紛不當意鬢已斑逆胡未討憂萬端得此兩君聊
自寬有石堂坳立巑岏萬夫睨之欲舉難兩君扶起
如弄丸舞空一葉風團團呂君忽作胡衣冠瀝酒於
地盟血殷長劍久倚燕然山義欲為漢誅樓蘭九重
深窈虎守關竟以劍氣博一喩語未良已聲珊珊兩

蛟出沒萬馬攢夜闌月暗天漫汗滿堂悲憤淚欲潸
嗟爾兩君誠義肝我來乘障荆之蠻五營諸將皆豢
安髀肉久不堪着鞍誰能喚起百辟看但得汝等一
解吾君顏書生老死不足歎

薛季宣 字士龍永嘉人六歲孤從世父弼宦遊官至奉議郎謚文憲

觀岳侯石像

萬死何如獄吏尊威名蓋世古難存二桃豈為功高
賜一觴不容身退論幾為飲泣思道濟謬為圖像削
王敦沉埋千古蛟川恨留與無窮客斷魂

永嘉行

夷子清談平子醉、晉俗浮虛輕節義不聞胡虜哭秉林、九伯五侯無一至洛陽宮中胡馬嘶晉家天子行酒巵驅出如羊晉卿士婦辱面前爭敢知胡兒踞坐漢官立不許紛紜但含泣刀加頸上始知憂追悔前時又何及胡塵金起昏中土人死如麻骼如草萬萬里無炊烟氊帳羊來盡虓虎烏旗霧合胡笳咽無接邊城腸斷絕琅琊五馬竟浮江棄置存心堅片鐵天驕一坐朝陽殿、九鼎遷移如轉電葉聲不得悲焚

因白版金陵謾龍變數奇當運浮于伯誅斬無言血流逆若思不識是何人却使師師臨祖逖

朱娘曲

憶昔剪節長橋湄、朱娘酒店相為隣自言三世充百戶、官抛萬斛嗟長貧、母年七十兒亦老有孫更與當壚否、後皆嘶貿隻白泥準擬設媒傳婦妖由來世事如空花成家不了翻破家城中酒徒猶夜出、驚歎落月西南斜橋水東流終到海百年糟丘一朝改無復擅歌撩汝孫、回首尚疑旆影在

木待問　字蘊之永嘉人隆興狀元官至太子詹事

火後寄詮老

挽搶墮九霄、列缺亂阡陌西城若點爐東墟已堆甓幽栖僅容膝、隘市意自適天公不我相同此編户厄平生一丘壑、未信天地窄終焉感窮途、萬慮集中夕載觀宇宙內、在在等公宅、鄙夫六尺軀俯仰嘆偪仄炙手事當路、快意已爛額、睚子今兀然乘除付陳迹此身亦何有而復身外嘅相逢肯分山試面九年壁

千里思

君行千里輕一所歷妾馳千里心匪石春房酌酒意匆匆愁不在離愁在憶鴛鴦尤上昏無色鷓鴣杯中塵更積燈前獨坐梨君衣淚濕剪刀裁不得

郊寺

紅委墻陰花拜拜、翠滋亭角草纖纖、風翻書葉常交案雨壓爐烟不過簾

東甌詩集卷之二

趙靈芝名師秀永嘉人登紹興進士有天樂堂集

哭徐致中

昔吾與君遊嬉踈不𡡉數自與貧寠驅十載九離索前年會京師勸我返林薄吾貧未得歸君死不可作

○桐柏觀

山深地忽平縹緲見珠庭瀑近春風濕松多曉日青石壇遺鶴羽粉壁剥龍形道士林靈素輕強滿百齡

○延禧寺

寂寞古仙宮松林常有風雀毛無葉下井氣與雲同背日苔磚紫多年粉壁紅相傳陶縣令曾住此山中

○鴈山寶冠寺

行向石闌立清寒不可云流來橋下水疑是洞中雲欲住逢年盡因吟過夜分蕩陰無絕頂一鴈不曾聞

○示五峯僧

峰形如掌翠四壞頭白山僧引客看積葉堆來泥路滑斜陽移去石橋寒近聞瀑布尋還遠易得菖蒲採極難分有一峯於此住與師相影願辭官

○寄徐丞

病不窺園經一月更無人跡損蒼苔沙禽引子銜泥去野蔓開花上竹來亦欲鬢毛休似雪爭如丹汞只為灰秋風昨夜吹寒雨有夢南遊到海回

○呈蔣肖韓薛師石

中夜清寒入縕袍一杯山茗當香醪禽翻竹葉霜初下人立梅花月正高無欲自然心似水有營何止事如毛春來擬約蕭閒伴同上天台看海濤

徐靈暉名照永嘉人有山民集

○贈徐璣

一舸寒江上梅花共別離不來相送處愁有獨歸時去夢千峰遠為官三歲期思君何可見新集見君詩

○贈溪上翁

生事付諸兒日高睡起遲本無塵內事亦有鬢邊絲遠取泉烹茗新移棘補籬晚來持釣去一犬自相隨

○漁家

阿翁年紀老生計在綸絲野水無人占扁舟逐處移數鱗新柳串一笛小兒吹有酒全家醉公卿要識誰

酬翁常之

半掩柴扉一逕深山中久謝俗塵侵愁因有酒春生面老不饒貧雪滿簪舊井泉通幽谷水翠藤新長草堂陰扁舟莫負林間約好寄新題慰此心

宿翁卷書齋

一山秋色誰同看又復相尋出郭來林竹種成高礙月井泉汲少近生苔忽驚寒事砧初動不雜晨光戶盡開君愛苦吟吾喜聽世人誰更重清才

徐璽淵 名璣永嘉人有泉山集長泰縣令

孤坐篇呈客

晨起猶孤坐瓶泉自煑茶寒烟添竹色踈雪亂梅花獨喜忘時事誰知改歲華多君能過此竹裏似仙家

吾廬

蓬戶閑還閉深居稱不才移荷憐故土買石帶新苔藥信仙方服衣從古樣裁本無官可棄何用賦歸來

見楊誠齋

名高身又貴自住小村心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養生非藥餌常話是規箴四海為儒者相逢問信音

翁靈舒 名卷永嘉人有西巖集

贈滕處士

識君戎馬際又是十年餘湖海幾安息先生便隱居清風三畝宅白日一牀書長是關門掩鄰僧亦不如

春日和劉明遠韻

不奈滴簷聲風田昨夜晴一堦春草碧幾片落花輕知分貧猶樂無營夢亦清看君話幽隱如我頗逃名

隱居

百事已無機空林不掩扉蜂沾朝露出鶴帶晚雲歸

石老苔為貌松寒藓作衣山翁與溪客相過轉依依

宋慶之 字元積永嘉人登咸淳進士有飲冰詩集

哭趙東閣

秋風慘欲割秋月明不發誰令聲名高竟使壽命折往年失四靈詩道微一髮縞素華織組宮徵節亂聒力排唐末陋意與風雅軋清廟不待陳黃壞詎能汶新篇今寂寞故墨慎無忽

蘭溪道中

朝買蘭溪舡暮泊香頭市如何十月天復此連夜雨

朔風寒似鐵曉色暗如土道行不見人路哭疑是鬼
栖〻遠方士忽〻鄉心起落葉響踈庭空燈照寒被
離家能幾時旅況已如此茫〻楚山雲渺〻蜀江水
屈指計行程此去復萬里

開爐日賦

筋力已非舊逢寒亦自憐風霜在簷外妻子語燈前
紙被添新絮茶甌煮細泉雖云方寸地春意一陶然

稽村

雪後寒增健貧幽愛路生群兒燒葉坐一鳥啄氷行

山色晴猶慘梅花謝亦禁小與風割面微醉任欹傾

項刻即事

時節飛花盡幽林亦自香間来看新水獨立又斜陽
簷角鳥鳴霽樹根魚就涼一春風雨過遊事極相妨

次惠上人冷泉夜坐

此景寫不盡此懷誰與俱月来林影碎雲去石頭孤
萬籟各休息天香乍有無因師寄佳句清夢更勞吾

郊行偶成

野水連天濶孤舟盡日閒會須風雨過一齊諒非難

碧鷄草堂呈劉後村

斯文海內聲名凋猶是乾淳一脈餘須信昌黎曾得
謗可憐太史未成書碧鷄有地吟詩老金馬何心待
詔初甚欲見君三十載春風今日侍巾車

寓武昌報恩寺

孟宗祠下竹依然借得空房竹樹邊貧寺少逢僧過
夏遠鄉多是客經年倩人汲水時煎茗就佛分燈夜
照眠家信不来心欲斷明朝又買漢陽船

武昌懷古

極目平蕪送落暉六朝征戰尚依稀風生戰艦周郎
過月落南樓庾老歸秋塞戍閒番馬病春江流下蜀
魚肥神州北望知何處父老猶能話岳飛

放翁有五更讀書示子詩予亦次韻

秋風蟋蟀牀下鳴茆茨耿〻秋燈明老夫捲卷發深
晦起視河漢参初横世人飲食幾知味眼底古今復
涇渭藩籬是筆屋是書風葉壓垬力空費六籍在天
日月存我亦收拾還本根此事兒輩未可論紛〻場
屋爭作元

蔡幼學 字行之永嘉人登乾道第官至兵部尚書

和林擇之齊山韻

褰裳涉秋浦散策上齊山肹往謝塵囂瞻新得層巘萬象翕呈露跬步不可間下巧瞰坤軸高奇仰天剡硿矼禹所穴篆辭秦開闢始探困傴僂徐行快平寬斷鳳扣危壁登虬俯澄瀠突然出鰲背但見江漫漫匪特激愚懦且以訂舉頑

早至湖心小園

涼月在木末我行出林坰〻〻何所事愛此朝氣清池行把風露洒〻醉夢醒來禽俯清泚相照臉色頳悠然到水田鈞蔓亦軒騰萬物咸得宜吾生亦何營

浮家

春風掃積雾春雨漲新綠舟行適良願及此嘉致足溪桃綻腮紅溪柳起膚栗萬物欣向榮吾生亦從欲浮家信所之惟意到僮僕行樂人有言未省我心曲憶昔西湖春安與探芳谷綵舫漾晴漪名園玩清縟星郎引群雛戲舞衣粲〻歸來夜未央情話屢更燭只今天一涯把酒遠相屬富貴竟何時一官乃覊束法喜聞我言低回若驚辱一咲強相羈歸裝宜早促

月夜贈項子謙

月色淨如水奈此清興何誰人當領此隔屋呼項佗駕言先我出追隨貫經過履聲適相逢歡然憩亭荷乾坤何浩蕩水月光相磨醉歸巷無人群兒自前呵

○晚泊

落日維舟處沙頭望眼平牛羊分隴下燈火隔林明人散村墟靜溪寒風浪生漁翁醉眠穩小艇任斜橫

田園

野水萍無主晴風草自香庭陰新似染物色去如忙岸樹魚依綠畦花蝶鬪黃家園向來夢靜數四年強

王柟 字木叔永嘉人登乾道第授吏部尚書

登浮光四望亭

長年忍淚說中原望徹中原隔戍垣誰遣江淮限南北從來宇宙一乾坤功名紙上徒虛語歲月愁邊送斷魂老矣叫閽無處所倚空長劍與誰論

觀梅

誰見梅花正發時江天雪意欲垂〻疎枝冷蕊春無

幾斷水殘雲意自奇，跡影偶因明月見，暗香惟有[illegible]
風知。何人更起調羹手，莫道功成結子遲。

南康泊舟欲遊廬山值雪

春風浩蕩江湖客，咫尺廬山風雨急。門前老樹寒[illegible]
情，一夜相思頭盡白。

薛師石 字景石，永嘉人，有水庐集

瓜廬

近日有新趣，買得薛能園，蹤壞延瓜蔓，深鋤去草根。
花前長載酒，月下只開門。最識田家樂，辛勤更不言。

寄郭子奇

世道秖如此，君心我得知。先教栽菊在，預作去官期。
夢覺秋風起，行吟夜月遲。懷人幾千載，惟有和門詩。

宿瞿溪

船泊西溪岸，人家晚更春。塞星寒有雁，村寺夜無鐘。
竹逕通新店，茆柴暖病容。農夫不相識，問我欲何從。

哭徐致中

亡友如今隔杳冥，夢中只見病時形。書窗閑久梅添
潤，花逕荒來草自青。一卷詩篇空就緒，兩年文會覺
凋零。幾回行過松臺下，不忍登堂不和扃。

陳謙 字益之，永嘉人，登乾道第，官至寶謨閣待詔

鄂州南樓

折羽沈絃思杳茫，南樓依舊倚斜陽。江湖草樹不相
識，吳蜀舟車秖自忙。萬里秋聲驚客枕，一天涼月浸
胡床。古今多少英雄恨，認取江南舊武昌。

子規

客行三月四月雨，杜宇千聲萬聲苦。數形蔵身不忍
見，洒血點花良可惱。此恨此訴動寥廓，舊日繁華今

寂寞。勸人只道不知歸，富貴誤人無今昨。知君多口
應有術，我欠一歸亦內慚。已貝薄田江海上，明年相
見應三緘。

戴溪 字少望，永嘉人，登淳熙第，官至端明殿學士，有易詩春秋[illegible]作肯鑒[illegible]文[illegible]

送王木叔黃州教職

龍飛乙科郎，白面如璊玉。去作幕下士，年少二十六。
壯心直如弦，不耐公事曲。寧知太守尊，篆吏警群目。
太守豈不賢，去鄭秉鈞軸。銓曹有格法，那肯煩薦牘。
依然舊官職，再傷天之篤。六考未作縣，冷官到淮服。

向来豪氣舉江斛𣈆半斛只今長說病伏飲在胸膈
皇皇一世覓隱隱兩眉蹙中年苦節首未必不爲福
我生更迂濶平意要違俗誤使塵網嬰同君被纏束
兩家各生子丁壬合夭祿但得佳兒歸兩翁志願足
岷山有舊約相從去去明朝江上館持被共君宿

錢文子 字文季號白石由太學生授宗正少卿札

望吳亭次黃

東望長安山復山斷還出兩山十間搖衣來即三年
戍引客偷爲一日閒 似暮雲低更好心如歸鳥倦
知還聖朝倘得收遺物嘆息搔搔鬢已斑

白石巖

巖下碧藤掛紫烟巖頭白石插青天精靈已往他鄉
去一劍霜寒二百年

葉適 字正則號水心永嘉人淳熙進士對第二官至吏部侍郎謚文定祀鄉賢祠有水心集

陳同父抱膝亭

昔人但抱膝將軍擁胡鑾徒知許國易未信藏身難
功雖總晚歲譽已塞人間今人但抱膝流俗忘長嘆
儒書所不傳群士欲焚刪識呵至囚蠻一飯不得安

珠玉無光宗松柏有後艱內窺淵淵息仰視冥冥翰
匆要兩脾消且令四體胖徘徊重徘徊夜雪滿前山

又

音駁則難聽問駁則難荅我欲終言之復恐來嗤嗤
背風鴻亦高弱水海不納匹夫負獨志經史考離合
手摸二十年柔條起衰颯念烈倘天回意大須事匝
偶然不施相甘盡齋中榻寧以楚人弓亡矢任撓遝
莫作隋侯珠彈射墮埃𧎷

送曹潛夫

東南作郡嘆年徂遠遠參同蠹元帥幙中難授
辟生羌界上也分詩間吟牡丹首時載揚雄酒
一壺只我衰殘望切杜不帰遠

和汪憲祈雨

感格誰知汪仲舉步虛天上語會稽案望都流
清越人喚作提刑雨我慚老情無精勁累日喚號號
不聞水南旱禾貪結實一朝爛一爲灰塵

原缺第十三葉

陳峴 字壽雨號東齋永嘉人少博學登科官至兵部侍郎沮通紹興間温郎侍郎浙江之志

飲翁常之宅分韻得友字

杖屨隨春風，避近得良友。行行西城道，觸目盡花柳。還步過茆茨，交歡亦何有。東隣頗好事，邀我意良厚。南窗竹風涼，更命新醅酒。一醉何足辭，期此百年久。

宿董山寺

送客聯鑣歸，得得招提宿。晚渡滄江口，路入青山曲。突兀忽在眼，一洗奔馳俗。依然燈還呼酒，僧留供野蔌。林高上明月，談聲響空谷。坐久夜益深，同來或軒熟。明朝送城郭，此興真可錄。

○雨中偶成

雨聲春不絕，綠漲與池平。火摘花猶好，新鋤草又生。閉門唯我獨，終日斷人行。對酒還憂病，裁詩強遣情。

舟次鄂州

蜀江來遠遠，楚望意悠悠。浩氣高情曉，新寒帶晚秋。龜山方北顧，烟火又南樓。蓬鬢天涯客，蕭然一葉舟。

趙汝迕 字叔午樂清人登嘉定第僉判當州群從兄弟皆人登甲科午日特不權累官湖南

○栝蒼舟中

樹古半成槎，溪邊歷歷斜。寒林欲無路，水塢不多家。去客背派葉，停舟見暮鴉。朝朝看秋水，頻減一痕沙。

林亮功 字懷老平陽宋步人登紹興第授莆田令

送友人至飛雲渡

五里風濤路，人烟隔岸州。去帆歆落水，別棹會中流。西峴鐘聲遠，東山塔影秋。何人有機事，驚起一沙鷗。

趙汝文字德成樂清人登開禧第官至刑部尚書

謝劉潛夫寄示詩卷

坑灰冷秦久刀筆起漢舊典謨慨已遠賦頌紛紹被
調律起建安沿泝及元祐上下二千載統蘇如縣溜
渡江又百年諸老凋喪後靈珠繁誰振絕唱不可復
我行東南野文星忽當晝雲章發玄秘天筆括宇宙
風雷青澤沛金玉淵海富奮然蛟龍興繹若韶護奏
乖聞魑魅走語奪江海秀想當落筆時真宰森左右
要爲後世法何止鷄林售早膺頭角起晚悟軒冕謬
芳蘭委蕭艾嘉植梗稂莠造物豈終嗇意者其淡就
吾衰不能進硯墨如仇寇大鐘屹于前綿手不敢扣
膝缶何所知管蠡秖自陋猶將策駑蹇延首熟領袖
已同南方遊何年過予僝

臘日偶書

近日斗侯寅開天雪不成梅梢動生意禽鳥弄春聲
歲遷年華換身貧藥力輕聽傳吳蜀事對酒不能傾

潘文虎字幼明號蓋于賢秋崖永嘉人

社日

聽得東風急吹乾小逕泥雨多花放早水滿燕飛低
貧女不知緯鄰人只此栖依依懷去歲摘茗白壇西

贈善書記

不見十年久緣師懶入城菴移五峯近病去一身輕
弟子新傳業詩人舊識名依然難駐屐空復重予情

送兄赴饒

草堂荒燕未春暮乳燕安巢鴈北去回首歷水桃始
花及至螺江柳飛絮江東繡衣真御史聞者紛紛毛
髮起日長惟抱空甕眠頭白應憐故人子

劉黻字賀翁樂清人登景定進士官至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參知政事扈二王入海隨羅浮江謚忠肅有蒙川集

和文公感興詩

至理根一初精微貫高廣寄之形氣中今來齊古往
衆曜列太虛環侍惟斗仰妙化變不測虛靈本常朗
并坐識易函蕉窺學云罔靜玩感興篇剖陳如指掌

又

仰觀復俯察上下融真機元氣無奇偶魚躍鳶自飛

神聖尊中域動靜心勿違天地斂諸躬照以日月輝
遜志納衆有先慮周萬微胞與豈不夥游泳皇極歸

又

立朝觀大節炳炳在行己李唐號多士屹立整頹紀
前狄後有韓高風世仰止孤忠翼王作大論關非禮

又

老榦挺冬嶺明魄浸秋水均抱扶世勳心學豈殊軌

又

默觀羲聖書先天著復坤畫畫妙理具森列河圖文
宇宙榦生意日月寧辭奔乘承著不息反躬性存存

透彼名利關洞此道義門用功不精密頻復何由敦

又

詩道發金石世若壁聽訛正色落芻莞一掬真意多
衆竅本虛竅其如天籟何不悟康衢謠不識黍離歌

又

禮樂節性情工夫貴深省愛親篤氷履酬世尚錦絅
勿任忘與助一敬收衆聘威儀筋骸束趣味精神領
相彼屋漏中森若指視炳窮達付天分靈光勿隨境

和淵明貧士詩 七首

貧士何所營但知貧可傲日月照不盡朝暮常分[illegible]
氷瘦魚自躍林寒鳥亦飛紛紛苦多求此景誰同歸

又

石田秋不種難免良夜饑饑本士之常獨抱婁婦悲

又

把書不釋手非志晁與軒昔有董仲舒三年不窺園
滇味歸肝脾是卿厨無烟家貧未為貧有書足可娛
審察千載心俗子難與言勿嘆師友寂日日親聖賢

又

高山與流水妙趣歸之琴吾愧學未成匪歎無知音

但向胸中愉無勞指下弦種菊或可茹得酒聊復斟
窮達非所較動靜一以欽發為琴之韻邈矣天地心

又

平生抱狷介深愧晏面妻蒿萊常閉門與世罷應[illegible]
奈何從患稔餒餒如馬周顛頓亦良苦飢羸非所憂
呈路盍以榛忍作寒蟬儔口禍渺無際困辱祇自求

又

靜觀松竹姿一塵無相干飲酒不求醉讀書匪求官
畦齊多種菊采采亦可餐衣冠背時樣筆硯同歲寒

但求聖賢心肖㓜兒女頻紛紛往来者咲我柴門閙

又

人生特寄耳何往非萍蓬世換賀反悲予謂拙乃工
淵明有傍節高邁蹤與龔大抵豪傑士所見亭略同
簞瓢非謂貧軒冕豈真通倘不違至理冥霧將奚從

又

扁舟泝江西忽抵梅花洲二忠儀遺像予嘅非其儔
肝膽照氷雪要亦猶者流言直不磋時撥禍貽覩憂
山禽似相盼往来疑勸酬閑坐生萬感矯首觀前脩

○ 太玉洞聽琴

無絃不成聲有絃多失真聲聲在何所調和方寸春
文繁情已遠孔壇嗟復陳所以桑濮響鄭衛波瀾秦
誰知幽谷間洒聞太古淳游魚出寒水鳴鶴橫霜旻
詠羡廣陵秘尔雅皆怡神

過柘溪得西字

晴雨春無定東風又轉西地肥桑眼大天暖麥鬚齊
暫頓尋幽所舟行艮惡溪野禽如避客飛上半山啼

○ 朝廷求經明行脩之士蜀人楊時發當其選以

啟名薦或謂求之因紀此

溟井綆懼絶植德根懼斷絶樞守貧賤旦旦天澆養
防意如長城視身等良玉稱薦匪吾榮藏瑕匪吾辱
暗漏任匆匆欺人心勝明燭

○ 夜氣

夜氣不盈掬浩然天地淸風行石不動雲走月常明
陋巷顏回樂深山大舜耕此心無旦晝萬物自生

橫浦有感

風雨憂時夢不成忍將使舌博功名學如谷永生何

辱節似劉陶死亦榮蒼蘚無心同客鬢寒梅有眼照
人清此邦風物多淳古曾識濂溪與二程

賦望雲

家山一萬三千里華髮雙親七十稀自許朴忠關社
稷誰知甘旨誤庭幃菜根有味逢春旱草色無邊傍
日暉悠悠白雲何處是夜寒結夢但東歸

○ 訪西湖

東風吹客到西湖汀草沙禽半識吾若得幾間茆屋
在種梅花處伴林逋

趙汝回 字幾道，永嘉人，號東閣，登嘉定第，撫忠州判，常評橘花詩：春風過後雪初白，夜雨晴時水亦香；評水仙花詩：屈原一點沈湘恨，李白三更捉月魂，是皆自句，惜無全集

杜子野留別

有朋不貴數，道合意自親。早知離別難，會覿豈厭頻。青燈書閣下，細語交情真。酌此武陽泉，饌彼松江鱗。兵馬復有携，得知非我貧。如何不我醉，明日隔征塵。

○漁父

衡嶽早来雨，湘江增緑波。小舟浮似屋，香草結為蓑。水定見魚影，夜清聞櫂歌。悠悠百年夢，醒少醉時知。

○送李寅歸里

憐君竟不偶，每事與心違。南雪歲将暮，西江帆獨歸。停薪待官米，借宅共僧扉。吾老慚為吏，相期尋釣磯。

東山堂

謝守登臨地，今為博士居。由来好山水，常得近詩書。洞與衡嶽接，泉分玉井餘。年年為吟事，春草不教鋤。

呈水心先生

鶴骨癯癯鬢未斑，秋風鷗鷺共脩關。芙蓉夾徑繞通禹，楊柳沿池不礙山。外稿定於何日上，中興只在十

年間。啟城片石無人識，胡而瑩瑩出[illegible]

○雁山

木葉新時雨亦佛，山中少駐不妨種。僮撫路嘆頻愛尖，僧喜岩幽每促行。草蕩春深無雁鴉，松林月上有猿猱。石屏一帶三千丈，可惜題詩又不成。

○山中即事

白日荒荒過不知，荼蘼開了覺春歸。山家賣筍樓樹熟，河水生萍柳絮飛。久雨一晴螢火出，閏年三月杜鵑稀。沉沉松竹烟嵐冷，慚愧高僧借袷衣。

峨眉山廨

褐衣蔬食善吟裊，肌骨雖清鬢雪新。栗里未營三畝宅，桃源已過一年春。也知官職難痍望，化得妻兒不評貧。別寫新詩寄鄉友，峨眉山下獨閒人。

○宿羅溪山

鷲嶺東遊舊景微，桃花花外一鶯飛。樵天不斫雲澤樹，知有僧人擲浴衣。

二月十九日

客去關門讀莊老，燈花燿燿春蠶小。水雪未消雷雨

來長安三月行人少

陳德翔 字允覽 永嘉人

河上

行立長隄邊，四望遥無際。秋風左右至，聽者多感慨。
海涸魚將死，虛舟無人繫。愚我貧賤士，乃欲詠經濟。

○潭浦偶成

秋日已過半，林無一葉飛。曉嵐須闔戶，夜冷旋添衣。
陰逕桄榔瘦，陽坡草樹肥。每傳隣壤警，行客往來稀。

和隣僧韻

七八年來住水心，喜隣蕭寺共僧吟。古池晴有泉相
棲，春地從教笋自侵。與到漾時因坐久，交於潛處見
情真。極情對立河梁暮，海月初生日正沉。

陳撲 字幼樵 永嘉人登紹興進士官至湖南運判

○即事

誰家庭院冷蕭蕭，閉却朱門不許敲。惟有東風藏不
得，隔墻露出杏花梢。

薛師董 字千齡號敬事 永嘉人

秋風

秋風有落枝，天籟動塡荒。鼓角山河社，稷懷武月夢。
阮生狂一戲，漢武老多悲。雖有秦歌激，終堪理劍燕。

後秋風

去年病後詠秋風，今日秋風病裏逢。好句不曾書落
葉，孤燈長自守為誰。故人音問天來遠，茅舍先陰睦
正濃。江上白鷗忙勝我，嚼魚引子與潮齊。

○酬外湖樓詩

小雨潤蘇炎，涼風展梧影。雲連沙際白，天闊數峯青。
湖樓百尺高，坐覺秋日永。寬鋤十畝園，餘事一笑領。

荷枯水却清，桂晚霜未冷。誰能悲寒螿，聊析小蛙黽。
飽客新荳菹，駕我雙舴艋。放浪誠有適，居然借俄頃。

趙汝鐸 字鳴道 永嘉人汝鑒之弟

○水心新居

開扉待嘉客，沽酒解閒愁。半夜秋霖歇，滿塘寒水流。
風聲生葉底，月色在沙頭。憶着鱸魚美，松江有舊遊。

陳熙 字[illegible] 號月泉 樂清人

○病起

病起不知老，山妻笑長卿。一貧眠古屋，孝雨落春城。

掃案藥香在開窓樹葉生因思行樂地前月是清明

○山間至日

老我清枯貌長年學種園深山無賀客落葉滿柴門
霜重日光薄陽生井氣温安居守貧賤榮辱復何言

徐獻可 永嘉人官至泉州知府

○南塘

南塘新雨過風漫橘洲香亦長侵官路橋低礙野船
竹棚人賣酒花笠婦移秧近日頻來往春帰有底忙

○書齋

十日書齋九日扃春晴何處不聞鶯飛花落盡無人
管留得殘枝葉自生

潘希白 字懷古號漁莊永嘉人登寶祐第

○廣德早行

草屨穿籬過衣濕槿花露千里浙東人今踏江南路
曉程猶帶夜衆星照高樹家中猶未醒夢我青雲去

送蔣朴之維陽

隋家天子愛揚州四十離宮取次遊荊棘久迷秦隴
路柳絲空掛隋河浪君才清似庾開府世事難於孫

仲謀莫為青衫怯騎馬却將風景付閒愁

○入南溪

沙頭落月照篷低杜宇誰家樹底啼舟子不知人未
起載將殘夢上清溪

○涼夜

涼夜無雲星自流池塘促織早知秋遠更不受重城
隔時逐西風到小樓

林一龍 字景雲永嘉人登咸淳進士官至史館檢閱時稱為石室先生

觀海

昔者吾夫子浮海思乘桴彼美魯仲連蹈海恥帝秦
寥寥千載間此意霜月孤而我欲涉海夫豈夫子徒
長風吹我帆高浪拍我艫所願鷗鳥同浩蕩烟中波

山中夜坐

寒灘遠嘶月遺響到巖壁悠悠千古心悄悄一卷易
燈微夜氣分星冷山露滴危坐獨何為人間睡方黑

高秋

秋風肅百物搖落傷群彙乾坤正寂閒山水餘涨清
斜月照窓户寒燈翳逐明悄然掩書坐吾道方兢兢

越中吟

咢浙遠来瞰東極禹穴雲生海東碧白玉空為越上
塋青山不改秦時色越王臺上幾秋霜秦皇樓迴炙
夕陽世事茫茫今復古斷烟蒙草共淒凉

盧方春 號柳南 永嘉人 登嘉熙進士

○窄嶺

危嶺惡有名窄嶺險無數石峯卷我車石牙憑我步
空罔蟲九頭黑身眼四顧擲之聲愈厲飛前使人嚇
想當開闢時已是樵獵路茅叟不成山瀑斷不成布
ㄚ岳升惡猿蹄洿立飢鷲蘆花大如錢況乃時寒迺
遐征誤假追撫景自作愁林壑非出倫華硯不入畫
脚急宿未遑天低日欲暮

○陝騐巖

兩京陝騐巖轉歷九十折短竹亦自陰小家亦自熱
尋草補斷蹊行人以早說農哭眼睛落天願霹靂
斯民謂天憒對此予心熱憑高覽清曠一峯一氣結
峯下桔槔人蹈水脚如血泣泣亦亦秋專供毒蛇舌
太息重凝眸青青天罔

○蓮塘

蓮塘有清氣永夜南窓開引酒不待斟折荷為酒杯
飲罷坐閑石林杪風徐來伸吞忽大笑微吟行繞畨

○寄趙東閣

殘閣傳鈴夜已深下方方沸管絃音霜飛初氣侵清
坐月耿斜暉促苦吟蒼草只知浮世事燈花難識隱
人心依然流水高山意我欲從之學鼓琴

○送陸侍御歸越

喈喈風雨餘出畫意何如鏡裏無慚色囊中有諫書
寒崖立松柏清廟失璠璵海內看霜角先明只似初

○趙幾道處見趙端行所作

新詩奪我目瞳光哦出松根琥珀香李白未題芸草
署郗詵重入桂花鄉遠天閑靜無雷電南地清涼有
雪霜欲到琴堂先謁府滿城清嶂照斜陽

○冰雲園池

食山上水樓一曲一園秋幽抱發朗詠驚飛双白鷗
斯文今寂寞諸老舊風流漁者亦樂此相忘清夜遊

劉木 字大有瑞安人登進士官至慶州知府

酬卧雲

美人隔雲水，廣袤幾千里。白日有没時，相思無窮已。夜雨翳燈花，涼風折窓紙。披衣不能寐，詎待聞鷄起。從來志士勝，高若雪山峙。豈不念攀柳，藉此可慰情。憂草委地滋，孤松挿天起。感若知我深，贈言故及此。

感懷

幾度言歸未得歸，心常切故山薇。人來悲慶酒難看，春正好時花已稀。殘日明池鄉鈔集，綠陰藏院伯勞飛。浮生衰衰只如此，未必今朝悟昨非。

戴蒙 字養伯以名 蒙嘗從晦菴先生遊

暮春偶成

家住楠溪欲盡頭，茂林脩竹不勝幽。蘋、蕭、灑綠陰重，夜榆、葉、吹寒麥半秋。修禊從教非節物，舞雩元自有風流。明朝酒醒春猶在，更向長潭棹小舟。

東甌集卷之四

薛仲庚 字子長永嘉人析居瑞安李與博學宏辭

讀書

憂來駈我行，困來駈我臥。文章堆案頭，時復一開視。豈能皆通曉，偶然聊適意。駿馬騁平途，里程何足計。萬象羅目前，忽為塵所蔽。虎豹貴搜獵，狐兔從委棄。珥鼎鯉共珍，聞名豈知味。均此一卷書，今昔興所異。求名無欲速，要當畢斯世。古人不為經，言動入偶記。悲哉漢諸儒，白首鬪文義。

春日

晨遊每及晡，夜遊不知旦。春風似醇酎，盎盎清我腸。春月似新茗，泠泠清我思。人生能幾逢，月圓花爛熳。何為守幽獨，忽忽音容換。沂水舞雩人，天機自遊玩。

徐觀 字庚生 永嘉人號雙瞿

孫子登峴山，浮名何足嘆。

與客登山

與客登山去，山陰路未乾。就暄分石坐，隨處帶書看。宿雨添溪闊，春風入袖寒。却因樵客引，尋得一叢蘭。

秣陵秋望

諸史六朝事、同為遠望空、幾年無王氣、今日但西風。客舍秦淮上、行宮夕照中、數株霜後葉、猶傍塚陵紅。

○送友人

高帆且莫張。月色滿離觴。此夕一何短、去程如許長。落梅催怨笛。微雪洒行裝。去去深山裏。因高莫望鄉。

鮑埜 字份甫號鰲川永嘉城南人

○初夏閒居

杜門初入夏。貧不厭身。閒白日、靜於水、綠陰濃似山。野蔬留客飯。小艇送僧還。卻憶西庵夜。泉聲石壁間。

葉杲 字謙夫永嘉東山人官[illegible]館檢閱

○東山堂

何處著詩瘦。巖邊有隱廬。雲生春樹合、魚響夜潭虛。住久無他姓。山空應讀書。平分謝池月。吾亦百年居。

劉植 字成道永嘉人號漁屋安上先生之曾孫也

○過彭澤

井氣已非舊。柴桑里尚存。春風三畝宅。落日數家村。隔樹聞雞犬、編氓半子孫。頹然孤隴上。寒菊遶松根。

鳳凰臺

昔年禪誦地、荒草夕陽臺、儀鳳有誰識、遊人獨上來、古桐陰覆井。叢竹筍穿苔。千古幾興廢。北風吹雁回。

趙崇滋 字澤民永嘉人[illegible]之從子登嘉定茅子必[illegible]杉供[illegible]科

○趙容州新居

舊日水心路。新添趙倚樓。詩盟不寂寞。此地合風流。隔浦荷花雨。當門社若秋。有時清興到。夜半喚孤舟。

○春晚

水邊寂寂蒼苔晚。猶有東風為掩扉。一硯落花人睡起、半簾微雨燕飛歸。舊時小草塵侵戶。隔日餘薰潤入衣。客又不來吟又懶。小山相對拂金徽。

客舍

巷深人寂靜、螢守客林鳴。夜半後風雨、一燈前弟兄。愁來無好夢、吟到有新聲、不信看雙鬢、蕭蕭白幾莖、

僧惟謹 號雪庵永嘉人乳潭開僧

○舟泊栝蒼溪口

茅屋在山根、艤舟茅店邊。鐘鳴何處寺。日落滿溪船。欹枕雁初到。離家月又圓。向來曾過此。夜泊石門前。

和崑山李明府韻

殘紅微綠一簾深風送弦歌出畫陰山近烟霞多變態官清猿鶴亦歸心錦囊剩有新詩在庭戶何妨茂草侵元亮曾爲蓮社客許令飛舄遠相尋

趙希迈 樂清人號西里

○崑湖夜歸

澱湖歸古縣一望水程賒月正帆無影風横浪有花寒更如戍壘野火是漁家擬待春洲暖重來採荻芽

○贈劉隱君

幽居雜嶺雲清過晉時人學苦常如病家和不見貧雪消巖溜急春近砌苔新寒燭半明滅通宵語意真

○山縣

山縣渾如野客家遊蜂數點趁朝衙簿書押了無公事小吏呼來掃落花

陳昉 字叔方永嘉人號軔齋官至端明殿學士

如何吟

如何世界頓堪憂處處爲魚釜裏遊人眛是非求富貴天將生殺作春秋去年便與前年別今世誰能後

世謀兵滿江湖君勿慮豈無帷幄子房籌

○寒食湖上

花瘦水肥三月天畫橈雙動木蘭船人家盡換新榆火惟有垂楊帶舊烟

○漁父

一葉輕移楊柳洲半蓑烟雨下香鈎武陵昨夜東風急盡把桃花付水流

訪梅松村書贈同遊子白親友

郭西十里梅花村一望深白無黃昏岡巒千處辟玉立松竹翠遠青香乜二三親友同我到霜氣辟易生春温爲花一笑下山去處處冰雪隨壺尊尚想幽人在空谷天地靜閒冲和存晚來歸路更奇絕天外斷燒黃金痕

王景月 字景陽號民山瑞安人

衆石渡

興亡懷此渡貫酒易爲醺數樹松青處千年李白墳曉山看夜雪誰向設江雲牛渚磯邊過驚濤不可聞

桃源行

秦皇有地包沙漠秦民無地堪托足民心咫尺不戴
秦秦令安能到空谷商山紫芝青門苽武陵洞底栽
桃花草木不共人逃去虞妃山楮良堪嗟秦皇一世
二世歌秦民萬世桃花月漁子相逢五百年已聞幾
度乾坤裂靖節先生曾作記祇云賢者亟避世時人
浪作神仙傳空自渺茫涉奇異君不見年來祿樂卯
金刀先生歸對廬山高所種紫杂五株柳勝是武陵
千樹桃

徐鼎 字太古 號清源 永嘉人

哭宋龜岩

掩涕愁相向風凄日滿蘺舊交無一在哭子有餘悲
賠竹扃書牖孤燈上蕙帷寡妻惟抱子具說病来時

高彥竹 號野泉 永嘉人

送胡彥龍過金陵

金陵往事已成虛江水清清只見魚遺廟空存元帝
像故家多有二王書秋風出塞調生馬夜月吟淮路
蹇驢借問新亭諸老泪而今烟景復何如

寒夜

轆轤夢斷金梧吊夜月沉沉風露冷起向庭中獨自
行伴人惟有梅花影

王開平 字子平 號竹下 永嘉人

石門洞

層崖立水湄絕壁萬緣垂長是烟雲護不分明雨時
嵐多琳宇濕苔滑石橋危得句停舟寫春衫濕不知

周自中 字祥父 號春塘 永嘉人

贈西山磊泉庵僧

門掩古崖碧霜欺苔逕斑去城無一里此地若深山
留客吟松下駈泉過竹間羨師無外事相伴白雲閒

山居

又是閒中一日過明朝詁計看如何拾薪童子歸来
晚報說南山野菜多

薛嵎 字賓日 號雲泉 永嘉人 登文天祥榜進士

山居

古調今誰彈至樂非外假淵明愛無絃此意知者寡
放鶴未歸来時傍長松下傍觀是何人笑我衣裳野

過村翁家

白髮茆茨下、耰鋤力未衰、兒孫收滯穗、雞犬入寒蕪、
俗朴人家善、山深井税遲、能言耆舊事、相問坐移時、

挽千石王提刑

古史無完傳、清風獨可模、從誰問出處、擧世在泥塗、
氣直於時忤、身榮與道俱、士林爲重惜、揮泪奠生芻、

○漁村晩照

舊遊憶得瀟湘路、今喜烟波似昔時、澤畔未逢漁父問、桃源已被世人知、數家草布添新戶、一樹寒鴉傍古祠、杜若香深洲渚濶、小窓斜日賦騷辭、

買山范灣

十萬買山渾可事、放教身死骨猶香、不知筋力何年盡、看到松杉幾尺長、棺槨豈無謀富貴、詩書元自著興亡、采薇歌在無人識、千載清風獨首陽、

漁村烟雨

風日晴陰日日殊、小荷平水水平湖、遠汀鷗鷺雲邊失、隔岸樓臺柳外無、好似孫蓬湘浦夜、請於淡墨翻川圖、朝昏此景何人寫、一笠一蓑耕釣徒、

括蒼溪船

灘添七十二、一水幾千年、名利在何處、風波今眼前、
日高帆影正、山疊櫓聲傳、旁有求魚者、無榮自浩然、

盧祖皐 字申之 永嘉人 翰林學士

○雨後得月小飮懷趙天樂

海天此夜稀、嘉月弄光輝、不飮強呼酒、欲眠重啓扉、
語高驚鶴睡、坐久見烏飛、想見湖居友、扁舟不肯歸、

舟中獨酌

有酒無人可共斟、扁舟終日載孤吟、山川似舊客懷老、天地何如春事深、風入平湖寒滚滚、鳥啼芳樹綠陰陰、幅巾不受紅塵顚、每一郊行一賞心、

宋恭甫 號逸齋 瑞安人 京西安撫司參議

○社日不飮

漪漪細浪生蒲葉、剪剪輕風破柳芽、不飮恐孤今日社、强隨兒女插桃花、

胡圭 字象德 號梅仙 瑞安人

入山

擺落世塵縛、頗結岩栖緣、一層復一層、古道多迴旋、
白雲隨我後、幽鳥鳴我前、雲禽亦佳侶、一見即忻然、

春行南村

鳥語知春晨晨起行阡陌雨晴氣已變崖潤嵐猶積雜花林際明新水田中白時逢耦畊人問我將何適

山池

鑿山成小池貯茲一泓綠參差散石髮清淺浮碧玉光風時動搖漣漪細相續我常遶池行衣無塵可濯

宿蔣菴

松色聳寒青雲菴夜未扃行吟遍林葉坐聽一僧經江獺鳴如鬼山燈遠似星自能消吟渴不用酒盈瓶

許景亮 永嘉人

陶隱居丹室

金鑾辭舊直鶴駕脫塵氛真隱雖高世嘉謀亦相君石壇餘曉月丹竈覆寒雲琴瑟松風在時人自不聞

宋之才 字廷佐 瑞安人 登重和第

陰山院

危磴盤雲杪驚濤漲晚空江山端有待杖屨偶相同孤塔蒼茫外千帆杳靄中誰知丘壑趣未縛賸塵紅

林斗南 樂清人

白石山

路迴縈紆行水杪脚力窮時山更好苦吟轉覺嘉句慳望遠方知衆山小登臨自昔知幾人留題石暗蒼苔新吁嗟潮闢歲時久名字湮没多無聞細觀天地無窮極百歲浮生真一息少和靈運綴垂名俯仰之間亦陳迹何如大人能達觀古今等視猶晨昏朝菌靈芝皆死尔復有脩短何足言往来盤薄何為者秪為幽懷未渠舍凭欄一覽萬境空轍迹何須遍天下

王奕 字子陵 號霽軒 瑞安人

春暉亭為樂成欒川子作

昔人念親心何如喻比百草蒙春暉一川含綠草方長遍地落紅春已歸草欲報春春忽改子欲養親親不待嗟哉物爾人亦然對草無言淚如海惕春有脚還復来今年花謝明年開慈親一去不復見畫圖空寫春風面欒川有子思報親結茅作亭留白雲親恩難酬春易過獨立闌干怨春莫寄言孝子須惜時流光瞬促親顏移春盤薦脆須及早莫待酒澆墳上草

侯畐 字適子 樂清人 宋寶祐間為海州通判 死於忠義 賜廟旌忠 謚節愍侯 所著有霜室集

寄友伯杲

一自城南別無書直到今淒涼春夜雨點滴故人心
笋長林添竹蚕成柘減陰清溪吟歷處曾有夢相尋

芷溪園

行吟溪上園幽思與詩便藤附多年樹苔生廢井泉
瘦梅鋤月種蔓菊訖籬編更有三間屋重茅盖竹椽

長安

又是故山好誰教輕別家帯来衣典盡所擬事成差
詩債隨時解居金累月賒客懷元自苦不涉聽吹笳

湖心寺呈蕭峯陳明府

水邊曾看題碑石知是詩人扁寺名僧趂釣舟来赴
供魚聽堂鼓候拋生無多空地鋤松影儘有寒湖截
月明只合閒身吟向此細將心事共鷗謀

暮雨

暮雨生寒衣袂薄楚鄉客子正傷情扁舟莫向蘆邊
宿夜半西風有鴈聲

柳花

嫩水浴凫芳草短淡烟飛燕落花天綠楊也識春来

曉一夜東風亂却鄉

寒食

滿地落花收不得子規聲裏抱愁眠貧家無日非寒
食未必今朝始禁烟

曹鎰 字西土號東吠瑞安許峯人從葉靖逸文子學登嘉定第官至寶章閣待詔謚文恭

鳳凰山

鳳去冢冢今幾年至今人喚鳳凰山只愁有鳳無人
識却指凡禽誤世間

春暮

門外無人問落花綠陰漸漸遍天涯林鶯啼到無聲
處青草池邊獨聽蛙

林千之 字能一號雲根平陽人

送馬靜山寄林曉山兄弟

古井誰復汲古調誰復裁玄鶴引清吭萬壑松風哀
彼美三株樹流灑斲瓊臺吾宗大小山正爾期不来
袖有明月珠遠遺馬子才江空山亦深乃肯穿蒼苔
妙悟玄中玄使我心悠哉有墻肩書劉無花延郭枚
棗巖霧失道釣鼇風折桅朔風無重裘地爐擁寒灰

雨餘相値遇一笑聊參陪白日苦無光暖律何當回

持此將安歸令人心膽摧吾聞三神山漂渺連蓬萊

滄海正清淨神仙亦崔嵬歸歟三雋朋下界塵飛埃

林元卿 字廷輔平陽人宋少人亮功孫任南安知州

客窗夜雨

萬里辭家春復秋異鄉何日夢刀頭業如獻豕探梁

咲藝學屠龍只自羞香盡一爐聞夜雨燈殘半壁數

更籌斷腸不奈梧桐上滴碎鄉心點點愁

東甌集卷之五

林景熙 字德陽號霽山平陽人咸淳間由太學釋褐授泉州教官見從部架閣轉從政郎通元勝宋遂不復仕與發宋諸陵棄其遺骨人莫敢收先生在越佯為采藥以草囊拾之又聞理宗顱骨為北軍投湖中以錢購漁者舉網而得乃盛二函託[illegible]經[illegible]于[illegible]山植冬青樹志之而忠憤形當賦詠所著有白石樵唱集

商婦吟

良人滄海上、孤帆渺何之、十年青信偏安否不得知、長憶相送時缺月隨我歸月缺有圓夜人去無回期倘終有白首寧怨遲寒蛩苦相弔青燈鑒孤[illegible]妾身不求[illegible]妾[illegible]萬里馳

秦吉了

爾禽畜於人、性巧作人語家貧售千金寧死不離主桓桓李將軍甘作單于鬼

[illegible]供奉

緋衣受天恩、日瞻唐殿駕未三爾何、為欲使兩膝[illegible]皤皤長樂老閱代如傳舍

過故相賈氏居 名似道台州人

當年[illegible]華居權談傾衛靈地力窮斧斤天章與丹[illegible]

花石灘平泉川遂致茲蹔唯聞丞相嗔背後天下樂
我來陵谷遷山意已蕭索蒼生墮顛崖國破身魏托
空悲上蔡犬不返華亭鶴丈夫保勳名風彩照麟閣
胡爲一聲錘聚鐵鑄此錯回首萊草碑荒烟掩餘怍

春日行

柳花淼雪春冥冥溪風一夜吹爲萍萍隨風去渺流
水人生無根亦如此故山入夢草芊芊半窓風雨寒
食天晩來白髮稀可數多少朱顏化黃土高原冊冊
春烟綠麥餅酒松能幾家子規啼殘金粟暮繭紙籲
亭和飛去

秦紀

瑯琊臺上晩雲平虎視眈眈臨八紘萬里不知人半
死三山空覓草長生兆來鬼壁沙丘近威動神鞭海
石驚書外有書焚不盡一編圯上漢功名

王脩竹名樓曰與造物遊命賦

泰望諸峯入几看仙居縹渺五雲端天高地迥三千
界月白風清十二闌碧海氣清珠珮濕明河影落玉
簫寒超然身在鴻濛上何必蓬萊駕紫鸞

端午懷古次韻

葵榴照眼明得酒慰衰齒胡爲淚自悲懷古汨紛委
湘江沉忠臣越江洗孝子沉骨不沉名清風兩江水
或云非正命是昧舍生理歸全豈髮膚所懼本心毀
哭父天爲驚憂君國將燬於焉偷吾生何以立戴履
脩短在百年芳穢垂千紀之人死猶生滔滔真死矣

有感

逢春感孤羈抱古來衆吠如何陵谷遷芳草亦蕭兒
自憐歲月晩後覺湖海闊野鶴不受拘興在萬里外

讀文山集

黑風夜撼天柱折萬里塵飛九溟竭誰欲扶之兩腕
絕英淚琅琅滿襟血龍庭戈鋋爛如雪孤臣生死早
已決綱常萬古懸日月百年身世輕一髮苦寒尚握
蘇武節壺盡猶存杲卿舌膝不可下頭可截白日不
照吾衷切哀鴻上訴天欲裂一編千載虹光發書生
倚劍歌激烈萬壑松聲助幽咽世間淚灑兒女別大
丈夫心一片鐵

荷鐵

盈盈新疊碧難借柳條穿鏤景遊蒲外買舟臨雲遶
炎官初掌柄水國不書年漸長葉風價折筒供酒船

漁舍觀梅

冷雲漠漠護籬陰蕭洒苔枝出竹林影落寒磯和雪
釣香浮老屐帶春斟幾憑水驛傳芳信挹許沙鷗識
素心回首西湖千樹遠扁舟寂寞夢中尋

春事

乾坤萬事上眉端弃擲東風獨倚闌白髮青春能幾
醉綠陰細雨不多寒香飄苔逕花誰惜影落沙禾鶯

自看碧眼老僧知我意素琴携就竹西頭

呇周以晨

一燈細雨煮茶香雲影霏霏滿石林萬里夢魂形獨
在十年詩力鬢俱蒼山空終緯收秋雨水落蒹葭足
夜霜來曾漆園觀物意酒闌猶發次公狂

新晴偶出

琴林茶鼎淺相依偶為尋僧出竹扉風動松枝山鵲
語雪消萊甲野蟲飛看花春入桄榔杖聽瀑寒生薜
荔衣古寺無人雲漠漠溪行贏得小船歸

賦梅花得使字

玄冥雨霜葉委地誰為乾坤挽仁氣苔枝老醞春力
微綃出鮫宮剪初試芳信不消三兩點已壓春風二
十四百花頭上頭更高空谷天寒美幽致太素忽開
混沌胞陽奇首洩河圖秘山林標格不可攀冰雪精神
更無二道人紙帳卧江月却愛獨清同此意波心美
影自相偶憶向孤山作春事斜陽凍蝶愁未知海上
先鋒青鳥使

石門洞

臨溪疊石如層城中有洞天門不扃杖藜穿莎入微
逕石藤絡樹春冥冥渴猿引子下飲澗山鳥我亦分
清泠一重一揜翳復谺朱門金榜鬧珠庭衆峯環拱
受約束何年神造驅五丁縹緲樓臺鐘磬寂薜荔紛
披窓戶清黃冠羽服者誰子瓊臺尖閣南華經客來
揖坐松下石呼茶細瀹枸杞靈笑遣青衣導予向峰
廻路轉銀河傾初看絕壁走雲霧倏聽萬壑驅風霆
不知何代擘青峽明珠萬斛皆龍腥欲喚琴高借仙
鯉濛濛山雨吹莎亭

盧溝曉月

盧溝橋西車馬多山頭白石照清波鑪盧亦有江南婦愁聽今人出塞歌

謝儁伯（字長父永嘉楊陽人號皆山所著有知樵集）

○秋日雜興二首

西風運金氣萬籟合商聲寒蛩亦何為徵音最凄清幽人倦長夜搔枕難為情朱門沸歌鐘醉卧鴛鴦屏晨雞喚不醒况乃聞蛩鳴蛩聲自酸悽賴有幽人聽

又

高槐墮疎花梁燕感時節神飈驚輕翻行計夙已決飛鳴繞前簷似與主人別烏衣隔海雲去去避霜雪故壘尚未歸相期杏花月

西湖偶成

思遠樓西平嶼東會昌湖上藕花風水亭隔岸湘簾捲人倚闌干憶謝公

李孝光（字季和樂清人居五峯下號五峯元徵起為秘書監作郎遷文林郎秘書丞卒于官有五峯集行世）

○湖山八景

沙頭酒店

陌頭楊柳金亞落雨過桃花香漠漠沙隄小市如新豐阿姬十五當壚惡纖金半臂雙鴛鴦翠杓銀瓶喚客嘗嘶殺門前五花馬羅敷有夫空斷腸

山頂樵居

隱者避人如避虎朴素衣冠自中古長老嬉遊類小兒一生不識持門戶南山阿婆許嫁北山老翁白迎婦野花竹葉迎銀釵山下黃金賤如土

秋江漁火

八月九月風氣涼白波如山楚天緑蒼蒼夜色入盧花船泊中流燃楚竹夜半起坐寒颼颼遙見驚飛雙白鷗鱸鱠蓴羹入我夢扁舟去趂三吳秋

曉寺僧鐘

大星煌煌小星落城頭嗚嗚吹畫角機心暮夜伏不行鐘聲一鳴群動作市人射利坐待旦山居日晏呼不覺嗟嗟居人未足多鐘乎鐘乎柰若何

竹引流泉

山頭窪樽積霜雪銅瓶持斛療飢渴汝家阿買太憐

君斬竹來從虎豹群傳聲夜落青雲濕坎中已作糟
林洿田首碧山心獨苦行逐蛟龍作雲雨

木蔽簷日

綠氣濕濕闌干北赤烏欲下嬌無力解衣盤礡忽倦
卧蒼鼠時時行壞牆客子觸熱不自擕此豈有意清
風前屋頭夜色如霜雪却向溪南見明月

龜嶼迎潮

玄靈吐納日月光軒輊大海敲其陽海枯石爛不得
死甲間綠髮如尺長昔年洛書薦神瑞故龜獨見收
文章天球河圖在東序豈久置汝南海傍

石亭避暑

南山石楹跨幽壑有暈者飛誰所作女媧補天或見
遺徃徃天陰牆水雹天邊大火伏不流極南草木今
清秋老夫年衰畏炎赫朝來忽念山中客

送周子善

二月已暮江水深春風吹折行人心山頭明月落未
落杜鵑夜半莫哀吟泊船上有青楓林

梅魂

處士孤魂不可招夜深疑與雪俱消香流東閣風吹
概夢過西湖月滿橋隔歲冰霜衰契濶空山玉雪想
孤標蕭蕭翠袖令人瘦莫遣樽中一片飄

棊

國手功名滿世間幾多奇思上眉端人心險處千機
變局面危時一着安陣入烏江迷項羽勢窮赤壁走
曹瞞近來黑白無分曉輸與樵翁冷眼看

和遊雁山

峽中鐘磬十八寺山腹茅茨三兩家雨後亂溪清似
髮霜前病葉赤於花懸崖萬仞塗猩血怪石千株揷

犬牙牢絆芒鞋行一月出山愼勿向人誇

寄達燕善

城上烏啼欲閉門蕭蕭風雨近黃昏無端畫角連雲
起鐵鑄梅花也斷魂

寄朱希顔

江邊鴻鴈下年年客子何由兩鬢玄七十二灘明月
白荻花風落釣魚船

過青楓嶺王節婦廟

山下江流幸自清山頭明月已無情此心若愧王貞婦休向青楓嶺上行

次虞學士韻

白髮眉山老玉堂清晝閒聲名滿天下翰墨落人間才俊賈太傅行高元魯山獨憐江海客樽酒夜闌珊

送人遊天台

此去蘭亭脩禊後平明驅馬試征衣海邊山盡天無盡花底春歸人未歸一浦潮生魚入市千山月上鶴投扉追遊二十年前路孤負東風賦采薇

〇　送菜藏主

日日秦淮送客船江中八月雨如烟道逢鴻雁東南去眼見蟾蜍四五圓美酒相看不成醉黃花別後為誰妍駱裘已弊秋風起我正思歸種石田

青山白雲圖

江間贔屭如蛟龍曉風吹老金芙蓉神女凌波洗雲去莫為行雨陽臺東致言東方民力頗少寬達官諮諏橫索錢先生歸到明主前上言赤子天哀憐仁人在位如解懸大臣不讓皋夔賢天下畫一徵張弦奉將俎鼎烹小鮮如吾但願興力田眼見霖雨開豐年

墻下飯牛蘆花圖

江心寺贈唐博士

銀浪舞輕航天風赴石塘六鰲扶地勢萬象發天光樹湧中流碧蓮生隔浦香潭深龍莫卧一雨九州涼

和薩天錫秋日海棠韻

念奴彈折鵾雞索君王正在彤雲幙內官連夜豎晝幡苑中明日東風薄妖環生作傾國姿開元始承恩澤時麒麟障泥紅叱撥七寶作鐙黃金羈金烏東來大屋宮中猶報睡未足翠袖皆塗守宮血專房唯詔環兒獨七月七日天無風玉蜍吐漬鑼瑜紅錦官進錦裹金鈿紫䌫車入長生宮驪山瑤池行幸處秋風吹老珊瑚樹九華遊魂歸不歸應憶仙人掌中露草木腥腐終無情美人薄命如花輕古聞公求祀神戕安用絕色能傾城馬嵬岡頭斷消息去時彩雲化為蝶莫歌玉環能說人君看黃菊真顏色

張葵齋所藏江山風雨圖

元氣贔屭生蛟龍銀河倒挿青芙蓉九疑正在九州

外碧樹悄悄連青楓上有萬古不死之明月下有掀
天巨浪之長江有客有客陸龜蒙往來江南成老翁
天地無窮屢留節放船去看江上峯船頭十日懸青
雨風拔銀山駛東瓦山隨沒鶻落中原水作巴蛟走
全楚向來英雄定黃土空留緗素留今古天地一合
如金甌萬歲千秋奉　明主

○次三衢守馬昂書壘韻

主人歌且止聽我為尒歌作壘不厭小買書不厭多
地上小兒喜夸大睚眦生怒如膰蚌先生書壘止類

巢不樹長戟兼橫戈清淨如與聖賢遇高明屢煩神
物呵卻咲飛仙十二城晁功日夜長琢磨其南通丹
穴其東蹴女媧北引崆峒挹酒之長柄西收西漠專
車之木禾嘯歌聚族無不可祓除安用索琱儺羽衣
服妖踏白茅朱鬘善幻言呿囉而我先生不語恠二
氏羞伏面發酡我壘何所有但聞詩作魔雕鎪奪天
巧雅淡消衆痾我壘何所有地窄安不頗惟有屈宋
字文聲鏘然相戛摩我壘何所有而畜禮士羅羅致
畫俊傑往往為幺麽我壘何所有而無白馬馱群書

汗牛馬不涉流沙河我壘何所有而有太白力士靴
着鞭見天子竟往金鑾披我壘何所有而有韓公紫
玉珂通籍引金闕不愧國老皤先生寧鉢不為鍩窣
方不為銚鎘聞先生骨已朽空教衆語漫縷覶春秋
訛字變亥豕宋堯方言作箕蘿後來繼者浸滅裂何
其嬰亂相謳唆紛紜百鳥更啁哳安知清廟連猗那
勿言我壘狹不用草與萊容膝志自足吾其敢蹉跎
問字函丈間吳块續四科勿言我壘小日月纔一梭
往來雲漢上飄忽若輕蛾組織成文章飛揚如女蘿

中心若止水水上元不波深如相如讀書屋大如堯
夫安樂窩可以扣我匣中之飛景可以理我膝上之
雲和弦歌以解吾心之蘊結彈鋏以祛吾愁之誘囮
如轉而不輻如舟而不舵高如鸛鳴垤矗如蜂房渦
又如仙人宅初移又如野處禮不苛又如橘中飲來
去又如樹間坐以哦如連移偃蹇如藻井駁婆又如
探虎穴又如封蟻柯容至足周旋高論如切磋坐以
擢揄扁舸以鸚鵡螺佳兒引銀艾諸生避蓼莪開龕
放白鶴臨池看白鵝張具設爐鬻中廚營餺饠綠蓑

唱崑崙蒼頭彈聲數屢歌明之君舉酒叫姮娥豈草
露湛湛流水山我我人生意氣足可惜柰此明月青
天何昔者介推何為乎自焚於綿上屈平胡為乎自
沉於汨羅何如先生日高官事了登城照影清江沱
日課作詩三百首翻憐筆史傳寓訛丈夫作事要磊
落布衣狐腋皆委佗海濱白首劉蕡客清秋策杖相
經過

○張本之春暉堂

泰山有嘉樹上與青雲齊枝枝濯晨露葉葉含華滋

有鳥巢其顛羽毛金色芝鳳凰生九子一一好光儀
母食九子哺母飛九子隨嗟我有父母常願千歲期
父兮捐我去今獨與母居願母加飡飯且勿念兒飢
願母增襟襦勿念兒未衣壽命懸皇天皇天豈無私
莫作冬、日從願如春日遲

陳高字子上平陽人號不繫舟漁者元進士

○閒居二首

今歲厭羈旅歸來田里閒栖遲涉春雨幽居心自閒
遠市絕喧叔閉門謝衣冠無此兒外慮守拙肥遯安

晨興微雨霽課僕往西園嘉蔬摘翠茹時果收朱丸
何能謀生理聊用致盤飧

近舍數畝田深耕藝黍稷黍稷日已盛青青滿阡陌
鋤耘去稂莠經營待秋穡農事果艱辛謀生念衣食
雖有服力勤未免寒飢逼豐歲或可期優游度朝夕

○山居

避喧林下居抱病山中臥家貧酒屢空性懶詩慵課
禽聲隔林鳴雲影當窗度獨有采樵人時來慰衰惰

○感興

豪家列華第被金飯珠玉茆屋耕田夫衣食常不足
均為羲皇民胡為異榮辱遠懷雍熙世寧復有茲俗
誰為開井田吾思食其肉

懷友

作客黃山下思君漢水濱愁牽秋夜雨吟瘦老夫身
飄泊誰知我交游獨此人春來尋小艇江上問通津

夜半舟發丹陽

舟子貪風力開帆夜半行天寒四野靜水白大星明
長鋏歸何日浮萍嘆此生舵樓眠不穩起坐待雞鳴

元日醉歌

今日元日。風雨不可以出門。苦寒坐對梅花樽中有酒飲不竭。醉裡凍面回春溫。浩歌張眼望天地。地遠無極天高難捫。天地生我為人在世間。胡為碌碌乃同羝觸藩。既不能高飛逐黃鵠。又不能變化如鵬鵾。自從折桂蟾宮還。愁聞戎馬彌中原。解脫簪纓委泥土。歸來養病向丘園。我思古來豪傑士。卓卓犖犖不與時俗渾。或攀龍鱗附鳳翼。致身霄漢上。手擎日月扶乾坤。或懷瑾瑜潛栖巖穴。聲名暐曄照耀人

目如明璣。古人已矣不復見。世上餘子紛紛何足論。東西南北滿地長荊棘。遠遊何處推吾轅。或將駕赤豹乘文螭。度弱水。登崑崙。長揖西王母。笑携赤松羨門與之相扳援。玄圃去天纔咫尺。馭鳳直上扣天閽。稽首玉帝前。俯陳忠蓋攄煩冤。帝為萬方主。胡為降滛戾。久困吾黎元。願遣蜚廉與豐隆。掃蕩八極烟塵昏。盡殛狼豺。驅虎豹。誅鷹鸇。要使騶虞鸑鳳生育蕃滋零降膏澤萬國沾天恩。四海蒼生旣躋乎壽域。我乃歸卧荒山根。一年漉酒一千甕。日日醉飲生黑豚。人生此樂不可言。人生此樂不可言。

贈相士王伯善

王生年少何警悟。江海周流走霜露。胸中記得許多書。眼底閱人不知數。迹來見我闔閭城。紛紛辯口輕風生。自言相將入京邑。曳裾甲第干公卿。我聞古人相有道。相形不如相心好。大官大邑惟論德。寔問顏腴及顏槁。君不見李將軍。猿臂舍矢如奔雲。一朝降卒化為血。白頭不立封侯勳。又不見裴丞相。半世飢寒苦飄蕩。還犀感動天公知。置身直到台衡上。貧窮

富貴雖在天。禍淫福善非偶然。重瞳或以剛暴死。豢豭削瓜多聖賢。如何迹來事非昔。天意茫茫真莫測。規行矩步厭藜羹。蜂目豺聲甘肉食。王生王生良苦辛。我歌爾聽慎勿嗔。不如歸山讀經史。飽食黃精看白雲。

落梅曲

梅花開滿枝。無奈曉風吹。風吹花落盡。爭似未開時。花開終有落。非關曉風惡。愁殺愛花人。城頭復吹角。

白鶴寺觀瀑

白鶴寺前看瀑布丹霞山下坐苺苔千古萬古流不盡前山後山何處來風吹散作晴天雨客夢驚開千夜雷我欲挽歸霄漢上徧令六合洗塵埃

落日

秋郊慘淡落日微西風蕭蕭吹客衣殘霞紅葉自相映獨鶴孤鴻何處歸中川塵暗鼓鼙急滄海浪高舟楫稀回首東山月未上惟看松影矣暉暉

周君賚字子賜號知止永嘉楠谿人

避亂歸自北山

臥聽蒼松騎鼠強舌存齒斃復何傷青門無恙存瓜圃錦里依然舊草堂魚返故淵原自樂燕尋華屋為誰忙天涯細草皆春色愁絕潘郎鬢上霜

東甌集卷之六

高明 字則誠瑞安人

和趙丞旨題岳王韻

莫向中原嘆黍離英雄生死係安危內廷不下班師詔朔漢全歸大將旗父子一門甘伏節山河萬里竟分支孤臣猶有埋身地二帝遊魂更可悲

積雨書懷

曉來深院生寒思五月江城尚裌衣新水亂塘魚暗長濕雲樓閣燕低飛飄零王粲辭家久牢落潘郎感髮稀却咲炎威都洗盡夜涼疎竹亂螢微

送徐方舟之岳陽

布帆高掛發吳歌巴陵到時秋思多涼風漸落君山木明月正滿洞庭湖丈夫壯遊有如此人生讀書詎幾何想見題詩搜景物夜深風雨泣湘娥

采蓮曲送越中吳本中

越江芙蓉開若雲越中兒女紅襦新年年采蓮江浦口扁舟遲唱江南春凝情倚棹送行客折得芙蓉贈行色南風吹作滿袖香令人別後長相憶君心如花

不汚泥亭亭紫蓋當清聽花容不逐秋風老知君交
態無榮辱人生百年幾回別莫惜芳菲爲君折芙蓉
落盡秋江空千里相思共明月

和李別駕賞牡丹

絳羅密幄護風沙莫遣半酥汚落花蝶夢不知春已
莫鶴翎還似暖生霞詩呈金字懷仙客手印紅脂出
內家獨羨沉香李供奉清平一曲度韶華

題畫

秋江過雨青浮渼晚日原耀金銀開草堂陰深蔭竹

樹石梁滑達欺莓苔千峰蒼翠淨如拭白雲不放楓
葉赤何人艇子出清江水落山高如赤壁昨夜天寒
霜露零山人不歸猿鶴驚孤松三徑依舊在僮僕正
遲陶淵明

次韻酬高應文

曾向天涯釣六鰲引帆風緊隔銀濤江山有恨英雄
老天地無情雨露高七國游談歷舉貢十年奔走嘆
猴毛爭如蓑笠秋江上自鱠鱸魚買濁醪

鄭昂 字處柳號審菴

送鄭宜叔赴華亭尉

太史所經〻樂土昔年曾說楚芝蘭共纏淮浦魚龍
急醉夢吳門雖大安客路幾家茆屋在秋風八月荳
花寒中原況復遺殘孽夜半吟應把劍看

上杜僉憲

家住浣花西復西手提明月到双溪石門雪添詩
眼鷹蕩青山入馬蹄文章元出太白右勲業素與玄
齡齊梅花一夜寒如水霜鬢書樓鼓角低

次韻元日

鼕鼕衙鼓曙窓遥山鳥含聲紫樹顛宇宙春回青草
際江湖日暖白鷗喜杜陵詩句仍新歲晏子衣裘只
去年綵勝銀幡竟何有瓦盤濁酒自陶然

次復丛登華蓋上

暨老憂時淚不乾海天低𣶏麥風寒秦關土蝕銅牙
弩漢殿月明金井闌共喜冠悯重借顯自慚衰鬢未
歸盤江山如畫人如玉破帽空悲晉幼安

林處士幽居

山蘇短短逕斜斜屋子三間竹半遮歲臘無曾供菜

把天寒有鶴守梅花武陵流水非秦也姑射青山落
謝家共約春晴草芽動杖藜携酒踏晴沙

陳遜 字民初永嘉人

○別景大

力疾微吟苜蓿盤忽聞君已駕征鞍江湖千里去来易故舊一樽離別難荒草馬蹄山色遠古藤松樹暮陰寒錢塘風物歸吟稿須寄山翁洗眼看

吴學禮 樂清雁山人

○郊外夜歸

草田高下亂虫鳴涼露衣襟夜氣清河漢横秋平野闊山窓無月一燈明孤蓬倦倚難成夢宿鳥和呼忽轉更近郭不妨歸近夜到門猶有讀書聲

○泊横春館

枯葑氷消水路遥短長亭下一停橈寒烟兩岸客炊暖残月小橋人待潮山外鐘聲何處寺柳邊春入隔年條到城不必爭先後華蓋峯頭手可招

○重過南浦

萬里澄江浸碧天迢迢人上渡頭船柘烟旋試蚕成繭梅雨微晴樹欲蟬獨客有愁多近暮亂山無處不聞泉柴籬門巷依然在落莫東風二十年

○秋晚書懷

數點寒鴉日又西轉寒天色易淒迷青山半出烟涵郭紅葉亂流霜滿溪半壁秋燈吟對影故園夜雨夢扶犂山人飽聽農歌卧但願年豐穀價低

○溪隱

王子臺前古亦今舊栽松竹又成林臨溪買屋不論價隔岸有山無盡吟徑草新添知地僻野棠開遍覺春深岩西昨夜幾多雨一竇寒泉忽奏琴

○湖邊會飲

秫價年平易索醪西風野店快持螯門疎楊柳前峯見尾上藤花破屋高時異最傷嫠婦繡歲寒方重故人袍小舟待月同歸去横直沙頭挿短篙

路傍草

路傍草路傍草古路迢迢生不了百年金谷夕陽天萬里沙腸霜月曉古路今路一樣平踏来踏去重青青吾知此草踏又生莫教古路無人行

徐淮字原澤永嘉人

送德聞王憲使回

江心寺前潮拍堤海壇門外日初曛津頭打鼓官船發臺上吹簫王子歸風露一天黃菊老山川千里白雲飛浩歌擊缶為君別須憶江南有布衣

○送萬敏中之金陵

買舟又上金陵去風物應憐庾信才舊燕能言王謝事夕陽空照鳳凰臺江邊商女猶教曲左下吳姬正壓醅燕府青臺風雨近莫因登眺久徘徊

○石門洞瀑布

六丁何代泄奇秘神斧鑿開雙石門白龍上天風雨急銀河卷地雲雷奔下蹴鮫人織綃室上翻玉女洗頭盆一潭寒碧貯不定粼粼細浪生微瀾

登松臺清秋有感

欲洗磊砢惟憑酒竹葉滿樽翻綠波款帽正當風力緊吹簫無奈月明何高林紅葉得霜醉故國青山入夢多客子長懷有誰識凭高一咲付清歌

偕劉景玉周元浩攜小妓遊于坡上忘形劇飲故賦此

馬如遊龍車若水劉郎周郎玉相倚柔風暖日故蒸春紫燕黃鸝自相語先生染筆寫烏絲美人持杯唱金縷醉來為愛落花多急掃蒼苔坐紅雨

與劉景玉安固泛舟

雲平水暖魚吹浪雨潤泥香燕啄花着面東風濃似酒扁舟流過白鷗沙

客舍春暮

蜂兒釀蜜心方醉燕子營巢語未安閉戶不知春事老滿簾風雨落花寒

陳剛字公潜號潜齋平陽人

大龍湫

山寺西北行恠石立前後陰沉傍群木杳逐脩蛇走蒼崖回合中仰視天半𠙚玉龍千尺飛散作風雨吼碧潭搖空滿餘波蕩林藪人言發源處空洞蟠蚴蟉

翁葵字景陽樂清柳川人有漁唱集

桐廬舟中

十數人家門傍水二三里路地栽桑前溪漁棹歸無

網掛船頭晒夕陽

幽居感興

杜門屏客少蹤蹟任人嘲適口厨供菜遮頭屋覆茅
生涯貧愈拙事業老應抛欲悟玄虛旨時、玩易爻

書蔣氏軒壁次韻

殊方客思轉凄然瘦菊離披酒熟天乾葉滚風填蹊
穴敗蕉滴雨洗蝸涎握鑣似刈雲登圃收網疑牵月
上船秋興正濃帰興奴清宵頻夢柳橋邊

和蔣平心石榴

西域梯航到海涯殷勤萬里貢奇葩乳塗程血巾方

裏顆結蜂房蜜漸嘉梅雨不淋枝上火蒲香交映盞
中霞休憑石錯封姨語好恠都由崔氏家

溪行見道傍長松為樵牧子劉其脂身半殞盡
而賦此

長松生澗道亭、何高孤不作棟梁用乃以明見劉
燃明羨松美豈知松身枯何為樗散材終登青扶疎

沙可學 永嘉人

詠懷

蹶鑿功成王氣衰九重端拱尚無為貪天柄國忠良
没巨敵臨郊社稷危萬里朔雲沙漠漠六宮禁御草
離離金輿玉輅無消息腸斷西風白鴈飛

獨上高城望遠郊雁飛黃葉下蕭蕭天旋西極餘殘
照江湧狂波作暮潮塵世百年雙鬢改鄉關萬里一
身遙何由從獵滦河曲霜冷弓孫鐵馬驕

葉亮 字明大樂清右陰人

書事

欲窮方外境豁目憑江頭風響潮田浦月明人倚樓

客懷雙老鬢世事一浮漚借問南飛翼家書得寄不

和子成韻

元亮酷愛酒志和樂垂釣我有壁上琴時抱以舒嘯
塵世少知音誰復語奇要不鼓絃上聲自得其中妙
伯牙呼不起任渠彈別調

陳希文 樂清曹川人莆田縣令

遊蓋竹洞天

劉阮遊來境絕嘉復於蓋竹問仙家天開洞府少行
跡烟冷丹爐空舊砂茅屋雲深有鷄犬石田春暖長

桑麻、桃源景物知無異溪上東風幾度花、

蔣文質 字彬夫永嘉人號蒼岩

送栢監郡爲閩省郎分得道山亭

縈廻石逕入雲斜、俯瞰城闉十萬家烟樹蒼茫浮落日、晴簷縹緲接飛霞百年宇宙登臨壯萬里江山眺望賒、應想微垣清暇日定敲金磴看梅花、

趙次誠 字學之樂清人號雪溪

首陽山 夷齊不忍武王伐紂采薇而食

春秋膏物、毋膏我薇、薇而或膏、食之忸怩、君與臣天之常、胡不爲堯禪而爲桀亡、嗟哉予死兮、天常其明

荊山 卞和獻玉爲楚王刖之

我懷者璧、人而爲石、玉而謂石誰當誰識、哭非爲足、哭人無目、將援荊棘、吁嗟兮玉石分賢邪白、

綿山 介之推以晉僕焚山求之哀其無死

白石爍迸之戲君豈於我兮炮烙白石灰掐之來、君豈過余乎萬業要君罪丘山死義心日月、獨恨青青綿不藥慈母骨

孤亭山 嚴子陵別光武

濺濺兮江瀨、粼粼兮石田、濺濺釣兮魚不食粼粼耒兮僕不前枕耒兮高眠、白雲兮青天一舉足兮、太史有言孤亭之山兮吾與忘年、

箕山 許由棄堯天下操瓢而歎

箕之深兮、麋鹿來聚箕之穹兮、出爲雲雨世衮冕兮、吾何以之瓢箕與處絕衣兮在朝重瞳兮在陶鳳將雛兮簫韶、吾與處兮箕之瓢、

商山 四皓羽翼漢太子思歸採芝

採芝高岡兮、曾不盈筐、豈不念飢兮、霑濡我裳、之帝所兮、不可久翔、鹿之獲兮、以仁則昌、羽翼兮身之夭章、摧于羅兮將誰歸殃

灞陵山 梁鴻樂其妻之賢

彼頑者秦、言拔其葹、餉我于田、而剃是施、彼叢者木言薪其蘽、相我于爨、井臼是持、琴鳴雙鳳、詩咏雎鳩青山孰知、予之匹休、鳳飛相繆、鳩鳴相酬、有非其述青山之羞、

陸渾山 胡昭感魏太祖徙其道而[illegible]

山之色兮、與秋爲高訪秋色兮、或乘之舠、君之仁兮、

遂余乎翱墾于田兮、亦既為苗莠之汨兮、曾不知耨
念非德兮、憂心忉忉

東林寺

東林上人屏衆慮、結屋翠巖深石扉。崖松結子墮禪
作、澗草吐花山鹿肥。夜窓敲茶霜墜竹、春爐焙藥雲
滿衣。東風不會幽棲意、溪上柳綿如雪飛。

偶成

村南誰唱飯牛歌。我正歸時洗綠蓑。鷗鷺灘隨山意
轉、鶯花春背老懷多。文當覆缶亦天尒。飲不盡樽如
月何。翠羽聲微天欲雪、古梅樹下醉婆娑。

陳明初滄浪漁父圖

海濶鰲頭懶下鈎、柳陰分石伴沙鷗。三公不入溪山
夢、一笠之支烟雨秋。竹屋月高眠試茵、蘆花風急醉
尋舟。思君夜夜寒江上、肯把苔磯着我否。

早梅

江南冬十二月、溪上梅三兩花。截取小舟香影、月明
自棹回家。

二鳥相譏圖

布穀布穀穀布、尒田、不不盈掬。山北呼雨雨不來、山
南喚雨雨不足。豎鳩懶惰好閒眠、未雨聲聲叫泥滑

又

泥滑滑、行人出門我愁殺。江皋路遠春霧迷、每鳩致
雨朝暮啼。乾坤兖齊苦不多、泥滑滑泥滑難行柰尒
何。

二鳥相嘆曲

行不得哥哥、行不得哥哥。水漫漫、山峩峩、三月落花
春雨多。商湯不可見、四面皆網羅。哥哥欲行爭柰何。

又

不如歸去、去去棲青山。啄紅樹梧桐花開鳳不來、鳴
梟夜叫黃金臺。歸去來、歸去來。

溪居晚酌

主人呼酒開新屋。綠水遶門光沉寥。山氣隔溪渾似
雨。沙禽喧浦欲生瀨。江人擊鼓祠荒廟。豎谷截花歸
斷橋。拂石閒吟待明月。茶烟如縷竹蕭蕭。

東甌集卷之七

林溫字伯恭永嘉人官至長史與弟伯庸俱以詩名所著有東甌集

牧牛圖

朝耕騎牛出暮歸騎牛還但知牛背樂孰知牛力殫
倉廩有時滿饑寒何時閒寄語牧牛人愼勿如傷殘

春日郊遊雜興

有官固云樂無官亦清閒馳驅戎馬中不如衆石安
少壯能幾何鬢髮亦已班木落當歸根倦鳥當知還
何必苦役役營營天地間

艾伯瞻哀弔巫其先君子骨歸葬

落日悲遊子浮雲指故鄉功名一骸骨湖海幾風霜
單父琴猶在河陽華最良平生太史筆千載發幽光

醉學士歌 上幸東閣賜學士宋濂酒酣甚比書觀御宸翰賜之命溫作歌

六龍南飛海宇一武功既定崇儒術九天宮闕五雲
深雉扇鸞旗乘輿出黃閣秋高風日凉西垣東壁昭
文章
聖明天子萬機暇詔許儒士承淸光內官傳宣走絡
繹烏帽聯翩坐前席太官賜饌薦珍羞光祿行觴瀉
瓊液玉堂學士金華仙醉酒拜舞
君王前 天顏喜動咲模寫揮洒宸翰如雲烟臣濂
再拜喜欲顚臣有丹心赤於面臣心忠赤臣獨知臣
面頳紅人共見前絹後軾重儒林臣濂寵光冠古今
願持歸家遺孫子百世相傳同此心

題岳陽樓卷後

博士聲名藹縉紳當時文采動星辰百年俯仰俱陳
迹一代才華不數人阿閣共看丹鳳集滄江空羨白
鷗馴岳陽樓外春如海誰采芳洲杜若新

聖賢圖

撫卷忻然起正襟丹青遺像儼如臨天生聖哲有先
後道在乾坤無古今河岳幾回開泰運圖書一出契
人心仲尼不作周公夢千古寥寥仰德音

重遊沙灣會諸友

峴山西上鑑橋東亂後重來意轉濃二十五年三到
此百千萬劫一相逢青山不改來時色白髮新添別
後容堪咲浮生能有幾謾携藜杖日相從

盤山道中

盤山嶺頭春雨多天台鴈蕩雲相摩鷓鴣啼入竹林
去我行不得君奈何

四皓

曄曄丹芝可療飢山中日月坐來遲當初合洗巢由
耳是是非非總不知

挟彈圖

金明池上踏香泥盡馬歸來日又西手把金丸不輕
發恐妨雲外杜鵑啼

竹石圖

日暮牛羊去不回森森松竹長蒼苔空餘一片踏前
石雲帝宣和兩露來

洪武癸丑中秋奉東宮旨賦秋月歌

玉堦夜涼宮漏永金風動梧桐委金井海門誰上明月
來影浸水壺秋萬頃銀漢迢迢星宿稀萬象不敢爭
光輝關河千里共今夕毋使霜露沾人衣小臣年年
江海客獨倚山窓看月色今年來對禁城秋鳳閣龍
樓天咫尺玉門賓客一何多承恩自憐雙鬢皤愧無
長才比希逸一笑其如秋月何

崔道明負外晚起軒

夢裏驚聞扣角歌攬衣起問夜如何海門日出曙光
動屋角鳥啼春意多歲月驚心空把鏡風塵眯日睛
投戈江南倘有垂綸地且向磯頭理釣蓑

贈蘭雪趙氏

五月南風開藕花門前流水白鷗沙王孫積業已多
世父子讀書能幾家高樹清風生羽扇青燈涼雨隔
窓紗夜深仰見星辰近共欲秋乘海上槎

曹介 字子直 以善入官至監察御史

次韻寄胡叔陵

少壯相逢今老醜於世事極堪嗟每因秋月思素
桂幾向東風嘆落花疊榻豈無人可下濁醪偏爲客
來賒多君意懷能高卧不管天書下白麻

中秋對月

風露無聲玉宇寬桂花香裏獨憑欄一年明月中秋
好百歲浮生幾度看舉酒便須邀白兎吹簫直欲駕
青鸞人間底用傷離別愁殺姮娥在廣寒

金碧山水圖

唐朝以來畫金碧，小李將軍稱絕竒，流傳所見恨不廣，真跡往往髣髴，此景何人之所作，老眼按掌看究若，群峯削翠撐晴霄，一水流銀出丹壑，初疑武陵溪，桑麻夾岸花枝低，漁郎昔日訪竒處，回首但見蒼烟迷，又疑天台山，桃花流水非塵寰，仙人劉阮柔華後，虹橋一斷難躋攀，我生胡為在塵市。一見青山心獨高，拂衣便欲歸故鄉，高卧溪堂看雲起，觴我酒，鼓我琴，高山流水誰知音

送春

三月正當三十日，惜春長是怕春歸，煮魚對客休彈鋏，沽酒無錢欲典衣，青草池塘蛙亂噪，綠陰庭院燕低飛，老夫覓句看山坐，不管江湖上釣磯

紅梅

南枝一夜煖爭開，春色多情上玉腮，別有西湖風格在，莫因流水認天台

奄文潛 號滄洲生 瑞安人

送友人之閩

閩中自古繁華地，公子翩然動宦情，醉客挽攜渾勝

酒，喚人鷓鴣自知名，青榕雨過雲屯野，丹荔風吹錦滿城，不用黃金買歡笑，蠻歌女子最伶俜

周伯武溪西隱居

安陽郡人周處士，疎籬矮屋住山陰，雨添江樹十分綠，水漲沙溪一尺深，花漾銀瓶春酌酒，香燒寶鴨夜彈琴，幽居料得清如許，愧我江湖萬里心

趙新 字秀名 號[illegible] 樂清人 洪武初以學行舉官至山西布政 [illegible] 致仕 有止軒詩文集行世

季札掛劍

古人視死如視生，色欲心許終不更，今人視生如視死，棄信食言了無恥，君不見季札掛劍徐君墓，不以存亡易其素

蘇武羝羊

羝羊無妊胎，不肯乳非子，忠臣無二心，馬能事非主，古來此事豈強為，物性人倫本如此，君不見蘇武全節歸漢日，李陵縱泣嗟何及

劉清 字惟寅 永嘉人 安節先生裔孫

贈彭先生

少年同作五陵遊，青眼相看總白頭。伏節自甘留朔漠，卜居安肯老菟裘。未教須賈知張祿，直使常何薦馬周。昨夜倚闌彈鋏處，寒芒熚熚射牽牛。

綠淨軒

清幽何異輞川墅，古怪不類平泉莊。屋頭葉化作龍鬭，竹裏水流如酒香。玉光出雲草木潤，山色照我鬚眉蒼。彈琴賦詩未爲樂，日日須醉三千觴。

金敬德 樂清人

鄭宜州蘆花淺水亭

新築茆亭也自幽，闌干曲曲面滄洲。一簾花氣都成雪，半石潮痕祇沒鷗。客醉有時迷夜泊，月明無處覓漁舟。老夫亦有滄浪趣，便欲移家住上頭。

釣魚圖

磻溪矍叟雪滿顛，一竿釣周八百年。桐廬羊裘拂雲煙，一綠釣漢輕千官。邇來釣者非昔賢，坐老石樹窮朝昏。九牛作餌六鼇奮，天吳怒蹴波濤翻，鯨鼉陸遊吞生肉。浩浩巨浪方滔天，吾將釣西伯於渭陽，漁漢光於嚴灘，驅龍蛇而放之潛宅，九土兮奠山川，下拯蒼生昏墊歸來出。客星不用驚太史，羆熊不用拓皮冠。拂衣歸來支綺園，人間物色徒流傳。

林常 字伯膺，永嘉人，伯蕃先生之弟

風雨過鄱陽湖有感

三月雨多風滿天，湖中水高難繫船。大魚跳浪白如雪，好山隔岸青於烟。去官莫過彭澤縣，讀書擬上匡廬顛。人生百年苦行樂，帝鄉遙遙心自憐。

贈筆生陳大用

銛刀殺青汗簡空，將軍縛兔收奇功。誰能拔毛利天下，我亦脫頴出囊中。管城生無食肉相，中書老爲禿髮翁。玉堂景業讓成塚，月涼杵冷驚秋風。

北苑造茶即事

青州州前溪水漉殘紅，滿川花可憐。垂髫何處採茶女，落日去家呼渡船。綠陰青子山雨歇，遊絲飛絮春風顛。荒村遠客官舍靜，新愁惱人聞杜鵑。

陳德甫溪山春曉圖

郭外長溪接遠江，磯頭新水白鷗雙。萬山雲氣翻春雪，一枕松聲響夜瀧。賓客不徵綺里季，子孫終老鹿

門麗何時我亦來同隱多種桃花映酒缸

鄭涔字起溟號正直齋先黃巖人被薦任樂清縣學訓導

山中

書劍幽棲長薜蘿江湖清興阻干戈山中白日人不到陌上青春花幾何海燕遠回還擇主林鶯遷轉却高歌晚看溪水微生綠想見東風太液波

梁家堰

梁家堰頭桑扈啼早潮帶雨草平堤烟中碧樹依江重天外浮雲接海齊客店上帘沽白酒高船結纜度青泥十年猶在江湖上何處經行無鼓鼙

朱希晦字[illegible]樂清人[illegible]

有感

君不見千里馬有時困羈靮不適九方歅龍丈更誰識又不見五彩鳳有時鎩羽翮不如鷰與鷄蕃族自爭食人生遭轗軻俛仰今猶昔賢有不黔突聖有不暖席聖賢尚栖栖我獨何惻惻但恐白日流年光竟虛擲乾坤等蘧廬壽命匪金石願食不死草蓬萊杳難覓乘化復奚疑委心任所適故關遺銅鞮秋風暗荊棘霸圖有興衰人事無休息矯首盼歸雲鴻飛覺天碧

自述寄友

十月天雨霜木葉半凋悴巨浪增波瀾群峯獻蒼翠身歸一窩中意出萬象外喜聞古人言頗勝俗客對設席羅酒漿未飲心已醉曜靈急西馳歲年皇詎再送子幾出門天風舞蘭佩

寄習之鄭先生

人生異路分雲泥山尊酒綠思同携雪色上頭老冉冉風聲落木涼凄凄南陽深處尚龍卧北蕩空山惟鳫啼何日相期遊汗漫手弄白日凌雲梯

倚韻自況呈金敬德

顧我衰頹肯尋嬌白駒過隙嘆流年山中積有茱茆地洲上寧無種橘田天姥遙連雙闕下蓬萊祇在五雲邊老夫不識神仙術且解荷衣枕石眠

西湖

碧水澄空四十里烟飛雨六橋春不知今日西湖上解種梅花有幾人

周詢字子問永嘉人避世從釋號退菴

送門生方以寧訓導之任

子為司訓亦不惡老我獨憐相見難七十歳翁幾人世三千客路九年官菁莪泮水春雲煖白髮高堂雪影寒努力加飡崇令德請時未必誤儒冠

題明皇與楊妃對奕

深院焚揪敵睡魔玉環用智鬬雙蛾不因一子藏機巧須信三郎失着多布陣似尋龍尾道爭先應到馬嵬坡但將冷眼觀成敗局畔胡兒似爛柯

王份字仲賓永嘉人有玉雪臺集

雨窗睡起書懷

江上冷冷雨似烟客窗牢落費清眠神樓懸黍應無夢睡起華胥別有天竹底雲深花氣暖水西人靜鳥聲圓不知何日如王翰得向山中學草玄

南堯民字思尹樂清鷹塔人洪武初徵不起有梅雪窩集傳于家

送張監生

美人去矣不可招青雲萬里天遙遙離亭把酒桂花老瘦馬出門霜葉凋忠義自有古周召勳業豈獨漢蕭曹男兒有懷天可鑒耿耿日月懸中霄

黃淮字宗豫號介菴永嘉人登進士官至少保戶部尚書大學士謚文簡

首夏述懷四首

抱痾謝朝謁歸休卧田園未畢一身累暫息兩耳喧鼎鐘肅衿佩囊帷坐高軒清和雨初霽綠陰日已繁文鱗泳方池好鳥鳴樹間俯仰悟玄理庶足開心顏此樂恒自得欲寫已忘言

又

老聃貴知足羲文戒包羞驅車弗量力道遠摧雙輈輈摧既改圖適遠邈已悠拙疾復相仍歲月不我留內顧徒自愧恬退匪身謀區區復何心耿耿懷百憂

又

晨興課僮僕秉耒理新畬務農志所願敢憚筋力劬谷風布新陽微雨滋膏腴良苗忻有托生意日已舒歲功難預料私心敢求餘扶筇田塍間歌詠聊自娛回頭望西疇宁立空嗟吁

又

旭日射林薄流暉照庭宇體力忽輕便臨風肆延佇

幽篁御新籜朱華茂芳渚感物興我懷胡寧守環堵
緩步信杖藜止止無定所或和漁人歌或與樵夫伍
意愜絕嫌猜機忘縱儔侶興盡即歸來松聲滿庭戶

送邉教諭致仕

簪甚聲華重淵源世澤深十年專教席一疏解朝簪
徑老陶潛菊橐空季子金慈親幸無恙慰此百年心

和劉至和送子謁選

滿懷心事付佳兒盡在離亭酒一卮十載詩書勤苦
日百年事業 聖明時丈夫莫負平生志男子要
為天下奇只恐丁寧猶未了扁舟欲發更遲遲

林文莊 平陽宋步人景英孫興山教諭

登慈雲院有感

入門松已老雨露感春秋雲去山誰管蓮荒佛亦愁
舊遊苔蘚地古壁鳥窺樓欲問原來意悲風滿樹頭

東甌續集詩序

詩本情之所發而形于言者也
夫言乃心之聲而詩為言之精
者其人亡觀諸詩則其人可知
矣吾溫自晉至
國朝作詩者雖多名家惜無好
事者為之裒輯遂致湮沒散亡
是以後世無傳焉宋之時雖有
東甌詩林止錄當時數家而不
及他代元之時雖有遺芳集止
錄趙氏數人而不及他姓得於
此者或失於彼莫能遍舉逮及

不足以傳示永久成化間樂成蔡君璞嘗自宋狀元十朋王公爲首暨後之諸家得數十百首萃爲一帙名曰東甌集持以示諫且欲爲其校正以序其端予時心雖許之自分才力弗逮不敢遽以芻蕘之言冠於諸先達之首未幾璞物故遂因循至今甚爲平生之憾弘治初郡大夫長洲文公宗儒嘗欲取縣郡詩文爲文獻集未久亦故繼文公者江右鄧公安濟亦嘗以斯文爲己任一日於郡齋出示是編即璞舊所錄者因假歸不揣踈陋略加删削固不敢以蠡測之見而沒人之善焉繼復於家藏舊本及於文獻大家訪求得西垩石渠縣齋暨昆陽文獻等集日夕披味取其長而棄其短惟以關于治化及詞之醇正者錄之固不以人之窮達情之厚薄而容私意於其間焉合而計之復得若干首與前集多寡頗類目之曰東甌續集不然吾恐靈

芝瑤草與凡草木同歸於朽腐豈不重可惜哉今諫非不欲旁搜博採使一郡之詩萃于一帙無少遺漏第以老病侵尋精神凋落正如短綆而欲汲深小管而欲窺大豈能多及哉但以已之所知者補璞之未知餘皆闕之以俟後之知者補吾之未知焉茲復僭踰而叙之于首者無他蓋將覉昔者不言之許是即延陵季子掛劍之遺意耳集既成鄉之好義者康培十數輩亦

皆爭相出帑以助鋟刻則其人知所趨向而非惑於他道者可比矣是尤不可不書

弘治十六年歲次癸亥秋八月既望邵人東山歸老趙諫謹序

東甌詩續集巻之一

陶弘景

　吞梁武帝

張子容

　送孟六歸襄陽　登孤嶼贈白雲先生

　雲陽驛陪崔使君邢道士夜宴

　除夕樂成逢孟浩然　春江花月夜二首

　璧池望秋月　長安早春

崔道融

　班婕妤　銅雀妓

　溪宫詞　長門怨

　春閨　婦(?)燕

　夜泊九江　長門賦

　楚懷王　過隆中

葉適

　十里　西山

　橘枝詞

韓應

陳棠齋席上　守介山席上

　丁氏宅

許景衡

　護國寺　題聖壽院

　晩起　吹臺

　過問心寺

許景亮

　陶隐居祠

陳雲龍

　偶成

王柟

　次黄日岩韻　次陳石泉韻

　次愚谷雪韻　晩憩石門洞

　春日郊行次平埜韻

周翼之

　西里翁宅　春雨

　昆湖夜歸　京口江亭

　道(?)祠　初夏

偶成

至永嘉偶成

陳賓之

寄陳同甫　斫軒

自述　漫興

寄同甫

潘遜

送人歸姑蘇　懷曹丹丘

元夜　種藥

栝山道中　客懷

山村秋夜　赤壁

宿山菴　秋日會陳素小齋

春日郊行　宿秀峰新居

水漲　采石

楊妃圖　沈倬維丹

白溪舟中　道中

吴端

山居漫興　草堂

春懷

徐儼夫

賀黃見山應薦　直鈎和韻

春晚

東甌詩續集卷之三

趙處澹

擬古四首　九日會飲翠微

村居　丁山眺望

山行和韻　八月十四夜

雨過　冬至書懷

追和陶淵明咏貧士　偶成

長門怨　擬玄真子漁歌二首

春日卧病　濯纓亭

借榻　月夜

偶成用溪陰韻　寄友

和韻　厭雨

清明雨中　題周恭州謝池讀書處

趙若嶼

黄友

挽髙都護

顧華

水西亭　和陳子上避地於閩

即事

東甌詩續集目録卷之四

李孝光

青天有鵰鶚　過山寺

雨後村行二首　苦竹村

十里　秋晩別葉偶成

越鄉次韻　白沙早程

樂成　辛亥玉川問歸

泛舟登興　次晩春韻

東林廢寺

鄭昻

阻寇　舟至南塘

聞八月歸故山　棲遲

感懷二首　呈尹古岩

蹴踘圖　小景

便面

鄭季明

送江陰周郡博歸平陽　越溪

西湖圖　寄友

吴荃

牢落　憶蓬萊

洞庭秋望　圖書

杖　寄遠謠

墨竹　夜泊

采菱歌

陳元暉

山行

林正

遣興　江邉

寄赤城葉學正　老來

寄裴雲山

謝子通

東甌詩續集卷之五

東甌詩續集卷之六

東甌詩續集目録卷之七

賀石都師
林補
送陳翰林致政
黃采
題竹送張廷評致政　題黃養正少卿墨竹
用韻荅同遊諸友　寄廷瑞員外
挽鮑處士　送羅司務之南京
董瑨
宿遷八景

方本易
淇之水 二首　荷花水鳥
王賔
過黃陵廟　登小姑
金伯遜
採蓮曲
陳德庱
暮春自遣
陳文

嚴灘遇友劉酌　舟次富春懷胡大參
挽崔僉衛　挽江心鼎上人
錢塘懷古次韻
劉恒
過飛霞山哭幼子　過大雲寺
陳鐸
錢塘寓館用韻寄趙荆州　清江曲
林天爵
獨步

黃壁
次劉古懷古韻
葉侹
春遊即事
周凱
九山寺
陳純初
題聽松樓

原缺第二十七葉

東甌詩續集卷之八 目録終

陶弘景 梁時人

○荅梁武帝

山中何所有隴上多白雲只可自怡悅不堪持贈君

張子容 唐人

送孟六歸襄陽

東越相逢地西亭送別津風濤看解纜雲海去愁人
鄉在桃林岸山連楓樹春長懷故園意歸與孟家鄰

○登孤嶼贈白雲先生

悠悠清江水水落沙嶼出回潭石下深綠篠岸傍密
鮫人潛不見漁父歌自逸憶與君別時泛舟如昨日
夕陽開返照中坐興非一南望鹿門山歸來恨相失

雲陽驛陪崔使君邵道士夜宴

一尉東南遠誰知此夜歡諸侯傾皂蓋仙客整黃冠
染翰燈花滿飛觴雲氣寒欣承國士遇更借美人看

除夜樂城逢孟浩然

遠客襄陽郡來過海畔家樽開柏葉酒燈發九枝花
妙曲逢盧女高才得孟嘉東山行樂意非是競繁華

○春江花月夜二首

林花發岸口氣色動江新此夜江中月流光花上春
分明石潭裏獨照浣紗人
交甫憐瑤佩仙妃難重期沉沉綠江晚惆悵碧雲姿
初逢花上月言是弄珠時

○璧池望秋月

涼夜窺清沼池空水月秋滿輪沉玉鏡半魄落銀鉤
螣影搖新浪菱花渡淺流漏移光漸斜雲斂色偏浮
似璧悲三獻疑珠怯再投能將千里意來照楚鄉愁

○長安早春

開國移東井城池對北辰咸歌太平日共樂建寅春
雪盡黃山樹冰開黑水津草迎金埒馬花醉玉樓人
鴻漸看無數鶯遷聽欲頻何當桂枝擢還及柳條新

崔道融 唐人有中唐詩三卷官進於此遂為永嘉

○班婕妤

寵極辭同輦恩深棄後宮自題秋扇後不敢怨春風

銅雀妓

歌咽新翻曲香銷舊賜衣陵園風雨暗不見六龍歸

漢宮詞

獨詔胡衣出天花落殿堂他人不敢妬垂淚向君王

長門怨

長門春欲盡明月照花枝買得相如賦君恩不可移

春閨

寒食月明雨落花香滿泥佳人持錦字無鴈寄遼西

歸鷰

海燕頻來去西人獨滯留天邊又相送腸斷故園秋

夜泊九江

夜泊江門外歎聲月下樓明朝歸去路猶帶洞庭秋

長門賦

長門花泣一枝春爭奈君恩別處新錯把黄金買詞賦相如自是薄情人

楚懐王

宮花一朶掌中開緩頰翻為敵國媒六里青山天下笑張儀容易去還来

過隆中

玄德蒼皇起卧龍鼎分天下一言中可憐蜀國關張後不見商量徐庶功

葉達 行誼見前集

十里

烏紗巾上是黄塵落日荒涼更恐人竹裡樝禽啼似鬼道傍枯木拜為神也知遠役餘添老無那髙眠不救貧此地到城惟十里明朝難得自由身

西山

對面吴橋港西山第一家有林皆橘樹無水不荷花竹下晴垂釣松間雨試茶回看東掛綵空翠雜朝霞

橘枝詞

霜滿房中金作皮人家短日掛疏籬判霜剪露装船去不唱楊枝唱竹枝

韓應 字孟祈號唐村永嘉人

陳素齋席上

自得滄洲趣門閑接釣磯江晴翻夕照嵐潤上秋衣心苦一官冷吟多萬事違如何明月夜有客扣林扉

李介山席上

野屋與僧鄰蕭然隔市塵好山偏入戶幽鳥故依人

雨後竹光潤晴初荷氣新故人同此趣來往日相親

丁氏宅

攬竹引山泉菖陽滿石盆逕深松落子歲久鶴生孫
古薜寒藤上前人舊墨存平生冀穎興風度有誰尊

許景衡 行實見前集

護國寺

小詩聊記鳳山遊彷彿東林水石幽已愧高僧與摹
刻更煩諸老數賡酬簿書底事長遮眼林壑何曾肯
轉頭會待從公白蓮社杖藜來往亦風流

題聖壽院

古寺重門裏回廊一逕幽水聲長帶雨山色宛宜秋
寓宿已多回題詩更少留此生隨利祿行路日悠悠

曉起

淸晨澹無言坐對林上書六經變秦灰至道無魯魚
披沙得黃金入水求明珠振躬發深省悠然契予思

吹臺

聞說吹臺上秋來鎖薜蘿白雲長自在幽逕復誰過
未空愁眼尊前且浩歌山林與廊廟二者竟如何

過閒心寺

杖藜谿谷謾閒關到得閒心始是閒珍重道人能假
榻小軒終日臥看山
花到禪房幾許深回廊小逕月陰陰杖藜出郭成何
事閒得浮生半日心

許景亮

陶隱居祠

金鑾辭舊直鶴駕脫塵坌真隱雖高世嘉謀亦相君
石壇移曉月丹竈覆寒雲瑟瑟松風在時人自不聞

陳雲龍

偶成

野趣成閒散青山即故知竹生踰砌筍花過隔墻枝
晴蝶翻風軟閒雲出岫遲倚欄無一事俄有客傳詩

王舫 字野渡

次黃日巖韻

孤舟閒野渡竹外小橋通不涉終南逕獨高彭澤風
雲閒鍾梵裏月靜咲談中千載留清節誰云吾道窮

次韻荅陳石泉

炎氣漲空碧散作藕花秋幽趣蘭爲佩浮生芥作舟
可人從遠別何日許重遊奮王清無底樓居第幾州

次愚谷雪韻

榾柮爐頭夜未闌氷壺全覺漏聲乾前山草木疑長
白下界樓臺盡廣寒騷客忽驚梅片落老農先作稻
花看何當一奏平淮頌坐使皇圖九鼎安

晩憩石門洞

繫棹石門外天風吹夕陰疎鍾醒客夢危瀑洗塵襟
龍去洞雲薄鶴歸松露深舊碑刊未字猶帶蘚痕侵

春日郊行次平埜韻

楚澤淒凉哭屈原行吟如在浣花川風迴別墅聞搖
角烟冷荒郊掛紙錢㽞麥正香田舍樂苑桃初熟酒
家連錦囊收拾歸來晩踏月閑敲款段鞭

周翼之

西里翁宅

詩人風致別卜築寓烟霞一圃分三逕無時不有花
苔痕留鶴迹松色在簷牙細酌北窗下逶迤到日斜

春雨

青陽播物時雲氣暗天涯點滴聽無厭豐登喜有期
池幽生活水花落長空枝載酒行春服何憂入輿遲

○昆湖夜歸

渡湖歸古縣一望水程賒月正帆無影風橫浪有花
寒更知戍屋野火識漁家好待春洲暖還來採荻芽

京口江亭

不恐憑闌久邊愁隨望生如何萬馬壯不比一江橫
落日明金嶼高風撼鐵城寒濤鳴沙渚天意若難平

道傍祠

荒祠古道邊喬木翠森然疊石爲香案攀藤掛紙錢
一時靈有迹千載祀猶傳草草陳牛酒深期大有年

初夏

入夏庭中雀可羅閒僧閑客間相過鶯聲不得蛙聲
接楊柳池塘奈莫多

陳謙

華蓋峯

巖隱築東山林高撼翠寒雲藏安石館竹掃葛仙壇
逕遠泉鳴壑天低月近闌秋風扶杖屨鹿酒助吾歡

趙克非 字志仁號荷畔老漁又號昇樂翁

秋夜寄李介甫

月生初破𦁤起坐對蛩聲不入中年境誰知此夜情螢光烟際沒河影斗間明想爾華峯頂孤吟思倍淸

雪

凍雨舞珊珊寒光減酒顏飛花難辯樹種玉已漫山屋矮看疑壓門淸卧不關曉来還指點一似畫圖間

冷泉亭

飛来峯下立憔悴客中身試掬欄邊水来湔衣上塵

松聲八九里佛地幾千春便擬西湖住看山老釣綸

採薇逕

極目蒼厓路蕭蕭萬木秋天空初有雁水淺不勝舟世界閑人少文章知己投採薇千古意長嘯碧雲幽

湖頭別景

罥暑緣何事門開一逕遙林焦防鶴病花瘦倩童澆坐久隣聲絕吟成野思饒衰年無別好遮莫小山招

除夜

隣家爭守歲靜坐獨忘眠寒漏踰三水春風又一年氷霜詩鬢上兒女酒杯前人事今宵畢看山棹小舡

上塚

步入小峯去濱濛一逕深重泉千古恨寸草百年心花發空林色嵐生古壁陰徘徊歸向夜薄露濕衣襟

有懷

幾日拾落葉欲寫不成詩素髮青無日枯林榮有時沉思松下石照影竹邊池翻憶雲深處山寒種术遲

山中

曉起全無事推窓瘦竹前雪晴禽出谷炊罷竈無烟

斸地尋山藥過雲問石泉偶因樵父至話到爛柯仙

秋夜步登月井

洒空涼雨荳花明幽趣相關睡不成遠浦無風秋一片疎林有月夜三更燈懸佛地僧初定路遠林籬犬獨鳴不料隣翁眠正熟歸来却訝打門驚

送黃簿

寒廳幽草上堦墀有約行春夢已非峴水風光吟裡別奈溪花木望中稀孤帆載月潮初落一路看山雪正飛為報同盟舊鷗鳥淡烟衰草思依依

原缺第十二葉

竹鞭

十畝亭亭翠拂雲籬簷數個亦精神行鞭莫犯隣家地窄窄清風能幾人

書趙荷畔壁

枯松倒影數拳石踈竹浮香一掬泉分付客來輕扣戶落花深處有鷗眠

秋晩

露滿平蕪月滿塘水光搖碧夜鳴榔垂楊已瘦芙蕖老秋在蘆汀雁影傍

古祠

古木荒榛路已迷陰風吹水子規啼行雲行雨無消息翠歛前峰日又西

夜歸

古木已栖鴉歸心逐暮霞雲山千萬疊燈火兩三家問路從田叟看潮立岸沙前宵旅店月依舊照梅花

習靜

習靜一無營林居絕類僧閒踈秋廢卷光病夜留燈白髮生應遍黃花採未能空悲對搖落幽思入雲層

酬趙葦江　潘理

謾道一官長束縛依然還我自由身心因愛向江湖樂眼不禁看富貴塵寒菊帶香醒酒魄夜蟾移影照詩神今宵幸得相逢好鶯燕那堪又一春

偶成

短褐瘦節穿逕竹苔痕滿地青屈曲翠微山下數間屋屋頭青烟午炊熟田翁相對抄白玉見人半笑春熐熐世情不用苦勞碌看來一飽萬事足

金山頭

雲去青山橫舟來白鷗起濺濺流泉音不到箏琴耳

林嵩 字尚志 號雙峡

過胡堰

不踏東陽路于今又五年稻穰爲屋瓦松葉起炊烟山只平如地水多高似田農家正收穫揷竹掛銀錢

陳淳祖 字惟道 號卓山

看雲

南山雲欲歸北山雲欲出北山已成雨南山還有日天風忽吹擧南北山如一白雲本無心不知果何術

出者未云得歸者未云失茫茫古復今世事那

重過惠泉

何事笑癡兒看山秋正宜三年三到寺一度一題詩
蝸篆避書壁松釵落硯池夜寒砧杵動歸思暮先知

移居鄭司業舊居

司業閑居處門前烟樹低見山懷舊隱拂壁試新題
燕語花初落蜂衙日自西一年春事畢又見子規啼

征婦吟

虜退沙場洗戰痕誰家不上望夫山江邊迢遞春無
賴楊柳枝垂人未還

陳天祐 字[illegible] 號可竹永嘉人

春夜雨後懷王宰

一囪風雨後燈火弄微明未得留春句其如此夜情
宿花無蝶夢吠草有蛙聲心上無端事蕭蕭白髮生

梅元春 字春叟號雷村釣隱

悼馮壽岩

吟魂招不返把酒酹西風萬水千山外百年一夢中
吾深漁磧冷松老鶴巢空回首南安路秋聲咽斷鴻

雪夜書陳素齋壁

天地不知夜皚皚四壁空三登忻有識萬化豈無功
小篆冷金鴨殘缸凍玉虹爲憐詩思苦如在灞橋東

夢回

沉沉院落釀春寒銷盡爐烟刻漏殘一枕夢醒風吹
別海棠和月在闌干

○賀趙荷畔別墅落成

主人元不俗卜築水雲灣地敞因刪竹簷虛合受山
吟聲来鶴舞心事付鷗閑城市紛紛客登臨必改顔

趙師秀 詳見前集

○簡同行翁靈舒

久晴灘磧衆舟檝後先行終日不相見與君如各程
水禽多雪色野笛作秋聲若有新成句溪流合讓清

薛師石 瓜廬

不作封侯念悠然遠世紛惟應種瓜日猶被讀書分
野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吾生嫌已老學圃不如君

一真姑

忽然能不食飲水度中年此事知難僞令人信有仙

形容無血色衲衣有香烟聽說瑤池路分明在目前

岩居僧

關扉坐石層終日少人登一鳥過寒木幾花搖翠藤茗煎氷下水香炷佛前燈吾亦逃名者何因似此僧

秋夜偶成

此生謾與蠹魚同白髮難收紙上功輔嗣易行非漢學玄暉詩變有唐風夜長燈燼挑頻落秋老蛩聲聽不窮多少故人天祿貴肯將寂寞嘆揚雄

孤山寒食

三月芳菲在水邊旅人消困亦隨緣晴舒蝶羽初勻粉雨壓楊花未放綿有向自題閑處壁無錢難買買豪舡最憐隱者高眠地時有山禽當管弦

夜宿江滸聞元八段官寄此

君遊丹陛已三還我泛滄浪亦二年劍佩曉趨雙鳳闕烟波夜宿一漁船交親盡在青雲上鄉曲都拋白日邊若報生涯應笑殺結茆栽芋種畬田

贈寫竹上人歸湘

白髮半頭寒未剃形容消瘦異尋常為人作畫衣

塵對客圍棋爪獨長不染世塵如菡萏只留胸次着瀟湘住山亦自年來懶竹閣門前借一房

潤陂山作

一山太半皆櫧葉絕頂閑尋得徑微無日謾勞携紙扇有風偏怯去綿衣野花可愛移難活啼鳥多情望即飛惟與寺僧居漸熟煮茶深院待人歸

呈友人

中夜清寒入縕袍一杯山茗當香醪禽翻竹葉霜初下人立梅花月正高無欲自然心似水有營何止事

如毛春來擬約脩閒伴重上天台看海濤

池上

朝來行樂向秋池池上秋深病不知一樹木犀供夜雨清香移在菊花枝

秋日遊栖霞菴

乘興入孤村神凝秋水閒菊開嫌徑小荷盡覺池寬林影懸崖屋鍾聲何處山清遊殊未倦初月照松關

翁羽卷

夢回

一枕莊生夢歸來日未銜自煎沙井水護煮嶽僧茶
宿雨消花氣驚雷長荻芽故山滄海角遥念在春華

泊舟龍游

未得橋開鎖去船難自由渚禽飛入竹山葉下隨流
忽見秋風畫還成早歲愁卧聞篙子說明日到衢州

閩中秋思

客愁無定跡幾處冒風埃逢得鄉人便憑將信息回
海烟蠻樹濕秋雨瘴花開舊日越王國于今特再來

○石門庵

山到極深處石門為洞名嵐蒸空壁壞雪映小齋清
果落群猿拾林昏一虎行山僧果何事高坐若無情

同徐道暉趙紫芝泛湖

相見即相親吟中得幾人扁舟當夏日勝賞共閑身
山雨曾添碧湖風不動塵晩來漁唱起處處藕花新

周氏東山堂

城隅古謝村博士草堂存惟見烟霞起全無市井喧
鶴來巢木秋蠶出戲莆根消得吟詩客凭闌有幾番

贈滕處士

識君戎馬際今又十年餘淮海饒安息先生便隱居
清風三畝宅白日一牀書長把開門閉隣僧亦不如

贈李丹士

行遍東南地曾看江水源袖藏勾漏藥身是老君孫
去住雲相似枯榮事不論九華峰最碧相對舊柴門

不食姑

嫁時衣尚着忽自欲尋仙終日常持呪經年只飲泉
瘦形非是病怪語卻如顛金母如知爾招邀入洞天

周道士自足軒

貪得無厭者應難向此居爐中姹女藥案上老君書
花竹庭階潔風烟戶牖虛道人隨分外安坐不求餘

冬日登富覽亭

借問海潮水往來何不閑輕烟分近郭積雪蓋遥山
魚艇汀鴻外僧廊島樹間晩寒難獨立吟竟小詩還

偶題

綠樹何稠疊清風稍袤餘桄縈雲片片蘺透雨疎疎
備覓通泉整殘碑出野鋤丘陵知幾變耕稼雜陶漁

徐道暉 行誼見前集

題翁卷山居

空山無一人、君此寄閑身、水上禽來遠、風前樹動頻、
蟲行粘壁字、茶煮落巢薪、若有高人至、何妨不裹巾。

○山中

世事已無營、翛然物外形、野蔬僧飯潔、山葛道衣輕、
掃葉燒茶鼎、標題記藥瓶、敲門有賓客、稚子會相迎。

送翁卷至邊

孤劍色磨青、深謀闊鬼靈、離山春值雪、憂國夜觀星、
奏凱邊人說、翻營戰地腥、他時歸幙下、何石可書名。

永州寄翁卷

古郡百蠻邊、蒼梧九點烟、去家疑萬里、歸計在明年、
風順眠聽角、樓高坐見船、筠州當半道、長得寄詩篇。

和翁靈舒冬日書事

秀句出寒餓、從人笑我清、步溪詖逐影、冷竹鳥賡聲、
酒裹安天命、春邊見物情、呼乘都不事、何處可營生。

楊柳

嫩葉因風不自持、淺黃微綠映清池、玉人未識分離
苦、折向堂前學畫眉。

徐靈淵

夏日懷友

流水階除靜、孤眠得自由、日低林欲晚、雨過夜如秋、
遠憶荷花浦、誰憐杜若洲、良宵恐無夢、有夢即同遊。

夏日遊謝公岩

欲取紗衣換、天時起細風、清陰花落後、長日鳥聲中、
水國乘舟樂、岩扉有路通、州民多到此、猶自憶髯公。

夏日湖上訪隱士

酷暑何能避、孤舟訪隱人、水鄉菱藕熟、洲渚稻粱新、
力學師前輩、談空悟夙心、鏡湖三萬頃、不似此湖濱。

登橫碧軒繼趙昌父作

步步高高寺、徐行不用扶、天青晴復雨、山色有還無、
句向閑中得、茶因酒後呼、斯懷論未足、何處問征途。

登薩家先新樓

簷風雨送蝸牛、有客來誇百尺樓、闔郡池臺皆下
瞰、背城湖海亦全收、清時未放徒高卧、半世胡為故
倦遊、觧盡槖金君計決、月明長笛起漁舟。

東甌續集卷之二

趙希迈號西里詳見前集

琴川精舍寄城中友人

客来僧已去古屋静蕭蕭敲石引松火對花懸酒瓢囱標寒背日柱礎潤通潮君肯過幽寂水程繞隔宵

吴中中秋懷瓜廬諸友

凉分一半秋此夜客吴州無侣共明月喚僧同倚樓天陲雲氣盡風静桂香浮憶前年醉狂吟滄海頭

真娘墓

松林際晩鶴飛田一片荒碑卧草萊顔色不随塵土化澗邉猶有野棠開

題岳侯金佗編呈岳揔卿

幾年教得背嵬兵塞不生塵海不驚詔下豈知身是死廟存惟覺貌如生向陽直木無偏影落澗清泉有斷聲何怪玉關曾戰者曉驅黄犢伴春畊

小泊毗陵西郊即事

臈盡客蕭蕭船當遠郊凍苔龜瀑日古樹鵲營巢野老掃寒屋騷人寄午庖不知何所見能索近詩抄

雨霽行春

山儒来試吏官事自應生直每於時背貧難與命爭近郊初雨歇瘦馬獨春行先是吟情苦柳邉聞早鶯

廢院

陰陰松逕日痕青數石崢嶸似獸形苔長断碑文字没鴉巣古塔相輪腥泉甘野客来煎茗藏損隣僧為晒經一法本無興廢理觧分明識是秋螢

新夏

四月寒猶在日高常掩扉縱收風外絮難暖客中衣新竹苦多瘦殘稍花最肥有情雙燕子能認舊巣歸

小桃源

亂崖懸怪木地勝絶纎塵曾有昇仙者寧無避世人湍流因過雨啼鳥但如春誰種桃千樹荒碑記不真

老叟

鬂髮如霜心未灰尚營活計待將来嶺頭盡日敲松子猶向山園空處栽

○書山人居

溪叟山居不計年半部茅屋倚雲邉竹溝旋引高源

水灌得門前數畝田

宿溪村書齋

故人能下榻、爲喜客相過、不住夜泉滴、常疑春雨多、
風來琴自響、水合硯難磨、明日還分袂、覊吟誰共哦、

山寺看桃

無數桃花傍水栽、水邊新架佛亭臺、不因橋畔僧相
接、只道玄都觀裏來、

南臺徐靈照徐靈囦皆有作

山峭石臺平、天低可摘星、岸田分水韵、城缺見州形、

曉樹來孤鶴、春吟憶二靈、客行貪訪古、柳下一舟停、

亦文齋竹

踈竹墻邊笋漸添、況逢數日雨廉纖、粉梢一夜抛寒
籜、便有清陰拂短簷、

險逕

逕由樵牧躋扳處、險忍藍輿步步遲、村犬吠人聲應
谷、野鶯穿樹影侵池、閑尋竹底眠雲石、題得山中避
暑、詩時有嫩凉生葛袖、秋風雨日似相期、

晩立池上

身與沙鷗一樣閒、每來池上獨凭欄、藥苗得雨侵苔
綠、楮實逢秋似荔丹、酒欠好懷狂飮少、詩因多病苦
思難、虛廊日晩人稀到、風約蜻蜓泊釣竿、

雪夜吟竹屋因約友人明日登楚臺

只許吟蹤向此來、逕無吟屐損蒼苔、雪明霜樹清於
月、人滌茶甌瘦似梅、古瓦旋磨成硯璞、腐桐新琢作
琴林、曉晴不嘗寒侵骨、擬看湘山上楚臺、

慧力寺

出郭無多路、縈迴入翠微、水邊寒艇泊、松下老僧歸、

藏古神抄供、亭幽客掩扉、自來還自詠、不覺到斜暉、

贈沈兢

僦居初不惡、門巷接溪灣、有譜曾評菊、無錢可買山、
吟驅生計拙、愁積鬢毛班、遠示諸名作、閑題馹寄還、

黃姚灘

數客同吟棹、覊懷得少寬、山晴平地遠、灘淀泝流難、
飢鵲窺茶鼎、游魚識釣竿、向南風土別、歲晩未全寒、

瀟湘寺

古刹枕瀟湘、閑吟步壁廊、蘚封崖石老、松落井泉香、

採蜜蜂歸晩趁齋雀亦忙主僧同里社十歲已離鄉

汀畔

野梅汀畔客帆過歲晩天南氣候和江合湘灘流水
急山藏洞壑吐雲多村家釀酒連醅濁小吏抄詩覺
字訛幾點白鷗清似畫對人飛下泊寒莎

偶得

村邑蕭條廨屋低茆牆缺處插荊籬市添人語當墟
日田捲車筒浸種時公事偶無封印早小胥習懶赴
衙遲閑行摸索街頭石尋得前朝一片碑

涌金湯

官與民間一樣貧空流江水淨如銀誰將山裏閑田
地喚作黃金誤世人

落照

漁翁短髮絲成縷世代生涯惟網罟得魚賣了塵事
無輕舠泊在蓼花浦鸕鷀曬翼當斜陽酒酣濯足歌
滄浪三閭大夫渺無迹離騷千古汀蘭香

五斗

五斗驅將五嶺來蕭蕭老屋枕岩隈風高松子和釵
落地暖梅花帶葉開短髮吟邊從似雪壯心客裏漸
成灰官身縱使多塵事亦許偷閑踏逕苔

歲抄

歲抄攜家客桂林鄉山萬里楚雲深甕留臘水供春
釀梅着寒花伴晩吟自笑老來貧不減誰憐髩底雪
相侵俸錢用處清無敵半打堆碑半買琴

攜家

攜家經月尚羈程隨處風光似有情一石峭從平地
起數禽飛入半天鳴春生草樹洲添綠船載詩人水
倍清晩泊別無消遣處自沽村酒對花傾

次昭城

郡小人烟密來遊契所聞城因山勢築江向廟頭分
東羣聲如雨春泉氣似雲梅公堂上酒客裏易成醺

到貴州

游歷長亭復短亭兼旬方抵貴州城江從白鷺飛邊
轉雲在青山缺處生家務每因官事廢詩篇多向客
途成明朝儘自無榮辱却悔當年事短檠

夜分

夜分天籟寂，誰與共襟期。童子醉眠處，老夫吟苦時。雲粘蒼蘚石，月掛老松枝。一鶴來何處，相從立水涯。

深村

道傍無驛舍，投宿向深村。閑與憐翁語，翛然古意存。半籬花隔水，數畝竹當門。傳說前頭樹，時留虎爪痕。

偶得

舊日看山古渡頭，村深無馬但騎牛。如今身被微官縛，欲要騎牛不自由。

漁人

閑利閑名總不知，生涯付與一輪絲。四時風月俱還我，萬項烟波說向誰。齋後短蓑和笠曬，醉來長笛倚蓬吹。此懷惟有詩人識，除却詩人只楚詞。

萬項田

萬項平田一望中，獨乘瘦馬當吟節。天連濁霧無非海，地少嚴寒不類冬。刺竹滿林生似蝟，古榕臨水卧如龍。村家米賤新醅熟，猶及停鞭問老農。

鷺

數間吟屋就，謝爾肯相依。巢穩迎人語，身輕掠水飛。漂流皆是客，來去兩忘機。何事拋珠箔，欣然戀竹扉。

鼃

閑池草色青，科斗自滋生。尚覺窺天小，何因妬月明。通宵成樂部，過雨雜碁聲。靜者心無役，從君取意鳴。

楊妃井

妃子當年井尚存，誰栽石塔向雲根。春泉不洗開元恨，空與黥兒洗字痕。

王生山水歌

范寬山頭李晟樹，百年二老皆仙去。如今尺素留人間，縱有千金無博處。後人筆底工一家，聲價隨可喧中華。王君二妙聚一手，參以吟思遊天涯。萬里江山纔數幅，東抹西塗意先足。蒼梢瀨石相參差，風雨烟雲在矗束。近時目賤耳反真，畫圖重舊不重新。名家翰墨未必貴，塵漬贋本翻為真。君提健筆來梅外，山若至髻江若帶。朝昏變態焉可窮，筆未鋪張心已會。嶺南遊者多詩人，見君作畫應憐君。求我新詩寫君畫，終使李范聲名分。

秋風

縱使秋風滿道間矣州且任客衣單馬行峻嶺如雲
度鷺立枯槎似畫看對畫地名猶跋涉忽收家信喜
平安渡頭沽得茆紫酒儘可吟邊作醉顏

王川煮茗圖

一卷殘書自課兒敧斜茆屋任風吹階頭石鼎煎茶
熟還咏當時月蝕詩

○夜雨

碩雲山頭撥不開雨聲半夜山邊來短蓬聽雨斷鄉
夢苦城寒點風吹田湘口驚猿啼不住知得羈人繫

紅處明朝定是江水肥雙槳晨放流去

西風

西風溪上雨初收數葉新紅點樹頭白鷺作成秋景
致背人飛過蓼花洲

○路轉

路轉楓林積葉深秋塘漲水綠沉沉沙鷗却似曾相
識獨立沙汀伴醉吟

仰伙 永嘉人事母至孝卒贈將仕郎

南湖

酒旗翻野色漁棹弄秋光百里荷花境曾圖入帝鄉

趙崇瀫 號竹所永嘉人

求酒趙許事

半老情懷睡不能小簷霜月當寒燈無人來問相如
渴敲碎梅花一夜冰

宋慶之 號飲水詳見前一集

廢墓

山水不改色殘碑空蘚衣多年翁仲在寒食子孫稀
雉兎時憑樹虞人夜伏機悲京眼前事火葬未全非

然上人還松臺山

白頭穿俯仰自覺住山非舊業雙松在初秋一錫歸
從人借茶具就日補寒衣不見新詩久朝來叩我扉

姜元鼎 平陽人嘉定庚辰進士 官至錄參

○自石湖至茗溪

細草穿沙雪半消吳宮烟冷水迢迢梅花竹裏無人
見一夜吹香過石橋

湖上

花墻曲曲柳冥冥人靜山空見一燈荷葉似雲香不

斷小船搖曳入西陵

潘希白 行實見前集

○積霭

積霭收殘雨千峯在小樓忽然空遠思野服上漁舟

○題雲山圖

谷口無人烟樹迷雨添新瀑下前溪思家只作歸程看疑有春深杜宇啼

無名氏 永嘉丁玄人

○題景星驛

陌上春風破酒顔馬頭珠絡響珊珊歸來院落已深夜滿地月明花影寒

許及之 永嘉人字深甫登隆興癸未第官至樞密院參知政事有北征紀行詩集行世

湯婆子

一冬專寵道人房不藉華清賜浴湯暖腹卻無瓊兎分媛身難稱綺羅粧春生蝴蝶平床夢煖逼梅花一帳香醉倚肉屏君莫羨北邙多少黑頭郎

○塚

石人猶自立蒿萊拂讀殘碑字字哀鄰塚已澆寒食酒野風分送紙錢來

薛肩斐 號山雲永嘉人

過朱氏居

避少車馬南山對草廬雨來雲滿案潮溺水侵書老樹無全葉清池不養魚吟邊猶學圃日涉趣何如

送人入京

舊游頻入夢客路復如何春晚衣衫薄花時風雨多停舟看瀑布因釣憶漁蓑遥想汾泉上携琴誰共過

徐似孫 號有梅平陽人官至安撫

白石巖

白石岳如甑玄壇虎守關日邊渾是海雲下欲無山星斗明孤劍獮猴識大還李君仙去後苦鎖藥爐閑

宿山寺

亂峯藏壞塔曲逕入深林四境塵寰外一燈松竹深鶴寒棲樹頂雲靜宿岩陰偶此來分榻流泉雜梵音

即事

溪東棠梨秋正好溪西柿子都紅了慙愧猿猴不見來依然日日供山鳥

林一龍 行實見前集

山中聽風

空山號朔風煙火深夜寒門掩忽自開劃然動使鑠
倚崖數竿竹憂擊摧琅玕落葉捲地起高秋如人攀
設語聽已遠復在窓戶間

白沙至芳林嶺

海風吹島岍湯路獨行初山陰遊程緩天寒雨點珠
莽田流水外高樹夕陽餘忽見題詩壁人言賈氏居

次韻飲水登萬象亭之什 【東國詩集卷二十】續十三丁

點蒼是荊城川原一望平天高衆峰逈人立片雲生
拂石同僧坐移筇避驟行岩阿有泉眼不改舊時清

夜坐吟

山寒雨點半成雪石冷泉流旋作氷坐至夜分眠不
得焚然淚滅案頭燈

十四夜觀月張氏樓

只隔中秋一夕間蟾光應未少清寒時人不會盈虧
意不到團圓不肯看

西省酴醾架上殘雪可愛戲呈諸友

酴醾花盛當平章夜雪模糊照石闌北省今朝枝上
雪還猜病眼作花看

趙崇嶓 永嘉人登嘉定癸未進士

○過楊子橋

一抹輕烟隔小橋新篁褪籜兩三梢惜春不覺歸來
晩花壓重門帶月敲

宋眉年 號蜀翁永嘉人

○山步

未必清秋趣能如幽意長孤雲出野水寒鳥戀殘陽 【詩集卷十二】續十四丁
石谷有空響野花無定香山翁忘世事不改舊衣裳

僧覺新

○訪道士不值

蘚掛垂藤鶴唳松松間不見採芝翁風開案上黃庭
卷疑是朝來讀未終

僧法照

表忠觀

錢王古廟鎖莓苔華表秋 深鶴不 來非夜石壇風露
重凌霄花落鳳儷開

楊氏婦 永嘉人

○送夫從軍

海壇門外浪滔天妾上城樓君上船回首八楓丹巷底梅花霜月夜如年

馮成 字默續官至太師中書令眷國勤成公庵寓來溫居夾嶼

至永嘉偶成

鳧舄東來到永嘉南燕萬里盡平沙粉身碎骨死無恨頭拓中原報國家

陳賀之 名瑋號研軒永嘉人登紹興茅授大理寺丞

寄陳同甫

面隔心無隔溪頭話別情一春行李客幾度杜鵑聲槐市風傳遠蓬窗月正明五更如有夢必在小橋橫

研軒

謝公樓上風流客紫髯蕭疎雙鬢白胷中有氣吐虹霓林頭無金失顏色問君借取騎鶴錢更欲吸盡長鯨川出門雙槳破寒碧去學五湖風月仙

自述

少年落魄走京華老大無錢赴酒家養作寺丞豪客一川明月照梅花

漫興

二十年前學採樵採樵只採嫩枝條何如斫倒大松樹勾得三年兩載燒

寄陳同甫

九轉神丸煉已成十年鐵嶺共知名太平自有龍門策定向孫吳術外行

潘遜 字伯言號草窗永嘉人

送人歸姑蘇

山驛歲云暮梅邊忽送君巖寒一騎遠殘角五更聞鄉夢虎丘月詩情雁蕩雲何時重會面樽酒共論文

懷曹丹丘

別來春樹綠凝望獨關情陶令重歸社龐公不入城井寒丹氣在洞窈石雲生何日平湖上白鷗尋舊盟

元夜

金吾猶有禁江國正蕭然燈火自元夜情懷非昔年小樓歌欲斷古戍月初圓休問傳柑事牽愁到酒邊

○種蘇

嫩紓根苗異昔從仙地分荷鋤春歇雨汲澗曉凝雲香盛蜂難近名新俗未聞吟邊多雅致蕭灑任紛紜

栝山道中

綠遍沿溪樹殊鄉春又闌峰回疑有路水漲欲無灘靜聽禽聲樂閑同鷗影寒明朝石門洞瀑布共誰看

客懷

地僻草迷徑竹深人啓扉客懷因雨惡鄉夢逐書歸波近鷗常狎風高雁欲飛餘寒猶未去尚復戀春衣

山村秋夜

村深莎草露岸蓼花風犬吠白雲外人歸明月中寒聲添蟋蟀秋影減梧桐隔浦砧聲切星河落曉空

赤壁

高歌臨赤壁樽酒對誰開横槊人何在吹簫客未來月寒烏鵲急風靜鶴飛回無限江山好蘆花舊釣隈

宿山庵

趣僻千峰晚神清一味茶幽人敲竹戶明月在梅花雅靜泉聲緩塔高林影斜此中非捷逕聊可老生涯

秋日會陳素齋

與世忘機久相親秪白鷗所居環一水為客又三秋籬老黃花瘦江寒紅葉流數聲悲靜夜雁度驛邊樓

春日郊行

晴空半出碧雲岑載酒花邊傍夕陰楊柳未驚春尚淺蘋蒲有鷺水初深擬窮異景思移棹為寫閑情欲寄琴自笑不知農圃事浮生贏得二毛侵

翁秀峰新居

小小柴門短短籬故人受用儘相宜關情巷陌多新景遶舍江山似舊時幽竹叢疎連篳滿庭梅樹老帶花移春風燕子來相賀對語高梁若故知

水漲

溪深白鳥飛柳邊玄蟬語水漲失漁磯持竿且歸去

采石

一望澄江接漢源柳青蘋綠幾黃昏舟人指點波心月莫是當年謫客魂

楊妃圖

芙蓉帳煖日華高雲鬢微偏酒未消曉起一團紅玉軟三郎錯認海棠嬌

沈埠維舟

野樹春浮紅照水、新秧雨後綠匀田、斷烟隔岸梧桐角、人立東風待渡船、

白溪舟中

風約殘雲暖未晴、崇明厭聽打逢聲、白頭野老磯頭坐、釣得溪魚不識名、

道中

蹇驢溪上鬢垂垂、雪壓危橋映竹扉、二十四峰渾似畫、梅邊自棹小舟歸、

吴端 字子方號湖山樵隱永嘉人

山居漫興

莫笑山莊小、偏於隱者宜、門當八字路、園葺五絃籬、地暖花開早、天寒酒熟遲、不須鶏報曉、已得數聯詩、

草堂

草堂長寂寂、無事且徘徊、幽鳥啼青嶂、閒雲覆綠苔、古琴邀月聽、新酒對花開、俗駕何為者、移文招不來、

春懐

柳陰滿地水平池、門掩青春刻漏遲、蝶夢任渠分兩

汝蛙聲誰復計公私、劉伶混世酒一石、梁竦逃名歌五噫、午睡覺來風動竹、自收殘夜着殘棋、

徐儼夫 字公望淳祐辛丑狀元官至禮部侍郎

賀黄見山應薦

莫道功名負見山、老天須向定中看、但教有子能登弟、遠勝先生自得官、秋日幾人誇鶚薦、春風容我共鵰搏、卜隣自有東君約、一笑樽前萬慮寬、

直釣和韻

一曲湖邊一釣磯、桃花風定柳綿飛、漁人豈識濠梁趣、只解沙頭盡醉歸、

○春晚

門掩深春過客稀、綠陰時復數紅飛、疎簾半捲荼蘼雨、小立黄昏待燕歸、

東甌續集卷之三

趙慶禧 字▉▉ 號南村 吉王知録

擬古四首

青青河畔草，皎皎林下人。草有四時色，人無千載身。

又

胡爲蹈氛埃，樊籠長苦辛。君看鴻雁飛，九萬誰能馴。

又

西北有高樓，樓高夜何其。圓影湛以光，遥望斗與箕。何爲天一方，長恨身不飛。安得駕雙翼，上下長相隨。

又

涉江采芙蓉，皎皎外名利。采之遺所思，共此無塵慮。所思在芝田，道遠莫之致。悠然對芳草，緑滿江南地。

九日會飲翠麓

今日宴良會，微風動波心。遥響悲秦箏，仁聲和舜琴。古人爲此曲，寓意良以深。何當共歡樂，長嘯溪之陰。

山亭對佳客，秋老暮烟横。鳥下江如畫，潮回浪有聲。竹光添麓潤，詩思入門清。偶約非因酒，相逢話此生。

村居

乍晴山濃碧，過雨落殘花。水闊暮天迥，村居春晝佳。倚欄時展畫，留客旋烹茶。贏得閑中趣，吟詩到日斜。

丁山眺望

絶頂蒼厓險，藤蘿手自攀。雲烟萬里迥，宇宙一身閒。秋氣悲才子，夕陽明遠山。看看九日至，黄菊幸岩間。

山行和韻

歷窮山底路，渾不見人家。傍石尋丹鼎，隨雲到玉華。蹊幽停蕙蕋，鹿飽卧苔花。中有胡麻飯，香泉浸碧沙。

八月十四夜

洲渚雲飛盡，江流碧映天。明朝秋欲半，今夜月先圓。玉宇濃垂露，銀河冷墜烟。焦桐彈一曲，孤鶴舞風前。

雨遣

溪雲依翠竹，亂石注流泉。數日饒春雨，餘寒勝臘天。書從琴案讀，茶共藥爐煎。故舊經過少，題詩一二篇。

冬至日書懷

歲月不可挽，迅如雙轉轂。人生能幾何，苦不自知足。西風吹繁霜，凍厲鳴相逐。老幹枯無條，積葉擁深谷。冉冉四紋還，忽見一陽復。今年纔四十，玄鬢忽已禿。

久作林下想雅志在幽獨三逕幾株松一畝數竿竹
任懶鉏荒園更種淵明菊逍遙以終年澹然忘所欲

追和陶淵明詠貧士

嗟予薄罹禍孑孑將疇依晨炊井已凍夜鑿擣無褌
蒼苔為迹絕臥看浮雲飛老力出市米溪寒莫忘歸
纖纖山雨微何以充我飢習習風吹衣何以慰我思

偶成

風約波痕遠雲含野色低村春向晚急山鳥愛晴啼
牧笛過蘋渚溪船泊柳堤旅魂招未得幽草又萋萋

長門怨

未央宮中花滿枝笙歌不斷春風詞玉階露冷與天
近霓裳舞罷瓊瑤卮如今寂寂長門雲寒風蕭蕭愁
殺人花開花落淚如洗轉眼身為陌上塵自笑夜來
清夢斷猶覺瑤池侍君宴

追擬玄真子漁歌

丁山煙雨晚濛濛柳岸蒼波着短蓬飛鳥白斷雲紅
一曲清歌淡月中
雨晴山色靜堆藍橋外人家分兩三綠岸北遠溪南
片片閒雲趁落帆

春日別淚

江雨日霏霏春寒易入衣貧居兼臥病愁緒對殘暉
有句平生拙無營世慮稀梅花欺老眼故傍短簷飛

濯纓亭

兩派清溪合迴波到此閒危峰銜古石幽洞隔塵寰
雲影高低樹嵐光遠近山先賢遺跡在盡說舊風還

借榻

簾捲熏風透葛裳月移花影上回廊客遊不作安居
計謾借高齋一榻涼

月夜

誰笛吹清夜蘆花深處聞岸窮天拍水山靜月藏雲
蛩啞聲聲切螢明苗苗分任渠塵外事城市日紛紜

偶成用溪陰韻

蘆室蕭蕭百慮忘近來趣味一何長清談自笑如東
晉好句誰能學盛唐舊日故園秋寂寞三年上國夢
淒涼功名元在青編裏況有青氈在玉堂

寄友

誰謂相去遠盈盈一水間欲渡無津梁中情何由殫秋懷多感慨撫衿起長歎嚴風隨朝露輕雲冒遠山羣芳盡搖落孰與堅歲寒

和韻

愛看山色遍小立渡頭風飛鷺起沙渚何人移短蓬村烟秋入夜江月冷搖空回首清香滿方知是桂叢

厭雨

擬欲占晴待暮鴉不禁愁思滿蒹葭片雲飛度風和雨斜日低穿水浸沙慈蕟石邊收釣竿芙蓉籬外響

蘆莎最憐冉冉秋將半未得先乘問月槎

清明雨中

竹逺清渠長嫩蒲數聲村角晚吹梧山家最怕清明雨打落殘花一片無

題周恭壯謝塘讀書處

粉蝶黃蜂二月天初晴已覺十分妍市橋船繫垂垂柳花寺鍾敲淡淡烟幽趣靜看青鳥啄閑情獨羨白鷗眠謝家風月今何許總入池塘夢裡篇

題茗嶼

寄高善勝

兩自思昔日不見半年餘別後幾回夢中間三寄書兵戈吾幸免蹤跡爾何如世事難如意同心却異居

野望

西風吹恨急豪傑尚清談土地全歸北干戈未息南草深尤有兔桑盡却無蠶空抱千時策未能陳二三

清茇軒

許多清意思都在此軒間有石半沈水無窓不面山侵衣青靄潤擁釣白雲閑未許嫌幽寂古人曾閉關

有所思

淅淅寒城一笛秋天風吹透青貂裘魚書不來雁無迹黃葉搖碎遊客愁倚劍悲歌還起舞江漢迢迢渺如許彼美人兮天一方獨抱琵琶憾秋雨

五日

檣前波色如挼藍白鷗近晚飛二三長蒲短蔂青護岸漁歌互答薰風南一竿兩竿釣絲竹近山遠山簷外綠楚騷讀罷爲招魂鼉鼓聲中烟雨緇

送安國北歸

上將威名曾振世、關出戍更長歌、金戈氣壓邊塵
少、玉節光隨春思多、萬里呼鷹新號令、一聲鳴鵝舊
山河、北歸若有人相問、休說投南事若何
在所嘆次韻
事已如斯可奈何、君王不敢愛山河、獨於嶺上天與
敗、漁浦江頭客謠歌、百代衣冠春夢短、一朝禾黍夕
陽多、無情猶有西湖路、隱約梅花照釣蓑
餞秋客
陰風捲地鳴休蛩、中原萬里草木秋、酒酣耳熱客長

嘯、月寒披起鷫鸘裘、袖中雄劍頻解悟、鐵脚功名在
何處、秦淮無恙隴蜀寒、明朝瘦馬銅駝路
營盤
又隨關牒去、孫與起、營盤畢竟爲人役、休言作縣尊
此身原是幻、凡事且隨緣、今夜宿何處、月明溪外村
菊諸以事棄官
萬里徐行蜀道危、戰塵猶自染春衣、是非不在多閑
口、出處要當先識機、數畝鉏煙分菊圃、一絲釣雪立
苔磯、巴歌聲斷離觴歇、濤夜相思塊欲飛

述懷
得鹿歸來一夢中、半生事業總成空、飯牛豈意干西
伯、尋馬何須訪北翁、趙既有辭難奪璧、楚將無事嘆
亡弓、南熏正解吾民慍、且弄朱絃奏晚風
杏村聞其友謝呂元及二趙一家俱入翰苑
歸來白鹿岩邊屋、清得門庭冷似氷、公事中原雙短
髮、帝鄉孤夢一清燈、帶煙鉏菊閑教僕、和月折梅時
寄僧、見說道山應咫尺、同時俊彥盡先登
休官
欲知趙子休官了、貧似扶風馬少游、借得琴樽留侍

月、從教簾幕不勝秋、自携僕出閑尋藥、因截書名卻
買舟、昨日老農來告我、萬千樂事在西疇
眉峰水陸寺
食觀眉嫵翠巉棹、碧雲間、蕭寺前臨水、丁家舊住山
苔深僧跡靜、松冷鶴巢寒、拜手先祠下、奔馳費訐頭
趙肅遠名暎子
赤松觀
入門蒼翠合、地暖不知冬、羊化屋頭石、鶴歸山外松

溪清雲影動碑老蘚痕封帝者師何在請遊來許從

雙溪寺用張令韻

重來尋野興淡月半松林一寺儼如昨雙溪清到今亂餘僧改貌秋老客驚心自覺身如寄山林滋味深

多景樓

甕滴甘泉事已休欲窮多景謾登樓雲收北固千帆雨雁帶南徐萬里秋夜色和愁迷古渡天風吹恨到神州青山尚在英雄老休說興亡憶舊遊

岳王墳

來吊英雄骨尚香一坯黃壤當封疆自從駐驆來臨會誰更提兵入洛陽殯閣有燈秋樹暗隧碑無字雨苔荒寒鴉不識當時事猶戀棲霞噪曉霜

楊妃菊

元是馬嵬山下魂脫胎今復對西風當時若使明皇見又自東籬召入宮

孤嶼

惆悵逋仙去不還咸平心事已闌珊古梅幾樹雪藏屋歸鶴數聲雲滿山封禪何如詩句好江湖只有釣舟閑早知今日京城近應不謀居向浙間

中秋西橋飲酒和盧中之韻

翠頭風起落殘虹秋月正圓秋氣中但恠肩吾輪桂長未容文舉酒樽空帆歸南浦潮回北人散西橋斗轉東烏鵲高飛驚遠目誤疑天際有來鴻

冬夜偕徐敬室自白石歸

落葉溪邊卸小舠似遊赤壁步臨皋溪聲忽靜霜橋下山意生寒月正高舉世夢酣莊氏蝶此時身在屈平騷梅花雅有幽期舊特地吹香滿客袍

蔡槃 號遂菴 永嘉人

遊古寺

山烟寒日暝鵓鴿與雲齊松鼠下階走竹雞當戶啼碑荒文字古僧老語音低欲住應無計斜陽照杖藜

竹

每愛幽窗下烟叢雨露枝纔聞風起處便似雨來時節直將誰比心虛只自知青青長在眼休說化龍遲

寄北磵

擬定書中字山中欲問誰一從分手後盡是斷腸時

燒葉點殘吟、祝蔬備夕飢、相思不但此、明月夢魂隨

留別

欲去休云易、相思恐弗禁、一峰秋雨夢、千里暮雲心
每自悲行役、知誰識老吟、西風聞過雁、記取問佳音

山城即事

獨上山樓上、樓高望盡天、更無雲一點、只有月孤圓
樹老飄黃葉、湖空起白烟、故園音信斷、愁絕不成眠

雪中懷祝聲之

逢人長自訊、家遠欲歸難、身暫依蓮社、心猶在杏壇

難書燈下讀、磨劍月中看、近日無消息、相思雨雪寒

○寄何尉

向晩出林麓、思君隔淺灣、因看雲過嶺、不覺日沉山
犬吠疎籬下、牛歸古道閒、一聲何處笛、吹月上松關

客中

暴酒吟詩易、貧居作客難、一番思世事、半日倚闌干
霜重行籬薄、風高石逕寒、無言搔短髮、望眼到長安

病中

遠舍東風急、柴門靜掩時、交情貧裏見、藥性病中知
流觧心當定、淸羸步懶移、呼童理書案、爲曽舊時書

山居

急雨開新霽、薰風獻嫩凉、苔花傳畫壁、雲葉護書牀
枕上淸風細、詩中雅興長、地偏人到少、幽鳥語新篁

遊梅庵

一點塵難着、推囱晩翠開、早知延話久、悔不帶詩來
習俗可無竹、耐交惟有梅、平生愛閑步、踏碎幾莓苔

宿碧瑶山房

市聲不到處、作屋僅三間、洗硯添新水、開囱放遠山

溼雲侵樹黑、疎雨蝕苔斑、近有閒生活、吟編手自刪

○人間

事盡人間事、西風掩竹門、無人爭碧嶂、有鶴伴黃昏
掃石移雲影、澆花潤月痕、何須嘆牢落、知我有乾坤

旅中

梧葉響荒墟、秋宵不耐長、猿啼千嶂外、人在一燈傍
雁影溪橋月、鍾聲野寺霜、明朝又何處、烟水正茫茫

○越山早行

靑鞋三十里、草露惹衣斑、潮落曹娥渡、雲荒夏禹山

秋聲黄葉裡天影白鷗間欲問錢塘路漁家未啓關

瓜州

烟際繫孤舟蘆花兩岸秋江空雙鴈落天迥一星流急鼓西津渡殘燈北固樓商人茅店下沽酒話揚州

金陵

六代帝王州寒烟滿石頭星河天北轉江漢水東流步絶金蓮雨歌殘玉樹秋白頭有漁父尤説景陽樓

贈江湖隠者

湖上人家住最幽簷牙倒影落滄洲詩成梅塢三更月酒醒蓬窓午夜秋移石為添燒藥竈責金因起讀書樓經年不入城闉去長倚闌干看白鷗

春思

自覺無春思春長在眼前天晴梅出雪地煖草生烟獨步迷山影空腸飽澗泉鄉心徒耿耿為客又經年

冬夕寄友

壁燈花落夜將殘天遠那知客思單鶴帳不成雲外夢燕樓空鎖雨中寒千年風雅教誰主一曲淒涼只自彈又恐孤山梅蘚老明朝相約過長安

自敘

江湖閒步幾經年窮似襄陽孟浩然折簡為求僧舍茗典衣因欠酒家錢真情盡向詩中見歸夢常於枕上圓世路風波深可畏結茆何日遂歸田

次幽居

却粒燒丹未有方且追人事住山房冷看桐葉含秋思閑掃苔花背夕陽墻壁遍題無酒句衣裳多帶搗茶香雲深自是稀来往婆餅一聲清晝長

過横嶺書信臣宅壁

馬嘶殘月醉醒中行盡天涯西復東兩鬢欲霜難諱老一心憂國不妨窮只今世路渾如水從舊交情獨有公彭澤門前昔時柳也應相傍得春風

寄雪蓬姚監丞

憶昔青燈夜對床斷猿聲裏早梅香一從去棹衝寒雪幾度凭闌到夕陽秋思漸於蟬外覺別愁偏向雁邊長梧桐解得離人意不遣西風吹葉黄

約友同遊

買得扁舟繫海濱梅花嶺外浪遊人江山若欲留連

原缺第十六葉

客詩酒何妨報答春、柳帶搖風黃尚淺、草茵鋪雨綠
將勻、約君携手同行樂、趂取東郊景物新

次倪梅村見寄韻

江湖不恨知心少、只怕相逢雪上頭、萬事悠悠雙翠
鬢、百年渺渺一虛舟、共斟荷露吟終日、坐把松風喜
近秋、更好停杯浮月上、不妨為我夜深留

鄭介道見訪

數株楊柳種多年、今日方維勝客舡、掃石共看山色
坐、枕書同聽雨聲眠、淨姜旋煮蓴絲滑、野飯新炊白
玉圓、不管歸心忙似箭、強留吟過菊花天

謁范文正公祠

半龕遺像飾貂蟬、往事猶思慶曆前、未說兩朝親捧
日、且言一柱獨擎天、山林付與書生管、香火留同信
史傳、獨恨軍中無此老、如今西賊又侵邊

錢塘懐古

欝欝東南旺氣深、吳爭越戰幾春秋、一從柳色渾無
恙、五月荷花半是愁、隆替且容吾輩老、英雄都付此
江流、中原昔被淮山隔、莫向西風更倚樓

九日僧舍偶成

落帽年年學孟嘉、今年偶客梵王家、石林齋散門[illegible]
掩、細雨聲中對菊花

宮主祠

王鏡臺封懶畫眉、傷心最是月明時、君恩漸[illegible]門深
掩、落盡閑花竟不知

林節之

題杜甫遊春

驄馬橋邊路、百花潭上莊、少陵今不作、載酒吊斜陽

史伯璿 字文璣平陽人自幼有學博通經史專精四書管窺及管窺外編隱居不仕

與岳太守席上紀遊

橫塘遙遙飛隼旟、太守適意遊精廬、精廬獨倚鳳山
趾、秋來面目尤清癯、從遊達官與文士、愛此幽曼来
于于、東都野客有餘韻、詩墨快洒多淋漓

黃友 字龍友平陽人年十五[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司參謀贈中大夫

挽高都護

將軍磊骨勇無難、祗為君恩重太山、風淡月明都護

府功名千古在人間

顧華

水西亭

横陽城西池水清鴛鴦鸂鶒交相鳴輕舠細網密如織幽人高卧池中亭昨夜凉風起天末秋思先驚入毛骨城頭鼓角東方明起看青山半啣月

和陳子上避地於閩

龍泉光射斗牛寒久別令人夜夜看湖海定添雙鬢雪乾坤誰識寸心丹歌傳樂府成新調書到家鄉憶舊歡松菊歸來尚無恙先生何處獨凭闌

即事

古村黄昏帶遠烟瑤臺入夜月當天凉風忽洒庭階樹玉露滴衣人未眠

開門不見故人來翠竹陰陰護碧苔小玉自拈檀板至夜深一曲紫雲回

東甌續集卷之四

李孝光字季和詳見前集

青天有鵰鶚

青天有鵰鶚一日飛萬里横絶四海上狐兔草間死平生精悍姿垂翅當清秋且須養六翮莫使羣兒愁

過山寺

隔溪茆屋半開扉綠護晴林晝打圍野鹿飲泉山鼓動幽禽出樹杏花飛百年往事田頭换一路斜陽廷客歸要識上方何處是鐘聲隱隱隔烟霏

雨後村行

雨過沙頭落漲痕滿林紅葉自紛紛水平路面高[illegible]見風約溪聲斷續聞老屋無橋横獨木滄洲發雁起寒雲殘蘆頭頂花如雪莫是吟人鬢上分

澤國秋深景物非西風獵獵又吹衣路行落葉雞人去山破寒烟獨鳥飛潮信到灘推月上隣家停犬候船歸村醪香軟鱸魚美自笑吟邊貌不肥

苦竹村

藍輿軋軋路高低苦竹村南古峴西草舍數茆留客

飯麥田犁棘，斷人蹊，花稍春意闘禽語，石磴霜痕印虎蹄。心自愛閑身尚役，好山何處是真栖。

十里

官河十里數家莊，石埠門前繫野航。梅月逢庚江雨歇，稻花迎午水風凉。橋橫自界村南北，堠斷難知里短長。倦矣野塘行瘦馬，雲山杳杳復蒼蒼。

秋晩別業偶成

千原渺渺路西東，豆葉繞黃柿半紅。瀨下江潭塘水涸，梟歸墻屋野田空。燒烟不斷經秋旱，草露無多徹

夜風。行過小橋人往處，短籬清曉護畦菘。

越鄉次舊韻

興來不買剡溪船，疋馬衝寒欵著鞭。遠驛水聲殘雪夜，半橋山影夕陽天。雁橫雲宕猶千里，春入梅花又一年。嗔僕更尋前處宿，有詩還和舊時篇。

白沙早程

聽得隣鷄便問程，前途猶有客先登。官河半落長橋月，僧塔踈明昨夜燈。古渡潮生鷗漫夢，野田風急浪歸塍。屐山喜入新詩眼，踏破秋雲最上層。

業成

萬葉蕭蕭獨厭聽，長江日腳未全晴。荳遺晨壠芽犹白，稻盡秋田孕更青。偶向前村逢斷岸，欲尋古寺傍山行。嫩寒日暮添蕭索，無那新來禁酒亭。

辛亥玉川問歸

松菊當年手自栽，故山招我賦歸來。石橋衝曉霜蹄滑，梅路偷情雪眼開。家在夢中猶未到，春於臘底已先回。關河風景依然在，千古興亡付一杯。

丙子泛舟登輿

雞將膞弃半榛荊，村北村南感易生。雨過雪消連日凍，潮平水歇下塘聲。鴉啼古樹寒烟濕，人謁荒祠卜擬橫。一𨁃鄉情渾漠漠，隔江斜日暗孤城。

次悅春韻

燕幙沉沉春晝永，閑敲棋子小闌東。拍天漲綠連朝雨，滿地殘紅昨夜風。草除夢回詩有債，柳邊寒薄[illegible]無功。韶光暗換年年事，莫遣閑愁著鬢中。

東林靡寺

古社寥寥度歲華，客來猶記話分茶。橋橫山郭前溪

路樹隔厨烟何處家官馬放歸門逕草野僧移去石泉花荒原相接多鄰塚祭掃人歸噪暮鴉

鄭昂 字處抑號密菴

阻雨

一程還一問相識亦相疑行李時時束孤蓬處處移白鷗依渚靜寒雨過溪遲對邇方無象吾生未可期

舟至南塘

纔過南塘驛湖光便可憐漁翁低撒網溪女笑撑船仙館孤蓬頂樵樓五里前無由不相見稚子定忻然

閏八月歸故山

負郭曾無二頃田何由辦得買山錢秋風八月又八月客路一年還一年鸞鳳俱垂赤霄翅麒麟不受黃金鞭功名富貴真細事只問平生不問天

棲遲

棲遲久慕王官谷飄泊仍依謝客岩貧賤誰能從趙孟行藏我已卜巫咸冥鴻豈解投矰弋老馬惟思脫轡銜却笑杜陵生計拙晚將身世託長鑱

感懷

王粲淒涼仍去國杜陵老大竟飄蓬荊州豈免依劉表蜀道終須謁鄭公三禮賦成於昔日七哀歌罷起秋風青青亦有江南草鸚鵡洲邊恨不窮

蓋世英雄嗟已矣百年天地亦悠哉襄王暮雨歡娛甚武帝秋風感慨來操筆誰題鸚鵡賦吹笙空憶鳳凰臺江南楊柳蕭疎甚謾寫平生庾信哀

呈尹古巖

抱甕年來卧漢陰蕭蕭華髮感秋林柴門勝事無人到不逐蒼苔一寸深

蹴踘圖

玉階蹴踏對清光御服晴翻內乳香日暮晋王隨輦去宮鴉啼月暗春坊

小景

水驛山橋四五里楓林茅屋兩三家何人踏雪尋僧去潮送春船鬧暮沙

便面

水邊獨立淡秋思忽見夕霏天際開白鳥不知何處去青山渾欲渡江來

鄭季明名來行詔見前集

送江陰郡博周元浩歸平陽

君不見蘇秦昔上秦王書嫂不下機妻不炊青燈長夜股流血黃金六印何纍纍又不見陶淵明富貴視之鴻毛輕腰尊不折五斗米歸來籬菊秋盈盈周君妙年江海客幾度吳花醉中摘蒲帆半幅風颸颸長嘯一聲江月白我家亦在蒲海頭此時春酒濃如油堪憐千里向飄泊恨不共買東歸舟

越溪

三月雨晴天氣新老夫起整紫綸巾斫花紅白遠迎褌江燕去來低傍人冷面誰能憎俗子好山吾得作比隣明時獨愧才果拙老大猶爲江海臣

西湖圖

二月西湖春似海南峰北峰天出雲美人如花坐船上學唱竹枝人不聞

寄友

愛爾湖邊草堂靜青青竹色照人衣閉門無事開尊酒不管風高柳絮飛

吳峯李決續覽海遊瑞安人

牢落

牢落荒村裡春深却似秋林桐風落葉石罅雨添流白日渾饒膽青年總是愁回頭一悽惻生計未能謀

憶蓬萊

仙山四萬八千丈我嘗獨立山上頭大鵬東擊滄海水阿母西下昆崙丘丹光燦爛射白日雲氣縹緲成飛樓歸來映雲種瑤草足跡不到三千秋

洞庭秋望

洞庭遠在天之東放歌濯足秋正中君山倒蘸翠螺濕湖水直與銀河通一點兩點沙鳥白千樹萬樹霜葉紅美人娟娟隔秋水目極萬里双飛鴻

圖書

方方一寸青琅玕刻鏤小篆蛟龍蟠等閒蘸取白蛇血瞥華照耀光乾坤黃金鑄出大如斗何用取之懸肘後

杖

枯藤九尺如金蛇黑瘢點綴身上花穿雲日日踏溪

路、不憚挑錢來酒家、扶持出處隨所遇、變化真遂風

雲去

○寄遠謠

二十年前嘆別離、襜褕穩着嫁時衣、此身願作双蝴

蝶、夜夜、從君、夢裏飛○

墨竹

倚杖看明月、停杯唱竹枝、美人期不至、對影立多時

夜泊

殘夜成舟泊、寒風靜棹謳、鷄鳴茆店曉、螢集稻田秋、

出處渾無定、生涯不自謀、乾坤空浩蕩、還似一萍浮、

采菱歌

採菱溪水濱、風吹藕絲裙、桂槳不敢棹、恐把鴛鴦分

陳元暉 字[illegible] 號屏山 永嘉人

山行

短策登臨處、白雲三兩家、溪山增秀麗、談咲咀英華、

興盡苦啼鳩、春歸怨落花、主人有珎味、笋蕨正抽芽、

林正 字浩淵 號一齋 平陽人 元 有四世詩有瀟灑 集藏于家

遣興

黃金難買老、自咲鬢毛皤、本分且如此、明時可奈何、

攻吟詩轉少、惜醉事還多、矣甚溪頭夜、誰能載雪過、

江邊

炎天日偶出、四顧欲躋狡、疏雨叫南浦、殘雲過別山、

秋萌苗葉上、春寄藕花間、更羨沙頭鳥、知機方外閑

寄赤城葉學正

相望江樹遠、清夢阻雲津、三百里餘路、幾重山外人、

石橋僧拜月、桃洞馬行春、已滯劉郎趣、秋風渺懷尋

老來

愁殺漁盤地、生涯寄蟻柯、春秋將耳順、貧病欲家和

咲向老來戒、言於醉後多、黑頭行樂日、那更識風波

寄裴雲山

南山高且深、竹松帶流水、先生廬其中、逈若崆峒子、

雪髮覆兩肩、深悟造化理、手註三體詩、名滿四海耳、

時以詩名家、亦來負疑似、我本浪得名、長掛春風齒

乃識先生心、非非還是是、

謝子通 字以達 號迂軒 永嘉人

謝公樓

南山不與北山連、中有雙峰媚一川、川水于今平成陸、謝公樓閣尚依然、

白溪舟中

風約殘雲晩未晴、崇朝厭聽打篷聲、白頭野老相邀醉、釣得溪魚不識名、

昭君

驚心漢月苦難堪、匣掐邊霜冷未諳、萬里哀弦千古恨、誰知流韻滿江南、

年工之 字[illegible] 永嘉人

和戴奎韻

溪上扁舟載鶴過、紛紛塵回首謗如何、晩年丘壑襟期好、此日江湖感慨多、狂客空遺鸚鵡賦、家人休唱庾哀歌、等閒一笑成疎放、倒着秋衣似敗荷、

又

龍樓鳳閣久無心、自愛漁磯坐處深、有待神仙開玉局、不將詞賦賣黃金、雞鳴海上扶桑樹、犬吠溪頭狗杞林、富貴功名皆細事、相思空寄短長吟、

梅珪 字秉玉 永嘉人

用韻呈戴東野

晩看江燕掠簷過、落盡春花可奈何、南國烽烟春尚急、西山爽氣晩猶多、笑看詞客閒居賦、醉和鄰翁擊壤歌、更喜方塘初漲緑、呼童趁雨種新荷、

又

江村十月無來客、雨後蒼苔一寸深、誰為賡歌彈匣劍、自教供具費囊金、夕陰冉冉雲歸屋、涼思紛紛月滿林、疎散更許無別事、掾林時伴候虫吟、

陳廙之 字景翁 永嘉人

送別

柳濕征衫曉出關、荒城古雪劍花寒、西風漠漠龍沙路、馬上青山帶醉看、

山水小景

千年老樹立蒼石、三峯兩峯天出雲、青溪道士坐船上、自撫玉簫人不聞、

陳麟 字文昭，永嘉人

題歸去來圖

飛泉千尺銀河懸，旅松石上蒼龍眠，四山無數白雲出，五株衰柳當門前，葛巾丈人步其下，悠然別有山中天。

題志岩卷

玉樹當留照眼明，幽人枕石聽秋聲，此身不入天家夢，白髮青山酒一盛。

劉平叟 字■ 平陽人，官至監稅

對奕小景

坐對楸枰日似年，湖光如畫柳如烟，眼前局面從機巧，輸與山林一着先。

題梅

旅根鐵雪春猶淺，老幹封苔蕊半開，絕似西湖儔棹處，短篷斜過一枝來。

廢墓

滿地榛蕪塞墓門，百年翁仲卧雲根，青山銷盡英雄骨，閒向樵人問子孫。

林景英 字德芳，平陽人，元帥府照磨，號隱山

廢觀

羽衣人已化，無處問珠庭，春色桃誰種，天香藥自靈，片霞飛絕頂，一鶴下青冥，荒蘚空階上，猶聞夜祭星。

劍子歌

匣龍夜半忽飛去，猛扶冰濤逐故處，芙蓉光斷血花寒。腥蒐濕帶天吴淚。誰人手挽銀河水。神工剪下蚩尤尾。冶金不躍入間靈。時聽七星自相語。乾坤萬里清塵沙。手持大柄逐天家。鴻門徒舞好粗膽，豈信曾

經斬白蛇。

喜雨和韻

乾風作意翻遺肥，小兒還甏鞭蛇醫，斗酒千金買無處，龍骨卻掛墻西隅，秋郊祭賽楓林鼓，社鬼不靈天亦怒，仙官曉拆五湖封，阿香自洒楊枝水，商羊舞濕衙城烟，晚田稚綠凉翩翩，行雷道士向人說，昨宵我去朝三天。

日出入行

朝出扶桑來，莫入虞淵去，胡不縶馳驅，百歲一朝暮

寄陳華村

玄冬梅半白光接太丘星雪月往来夢溪山長短亭利名成露草行止付風萍三十年来友無如老典刑

秋風

颯然何處起水國不成眠飄樹人疑雨開門月在天漁舟移絶浦雁陣落荒田曉起傷漂蕩蘆花走屋前

言帰

言帰江海上甘向石田畊不愧爲斯世能閒過此生地從隣竹占樹聽野禽争坐咏風濤外南山盡日横

林氏菴呈周鍊師

道跨青田鶴翩翩到此来庭生自家草山有主人梅掃石夜朝斗雨田秋起雷誰知塵影裏清趣似蓬萊

送友之石龍

一杯渭酒勸詩豪楊柳西風拂去袍行路正當金虎壯登雲不憚石龍高水縣岩白驚殘雪日漾溪紅認落桃記取奚囊新得句月三四幅寄東皐

陳珙 字州向 永嘉人 登洪武辛亥第

桃花曲

桃樹去時栽桃花今始開花開已結實郎去尤未回種花莫種桃桃花最情薄繞向東風開又逐東風落

屏風曲

蝶棲石竹銀交關水禁鴨綠玻璃鮮蟠迴六曲抱膏蘭阿環對鏡擲金鐵沈香火煖茱萸烟酒餘綰帶新承歡天風吹露屏外寒城上烏啼楚女眠

湯元善 字[illegible] 平陽人

草堂

憶玆頗有年面埶在經娘辛動有屋廬茂密樹桃李雖無車馬喧僅見兒童嬉勖哉王右軍植果在眾里

又

西疇農事畢簪盍良朋多閒居賦潘岳種樹思橐駝開軒挹凉月對酒仍高歌紛紛青雲士富貴終如何

又

僻處海一隅地遠少林麓素練紆清渠横琴向茆屋趺坐對南山飽食意自足珍重齋居詩要使百過讀

又

雅愛田園居、自領非懦夫、庭前種松柏、期為歲寒圖

方池蔭疎竹、梅月清而癯、酒酣枕書卧、此樂何可無

林希顏 字[illegible] 平陽夏潭人

釋畊亭

耒耜休畊後、詩書樂事兼、芸香春滿屋、燈影夜垂簾

野犢眠幽草、山禽下矮簷、長踈塵門吏、不似晉陶潛

章功懋 平陽人官至興山縣丞

寄張芳千戶

十年讀書不下榻、一日仗劍去從軍、固知抱志逾同

輩、已見論功策上勳、白馬錦衣秋校武、紫闈銀燭夜

論文、相望萬里知何處、江樹微茫隔片雲

東鄭宜中

瀟灑中書舊省郎、歸來兩鬢已秋霜、靜看山色開蓬

戶、醉聽江聲卧野航、詩興每從清興發、宦情何似野

情長、相思後夜知何處、明月蘆花淺水傍

草堂新成

新搆茆堂此日成、秋霜忽向鬢邊生、柴桑正待歸陶

令、瓜圃何妨學邵平、對脈便應栽綠芰、晨炊更喜得

黃精、無才正合藏丘壑、笑向滄浪自濯纓

鄭謐 字公安 永嘉人

舟中偶成

九斗山光拂曙開、西湖水色碧如苔、錦雲十里荷花

蕩、中有漁翁把釣回

牧牛圖

飽飫長林春草間、春風牛背穩如山、一聲短笛斜陽

外、知是前村放牧還

又

草滿前村雲滿簑、雨餘牛背夕陽多、年來識破邯鄲

夢、一任臨風扣角歌

魯時中

題陳元暉屏山卷

好山高列翠芙蓉、疑是匡廬第幾峯、中有幽人讀周

易、柴門常倚白雲封

東甌續集卷之五

張天英 字羲上號石渠永嘉人官

白額駒

白額駒天之駟龍之驤騰身渥洼水上與浮雲馳王良造父不敢御逸氣似欲吞熊彪君不見瑤池遨遊世何補烏江棄擲令人悲大行之山多路岐白額駒慎勿輕受黃金羈

畫山水歌

我有山水癖由来好幽栖十年遊鴈蕩十年遊會稽或言秦皇昔時愛仙術驅石下海如鬼驚洞口誰来斵龍耳驪珠夜照天難曉三峯參差九華老蛟龍鼓浪方壺低醉墨淋漓落吾手咫尺萬里雲凄凄初疑巨靈擘開翠嶽濕馮夷擊破青玻璨又疑劉阮同行赤城下漁舟棹入桃花流對此長歌發幽思便欲着屐来攀躋我家碧山最奇絕綠羅萬丈緣丹梯昨憶金門拂衣去自種青松與人齊幾人欲畫畫不到惟有四時雲月可以相招攜吾負碧山此爲客何異手巢由軒冕行塗泥從吾婦歸来兮

桃塢吟

客鄉遇寒食因作桃塢遊桃塢年年發春色館娃香逕隨東流羅敷採桑隔綠水漁童小海歌船舟三五丫鬟不知醜紫花紅花簪滿頭欲開未開竹傍戶見我白髮陽作羞羞額微破被人笑自言此客曾來否側聞郭陀語此客寧尓留太白老元丹丘玉樽錦瑟春風樓

白雲歌

白雲出千峯飛渡滄海去白下楊花春滿江一夜隨雲化爲絮黃鶴乘之上青天下視蓬萊落何處我作白雲歌勸君一杯酒不見從龍雲風雨飄零作蒼狗碧山堪栖君好歸富貴於吾亦何有

醉時歌

把翠樓前秋日清把翠樓下秋水明海色尋開九峯曉玉樹時作蛟龍鳴主人愛客勸客醉鳳絃欲語杯先行杯上菊花黃似酒碧袖雙歌若楊柳白日飛云紅燭来雨雨玉童爭拍手〻〻咲颯颯〻〻初疑蓬島何異瑤池人生百歲不樂何爲不願鬚再黑但願長

醉如今時、

題吳山釣雪圖

陰冬西北雲、羣物共衰槁、萬雪閙陰崖、青松一何好、
小竹不受風、低回向人揖、節蓓花穹廬、樹壓珊瑚倒、
誰將渭水竿、移舟入瑤島、與時沙漠天、氊旃命如草、
復有轅下車、夜踯藍關道、哀哀鄭義艇、何如洲溪老、
溪老謂余言、貞心當自保、詎知三尺蓑、功成在華顛、

送張學録帰柯山

幽人若明月、皎皎天壤間、忽醒西堂夢、隨舟入柯山、

山中古樹影、照見鬢毛斑、白兔擣靈藥、何時得休閒、
兩兩乘鸞女、咲舞如花顔、長歌紫雲上、仙風安可攀、
因之下江浦、遺以雙玉環、

次韻鼎章宜竹

明年五十人、今年滿頭雪、所憂國與家、中心常惙惙、
鴻雁去復來、蟾兔盈復缺、胡為宦遊者、有此遠相別、
妻子望我帰、帰時在冬月、

松雪上人以墨君見似、遂托興而歌之

海水變為酒、盡醉蓬萊客、驪龍與翠虬、各飲三千石、
寒影行月光、雲氣遊天白、山人久不歸、瑤草年年碧、

感寓

皎皎碧牕女、不顧珠與金、十五弄詞翰、一十能為琴、
琴成鳳凰曲、音響揚北林、雖去嫁夫婿、未嘗同枕衾、
良人遠行役、賤妾多苦心、明月鑒孤幃、白露沾寂襟、
浮雲掩明月、對酒不忍斟、醜老何足惜、但感無知音、
傷彼陽臺北、逢君進荒淫、

病起

出户見青草、始知春意深、行行倦復止、至此庭樹陰、

層雲掩朝日、歸鳥思故林、節序忽已易、徒勞霜翼侵、
幸有樽中物、為吾解愁襟、

送貢仲琦歸松江

幽蘭抱貞姿、結根巖谷中、光風汎爽葉、及此春露濃、
君子既不異、衆草難與同、尚為王者香、含華待清風、
撫琴起長嘆、曲盡情未終、

秋浦送吳録事之吳中

長思秋浦月、今見秋浦人、山中讀書廬、乃與花草隣、
雪山弄明月、歌彼清溪綸、得魚赤金尾、騎上龍門津、

吳頭坐烟艇、放魚歌白蘋、多君如李白、且盡樽中醁、

青山白雲圖

仙人胸有琅球樹、吐作千峯落豪素、峯上蒼蒼一尺
天、峯下雲行亦無數、因憶曾為天帝賓、家在白雲深
處住、白雲如龍飛出山、我亦攀龍躡雲路、青山笑人
不早歸、大笑昔為龍所誤、變化無定踪、飛揚為誰故
試問古共工、何勞不周怒、飄飄巢上翁、肯受風塵汚
安得兩齒屐、載我逍遙步、醉卧青山看白雲、勿嗔老
子來遲暮、

和陳伯良韻代蕩子婦作

美人如花隔秋水、翠髮新鐇鳳凰尾、年年花底醉春
宮、不是盈盈花上鬼、舞衫血色迎風裸、南風北風吹
折枝、誰憐蕩子婦、含顰坐荊扉、夜夜望明月、腦時山
月低、男兒未富貴、徒勞歌戾戾、妾心叩月不自見、顧
照古蘭錦中詩、妾身如蚕不食葉、自然吐出五色絲
字字結同心、無人為持去、夜夢化為蛾、尋君不識處
隨雲飛遍十二峯、夢回日出滄江東、中使傳書呼塞
鴻、少年仙客成老翁、請君歸勸君酒、酒如泉、杓如斗、

庭中桂樹青鸞家、

松屋

四壁青蘿月、長松白鷺巢、山風吹葉下、添覆一重茆、

蘭亭

酒醒風雨濕衣巾、曲水荒涼児莫春、簷外蕭蕭脩竹
在、相逢如見永和人、

鳯夔于山秘監

金谷花香美綵裘、檀鄉雲暖更温柔、客懷不記春深
淺、卧看桃花溪上流、

太液春深綠水濱、後宮爭唱柳枝新、黄金不買長門
賦、醉酒花陰瞌殺人、

鳯于思容御史

春風三月酒如泉、短褐青衫不厭寒、明日吳門驄馬
過、休驚林下白雲眠、

送山東于憲史

曉月中天絳闕開、一鞭雲影下霜臺、山東父老額如
土、日日田頭望雨來、

黃九萬 平陽

村居

幽居無别事靜裏一乾坤自掃鷗邊石誰敲竹外門
落花春水漲啼鳥夕陽村時有清風至凭闌酒一樽

淨明寺

閉門淮水淨一逕入雲間高樹欲無塔千田却有山
鳥啼遊客去花落定僧閑寂寞棠陰晚孤舟載月還

○寓居

借屋城南住清虛枕水涯一橋分驛路兩岸合漁家

僮小能供茗人閑欲種花故園春正早無語怯韶華

鄭氏西莊

偶過幽人宅橋横一水流書聲白日曉野色菊花秋
地僻無喧馬童閑有卧牛淵明千載上此意亦西疇

冬夜感懷

賓館寒生酒半醒小窗霜月照人明山翁不愛銷金
帳一榻梅花夢自清

何汝樵

元旦

臘盡寒猶厲春來雪未乾流年憐易失爲客敢求安
故里屠蘇酒新年柏葉盤嗟哉老兄弟誰與共清歡

王佖

山居雜咏二十首

扶桑日出曉曈曈桃樹花開一線風黃鳥數聲人未
起小窗只在碧雲中

黃綺由來是漢臣商顏隱去紫芝新誰知鴻鵠高飛
日羽翼先成屬此人

柴門掩雨不曾開石逕莓多少客來只有林間雙白

鳥晚涼溪上自飛回

江上船回唱帽郎聽歌長是喜豫胡床等閑濯足清溪
尾水落桃花暖似湯

山居無事聽更籌惟見蟾蜍轉玉球坐到夜涼清不
寐笛聲只在水西樓

岩屋高開翠作重雲深瑶草碧成叢只消雨過看圖
畫何用移舟入剡中

楠樹青青近石樓春明山色上簾鈎道人醉後眠吹
笛長侯蟾蜍出海頭

小閣夜靜撲春蟲山合風聲響石鍾投隱不知身是
客白雲相伴自從容

見説龍歸滄海頭海天風雨洗清愁柴門不出已十
日倚遍溪邊第幾樓

籬邊移菊及春前秋後看花對客筵試問陶潛歸去
日有琴何事却無絃

溪頭雨歇照晴暾起看溪流一夜渾幽鳥數聲山樹
碧白雲依舊掩柴門

山南山北野人家樓上春風吹柳花餵得吳蠶三百

箔村村細雨響繅車

西家女子碧羅裳一對鏍鬟淡淡粧年少才郎重回
首風流酷似駱賓王

早起科頭影不梳門無俗客稱幽居閑凭石几脩文
字偶閲仙人相鶴書

竹逕松林避暑時細泉鳴咽碧澌澌清風一榻涼生
袂坐看苔花長石脂

野人門巷碧雲連雲外松聲奏管絃向晚雨涼持短
笻槐陰深處聽鳴蟬

遶屋青山翠不乾閒向多作畫圖看仙人海上時相
過乞得囊中九轉丹

清狂嗜酒發天和自笑經年酒病多莫向樽前問奇
字只須聽取醉時歌

山根茅屋起炊烟初日曈曈上碧天野老自知明稼
穡教兒貰酒不論錢

漫山雪似春花好草屋蕭蕭只數家老嫗也能知客
意石罋汲水煮新茶

漫成

天上秋風夕清虛占廣寒秋應修月戶折得桂花看

竹齋圖

溪上茆齋幽趣深石牀飛翠玉成林山行白日看龍
化路入青雲聽鳳吟清影隨杯傾碧酒秋聲遶屋亂
琴十年征伐雙蓬鬢客邸披圖思不禁

送葉山人

天台山中春正好早約扁舟獨自歸白屋高眠無俗
客青囊閒檢識深機山雲出谷不成雨溪鳥避人長
遠飛我欲相從問劉阮謾携藜杖叩巖扉

次戴文祥歸田韻五首

歸卧蕭齋老此生懶將心事訪君平投閒自覺襟懐好傲世惟知衰鬢輕雨過滄江雲樹密日高青嶂石窓明十年結詩漁樵約似向林泉太有情

不向燕然問勒銘獨携短策扣林扃避人好鳥銜風去隔水青山照眼明詞翰有時題貝葉釣絲何處拂蜻蜓忘機覓得閒中趣欹枕西窓夢未醒

浣花溪上卜居成投老應兼遯隱名每向樽前搔短髪不隨年少請長纓竹間採藥青猿出石上調笙紫

鳳鳴爲愛高標無俗韻四時風物有餘清

野逕逶迤度石橋娟娟脩竹翠旌搖疎籬曉吠眠雲犬高樹寒鳴泣露蜩袖拂琴絲留客奏香縈銅篆福富飄歸來陶令多清事更向春前種菊苗

老去幽栖還自適詩成應遣和羊何到家杖屨登臨遍田首江湖感慨多草閣正經蘭葉佩水鄉頻聽竹枝歌絶憐門巷塵囂隔有客常從醉碧荷

山中感懐二首

別去山中不記年故人相見思依然蓬萊弱水猶清淺滄海桑田幾變遷天上鳳麟方出世雲間鷄犬自成仙龐公豈解終高隱投老仍耕峴首田

山房清占白雲多溪路灣灣少客過風定小窻飛野馬雨深幽谷長金鵝文書入夜然藜照短褐衝寒扣角歌天下只今開玉局欲憑青鳥問如何

寄兄

江上冥冥雨似烟鶺鴒飛急渚沙圓十年書劍鄒袁老萬里兵戈羽檄傳阮籍途窮空自嘆馮懽貧甚復誰憐天南天北雙蓬鬢漂泊還同不繫船

陳高 字子上行誼見前集

坐嘆

坐嘆黄昏後愁添白髪新清宵誰共語明月自相親江海成何事乾坤只此身故鄉無信息歸計尚因循

避地永嘉

春來日日起西風吹起浮雲過海東花落名園芳草满燕歸華屋故巢空陶潛鮮綬閒居久王粲登樓作賦工舊日交游多白首時時相見慟途窮

得子

傳子雖云晚、昭悚却自今、敢誇萬事足、聊慰一寸心
强保看滁長、箕裘屬望深、家貧遜餅具、惟有典瑤琴

寫懷

狂世慚無榮、歸田且避喧、干戈隨處有、故舊幾人存
市藥扶衰病、持杯慰弟昆、不因來往客、終日閉柴門

征婦怨

征夫出門時、兩臉淚垂垂、把酒勸夫飲、執手問歸期
歸期今已過、更無消息歸、明朝倚樓望、惟有雁南飛

商婦怨

嫁夫嫁商賈、重利不重恩、三年南海去、寄信無回言

妾身爲婦人、不敢出閨門、縫衣待君歸、請君看淚痕

白苧詞

美人裁白苧、製爲身上衣、塵垢不容污、霜雪映氷肌

又

綺羅非不貴、隨時變顏色、爭如白苧衣、着破絲猶白

白頭吟

試聽白頭吟、謾飲樽中酒、古來悲白頭、人情苦難久
結髮爲夫妻、百年期永保、容顏衰落相棄損、何況君
臣與朋友、漢高寬大主、蕭何開國功、讒言一以入、繫
死天獄中、陳餘與張耳、刎頸同生死、一朝爭相印、快
謨誼無比、周文呂望不再見、管鮑結交寧復聞、玄德
孔明若魚水、膠漆孰云雷與陳、斯人自此亦已少、今
世求之更無有、談笑動干戈、那能托身後、聽我歌歌
白頭、勸君飲、君莫愁、日月有時而剝蝕、世態誰能終
不易

小山讀書圖

遠山如藍近山綠、前門多松後門竹、幽人讀書坐石
根、有客挐舟過溪曲、白雲冉冉落壺觴、清風淪冷轂

飛瀑、林泉深處隔紅塵、便欲相依結茅屋

啄木鳥

啄木鳥、啄樹枝、頭紅如血口如錐、終日啄木長苦肌
不心蠹虫如不啄、天生爾禽復何爲、吁嗟乎啄木鳥
佳木蠹盡知不知

高明 字則誠號柔克瑞安人元至正進士爲處州錄事有柔克齋集

○宿先公房曉起偶成

曉雨池上來、微風動寒綠、幽人睡初起、閑向見脩竹

西山帶曾雲隱隱出林木境昇塵自空應澹趣常足
獨坐無語言流泉下深谷

夏夜獨坐簡胡無逸

夜靜坐前軒明月方皎皎天火既西行涼風在木杪
庭除促織鳴涼露下芳草緬懷羇旅人重感歲時老
安得躡空同一問廣成道
夜久群動息境寂無炎蒸涼飈散浮雲惟見河漢明
緬懷塵紛紛喜聲夜氣清安得含所趨白日澹無營
仰看斗柄移耿耿低玉繩天運亦有常吾生何時寧

楊季常約至山中既而不果因以詩寄

仙人海上來駕言遊蒼冥乃逢浮丘伯駐之紫霞城
鳳皇不可招梧桐何青青焉知碧山月期予待吹笙

二

天寒木葉下短景淒其清幽居有所思振衣臨廣庭
仰觀冥鴻飛竟與浮雲逝悵望不可見空山莫雨生

三

秋菊有餘色可以慰幽情豈無一樽酒泛此黃金英
美人久不來歲晏霜露零坐感芳草歇佳期悵未能

題蘭

美人在空谷娟娟抱幽芳長林自荊棘安能散馨薌
借君水蒼玉與我紉佩纕貽結誰人交歲晚無相忘

賦幽慵齋

閑門春草長荒庭積雨餘青苔無人掃永日謝軒車
清風忽南來吹墮几上書夢覺聞啼鳥雲山滿吾廬
安得嵇中散尊酒相與娛

送張從善

四海張公子才華重縉紳蚤從樞府辟已踐屬車塵

通籍聯清禁嚴更列近臣周廬金帳曉巖室玉墀春
馬湩桐官酒熊羆少府珍青冥多雨露黃道煥星辰
往事疑皆夢浮名笑此身馮唐雖磊落顏駟竟逡巡
歲月黃塵老關河白髮新還家見江總舉事識陳遵
春水桃花瀲西風笠澤蓴扁舟五湖客腸斷一歸人
我惜交遊晚相期意氣真冥鴻何杳杳斥鷃自踆踆
斜日橫江路寒雲隔水濵何時謀一醉卜築願相親

題明妃出塞圖

竟寧閼氏出塞垣鞞鼓聲斷淒龍庭邊雲竟與漢月

隔墅草空作春風青漢庭公卿無遠舉却遣嬌妾嫁
虜豈知劉龔與揚楪復把丹青悞人主當時國計
不足論佳人失節尤可歎一從雕陶莫皋立田首不
念稽侯珊綱常紊亂一至此千載玉顔猶可恥蛾眉
倘不嫁單于滅火安知非此水良工妙畫不必觀勿
因一女譏漢元宮闈制馭苟失道时㳟變起非一端
君不見玉環自被胡雛汚豈是丹青解相誤

○桶底圖歌

方壺圓嶠溟海東金銀樓閣靈芝宮三千水弱不可

度雪浪自與銀河通甜波倒浸琪樹碧水崖壓斷珊
瑚紅我昔馭氣行鴻濛從以瓊輿挾神公下尋麟洲
蹈瑤草大扣石室呼喬松釣竿忽引六鰲脚牽連贔
屓搖崆巃洪濤歘蕩山欲碎老鵝飛去搏喜空九原
丈人恠狡獪謫我塵世栖樊籠別来無書寄青鳥碧
桃開落千春風公從何處貌此本尺木備盡雕鏤工
湯盤孔鼎浪自古昆崙玄圃能無同僵顛顛度走祈
岳再拜不敢窺神功恍然頓醒昔遊夢已覺思入寥
天中琳姬玉女想不遠依背襟佩飄玲瓏波濤若動

雲欲起玉笙吹曲来青童手持竹葉招我去片颿直
造三神宮

○西湖葛嶺瑪瑙寺僧芳洲有古琴二一名石上
枯一名雞賓鐵為賦詩二首

葛仙嶺上瞿曇宮老僧雪眉雙瞳青琴久蓄疑識
古云是陵零水邊石上之枯桐憶昔蛟龍宅其溪霹
靂斬龍樹亦死道人作琴傍水彈幾夜湘江泣帝子
延来居我瑪瑙坡聲價壓倒伽陀羅嵇心羊髓妙相
得有耶不聽西湖歌松窻茶屋夢初醒別鶴凄凄慈
烟嶺隔水通仙夜不眠聽畫梅花山月影

師琴名以雞賓銕豈是七絃專一律古来聲律商與
宮一百四十四調始於一又聾古銕能解音何况聖
人所作之雅琴琵琶繞閑銕自躍萬物豈不通琴心
憶昔重華為民鼓拂拂薰風吹下土九官珮玉和鏗
鏘鳳皇来儀百獸舞無情相感若有情蜀山欲破銅
先鳴從今却笑陶淵明明為不取弦中聲禪欄葛竹
淨塵垢月出西湖照幽牖此時請師為鼓一再行試
聽還有銕聲否

題畫

秋山積雨清浮埃曉日照耀金銀開草堂陰深冷竹樹石梁滑澾歌莓苔千峰蒼翠淨如拭白雲不放楓葉赤何人艇子出清江水落山高如赤壁昨夜天寒霜露零幽人不歸猿鶴驚孤松三逕依舊在僮僕正遲陶淵明

○題畫龍

何人呪縮昆明水一夜蹊邃紅葉起銀河捲上洞庭峯橘樹寒烟秋色裏恍如陵陽竇子明又疑句曲茅初成淋漓元氣無青冥馬鬃搔動天瓢傾乾坤萬里蘇旱暍草木無言生意悦歸來高卧碧潭雲獨把神珠弄明月

○題畫虎

秦宫獸王忽變神似來尋陽訪石人黃公赤刀制不得孔怒驚倒衰將軍固知兩脅横乙骨莫令雙耳多生缺黃盧風緊殺氣寒嘯聲撼動炼山月山空月冷不可留人間苛政皆爾儔蹤跡亦欲渡河去劉昆宋均今有否

題蕭翼賺蘭亭圖

客舟夜渡中泠水空山不見羲之鬼驪珠飛去龍夜驚月落空梁僧猶起銀鈎繭紙歸長安蓬萊宫裏人爭看一朝風雨暗園陵玉匣捷碎昭陵寒龍眠畫手不暉筆當時曾笑蕭郎失至今二子亦何在久與蘭亭共蕪沒人生萬事空浮漚走舸複壁皆堪羞不如煮茗卧禪榻笑看門外長江流

○白紵篇送顧仲明

吳中二八深閨女生來不學唱金縷纖纖素手青燈前織得寒機成白紵裁縫熨貼為君衣春天衣着生光煇明珠為璫璧為佩同此素色無相違一朝送君江上别歲晚関河積風雪生知白紵不勝寒但喜君身常皎潔君不見東隣少婦織錦工織作步障圍春風春風一去花草歇金谷寒蛩怨秋月何如潔白長相守尊中有酒為君壽人生温飽不足多吳王宮東家着綺羅

吳中會宋行之庫使時貢金北上

樓船曉泊蘇臺下官舍梅花暖欲開千里關河同客

思二川風雨送杯黄金壓馬日遣去綠樹迎入天
際来後夜思君望天北使星應合近三台

寄月彦明省郎

揺落關河萬木空征途日暮感飄蓬天寒為客吳江
上夜雨讀書山寺中伯樂何時過兾北楊雄謾自賦
河東黄塵冉冉貂裘老殊媿南隣桒苧翁

送朱子昭赴都

西陵潮落船初發念子辭家去覔官直欲持書上光
範不妨賣藥過邯鄲黄河雪消水亂走紫禁花濃春

尚寒如此江山足行樂莫將塵土污儒冠

寄屠彦德并東倪元鎮

水驛燈明漸掩扉雨中何處暮山微蕭蕭落木征帆
過漠漠長河一雁歸歳晩仲宣猶在旅年来伯玉自
知非久拚華髮添青鏡未許淄塵上素衣
故人今作祗陁客想見天寒尚倚樓江海莫雲多舊
友關河夜雨有孤舟桓榮學業仍稽古李廣才名不
得侯何似雲林倪處士焚香清坐遣忘憂

送蘇伯脩叅政之京兆尹任

日月垂光照海濱東南聲價属儒臣九天雨露金鑾
重萬里山河玉燭新田埜年豐催貢賦江湖秋靜息
風塵此行宣室須前席賸有嘉謨為上陳

林東愚

秋興

落日江城動鼓鼙故山千里轉逶迤謝安舊宅空丘隴
迹尼父餘風異昔時苜蓿秋高戎馬健海門日短雁
書遲客窻兀對黄花坐雲漢悠悠起暮思

林子森

夜泊偶成

月色比江水灘聲似海濤西風終夜發北極異天高
匣吼新磨劍囊盛舊賜袍叨恩媿無補行役敢辭勞

鎮遠道中

行盡荒林晩未休鷓鴣聲斷碧山秋逢人為問前程
路九十長亭是貴州

東甌續集卷之六　　續後集

季應期 字均觀號恥菴又號茵翁瑞安人

寄趙太虛

仙人隔滄溟手弄青桐枝身披赤鶴裘脚踏銀蟾蜍因我遠別離贈以雙紫芝光輝照落日馨香被髮眉再拜謝仙人願結蓬萊期

淵明圖

吾聞靖節翁不尚名與利山童酒一壺中有千古意畫工寫丹青不寫酒中趣東籬有秋色南山有佳氣長歌歸去來陶然北窓睡

寄朱彥明

我向鹿巖成小隱君從浦口駐蘭橈華池水暖生金薤靈谷雲深長玉苗江上懷人春載酒花間留客夜吹簫自慚世道渾無補雪鬢霜髯已半彫

鑑湖秋色

千秋觀前風日美綠樹蘢寒隔煙渚苧羅仙子開寶奩露出青銅三百里芙蓉落盡新粧面露柳烟蕪結深怨珎重當時賀季真詩思年來更清婉

寫懷

露下芙蓉偏有恨風前楊柳太無情自憐不及王孫草水北原南任意生

小齋

蛛網掛空山雨晴溪頭水暖釣絲輕小齋無人白日靜卧聽隔林雙鳥鳴

偶成

長洲宮苑日初曛越女盈盈玉雪新脂粉不施猶自好却憐多少效顰人

寄吳彥升

積雨連朝過客稀亂紅墮地綠陰肥江南祇是歸時好水遠孤村燕子飛

惜春

一宵風雨送韶光愁殺嬉遊馬上郎鳳鳥不來梧雲老滿園蝴蝶菜花黃

僧益侑 永嘉人

閑居偶成

亂山深處卜幽栖獨木為橋渡小溪春雨桃開憶劉

阮脫山蕨長慕夷齊尋詩偶過石梁北待月還思天
柱西爲問昔人成底事十年騎馬聽朝雞
入問紅日易西斜機巧施爲且莫誇剖出無瑕方是
玉畫成有足即非蛇拳伸夜雨青林蕨心吐春風碧
樹花世念一毫消不盡功名捷逕在烟霞
白雲堆裏埋頭久地老天荒摠不知樵逕有霜尋藥
冷石囱無月了經遲青羝北海憐蘇武黃犬東門歎
李斯萬古青編在天下流芳遺臭更尤誰
千載繁華一彈指區區朝暮欲何爲黃金百鎰有時

盡白髮一莖無藥醫蕉下謾勞尋覓鹿海中誰辨接
盲龜西風入夜天如洗人在南村夢正癡
人生不滿一百歲今是昨非無定名天下自來輕兩
臂世間何事重連城龍亡大澤羣鰍侮兒盡平原走
狗烹一曲紫芝眠白石何須持地憶初平
即今休去便休去何事却求身後名世亂孫吳謀略
展才高屈賈是非生濤中斷木千年恨海上浮槎萬
里情誰識孤禪涼月夜松根一片石床平
一瓢飲澗碧雲涼老桂吹香滿石床未熟黃粱猶是

夢偶觀書鏡自生狂人無靈知方逆詐物有奇材始
受傷手拍長松發長嘯戰爭三月火咸陽
步步躋雲入翠微剪藤就樹結茆茨道存顏巷一瓢
樂力盡楚歌千古悲平地起波方是險連雲作棧未
爲危此生自許無他計長與青山綠水期
一逕欹斜住蘼蓬半籬紅葉倩溪春山中有客見真
虎世上何人識臥龍秋竹萌芽穿斷石老藤行蔓上
枯松晚風斷送雲歸盡聽得原西寺裏鐘
亂峯環璧不知重殘日蒸霞映岳紅數有廢興秦失

鹿物無得喪楚亡弓虛名萬事雪填井幻影百年繩
繫風回首天台舊遊地倚松看瀑石橋東

陳彥卿

○古節婦吟

結髮常恨遲離別一何早感君一日恩思君千里道
下山采葵藿上山采蘼蕪蘼蕪妾自佩葵藿將寄夫

○轆轤怨

汲井汲井水深露冷羅袖半濕引長綆誰言妾心險
明珠長遠身誰言妾孤苦寒影長相親妾情如輪轉

日夜無停軌。郎情若斷綆。一去郡可續。井水深尚可
測。人心對面千里隔。

○關山月

關山月。不常滿。戟背如山秋草短。年年雁門戍。反期
恒不返。鴻雁如雲來。邊人音信遠。妾心甘如月。影孤
郎心富學月。輪轉關山月。妾腸斷。

長夜曲

寒月無光衆星小。霜花照人夜如曉。雁聲墮地天茫
茫。拔劍四顧心飛揚。荒鷄一鳴天欲旦。妻子牽衣勸
加飯。

次王伯宏山長赴金陵

掛席南風萬里遙。故山高隱復誰招。虛名已信如朝
露。離恨難堪逐暮潮。玉樹歌殘春寂寂。鳳臺人去夜
寥寥。興亡自古如塵土。不用登臨弔六朝。

次陳子尚感懷韻

江海漁翁何處尋。扁舟十載棄朝簪。風塵空陂雙蓬
鬢。鐵石誰知九死心。南紀雨晴妖祲合。中州春暖憂
雲深。艱難好建安邊策。莫學新亭淚滿襟。

夜集得桐字

客裏看明月。秋來愁更多。故人有美酒。今夕且高歌。
移席連榕影。斑荊坐石坡。醉來忘夜久。白露滿庭柯。

章惟初 平陽人

○明遠樓爲吳子中賦

樓居突層霄。自開俯八極。蓬萊與崐崘。蒼翠在几席。
延陵公子瀛洲客。日日凭闌看秋色。浮埃滅盡月輪
飛。萬里茫茫海天碧。

梅顒 字昌年。號雲庵。永嘉人。以明經薦任都昌主簿。遷婺州判官。

秋興

十年羸得鬢蕭騷。萬里歸來一布袍。只欲求閑消暮
齒。可能謀利計秋毫。芙蓉露冷蛩聲切。菰葭霜寒雁
影高。安得盡攜妻子去。碧山深處聽松濤。

○四時詞

蕭疎竹樹與簷齊。淺淡桃花隔小溪。絲竹已隨春夢
斷。綠陰深處聽鶯啼。

松下桃呈酒半醒。石根流水碧泠泠。片雲將雨自奇
過。分得新涼入研屏。

黃葉蕭蕭獨掩關屏風小幅畫江山酒醒夢入湘雲
去不管秋聲在樹間
一曲樽前喚翠娥笑攀琪樹玉坡珂熏籠熾炭羅幃
煖不覺寒威入夜多

看山

江上青山不易看道人心迹本清寒也知不入時人
看自取瑤琴對月彈

孫允和 平陽人

小景

水天一色磨青銅湘簾半捲來香風池亭六月不知
暑碧筩勸酒猩猩紅人生得意須盡樂處處清涼勝
河朔碧簫聲斷彩雲飛坐待冰輪生海[illegible]

牧牛圖

一生不慕五羖皮扣角不向南山悲烟蓑雨笠各自
持岍邊水際長相隨平坡細草青青短睡起不知紅
日晚歸來飽飯向紫門世事興亡都不管君不見高
車駟馬多憂危慎勿窺此雙童兒

林詢 字復言 號白庵 永嘉人

題蘭

幽居種猗蘭叢生滿堦庭英英異凡卉春夏常青青
白露被高崇天風送微馨采采紉佩纕中心感幽貞
婉孌桃李花灼灼含春榮終然一娛目臭味難合并

夏夜

微風動林杪涼月透羅幃幽人不能寐攬衣步前墀
墀前列佳木綠葉含素輝上有羣烏集儔匹相因依
莎雞草根鳴踈螢度林扉物情各自適巨細無或遺
嗟予處蝸循惻惻恒苦饑違年厭征役[illegible]
干戈尚滿眼風塵暗旌旗俛仰守窮[illegible]

古詩

團團青銅鏡皎皎懸高堂妍媸不容掩妖醜何由藏
云胡日未久遽爾易其常浮埃翳如霧蒙蔽滅清光
猶如暗中窺不復辨毫芒何當重拂拭再覩百鍊鋼
物態固如是令人重心傷

徐宗起 平陽人 中洪武壬子鄉舉 授本郡學教授

釣魚圖

雨餘媛木潤水滿溪魚肥但知隱居樂豈憂生事微

原缺第九、十葉

暹羅之國濵海東梯航罕與中華通傳聞
聖人制六合擴誠効職来朝宗萬物充庭盛筐篚大
貝南金誇侈靡况其獸兮擾且馴狀類俵㒖更奇詭
金天孕質毛色純皎如霜雪潔纖塵目炯流星鼻㔙
玉晃搖素練長於身按圖考載籍以名爲彔不然兹物
於世不恒有鍾繇詞賦徒虛傳
聖人德澤洽萬類爾喙息跂行穩生遂白象騶虞迭獻
祥赤兕黃犀皆能娩神獸之出當　明時遐邦亦爲
皇覺瑞吾

聖世鐵豈寶物但願遐邇皆雍熙

送符中書省覲還海南

蒼虚池上客拜別忽南還驛路秋風裏親庭瘴霧
重衣深雨露征旆拂雲烟萬里從兹別知期又隔
年

送山界成布政告老還鄉

分鎭新承寵投簪即賦歸功名雖實跂事業半生
違春水迴蘭棹山雲護竹扉靜中應有趣俯仰證忘
機

竹石

珊瑚凝霧濕翠袖倚雲寒一段瀟湘意扁舟帶雨看

題味菜軒

射雉資調咲烹熊起禍機何如茹藿者義勝脅能肥

虹見感而有作

連日陰晴戰未降曉看虹復射西窓農人憂旱仍憂
雨安得均調溥萬邦

悶雨

淫雨連朝未肯休早禾狼藉未全收憑誰借我黃金

彈弾殺林間逐婦鳩

題長占烟波圖

家住東吳第幾洲釣船長泛五湖遊此身自許閑中
趣一任時人咲直鈎

題四景山水

晓起軒窓面面開亂紅如雨洒蒼苔呼童淨掃林間
路有客湖南載酒来

江上群峯擁翠連江頭喬木散晴烟推蓬坐看飛流
詩思清如孟浩然

原缺第十三葉

雪窩為苗修誤題

一從草制入金鑾遠舍梅花夢象春雲母屏開春欲海水晶簾捲晝生衹寫真賴有湯揚筆題牙誰登李杜壇香影一聯吟未足不知新月上闌干

題尚睦墨竹

帝子遊仙去不還杜鵑聲裏淚斑斑九疑雲暗迷芳躅風起猶聞響珮環

尚睦山水

樓閣凌虛敞參差倚碧岑小橋流水遠幽逕落花深步屧隨春色緣崖坐夕陰徘徊不知晚風露濕衣襟

送孫登吉下第

霜蹄暫蹶莫辭難折柳京華春又闌炫目競誇新蜀錦聱牙誰識古殷盤流光過眼須頻惜搏酒逢人且莫歡上國年年花似錦着鞭須待再來看

秋月歌

清飈颯颯流金商廣寒桂子吹天香踈桐滿地散金影沆瀣浮空生夜涼金波穆穆湛清鏡光射林烏栖未定譙樓雁度漏聲寒莎草蛩鳴人語靜美人危坐氷壺中寬如秋水開芙蓉文章五彩絢丹鳳劍光三尺飛青龍湖海經年不相見見月猶如見君面今宵人月兩團圓一笑相逢諸凤韻開搏再勸金巨羅愁懃索賦明月歌明月團團有時缺人生會少離別多後夜消消秋水隔翹首天南望天北青綾夢破楚江深落月空梁正相憶

陳仲能平陽人

織布謠

柴門半掩風淅淅破屋寒生四無壁老妻呵手拈寒梭凍絲零落那能織一梭一斷還一泣織到殘更不盈尺布成早得官債償寧使兒曹無飯喫

釣翁歎

江頭風起波揚瀾老龍不飛江水寒大兒鼓枻小揚帆輕舟棹入波濤間得魚沽酒且莫歡留魚賣錢充輸官南隣老翁課不完連遭刑法良可歎

陳輔卿平陽人

遊雲巖寺

古木栖雲寺遶山老僧趺坐白雲間烟霞有路時通

屐鵜犬無聲晝掩關泉下碧浸春漪々花飄紅雨曉
斑々我來偶爾聞清枕爾興何妨數往還

劉現 字朝紳 永嘉人官至[illegible]

答潘景昭用韻

伏枕心通苦逢君眼倍明百年貧有分半[illegible]
久羨文章手終登館閣聲暮雲春樹隔千里重關情

江心送別

我愛中川勝常思一葦通潮聲喧萬馬杏影浸双龍
江濶涵秋月雲深隱暮鐘々石成遠別鄉思逐飛鴻

次兄述懷韻

門巷參陰綠轉濃此身猶困冷寒中黑頭每為詩添
白病頻惟憑酒草紅孤枕鳥啼三月雨空庭花落五
更風西街賴有吾兄在骨肉由來一氣同

樓景齋覽三山道八福建叅

竹林深處圖為劉中舍題

鷓鴣啼歇山雨晴湘筠翠滴寒烟平萬玉蕭々風在
戶雪香墮地春冥々月明如霜夜方永瓊滴無聲酒
初醒林深不禁秋思多丹鳳歸來碧雲冷

泉甌續集卷之七

張壚 平陽人

長相思

長相思在朔方繡簾風動桂花香深閨愁絕白日長
蜀琴懶奏雙鴛鴦良人赴敵臨戰場塞草白骨如秋
霜天長夜靜魂夢苦太行山高結羊腸長相思妾心傷

繆仲林 平陽人

客夜

城頭燈影寒鴉數聲悲咽東歸一葉舟夜泊松江雪

杜仲之

感興

我昔搓長絲擊彼渭川竹直鈎魚不吞何以充吾腹
世心苟無嗜藜藿亦自足寧便不得魚我鈎終不曲

永康道中

家遠勞行役歸心雁石邊洞雲含曉雨溪碓轉春泉
山疊疑無路地平猶有田紫芝芽正茁黃綺去應還

過草堂寺

林麓陰廻護草堂土花吹雨綠侵廊泉通石洞琴聲

細竹掃春雲鳳尾長縱酒不嫌羈况惡加飡自喜此
身強山人一去無消息猿鶴聲中正夕陽

烏夜啼

烏夜啼天未曉寶帳籠寒繡鴛繞香銷紫被清夢多
秋冷銀屏燭光小錦綉不如野花寒霜風吹謝宜男
草

鄭岑字起深

餘姚送友

天畔逢君晚日暮過黃昏紅塵難久客白髮有慈親

鄞水山連越台州水繞閩有懷歸未得傳語故鄉人

山中

書劍幽栖長薜蘿江湖清興阻干戈山中白日人不
到陌上青春花幾何海燕遠來還擇主林鶯遷轉却
高歌曉看溪水微生綠想見東風大液波

劉氏甚雨中惟

風急落花紅滿林孤村月色晝沉沉一百五日寒食
近七十二橋湖水深世路難行甘屏跡鄉關入望苦
經心古今無事知多少梁父一詞常獨吟

九日

雨裏重陽倍憶家故園久負看黃花光陰荏苒兼葭
老骨肉東西鬢髮華貧未授衣更白苧狂因醉酒落
烏紗鄉山四萬八千丈天畔小樓登望賒

周詢字子問號退翁永嘉人

題瓜菓

道人惟木食不識大官羊客至羅瓜菓淡然風味長

題畫

長江山頭楓樹林林中茅屋閉春陰脩琴賣藥不歸

去白雲滿地蒼苔深

題菜

此色不可有此味不可無端居思古人撫事成長吁
菜園一踏破誰復念其初世間有鄙夫宜復觀斯圖

題蘭竹

托根未得所荊棘乃同林不有此君子誰能知我心
山川濃清靜風雨湘江深惻惻抱芳意紉佩何由紊

題青田謝知縣廉仁卷

高卧東山不計年起携琴鶴下芝田四知暮夜渾無

晁百里陽春䌫、倒懸虛室塵埃生、乍覩閑渚風、日暮
蕭鞭石門山水、還依舊虞樂詩成又幾篇

題大年畫

纖毬吐艶胭脂暖、瑤草風膜綠芬短、幽禽踏動珊瑚
枝、一聲啼破春光滿、張敞畫眉新様淸、顧影自愛黃
金翎、竹花不實零露曉、目斷孤鳳雲冥冥

林學正陶峯書屋

問訊先生舊日廬、別来幽事近何如、娟娟竹色連苔
靜、淡淡烟光隔樹踈、萬軸牙籤雲氣溼、一包燈夫雨
京初男兒讀書期致用、不學山中陶隱居

海棠黃鸝

金衣公子踏彩雲、依稀夢入陽臺春、銀燭高燒芳夜
短、綠紗帳狹東風暖、嚶嚶曾聞来友聲、于飛猶愛花
香亭、還喬出谷能忘情

題經畬齋

氣作畊牛志作鞭、聖經賢傳揔良田、力勤但使無蕪
日、收穫當期大有年、學稼奚容樊氏請、揠苗然若宋
人然、從來說食難充腹、實地工夫尚勉旃

牛圖

平原蕩蕩春日遲、春草沃露凝如脂、劉氏牡丹天下
奇、花開不受春風吹、行行坐賞娛聾癡、手弄鸜鵒忘
朝飢、南山白石長離離、長夜漫漫歌者誰、世間何物
黃金羈

題張師夔所作木石圖爲潘行人賦

珊瑚出海枝撐空、老蛟抉石雲玲瓏、鮫綃古色生莽
蒼、雙髯欲挂寒梢東、張公昔年官南服、揮毫尺素如
尺玉、何從得此秋一幅、蕭颯陰風動林屋、請看鉄
苔蘚株、輪囷豈比莊生樗、萬牛回首不易致、明堂梁
棟今當需

鮑恒 字宗之號雲石樂淸人

冬夜客舘偶成

偶宿山家薜荔房、酸風冽冽夜蒼蒼、幽人不厭衾如
鐵、贏得梅花入夢香、

又

蕭蕭孤舘四無隣、霜氣稜稜徹布裀、僵卧不知山月
上、一林松影護吟身、

曾瞻字■瑞安人秦府伴讀

古鼎為胡内翰題

汴汴休問幾春秋款制宜從上古求足立似分吳蜀魏篆昏難辯夏商周塵埋科斗朱斑淺土蝕銅花綠點浮嵌重不殊清廟器會須拂拭獻宸旒

陳肇字光言永嘉人中解元登進士授知縣

暮春感懷

載酒歡遊事已非江頭春色漸霏微留人檣燕呢喃語度水楊花撩亂飛久客每憐時節換故園無奈信音稀輕舟未解沙頭纜愁倚孤篷對夕暉

戴時雨字伯時號錦舟永嘉人由舉人任訓導

次韻吞林鎮東

别西山歸去情偏惡強自高歌託醉狂問訊行舟來合水之瞻初日候東方阮生豈為窮途哭蔣詡應憐晚徑下有約重尋松下路短簫吹月據胡床

九日

盈盈白玉丹粲粲黃金蘂休問此何時重陽今日是

趙詵字尚睦號雲庵永嘉人永樂中由鄉貢任州訓導

應薦不偶途中作

淡日流輝到小航夢回孤枕轉淒涼自慚燕石非真玉還望并州作故鄉眼底交游皆楚越胸中事業付衡湘思家不得平安信目斷飛鴻去路長

憶東山舊居

我有藏脩室蕭然一磬懸短籬依曲逕白石逆清泉老鶴無人侶閑花只自妍如何羈薄宦吟傍楚江邊

又

茆屋東山下逶迤一逕深蟬云無仗物聊足伴清吟事被徵名縛頭憐白雪侵何時遂歸隱攜酒對雲岑

葉錫字元圭號葵庵宣德庚戌進士任東吳知縣考課為天下第一賜宴陞寧國知府

元夕賜宴應制

銀燭通宵照五城九重寒漏寂無聲樂從霄漢空中奏人在蓬萊宮裏行大樹光騰春色好金蓮花映月華明小臣何幸清宴稽首歌詩頌太平

吳萬里平陽人

杯羹嘆

秦皇虎噬亂人紀書灰未冷塵先起斬蛇年少真天英赤旗一舉兵如雨項家粗豪劍滿腹賈勇乘騅夜逐鹿鴻溝不作漢楚分格鬪存心恒自足太公陷身臨鼎俎暗擬乾坤盡歸楚劉郎誓作萬歲圖太度胡爲忘父母是時號令當力爭忍言分我一杯羹假令天意隨反覆至今漢水何由清覽茲撫卷重太息人生不學真無術重華大孝老不渝萬古高風有誰識

老農

連朝山雨春風顛纖纖土毛生綠田壯男從軍守邊

海阿翁衰老畊寒烟慷哉古帝致仁治萬國銷金鑄銅器廢門白首歌且謠笑脫青衫典春醉

吳以耘 平陽人

有感

淩晨啓明鏡兩鬢飛秋霜娟娟璚樹枝秀隔崐山陽石上楚芳滿采之爲佩纕東風雁飛盡尺素無由將山蒼蒼水茫茫美人不來空斷腸

春思

閨裏無處着春情花影當窓亂月明酒力乍消風力細玉簫偷按鳳凰聲

葉義周 號碧窓永嘉人

月夜泛舟

月色晴鋪萬里秋笑呼小艇泛中流一天清氣生吟榻萬頃寒光逼醉眸已有風情如鑑水却疑身世在瀛洲隔城聽得笙歌奏知是誰家倚畫樓

周旋 字中規號畏菴永嘉人正統間 廷試爲天下第一官至左春坊庶子

送張黃門往南畿

三五星未沒青驄駕言征籍籍祖道傍悠悠遠行程

陽田雪初霽春意忽已生黃門地清要彼此同恩榮求言在茲日況復須老成勿謂 君門遠不學葵藿傾往矣宜勉旃慰此惜別情

宿紫虛觀

薄暮遊仙館天低逼少微地偏人到少仙去鶴來稀遠岫收殘雨深林翳落暉久因簪綬絆容與欲忘歸

送義士朱彬寬南旋

紫陽有雲孫世居松臺陰讀書不求官恥與時浮沉

吾

皇君萬方恒以民爲心，夫何犬羊徒，妄向邊陲侵。

詔勅北府兵，一皷令就擒。予懐天下憂，重義不重金。

傾貲助邊餉，疋馬行駸駸。邊塵既淨掃，惝然思故林。

故林渺何許，遠在甌江潯。嗟予忝同里，誼托金蘭深。

相送出灤河，判袂情難禁。有懐須細論，有酒須滿斟。

明朝錦帆遠，空對雲山吟。

方士宜 平陽人

○丹陽會友

南去雲陽驛，匆匆愧梗萍。停車松下路，呼酒柳邊亭。

雨漲春潮綠，山連曉岍青。數聲啼鳩起，偏動客邊情。

劉翼 字容直，號古愚，永嘉人

題陶穀小像

煌煌使者出金鑾，南國君臣孰敢干。畫得葫蘆依樣易，贈之芍藥傲情難。韓家凉露先欺柳，陶逵光風偶況蘭。誰謂一時些子失，清名千古愧儒冠。

薄薄酒

薄薄酒，宜合歡；粗粗布，宜救寒。先生弊廬真易安，勝

如阿房宮室高嶒屹。先生團團旭日盤，勝如驕其妻

妾人乞墦。金谷琦樓十二闌，章臺駿馬黃金鞍，亦有

命。馬不可干，吾非惡彼甘鼇酸，企馬不及徒遠覌，是

馬不掩徒大言。不如謹德無苟難，平步進取方寸寬。

其他從天所降，萬事皆等閒。

春夕同王文育會陳怡珙宅用子直韻

冠盖如雲集，樽罍北海寬。月移花影轉，更定燭光寒。

王粲詩方就，陳思興未闌。夜深清不寐，坐月共盤桓。

章綸 字大經，樂清人，登正統第，授禮部主事，陞郎中。景泰間以言修德弭災十四事忤旨下獄，箠楚幾死，會天變得少緩。比英廟復辟，陞侍郎，卒贈尚書，謚恭毅。

賀石都帥

鈍矛丈八奔先驅，錦裘繡帽光陸離。天河昨夜逗中駟，桃花赤驃風前飛。江東坐鎮奇男子，蒼鷹白鶻乘颷起。風霜不碍驚花春，腥波却飲鯨鯢雨。英雄騰氣空人間，玉帳勳名當等閒。好將滿月琱弓手，[illegible]取明年金印還。

林補 字翊，號遜志齋，永嘉人，登正統第，授翰林院編修

送陳翰林致政

白髮老儒臣承　恩出
紫宸文章鑄國史詩律紹唐入湖海星霜久郷關夢
寐頻歸来應在即尊酒日相親
黄来（字以載號大雅山人官至太常少卿文簡公次子）

題竹送張廷評致仕

明月出東林照我青琅玕丹山有靈鳥啄食栖其間
霜落海天碧風生山逕寒歸来無高節樂只以忘飡

題黄少卿養正所藏墨竹

我憶容臺卿共直絲綸閣隨意寫湘雲秋聲座中落

陰風吹龍沙晤對久彌篤含悽撫斯圖精神宛如昨

用韻答同遊諸友

綠水平臺外東風六草亭聊為醉守醉不作楚人醒
雲露千峰碧春歸四野青吳歌何處發讓倚船樓聽

寄廷瑞員外

孤直下　鷺被離愁牽若何燕雲天際盡吳樹雨中
多潮送江聲去雁將秋信過不須論往事强健且高
歌

挽鮑處士

一自西山罷採薇籃中塵滿芰荷衣苔侵虛榻閒悉
慢花落空階自掩扉滄海鶴歸沈曉月赤城霞歛淡
晴暉懸知冥漠江天外從此無人望少微

送羅司務之南京

五月梅霖生嫩涼官河水添三尺強畫船撾鼓向何
處白鷺洲接江天長鍾山青青石頭古龍盤虎踞眞
天府太平四海正為家翠閣珠簾歌舞酒酣副
雙耳熱新亭莫歎江山別壯年努力事功名一郎鵷
雛待提出

董瑨（平陽人）

宿遷八景

宿豫早春

淮陽昨夜東風早曉来吹綠平原草陌頭細柳帶金
枝萬戶千門覺春好仙人試策藜眉驄興來沽酒平
東家欲從何處訪春色南園桃李開新花

峒峿清曉

天鷄飛上扶桑樹峒峿蒼翠連烟霧溪迴柳暗春花
明行人彷彿桃源路我来乘興追仙蹤排雲直到東

南峰四頋茫茫海天潤乾坤萬里開雙瞳

白鹿漁歌

平湖秋水清且閑長天影落蒼波間白鹿漁郎棹歌發荻花吹雪秋漫漫玻瓈萬里浮空翠一葉中流不知處餘音臭臭天欲暮金烏飛下西山去

蒼基蓮唱

蒼基水色明如鏡南風不動荷花靜蕩舟采蓮誰家妹荷花紅粉光相映菱歌清唱聲悠悠見人還復含嬌羞須臾日暮遠舟去郎君馬上空回頭

龍泉夜雨

雷公夜半聲喧闐江中吐氣成飛泉腥風吹作半空雨蕭花細落空階前洒竹蕭蕭欲成雪竹屋寒燈漸明滅江南客子未歸來夜深歌枕愁如結

馬陵秋月

西風捲地烟雲開海月飛上青天來六合茫茫夜如晝馬陵山下猿聲哀將軍深入中山道誰憐白骨埋秋草英雄千載水東流長見山中秋月好

草堰晴雲

壟頭夜雨閑新晴田家父子勤春畊黃犢前驅疾如馬白波滿地如雲生普天之下皆王土力田終朝豈辭苦西風他日値秋成禾稼如山積場圃

梅村煮雪

梅村昨夜飛寒雪梨花淡映梅梢月花邊野客詩思清折足鐺中煮瓊屑功成九轉飛丹砂須臾滾出黃金芽七碗翛翛毛髮爽乘風便到仙人家

方本易平陽人

淇之水

淇之水清且深銀蟾萬里開春陰美人鳴笛于彼中林青鸞飛舞若亂吟宮商極爽耳不似人間音薄言聆之實獲我之心

淇之水流沄沄翠光瀲灔浮湘裙美人持竿釣于其濱金鱗不食思離羣好風天際來大上晴空雲薄言歸之秋色何可分

荷花水鳥

記得當年過鑑湖藕花深處浴雙鳧眼前圖畫分明是只欠扁舟載老夫

王賓字主賓號怡菴樂清人由鄉舉以武岡學正

過黃陵廟

水落湘江九曲東巍巍古廟屹西風重瞳久已迷舟轂二女今猶儼翠容古砌草酣寒露碧平原樹帶夕陽紅停舟偶爾詢遺事恭對巫山十二峰

登小姑

舟移彭澤渚遙度小姑山樓倚霜崖外鐘鳴水竹間浪花迎客棹雲氣護仙壇乘興登臨罷天風兩袖還

全伯遜平陽人

採蓮曲

妾家本在橫塘住畫橈楊柳門前路晚來喚取木蘭舟畫槳隨風採蓮去向夜歸遲夫婿嗔妾前致語良有因採蓮不覺舟遠洩採蓮房採蓮蓮房採得憐多子蓮蓬團團擬相似

陳德慶字仲斌號白雲山人永嘉人世居茗奥

暮春自遣

春雨厭厭十日泥隔林長日叫山雞溪頭新水綠初滿屋外垂楊青未齊消日酒杯寧有限關情詩句却無題小窻睡醒無餘事閑理絲桐到日西

陳文字彥章號朴菴官至部指揮致仕有朴菴稿

嚴灘遇友對酌

幾年湖海別今日宦途逢對酒孤舟裏看山兩岸中水流莎草碧花落釣臺空慷慨休辭醉人生幾會同

舟次富春驛下懷胡大恭拱之

宦遊湖海上幾度釣臺過積雨迷芳草孤舟汎碧波客程行處遠雲樹望中多借問淳安客興居近若何

挽崔僉衛

棘門推老將豐鎮氣如虹一日豪華盡平生事業空凋弓懸夜月寶劍掛西風地下應無憾承家有阿蒙

挽江心輸上人

三年遊上國一夢入南柯款和陽春曲翻成薤露歌影堂空海月禪榻冷烟蘿孤嶼亭前路于今幾客過

錢塘懷古次王大恭韻

蒼莽殘碑字半留宮墻先落幾春秋空山何處埋秦相古廟于今祀岳侯輦路草荒春寂寂寢園雲瑣夜悠悠憑高欲賦當年事斜日長江起暮愁

劉恒 字孟貞 號久菴 永嘉人

過飛霞山哭幼子

愁過此山下、見山添我愁、衰我四齡子、竟作九泉遊、拭目淚盈把、傷心土一抔、躊躇行且顧、寒月上城樓

過大雲寺

此地經遊少、前年過一遭、逶迤城下路、斷折寺前橋、流水去何急、野花開謾饒、僧門斜掩半、風雨正蕭蕭

陳鐸 字文振 永嘉人 由舉人授學正陞知縣

錢塘寓舘用韻寄趙荊州

海門一望接滄溟、老我重遊鬢欲星、人物已非前日態、湖山還似舊時青、當壚越女空招飲、隔浦吳歌不忍聽、萬里程途多少舘、不知誰是舊忘形

清江曲

風捲寒烟路渺茫、鬧蓮不省是何鄉、光搖林樾經宵月、白暎蘆花隔岸霜、口不絕歌遊冶子、身將忘世老漁郎、相逢盡是紅塵客、誰識扁舟趣味長

林天爵 號樂善 平陽宋少人文莊曾孫有滄浪集藏于家

獨步

百年誰秉燭、獨步忽聞砧、蓮漏夜初永、桂林秋正深、風吹池月皺、潮漲海峯沈、老興休教盡、呼兒具淺斟

黃壁 字蘊圭 號鑑湖 永嘉人

次劉古愚寓懷韻

人生天地真浮漚、胡為長抱千歲憂、不如且盡一樽酒、此心坦坦成天遊、何須去曳王門裾、何須遠訪覓崑崙丘、掀髯一笑不知老、世事與吾風馬牛

葉侹 字[illegible] 號尚志 永嘉人

春遊即事

東風習習晝遲遲、正是遊人適意時、吟杖謾攜香徑入、畫船還向碧波移、眼前佳景殊堪愛、身外浮名了不知、山鳥也知春欲老、飛鳴猶戀野棠枝

周凱 字中律 號學菴 長菴從弟

九山寺

一入山來塵夢醒、松風瑟瑟水冷冷、遍尋舊迹摩苔碣、謾寫新詩寄竹亭、翠羽鳥啣香積飯、白頭僧誦石函經、陰雲忽送傾盆雨、洗出峯巒分外青

陳純初 字希原 號誠菴 永嘉人

題聽松樓

雙樹岩前舞翠虯瀑花飛雪下龍湫曉風吹瘦青山骨中有聽松人倚樓

黃琳字[illegible]號友竹樂清人

次韻呑芝田董司訓宣

君從鴈蕩来訪我日卓午把酒友竹堂更上棲雲塢一日二日難為情累觴三百不須數孫飛鳳鳥本無隣聚族雞羣難作伍口談風滿庭手揮雲出戶等閒吐出五色絲孰謂今人不如古山林老我樗散材一字無能辯魚魯醉来大唉發清狂是以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

雨中書懷

昨日花前醉綺羅今朝枝上綠陰多江南天漏無人補一夜雨添三尺波

葉岩盛號梅莊永嘉人

贈劉雨栢

未接君儀範先聞君姓名自慚非李白何幸識韓荊怱作匆匆别其如耿耿情明朝陽城市回首暮雲生

胡袍字廷貴號竹南瑞安人

暮春即事

淑氣蒸人卧起遲暖風和日最相宜屋頭筍長饑成竹石罅泉流旋作池愁至每將詩自遣髮斑誰謂藥堪醫無聊謾向榕陰坐閒看纖鱗戲碧漪

閑居自述

家住青山水竹村幾憑烟雨送朝昏二三千丈髮垂白五十四年人哭孫老去應無集繫肘喜来空有鵲塡門是非是是都休較且倒春風酒一尊

布衾

不假黃紬製孫眠亦自安温柔同楚絮皎潔類齊紈夜覺春雲暖冬忘白雪寒幾回天欲曙猶自夢邯鄲

陳紀平陽人任訓導

輓宋步林信爵

添重林徵士今人有古風生逢明盛世心與太初同軒冕皆身外生涯付酒中九原嗟不作於我恨無窮

東甌續集第七卷

東甌續集卷之八

逍閒宇士悦號薇菴又號西池老人永嘉人

客中暮春

花自飄零水自流、一春詩思冷於秋、長烟不隔還鄉夢、濁酒難消逆旅愁、歲月無情羞倚劍、乾坤有恨怕登樓、試攤書卷窗前讀、却笑留侯似絳侯

癸己元日淫雨不止

寒雨厭厭白晝昏、山城寥落似江村、輪蹄絶迹水平市、鷄犬無聲人閉門、道在不勞玄德顧、詩成頗有惠連論、百年天運知如此、且醉春風老瓦盆

次韻復季弟拙菴

幽閒不用嘆蹉跎、宦況無如野況多、一笛樓臺紅杏雨、半竿風月白鷗波、換書羽客籠鵞至、問字王孫載酒過、幾度花前眠復起、醉呼風月下松蘿

耕溪道中

匹馬下林丘、天空宿雨收、繞經陰港口、又過日溪頭、岐路悲行跡、風烟慘暮秋、澆愁在何處、青旆杏花樓

崇溪遇宗弟惟朝

寄倦崇溪渚、相過有惠連、臨風鮮行李、避雨就航船、盞共觥涼洗、醉同秋被眠、相看俱白首、重會是何年

西池睡起偶成

池館西風作嫩涼、曲闌干外木犀香、水精簾動藤花落、翡翠銜魚過短墻

鄭繹字廷韶號■■由舉人仕九江府通判

和樊時登舟中韻

滄洲過雨青莎濕、白鳥翩翩下危石、惱人陌上花欠香、濯足船頭水流碧、浪跡平生江海客、幾度新豐醉浮白、南歸拂劒草堂秋、魑魅無聲萬山寂

題李氏得月樓

層軒俯澄淵、環繞無敵塞、素魄朗中夜、清輝凝四壁、秋耿河漢橫、泠泠風露寂、於焉擅幽賞、壺臺共生白

挽陳處士

一挽遊仙夢、悠然不復醒、鄉閭談舊德、丘壟刻新銘、月照吟窗白、苔封釣石青、不知千載鶴、何日返泉溟

東林寺

欸馬訪東林、幽期遂夙心、松聲雲際墮、山色雨中深

白日少人到紅塵無自侵看碑出蘿徑立傍虎溪岑

送董叔平膺貢之京

梅花滿枝蒼昊晴呼酒送君江上亭　金門有日射三策壁水暫時抄五經腰間劍氣夜騰紫鏡裏朱顏年尚青也知懷抱無芥蔕一笑盡我雙玉瓶

任道遜 字立誠號八一道人瑞安人由神童官至太常寺卿

題山水小景

春霧不作雨曉來多在山野橋無客過古寺有僧閒水落沙平渚潮來岸出灣近村舟一葉朝去暮仍還

又

春霧如雲白峯巒恣吐吞野橋依岸穩田水落溪渾山掩前朝寺林開何處村舟行一回首風景似桃源

泉川草堂為項尚載題

山曉雨初晴草堂風日清水流川作字仙去石留名延月瓠尊滿看花竹杖輕不知城市裏夜半有人行

鮑恩 字光元號葵齋樂清人由鄉貢官至英陵知州

東山草堂為趙東山作

孤館蕭然近翠薇春風吹綠映階墀謝安起去門將合姬旦歸來路不知月出露華沾衣處日高烟色入簾時北窗卧覺詩情好吟對薔薇有所思

述懷呈劉解魁昌韻

抱病山中度歲華九重雲路望中賒謀身計拙思屠狗到手功成恐畫蛇風細野花香徑苒日高庭樹影參差自從身掛青衫後多少芳春不在家

陳大杲 字彥素號艮山永嘉茗嶼人白雲仲子

挽雲坡上人

一自離塵五十年春華秋月了無緣于今脫却形骸去雲在空山月在天

陳寧 字以性號拙齋官至鎮江通判

題多景樓

九十山南百尺樓不施藻繪自風流四窗豈但塵無迹一望可窮天盡頭孤鶩落霞江上景白雲紅葉檻前秋主人邀我同清賞拚醉何妨半日留

董衡 字叔平號懶菴建安訓導

題山水圖

高人家住白雲隈竹樹重陰石逕迴四顧好山青疊

畫、一泓新水綠浮苔故欹人向花邊去問字船從柳
外來老我欲歸歸未得披圖終日思徘徊

鄭旺 字士元號懃齋官至上林苑監典署

夜飮鑑湖書屋

岑樓高百尺倚鏡天開分榻連雲卧釣簾待月來
欲追王粲賦莫惜杜陵杯薄暮凭闌望天邊一鴈回

鍾清 字景清瑞安人由進士官至福建布政

遊福清瑞岩寺

絕頂雲飛路百廻葛仙曾此作樓臺千年松桂山中

老萬頃烟霞海上開野鳥吟風穿樹入洞龍行雨出
溪來昔人石上題詩去今日烟蘿鎖碧苔

鮑椿 字良壽號復齋官至潯州守

九日和鄭廷韶韻

歸夢無時不到家此身猶自滯天涯碧桐纔報新秋
葉黃菊俄開舊日花宦況蕭條聊自遣人情冷暖不
須嗟登高無復龍山興羞對黄樽憶孟嘉

己酉除夕

一年事到此宵殘戀闕思家寢未安頭為微名牽到

原缺第六葉

又

寒暑各有分天地不能移人生亦如此窮達恒相隨
君子適其性居易貴無為小人逞私智行險以自危

閒居

久役厭跋涉新歸喜幽閒苔逕鮮容至竹扉晝常關
初日放鷄犬夕陽牛下山暫適農圃趣自覺甘豆箪

又

微雨過東園佳蔬日已長摘蔬薦新醅獨酌歌慨慷
維時秋向深天氣轉高朗鮮菊散芳叢敗籜落幽蕩

情因物共適神與時俱爽一醉有餘歡悠悠淨凡想

夜坐

夜靜風露涼蛙鳴一何恣但聞觸怒聲豈辨公私事
喧喧亂更籌曷能成鼓吹時物各有然莛葉那可試

又

夜靜風露涼露坐舒爽氣柰彼蚊與蠅冥中恣竊伺
難將有限膏飽彼無窮嗜金風霎然來與爾吾柰計

寫景

春風已綠楊柳枝桃花杏花開參差黃鳥飛來叫屋

翛高樹滲淡春雲低幽齋早起無一事凝立窓前初
破曉晴簷風動遊絲飛間堦雨積苔錢翳水漲池塘
初一尺門外青泥三尺深四山蒼翠濃可掬暖風入
戶香滿襟一卷殘書不廢讀志在希賢匪干祿物和
景媚興悠然聊作新詩寫幽獨

貧富謠

君不見東家十年前孔方塞屋勢熏天又不見西家
十年後東家之物西家有一貧一富十年間富貴從
來難久守吾聞堯舜爲公侯又聞金谷成古丘陰陽

盈反乃天道東與西廢沉還浮我言如不信請君看
取水上漚

寫懷

竹定風初息衾寒夜有霜客居依佛地歸夢繞山房
沽酒㧾殘臘開窓納太陽相親書知己談笑意何長

遣岁卷

百畝才田五畝園耕雲鋤雨度晨昏姓名不願登麟
閣志業惟應嗣鹿門每爲移花開別徑偶因尋竹過
前村箇中亦有堪垂統不把危機累子孫

題扇贈趙尚謙

水精窓戶碧泠泠玉宇風生翡翠屏教得阿兒調鳳
琯月明吹與老龍聽

林彥字性斐號拙齋瑞安人有拙齋集行于世

豐湖會飲分得然字

載酒遊豐水垂竿拂紫烟榕陰斜蔽日波影倒涵天
避餌魚翻藻忘機鷗近船時平無一事獨酌興悠然

贈趙東山用朱蕩南韻

憶醉山翁綠野堂年來梧柳已成行江雲渺渺人千

里天地茫茫酒一觴龍臥每憐諸葛老鳳歌誰識接
輿狂可人昨夜窓前月猶趁梅花入夢香

竹山以詩慰足疾用韻荅之

一春烟雨暗筌臺石逕凄然翳綠苔病足何人來饋
藥傷春有酒且嗁盃林泉自信無他事軒冕應知是
倘來今日風晴天氣好擬將蓬蓽爲君開

黃傑號草堂樂清人

謝墨池楊艾菴贈茶棗

久別關西彥其如隔水涯夢回殘月墮吟就夕陽斜

偶寄安期棗兼承陸羽茶自慚無可報對物重咨嗟

朱美 字從輝樂清瑤川人號白龍山主人

○

蕨湖即事二首

湖水朝來已解氷鴨頭新綠上莎汀不知底下深多少倒浸南山一半青

雨過東山列畫屏淡雲斜日映沙明牧牛童子來歸去猶脫簑衣晒晩晴

王由 字秉璠號夢竹陰陽正術

宿龍泉菴

偶入招提境如登鷲嶺西山高明月小天近白雲低聽法龍藏鉢嘶花鹿過溪何當脫塵鞅來此共幽栖

汪喆 字元睿號澗東瑞安人醫學正科

三峯道上作

凌晨發三峯肩輿度林杪溪流燕尾分山路羊腸遶初日尚遲遲朔風何峭峭爲此微官羈不覺令人老

杜整 字思齊平陽人登成化進士官至山東參政陞福建布政

挽竹軒

竹軒久仙去不見小車過湖海交游少丘墟草樹多

綠衣憐驥子鸞鏡泣孀娥有德嗟無壽其如感慨何

黃璨 字德和號大羅山人永嘉人文簡公孫由考授官至大理寺副

夏日偶成

睡起南窓日未斜自籠紗帽煮新茶閒齋盡日無人到閑過庭槐一樹花

淵明圖

心事歸來只自知虛名贏得酒兼詩誰言典午山河改五柳依然似昔時

東山草堂圖爲趙東山題

草堂虛敞依青嶂門逕逶迤陰綠莎華蓋雨來雲拂戶墨池春暖水生波書攤清晝鳥聲碎簾捲晩風林影多今日長楊初獻賦未應回首憶烟蘿

青山白雲圖爲吟川王魯菴題

朝對青山吟暮對青山宿山禽清我耳山花娛我目茫茫天地間俯仰情自足閒中日月長忙裏光陰促回首謝世人胡爲自羈束讀罷逍遙篇白雲滿空谷

陳朝明 號寄隱瑞安人

挽任太常

八十二齡
天上客乞歸林下十年餘一身澹泊惟甘節兩鬢蕭
踈尚著書掛壁有圖開太極盖棺無夢返華胥從今
門寂詩壇冷老淚那禁濕布襦

黄方 字嘉正 永嘉人

贈周山人

身離黄塵已十年小窗長伴白雲眠碧桃花謝松花
老惟有青芝滿石田

鮑偉 字允玉 上舍生 瑞安人

遊山寺

此地人稀到苔封一逕閒懶雲低覆水斜日半銜山
松瞑鶴初睡香銷僧未還無詩亦無酒含笑出禪關

九日宿丹崖驛謝鄭大尹惠酒

蕭蕭風雨客丹崖萬斛詩懷撥不開多謝江州老司
馬慇懃又遣白衣來

柳楷 字文範 號萬松山人 瑞安人 由神童官至中書舍人

搖動石

誰將巨靈斧斫破崑崙洞有石亘古存豈止千鈞重
撼不回一人推却動安得海上槎載向
貝

林亭 字性端 號吸川子 瑞安人 邑庠生

秋日客中即事

世態時時改秋光歲歲同鶴眠松逕寂燕去畫堂空
水浸晴雲白山銜落日紅欲歸歸未得無語立西風

擬古

古人未全是今人寧盡非讀書知古今陡然起群疑
胡為不飲酒飲酒樂有餘萬事付一醉此外無所知

小景三首

萋萋芳草綠平原無數人家隔遠村有約不來春欲
盡半簾踈雨自黄昏
江上群峯列畫屏江頭猶有一茆亭白雲飛盡松花
老人與晚山相對青
冉冉衡茅半掩關一溪流水白鷗閒浮雲似與幽人
約終日依依懶出山

趙祖冬 字成夫 號鶴溪 永嘉邑庠生

謝公亭

謝公今不作亭植大江心事往青山在監寒白鳥泛古碑磨水影高樹落秋陰登眺斜陽外長歌慨古今

寫懷

納納身如寄樽前按劍歌雨墻低覆竹風澗細搖波歲閏逢寒旱年登得醉多清時當自勉未許問漁蓑

遊淨社寺

生董門外古城隅小寺黄節只一區僧為畫間眠似死客因詩惱坐如愚風堦掃葉堆還散烟際看山有若無休道夕陽低欲墜笑呼明月照歸途

雨窓懷章可象

雨聲脩竹共蕭蕭酒醒青綾倍寂寥世事不殊風裏燭新愁最怕雨中蕉樽前玉雪人千里海角雲山夢幾宵自哭近來貧到骨一身詩債豈曾饒

竹川別墅為金濬德題

竹川溶溶瀑寒綠川上茆堂幾時築石逕陰凝翠粉香蒲團晝靜青䒫落主人愛此行且吟青鞋踏破蒼苔深風來忽作環珮響何啻㸌耳鈞天音有時竿舟美清洪沙鳥忘機不飛起白魚釣得竹枝穿自向床頭開綠蟻我來村南大阮莊登樓對此心即狂所聞終不如所見便乘夜雪山陰航

章可象字九儀樂清人號天游恭毅公之孫方伯玄惠之子年十五即能詩未二十而卒人咸惜之

題畫

海國天初霽群峰翠欲浮舟横春水渡人倚夕陽樓巖屋縈青夢江沙起白鷗杖藜何處叟扶醉過溪頭

書白馬寺壁

久住山中寺烟霞聽主張乾坤皆寓舍丘壑豈吾鄉蘿月禪心定松風客夢涼題詩謝山后高興薄穹蒼

白塔寺

野渡垂楊偶繫舟上人邀我上方遊斷碑無字埋青草古殿侵田繞碧流斜日向人猶戀戀涼風吹鬢故颼颼晚來茶罷尋歸路一逕透迤竹樹幽

次謝文卿冬日感懷韻

雨雪商量日日來閉門清守地爐灰梅花伴客寒相對柳眼窺春半欲開生計可諳惟筆硯壯懷堪寄只尊罍何當飛上蓬萊去不惹人間半點埃

題山水

抱膝看雲坐石牀、瀑聲飛近意先凉、山靈不掌烟霞柄、付與詩家自主張、

題小景

屋上青山屋下泉、屋頭芳樹淨如烟、世間有景真如此、我欲移家住幾年、

布颿隨鴈落寒汀、洒面凉風薄酒醒、茆屋幾村人不見、淡烟疎雨一山青、

東甌詩集後序

詩文之在天下必有所遇而後傳、固有散湯遺逸於千百世之前而追之補遺於千百世之後、是皆關氣運之盛衰人事之得失其數也、人能贊其華其聚也、山川增其彩、盖一方扶輿清淑之氣會而泄之於人、人心虛明靈秀之、真文會而泄之於詩、非若珍異奇寶之貨徒足以娛耳目而已、是豈可以不傳耶、言之不文傳之不遠、據英擷華後之學

原缺

者將取以自滿又非爲商賈售
物儲廉惡以涵蓄美而已傳之石
以其精其可乎正德丁卯東甌
詩集成東山先生不寡於激命
鄙言以序諸簡末激嘗觀季
札來聘于魯魯人爲之歌國

風雅頌之　以而知風俗之美
惡與夫先王德澤之淺深推於
人心有所感而發於情者其關
係於世教者非小矣故天下形
勝之地山川河海貨利器物無
不稱雄於一方使其典籍無存

東甌續集補遺目録

晁州用
紀愁
宋可梅
煎茶
高得心
林下讀書
徐淵子
自笑
翁斗村

江上感秋
劉宗功
麗陽祈夢
薛緣隱
僧宗瑩
天衣故寺
陳一齋
送劉蒙川　谿亭次汪桐陽
維揚懷項朴菴

薛巨源
重登神仙寺　送林良輔
吳樵隱
春日山行
吳澗所
趙宰別業　過盤山
丘靜山
吊瓊花　客鄞江
宋可菊

春日
鄭吾民
諸葛臺
吳自囊
茅屋
林賓暘
紅葉　病鶴
陳壺中
雁山　宿連雲樓

色秋庭
感懷
陳■ 永嘉人泉州德化縣知縣
秋興　王宗起南城書屋
泉南滿歸過省下呈友人　訪陳彥太不遇
九日次王善夫韻　小景　宋與寄友
病中聞歌有感　趙仲瑜小景
官舍有感　王生小景
秋夜風雨次韻　中秋客邸感懷
偶成

東甌續集補遺

李思衍 號兩山永嘉人

彭城

一水淵渟綠不波、四山玉立碧嵯峩、城頭舊石黃樓賦、臺上風雲赤帝歌、竹帛有香豪傑在、山河無恙廢興多、男兒要作千年調、戲馬臺高石可磨、

漂母墓

登壇拋却釣魚竿、廟食難酬一飯恩、春老五陵佳氣歇、近來誰復念王孫、

石牛行

寒牛觳觫秋江烟、五丁搪落石一拳、驚濤拍岸撼不動、夕陽老背供鴉眠、天荒地老煮白石、頑懶不顧蒼杏田、騰々卧地帶佛性、尚肯遠護風濤船、泥深蹄轉重鼻欽、人難牽、既不能西推紫氣度函谷五千道德言神仙、又不能糞金開秦塞隔絕鳥道四萬八千年、渴奔一斗酒、傲兀廬山前、潢池刀劍賣已盡、貞觀斗米方成錢、雨犁急趁勾芒起、不然砕汝春風鞭、

盧睞齋 永嘉人

● 旌德縣李氏別業

山靈滿意欲留客、王作鳴泉松作石、半空亭榭為予開、一日雲烟盡相識、南風掀秋吹畫欄、六月小山生暮寒、野夫平生解高卧。問君試借青琅玕。

採薇圖

服藥求長年、孰愈孤竹子、一食南山薇、萬古猶不死。

葛秋崖 永嘉人

絕句

二十四友金谷宴、千三百里錦帆遊、人間無此春風樂、樂極人間無此愁。

○ 明皇遊月宮

秦漢求仙事已非、寺間却遇月中妃、如何不覓長生藥、只記霓裳一曲歸。

故公子家

繡户朱門柳樹春、外間不道内間貧、白頭園子無支給、自種盆花賣與人。

謝草塘 永嘉人

○ 翫月有感

入夜茶甌苦上眉、眼花推落石床棋、舉頭却恨天邊月、顛倒山河作樹枝。

劉小山 永嘉人

石頭城

離離芳草滿吳宮、綠到臺城舊苑東、一夜空江烟水冷、石頭明月鴈聲中、

李壁 永嘉人

○ 大行山

峯連燕岱壓中州、秀色浮空晚未收。如此山河落人手、西風殘照懶回頭。

劉克莊 永嘉人

○ 宮詞

一夜西風入碧梧、蟬聲永巷月華孤。幾回夢裏羊車過、又是銀床轉轆轤。

○ 戍婦

昨夜人回問塞垣、門前多有未招魂。陰司不許分明哭、寒月家家照淚痕。

○ 春浩行

花奴一雙髻垂耳綠纏夜汲露桃蕋青桂寒煙濕不飛玉龍呵暖紅微水翠靴踏雲雲髻斂燕釵微卸香絲隨小蓮炎擁真天人紅梅犯雪欹一朶鸞錦屏風畫水月鵁鶄抱頸嗟蘭葉劉郎散盡金餅歸笑引香綃護痴蝶

陳在山 瑞安人

曉色

荒雞遞寒鳴寥廓弄清曙初陽未離海薄雲尚籠樹沙明宿鷺驚巷白行人語尾餅自持汲正在月落處

謝無競 永嘉人

效香奩體

臙脂濕透污羅衣春盡蕭郎又不歸香冷篆盤唇影轉一簾紅雨燕雙飛

馮元衮

淮沙夜泊

塞鴈來時秋冷落蘆花飛處水縈迴家山本在江南岸却入淮南夢裏來

張湛江 平陽人

客居嶺南

天風吹白波歸客欲如何炎國逢花早春船載雨過異蛇焚瘴木防蠱種蘘荷洞口商人婦時時送夜歌

白雞冠花圖

鹿葱花盡鳳仙空一種奇葩色不同似帶冰霜歸老筆肯隨籬落鬪羣雄太平瑞映園林外清白名歸草木中留向山窗伴幽獨半綃斜月五更風

鄭鼎夫 號春谷

張子房

功成便越赤松遊未必神仙事可求想得當時重借箸爲君謀了爲身謀

山房

冉冉雲生石紫扉半掩溜餘春歸草蔓積雨負葵心老去忽自笑興來時獨斟閑中參物理何處一蟬吟

陳簡軒 永嘉人

清虛堂

閑門瀟灑八窗明一洗浮生夢幻情夜月靜移花下影曉風輕度竹間聲天空寥廓人孤坐地聳高寒鶴

了驚滿眼青山雲散盡恍疑身世在蓬瀛

○醉芙蓉

璚姬秋宴集蓬壺酒暈微微上雪酥笑倚西風渾不定因臨流水欲相扶綠雲香減霜初冷紅玉痕消日又晡粧鏡明朝見真色不知猶帶宿醒無

姚所韶 永嘉人

漁歌

自得玄真趣悠然與世忘一聲來欸乃孤棹在滄浪雲斷暮空碧江清秋思長欲将湘笛和無調入宮商

林黌 永嘉人

長門曲

因宿秋山嬾畫眉入宮雖早寵恩遲詩成莫寫溝中葉流到人間是幾時

詹[illegible] 號山笠

岳王

勇扶紅日麗中天野戰奇謀在笑談不是将軍身早死高宗只合得江南

陳莆澗 瑞安人

悼墓松

兵事一何慘長松數亦窮幾年霜露下今日斧斤中鶴唳故巢月烏啼空谷風尚多遺事在愁我已成翁

陳瑞洲 人

・湘靈鼓瑟

蒼梧雲杳杳湘浦月沈沈誰将竹間淚彈成絲上音如怨復如訴可聽不可尋乃知二帝子尚懷千載心

・貧居

君臣等天地死生空古今

秋風山木飛秋日獨行時身共衣冠老妻嫌富貴遲自分澆菊水閑寫咏貧詩此意不可說夜窓明月知

・田田僧

秋風響耳環古怪聚人看赤脚行霜地脛身禮月壇担齋猶買肉掛帛不遮寒亦有西來意相逢欲語難

・羅浮山 在江心寺後世傳秦時浮海而至

乾坤未失鹿滄海欲飛灰人已逃時去山猶擇地來寒流青有影怪木老非梅西有龍翔寺禪門徹夜開

・夜歸

青松行未盡林外一鐘聞小雨不傷月西風忽破雲
梓歸秋水遠隣語夜燈分稚子能無寐空齋讀古文

山行

白雲護危巖遥隔世人家野逕不多竹幽蘭自作花
紅衣僧說法枯葉樹成槎門外禽相狎臨谿魚浴沙

江心寺

誰把袈裟築半江倚雲樓閣打天鐘東西塔上自分
喚風雨聲中忽見龍隔岸愁吹孤戍角歸鴉寒立夕
陽松舊時行跡成荒草棲棲暝色重

閩嶠軍中

翠華齊擁霍嫖姚却向青山說豹韜兵馬夜行殘月
下弓旌寒響朔風高壺漿故老愁啼血野飯將軍猛
茹毛自笑書生隨玉帳也腰刀劍束征袍

陳少垣 人

憶西湖

遊夢春成昨東風感舊題江流如汴水柳色似隋堤
地重天王據山寒處士棲最憐三月暮愁眼為花迷

黃金臺

峩峩燕中臺悠悠易上水懷哉燕昭王招彼天下士
士貴相知深豈為多黃金築臺置黃金自是君王心

周公輔別業

同余棲隱地只在白雲根野草行無路孤舟入有門
已存栽竹地不買種桃園限民饒菖琴南山帶北林

湛江歸自浙西

尚憶滄洲舊釣篷詩囊收盡浙江雲易欺北斗憐歸
鶴眼暗西風海驛蘇求旬九秋守月劍床留惜夜
眠星不堪兩外重回首堅壓巽山一半意

太真圖

繡帕香韉玉覆鞍侍兒扶上翠春如何擁出宮階
日却把中原路作塵

何琥 竹澗 平陽人

送人之邊

帶月上征鞍橋邊草色乾不因行路險豈識在家安
戍鼓防秋緊危樓貫酒難茫茫望鄉思地犯北風寒

韓[illegible]既 無山 永嘉人

夜歸

西風浙浙吹荷衣家在蘆花深夜歸明月滿江人不見白鷗雙立釣魚磯

高□ 號梅莊

石鏡

石鏡欲何為年深鮮暈欺無情當晦日有恨憶明時不見故人老却憐新月遲春風百花佚還擬照佳期

觀芍藥花次韻

金鈴不響惱禽舞轉眼繁英化為土留得維揚一種春酣色無言恨今古玉杭何處歌聲歇闌干泣灑西施血枯葉如前朝人樣風急雨銀腰拆洛陽富貴今如何荒煙細草別花三十四品豈無恙白髮書生空成歌

陳少成

○露坐

露坐當中夜誰家夢正迷行人在邊戍孤月到深閨天迥斗横北海寒風自西庭前有高樹分借老烏棲

曉思

南樓捲書坐極目動清歌野色春千里晴光曉萬家人耕煙外草鳥啄樹頭花記得夜來夢青天飛日華

陳岡 字士元平陽人

○有客

有客來松下呼童掃石根人家黃葉市煙火夕陽村移席更臨水看山不閉門往來知夜久衣露濕秋痕

○柳風

曉色煙光捲作膓依依凉動水天清長堤舊恨吹難盡別路新愁掃復生香送淡雲隨絮遠暖和春雨拂枝輕莫將嫩綠飄零亂猶有春衣染未成

瞿澥 號漁溪永嘉人

擣衣曲

寒蛩何處棲棲傍砧石月停砧問蛩鳴砧動蛩復歌似鳴辛苦心欲替征人說去年舊衣寄誰去今年新衣織到曙却移砧石來支機蛩鳴復在支機處

陳潤 平陽人

讀明妃引

驪山舉燧因褒姒蜀道蒙塵為太真能道明妃嫁戎虜畫工元是漢忠臣

謝羽皐 永嘉人

楊妃病齒圖

痛入香齦思不禁三郎心痛一何深當時也有存亡
恨自是君王不動心

林東嶼 平陽人

野色

蒼茫一片誰能畫不着雲煙態自殊漠漠平田新雨
後悠悠芳草夕陽餘水光低應濃如染天影遥連淡
欲無可恨風塵棲易混石橋人斷竹蕭疎

林石田 平陽人

塞下曲

鷹斷天無月騎寒沙有霜將軍不怕死夜却左賢王

呇王學士

已着山人屐那能遠入城艱難思變姓老大畏爭名
病葉兼蟲下閑雲背雨行長懷陶靖節出處意分明

○宿道宮

來尋山館夜况值晚秋天見月水邊上照人松下眠
閑身忘是客清夢化爲仙誰在空壇上焚香北斗前

○客中端午

海國歸遥楚日斜白頭兄弟各天涯可憐一盞菖蒲
酒二十三年不在家

贈吳亦起

紫綸巾底髩毛斑丞相憐才未與官十五學書今五
十依然手把釣魚竿

林杏村 平陽人

○旅中

一劍隨孤影風霜道路長何人忽横笛有客正思鄉
古驛自芳草空山又夕陽啼猿莫添恨今夜宿瀟湘

秋夜感懷次韻

門掩秋聲坐寂寥乾坤銷盡五陵豪一天月色空仙
掌絶漠風寒到衮袍獨客山林看劍老誰家燈火讀
書高人生榮顇同流景且把新愁付濁醪

會昌湖懷古

遠接三溪護一州悲凉形勝自唐朝千年狂氣隨流
水十里風光空斷橋沈泰事陳空飲馬採蓮歌罷夜
聞刁地靈人傑成殘夢今古西山翠不凋

路德章 永嘉人

○ 絶句

道傍茅屋兩三家見客擂麻旋點茶漸近中原語音好不知淮水是天涯

○ 宮詞

桂影婆娑玉殿涼三傳花漏夜聲長內人亦有思仙者月下吹簫引鳳凰

趙善思 永嘉人

多景樓

壯冠東南四百州景於多處最多愁江流千古英雄淚山擁諸公富貴羞北府至今猶有酒中原在望莫登樓西風戰艦成何事只辦年年使客舟

襄湖西 永嘉人

擬古

刈草勿刈葵中有傾日難彈琴勿彈烏中有返哺雛葵荒心良苦烏傷心亦悲誰無君與親念此禽中微

白湛淵 永嘉人

山中懷友

幾年音問絶此夕更關情寒雨入孤坐殘燈雁一聲干戈猶故國貧病自空城惟有琴堪訴愁深彈不成

過東寺

倚空樓閣競翬飛鐵鳳金鈴一望齊多少流民無片瓦江南四月雨淒淒

止征婦哭

戰國曾聞挾兩戈病中軍不渡交河一身同為明庭死死敵強於死病多

龐石甫

過汴

蒼龍觀闕東風外黃道星辰北斗邊月照九衢平似水胡兒吹笛內門前

昔遊

昔我遊春風草木發華滋今遊及秋風白髮沾人衣寒蟬鳴且飛日暮將何之不憂聽者苦但念鳴者悲天地浩蕩漫明月來何遲

王問樵 永嘉人

○ 次韻天台友人

天台猶在眼頭白酒尊前不記歸山路空懷採藥年麻衣經朔吹桃杖欃荒烟多謝論心久重吟伐木篇

晁非用 永嘉人

紀愁

北風吹我裳夏潦漂我屋牛羊踐我稼鼠雀耗我穀雪寒墮我指雨溼疾我腹朝行桑榆間秋空傷遠目暮涉水之涯含沙中雨足攬轡馬病黄伏軾輿脫輹陟山既見虎還舍仍對鵩一沐三握髮十飯九不肉先生昔離垢居士今耐獨飽聞戒畏途那知有沉陸

宋可梅 永嘉人

煎茶

汲雲煮雀舌仙味滌煩襟花縣春眠重山窓酒病深水香魚着眼烟起鶴移林陸羽曾題品清風直到今

高得心 瑞安人

林下讀書

芸葉滿床塵燕㮋空林對雨淡相依閑身不與時榮謝抱膝惟評古是非蕙帳風寒人未老松門雲靜鶴初歸青山紫閣原同道肯羡官袍棄布衣

徐淵子 永嘉人

自笑

黄昏茅店帶星入清曉竹輿衝露行客路三千年五十對人猶自說歸畊

翁斗村 永嘉人

江上感秋

寂寥搔短髮幽思滿滄洲一雨異鄉夢千山獨夜秋近書仍未達薄酒不消愁雙杵誰家急西風水外樓

劉宗功 永嘉人

麗陽祈夢

幾年六館一書生可笑儒衣猶未青畢竟功名浮世夢何須夢裏問功名

桐江旅泊

黄葉西風急離愁載一舟殘蟬荒驛暮明月異鄉秋禾黍生新恨江山記昔遊故人垂釣處流水自悠悠

僧宗瑩

天衣故寺

園廟深閑春寂寂雨杉風檜翠蕭蕭山中舊事無人

說碎疊唐碑補石橋

陳一齋 永嘉人

送劉蒙川

春草征帆遠，春江落日程。瘴鄉官是客，儒服老談兵。海闊龍無影，山空鳳不鳴。梅花東閣路，悽斷故人情。

○谿亭次汪桐陽

空亭明遠旛，老樹黯餘曛。野興臨流坐，秋聲入夜聞。漁歸孤棹月，鶴聽一松雲。記得前溪路，人家兩岸分。

○維揚懷項朴菴

長鋏悲彈負壯遊，京華倦客又揚州。西風昨夜他鄉夢，明月故人何處樓。石塔鍾殘楓葉瞑，荻洲棹遠荻花秋。幽窓一點寒燈影，徙倚闌干生暮愁。

薛巨源 號泉心

重登神山寺

空緣如可悟，心境亦閑蓮。法已宗蕭帝，山曾任葛仙。尋僧叩雲屋，觀世說桑田。却喜重來此，逍遙兆外天。

○送林良輔

亭了却閒時，辭官豈厭微。笑人持酒別，留俸換琴歸。亭柳春迎馬，溪雲雨濕衣。行程休計日，花眼醉芳菲。

吳樵隱 永嘉人

○春日小行

雲峯疊疊路斜斜，隔洞炊煙三兩家。何處有香來不斷，嫩風微雨落松花。

吳澗所 永嘉人

○趙寀別業

幾樹柳陰合，空階一半遮。破琴長在壁，老鶴不離家。客至時供茗，官閒更管花。有時成獨步，門外看蜂衙。

過蓋山

蓋廻六七里，天色冷颼颼。石壁無平地，山雲隔遠洲。清笳悲送日，老卒病眠秋。行望酒家出，青山暎碧流。

丘靜山 永嘉人

吊瓊花

仙種香移上苑難，然臭誰復對花彈。玉鬼不返東風老，二十四橋明月寒。

○客鄞江

山寒無美色，風物更淒涼。天地忽窮歲，弟兄皆異鄉。

酒醒衣絮薄月死夜更長開有家書至敲門喚隔床

宋可莭 永嘉人

○春日

門掩東風老無人載酒過半窗春夢短深竹雨聲多
朽樹濕生蔚殘鑪已化蛾因思舊遊地臺榭廢笙歌

鄭吾民

諸葛廬

琅琊一室雲獨許老龍卧英氣宇宙春君臣重三顧
歲久化為墟白日聚狐兎唯有忠義心風雨不可破

吳肖巖 永嘉人

茅屋

茅屋三間小春風長草茅故園經積雨老樹不多花
黃髮長垂釣古書猶滿車近來人事別亦懶問桑麻

林賔暘 永嘉人

○紅葉

五夜霜為染輕明映碧流山林驚有色天地欲無秋
野燒風初起斜陽雨未收昔聞供墨客霜屋落颼颼

○病鶴

松梢秋氣怯霜衣猶為山人守石扉仙國靈丹無處覓故鄉華表幾時歸心知海上雲霄熟眼見林間燕雀飛卻恨吹笙消息斷草煙城郭照斜暉

陳壺中 樂清人

○雁山

山川秘靈迹海近氣常陰舉者何年在樵人此路深
雲龍歸絕頂花鳥識禪心十八前朝寺哀猿空夜吟

○宿達雲樓

自愛山樓宿微吟此興濃凭闌最深處見月在高峯
清嘯來聽鶴新涼生數松葛壇名已遠何處覓仙蹤

王秋庭 樂清人

○感懷

壯志今猶昔幽棲重感時睡閑嫌夢擾酒醒破愁知
适草多於藥林書半是詩但令吾道在疏菜亦男兒

陳[illegible] 永嘉人官至泉州府德化縣

秋興

禾黍離離雨滿村，望中兵火幾家存。荒城半是征人骨，秋月偏驚旅客魂。豈意戰塵臨老見，不知心事向誰論。抱孫並得青山屋，多種桃花映酒樽。

王宗起城南溪屋

水上小亭清更新，綠陰紈扇白綸巾。豈無脩竹娛佳客，却有清風來故人。老樹秋聲涼入骨，澄江波影玉生鱗。讀書偏愛虛窗靜，不管門前庾亮塵。

泉南滿師過省下呈友人

二月泉南馹騎回，亂離懷抱為君開。雙鳧暫假王喬力，百里空淹蔣琬才。省憤襟陰遮案靜，溪船山色入樓來。應知別後遙相憶，清夜吹簫月滿臺。

訪陳彥太不遇

每憶可人隣太丘，不辭山路遠追遊。清霜拂鬢雞聲早，白鶴橫江月影浮。豈為開樽無北海，虛聞懸榻待南州。題詩興盡空歸去，回首梅花百尺樓。

九日次王善夫韻

道路多荊棘，塵埃滿客衣。西風九日至，往事百年非。王粲思何切，馮驩嘆未歸。只因江漢遠，却少雁鴻稀。

小景

山迥雲垂野，江空水接天。西風陶令宅，落日李膺船。愁緒丹心外，歸心白鴈前。如何倦遊客，猶是未歸年。

宋與寄友

落日猶未落，青山還自青。鳥飛雲外見，泉過竹邊聽。童子求新汲，先生守舊扃。相看不相見，應註太玄經。

病中聞歌有感

伏枕已三月，清明節已過。光陰流水去，風雨落花多。病久難禁酒，愁深懶聽歌。門前舟楫動，無奈客懷何。

趙仲瑜小景

遠水望不極，斷雲低復連。青山秋[illegible]壑，野渡夕陽船。幽思滄洲上，歸心白鴈前。異鄉非隱地，聊欲寄林泉。

又

老樹依巖竪，危橋隔遠林。桃花春滿岸，雲氣曉當門。句為來書屈，青山落酒樽。漁舟忽相過，疑是武陵源。

官舍有感

臘近衣方授，山深寒愈嚴。病將書卷廢，愁仗酒杯添。故里風塵隔，微官歲月淹。思歸歸未得，低首愧陶潛。

王生小景

何處佳山水，依稀類輞川。春風摩詰畫，夜月剡溪船。雲樹鄉心外，鶯花客淚邊。不嫌茆屋小，應喜是歸年。

秋夜風雨次韻

獨卧苦不寐，燈殘知夜深。青氊猶是客，白髮最關心。遶屋烏三匝，隔江龍一吟。誰家催寄遠，旅淚滴清砧。

中秋宋邸感懷

今夜天邊月，誰期海上看。家山雖間隔，兒女暫團欒。露重銀蟾濕，風清玉宇寒。年年長是客，強把一樽歡。

偶成

看滑春泥塞路途，漫漫新水漲江湖。出門世路皆行險，只好山林聽鷓鴣。

南山作雨北山雲，野笑村歌處處聞。淮甸十年多盜賊，誰知一半是官軍。

城南春深花亂飛，門前流水没漁磯。百年此地踏青客，今歲從軍猶未歸。

東甌詩集七卷補遺一卷續集八卷 江蘇周厚堉家藏本

明趙諫編。諫字士忠，温州人。初成化中樂清蔡璞嘗輯温州一郡之詩，自王十朋以下爲七卷，又補遺一卷。諫以其去取爲未善，乃因蔡本而增損之。温州知府趙淮序而刊之。又爲續集八卷，或補入或補詩以拾蔡本之遺。諫自序之，並刻於宏治庚戌。其體例頗雜，不出地志之積習。如張子容本襄陽人，爲樂成尉，故其詩多永嘉所作，子容及孟浩然集中諸詩班班可考，續集乃以爲永嘉人。然則謝靈運集不當全入此選歟。

金華正學編十二卷

〔明〕趙鶴輯　張朝瑞重輯

浙江圖書館藏明萬曆十八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金華正學編十二卷》提要

題金華正學編

瀔溪之澨婺女之墟世有大儒曰東萊先生呂成公北山先生何文定公魯齋先生王文憲公仁山先生金文安公白雲先生許文懿公成公乃與朱文公並時同志首倡道學於婺文定則親承文公高弟勉齋黃文肅公之業傳諸文憲文憲傳文安文安傳文懿稱金華四賢爲朱學世適是已方宋執既南文公起而任道其學推擴延平豫章龜山直遡程周以上接孟氏之絕而成公同南軒張宣公又以所聞濂洛之說與公質辯講磨卒揆於正一時學者翕然師尊之世謂

二公為南宋斯文鼎峙信哉張呂早世文公晩以其道及書屬之文肅再傳而有金華四賢之學後懷孟魯齋許文正公私淑文公臨川草廬吳文正公學宗朱陸皆仕於元而行其教學於而方其視金華則固為朱學南北之派也然許吳仕元為混一之初又在帝王中州之域故其為學易顯而為教易明四賢出偏安叔季之後屬時艱棘甘於偸避而卒老不售自今雖有稱說其學亦蘇平仲所謂不過風承響接而非灼然有知者斯道顯晦固不有時哉道之顯晦不足為賢者軒輕然自成公下迄文懿僅二

百年為五鉅儒赫然鼎立一郡之間踵武相接襟篇相須考亭一緒益昌益熾遺化所被至於閭閻皆右儒業而先禮教海内目其郡殆與鄒魯將不其盛哉成公與許吳二公舊列從祀成化間有以四賢請者
賜正學祠准龜山例祀於本郡今龜山已秩從祀而郡未及爲四賢再請議者歉焉　侍御一山張先生按浙屬鶴考述婺之文獻鶴用是忘其蕪陋遵文公伊洛淵源録稽訂五公言行著為此編又倣王魯齋五先生文粋取其文之關於道源教本者附諸後用率諸生讀之為高山景行之則

且將請 侍御推校四賢正學本末及因朱之授何之承見文肅傳道統脉併為五君子上論于
朝俾與楊呂許吳諸公並從廟庭得列䤕食是其於
熙代表正儒宗崇廣道術之治豈小助哉
正德辛未仲冬上吉
楊州後學趙鶴敬題

重刻正學編敘

婺自呂成公倡明道學何王金許後先相望上下二百年東南文獻甲天下稱鄒魯正適至我
國朝章文懿公寔紹而闡揚之今所稱理學名臣楓山先生也舊有正學編編自前守趙公南渚顧未及章公而所編五大儒嘉言懿行猶未適繁約之中余同年友唐君中廓筆削趙編益以章公而後道學淵源燦然百代大典云編成問叙於余余惟孔氏有言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乃顏曾得統孔氏而四勿之訓不離視聽言動一貫之傳不離忠恕安在其為語上

耶故曰中庸其至矣乎至即上也又曰形而上者謂之道離形氣而獨存非上也三代而下孔氏與佛老鼎峙而三漢儒有所守無所攻唐儒始攻之宋儒始大攻之而卒未覩犁庭掃穴之效今世儒者不議攻守而議和矣二三名公鉅卿著書立言為天下嚆矢而一時豪逸雋爽之士若宋儒之無奇景附而響答焉矣口操脈汪洋恣肆無非混為一家之說彼其人盖內尊佛老外不敢抑孔氏而又見宋儒之力攻而不能亡之也於是不得已而建此和同之策耳余竊謂聖道之有異端猶中國之有夷狄善計

中國者能守能攻何能使夷狄亡又何必亡夷狄而後為中國哉代而守代而攻中國豈帝王自立之地也和而不已必降則勝國之禍可鑒而今既駸駸有其漸矣試起顏曾九原與今世儒者譚說天人性命必且退避三舍乃人才世風至来識者深憂天子毅然為發明詔而不能變何也則和同之策誤之也夫索隱行恠孔氏料其有述而弗為今也中孔氏之所料而敢為孔氏之所弗為譬之適國者不車航而求縮地之術養生者不節食服藥而羡昇天之舉眡展于中人之下而妄託于語上之旨吾不

知其所終矣嗚呼此吾儕重刻正學
編意也是君子反經之說也唐君邦
佐戊辰進士視篆二守周君尚禮蘭
谿縣令葉君永盛俱用儒飾吏有意
斯文章公之子援服膺家學無廢先
人並司校讐董刻厥事若諸儒言行
則編中備矣尚友興起觀者自得之
不具論

萬曆庚寅仲春之吉

海州後學張朝瑞謹叙

金華正學編目錄

像贊
北山先生
卷之三
繫辭發揮序
孟子集註
魯齋箴
感興人心妙不測章解
感興靜觀靈臺妙章解
感興朱光徧炎宇章解
感興大易圖象隱章解

辭牘
卷之四
行狀
祭文二道
挽詩三首
宋謚先生文定誥
代請立北山書院文
魯齋先生
卷之五
洪範九疇說

皇極說
上蔡書院講義
研幾圖序
通鑑託始論
矯齋記
回葉成父
答胡蒼王全夫
魯齋記
德夫弟史斷跋
卷之六
壙誌
祭文二道
誥謚文

仁山先生
卷之七
帝命禹叙洪範九疇
伊尹有役政將告歸乃陳戒于王
西伯演易於羑里
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
蔡蔡潰遂伐楚次於經許穆侯卒于師楚

屈完來盟于師盟于石陵

晉侯侵曹晉伐衛楚人救衛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於城濮楚師敗績

孔子如祭

文廟祭議

通鑑前編序

卷之八

行狀

白雲先生

卷之九

八筆講義

答或人問

答吳正傳書

送胡古愚序

與趙伯器書

學校論

上李熙齊書

上劉約齋書

卷之十

墓誌銘

祭文

哀辭

楓山先生

卷之十一

培養聖德疏

易論

書論

詩論

春秋論

禮論

復邵國賢寶

復鄭克脩巳

復賀克恭欽

復盧正夫格

與門人張大倫

卷之十二

林寺名宦傳

祭文二道

贊

金華正學編目録終

金華正學編卷一

東萊先生

楊州後學趙鶴編輯
海州後學張朝瑞重編
鉛山後學周尚禮校閲
里後學唐邦佐仝校

乾道六年輪對劄子

臣聞自古進言於君者必以責難為恭蓋宴安之適聲色之娛瓌麗之玩畋游之佚實為治之大蠧其樂難捨其惑難移忠臣義士乃冒萬死而欲奪其君之所嗜此自古及今所共謂之責難也恭惟陛下勵大有為之志宵衣旰食求治之外百無所嗜皇皇汲汲蚤夜勞瘁有非寒士之所能堪者凡昔人之所責皆非陛下之所難矣臣敢為天下賀前古之君不知聖道之可尊特以耳目之欲切於身而不能去故因陋就簡苟為凡主今陛下不待箴諫此累已除炳明聖道無若此時之易章句陋生乃徒誦詁訓迂緩拘攣自取厭薄不知內省反歸咎陛下之不用儒臣以為尚幸陛下不用之耳儻陛下誤信而輕用之其責治効於是曹繇歲歷月必無所成陛下遂謂儒術止此聖人之道永無復施之日矣臣敢為儒學賀夫不為

俗學之所溺者必能求實學不爲腐儒之所眩者必能用真儒聖道之興指日可俟臣所私憂過計者祇恐希進之人不足測知聖意之蘊妄意揣摩詆排儒學謂智力足以控制海宇不必道德權利足以奔走群衆不必誠信材能足以興起事功不必經術臣不從衆陳言腐語姑以目前事言之陛下臨御九年于茲閲天下之政察群臣之情亦熟矣逢隅小警公卿錯愕而領私將士遷延而卻步渙散解弛不相係屬果智力所能控制耶高爵重祿一得所欲畏縮求全惟欲脫去無復始來之慷慨果權利之所能奔走耶

異時姦回詆欺敗事墮功之徒追數其過畧皆不才不能者耶智力有時而不能運權利有時而不可驅材能有時而不足恃臣所以拳拳願陛下深求於三者之外而留意於聖學也陛下所當留意者夫豈鉛槧傳注之間哉宅心制事祇畏兢業順帝之則是聖學也親賢遠佞陟降廢置好惡不偏是聖學也規摹當定國始慮終不躁不撓是聖學也陛下誠留意此學月就月將緝熙光明實理所在陛下當自知之而自信之矣本原既得萬事有統若綱在綱若農有畔非若乍作乍輟漫無操約者之爲也惟陛下裁擇其中

書所定古周易十二篇

漢興言易者六家獨費氏傳古文易而不立於學官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然則真孔氏遺書也東京馬融鄭玄皆爲費氏學其書始盛行今學官所立王弼易雖宗莊老其書固鄭氏書也費氏易在漢諸家中最近古最見排擯千載之後巋然獨存豈非天哉自康成輩祠合彖象文言於經學者遂不見古本近世嵩山晁氏編古周易將以復於其舊而其刊補離合之際覽者或以爲未安某謹因晁氏書參考傳記復

定爲十二篇篇目卷帙一以古爲斷其說具於音訓

書校本伊川先生易傳後

按先生因文公言嘗校周易程氏傳已校卯歲學子以謂或是舊六

伊川先生遺言見於世者獨易傳爲成書傳摹浸舛失其大真學者病之某舊所藏本出尹和靖先生家標注皆和靖親筆近復得新安朱熹元晦所訂讐校精甚遂合尹氏朱氏書與一二同志手自參定其同異兩存之以待知者既又從小學家是正其文字雖未敢謂無遺恨視諸本亦或庶幾焉會稽周汝能堯夫鄭山棲鍔景山方職教東陽遂取刊諸學官

大事記序

司馬子長年表大事記蓋古策書遺法獲麟以上既見於春秋經周敬王三十九年以下今采左氏傳歷代史邵康節先生皇極經世司馬文正公稽古録資治通鑑目録舉要曆輯而廣之意所未安參稽百氏頗爲增損書法視太史公所録不盡用策書凡例云起春秋後訖於五代分爲若干卷通釋若干卷解題若干卷合若干卷

周師氏箴

諫之道有三難焉曰遠曰疎曰騃遠則勢不接疎則情不通騃則理不究其言之不行也固也彼周設師氏之官淵乎其用意之深乎師氏之官實居虎門之左而詔王以媺者也其勢近其情親其言沛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日加益而不知焉周公之設官三百六十官必掌一事事必寓一意而師氏獨列地官之屬實周公致意之深者想夫成周之隆出入起居同歸於欽發號施令同歸於臧者師氏抑有助焉昔周太史辛甲命百官官箴多闕而虞人之箴獨傳竊意師氏之所獻必反覆紬繹辭順意篤足以爲百代箴規之法然求之於蠹書漆簡之中雖斷章片辭邈不

可得是可歎已用敢追其事而爲箴曰

若昔忠臣　格君之非　啓心沃心
日化月移　雖有嘉猷　情或未信
勢疎地遠　千說一聽　蓋周之興
稽古建官　左右賢俊　治格多盤
時惟師氏　詔王以媺　巽以入之
曰義曰理　原念媺惡　水火皆馳
火盛水竭　媺勝惡微　燕閑穆清
誠意懇欵　先養所長　姑置所短
性復其源　善迎其端　輔翼聖學
功不可刊　後麗之欲　將發復止
暴慢之慮　將萌復已　師氏之諫
惟一惟精　君失無迹　我諫無形
於惟辟王　獨制萬乘　必求畯賢
衆以自近　旦承暮弼　前贊後襄
氣體默移　其道大光　苟不鑑此
正直屏棄　僕隸之臣　諾諾唯唯
堂下日遠　堂上日高　雖復虞守
烏知民勞　聖人復作　斯理不易
小臣司規　敢告執戟

陳同甫恕齋銘

實理難精實德難居實責難盡實病難除實知其難
於人則寬惟實惟寬惟恕之端天地變化草木蕃蕪
蹟厥實然可求其故陳子作齋侑坐有勸匪尚其通
亦尚其塞

白鹿洞書院記

淳熙六年南康軍秋雨不時高卬之田告病郡守新
安朱侯熹行眂陂塘並廬山而東得白鹿洞書院廢
址慨然顧其像曰是蓋唐李渤之隱居而太宗皇帝
驛送九經俾生徒肄業之地也書院剏於南唐其事

至鮮淺太宗於汛掃區宇日不暇給之際獎勸封殖
如恐弗及規摹遠矣中興五十年釋老之宮圮于寇
戎者斧斤之聲相聞各復其初獨此地委於榛莽過
者太息庸非吾徒之耻哉郡雖貧薄顧不能築屋數
楹上以宣布本朝崇建人文之大指下以績先賢之
風聲於方來乎乃屬軍學教授楊君大法星子縣令
王君仲傑董其事又以書命某記其成某竊嘗聞之
諸公長者國初斯民新脫五季鋒鏑之阨學者尚寡
海內向平文風日起儒先往往依山林即閑曠以講
授大師多至數十百人高陽嶽麓睢陽及是洞為尤
著天下所謂四書院者也祖宗尊右儒術分之官書
命之祿秩錫之扁牓所以寵綏之者甚備當是時士
皆上質實下新奇敦行義而不偷守訓詁而不鑿雖
學問之淵源統紀或未深究然甘受和白受采亦有
進德之地矣慶曆嘉祐之間豪傑並出講治益精至
于河南程氏橫渠張氏相與倡明正學然後三代孔
孟之教始終條理於是乎可考熙寧初明道先生在
朝建白學制教養考察賓興之法綱條甚悉不幸王
氏之學方與其議遂格有志之士未嘗不嘆息於斯
焉建炎所造典刑文憲浸還舊觀關洛緒言稍出於

殘棄剪滅之餘晚進小生驟聞其語不知親師取友
以講求用功之實躐等陵節忽近慕遠未能闚程張
之門庭而先有王氏高自賢聖之病如是洞之所得
習道之者或鮮矣然則書院之復豈苟云哉此邦之
士盍相與講先儒淳固愨實之餘風服大學離經辨
志之始敦出悌而約自下而高以答揚熙陵開迪樂
育之大德則於賢侯之賜庶無負矣至於[illegible]方志
紀人物亦有士者所當識若李濟之之遺躅則不得
而略也侯於是役重民之勞賦功已僅率損其舊十
七八力不足而意則有餘矣與廢始末具於當[illegible]

詳正所記者皆不書

題近思録

近思録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説大抵非始學者之事某竊嘗與聞次輯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槩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指若乃厭卑近而騖高遠躐等陵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覽者宜詳之

故左朝散郎徽猷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江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致仕贈左通議大夫王公行狀

公諱居正字剛中其上世故蜀人王師之開蜀孟昶與其族朝京師太祖悉官之故臣公之高祖與焉道維揚樂其土風因徙居維揚之江都自曾大父至公考傳三世皆有列於朝名蹟斑斑在士大夫間公生十六年而孤太夫人春秋高一以家事倚公辦而學益力兼晝夜不息嶄然見頭角去游太學太學諸公聞聲爭交驩初熙寧中王荊公安石以新義[illegible]

其後章蔡更迭用事槩以王氏説律天下士盡名若師宿儒之緒言餘論[illegible][illegible]學輒擯斥當是時內外校官非三經義字説不登几案他書雖世通行者或不能舉其篇秩公勉以親命屈意場屋心獨非之未嘗肯作新進士語留落不耦餘十年黨友鐫説公盍少自貶公嘆曰此天窮我非人為也一第自有時心之是非可改耶久之建安黃公齊為大司成得公所程試驟許以王佐才屢置前列明年大比黃公同知貢舉欲推公文首選以風示多士共事者議不協奏名猶在第二賜上舍出身是歲宣和三年也解褐未

幾服太夫人喪築室墓左蔬食水飲盡三年里人始識古喪禮免喪調饒州安仁縣丞荊南府府學教授大名鎮江兩帥交牒辟公教授府學皆無所就太上皇帝即位詔部刺史二千石雜舉所知以禮勸駕公家居維揚部使者上公名應詔書公謝御之郡遣別駕從數十騎踵門強起公公卧不應改徽州州學教授未赴召命兩下辭疾不前丞相高平范公宗尹[illegible]同年進士也為上言公直諒孝友當今無輩於是[illegible]有旨趣召甚急公至行在所與范公相勞苦且[illegible][illegible]公言云何時危如此公位宰相不亟出所學拯[illegible]

元塗炭中尚誰待其避寇崎嶇陽羡山谷間分死溝壑勉出見公一道此意耳范公矍然失席曰宗尹知罪矣賜對便殿公奏昔人有言君以為難易將至矣今日之事朝廷皆曰難則當有易為之理然國勢日益弱虜氣日益驕何耶蓋昔人於所謂難則強勉以為之今以為難而不復有所為以待天意之自回強虜之自斃也臣觀宣和之末有識之士固已袖手竊嘆以為難而不可為者十五六及至於靖康則陛下以為與宣和為難靖康之末以為難而不可為者十八九及至於建炎則陛下以為與靖康孰難由此言

之今日雖難於前日安知他日不難於今日也蓋宣和以為難故有靖康之禍靖康以為難故有今日之憂今而亦云則臣有所不忍聞矣且條仁宗聖訓十事以獻上甚悅明日諭宰相曰如王其人材歲月間得一人亦幸矣改承奉郎太常博士紹興元年除禮部員外郎上將宗祀明堂有司疑於嚴父之文議不時定詔用皇祐故事合祭天地並配祖宗公立議曰古之帝王非肇造區夏者皆無配天之祭聖宋興起非有始封之祖太祖則周之后稷配祭于郊者也太宗則周之文王配祭于明堂者也皇祐宗祀固宜以

太祖太宗配當時蓋拘嚴父之說故配帝并及真宗其後英宗朝孫抃請專配以近考司馬光呂誨爭以為紐祖進父神宗皇帝亦謂周公宗祀在成王之世成王以文王為祖則明堂非以考配明矣今主上紹統自真宗至於神宗均為祖廟獨躋則患無名並配則同祫饗請合祭昊天上帝皇地示於明堂奉太祖太宗配詔禮部議時隆祐太后升遐討論冊禮公言國朝追冊母后皆由前日未及尊稱太后蚤麗宸極蒙垢紹聖退處道宮按元符三年五月復太后為元祐皇后詔書徽宗皇帝受命欽聖獻肅皇后復冢婦

之意明甚崇寧初權臣悖禮以卑廢尊是太后隆名一有定二字已正於元符而不在於靖康變故之日也謂宜專用元符詔書明指姦臣沮格之意告天地宗廟乃不果用撫州守言甘露降圖以聞公請卻其圖勿納臺臣繼公劾守奪其州閒一歲進太常少卿兼脩政局參議官起居郎上方鄉規諫公次前世聽納事為集諫十五卷以開廣上意詔以時務徧訪羣臣公獻疏數千言其論省費尤詳曰宋興一百七十三年矣自朝廷至四方百司庶府朝夕之所行蓋一百七十三年彌文之事也今天下幅裂海內鼎沸陛下所

居曰行宮所至曰行在而於一日二日少駐蹕之頃以數路數十州土地之所出歆盡為向者一百七十三年之事不忍暫有所廢華臣竊以今日為能奉行祖宗之故事則可謂之知時變則不可也夫不知隨時以省事而乃欲隨事以省費故今日之事例有減半之說究其實未始不重費而徒示人以弱臣請以一事而言之國初輿地之廣人材之衆歲收進士不過數十近者陛下親策士于庭釋褐命官近四五百人此其費亦大矣然御試之日臣備員考官遇夜有司給燭半挺曰此省費也嗚呼其省費之術亦已拙

矣他事大抵類此臣願詔大臣計百事之費而論定之若曰興衰撥亂之事也則為之禦寇備敵之事也則為之任賢使能救恤百姓之事也則為之不在此等而涉秋毫之費者一切姑置勿論則費省國裕矣跡奏議者許其剴切以右文殿脩撰知婺州州貢羅舊制歲計萬疋崇寧後希進者增其數以市恩至五倍民力大屈建炎中詔蠲其二萬八千著為定制閱四歲主計者格前詔建白責歲輸一切視崇寧之舊公三上章未報遣僚屬詣政事堂言狀大臣方特其議計司督趣郵傳旁午公置其檄不行椽吏震栗交

謁吏諫公曰吾顧身坐之不以累諸君也呼吏為文書付曹曰即有譴諸君耆以此自解公復手疏五不可以聞上感悟亟如公請免符下里愉戶懌驩若更生異時公歸自永嘉塗出婺空一郡之郭東迎父老拜車下曰公去八年吾州免二十三萬縑矣轉運使移州供御爐炭下其式膚理非若胡桃鶉鴿不中程公報之曰炭之期限則諾彼氏以炭自業者率居深山窮谷中安知所謂胡桃文鶉鴿色耶上方躬簡儉以新政風俗臣下顧以浮侈敗之不可它日還朝從容為上誦其語上曰朕服御膳羞未嘗問精粗況附

火取溫煖而已豈較炭之文色耶嚴地陋仰給鄰壤歲漕婺粟以贍之舟楫卒徒資用皆嚴主辦起皇祐訖建炎以為常嚴人輒請令婺旁縣民家載粟致之嚴紓輓運勞公曰民賦已重加以道里費是兩稅也且未有籍婺而輸嚴者言於朝復其故從知饒州未至郡以太常少卿召發半道除起居舍人居數月除中書舍人兼史館脩撰秩左通直郎服三品大將張俊戍江上遣卒至彭澤縣卒故縣吏也負俊勢侵辱其令令郭彥參械之獄俊怒訴於上詔為罷彥參公言彥參不畏彊禦無罪俊又陳有田在諸郡丐免征

衔公言兵興以来士大夫及勲戚之家科數與編戶等嵩欲寬民力均有無使貴賤上下同力一心共濟國事況將相之臣乃不能體此乎除目有自中出者公言近習請托進擬不自朝廷所繫不輕因録皇祐詔旨以進上皆嘉納其餘捄弊裨闕所還制敕甚衆如論平江檢潰官吏不當劾和州新被兵宜除其貢絹事多施行遷兵部侍郎兼直學士院公頓首辭曰臣愚不足以兼二事顧盡力佐司馬竟不拜直院之命北邊解嚴詔百官各以疆事對公力言防江之備不可徹上采其策公一意憂國出入禁門以人主為

知己排權擠貴亡所避同列皆嚴憚公出其下車駕之親征也公實扈從次平江羽檄狎至柄臣或進退保計上顧曰如王某必不肯為其為上所敬如此眷禮日加且將授以政異意者皆側目視公公畏讒就連拜章請郡上不得已除徽猷閣直學士知饒州入辭上諭以即大用復日台州陳槖治郡有述吾難其繼者無以易卿遂改命知台州言者以危語中公上記其忠纔下除徽猷閣待制至郡未幾提舉江州太平觀屏居括蒼者三年上念公未嘗置公弟駕部郎若愉以職事對上曰卿兄某今安在行大用矣中書

舍人劉大中侍上論制誥上曰如王某極得詞臣體侍御史蕭振論守令賢否上舉公守婺日免貢羅御爐炭事曰守臣愛惜百姓皆如此朕復何憂廷中皆意公且復用起知溫州始秦丞相之祭知政事也甚善公間而論天下事意鋭甚既為相所言皆不讎公疾其詭言於上曰檜嘗語臣守國之人惟當善啜飯共圖中興非臣心服其言謂有志於中興者要當如此又自謂使檜為相數月必有以驚動天下今施設乃止於是願陛下以臣所聞間檜使行其平昔之言秦丞相懟怒前好盡矣及是秦丞相專國公自知不

為所容在温半年亟以目疾請祠歸陽羨避謗深居時事一不掛口客至清坐竟日談訂經史而已書札官之考十有二游心事外人莫能窺其際秦丞相脱節權益張尤畏惡善類大誅譴以立威嶺海間纍纍無虛郡雖公闔門託疾猶奪徽猷閣待制公等視禁錮安如也紹興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八日以疾終於里第享年六十有五累官左朝散郎爵江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明年夏五月甲申窆于常州宜興縣清泉鄉孫墓村楊塘塢公沒之年秦丞相薨太上皇親攬萬機辯明淑慝還公故職以直前護且詔子一

子官用子登朝贈左通議大夫公氣節高亮儀觀竦
頎聲音滿堂其學根極六藝深醇閎肆以崇是闢非
為己任自其少年已不為王氏說所傾動慨然歎黜
其不臧以覺世迷於是稽參雋艾鉤索聖藴催新學
詖淫邪遁之辭迎筆披靡雖老於王氏學者莫能自
解龜山楊先生時與公會毗陵出所著三經義辨示
公曰吾猶舉其端以告學者而已欽髮櫛而毫縷之
未遑也非子莫成吾志者公愈益感厲首尾十載迄
以成書為毛詩辨學二十卷尚書辨學十三卷周禮
辨學五卷辨學外集一卷靖康建炎以来朝廷懲創

王氏邪說之禍罷配享什坐像更科舉法置春秋傳
士弟子員鬪論略定然餘冽遺黨合力詆沮所以揺
正道者萬端賴太上皇指之堅定不得逞則陰挾故
習候伺間隙識者懼焉會故相韓儀公忠彦請謚公
時贊長常引韓儀公熙寧初關近臣坐講之請以定
謚且謂自古君尊臣卑猶天地定位不可改易雖淫
辭曲說厚誣天下謂天子有北面之儀君臣有迭賓
之義天下卒莫之信實有大功於名教宜謚曰文禮
書發王氏之謬以警在列讀者皆悚而韓氏子乃以
故事未有以禮為謚者謁宰相求易宰相以謂公公

不為改其在兵部以事請對上因及王安石新學為
士大夫心術之害公進曰臣側聞陛下深惡安石之
學久矣不識聖心灼見其弊安在敢請上曰安石之
學雜以霸道取商鞅富國強兵今日之禍人徒知蔡
京王黼之罪而不知天下之亂生於安石公對曰禍
亂之源誠如聖訓然安石所學得罪於萬世者不止
於此為上陳安石訓釋經義無父無君一二事上作
色曰是豈不害名教孟子所謂邪說者正謂是矣於
是請以辨學為獻上許之公序上語繫於辨學書首
先時名公鄉斥王氏者輩出猶不能勝至公上辨學

而楊先生三經義辨亦列於秘府二書相經緯孔孟
之本指始明士皆回心向道如水赴壑天下遂不復
宗王氏蓋太上皇帝表章聖學之功而公與龜山先
生諸賢之助也以他所著書有春秋本義十二卷論
語感發十卷孟子疑難十四卷文集十卷西垣集五
卷兵民條例一卷公俸祿入門班昆弟字孤幼無留
者凡居安吳世差擇良士以其女歸之郊祀任弟居
厚以官逮公亡季子猶布衣云娶馬氏贈碩人二子
曰從右承議郎通判臨安府曰從右承事郎湖州長
興縣丞五女長適右朝奉郎幹辦行在諸司糧料院

仲桄次適右文林郎保寧軍節度推官韓允次適將
士郎傅公本次適左從政郎信州玉山縣丞孫璉次
適右承奉郎朱学孫男丘人曰椿櫂柟楨棠孫女一
人尚幼公位禁從嘗書于史碑于隧謹撰次爵里族
系壽年行治上太史氏副在私家以俟立言君子謹
狀

朱呂問答

先生與文公書云深味來教所謂見下學上達之要
而實加功之語切中平昔之病悚然累日所恨相去
阻邈不得面嘗若蒙指示其要俾知所用力豈勝幸

甚竊自揆度須解敏悟固後流輩至於篤信確守雖
不敢謂能妄意或庶幾焉若有以教之則必不至於
若存若亡負諄諄之誨也

又云自罹禍變先公以来困心衡慮始知前此雖多
為嗜學而工夫汎漫殊未精切追味往年書今悉離
之誨誠中其病推原病根蓋在徒恃資稟觀書粗得
味即坐在此病處不復精研故看義理則汗漫而不
別白遇事接物則頹惰而少精神今乃覺氣質粗學
思處粗完原非主敬工夫而聖賢之言本末完具意
味無窮尤不可望洋向若而不進也但恨無由親承
誨語的實下来處因便詳告指示自度今能信受矣
行非如疇昔草草領畧也

又云撫州士人陸九齡子壽篤實孝友兄弟皆有立
舊所學稍偏近過此相聚累日亦甚有問道四方之
意每思學者所以狗於偏見安於小成皆是用工有
不實若實用工則動靜語默日用間自有去不得處
必悚然不敢安也

已上先生書

文公與先生書云熟書說近建家廟立宗法此正所
欲討論者便中得以見行條目子細見教為幸

又云誨諭之意微婉深切銘佩何可忘也弘大平粹
四字謹書坐隅以為終身之念

又云損約收斂此正區區所當從事日前外事有不
得已而應者自承警誨什損四五矣

又云學者推求言句工夫常多點檢日用工夫常少
今日此等人極多然或資質敏利其言往往有可采
者則不免資其講論之益而在我者躬行無力又無
以深知其弊方此愧懼今得來諭敢當備以警告常
所與往来者使自省察耳

又云承諭整頓收斂則入於着力從容游泳又墮於

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論之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着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耳

又云養忠厚革澆浮之論甚善要當以此為主而剖析精微之功自不相妨耳

已上文公書

遺事

先生示門人及諸弟曰知猶識路行猶進步若謂但知便可則釋氏一超直入如來地之語也

又與葉侍郎書云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

於講說讀經多於讀史然後能可久可大

文公答蔡季通書云歸來又得伯恭書云學者須是專心致志絕利一源凝聚渟滀方始收拾得上此論甚當不敢不以告也

李晦叔問東萊謂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守而不浮文公曰東萊此說是也

文公答路德章書云向見伯恭說少時氣性粗暴嫌飲食不如意便敢打破家事後因久病只將一冊論語早晚閒看忽然覺得意思一時平了遂終身無暴怒此可為變化氣質之法

文公語錄云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呂公舊時性極褊急因病中讀論語於此有省後遂如此好

又答劉公度書云向見伯恭說孔子順答魏王問天下之高士而曰世無其人此一句似全不是孔家法此言有味

文公周易本義釋經篇名云中間頗為諸儒所亂近世晁氏始正其失而未能盡合古文呂氏又更定著為經二卷傳十卷乃復孔氏之舊云

文公有與詹帥書謂每題程先生易傳必曰周易程氏傳後來以告伯恭伯恭亦深以為然為換却整學

易傳籤子

文公學校貢舉私議云近年以來習俗苟偷學無宗主治經者不復讀其經之本文與夫先儒之傳注今欲正之莫若討論諸經之說各立家法而皆以注疏為主如書則兼取劉敞王安石蘇軾程頤楊時晁說之葉夢得吳棫薛季宣呂祖謙詩則兼取歐陽脩蘇軾程頤張載王安石呂大臨楊時呂祖謙

文公序先生讀詩記後云今觀呂氏家塾之書兼總衆說巨細不遺挈領提綱首尾該貫既足以息夫同異之爭而其述作之體則雖融會通徹渾然若出於

一家之言而一字之訓一事之義亦未嘗不謹其說之所自及其斷以己意雖或超然出於前人意慮之表而謙讓退托未嘗敢有輕議前人之心也嗚呼如伯恭父者真可謂有意乎溫柔敦厚之教矣學者以是讀之則於可群可怨之旨其庶幾乎

文公書近思録後云淳熈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来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愽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為此編總六百一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

以求端用力處己治人之要與夫辯異端觀聖賢之大畧皆初見其梗槩

文公又與詹帥書云伯恭大事記甚精密古今蓋未有此書

文公與潘恭叔書云禮記與儀禮相參通脩作一書乃可觀中間伯恭欲令門人為之近見路德章編得兩篇頗有次第

文公書先生祭禮後云問之潘叔度伯恭成此書時已屬疾自力起奉祭祀惟謹既又病其飲福受胙之禮猶有未備者將附益之而不幸遽不起矣使其未死意所釐正殆不止此惜哉

文公書先生病中日記後云觀伯恭病中日記其緒閲論著固不以一日懈至於氣候之暄涼草木之榮悴亦必謹焉則其察物内省蓋有非血氣所能移者矣比来不得復見伯恭固為深恨然於此得竊窺其學力之所至以自警省則吾伯恭之不亡者其論我亦諄諄矣三復流涕敬書其後

王魯齋先生黙類考序云東萊先生曰心思之不可囿而滯也其論精確

又云昔朱子嘗[illegible]分詩之經分詩之傳此說得之呂

伯恭因立此例歟

楚詞集註

東萊先生

宋史儒林傳

呂祖謙字伯恭尚書右丞好問之孫也自其祖始居婺州祖謙之學本之家庭有中原文獻之傳長從林之奇汪應辰胡憲游既又友張栻朱熹講索益精初蔭補入官後舉進士復中博學宏詞科調南外宗學教授丁內艱居明招山四方之士爭趨之除太學博士時中都官待次者例補外添差教授嚴州尋復召為太學博士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輪對

勉孝宗留意聖學且言恢復大事也規模當定方畧當審陛下方廣攬豪傑共集事功臣願精加考察使之確指經畫之實孰為先後使嘗試僥倖之說不敢復陳于前然後與一二大臣定成筭而次第行之則大義可伸大業可復矣召試館職先是召試者率前期候學士院求問目獨祖謙不然而其文持典美嘗讀陸九淵文喜之而未識其人考試禮部得一卷曰此必江西小陸之文也揭示果九淵人服其精鑑父憂免主管台州崇道觀越三年除秘書郎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以脩撰李燾薦重脩徽宗實錄

書成進秩面對言曰夫治道體統上下內外不相侵奪而後安鄉者陛下以大臣不勝任而兼行其事大臣亦皆親細務而行有司之事外至監司守令職任率為其上所侵而不能令其下故豪猾玩官府郡縣忽省部掾屬凌長吏賤臣輕柄臣平居未見其患一旦有急誰與指麾而伸縮之邪如曰臣下權任太重懼其不能無私則有給舍以出納焉有臺諫以救正焉有侍從以詢訪焉倘得端方不倚之人分處之自無專恣之慮何必屋至尊以代其勞哉人之関膈脉絡少有壅滯久則生疾陛下於左右雖不勞操制苟

玩而弗慮則聲勢浸長趨附浸多過咎浸積內則懼為陛下所譴而益思壅蔽外則懼為公議所疾而益肆詆排願陛下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執要以總萬事之概勿以圖任或誤而謂人多有可疑勿以聽明獨高而謂智足以徧察勿詳于小而忘遠大之計勿忽于近而忘壅蔽之萌又言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為未備者矣夫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故於俶擾艱危之後駐蹕東南踰五十年無纖毫之慮則根本之深可知矣然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

而幹畧未優故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是以元
昊之難范韓極一時之選而莫能平殄則事功之不
競從可知矣臣謂今日治體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
厲而振起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遷著作郎
以末疾請祠歸先是書肆有書曰聖宋文海孝宗命
臨安府校正刋行學士周必大言文海去取差謬恐
難傳後盍委舘職銓擇以成一代之書孝宗以命祖
謙遂斷自中興以前崇雅黜浮類為百五十卷上之
賜名皇朝文鑑詔除直秘閣時方重職名非有功不
除中書舍人陳騤駁之孝宗批旨云舘閣之職文史

為先祖謙所進採取精祥有益治道故以寵之可即
命詞騤不得已草制尋主管冲祐觀明年除著作郎
兼國史院編脩官卒年四十五謚曰成祖謙學以關
洛為宗而旁稽載籍不見涯涘心平氣和不立崖異
一時英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少褊急一日誦孔子
言躬自厚而薄責于人忽覺平時忿懥渙然冰釋朱
熹嘗言學如伯恭方是能變化氣質其所講畫將以
開物成務既卧病而任重道遠之意不衰居家之政
皆可為後世法脩讀詩記大事記皆未成書考定古
周易書說閫範官箴辯志錄歐陽公本末皆行于世

晩年會友之地曰麗澤書院在金華城中既沒鄉人
即而祠之子延年

壙記節畧　　　　弟祖儉

公之問學術業本於天資習於家庭稽諸中原文獻
之所傳慱諸四方師友之所講參貫融液無所偏滞
所為書有吕氏家塾讀詩記三十卷祭取毛鄭衆氏
之說而閒出已意其後更加刋定迄於公劉之首章
大事記起春秋終於五季書法視太史公所錄不盡
用策書凡例其條網端緒槪見於通釋解題之二書

祭文　　　　文公先生

維淳熙八年歲次辛丑九月甲戌朔九日壬午友人
宣教郎新提舉江南西路常平茶鹽公事朱熹謹以
香茶鷄酒奠于亡友伯恭呂兄明道直閣大著郎中
之靈曰嗚呼哀哉天降割于斯文何其酷邪往歲已
奪吾敬夫今者伯恭胡為而又至於不淑也邪道學
將誰使之振君德將誰使之復邪後生將誰使之誨
斯民將誰使之福邪經說將誰使之繼事記將誰使
之續邪若我之愚則病將孰為之箴而過將孰為之
督邪然則伯恭之亡曷為而不使我失聲而驚呼號
天而慟哭邪嗚呼伯恭有蓍龜之智而處之若愚有

河漢之辯而守之若訥胷中有雲夢之富而不以自多詞章有黼黻之華而不易其出此固今人之所難而未足以議兄之彷彿也若乃孝友絕人而勉勵如弗及恬淡寡欲而持守不少懈盡言以納忠而羞為紆秉義以飭躬而恥為介是則古之君子猶或難之而吾伯恭猶欿然而未肯以自大也蓋其德宇寬洪識量閎廓既海納而淵停豈澄清而撓濁刔涵濡於先訓紹文獻於厥家又隆師而親友及探討之幽遐所以稟之既厚而養之深取之既博而成之粹宜所立之甚高亦無求而不備故其講道於家則時雨之

化進位於朝則鴻羽之儀造辟陳謨則宣公獨御之對承詔奏篇則右尹祈招之詩上方虛心其猷納衆亦注目其數施何遭時之不遂遽與疾而言歸既一卧以三年尚左圖而右書閒逍遙以曳杖悅沂上之風雩衆咸喜其有瘳冀卒攄其素蘊不則傳道以著書抑亦後來之程準何此望之難必奄一夕而長終增有邦之殄瘁極吾黨之哀恫嗚呼哀哉我實無似兄辱與游講磨深切情義綢繆粵前日之枉書尚爍然其手筆始言沉痼之難除猶幸死期之未即中語簡編之次第卒誇草樹之深幽謂昔騰牋而有約盍今命駕以來遊欣此言之可懷懍訃車之偕至考日月之幾何不旦莫之三四嗚呼伯恭而遽死邪吾道之衰乃至此邪既為位以泄哀復緘辭以寓奠冀其嗣歲之有聞尚前言之可踐嗚呼哀哉尚饗

又節畧　陸子静

惟公之生度越流輩前作見之靡不畏待外朴如愚中敏鮮儷　顏曾其學伊呂其志久而益專窮而益厲約偏持乎棄疵養粹

又節畧　葉正則

公以生稟之知世家之舊備義理於一身講源流於

偏扣既徹牖以並納亦隨才而獨誘由是東南之夫拔起林岫為英為豪繼公之後至於不以記為傳不以文為富器不止於一能學不期於偏就事款析而愈精德欿充而兼肩暢群儒之異指續先民之遺胄

墓表　文公先生題

有宋東萊先生呂君伯恭之墓

畫像賛

以一身而備四氣之和以一心而涵千古之祕推其有足以尊主而庇民出其餘足以立教而垂世然而狀貌不踰於中人衣冠不詭於流俗迎之而不見其

來隨之而莫睹其踊躍是丹青孰形心曲唯觀之者有得其天焉則庶或遺編之可續唯字以下一本作惟嘗見之者於此而後見之焉則不但遺編之可續而已

金華正學編卷三

北山先生

楊州後學趙　鶴編輯

海州後學張朝瑞重編

鉛山後學周尚禮校閲

里　後學唐邦佐仝校

繫辭發揮序

圖書出而易之數顯卦爻畫而易之象明蓍策設而易之占立曰數曰象曰占是三者乃聖人作易之大用捨是則無以為易一以貫之則畫前太極之妙又易道之根源也在昔伏羲氏繼天立極不過因造化自然之數推卦畫自然之象倣蓍策自然之變作為卜筮以告夫後世使人得以决疑成務而不迷吉凶

惟若指塗云爾至文王之繫彖周公之繫爻雖曰因事設教丁寧詳密然又不過即卦象之所值依卜筮以為訓俾之觀變玩占避凶趨吉以為處己應物之方而不失其是非之正而已觀其為書廣大悉備肩天下之道變通不窮盡事物之理然其於易道之根源義理之精蘊未始數數言也迨夫世變日下易之為用寖溪於術數故夫子十翼之作始一以義理言之而不專求之象故占筮之間是故因俗淳漓為教

不得不然也然聖人之書本末不遺而顯微無間極
深研幾因以為開物成務之方洗心藏密亦豈忘與
民同患之志今觀大傳之篇高極於陰陽變化之理
精究於性命道德之微雖其閑遠縕奥未易窺測然
而細研之則亦莫非象數之深旨與夫占筮之妙用
至所謂君子居則觀象玩辭者則又使人雖平居無
事亦得以從容玩釋即燕閒靜一之中而自得夫齋
戒神明之用推日之用云為有不待到蓍求卦而占
自顯者其視羲文之易其為教益備為用益廣為理
益精耳紫陽子朱子自少玩易盡洗諸儒之曲說而

獨得四聖之本心謂易本為卜筮而作故觀爻彖者
要嘗深探占象之精意而不必強合以外來之義理
至夫子大傳雖曰發天之蘊莫非極致然亦不過窮
象數之本原括卦爻之凡例若其微辭奥義則又曲
暢旁通因而及之故其言曰周子通書有云聖人之
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以是觀之經文主
於占象者畫卦以示之精也大傳詳於義理者因卦
以發之蘊也其說的確簡明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
始愚讀大傳說卦諸篇猶見其淵微浩博若無津涯而
說者類皆汗漫不精渙散無統及得朱子本義之書

沉潛反覆犂然有會於吾心洙泗微旨乃可得而尋
繹然其詞尚簡嚴未能盡達也因編閱文集語錄諸
書凡講辯及此旨隨章條附於本義之後首尾畢備
毫析縷解疑義罔不冰釋標白朱子繫辭發揮因藏
之笥櫝以備遺忘畏齋王君用功程傳頃以精本刻
梓盱江謂大傳未有善解見愚所編發揮愛之不釋
已刊之家塾蓋將融會二先生之書以求經傳之深
旨書成復俾基題識其首乃本朱子論易之意僭述
梗概與同志共焉至若朱子指示所以讀繫傳之要
旨已具見於綱領茲不贅敘亦在乎善讀之而已

孟子集註考

張子所謂虛者不是指氣乃是指理而言蓋謂理形
而上者未涉形氣故為虛爾以下面合虛與氣證之
見得此虛字是指自然之理蓋謂有此太虛自然之
理而因名之曰天故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然自然之
理初無聲臭之可名也必其陽動陰靜消息盈虛
化生生其變不窮而道因可得而見蓋虛底物事在
實上見無形底因有形而見故曰由氣化有道之名
蓋天以理之自然言太虛之體也道以理之運行言
太虛之用也至就人身看則必氣聚而成人而理因

亦聚於此方始有五常之名故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所謂合虛與氣者非謂性中有理又有氣不過謂氣聚而理方聚方可指此理為性爾合字不過如周子二五妙合之意太極二五有則俱有固非昔離今合但兩事分開看則有以見其合爾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蓋心統性情性者理也情者氣之所為也故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朱子嘗謂其說得甚精但辛苦耳證得孟子此章却是分曉

魯齋箴

王子會之名其齋曰魯既為記以自警復俾其友人何其子恭父作箴揭之其謂王子似魯者也而自以為魯豈不以昔者曾子之在孔子見謂為魯而一貫之妙獨參得之蓋將從事於篤實堅苦之學以收曾氏之功也歟其志可謂遠矣乃為之箴曰

惟人之生均稟太極萬理森然成其物則知覺虛靈是謂明德或蔽而昏則由氣質昌開其明昌去其塞復其本然惟學之力昔者子輿萬世標的始病於魯竟以魯得匪得於魯實學之積確固深純精察嚴密稽其功用有始有卒履薄臨深是警是飭日省者三猶懼或失講辨聖門是纖是悉戰戰兢兢寸累銖積

誠明兩進敬義偕立一唯領會萬理融液彼魯如賜乃弗能及孰謂參魯收功反亟卓哉王子追蹤在昔有志斯名朝警夕惕勿病於魯謂質難易勿安於魯謂思無益由魯入道有曾可式氣質之偏則懲則克義理之微則辨則析知行兼盡內外交迪確乎其志前哲是述人百己千明乃可必從而上達則在不息滅裂鹵莽乃吾自賊歸咎於魯豈不大惑戒作斯箴俛焉是勤勿貳爾心服膺無斁

感興人心妙不測章解

人心妙不測出入乘氣機凝冰亦焦火淵淪復天飛至人秉元化動靜體無違珠藏澤自媚玉韞山含暉神光燭九垓玄思徹萬微塵編今寥落嘆息將安歸

先生曰此章言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凝冰焦火則喜怒憂懼不常之心也淵淪天飛則奔逸不制之心也皆氣之所為孟子所謂放心也惟聖人之心能自為主宰如元化之能宰制萬有故曰秉元化也昔人謂氣為馬心為君心之出入蓋隨氣之動靜如乘馬然故曰乘氣機惟心君則能為之主宰故此之謂動靜體無違此體字如以身體道之體蓋其一動一靜此心無

不醒定不曾離這腔子内此之謂體曰無遠者
謂雖動静萬變而無少間斷也惟其静而常能
體之故和順積中見面盎背如玉潤山珠媚川
也惟其動而常能體之故神完思清明無不達
而能燭九垓徹萬微也如此此豈復有前二者之
患然此聖學也自世教非古鼓一世於詞華利
欲之塗聖賢傳之要雖具在方冊而棄為塵編
曾不顧省於斯時也有志於道者將安歸乎此
所以重發紫陽之嘆息也

感興静觀靈臺妙章解

静觀靈臺妙萬化從此出云胡自蕪穢反受衆形役
厚味紛朵頤研姿坐傾國崩奔不自悟馳騖靡終畢
君看穆天子萬里窮轍迹不有所招詩徐方御宸極

先生曰此章言人心至為虚靈萬理畢具酬酢
萬務經緯萬方孰非此心之妙用自應從萬物
而君之今反以狗欲之故此心不宰坐受耳目
鼻口四肢衆形之役而不自覺飲食男女固欲
之大然凡物之可喜可好者亦悉為化誘奔趨
馳騖無有止息穆王車轍萬里肆其侈心幾至
亡國而後已看得前章是言至人盡性此心不
放而常存故其妙至於光燭徹微此章是言衆
人徇欲故心常放而不收其究至於亡國敗家
猶所不顧此其聖狂之分奚翅天淵之遠然其
端甚微只在一念放收之間此道心所以為微
人心所以為危也古之君子所以一生戰戰兢
兢至啓手足而後知免蓋以此也

感興朱光徧炎宇章解

朱光徧炎宇微陰眇重淵寒威閉九野陽德昭窮原
文明昧謹獨昏迷有開先幾微諒難忽善端本綿綿
掩身自齋戒及此防未然閉關息商旅絶彼柔道牽

先生曰首四句言天道消長之幾次四句言人
心善惡之幾蓋天地只有一箇陰陽無物不體
無不自人身上透過故人身上梲實與天地同
運故君子於陰陽初動之時必當隨時省察以
盡閑邪育德之道惡則察於幾微而絶之於早
善則養於綿綿而充之使大是以月令於冬夏
二至皆有掩身齋戒之文夫湛然純一之謂齋
肅然警惕之謂戒然後心地清明有以燭乎善
惡之幾而早為之所庶幾陽明日盛而德性益
周陰濁莫乖而物欲不行耳至於閉關息商旅

所以養陽氣用金柅之剛以止柔道之牽此又
聖人賛化育之事此篇亦為在上君子言之故
自吾一身以及天下事物於陰陽交際之間無
不盡其扶陽抑陰長善遏惡之道也

感興大易圖象隱章解

大易圖象隱詩書簡編訛禮樂殽交喪春秋魚魯多
瑤琴空寶匣絃絶將如何與言理餘韻龍門有遺歌

先生曰此章言聖人之道備於六經自厄於秦火又汨於經師而其文字亦且錯亂乖離如易之易置圖書委棄象學詩書以陋儒之小序冠之篇端以亂經文禮樂則散亡幾盡春秋亦多魚豕之訛其簡編尚且闕謬如此又況道之精微乎正如瑤琴寶匣器雖在而絃已絶其意且不復傳將柰何哉我今欵理其餘韻亦幸程叔子於此嘗表章條理深探精思以續洙泗之絶響其遺音今幸未泯此固紫陽之謠詞然其自任之重亦有不得而辭者故訂正四古經詩書則斥去小序之陋而求經文之正意易則還古易篇第之舊而義主占象以窮羲文之本旨禮樂則求其合者而有經有傳至於精研龍門之微旨以上接鄒魯之正傳自濂洛開端以來廿[illegible]汛掃廓大之功未有尚焉者也

與誠齋陳公論先天後天圖

文王序卦其次第必當有說但今不可得見雖先天有圖可以做傚然先聖後聖各有規模必不覬擬畫圖也先天法象自然不勞安排而無所不合所以為妙後天圖雖可做此布置但妨礙處多只如十二辟卦已不復有次第今止可畧見大槩足矣

與門人張潤之書

某于部使者之饋槩不敢受朋友有以孟子槩交而受為言者其謂孟子不見儲子而受其幣此必當時自有此禮在今日實難引用盖其鄙性自幼不喜人財物之遺有欵以此為意者必作道理避去守此愚見以迄於今今不欲無故破戒也近来頗為卓犖者往往挾古人之似而爭以謀利於辭受間全不知辯吾人不少反其鋒何以自拔而少救其槩

又

理者乃事物恰好處而已天地間惟一理散在事事物物雖各不同而就其中各有一恰好處此所謂萬殊一本一本萬殊者也三聖所謂中孔子所謂一

而大學所謂至善亦是此意自古聖聖相去率數百年而謂曰是傳之者都是做到此耳

又

自古聖賢惟一敬畏之心曾子臨終露以語人則是謹謹畏畏度一生做得如此

辭牘

照對某年月日伏准省劄備奉聖旨特補廸功郎添差婺州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者公朝錫命下逮丘園推前代之曠典賁末學之遐踪此聖時特異之舉所以風勵天下益廣文明之治甚盛德也顧某

何人可辱此請惟其少受學勉齋黃先生授以紫陽夫子之傳自此服膺講習辛勤探索每媿天分不強年齒浸莫義理之蘊與難窺師友之淵源日遠汲汲款自脩分以內事以是與世幾成隔絕故非竊隱遁之行以為高也今者特旨自天而降授本州文學員外兼麗澤書院講席聞命徬徨莫知攸措惟是辭受之宜所當揆事度理敢用殫控冀蒙鈞察某聞君子之學固有體用要必真有可以及人然後出而任私淑之責曩者郡太守嘗以開講廷聘矣每至而每辭之者力不足也今乃聞朝命而遽起恝然於先而幡然於後卻其虗多而取其實爵於義得安乎靡恥一事在吾道中固非深與為士者最所當謹豈有靡恥尚不知守而能明師教以淑人心乎夫下知其不可而辭之上知其非偽而聽之此古今辭受之通義也重念某稟資素弱自少即苦羸疾常以安澹泊薄兹味絕意世營庶幾得保莫景今年幾八十龍鍾盡見多動則暈多言則喘自度決無有以上稱公朝之屬望徒切歎然此一人辭受之至情也合二者言前之所陳於義則為重後之所陳於情則為切銜戴雖深稱塞何有凜凜震懼而已夫豆區鍾釜之細稍知恥

者尚不敢輕受而況朝廷名器之重乎明知其不可當而冒承之已固忘其恥心寧不上辱朝廷之命乎所有省劄謹用附本州繳申伏望公朝特賜敷奏收回成命庶使山林賤士識分安身實涵養之賜

又

照對某恭准尚書省劄子景定五年十一月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除其史館校勘[illegible]須御筆兼崇政殿說書者請念某山林賤士學術暗淺不自意名徹公朝之聽昨准省劄特補迪功郎添差婺州州學教授兼麗澤書院山長嘗控瀝忱赤力申辭免矣今兹聖

君踐祚之初考證訪落之典延登俊乂繼序思不忘
而史館紬書經帷勸講首貢草茅一介之士此聖世
累朝不數見之典前輩大儒猶懼弗克稱者顧其平
凡陋質蹤跡不出鄉閭蒙先皇帝採取於世俗所共
棄榮奬於夢寐所未嘗雖自揣不勝而終辭然卹戴
恩德寵譽榮寵常恨無一髮可以報效忽聞導揚永
命其與扶杖老癃同一痛割而幸嗣聖當天商物咸
覩苟有才長足堪自竭者將亟從謳歌來歸之後也
綸命下頒特恩蹕至視昔宦任益踰分涯重念其齒
幾八十多病侵尋行步莫任支持舉動頗多顛躓雖

在鄉黨以此亦終歲艱出而可使勉強於朝廷之上
哉惟有維控所懷以冀從欲之仁伏望公朝亮其陳
情始終非偽免致薦須督促之命益重臣罪過庶之
誅幸甚幸甚

又

照對某嘉定五年十一月十五日恭惟尚書省劄備
奉聖旨除某史館校勘繼頒御筆兼崇政殿說書惟
某少日獲親有道篤意脩學而一向泰病林壑無從
當世志及茲成莫衰頹滋甚步履每藉扶持耳目久
成昏昧以此多在床榻筆硯書冊動成委棄經帷史
館之職實難勝任昨已具牘披露悃赤意謂公朝察
其不得已之真情念不可強之痼疾特為敷奏許其
辭免矣近於八月二十三日迺復被堂劄致勤王音
之叮嚀且俾郡侯之勉諭明命赫然罔知所措重念
某山林賤士學識無取既蒙先皇帝舉累朝之曠典
歘起布衣韋帶之中而聖天子於訪落初政又特歘
處於廣廈細氈之上此實書生之殊遇學者之至榮
況某叨受父師之教粗識君臣之義苟有寸長可見
豈不欲勉強趨班罄竭愚衷伸一髮之報其柰某年
益衰病益劇只如近者忽患血熱之毒幾不自存儻

使扶策前趨必致顛踣塗路反為朝廷之辱惟公朝
俯賜矜原特許終辭得以養痾待盡免致煩瀆天聽
益重其罪實拜生成之造惟是仰負大化不勝惶灼
恐懼

遺事

先生父崇道公為臨川丞時黃勉齋先生為宰二公
言論風旨制行立事大率相同莫逆於心勉齋為紫
陽高弟崇道公素尊慕紫陽之學以二子師事焉勉
齋以先生資稟之粹悉授以師友傳授之的濂洛淵
源之奧講論或至夜分

崇道夫人蔣氏與勉齋夫人朱氏相得如娣姒每得聞紫陽家庭之訓以示先生

勉齋既没先生慨念道脉之將墜追思疇昔臨川之微言兢兢如或失之終日危坐取聖經賢傳考亭諸書沉潛玩索句析條林端直簡要而又盡諸家之記録紛列標註字畫如刻夏袢不箑夜分不寐兀兀窮年雖素多病而手不釋卷以至諸子百史制度數學悉究其旨而要歸諸平實正大之趣

王魯齋輩從先生於盤溪崇道公見客先生拱立以侍客不寧者久之魯齋以請教於先生為言崇道公

始笑曰泰山微塵耳聞者竦然始知崇道公家庭之訓并先生謙虚之德

先生之學立志以定其本盡敬以持其志力學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其於言語文字之間不立異以為奇間有微詞奥義則必研精覃思耐煩無厭以俟其融會自得

時有以朱子感興詩首章為解無極太極者先生以為太極猶至理云爾不量淺深而挾此籠罩其謂之何炎按先生有朱子感興詩解於首章内已發此意其第二章止述黃勉齋解語他章盡為先生自解理明旨遠足見淵源之學故正學編多取於此然行狀宗傳不載有此解者意以解詩為小而畧之也

每舉勉齋師訓存天理去人欲棄貧棄死之語至於開悟誘掖詳緩明白而聖人旨意義理趣味藹然詞氣之間雖氣體素孱或力疾厲言竭盡底蘊至於節義所關義利生死取舍之際言言凜凜聽之聳然

先生見士友遠來者首以朝廷邊報人才用舍四方休戚為問有快於心喜不能已其或不然則憂形於色

大守傃軒趙公希悅貽書勸駕以赴麗澤院長且舉前賢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之詩以勉先

生而先生就荅以留取閑身卧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之句

趙公汝騰又以先生學問操履薦諸朝先生有詩謝之趙公因知其不可強其後入覲又復薦于朝且率名侍從數人再以姓名上時相與先生同州里諸公因問相君當識之時相無以荅因曰雅聞其為學然學問自何君事何預朝廷且其當國不欲為朝廷賁名寵王留耕在坐曰宰相所執何事諸公傳以為笑

先生既辭史館之命得改官與祠或謂先生可一拜

命先生謂前日得寖促召此心如洗今而被受又何為者年事今幾綠衣蓋棺足矣

船山楊先生子權受業朱子之門嘗知處之遂昌因家於蘭谿以道淑人北山何先生魯齋王先生皆嘗訪道于先生先生一見北山而稱許之由是盤溪之從游始識魯齋亦有就正於楊堂船山識伊洛淵源之語按魯齋亦自言聞於船山而始登北山之門

思誠子張淵之伯誠游北山何先生之門餘三十年盡得北山之學北山近思錄發揮未就而卒仁山踵成之然每條質于伯誠而後定仁山嘗曰思誠子於朱門為嫡孫

金華正學編卷四

北山先生

行狀

門人王栢

先生諱基字子恭崇道公仲子也曾祖溟故贈朝散大夫妣吳氏贈宜人祖松故任朝散郎通判徽州軍州事贈中奉大夫妣曹氏贈令人父伯慧故任承議郎主管台州崇道觀妣蔣氏封安人先生稟氣清而質甚弱踰小學始受師訓端重寡言笑與群兒異年浸長俾從鄉先生國録誠齋陳公震習學舉子業陳先生一見奇之有以達尊廉隅稱贊者先生曰廉隅

乃上大夫分內事何足為高陳先生益奇之程課若不得已潛心義理之工居多陳先生喜而語之曰爲學脩身之要義理無窮由是益自充拓若泉之始達火之始然弱冠崇道公官遊臨川而勉齋黃先生適為令二公言論風旨制行立事雅然各有當於心不啻如同門素友崇道公見二子而師事焉首教以為學須先辦得真實心地刻苦工夫隨事誘掖始知伊洛之淵源臨別告之以但熟讀四書使胸次浹洽道理自見此先生所以終身服習不敢頃刻忘也一室危坐萬卷橫陳存此心於端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

研精覃思之際每於聖賢微詞奥義疑而未釋者必
平其心易其氣舒徐容與不忘不助待其自然貫通
未嘗參以己意不立異以為高不狥人而必變蓋其
思之也精是以守之也固充其知而反于身者莫不
踐其實無疾言無遽色無窘步無叱喝聲不悖情不
逆詐不伐善不較利害事父母盡其孝愛之道婉容
柔色以得其歡心事兄長[illegible][illegible]知孺之樂恭敬退讓
曾無間言處族姻崇仁[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朋友盡忠告之責
御童僕婢妾則寬而有制見臣夫野叟必勞之有恩
貧困者必施不計其有無患難者必救不問其遠近

捐適已責不以為難遷善改過尤極其勇凡聞一善
言見一善行喜形於色若已有之或朝政有闕四方
有警憂形於色至忘寢食是以父母愛之兄弟懷之
族姻德之朋友信之閭里尊之海内慕之而不得識
其面天下思之而不能必其來蓋其澹然無欲不屈
於萬物之下立乎其大得友於千載之上此皆尊德
性道問學之功也以其餘事言之先生之文溫潤融
暢先生之詩從容閒雅皆自胸中流出殊無琱琢辛
苦之態雖工於詞章者反不足以闚其藩籬先生作
字清勁結密世傳柳法無一書一集不加標註楷小

精肅見者莫不心開目明先生文房巨編山立無一
書一集不施朱抹端直切要讀者莫不意融心服此
皆心德之所發見于事者雖至微必謹如此盤溪之
上有宅一區脩然於水竹之間山未為甚深林未為
甚密先生遁世不見知而無悶閭里鮮有知其學問
者自船山楊先生與立一見之後人始聞之好學之
士次第汲引而願執經講下先生勞謙屢拒雖後生
小子亦不肯受其北面之禮請問者未嘗不竭盡無
餘而與之言嘗謂為學莫先於立志每讀朱子遠遊
歌見其為學立志之初便已有此規模晚年亦只是

充踐此規模而已所謂願子驅堅車躐險摧其剛便
有凜乎任重道遠死而後已氣象使人卓然有立為
學之始須有此大規模又須不問難易不顧生死鞠
躬盡力以必至為期若出門已便不敢展脚況南北
東西豈有可至之理哉又曰規模不大則心志不堅
新工不加則舊學日退而知識隨血氣為之盛衰矣
然義理儘無窮未易便到極處則吾輩講學正要相
與合力精思明辯大家討一箇分曉的當受用處又
各要辦得箇耐煩無我之心耐煩則不厭往復之詳
無我則廓無偏私之蔽縱有未明雖十往反而不憚

如是則始得箇至當之歸論讀詩別是一法與讀[illegible]
經不同先須十分掃蕩胸次令潔淨却要吟哦上下
從容諷詠使胸中有所感發興起方為有功謂箕子
所以告武王者綱領宏碩條目明備議論又有精深
嚴密本末畢舉因叅以大學中庸其大本大經蓋有
不約而符契者曰敬五事則明明德之謂曰厚八政
則新民之謂曰建皇極則止於至善之謂至於皇極
則有休證而無咎證有仁壽而無鄙夭則致中和天
地位萬物育之謂蓋皇極之極功也謂讀易者要當
盡去其膠固支離之見以潔淨之心玩精微之理沉

潛涵泳庶有以得其根源識其綱領乃可漸觀爻彖
究其義理又謂太極說本自明白以其無形而實有
理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有理而却無形故曰太極
本無極又謂定性書句句是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
應又曰學者讀書先須以四書為主而用語錄以輔
翼之大抵集註之說精切簡嚴語錄之說却有痛快
處但衆手所錄自是有失真者但當以集註之[illegible][illegible]
折衷語錄之疏密以語錄之詳明發揮集註之曲折
此先生編書之規模也他書亦本此意其後又曰近
溫習四書覺得義理自足意味無窮須截斷四邊只

將本書深探玩繹方識其趣若將諸家所錄來添看
意思反覺散緩此先生晚年精詣造約終不失勉齋
臨分之意柏既未得其遠者大者而所聞僅僅如此
與其他學者言衰頹未就不可得而備述也先生隱
居求志不顧人之知真無媿古人為己之學然山輝
川媚終有不可得而掩者歲在甲辰勉齋門人庸齋
趙公汝騰來鎮東陽首加延聘且以名聞于朝故先
生有詩曰閉關方喜得幽棲何待邦侯更品題自分
終身守環堵不將一步出盤溪先生不肯出之意實
權於此自是羔鴈踵門鶚書翩翩而上久之始賜初

品官本州文學員外兼麗澤山長先生力辭以為[illegible]
者郡太守嘗以開講延聘每至而每辭所以不敢當
者力不足也今乃聞朝命而遂起恝然於先而懦
于後却其虛名而取其實爵於義得安乎庶恥一事
於吾道中固非深與然為士者最不可不謹豈於此
尚不能守而能明教以淑人心乎下不知其不可而
辭之上知其非偽而聽之此古今辭受之通義也辭
避未竟而理宗上賓嗣聖踐祚復有史館校勘之命
御筆俾兼崇政殿說書又頒詔劄帝意若曰先皇帝
貽厥孫謀莫詳資善之一記予小子茲廸彝教俾覲

尚雅之群儒既登進於舊遊且旁延於時望開予以厭飫優柔廸我以高明光大王音丁寧邦侯勉諭上之所以期待於先生者至矣先生控辭益力上不得已特改承務郎主管華州西嶽廟先生亦不敢祇受遂有皓首何妨一布衣之句或者疑先生之學有體而無用者吁是何言也語孟六經未嘗有體用字後世儒先始取之以明理朱子送胡籍溪劉恭父之詩胡五峯以為有體而無用分對二字言朱子曰天下無無用之體亦無無體之用先生之體立矣而其用固有以行矣年運而往精神踰邁因以不用用之非

無用也況自僞禁胎禍天降割於斯文考亭輟響伊洛之學銷毀僅存孤立無助勉齋黃先生續遺音於絃斷絲絕之餘鼓而和者不過十餘人如大病方甦元氣未復先皇帝崇尚正學表章四書躋五子於孔廟明示天下以進取之學非所以自盡猗歟盛哉此千載一時之遇其柰老師宿德相繼零落後生晚輩散漫無依不見典形無所則效而科舉利祿之誘反甚於前其能卓然自立者難矣先生鍾江山清明淳淑之氣滌之以祖父詩書之澤培之以師友道義之傳磨以歲月鍊其窮理盡性之工晦以山林檢其樂

天知命之趣其所成就者豈一朝一夕之力先皇帝聞先生之名久不敢輕於用者所以為燕翼之深謀今上嗣服之初卽廣厦細氊之上舉累朝不數見之典求賢之心如日方升使先生可以造朝則陳善閉邪正心立極豈不足以培養聖學薰陶德性以盡其職分之所當為衰病相乘有孤訪落之意豈非天乎夫自嘉定以來黨禁既寬名公巨卿分布內外不為少矣然終不足以追乾道淳熙之盛者何哉往往根本不壯分量易滿爵祿之味深而性命之識淺失其本心瀾倒而風靡者亦不為少其間小智纖能剽略

見聞以資口給亦足以欺世盜名豈不大有負先帝崇儒重道之心使後世亦有介然獨立始終不變如先生者豈特吾道之幸允為國家之光是亦天也不然則何宅天衷奠民極俾人歆祛世迷乎柏昔獲拜崇道公公見客先生拱立以侍客不寧者久之柏請教於先生為言崇道公公笑曰泰山微塵耳柏惘然自公卽世乃獲與編次公之行事州里世系已見於前此不復著其配周氏弋陽人故少傅禮部尚書諱執羔之孫常州判官諱理之女先生之姑之所生甚愛之嚴於得配惟先生當其心有閒靜之德甘澹泊

之味以勤儉相夫君得一意於問學無閫内之累歸
十年而病又七年而卒實紹定壬辰九月二日也先
葬于金華縣循理鄉油塘之原先生以稟質素弱竟
不繼室絶欲自愛故得年八十有一生於淳熙之戊
申十月巳卯終於咸淳戊辰十二月乙未卜以明年
十有二月朔合葬夫人之兆子男二人長欽後先生
半年而卒次鉉女三人二夭其季適同郡張復之見
任平江府崑山縣令孫男三人宗玉宗瑜宗瑪孫女
三人長許嫁王莊欽之孫嵤次許嫁東陽縣世戚曹
濟次尚幼先生平時不著述惟研究考亭之遺書兀

兀窮年而不知老之已至僅有編類大學發揮十四
卷中庸發揮八卷大傳發揮二卷啓蒙發揮二卷太
極通書西銘發揮三卷有力者皆以板行猶有近思
録發揮未校正語孟發揮未脱藁文集一十卷裒集
未備也欽以柏受知于先生甚久受教于先生甚深
俾柏具先生之行實以有請于當世柏雖不敏不敢
辭也柏切謂國朝典禮生有顯秩死有恤章其間學
問德行為世師表爵位雖未稱未嘗無節惠之賜今
先生受學勉齋的傳濂洛晩被兩朝之異遇抱道隱
居確守不移不辱師門不愧古義異時錫謚於公朝

立傳於信史譜入於儒林譜入於隱民或譜入於考
亭弟子之後惟太史氏采擇焉

祭文 同祭　　前人

鄒魯云遠天啓濂洛理一分殊以覺後覺龜山之南
宗旨是將羅李授受集於紫陽研幾極深大肆厥功
縷析毫分惠我無窮有的其傳鼇峯翼翼孰探其源
遂通其釋隱緒茫茫孰嗣而芳公獨凝然精思不忘
莘莘學子孰定其力公獨屹然堅守不失衣鉢尚絅
世莫我知發揮師言以會于歸有毓斯和誠意惻怛
有實斯踐光輝四達先皇末命嗣聖訪落進之太史

以輔帝學詔書屢下公志莫移各盡其義匪激匪隨
高風凜然厲世範俗鼎呂吾道云何不淑嗚呼先生
壽考奚憾嗟我後人茫無畔岸立志不勇挺趨日稀
儀刑遽隔悔不可追春回萬象月冷夜清忍奠斯酒
忍讀斯文

又 行狀告成祭　　前人

我昔問學莫知其宗有過孰告有偏孰攻淵源師友
孤陋莫通有慨其慕天俾其逢得公盛名于觔山翁
獲瞻典則乙未之冬立敬居志首開其蒙自是尺牘
載磨載礱不憚往復一告以忠遠探濂洛近述鼇峯

理氣之會造化之工仁義大本聖賢大功體必有用
和必有中無疑弗辨無微弗窮毫分縷析萬里春融
匪矯而異匪阿而同曰味厥旨體于爾躬必平而實
必据而充踰陋弗勇霜鬢已蓬卒未聞道以此負公
幸公耆壽身康氣冲不閒公病遽以考終有邦殄瘁
吾黨閔凶茫茫墜緒孰葉無從歲月流邁行即幽宮
公之仲子莫泄哀恫抱公言行屬筆哀慵強顏叙次
慨想音容如持寸莛末撞巨鍾惟德之威惟禮之恭
蕪詞弗稱有愧蟠胸奉以薦陳鑒此微衷

挽詩　金履祥

道自朱黃逝人多名利趨獨傳真統緒惟下實工夫
粹德兩朝慕清風四海孤斯文端未喪千古起廉隅

又

昔年夫子在即處曉星稀氣運嗟辰歲天文動少微
素幃兄弟殯舟流子同歸總是堪傷處瑶琴聲更希

又

每侍圖書右令人俗慮空隱憂惟世變[illegible]病亦春融
聖處一言敬天然萬理中音容今永已[illegible]幽宮

宋謚先生文定誥

勑故史館校勘兼崇政殿說書特改承務郎主管[illegible]

州西嶽廟何基魯語傳文之言講貫深者乃能臻其
奧大學能定之旨造詣淺者不足窺其藩聡言山澤
之癯獨得淵源之正載錫之謚以光斯文爾賦質淳
明用心專一父祖詩書之澤漸染以深師友道義之
傳磨礱益粹真知實踐篤志近思雖巖棲谷隱不願
求知然山輝川媚有不容揜我理祖錫以初品之服
先皇帝授以史館之除方將如元祐擢頤於經筵若
紹熙寘熹於講席顧乃恪守其志遽奪於天嗟前哲
之云亡痛斯文之不淑欲以詔今而傳後於焉節惠
以易名爾識見孔多可無愧道德博文之義爾操履

無玷所宜應踐行不爽之稱合二字以旌褒表一人
以崇尚噫生無爵者死無謚此僅可施於常人名弗
著而美弗彰是用特加於君子諒惟英爽歆此寵光
可特贈謚文定奉勑如右牒到奉行

代請立北山書院文　吳師道

欽惟聖朝興崇正學[illegible]先儒蓋以學術明則人心
正儒道顯則風俗美是以上稽孔孟之傳下主程朱
之派設科則用其書秩祀則崇其爵至於門人高第
同源分流或抱道懷德以終身或著書立言而垂世
故於學舍之外復有書院之置表厥宅里樹之風聲

夫惟設教廣而出賢多是以致治隆而興善速此我
朝之盛與視前代為遠過也伏見故金華何基字子
恭生宋淳熙中躬稟異材夙有大志侍父官遊臨川
勉齋黄公為令從而受學遂厭科舉之習慱極聖賢
之書確守吁說不為空言玩索沉潜涵養淳粹藴經
綸之弘晷厲廉退之高節隱居金華山北學者尊為
北山先生婺守趙汝騰延聘不就以不薦聞景定中
與建人徐幾俱被擢命授以婺學教授兼麗澤山長
控辭不應咸淳除史館校勘又除兼崇政殿說書辭
之益力特改承務郎主管西嶽廟亦不肯受誓老布

衣作詩見志既沒錫謚文定平時不輕著撰惟研究
朱子之書四書章句集註悉加點抹有大學發揮十
四卷中庸發揮八卷大傳發揮二卷啓蒙發揮二卷
太極通書西銘發揮三卷行世已久誦習者多近思
録發揮十四卷論孟發揮未脫藁文集十卷藏于家
採輯精嚴開示明切實朱學之津梁聖途之標的也
同時魯齋王先生柏實出其門傳之導江張須載道
北方仁山金履祥授業東州並著範模見推當世淵
源所自粹美無疵州里知所尊向後進賴以私淑其
於治善俗之功不為少矣竊惟先生學紹紫陽之傳

道著金華之望潔身叔季有見於幾先開教文明大
行於身後若稽古義宜有專祠今盤溪之上故居宛
存過者改容想其風烈咸謂昔雙峰饒魯亦勉齋門
人前代奉祀有石洞書院何子之學不下饒公北山
之名豈愧石洞謂宜即其所居建立書院彰示褒寵
以補遺闕切見近年創設書院如信之藍山饒之初
庵平江之甫里不過文藝著作之士因有申明尚蒙
信允較斯人品表異尤宜況其家非殷富事絕攀援
於義毋慚有言非忝如蒙轉以上聞俯從所請豈惟
慰悅是邦人士之願亦足興起學者海內學者之心

世教所關誠非小補

金華正學編卷五

魯齋先生

楊州後學趙　鶴編輯
海州後學張朝瑞重編
鉛山後學周尚禮校閱
里　後學唐邦佐仝校

洪範九疇說

或問九疇之所以則洛書者其目可得而易乎曰不可也可易則非聖人之書也夫陽變陰合而先生五行故五當一數而不可易人稟五行而見於五事故五事次二而不可易八政者為治之大綱也故八政

次三而不可易五紀者天時之大節也有八政而后天時可推此五紀不可先於八政皇極者四方八面之所取則故居中而不可偏三德者五事之直對也三德蘊於內五事著於外品節剛柔所以定五事之合中也稽疑者八政之橫對也有政有疑不能自決必卜之而后吉凶見庶徵者五紀之直對也庶徵之休咎五紀之所以逆順也福極者五行之直對也人稟五行之氣有善惡焉有厚薄焉此福極之由分也三德者又庶徵之橫對也休咎之形剛柔過不及之偏也五紀者又五事之橫對也五事中節而後天地位四時行焉三縮三衡九疇之數昭昭然一定而不可易如此以十數推之而可以如是乎

皇極說

居五中者統體一太極也八位皆有五數者物物各具一太極也五行五事五紀之五此顯然可見者也八政之有五何也食貨祀賓師五政而已三司者所以統五政故曰八耳三德之有五何也一正直二剛克三柔克也七之五用卜是也八之五時九之五福是八位之中五無不在五行雖五大分則二實陰陽之所互生也天生水本乎陽位于北陰也地生火本

乎陰位于南陽也木為水之穉陽而實生火金為火之穉陰而實生水土則貫四行而無不資焉五事雖五總之以貌惟一二始生之數陰陽互宅蓋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三數雖曰八政而實統乎三食貨司空之職也祀賓司徒之職也師則司寇之職也八出乎三此八政之所以次三也五紀雖五而歲月日星辰實總乎厤數星辰雖可析為二合而言之星之辰也實為一紀此五紀之所以次四也卜筮雖一而體則七庶徵雖五而體則八曰雨曰陽曰燠曰寒曰風曰時曰休曰咎也一二始生之數陰陽互寓九六老數

則互變六老陰也退而變陽故有三德九老陽也退而變陰故有六極此則隱而難知者也大抵九疇以奇數為主故十不見以對待而全洛書終不出河圖範圍之外者也奇主中而位四正偶退而居四隅一二三四河圖之生數也此皇極之所以立蓋有此四者方可以建極也六七八九河圖之成數也此皇極之所由行蓋此四者皆自皇極中生也惟皇之極有建不建焉故四成數各有兩端三德之有剛柔卜筮之有從逆八之有休咎九之有福極是也人君治天下之道固已備於此矣武王之訪箕子之陳直與危

微精一之傳相為終始於一書之中其條理縝密不可易也此所以謂之大法與故朱子曰此是人君為治之心法皇極之奧義朱子言之詳矣其餘所未言者敢與同志共講之

上蔡書院講義

聖人垂世立教具存典則先賢明道講學則有正傳惟其傳得其正然後不失其典則也自孟氏歿聖遠經殘學絕教弛其所謂士縱橫乎戰國刑名乎秦黃老乎漢夷狄乎晉漢隋唐至我朝周夫子勃興建圖屬書根極要領上接洙泗千載之統下開河洛百世之傳是以二程夫子推廣其道以教學者必以持敬致知為入德之門其言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須用云者此決定不可易之理則在云者謂致知之中即進學之地也其高第上蔡謝先生則曰是以君子大居敬而貴窮理也大居敬云者如居處乎此敬之中大莫大乎此也貴窮理云者必窮極其理之所至貴莫貴乎此也其指示學者最為親切夫敬者心之貞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也蓋心為活物乘氣機而出入凝氷焦火淵淪天飛亦危矣哉不有所統攝主宰其德消亡而天命亦幾於息矣而其

所用工者諸老先生嘗備言之學者先須識得敬字分明然後有以持守曰主一無適者敬之本體以存主言也曰整齊嚴肅者敬之氣象以操持言也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以貞體此敬也曰戒謹恐懼者以畏體此敬也曰儼若思者以容貌體此敬也曰常惺惺者以不昧體此敬也文公敬齋一箴正是鋪敘持敬工夫節目第一章言其靜之無違也第二章言其動之無違也第三章言所以正其表第四章言所以正其裏第五章言其無適也第六章言其主一也第七章以動靜無違表裏交正總括一篇之大意也

第八章慮其工夫之間斷也第九章慮其工夫之差舛也分明畫出一箇敬字四方上下斷截遮閑更無透漏工夫益密學者苟有志於持敬固不患其不知用力之方矣知者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也物之理有所未明則心之知有所未盡大學所以使人窮物之理極吾之知程子言格物之道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雖此三言包括已盡先後之序又有不可紊者必以讀書居于先應事接物居于後蓋應事接物之當否此一節最未易到初學者且當

以讀書為主雖事事物物固皆有當然之理與其所以然之故不讀書則無以識其事事物物之則也自堯舜以来聖賢千言萬語載在方冊皆經世之準度爲學之綱領若憑虛而暗索躐等而要求無由可以致其知必隨章而玩味必逐句而精考胸中之權度稍定是非邪正之大分漸明然後可以評古今論人物参伍而觀錯綜而證而後應事接物庶乎裁處剖决周流圜轉無不中節更練愈深義理愈瑩無往而非窮格之工也先後之序井井有條如此上蔡先生以為窮理只是尋箇是處朱子又詳陳其窮理致知

之條目見於大學或問之中謂極其心之本體無不盡然後謂之知至學者苟有志於致知固不患其不知用力之方矣程子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蓋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為格物致知之本先後之序又極其精切如此上蔡先生謂常惺惺法正訓敬也敬是常惺惺之法也敬則此心光明洞徹動靜語默酬酢萬變無不得其當其中卓然不與之俱往此敬之効也不敬則此心昏昧怠惰人欲肆而天理微物交物引之而去矣則遂失其正此不敬之驗也是故君子必存養於未發之先省察於將發

之際端莊靜一之中此敬也應事接物之間亦此敬也講明道義非敬則若有若亡議論古今非敬則或是或非以至於人倫日用之常非敬則乖違舛逆無一中節故伊洛以来拈起持敬致知兩下工夫不可偏廢實為相須蓋不知則不能得持敬之方不敬則無以為致知之本所以謂前賢明道講學自有正傳者此也抑嘗觀大學之言正心誠意此即居敬之功也至言致知格物又窮理之要也鄒孟氏盡心知性存窮理之謂也而存心養性則又居敬之道也至中庸所論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是又居敬窮理功

用之極致歷考魯鄒伊洛垂教傳心之妙其指要綱領莫不若合符節而上蔡先生顧以一言擧之明白端的而無滲漏是豈非百世學者造道入德之指南乎共惟聖天子尊崇道統表章正傳學校之外書院幾徧天下何其盛哉在昔先朝以安定胡先生之書院推廣其規模設為州縣之學校今雖有州縣之學校又收斂其規模為四方之書院同師孔孟同尊周程同為國家長育人才之地初無異也此蓋上之人作成教養無所不用其至如此詩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愷悌君子遐不作人此文王之所以為文也前

使君以此邦獨未有書院於是追前賢以植風聲拓黌宇以來衿佩所以興起人心汲引後進仁矣哉得為政之大本先生有曰同聲然後相應同氣然後相求今賢使君以師友淵源之懿書承流宣化之職以聲氣上求先生之心亦以聲氣下求為學之士道同心同感應之妙自有不容言者夫子曰雲從龍風從虎亦各言其類也惟天台地靈人傑興關雎之教為衮繡之鄉衣冠文物獨為東南之望又有先輩遠庵諸老先生親傳考亭之學流風餘韻薰蒸漸漬不為不久深山長谷之中陋巷窮閻之下豈無抱道蘊德深藏不願人之知者感應氣求必有惕然而[illegible]相與詣求先生所謂大居敬而貴窮理者矣栢雖不敏願與諸君相勉焉學華實下工夫謹毋失先生切問近思之學故不敢躐等及於高遠幸毋易之

研幾圖序

河圖出而人文開八卦畫而易道顯九疇錫而洪範著書固不先於圖也成王之傳位也河圖在東序大訓在西序參錯於天球弘璧之間聖王之所寶可知矣古人左圖右書未嘗偏廢後世書籍浸繁而圖學幾絕間有因玩好摸寫景物以悅目而有關於理者

固鮮圖學之中興非神聖不能作非明智不能傳洪範歷千有餘年非箕子孰能陳之先天圖埋沒者二千餘年至邵子而始出濂溪周子再開萬世道學之淵源者太極圖也而通書次之蓋有一圖之義極千萬言而不能盡者圖之妙實不在書之後也近世夾溪鄭公遂作圖譜略因不足以盡天下之圖而圖之名義亦可槩見其論縱橫開闔援引弘博既富矣哉而於理非其所尚此為可恨焉耳予曩自龍深歸溫習舊書有未解者因手畫成圖沉潛玩索萬理悠然而輻輳益知圖之為可貴而靜中之有真樂也叙其

所以貽之子姓非敢為他人道吁邵子垂没始以先天圖授之伯温未嘗不哂其過計也先天圖卒大明於後世者豈伯温所能與於斯乎烏在其為能授也哉

通鑑託始論

聖賢吾不得而見之矣而得見聖賢於書治亂吾不得而見之矣而得知治亂於史事紀於言理寓於事非事則理不可見非言則事不可傳大哉書與史之功乎所以開萬世之光明立人心之好惡也書曰天叙有典典者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之倫也因其

生而分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叙又曰天秩有禮禮者尊卑貴賤等級降殺之品也因其叙而與之以其所當得者謂之秩德者得也得其道於心而不失之謂也是以表章而榮顯之於車服名器之內故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夫命者天之令也人主體之而代天行化也唐虞之世面命之而已雖堯之命舜舜之命禹皆命之以天下亦不過執中之數語至於命九官咨二十有二人往往見之於都俞吁咈之間及殷高宗之命傅說亦不出於一時之訓誡必皆丁寧於欽哉之一詞周之治尚文然後有策命之禮命微

子命蔡仲命君陳命畢公命君牙凡五篇皆成周盛時之文襄王之二命已不可同年而語平王之命文侯悲嘆感傷氣象索然聖人存於周書之後乎以著王轍之所以東也逮其末年歸惠公仲子之賵聖人存於春秋之首乎以傷王轍之所以不復西也甚矣王之昏也褒姒之難廢后黜嫡王之所親嘗也今乃以天王之尊命冢宰之貴下賵諸侯之妾若禮所當然而不愧此聖人絕望於平王而春秋之所自始也策命蓋非常典授之以土授之以民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詞章司徒書命司馬與士書服司

空書勳將之以太宰侑之以內史卿逆于境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設主布几筵太宰涖之侯端委而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辭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贈餞加之以宴好吁周之舊典禮經如此之重授受其可不謹乎春秋之國咸沈酣於戰爭攘奪之中綱淪法壞朝貢聘告之使希闊寂寥於天王之庭者正以王命之輕也秉周禮者莫如魯請以隱公觀之平王之崩魯無弔使又不供王喪致武氏子來求賻後四年王使凡伯來聘後二年南季又聘而未聞魯之玉帛入于洛也咸公弒

隱而立箕賊也魯之所當諱也固不敢命一介之使以告王王乃使宰渠伯糾来聘繼之以仍叔之子又繼之以求車之使威公薨于齊始終不以禮王乃使榮叔追命之夫何王命之褻也又以晉國大畧言之曲沃奪宗叛王屢矣不惟不之罪反使虢公命曲沃一軍為晉侯其後侵併諸國日益強大文公伐楚獻俘于王王享醴命宥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興父策命重耳為侯伯賜之車服弓矢秬鬯虎賁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重耳三辭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而出出入三覲其

儀如此之恭也惟此一命於史有光其次則衛之二命一追命襄公一吝命蒯聵皆有辭自是不復再聞王命後當威烈王二十有三年忽有命三晉大夫為諸侯之辭使人驚喜東周之勃興何為有是曠禮也然既無備物典策又無王人下臨若之何而命之哉此又春秋之一變僕深疑之我朝治平初司馬温國公奉旨論次歷代君臣事蹟錫命曰資治通鑑正託始于三晉之侯盖公不敢上續春秋而乃下承左氏傳傳以趙襄智伯終通鑑以智伯立後始然智伯之事陋矣不足以為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綱於是提

三侯之命而追原智伯於其下復著其述作造端之意傷周室名分之大壞而以哀哉二字發於後有典有則正大激昂所以扶天倫奠民極示萬世帝王之軌範也後之儒者以公之言誠忠厚矣猶慮其闕王事情也故致堂胡氏追論晉悼公病於一惰使大夫主諸侯之盟會於三晉強盛之幾以補司馬公謹微之說此特言其晉之幾而未及乎周之幾也是以朱文公感興以昭王南下而不返立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王章久已淪散何獨至是而始可論也此又補致堂之所未及雖然述春秋以後之書舍是亦幾無以

為託始也東遷之周平王以晉文侯立而周已弱襄王以晉文公定而周遂衰敬王以晉大夫立而周益亂晉大夫自是争衡於中國矣況戰國之周土地日蹙人才日消王宮不備聲名文物黯無精彩實不過諸侯一附庸耳積輕至此豈足以為天下重哉僕聞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苟不能以義制命則無以使人心丕應惟命之承僕因質其疑於太史公考之帝紀書命三侯於九鼎震之下此温公所以開端而著論也考之世家則曰魏趙韓皆相立為諸侯豈非因其自相立不得已而命之歟又十有八年四

和求為侯魏使使言王許之而后立詳觀許之一字
即太史公以之而為命也當是時王命輕於一羽烏
得而拒之哉五伯莫盛於齊桓晉文猶熟視楚之至
而不敢問尚何待後之桓文罪一大夫之自侯也前
乎七十有餘年衛猶以王命為重後乎七十有餘年
諸侯自相王王之不足而又相帝則於王何有上下
百五十年蒼姬將訖録如日之莫如歲之冬天叙斵
喪天秩流離天命僭忒而不可禦非聖人定之以仁
義中正而立極豈區區智力所能折其衡而摧其勢
哉天下固有不可為之時而聖人則無不可為之道

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聖人固未嘗不
欲興周道於東方孟子亦謂夫子得百里之地而君
之必能朝諸侯有天下信不誣也今致周之亡也猶
有邑三十六口三萬土地寶器雖俱輸於秦周民遂
東是知王可降而民不可強之從國可得而民不可
強之感周之德澤入人如此之深也在聖人亦未可
謂不可為之時仍自有可為之道乎胡氏乃遽曰吾
未如之何者亦勇於自棄矣

矯齋説

夫人之氣質不齊自陰陽五行紛綸雜揉有清濁焉
有美惡焉有厚薄焉而清明純一之會千百載不一
遇也雖聖人亦不能一人之所稟而能和人之所偏
是故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
虐簡而無傲所以扶其不足而抑其有餘也教化不
作於上而吾夫子講道洙泗私淑諸徒群弟子雖愚
魯喭辟之不齊吾夫子不過進其退而退其兼人者
而已世衰教弛人自為學苟欲矯揉其所偏其將何
以為準的哉亦曰求之於學問之中乎誠能求之於
學問必知無過不及之謂中默計吾之氣質於何為
過於何為不及不及者企而及之過者抑而反之必

至於中而後已矯揉云者即變化細密之工變化云
者亦矯揉成就之驗矯之為言治其偏而歸於正之
謂也苟矯枉而過於正則反為矯之累矣或失之激
或失之亢則皆非所以當學也然中非易至也亦難
識也學問之功非一日所能成就也君子之學不為
則已為則必要其成非百倍其功不可也中庸曰有
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
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
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已百之人十能之
已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朱子曰明

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効吁是非矯揉變化之準
的歟

回葉成父

其伏蒙不賜鄙夷再辱緘示問仁之疑義肅容三復
渙然氷釋尤見舍己之勇求善之力無纖毫固吝之
意二章改本已極明瑩剖析甚精不可強指瑕類矣
以愚見淺陋觀之克復二字雖是著力用工非是先
存此心如何遽能如此用力所以其他弟子不告之
以此正是未有顏子不違仁之功其不能不違於三
月之後者便是要他克復以全此仁也其餘日月至

者如何便能如此下勇猛手段朱子所謂教顏子以
殺賊手段者此也若仲弓正是教他一箇敬字以防
賊入來耳程子下皆盡二字朱子下一全字亦是合
此意思程子云方始是仁者以全體言也此是於令
尹問目外因及此耳來喻高明以為如何此間朋友
先來多是以為訓做字看來做字不特是粗而亦有
病仁是人元自有者何必去做他乃知文公下一箇
全字是有萬鈞之力來語於此一段恐未明瑩寵是
先天圖却於此偹見此公之為學矣想是他自有頗
學之心只是不得師友不循塗轍往往自盲撞剽竊

道理來說便欲將來立論誤矣康節之學非是雜學
蓋是不可學若一一定之於數則正道可廢世教可
息三綱五常任他作壞不必扶持亂臣賊子任他縱
橫不必誅戮何者其數當如是也數之為學固不可
謂無此理自是天地間一珍秘物事不可將來治國
平天下此聖人所不學也以二程與康節如此密熟
甚欲傳與二程而二程不肯承當者是誠無用於世
教也但渠精於數因用心推得天地萬物之理於吾
道無悖是以程朱以來推尊之而不敢非也若是正
而工夫只是敎學後學求聖人之道自有正當常行

大路正不必向康節如此喫辛苦討道理也於此可
以見他無師友盲撞處亦甚可怜也非蒙尊兄下問
之勤何敢放言如此然亦不敢以為是惟高明有以
印證之答未發之書尤更直截分明不知疏菴新呂
之講是何人後便乞賜報夫仁義禮智信性也皆未
發者也本不可形容孟子是將情來說因其見于外
方知內有此理耳未動之時如何下得脚不知敎齋
如何說未知之體併乞推教

答湖滄王全夫

觀下諭之目深見讀書不尚不為入耳出口之學甚

著足下可謂有願學之心而欠勇往之志有涵泳之
意而欠講辯之工所以見理孤單而滯礙未融也來
諭一有所著雖事物未至而其心以有偏倚此三語
初看時甚異既曰有所著不可謂事物未至既曰事
物未至又安有所偏細玩之則知語滯而不通蓋此
章大意如當喜則喜而不留其喜當怒則怒而不留
其怒有可怒者不以喜而忘其怒有可喜者不以怒
而忘其喜此之為不失其正留其喜怒此朱子所謂
一感有之也當怒不怒當喜不喜此朱子所謂不能
察也忘其當喜忘其當怒此朱子所謂欲動情勝所

以失其正也朱子謂於心上理會是見於念慮之微
者是也後章大意是心既正矣知其當親愛一向偏
於親愛雖有可賤惡者而不加審也知其所當賤惡
一向偏於賤惡雖有可哀矜者亦不加審也如父子
之當愛此心不可謂不正也而不復審其惡焉此正
是事上病耕種之欲豈頑此心亦不可謂不正而不
能審其已頑亦只是事上病此正是正心以後之事
朱子所謂是見於事為之失者不可謂之未安吾易
惰若即敖畏之少殺者也非今人之所謂敖惰肆其
無禮之謂也曰當然之則明敖惰止可如是而已亦

不必疑而缺之也又來諭絜矩一段舉本文斷續不
貫而難曉本說君子能絜矩然後上行下効而天下
平恐人不識所謂絜矩又解其義於後今如來諭但
欲識絜矩之義而不必行絜矩之用也而可乎所謂
自得者乃自然而得是集義所生者獨自得之如義
襲而取其弊至於尚新奇立異論為吾道之害矣不
踐迹聖人病之也非取之也此外已言之更不重述

魯齋記

昔者洙泗設教各因其材雖以夫子之道如元氣流
行隨其所賦而無不充然或進或止或不惰或自畫

實在乎人如何耳以子貢之敏悟而一貫之旨猶未
能融會至於聞道無疑豁然默契乃在魯鈍之曾子
人皆見其質之魯鈍者忽頓悟於一唯之下豈知其
篤學力行固非一日之所致乎夫子嘗曰參也魯程
子曰參也竟以魯得之夫魯之質非可以得道也而
其所以得道者政以氣質雖魯而不安於魯爾今考
其學道之方用功之序惜乎見於書者甚鮮觀戴記
所載曾子問一篇其問禮之曲折毫髮無遺則其道
問學之功至纖至悉可知矣又觀魯論所記啓手足
之言戰戰兢兢如臨深履薄而後免則其尊德性之

功至嚴至密可知矣大抵氣質之偏最難變化精微之旨未易頓融而曾子收效反如是之速非其不安於魯而百倍其力能至是與蓋嘗聞之天之生是人也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理有是四者根乎其中無有不善此所謂天命之性惟二五交運氣質雜揉不免有剛柔清濁之分昏明純駁之異則其所稟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固存乎其間是氣亦性也張子曰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若曾子者可謂能善反而復其降衷秉彝之初者矣僕幼嘗恭誦諸葛武侯之為

人以長嘯自號一日讀論語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懼曰此非所以為進德之助也揆以聖門持敬之道所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以致其操存涵養之力誠有所未至也況其氣質之偏心放而不知求久矣年三十有八猶未知學世故沈迷讀書過目輒忘雖所得片言隻字於寤寐俯仰間或已不能追憶孤陋荒踈魯亦甚矣由是不能釣聲名干祿利是嘗安於魯也若夫求師取友參伍磨琢由其序以求至於至善精微之地其可以氣質之偏自暴自棄而亦安於魯乎甲午歲晚易其扁曰魯齋竊取古人盤盂有銘几杖有戒之義於名齋亦庶乎其遺意焉張子曰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德天性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脩短而已僕誠不敏深有感於曾子變化之功而三復張子之言嘗以誠之朝夕見於屋壁之間庶有以警其或懈云

德夫弟史斷跋

横渠張先生曰觀書且勿觀史非史之不可觀也實未易觀也史未易觀而豈易斷哉寶鑑明而後妍醜可見此心明而後是非可決欲知妍醜先磨此鑑欲

決是非先治此心實要法也治心之法無他亦沉潛涵養乎聖賢經傳之中收斂齊肅而無放肆馳騖之病則此心明矣德夫以少年時史斷見示遂推其斷史之原本授之非獨可以斷史也立身之道亦不外此

遺事

趙星渚嘗問先生曰北山何先生何以教學者先生曰北山不曾開門授徒不曾立題目作講問者引後進稍登門之初嘗蒙舉胡五峯之言曰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

〇星渚曰文公已病其頗傷急迫先生曰急迫之病乃在下一句知乃可精上

先生往拜楊船山至大安迷道作詩自警云未識大安道行行多路岐人言訛近遠山路倍嶔巖自有康莊處多因便捷移箴今知岷子萬里不須疑北山先生和云審問方知道眞行易失岐每因貪徑捷多致落嶔巖浪謂途言惑先由已意移知津要端的眞造始無疑

北山先生之喪先生爲定門人之服

金華正學編卷六

魯齋先生

壙誌

葉由庚

先生諱栢字會之姓王氏大父諱師愈事龜山先生受易論語後與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三先生遊文公謂其有本有文德望隱然爲東州之重简知阜陵親擢崇政講官以直焕章閣致仕父諱瀚與其叔季執經問難考亭麗澤之門克世其學官終朝奉郎主管建昌軍僊都觀先生其仲子也生於慶元丁巳八月庚寅州里世系已見文公所作焕章墓碑茲不著

先生生禀高明抱負閎偉慕諸葛武侯之爲人自號長嘯歎以天下用其身年逾三十始知家學授受之原慨然捐去俗學以求道與其友人汪開之元思同讀四書取論孟集義別以鉛黃朱墨以求文公去取之意勉齋先生通釋尚闕論語乃輯録精要足之名曰通旨一日讀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曰長嘯名義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歷造考亭門人船山楊公撝堂劉公而請問焉船山語以北山何子恭父實從勉齋得考亭之的傳即往從之北山一見曰會之眞吾友也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以質

實堅苦之學自是發憤奮厲致人百己千之功有見
有疑必從北山就正弗明弗措問荅累數百帖每見
北山以歸充然自得北山每稱之曰會之二十年工
夫勝他人四十年矣先生自謂研窮愈刻深則義理
愈呈露涵養愈細密則趣味愈無窮無一書一集不
加標註於四書通鑑綱目精之又精一言之題一點
之訂辭不加費而義已著明無非發本書之精髓開
後學之耳目手圖敬齋箴書出一敬字為日用躬行
之則夙興而起深衣見廟進止有儀言動有法綜理
家政統紀斬斬户庭閴然御群子弟色莊辭確毅然

不可犯平居酒不濡唇食雖疏淡必潔當暑閉閤靜
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痛先世遺書流落多方
捜拾整比成編曰清風録各為之題識幼孤事伯兄
恭敬友愛惟恐少咈其意中年同處益盡和孺之樂
季氏早喪孫寡来聚綱維教育一視無間至割膏腴
之田與之從子溫剛仲力學有雅趣知所尊事通財
遜畔進與比居一門自為師友共學交遊蓋甚樂也
先十年卒先生哭之慟收宗合族規模宏遠憐不自
立者扶植之貧不自立者周恤之施於朋友亦然元
思死客朋友歛之欵遂葬焉其父不從越十餘年父
死始得與同窆具述其志行請銘于北山以不朽之
見義勇為不計有無今人以為難先生則以為常也
四方學者至即館之久而不厭隨其所學淺深引誘
啓迪以開其適道之門提綱疏目析殊會一未嘗不
竭盡無餘而與之言叩者無窮其出愈新又編朱子
指要示之不以義理之精微為之嚮望欲先其近易
而達乎遠大又舉文公曰大學分明聖賢已是八字
打開今人却向外面往走此編如千蹊萬徑廣立堠
子使人人皆可造大學門户此先生教人之大要法
也士大夫之仕其鄉扣請者亦語之曰士生天地間

以萬物皆備之身而不以古今自任經綸自期者皆
自遏其躬而已先生愛人以德大率類此庸齋趙公
汝騰久軒蔡公抗平舟楊公棟来為郡歎曰麗澤之
有書院久矣設而不作師帥之耻也皆以講席延聘
先生以北山未出辭既而部使者踵二先生之門請
益力北山亦勉先生經始而作成之乃精生員之選
增養士之田條列規畫創製器服廣置書籍俾諸生
誦習作興於因仍積弛之後氣象煥然一新上蔡書
院落成台守星渚趙公景緯介平舟以書幣来聘旦
俾郷守趙公崇絢勸之駕先生首講謝子大居敬貴窮

理之訓天台後學始得聞正學傳授之要敷揚經古精粹瑩白聽者竦然意融心服雖鄉之耆德亦執弟子禮来謁遠近聞風莫不競勸理宗皇帝上賓率諸生製古衰服臨于郡見者始識先生之禮為永式焉先生西正堂席以雖張世教為重垂逢久速一不以累其心歸而講道于家書堂學子懐慕不已不遠數千里来講書請徃来不置脫年積厚養固精強清勁雖少壯有所不逮肇學述作不知老之將至今年夏五月感微恙瘳已踰月忽謂子恁曰吾大命不遠矣手書曰有生必有死天地之常子已大耄年過祖父無德可紀不必作墓銘行狀平生所編述未經有道訂正不可輕以示人一夕與江西學者論學儀以倦就榻戒子弟勿強戒藥自是不語不食若幾旬乗沒整衣端坐揮婦女出寢門惟子姪門人侍夷然而終時咸淳甲戌七月九日也享年七十有八諸生制經行心喪禮麗澤山長李生員赴臨天台書堂諸生或衰經為位聚哭或踰嶺阻奔赴朝野莫不嗟惜傷吾道之不幸也先生學博而義精心平而識遠考訂群書如干將莫邪所向肯綮迎刃自解凡文公發其端而未竟致其疑而未決與夫諸儒先開明之所未及

者莫不該攝融會權衡裁斷以復經傳之舊於易則謂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耦之交也後天是純體奇耦之交也推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耦下奇莫匪自然於是後天之義始明大象者夫子之經也漢儒冠于父辭之前而後無所屬尾于彖傳之後而前不相承乃倫比彖經次于彖爻二經之下古之冊書作上下兩列故易有上下經非以上下各自為先後合而觀之自有精義夫子作十翼不應自著子曰字其亦中庸之子曰乎是殆子思從考夫子之言而著為二書則謂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範圖之數不期而暗合洪範者古今經傳之宗祖乎定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為洪範經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為皇極經先儒謂此乃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是也於詩則謂今之三百五篇豈盡夫子之三百篇乎所刪之詩容或有存於閭巷浮薄之口者漢儒[illegible]古詩取以補亡耳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還兩兩相配之舊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若風若雅若頌亦必辯其正變次其先後黜鄭衛[illegible]

斧之詩定為經傳若干篇於春秋則謂文公雖無成
書而門人纂記固已一洗歷代穿鑿之陋乃輯為發
揮以明春秋大義於魯經則謂聖人之言行爲世之
大經也曰語曰子不得與二帝三王之書並列理宗
皇帝命陞論語為經前是時講官毅齋徐公僑錫名
魯經詔國子監奉行與六經並宰相指為迂濶不行
先生上承理皇光闡斯文之盛意屬辭聯事集為魯
經章句以大學中庸孟子為之傳且訂大學致知格
物章之未嘗亡還知止章于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
二篇誠明可為綱不可為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

其他正錯簡明舊音未易悉數通鑑綱目書法凡例
不傳極力搜訪得諸天台趙氏録之梓又考通鑑之
初語即外傳之終語知司馬公未嘗不拳拳於外傳
增加本末附之論辯首以魯經終於五代為續國語
外至天文地志律厯井田旁及文章字學莫不各有
論著沿流泝源會歸至理所著述有文集七十五卷
讀易記讀書記讀詩記各十卷讀春秋記八卷論語
衍義七卷太極衍義一卷伊洛精義一卷研幾圖一
卷魯經章句三十卷論語通旨二十卷孟子通旨七
卷書附傳四十卷左氏正傳十卷續國語四十卷闕

學之書四卷文章續古三十五卷文章復古七十卷
濂洛文統二百卷擬道學志二十卷朱子指要十卷
詩可言二十卷天文考一卷地理考二卷墨林類考
十六卷大爾雅五卷六義字原二卷正始之音七卷
帝王曆數二卷江左淵源五卷伊洛指南八卷雜志
二卷周子二卷發遣三昧三十五卷文章指南十卷
朝華集十卷紫陽詩類五卷家乘五十卷嗚呼證古
難也復古尤難也明道難也任道尤難也朱張呂三
先生同生於一時皆以承濂洛之統為身任者也張
呂不得其壽僅及終身經綸未展論著靡竟獨文公

立朝之時少居閑之日多大肆其力於聖經賢傳刊
點詩書之小序紹復易春秋之元經定著論語孟子
中庸大學之章句以立萬世之法程北山魯齋二先
生同生於一鄉亦皆以續考亭之傳爲身任者也北
山深潛沖邃精體默融志在尚行訒於立言魯齋通
睿絕識足以窮聖賢之精蘊雄詞偉論足以發理象
之微著稔於北山講貫之素精於有體有用之學進
有可行之具退有可藏之資倘使得時遠道[illegible]展書
閑邪正心立極豈不足以表儒效之卓顯乃僅[illegible][illegible]
澤聖則之皐比陋巷堅坐名聞孟彰近臣列其行義

於朝朝下郡守錄所著書來上先生不以出迨嗣皇
訪落方有倚重耆碩之議而先生已不及聞矣一時
之勳業有限萬世之道學無窮先生閔聖經之淩湮
憂聖學之無傳上自羲畫下逮魯經莫不索隱精訂
以還遺經之舊以承考亭之志確乎其任道之勇也
或者乃謂經以講解辯訂而明亦以鑿析類合而晦
吁是何言也昔吾夫子之於詩書禮樂也以其殘缺
散逸之餘經之綸之然後各得其所若但堙故襲訛
一無沿革則亦無事於刪之正者矣矧先生一更一
定皆有授證一析一合不添隻字秩秩乎其舊經之

完也炳炳乎其本旨之明也而亦何陋之有哉先生
題春秋發揮曰吾夫子以大公至正之心立百王之
大法千五百年為諸儒刻鏤幾碎至是始完且明豈
非天乎朱子於諸經縷析毫分殆無遺蘊獨於春秋
以渾然得夫子之心是亦天也即先生之言可以知
先生之心後之君子因其詳於訂而未暇於從取而
約之勒成一代之巨典以垂萬世之成憲唐虞夏商
洙泗之書至我朝而大完堯舜禹湯文武周孔之道
至我朝而大明遡其所自先生之功偉矣則摭其言
行以詔方來詎可畧歟其配樓氏先二十七年卒葬

金華縣婺女鄉金村之懷原至是始定同兆圖其主
向廣狹淺深之宜就其子恁貽書其友柴由庚曰今
秋欲營藏身之所誦百年同逆旅一壑我平生之句
深有感焉此地得之天賜日者皆不許亦任之耳非
人着力得來祝順天所命以保耆壽寔訣友絕筆也
甫屆秋而先生遽逝矣其誠精明達蓋如此恁尊遺
戒以其終之年十有一月甲申奉先生之柩合窆樓
夫人之壙一子即恁一女適迪功郎處州錄事參軍
康道元及其而發柬忠弗渝恁以治命不求誌銘俾
由庚叙次歲月梗槩由庚登門受教不為不久未能

得其遠者大者何足以表章盛德門人謂先生進而
不獲施之於時退而所以傳之於後者或無愧焉是
則吾黨之罪焉耳矧子四十年從遊知之為深其何
可辭乃為具論言行本末大致如此而不自知其昧
於識壙之體也請刻而納諸幽留其副於家以俟異
日太史氏之採擇云

祭文　　門人金履祥

維咸淳十年歲在甲戌十一月癸酉朔越十日壬午
門人金履祥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昭告于先師魯齋
先生堂長聘君王公之靈曰文運重明昌盛乾淳集

厥大成越惟考亭考亭之亡道散四方黔邕降之惟北山之楊猗歟先生世泝淵源考亭遺書力探精研卒於北山師資說正有的其傳立志居敬方其少年英邁無所識取秦關俯視中原及既聞道悉歛豪英克已亦頗弘毅似曾攻堅鈎深高視旁通即事即物無理不窮論定諸經決訛放淫辯析群言折衷聖人究其分殊萬變俱融會諸理一天然有中見其全體靡所不具庶其大用隨舉而措表裏粹精動止準繩山立時行肅然襲人日明霜潔玉栗金精內明外齊闔門朝廷遇事理禁神運權秤如有用我風飛雷興出

其緒餘施諸造成梟比所至鳶魚高深孰謂斯人而不用世晚盃油然行藏無意廟堂群賢明楊薦聞元祐訪落伊川之旋如何旻天不相斯文如何先生乃夢奠楹隱居求志行義達道有如先生乃隱弗耀嗚呼哀哉履祥登門今二十春轉迷起弱弘福翕輕進之北山館我歲實施及其徒鱗差朋升皆我大故旨不克莽先生賙之後視其壙引義返止師[illegible]有嚴始拘謬悠卒踐師言涵養拓充雖未充穪[illegible]罔敢越隕勉我力學以大發俾方期卒業[illegible]遊來歸時復請盍至巳微疾為我坐言不踰其則謂善介寧竟

聞淵水哀哉茲今有問無微我思儀形儼其如在豈聞先生而容有改九二剛中而不見龍我懷先生亦哀道窮斯又不磨先生不亡躋奠以辭監我哀恫嗚呼哀哉尚饗

告諡文

竊惟先王之制生有爵以德其德歿有諡以表其行是皆命於天子而太史定其賜小史讀其誄幼不誄長賤不得私相爲諡至春秋之世則國自諡矣然卿大夫之諡猶命於其國之君若夫生不能用死而誄之子貢猶譏其非禮下至漢晉隋唐德或不見用而

爵或不稱德於是清議在下而朋友門人始私諡其師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孟貞曜之倫是也横渠子張子之喪關中學者欲以明誠中子諡之而温公以為非古然則上遵朝廷已定之命而下伸門人清議之公此豈非古今之通議而禮意之兼得者乎伏惟先生稟高明剛大之操躬格致服行之學直齊適緒高視旁通其風力宏撫足以濟世綜物其著述規爲足以解紛立度雖道在經綸而遠厭進取雖名搢縉紳而安老陋巷咸淳癸酉侍從有列薦之章迨至甲戌先朝有特招之義先生固未必起也而適不幸

以卒朝野惜之於是國子祭酒楊公文仲列請於朝乞諡北山何先生追贈先生仍乞一體賜諡公朝放奏特贈承事郎仍同賜諡事下太常以一德一心踐行不爽諡北山曰定以廣聞多能行善可記諡先生曰憲事上得可已劄付其家照應矣然北山先生有累命之爵故諡告即下先生歿有始贈之命故贈告先下乂以一字之諡乃七先生節一之例而文公師生上自羅李下迨黃陳例從二諡上恐違文所以明一原書衆美故再加北山曰文定已形誥辭亦再加先生曰文憲將須後命而警告日急大勢阽危礼文之事未遑變故之來已極自是以後十餘年故舊彫零生徒散失大懼履祥等一旦淪胥上未能竟先朝之再命下無以表清議之同尊鬱而弗彰無補世道夫以先生盛德追崇之禮異世同符固非有待然近代門人私諡其師初非有待於請也況有前朝之遺命乎謹依省劄諡憲之明文述朝旨加文之餘意敬諡先生曰文憲改題墓道之碑式昭崇德允終節惠興起方來永永無斁惟先生之神尚歆受之謹告

金華正學編卷七

仁山先生

楊州後學趙　鶴編輯
海州後學張朝瑞重編
鉛山後學周尚禮校閱
里　後學唐邦佐仝校

帝命禹敘洪範九疇

履祥按洛出書而禹則之叙為九疇疇之取義有三焉一曰並義子王子(魯齋)曰洛書河圖相表裏故一六二七三八四九皆並位於是九疇之義相比而應一與六相並也係五行於一而係三德於六以天賦之氣有生克清濁之殊則人囿於質有剛柔善惡之異也二與七相並也係五事於二而係稽疑於七見於事者有得有失則驗于占者有吉有凶也四與九相並也係五紀於四而福極於九運於天者有經緯離合之不齊則賦於人者有五福六極之或異也三與八相並也係八政於三庶證於人施於政者有善有惡則感於天者有變有常也二曰對義子王子曰一與九相對也係五行於一福極於九天之所賦有善惡厚薄則人之所稟有五福六極也二與六相對也係五事於二三德於六人身皆有當然之則本然之

性也剛柔善惡之不同則氣質之性也四與八相對也係五紀於四庶證於八五紀者天道之常經庶證者天道之變化也三與七相對也係八政於三稽疑於七政有得有失則稽有吉有凶也箕子所陳五事庶證相爲感應則二與八又相對取義也四六亦然箕子蓋舉一隅以見義也今三縱而一衡而取義亦燦然矣三曰次第夫洛書之數連比對待縱橫錯綜然而履一則本之所以始戴九則表之所以終中五則上下左右錯綜回環而樞紐幹運於中也是亦自然之序故聖人亦因而次第之係五行於一以見化

生人物之始也五行化生萬物人得其秀最靈而五行之在人者爲五事故五事次之於二焉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物出矣而所以治之者其政有八故八政次之於三焉人事既繁庶政具舉因時作事則有天時之紀焉故五紀次之於四五行五事八政五紀天人之事備矣聖人成位乎其中立人極焉故皇極次之於五皇極者固所以順五行敬五事出八政贊五紀者以一人立極爲天下之標準其所以化民成俗因其氣習而治教之者則有三德焉故三德次之於六以一人而天下之標準攸係至不輕也其中否

吉凶小則質之神明故稽疑次之於七大則驗之於天地而五氣四時之運其休其咎有不可掩者矣故庶證次之於八抑是理也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五福六極各以類應聖人又即以勸懲斯世焉蓋體天治人之用盡矣故次之於九終焉箕子陳洪範獨以次言之蓋獨陳其辭不可以無叙也至於五事敬又哲謀聖而驗諸庶證則於對義固舉一隅矣或曰河圖之位圓圓者天也洛書之位方方者地也自一而次數之勾連錯綜以至于九勾連錯綜者地道之所以固也洛書之數其用深廣聖人叙疇於此未始

數數言也然後世或以推災異或以擬易占八陣太乙遁甲下至陰陽家者流以推八卦九宮八門黑白向背吉凶亦各得其末流之一節抑天地自然之數周乎萬物固有所不能外也

伊尹既復政將告歸乃陳戒于王（咸有一德）

履祥按咸有一德之篇以論學言之前儒謂自危微精一四語之後惟主善協一四語足以繼之然此四語者即微精一允執厥中二語耳而功夫加詳焉夫舜授禹精一執中之旨即繼之后衆守邦四海困窮之語伊尹告太甲一德之旨即終之匹夫匹婦不

獲自盡之戒今之君子語理者或遺事論心者或外天下國家毋乃與聖人之言有間與噫其弊也久矣又以成書之體觀之自臯陶謨之外惟一德之書最爲明整首論天命之靡定以德之常不常爲存亡之分常即一也以桀之亡證之不常其德者也以商之興證之咸有一德者也一興一亡既明則又以一與三三所以致興亡於天者總之遂勉太甲以一德之工夫焉既勉君之一德又求臣之一德而以惟和惟一總之協於克一則一德所以能擇天下之善而時天下之中焉者俾萬姓以下則一德之效以終常德

保位之語然一德無終始之間亦不可有大小之間故嗚呼以下又推其餘意警戒以終之終始相生枝葉相對其爲書未有明整於此者伊尹以元聖之臣遇成湯之君君相俱聖其相與議論經綸之素不傳於書焉自伊訓太甲三篇皆已精切明白矣而終之一德之書如此太甲所進於此亦可窺矣此皆萬世之幸後之君臣宜熟讀而精思之

西伯演易於羑里

履祥按伏羲之畫卦也蓋有圖而無書有占而無文也至文王而後有書有文爾大傳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卦定吉凶又曰數往者順知来者逆是故易逆數也此謂先天圖也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中斷横圍左右四環是爲圓圖八疊横圖是爲方圖法象自然之數人力不可加毫末於此矣其位乾南陽也坤北陰也離東大明生於東也坎西月生於西日入於西也震東北陰盛於北而一陽生也巽西南陽盛於南而一陰生也西北多山陵艮居之東南多川澤兌居之此地理自然之形也自震四一陽之復爲冬至歷離三兌二之交爲卯中則有一陽二陽三陽四陽五陽至

六陽爲乾一之乾而姤生自巽五一陰之姤爲夏至歷坎六艮七之交爲酉中則由一陰二陰三陰四陰五陰至六陰爲坤八之坤而復生此天運循環之序也方圖坤始於西北坤盡於東南自西北至東南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皆生卦之交也自西南至東北則否泰損咸恒益既濟未濟皆三陽三陰之交也圓者象天大而天地古今元會運世小而歲月日時皆不離乎是方者象地而凡天地人鬼事物消長氣數推移皆不出乎是矣伏羲之時未有文字此六十四卦者即六十四太字也字書不過

象形會意指事轉注而六十四卦備之是六十四字
者天地人事時義物理之常變悉管乎是矣而又加
縱横差互對待相爲意義邵子所謂圖雖無文吾終
日言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者是
也至其占辭傳夏歷商又有連山歸藏之屬而世不
傳學者多謂邵氏互體既濟卦諸圖即連山之遺法
也後世納甲歸藏之法即歸藏之遺法也然其辭不
復可考或有吉凶而無教戒與文王羑里樂天
憂世以已及物慮天後世無以處於吉凶悔吝之塗
也於是乎演而爲易其演易也意若曰伏羲之圖蓋

法象自然一定之體而未盡著其用伏羲之卦雖加
互成文自然之旨而未之錯諸辭民用弗彰大道易
隱於是移先天之體爲後天入用之位飜六十四卦
變易之象而繫吉凶利否之辭焉其位探河圖生成
之位爲後天入用之位以先天方圖乾居西北西北亥
位也室壁天門也亥者子之父子者亥之子乾居父
位動爲天一以生水則坎子居北水生木則天三之
震居東木生火則地二之離居南火生土坤者土之
體也則閒火金之間而居西南土生金則地四兌金
居西至於金又生水焉土本居中分王四方故河圖

天五地十居中而四隅空後天則太極虛中而四隅
實蓋土分王四方也土既分王則乾坤艮巽皆土位
也乾者土之壯爲父居西北坤者土之體也火金本
相克坤在其間則相生此坤之所以西南也艮山土
之積巽木土之官也故居二隅焉水雖生木然木之
生必合水土之氣故艮輔坎水以生木艮者木之根
也又其性止也止而後能動說卦所謂終萬物始萬
物也故艮居東北震者木之生巽者木之氣也木不
能以自生火必有所入而後木氣發而爲火焉故巽
居東南土地之造莫大於生成木生物之氣也金成

物之氣也震木也巽亦木也震居天三之木發生萬
物巽木居東南以承之則生意益全而物生皆齊矣
兌金也乾亦金也兌居地四之金肅成萬物乾居西
北以收之則成物無遺而物成反本矣此後天自然
之用也天地運乎四時胎育萬物之用盡在其中矣
若夫乾坤父母居不用之位而六子代用事則邵子
固言之矣然乾坤固天地也易於乾坤譬諸言仁有
專言者焉有偏言者焉專言乾坤則包六子而該六
十四卦偏言則八卦配八方而乾坤六子均爲入用
之位耳凡圖意所訣有言蓋淺至於卦則兩兩飜對

以見對待消長上下升降之變其體則雜卦言之而邵子三十六宮之名所從出也其序則本主於緐對而序卦以次序言之雖非精義亦其一意也而凡易圖加疊對並之義亦發例於此矣其辭則或取之二體或取之二象或取之二中或取之主爻或取之卦變或取之成卦之義丁寧告戒以前民用聖人之憂患後世於是為至或曰卦體奇耦奇七而偶八彖辭者卦體七八之常也象辭者每爻九六之變也文王之辭彖而不象則是揲蓍求卦者將常得七八而不遇九六乎或遇九六而無其占則文王之為民立占

者蓋未備也曰是誠未備也所以周公繼之附以爻辭以盡九六之變而占辭始備爾然方六十四卦始有彖辭筮者而遇九六則亦兼占變卦之彖而已且以一卦為例言之乾之初變則為姤雖未有弗用之辭而姤之勿用可占也乾之二變則為同人雖無在田之象而同人于野之意可知也乾之三變則為履雖未有乾乾惕厲之戒而履之履虎不咥可卜也至於四變而小畜則不雨之辭不待躍淵而可喻五變而大有則元亨之時不待飛龍而可想六變而夬則物極當決又不待亢之為言而可知矣雖然終未盡乎

事物之變也故周公因之遂著九六之辭焉凡言九六者皆謂每爻之變也然又安知文王之時不已有彖辭而周公特脩補之耶故河洛第九篇曰周爻增通八八之節轉序三百八十四爻而楊雄亦有文王附以六爻之說參同契亦謂文王帝之宗結體演爻辭也道之晦明蓋關世運伏羲先天自孔子說卦以後儒者無傳焉而方外之士傳之如魏伯陽關子明可槩見矣至於文明之世則希夷先生陳圖南始出以示人三傳而至邵子始大發明於當世然易道至此亦大備矣邵子象數程子義理朱子兼之而主筮

占邵子觀象推數而知法象自然之妙故曰畫前元有易程二玩辭求意以為理無形也易假象以顯義爾故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原顯微無間朱子深究二家之說上泝四聖之心謂易為卜筮而作卦本象數而盡理因卦爻而著故曰理定既實事來尚虛用應始有體該本無嗚呼易道是謂大備是以朱子贊之曰邵傳羲畫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又曰惟斯未啓以俟後人蓋語占也今撮其大要著於篇以俟學者共攷焉

齊侯宋公魯侯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

蔡潰遂伐楚次于陘許穆侯卒於師楚屈完
来盟于師盟于召陵

履祥按惠王之世北有狄人之患南戚至于邢衛矣南有荊楚之難北伐至于鄭矣所謂南夷與北狄交而中國不絕若綫也桓公北却狄而南怗荊其有功於諸華可謂大矣然其却狄也從而怗荊也僅再北之次待邢人之奔楚丘之城在二年之後北桓公之緩也若夫楚之爲中國患又有什百於狄者吞噬群蠻盖不足道僭王號者數世盡漢陽之諸姬伐蔡滅息比年伐鄭鄭諸夏之襟喉也舍齊桓固未有問罪焉者然管仲之辭文而不及大桓公之言私而不及德菁茅微物楚所易從昭王舊事楚所可脫也而不敢及其僭王猾夏之罪以爲討其僭猾則楚未易卒服也此管仲之小也桓公知誇先君之好而不及天下之體知誇致戰之衆而不及名義之大所以楚人之辭猶卞服也僅得屈完之盟始俟不戰之勝齊桓車兵之會莫盛於召陵而僅僅乃爾魯西所謂功烈之卑孟子所謂小補以聖賢作用觀之足真可謂卑小矣然以桓公管仲之資言之亦可如是而已矣

晉侯侵曹晉侯伐衛楚人救衛晉侯入曹執曹
伯畀宋人晉侯齊師宋師秦師及楚人戰于
城濮楚師敗績

履祥按晉文公勤王以示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所謂五霸假之也然霸圖猶有此後世併此無之矣晉文之霸子犯先軫之謀居多先軫報施救患取威定霸之說已不如管仲三不可之言惟子犯謂詩書義之府禮樂德之則其言爲精而又曰德義利之本則皆霸佐之心矣夫有恩則有怨救宋固報施也至於分曹用衛報怨亦已甚矣稱舍於墓一譎分曹畀宋一譎私許復曹衛一譎執宛春又一譎退師曳柴又一譎晉文公譎而不正於此一役亟見之大軍則戮顛頡祁瞞師入則殺舟之僑此軍法所以伸戰所以勝國人所以服文公霸業於是乎備見矣

孔子如蔡

履祥按孔子稱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夫子既去魯矣以衛靈公之無道而居衛以陳國之小歲有吳師而在陳以蔡侯死於盜國遷於吳民分於楚而如蔡不幾乎居亂而入危與曰前日之言君子守身之常法今日之事夫子行道之大權也夫以聖人盛德固無施不可使夫二三君者能用孔子爲國而聽之則衛

可正陳可強蔡可守也而皆不能惜哉雖然夫子既知其不能用矣其時楚昭之賢聞於天下夫子固將如楚也當在衛也特以衛靈公致粟有際可之禮而再主蘧伯玉之家當在陳也又以司陳貞子為主而陳侯亦有言議之適故為二國留行至其如蔡蓋為如楚也何以知之有子曰孔子失魯司寇將之荊先之以子貢又申之以冉有則知孔子去魯將之楚矣聖人無固無必故為二國留行爾然而適楚又卒為子西所沮愚以為此皆非聖人意也

文廟祭議

景定之禮以顏曾思孟為四侑萬世公論於斯為允然前次議者猶以顏路曾晳伯魚竝在下列為未安則如之何則亦復古之制而已古者廟寢之制前為堂而後為室宗廟之祭先室事而後堂事而庠序之禮先獻酬而後燕禮今二丁之祭宜先用饗禮牲幣旅陳享先聖而南面於堂以顏曾思孟侑繼用燕禮籩豆簠簋享先聖而東西於室以顏路曾晳而下七十子左右祫食如昭穆之儀焉斯為得之其餘從祀者雖東西夾室可也

通鑑前編後序

右通鑑前編起帝堯元載甲辰止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戊寅凡一千九百五十五年通為十八卷二帝三王之事粗見首尾大抵出於尚書諸經者為可攻信其出於子史雜書者不失之誕妄則失之淺陋蓋其智不足以知聖人而流俗傳聞其高者既以聖人絕世拔出而大道必絕出於事物常情之表故其說失之誕妄其下者則又以世俗之腹量聖人之心故其說又失之淺陋惟尚書之僅存者於今為帝王全書劉道原外紀之作尚書不入雖曰尊經避聖然帝王之事捨尚書則諸家真稗官小說之流耳今不敢從

外紀之例而從胡氏大紀之例焉顧尚書一經諸儒解者雖已精詳但似未嘗潛泳反覆以推篇章之全意而句解字釋意或不屬屢祥因為之注釋章指隨意所到雖不能詳然聖經之篇章與聖人之體用似或得之至於子史雜書之不悖者則以古今共傳不可盡廢帝王世遠談者日稀禮失求諸野此亦猶愈於野乎故存其近似削其誕淺或加之辯論焉但惟此編本名表年惟當於書史上關之外表著其年而附謚於章後爾既編年表例須表題或攙於春秋綱目之例然所用者既史記年表之法而所表題又書

經本語之文雖間或增損君子監其非僭可也周平
王以後春秋自有全書但左氏收拾國史以羨經事
於隱公之篇多誤於莊公之篇多缺其間亦多有所
遺如楚隨所以爭起於請爵管仲所以霸本於內政
皆畧不書甚而孔子出處述作亦俱不書焉以其書
主於解經而其事或具於外傳諸史秦誓之作在於
封殺尸之後傳乎[illegible]書序又謬其時衛輒父子
爭國夫子自楚反[illegible]久之至衛明年即反魯而記者
多謂夫子久於在衛履祥所編欲止乎王而諸若此
類不可不辨獲麟以後事多亡逸歆脩古今以接通

鑑則於春秋所不能避亦不敢盡入也春秋一書固
聖人晚年哀痛之意然孔子周遊無位典冊不備未
必盡得周史因見宗魯一國之策多遵舊章就加筆
削以示大法其餘多因舊史不盡改也則其歲月名號
改以從周未必謬聖人之意况又自有皇極經世之
例遂併論次以接通鑑焉嗚呼荀悅漢紀申監之書
志在獻替而遭值建安之季王仲淹續經之作疾病
而聞江都之變泫然流涕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
者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則命也履祥末學非
二公比而其生不辰罹此百憂其所以拳拳綴緝者

特不爲憂悴廢業耳覆審諷固可知也劉道原外[illegible]
後序傷於廢疾恩嘗三復其辭而深悲之孰知吾之
又有大於道原者邪幸而天運循環無往不復聖賢
有作必有復與二代唐虞之治於千載之下者區區
此編之所望也

遺事

先生負經濟之畧雖不事進取亦未忍遽忘斯世宋
季襄樊之師日急人皆坐視而不敢救先生因進牽
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
師將不攻而自解且備叙海舶所經九州郡縣邑下

至巨洋別島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
及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而所由海道與先生所
上書咫尺無異者然後人服其精確

宋季爲相者嘗聘先生館中先生以策干之不果用
而去宋亡先生感激舊知賦詩一章云炎方之將大
地之洋波湯湯兮翠華重省方獨力四天天無光此
志未就死矣死南荒不作田橫横來者王不學幼安
歸死其鄉欲作孔明無地空翱翔惟餘其子仁賢之
意留滄茫穹壤無窮此恨長千世萬世聞者徒悲傷
吳禮部稱其辭旨悲慨音節高古真奇作也

先生將易簀命其二子曰前編之書吾用心三十餘
年平生精力盡於此吾所得之學亦畧見於此矣吾
為是書固欲以開後學殆不可不傳然未可泛傳也
吾且殁宜命許某次録成定本此子他日或能為吾
傳此書乎（見白雲先生文集）

許先生云先師仁山生於外紀既成數百年之後而
於書獨求千古聖賢之心沉潛反覆覺與史氏所記
者夫異於是脩成一書斷自唐虞以下接於通鑑之
前一取正於書而兼括易詩春秋之大旨旁及傳紀
諸子百家雖不敢如綱目寓褒貶於片言隻字之間

而綱羅遺失芟夷繁蕪考察証據坦然明白其於書
則因蔡氏之舊而發其所未備其微詞奥義則本朱
子而斷於理

白雲許先生上劉約齋書曰先師仁山學於北山何
文定公魯齋王文憲公師友之門而北山實勉齋先
生之高第其為學也於書無所不讀而融會於四書
貫穿於六經窮理盡性誨人不倦治身接物蓋無毫
髪歉可謂一世通儒（見白雲先生文集）

又上約齋啓云既至壯年始逢大匠洗故學之荒陋
開大道之坦夷使讀晦菴之書而泝伊洛之源可跂
夫子之墻而見宗廟之美携手提耳諄諄然而命之
測海窺天巍巍乎其大也謂仁山先生（見白雲先生文集）

輓詩　門人許謙

德粹身常潤時艱志莫舒治安曾獻策私淑在遺書
方寸涵千古襟懷湛太虛哲人今已矣吾道竟何如

又

統緒傳朱子淵源繼魯齋誨人沛時雨對客藹春風
志立脩身本誠存作聖功遺言猶在耳一慟悶幽宮

請鄉學祠先生文移　吳師道

竊聞有道德者沒則祭於瞽宗今學有先賢之祠古

道意也若乃立德立言可法可師當今之所表章學
者之所尊信既有其人未列於祀豈不為鄉邦之深
恥學校之缺典乎切見故仁山金先生諱履祥字吉
父世蘭谿人少而好學有經世志凡天文地形禮樂
刑法田乘兵謀陰陽律曆無不傳通長師魯齋王文
憲公相從登北山何文定公基之門北山實學於勉
齋黃公而得朱子之傳者由是講貫愈精造詣益邃
表裏誠篤神氣肅和蚤進士一不利棄去以文義遊
諸公間嘗出奇策匡世為在位者所沮格宋季以迪
功郎史館編校召已不及用隱居仁山下著書以淑

後進大德中本道師臣及部使者敦禮廷致聽授講學翕然鄉方未就而卒所著書表註大學章句疏義刊于婺江東憲司刊指義于宣學通鑑前編近蒙本道憲司命婺學刊行事聞臺府表上送官又有論孟集註考證傳學者文集藏于家先生道德無忝於前脩論著有裨於後世列之祀典義叶古今雖一時之未遑豈公論之終泯况生生後嗣貧窶非歆籍是以庇身而洪見義舉揚亦非托之以要譽如蒙轉閒有司祠之學官非惟允愜多士之望抑亦不負風憲尊賢崇化之心學校幸甚

金華正學編卷八

仁山先生

行狀

門人柳貫

先生諱履祥字吉父金氏金本劉也避錢武肅王嫌名故以金易劉後遂因之以為彭城之宗譜言世本項氏其先項伯入漢以恩賜姓為劉氏譜要爲有所證矣初縣三衢桐山峽口徙家婺之蘭谿三峯桐湖者諱陳下逮先生十世又四世曰十二府君諱則亢而家始浸大生子曰五迪功諱明仲紹興初以耆行賜爵又徙蘭谿桐山山下而其羣從子姓有曰九府君諱景文力學而不求聞與其妻包竭誠以事其祖若父父嘗患疽齋禱于天乞以身代而父疾亦尋愈喪母廬于墓左夜見天光下燭五采爛然人以為孝感郡上其事旌其鄉純孝以表異之後又祠府君于學題其主八行金公昔政和間嘗以八行選士尋廢不舉府君渡江後人考其行而有合焉故追繫之以是名耳迪功子二十一府君端澄生三子生紫益裕能以禮法自範其家仲則三十府君諱天錫於先生為曾祖娶唐氏盛年而寡守節終身教其子至於有立長子千八府君諱世臣於先生為祖蚤孤而能宅

心經術出游庠序聲稱籍籍鄉里推其賢是生桐楊
散翁諱夔先生父也學儔聞多志向嶄然祖母唐
夫人尤深訓程之雖屢從舉子試場屋不利而家學
克茂翁實啓大之矣夫人童氏生四子先生居其三
將娠散翁以事留蘭邑夜夢家塾壁間畫虎甚文已
而真虎彶升屋大吼覺而自語維熊維羆男子之祥
吾殆得男也耶歸而先生已生遂以祥名稍長應庠
序課試更名開祥後從師友謂開祥非學者名歸而
稟於其親定名復祥先生幼而敏穎父兄稍授之書
即能記誦智若成人宗黨咸愛異之從伯父三七府
君諱琳因欲命後其長子童散翁府君許之八年遂
往為之嗣年十六從學城闈補郡儔士弟子員堂試
屢占前列二年試中待補太學生有能文聲而先生
反自悔其所為之非且悼其所志之未定益折節讀
書屏舉子業不事取尚書熟習而詳解之然解至後
卷即覺前義之淺時王君相字元章幼為童子科學
問詞章望于庠校先生取友得之而元章亦深相器
許年十九知向濂洛之學聞北山何文定公基得紫
陽朱氏宗旨欲往從之而莫為之介年二十三廼即
元章而謀之將求書往謁敬巖文公似敬巖名監司

能收接後進時方里居益歆階之以踐北山之庭元
章曰見敬巖姪不若見魯齋兄先生亦曰曩嘗獲觀
五先生文粹序而竊慕之不知其為今兄也元章即
為書白金吉父與相生同年而月長蘭谿學者莫或
先焉今歆請教於左右吾兄求賢弟子久矣亦必有
以處吉父也於是獲見魯齋王文憲公柏而受其業
焉初見請問為學之方文憲曰立志昔先儒胡文定
有云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
表敬行乎事物之內又問讀書之目曰自四書始已
又問魯齋以進于北山之門既定東鄉之禮復起言
所以仰慕之意且歷叙少小漂流顛冥之故願先生
有以教之也文定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便自今日
截斷為人併以為學之要示之會之文憲字也自是
從游二氏間講貫益密造詣益精而知學非身外物
矣時章已生子散翁府君方嚴歸宗之命問以問之
文憲文憲曰昭穆既不順而彼復有子上承父命歸
正宗緒夫亦奚疑昔子貢問伯夷叔齊何人也孔子
此曰古之賢人也而子貢又有怨乎之問夫伯夷叔
齊夫子以為賢矣已無可疑而子貢再問蓋自其心
而言之也今吉父處乎理義之正何為不安其議遂

定歲在辛酉先生年三十散翁府君疾革命即歸宗已而奄至大故先生還承斬衰之重以畢葬祭之禮凡章家幹蠱之事尤極意彌縫不使少有闕失亡幾章與其配徐先後卒先生皆為之服齊衰期以報變而適正斯之謂禮豈有過哉先生夙有經世大志而尤肆力于學凡天文地形禮樂刑法田乘兵謀陰陽律曆靡不研究其微以充極於用嘗出遊杭都諸公貴人爭相引重及進牽制揣摩之策輒弗售謝歸迨其阽危迺思其言之有味而以之功即史館編校起之則已不及於用矣旁郡嚴陵故先生舊隱處故有

釣臺書院宇棟雖具誦絃久絕郡守雅聞先生之賢而緘敬之致書奉幣厚禮來聘將脩文憲上蔡故事其書曰此邦之士尚知儒術久矣而義理之作興不能勝夫利欲之汩沒釣臺之有書院正所以崇名節而張雅道況其地靚深幽奧士習於此果能專一其志向而以讀書脩業為事其於觀感興起之誠有不能已先生倘能嘉念後進幡然而來扶世善俗功豈少哉先生感其言為之一起至則因嚴先生懷仁輔義之說攄發仁義之與而極言之聞者始知義理之學真足以動夫人也于時宋將改物兵變乘之所在

釋騷先生之居尤與盜近因挈其妻孥避之金華山中驚悸稍息則上下巖壑追逐雲月探幽討勝寄情嘯詠而是心之泰然者初不以亂離之瘼嬰拂之也久之始歸就寧宇州黨之間頗知宗向羸糧景附蹻蹻雲從戶屨常滿而以禮為維關塾延致惟恐或後於夫噂沓氣誼之崇者間亦惠然應之講道論德諄切為人即有餘暇不廢纂述謂古書有註必有疏文公之於論孟製集註多因門人之問而更定之其間所不及者亦或未之備也而事物名數又以其非要而略之今皆為之脩補附益成一家言題其編曰論孟考證迺若大學文公既為定次章句而或問之作

所以反覆章明其義趣者尤悉然後之學者尚有疑焉則復隨其章第衍為疏義以暢其支申為指義以統其會大學之教於是乎無毫髮之滯矣先生早歲所註尚書章釋句解既成書矣一日超然自悟擺脫衆說獨抱遺經復讀玩味則其節目明整脈絡通貫中間枝葉與夫訛謬一一易見因推本父師之意正句書段提其章指與其義理之微事為之概考證字文之誤表諸四闕之外曰尚書表註而自序其述作之意曰書者二帝三王聖賢君臣之心所以運量警

省經綸通變數政施命之文也君子於此考跡以觀
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以誠諸身以措諸其事大之用
天下國家小之為天下國家用顧不幸不得見帝王
之全書幸而僅存者又不幸有差誤異同附會破碎
之失考論不精則失其事迹之實字辭不辯則失其
所以言之意書未易讀也燼於秦灰於楚鉏於斯何
偶語挾書之律久之而伏生之耄言僅傳孔氏之壁
藏復露伏生者漢謂今文孔壁者漢謂古文顧伏生
齊語易訛而安國討論未盡安國雖以伏生之書考
古文不能復以古文之書訂今文是以古文多平易
今文多艱澁今文雖立學官而大小夏侯歐陽文各
不同古文竟漢世不列學官後漢劉陶獨推今文三
家與古文異同是正文字七百餘事號曰中文尚書
不幸而不傳於世至東晉而古文孔傳始出至蕭梁
而始備唐貞觀悉屏諸家獨立孔傳且命孔穎達諸
儒為之疏夫古文比今文固多且正但其出最後經
師私相傳授其間豈無傳述附會所以大序不類西
京而謂出安國小序事意多謬經文而上誣孔子朱
子傳註諸經略備獨書未及筆別出小序辯正疑誤
指其要領以授蔡氏而為集傳諸說至此有所折衷

矣但書成於朱子既沒之後門人語錄采萃之前猶
或不無遺漏放失之憾予茲表註之作雖為疏略苟
得其綱要無所疑礙則其精詳之蘊固在大自得之
者何如耳小戴禮樂記第十九鄭玄目錄云漢武帝
時河間獻王與諸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云樂事者
以作樂記事又云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於別錄屬
樂記蓋十一篇篇雖合而略有分焉唐孔氏正義則
謂劉向校書則樂記二十三篇今樂記斷取十一篇餘
有十二篇名猶在而記無所錄矣正義直以樂本樂
論樂施樂言樂禮樂情樂化樂象賓牟賈師乙魏文
侯分十一篇而每篇之中又各自為章總之凡三十
四章先生獨有疑焉因為之反覆玩繹優游涵泳則
見其所謂十一篇者節目明整脈絡可考而正義所
分猶為未盡於是一加段畫而旨義顯白無復可疑
此學者所以貴於平心觀理及其理明見卓則雖跨
越宇宙而與聖賢共講亦不過是而已也司馬文正
之作資治通鑑取法春秋然舉若代秘書丞劉恕作
外紀以記前事顧其志不本於經而信百家之說是
非既謬於聖人不足傳信而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
之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始於魯

隱公之元年實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王朝烈國之事非有王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聖人筆削亦何由而見況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若此類皆不得以辟經為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為主不及詩禮春秋旁采舊史諸子表年繫事復加訓釋斷自唐堯以下接于資治通鑑勒為一書名曰通鑑前編凡十有八卷舉要三卷既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韓之術其苛決亂政亦後王所當戒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以後司馬公

既以論次而春秋以前迄無編年之書則是編固不可以莫之著也故先生自題其編有曰荀悅漢紀申鑒之書志在獻替而遭值建安之季王仲淹續經之作疾病而聞江都之变泫然流涕曰生民厭亂久矣天其或者將啓堯舜之運而吾不與焉則命也此先生述作之意而人不與知之嗚呼微哉先生之學以其絕亶濟之精識得於義理之涵濡而成於踐履之充闡研窮經義以究窺聖賢心術之微歷於傳註以服襲儒先識鑒之確無一理不致體驗參伍錯綜所以約其變無一書不加點勘鉛黃朱墨所以發其凡

平其心易其氣而不為浚恒之求深鉤其玄探其賾而不為臆決之無證自其壯歲韜英蓄銳致其人十己百之功固已深造自得乎優柔饜飫之域迨夫晚莫意篤見凝心和體舒所發皆粹盎所趣皆寬平於一動作語默之間自然丕冐大和之内而無回護掩覆之弊學之成已蓋若此也先生神爽清竦器宇靜夷平居淵潛儼恪深自晦藏而内積忠信與物無忤非意之干自不能近簡值不阿視人猶已久與之居愈益生敬四方學者承風依正肅襟造請方羣疑塞胸膠轕糾纏莫能自解而親其矩範聆其誨言因吝

消亡隱慝軒露如人有疾疢察脈制劑適其浮沉滑濇之候而中夫攻慰補瀉之宜動悟乎格不俟終日其或一時扞格而不入則寬以養之徐而制之浸灌磨礱未嘗無益而錯施之也先生篤於分義先人後己終始不渝嘗有故人子坐累母子並繫奚官分配吏隸母子至不相聞先生耿耿在抱為之物色經營傾貲贖歸其子後貴先生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而已而其推以成人者又若此矣文憲王公之學得之文定何公何公之學得之文肅黃公黃公則文公子朱子之高第弟子也其授受之淵源粹然一出於正如

御一車以行大逵如執一篇以節衆音和鸞揚鈴聲律度數脗合潛通無咈同者蓋先生始獲進拜文憲而遂從登文定之門二先生鄉丈人行皆自以爲得之之晚而深啓密證左引右掖期底于道雖孫明復之於石守道胡翼之之於徐仲車不是過也然文定之所示曰省察克治文憲之所示曰涵養充拓語雖甚簡而先生服之終身常若有所未盡焉者先生家故貧中歲依二先生以爲之重而患難之扶持死喪之救邮二先生不遺餘力焉文定卒於咸淳戊辰先生謂文定當世巨人治喪之禮四方之所視儀當厚

無薄則考按禮制而爲之議曰爲師服者弔服加麻心喪三年古之制也布襴俗服也今之服緦功以上者皆用之生帛鈎領之衫俗服也今之服緦麻者麻用之服今緦麻之服是不得全喪父無服之重也疑衰古士之弔服也其服亡矣白布深衣古庶人之弔服也其制今猶有存然古之士今之官也今之士其未仕者古之庶人也宜用古庶人之服則以深衣爲弔服昔者朱子之喪門人用細麻深衣而布緣矣然凡布皆麻古以三十升麻爲麻冕之布以五十升麻爲深衣之布深衣之麻自司馬公子朱子皆云用極

細布爲之則深衣之布用紵代麻久矣其緣則孫子紵以素是喪父既除之服也孔門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則以喪父除服之服爲若喪父無服之服其純用素可也其冠則庶人之弔素委貌失其制矣以白巾代之而加絰於冠可也加麻之絰緦服之絰也今用細麻而小可也加麻之帶緦服之帶也今用細紵可也所謂疑衰者擬於衰者也文憲方與治喪如首遵用之而先生因亦有考於深衣之制爲之外傳又若干言焉六年而文憲沒先生相其家以治其喪卒其門人制服如祔鄉人始知師弟子之義繫於常倫

不可闕也先生生於紹定壬辰三月丁酉而卒於大德癸卯三月壬辰得年七十二娶徐氏子男三長頴次類次頻頻有志於學早卒先生中年築居仁山之下文定爲書其扁曰仁山書堂學者不敢字之稱仁山先生先生又別自號次農其說以爲農田百畝上農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中次食六人下食五人凡五等百畝均也而地有肥磽力有強弱予力貧體弱不能爲上農之事庶幾其次次不能爲庶幾其中中不能爲爲中次亦可矣故命曰次農先生卒後三年其歲丙午九月甲申即葬仁山後隴所註

書有尚書表註大學疏義指義論孟集註考證通鑑
前編合若干卷傳學者雜詩文又若干卷藏于家而
曰昨非存稿者弱冠以後四十以前之作也曰仁山
新稿者辛未至乙亥之作也曰仁山亂稿者丙子以
後之作曰仁山噫稿者壬辰以後之作其自題曰自
丙子之難而宋亡之望觖自壬辰哭子之感而身後
之望孤曰亂曰噫所以志也初文定確守師傳恭訂
訓義於易大傳本義啓蒙大學中庸章句論孟集註
太極圖通書西銘之外凡文公語錄文集註書商確
考訂之所及取其已定之論精切之語彙敘而類次

之名為發揮已與諸書並傳於世矣而右文公成公
所輯周程張子之微言曰近思錄者宜為宋之一經
而顧未有為之解者亦隨文箋義為近思錄發揮未
詮定而文定歿乃與同門之友汪蒙俞卓續抄校正
篇次先後一仍文定之舊且為製序而屬之文定之
孫宗王先生歿特凡所註書僅僅脫藁而未及有所
正定故悉以授許謙謙尤能遵秉遺志益加讎校今
皆刻板以傳元統二年星後學吳師道稽書學官請
祠州學而郡亦列祀先生配食於何王二夫子矣自
聖學不明羣儒雕鏤組繡分裂破碎千五百年而周

程張邵五夫子重徽繼照六經之道煥然復明於天
下而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所以載道立教之言
人極賴以扶持人心賴以開濟者千萬世如一日也
然而宇宙之間光風霽日之時不多於風雨晦冥之
變龜龍麟鳳之出不多於鴟鴞虺蜮之孼章明開拓
之未幾而蠱壞剝蝕之隨至人心世變其相為闔闢
於茫昧不可致詰之中者君子常視之以為學術消
長之候道南之學啓於龜山楊氏而豫章羅氏延平
李氏實繼起而纂承之天之生賢固不數數然也文
公先生子朱子屬當道統絕續之運而身任斯道不

傳之緒凡聖經賢傳之出於分崩離析之餘者既悉
刪之正之以還統體之會而傳註訓釋之混於得失
純駁之間者又悉披之摘之以成宰制之公提綱挈
領別類離倫其學始於精鑑潛思終於真積力踐行
著習察之幾即致知力行之具洒掃應對之粗即精
義入神之妙世之所謂空言無實而足以欺世盜名
者非學也當時及門之士無慮什百而文肅黃公獨
得其傳顏氏之無所不說曾子之一以貫之有自來
哉文定何公早嘗師事黃公與聞真實刻苦之訓而
文憲王公則又得之何公者也何王二氏生同里同

志於道同時易名有司以謂何公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王公之高明剛正似謝上蔡時稱知言而先生則自其盛年親承二氏之教以充之於已者也盤溪之步趨歲寒之講切（盤溪文定所名歲寒文憲堂名）立志持志之訓謨嚅嚌道腴而涵泳聖涯其所資者深所造者遠矣雖進不得為諸葛孔明之起赴事會而寉州平徐元直之知爲倚人者不失也退猶得爲陶元亮之任運歸盡而其所願為魯仲連張子房者尚皦然而不誣也筆瓢樂道著書忘老英華之敷遺芳澤之流滋豈不足以表儒行之卓繫師資之重哉一世之短千載之長以此較彼孰得孰失必有能辯之者矣方何王二氏之鳴道於發也有通齋先生葉公諱由庚者年輩差先於先生而文憲盖嘗引以為友學尤邃於經亦不遇以死文定之行文憲狀之文憲之行通齋誌之則夫先生之學之行紀載而鋪張之將奚屬哉貫實單弱早歲因緣父友幸嘗灑掃師門而少長屢遭家難為貧游仕有志弗彊不得終承先生之教以卒弟子之業罪也何言許謙益之年長於貫而得與之友先生之有望於謙與謙之足以承先生之知貫則數及之矣備官京師每貽遺趣就編簡而謙亦未嘗

不以是事為己責也今謙不可作矣貫誠後死竊將以是自勉而謙之子元乃以先生之子潁之請竭蹷来山中屬筆於貫貫雖不敏誼不容辭於是即其家求其文閱於出處之大要者而叙次之併道繫昔所逮聞爲行狀一通録以遺潁使白於先生之墓而且以告後之學者惟先生生而遭時不淑老而幸際真元之會曽不得一試而遂以沒身他日汗青有紀傳之儒林傳之獨行惟太史氏之所簡擇是則貫所以區區傳信之意云耳謹狀

金華正學編卷九

白雲先生

揚州後學趙　鶴編輯
海州後學張朝瑞重編
鉛山後學周尚禮校閱
里　後學唐邦佐仝校

八華講義

書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人生無知無能必學而後有所得學者當順遜其志虛心以求專以是為務無時而不敏則所脩者即源源而來矣蓋為學之效甚速人病不求爾苟專

力以求之則無時無處非益也其效之速既如是能篤信而深念於此攻之愈深則道之積于身者日盛矣遜志則有細密之功時敏則無間斷之患其來其積皆自此得之古來論學實始於此因萬世之成憲也然而所學果何事耶學為聖人而已聖人果可學而至耶聖人之性非與人殊不過盡人倫之至而已學者以聖人為之標準知其的而行以求其至明其道而不計其功至於聖賢之分量成效之淺深皆自然而然已不得預也一有計較期必之心則非所以為學矣且天之生人也其倫有五曰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天下之達道舉天下之事錯綜萬變莫不畢在五倫之中天之賦人以形即命之以性其類亦有五曰仁義禮智信五者天下之常道舉天下之理枝派萬殊莫不畢在五性之中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人倫物之大者也五常物之則也昔者聖人使契為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使教者以是而教學者由是而學蓋人倫之外無餘事也五常之外無餘理也父子之所以親為人心本有此仁君臣之所以合為人心本有此義心本具乎禮長幼所以有序

心本具乎智夫婦所以有別朋友之所以交非心本有此信乎五常之理元具於吾心而無少虧人倫之事日接於吾身而不能捨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此學之所以當遜志而務時敏也五常之道配乎人倫雖各有所主然而未嘗不互相為用父子主於仁而深愛和氣愉色婉容是仁之仁父母有過諫而不逆是仁之義應唯敬對周旋慎齋是仁之禮先意承志樂心不違是仁之智生敬死哀事親有終是仁之信此子事父之大略也君臣主於義而以禮成禮

弗納於謟為義也仁道合則從不可則去為義之義責難於君陳善閉邪為義之禮違不離道澤加於民為義之智托孤寄命節不可奪為義之信此臣事君之大畧也由是而推之保身以盡夫孝致身以盡夫忠細微委曲莫非五常之用也又反而推之父慈其子君使其臣亦莫非五常之用也又廣推之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而五常不可勝用矣均是人也均賦是性也聖人生而知之安而行之衆人則去而漸遠故效先覺之所為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然而天下之理豈易窮天下之事豈易周非盡博學審

問慎思明辨之功不可也自中古君師之職分則敦敷五教之任不出於司徒而切磋琢磨之責多在於朋友或扶持開導奬勸誘掖於人欲未萌之先或攻擊淬礪防閑禁遏於天理既虧之後心之方虛則使戒懼於不睹不聞之際意之初動則使謹慎於己所獨知之時是以講貫乎仁之理明則父子得其正義之理明則君臣得其正禮智之理明則夫婦長幼無不得其正矣是故朋友之名雖居五倫之後而於學問之事實則先朋友之職較之四倫若輕而於學問之功實重學者欲極夫四倫之理宜盡朋友之道欲盡朋友之道在明夫信而已矣天之道一於誠其流行則為元亨利貞之德人之性一於信其昭著則為仁義禮智之綱故曰誠者天道思誠者人道信者誠之異名能盡人之信則可契於天之誠矣朋友講習非信無以成德也其少而失學長而寡聞闒茸迂疎鹵莽滅裂雖嘗立于碩師之門歷時浸而用工微環頗其中未少有得諸君過聽強要而來欲以輔仁內實懷愧諸君天資卓犖問學有素乍若道似[illegible]無相隃未知所以相益也然思平昔誦聖人誨子路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之語深所服膺每欲以信自守講

問辯析有分寸之知敢不傾竭為諸君言其所不知不敢穿鑿為諸君誑諸君其亦篤於信以求盡天性敦於朋友以求盡人倫交勸互發非彼得則此得焉庶不孤此會也

答或人問

太極圖之原出於易而其義則有前聖所未發者周子探大道之精微而筆成此書其所以包括大化原始要終不過二百餘字蓋亦無長語矣謂之夫無極二字無所損則不可也太極者孔子明其道之辭無極者周子形容太極之妙二陸先生識不獨乎此

乃以周子加無極字爲非蓋以爲太極之上不宜加無極一重而不察無極即所以替太極之語周子慮夫讀易者不知太極之義而以太極爲一物故特着無極二字以明之謂無此形而有此理也以此防民至今猶有以太極爲一物者而謂可去之哉朱子辯之精而曉天下後世者亦至矣此固非後學之所敢輕議也此外則無可疑可辯者矣非朱陸二子之思慮不及也太極兩儀之言圖本於易也而兩儀之義則微有不同然皆非天地之別名也易之兩儀指陰陽奇偶之畫而言也圖之兩儀指陰陽互根之象而

章文懿公錫孫科補刊

言也易以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八而十六十六而三十二三十二而六十四圖以一而二二而五五而一一而萬者也易以陰陽之消長而該括事物之變化圖明陰陽之流行而推原生物之本根圖固所以補乎易也惟以兩儀爲天地則大不可以易之兩儀爲天地則四象八卦非天地所能生以圖之兩儀爲天地則五行亦非天地所可生也夫太極理也陰陽氣也天地形也合而言之則形稟是氣而理具於氣中析而言之則形而上形而下不可以無別所謂圖以陽先生於陰與太極生兩儀者異此猶有可論者

太極之中本有陰陽其動者爲陽靜者爲陰生則俱生非可以先後言也一元混淪而二氣肇分譬猶一木析之爲二兩半同形何先後之有易之辭簡故惟曰生兩儀圖之言詳故曰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陰陽既有兩端出言下筆必有先後其可同言而並書之乎況下文繼之曰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則非先後矣而下文又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乃先言陰而後言陽此周子錯綜其文而陰陽無始之義亦可見矣當以上下文貫穿觀之不可斷章取義也雖然動靜亦不可謂無先後自一氣混沌其初

章文懿公錫孫科補刊

始分須有動處其始也元會運世歲月日時大小不同理則一也其氣之運行皆先陽而後陰一歲之日春夏先而秋冬後春夏陽也一元之運子先而午後子至巳陽也數以一爲陽二爲陰一固先於二人以生爲陽死爲陰生固先於死孰謂陽不先於陰乎但未動之前亦只爲靜此乃互根之體終不可定以爲陽先爾所謂太極之下生陰陽陰陽之下生五行及乎男女成形萬物化生圖中各有次序則是太極與天地五行相離則又不可也陰陽不可名天地前既已言之矣太極陰陽五行下至於成男女而化生[illegible]

物此正推原生萬物之根柢乃發明天地之秘而反以爲病何其異耶太極剖判此世俗相承之論非君子之言也太極無形何可剖判其所判者乃一元之氣附物之後溟涬玄漠至開天之時則輕清者漸澄而爲天重濁者漸凝而爲地乃可言判爾太極陰陽五行之生非果如母之生子而母子各具其形也太極生陰陽而太極即具陰陽之中陰陽主五行而太極陰陽又具五行之中安能相離也何不即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之言而觀之乎所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二氣不待交感而各自生物又不可也此一節自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作一貫說下安得謂不交感而自化生耶成男成女朱子謂此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氣聚成形遂以形化而無窮眞精合而有成而所成者則有陰陽之異其具陽之形者乾之道具陰之形者坤之道又合則又生至於無窮皆不出乎男女也今所問之言果有所疑耶或且以周子之言未當也如其果疑則以前說求之或得其梗槩直以言爲未當則非敢預聞此不避也待承下問敢以爲復

答吳正傳書

大易畫而人文開典謨作而大道著聖聖相傳至夫子而大明孟子沒則日以晦矣濂溪浚其源程張疏其流朱子放而極於海可謂光前絕後宜其悠久而無息也今朱子之書滿天下誦而習之者豈必其人能升其堂而窺其室於今幾何人哉去其世若此未遠猶且如是則繼今以往其明晦未可知也堯舜之道孔子集其大成中雖有晦明無害也孔子之道朱子發其大全中雖久晦無害也今朱子之書滿天下誦而習之者既多安知不有知朱子如朱子之知孔子者亦未須預爲之憂也竊獨自悲抱朱子之書而誦之若操扁舟下滄溟遇風濤而失楫倀倀乎無所底止方憂已之不暇尚敢憂人哉足下氣質清淑求之於朱子之書凡所誦言既已得其要領矣方且遑遑若有所不足諄諄若有所求是不自貴夜光之明而欲求爝爟之助也雖然辱交既深固知足下之心無不誠而亦無不信來書云云蓋亦眞以爲有所不足而欲求之耳貧而求於富寡而求於多固宜矣某之才之學不逮於足下遠矣而且以是來豈將欲著其昏懦鞭驅其駑怯眞不屑之教誨也奉款以還三

復吟誦初躍如其喜且惕然而懼故遲遲而不以書
對者有所不敢也今足下以此為疑蓋深惜瞻拔其
珠耳姑誦聞之於師者以復足下昔文公初登延平
之門務為儱侗宏闊之言好同而惡異喜大而恥小
延平皆不之許既而言曰吾儒之學所以異於異端
者理一而分殊也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朱
子感其言故其精察妙契著書立言莫不由此足下
所云程子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之兩言固學者
求道之綱領然所謂致知當求其所以知而思得乎
知之至非但奉持致知二字而已也非謂知夫理之

一而不必求之於分之殊也朱子所著書蓋數千萬
言巨細精粗本末隱顯無所不備方將句而誦字而
求竭吾之力唯恐其不至然則舉大綱棄萬目者幾
何不為釋氏之空談也近日學者蓋不免此失矣吾
儕其可踵而為之乎抑愚又有所聞聖賢之學知與
行兩事耳講問辯詰朋友之職也至於自得之妙力
行之功他人不得與焉非自勉無所得也其雖愚鈍
然不可謂無志於此足下於斯兩者涵泳從容精脩
力踐旦旦有得幸明以告戒賜中流之一壺則感責
善之德深矣

送胡古愚序

東陽婺望縣東南山水嘉處自天台赤城蜿蜒蟠礴
綿延數百里亘為王山又數十百里峙為巉峴繚野
建邑於焉是依山之尤深秀特者水必源於其間稽
之郡承浙江之浸千萃林麓之下經流曼衍過於雙
溪城南滙瀦其大淵泓湍激不舍晝夜天雨時至須
洞奔放勢可勝萬斛之舟氣之積也厚故其發也鉅
終至亡不可量也其鍾水融生物必異靈而為人亦
必有奇俊超邁不規規於流俗者夫良材美箭佳菓
旨酒人皆得以為利士君子之敦詩書脩辭蹈禮首籍

籍淵耳而余之所見多俊辭宏論凌絕卓越聽其言
觀其容發揚蹈厲每恍然自失以余之駑下固不足
窺其際矣意山水之鍾而奇俊超邁者殆不必於此
歟余固有所待也嘗聞胡君伯仲子姓皆務學深造
未能盡交往年遇古愚子於市友人蘇世賢指曰此
東陽學者胡君也將試仕於金陵預官今行矣拱而
過不暇交一語余亟恨之皇慶二年夏余游金陵而
君尚在講席其氣粹溫其儀濟蹌誦其文若詩皆清
乎古雅余向之有待而欲見者其在古愚子乎夫聖
人之道常道也不出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應

事接物之間致其極則中庸而已爾非有絶俗離倫幻視天地埃等世故如老佛氏之所云者其道雖存於方冊而不明於世久矣周程張朱諸子出而闢邪扶正破昏警愚秦漢以来千五百年英才多矣而有昧於是吾儕生於斯時未必能躐於千五百年之才而獨有見於聖人之道如是其明也幸而生於諸子之後固當平氣虛心隨而求之階之梯之以達乎上顧實有益於己而止何庸倔強自喜摭奇務新力與作者爭衡又將轢而践之哉古之立言者誦於口而可以心存存於心而可以身踐而成天下之務則聖人之道也今口誦之而不足明乎心降其心以識之而不可施於事是則老佛之流之説爾爲老佛之説者措之事固不能行於跬步而自理其身庸可以爲善人則好爲異説者其風又下於彼矣道在天地間弘博精微非可以躁心求也而乃攘袂扼腕作氣決皆售其説而競後息歟以厭今人陵古人則吾未之信也古愚氣和心廣余嘗歎與從容論之而以潙秩穌去君釆芹藻之英將以道淑諸人者也以余之説評之然歟否歟余非敢爲子勉也子固余所敎也

與趙伯器書 延祐乙卯

門子敏教授去後乏便不克寄書日來想爲學日益令祖相公尊候曁尊父令叔動止咸吉其今歲留山頗得絶人事與朋友旦夕相語溫習舊聞微有新得但目力不及而寸心摧阻非向時爲學比其進益若挽徐驚爾思溫一疾竟不起五月十七日已成長往心墮膽裂魂消神喪不知所以自處也始期一二年間爲畢室家之願付以祭祀之責而其得以絶俗謝交優游山林以俟天壽之命而造物見誅變生意料所不及常以人之喜動而務進取者爲不安義命而未必遂其汲汲之心其切切務退以求保全所畀賦不欲成之爾天乃過阨吝一靜亦不以見畀何耶今則進退無據後顧深憂將何爲也吾子聞之亦能爲一嘆否王希文志甚專力甚勤然每爲虛聯以遠之論而久循序積累之功大率得之朋友漸漬日固日深遂以爲本所有也數月間痛爲刮除知就平實近來年少氣鋭喜作旋端妄想乎高大而不知有細微從每等論如此吾子知所向方希文談道吾子純粹不絶口固知不爲撓撼否則迷不知復流爲誕妄非小失也與希文暫歸城府舟中覩吾子所行序文有訐直之風無溫厚之氣多自廣狹人之意少遜志

時敏之心且在我者或未能盡超脫乎此則爲是說亦太早計而自欺矣道固無所不在聖人衍之以爲教故後欲聞道者必求諸經然經非道也而道以經存傳註非經也而經以傳顯由傳註以求經由經以知道蘊而爲德行發之爲文章事業皆不倍乎聖人則所謂行道也傳註固不能盡聖經之意而自得者亦在熟讀精思之後爾今一切目訓古傳註爲腐談五代以前姑置勿論則程張朱子之書皆贅語耳又不知吾子屛絕傳註獨抱遺經其果他有得乎未也不然則梯接凌虛而遽爲此訶佛罵祖耳由是觀之

吾子之氣亦少銳歟且序文見褒者則爲太過而其平生之學未敢外先哲之言以資玄妙也固疑此文有激而然識者觀之或有以窺吾子不可不謹也山中朋友從史成幾微一書多得助所不及歆借前大地圖校正幸禀令祖相公得暫付至以備參校或希文家人或別有的便實封寄何教授處希文歸日必可返璧不致浮沉也此身若拘囚不可復動未知何日千萬惜日删學爲正之歸毋負向日歲寒之言幸甚

學校論

三代取士於學校爲致治之術後世養士於學校飾治之文治道所以不同者在於學校廢興而已昔者唯人有高世之慮絕人之智舉天下而經綸之以謂非人材不足以爲治而衆人者非教誨鼓舞之不足以成其材此學校所由興也自閭里之塾至於黨庠術序國學教以三物造以四術尚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其教之也詳而取之也嚴是故天下無不學之人而用者無不材之士以天下之大付於人理之而皆求備於學故學校者爲治之原也聖人百世之師弗宗師古而徒曰我善爲治而不本於學校不

法於三代吾未見其可也亂政破械吾道非毀聖賢銷簡編而尚鋒鏑左仁義而右謀詐遂使百世不復見三代之善治者秦之罪也秦不足道也繼秦之後足以有爲之時厥矣將大有爲之君時出而習聞其說樂爲其所爲設科擇人而不取於學校其流至於以文辭論說誅天下之士亦陋矣然則使百世無善治者非獨一秦也魏晉以變詐讓奪得天下爲足以知此陵夷至於隋俗益薄而偏益滋道日喪而文日勝雖或開學校聚生徒養之不能用教之不法古歷不立學徧郡縣得其名未見其實大抵失於養士以

師治爾夫天下之人皆習今而廢古以耳目之所迨者為常一旦捨其舊而新是圖則將驚駭眩惑而不知所止事之既失不遠而復何也隳三代之法者因秦之罪復三代之古以救秦之弊者實漢之責東都光武起自諸生故功成而興學明帝尊敬師傅臨雍拜老開學館招經生近古為盛亦不過與祖宗之舊法亦能復乎古也其責豈不在而漢乎高祖馬上得天下開闢百戰之餘繼以亂臣叛將承踵接武弓不及韔胄不及免已入於長陵之上矣況以溺冠慢罵之資輔以叔孫通綿蕝鹵莽之學責人不可求備也

文帝時天下衣食足可以施仁義而謙退未遑措哉然則使百世無善治者漢文之過也武帝舉遺逸興禮罷博士弟子倡為章句訓詁之學豈經濟之道哉聖人之教於此盡矣嗚呼或者以為湯舉伊尹於野高宗舉傅說於徒文公舉太公於釣豈必皆學校曰人生自八歲皆入小學及十有五年選其後秀者入太學以養成之學校之外豈有遺材乎如伊傅太公之倫學成而隱者也堯之舉舜也何如曰陶唐之學其詳良不可得聞而堯舜性者也亘古今一舜耳當此之時比屋可封則其教化亦可知矣禮樂至周而大備非聖人之自私也理也勢也吾故曰為治者不本於學校不法於三代未見其可也

上李照磨書

八月三日後學許某再拜獻書照磨忍齋先生閣下學之為道難矣哉洙泗諸子親得聖人為之依歸諄諄然命之者至矣然其才有高下則其得有淺深如天降時雨溥博洋溢而地有肥磽則生物不能齊也聖人之道大而公故其發言周而密自今推之縱橫反覆無不從容中道當時惟顏子明睿純粹故與之言終日不違曾子篤實深潛故獨聞一貫之旨顏子

早歿其道不傳曾子傳之子思孟子其書出而道益明自餘傳之愈下則不能無弊豈惟不傳至莊周荀卿李斯之徒而後有失也雖親而炙之其語言有不能肖於聖人者如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之類是也所謂學優而仕者誠是矣而謂仕先於學可乎仕者上致君下澤民匹夫匹婦不獲門盡則皆有所歸其可嘗試哉雖然子夏有為言之也列國大夫世襲其任蓋有未學而食祿為政者矣然不明所以立言之故使後之急於進者指此以文其不學之過其弊乃見爾孔曾思孟則無是言矣閑也謂吾斯之未能

信則子說由也謂何必讀書則以爲佞曾子之學自格物至于脩身然後推之國家天下子思謂不明乎善至於民不可治孟子曰幼而學之壯而行之其視子夏之言大有逕庭矣其有志于學未得其門而入者也貧與賤乃命分內事爾先生命之曰仕則未可也夫有志於進取者公卿之門形勢之途其足迹未免於數數強者則進捭闔縱横之說弱者則爲卑疵孅趨之容甚而苞苴之行筐篚之遺蓋不如是則難乎其進矣選之以公用之而當者蓋千百而什一也先生自洙泗載道而南利欲之私無所撓於胸中奔

走之徒無自紹於門下某每介于宥階而求清談者惟道德性命而已干祿之言未嘗進也今乃力以挽之謂其有知己之遇則可矣而於其之心則有未察也豈敢爲矯激之行以要譽乎環顧其中未見有可行者懼蹈夫仕優則學之失耳假之數年得以饜飫乎六經優柔乎百家稽於史傳全鉛刀之利庶幾一割焉其成與否則天也莊周曰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翼也無力以尺寸之翼駕尋丈之風而欲以是干青霄薄飛鵬不爲蜩鸒之類也幾希矣其何取焉

某再拜

上劉約齋書

道於萬物無所不在用物而中於道與否則存乎人均一事也彼應之則非此應之則是非事物之理本有是非也人於理有明不明而措諸行事有當不當爾昔者聖人與天同道建皇極於上天下之人莫不服其曆知而懷其道德與之俱化而不自知其所以然雍雍熙熙囿於和氣舉天下無一事一物不得其所此不言而教不動而化堯舜之世比屋可封者爲是故也蓋陰陽運行無息純粹清明之氣常少而錯揉偏駁之氣常多故聖人不世出其得氣之清純而

受大任者既立乎其位而化當世矣又深慮夫繼之者未善而晦斯道也故不得已而後立言此其以天之心爲心而亘宇宙同胞其民也孔子之聖適逢天運之失常而不得立乎其位以化當世又憂後世聖人之不復作也故取前聖之言而折衷之以爲不可易之大經萬世之下道之顯晦則係乎人之明不明而載道之器未嘗不全於天地之間也詩以順情性之正易以謹事變之幾禮以固其外樂以和其中書以示此時之功用而春秋以誅賞其善惡孔子之意豈不曰吟咏乎詩以養其原涵養乎禮樂以成其術[illegible]

事則察乎易之幾使知懼於春秋而取法於書也易禮詩循天理緣人情品量節制猶若有意爲之書與春秋則史官紀當時事實爾孔子恐史之所録記善惡混殽不足以示懲勸於春秋嚴其褒貶之辭使人知所懼於書獨存其善使人知所法故春秋之貶辭多而褒甚寡書則全去其不善獨存其善而已雖桀紂管蔡之事猶存于篇盖有聖人誅鉏其暴虐消彌其禍亂獨取乎湯武周公之作爲非欲徒紀其不善也是故羿浞之篡夏幽厲之滅周畧不及之觀此則聖人之志可見矣然則書者紀聖賢盛德大業之全

書爲萬世之師法綽綽乎其餘裕雖火於秦而泯其半未害也後聖人而作史者法於春秋作編年而不敢加褒貶法於書作紀傳而不敢獨存其善而去惡既傳聞之謬誤考察之不精輕信而不棪之於理其誣罔聖賢變亂事實者多矣以堯之聖書稱明俊德親九族而史遷輕信以爲堯舜同出於黄帝舜於帝紀堯以二女妻舜是從曾祖姑配曾族孫也謂之明德親族可乎以微子之忠賢孔子謂爲殷之仁而劉恕輕信以爲微子抱祭器同歸列于外紀以殷王元子殷未亡而遽歸周是賣國自全之人也謂之仁可

乎即二典微子之篇而觀之則誣罔聖賢之[illegible]諸若此類可勝舉故温公編年之書其大義間有未明朱子既釐而正之前乎此惜乎猶有所未暇也抑外紀成於劉恕困病之中亦作得意之書歟先師仁山金某吉父生於外紀既成數百年之後而於書逆求千古聖賢之心沉潛反覆與史氏所紀者大異於是脩成一書斷自唐虞以下接於通鑑之前一取正於書而檃括易詩春秋之大旨旁及傳紀諸子百家雖不敢如綱目寓褒貶於片言隻字之間而綱羅遺失芟夷繁蕪考察證據坦然明白其於書則因祭

氏之舊而發其所未備其微辭奧義則本朱子而斷於理勤成若干卷名曰通鑑前編其受業師門昔嘗竊窺一二而未獲見其全書至於病革猶刪改未已將易簀則命其二子曰前編之書吾用心三十餘年平生精力盡於此吾所得之學亦畧見於此矣吾爲是書固欲以開學者殆不可不傳然未可泛傳也吾且歿宜命許某次録成本此子他日或能爲吾傳此書乎其聞之抱書感泣今既繕寫成集矣吾聞君子之身存而其道之行不行者天也身亡而其書之傳不傳者人也先師學於北山何文定公魯齋王文憲

公師友之門而北山實勉齋先生之高弟其篤學也於書無所不讀而融會於四書貫穿於六經窮理盡性誨人不倦治身接物蓋無毫髮歉可爲一世通儒嘗大有志於天下而不見用其命也夫平生所著書今或有傳者矣而此編上論堯舜以來皆聖賢功用殆非他書比身没且十年而未克傳此則人之過蓋山林之士未嘗光顯於天下雖抱瓌奇人安知而信之必得當世大人君子一品題之然後可以發其蘊而新人之耳目庶幾有信之者韓退之擅一代之名其文可必傳于世島郊湜籍之徒獲交于退之而其

名至于今不朽先生紹魯齋先生許子(許文正公)之的傳而許子之學亦出於朱子則先師未嘗不同其原也先生於文章今之退之也得一品題之冠于篇端則是書可行於今傳之於後必矣古人非窮愁不著書先師之身亦窮矣而此書則未嘗發於愁也凡憤惋悲切感激奮厲形於言辭僅足發其心之不平而非所以公天下也然而傳者亦多矣今以公天下爲心將壽以利後學乃反鬱而未傳則君子之所宜動心者惟未傳之書因一品題之而得傳則先生成人美之心盛矣後學拜先生之賜大矣然其書之可傳否也則惟先生進退之

上劉約齋啓

人之大倫有五義所當明學之達德者三誠則可進象變之深賾物理之貫通鬼神之幽禮樂之著先致知以爲博文之要主敬以收復禮之功豈口耳之云然宜延目之俱到見須自得於已而後可及乎人

遺事

吳正傳與先生書云足下早登仁山之門深探王何之傳學純而氣清道信而學篤於僕則又道先輩長輩師而非友也(見吳禮部文集)

吳正傳題儀禮經註點校記異後云今所録(東萊先生點儀禮本)自然喪服後缺其句讀與許君(許先生所點儀禮本)不同者除改字并句勿論凡十有三條款質而無徵因所深恨然十有一卷中不同者僅止此餘無不合益嘆君之精詣絶識(見吳禮部文集)

虞文靖公答張率性不爲先生墓文有曰世之以功名自任者易爲言而德性道學之淵微未易知也(見虞祭酒文集)

華川王子充作宋太史景濂傳曰初宋南渡後新安朱文公東萊呂成公並時而作皆以斯道爲已任婺

實呂氏倡道之邦而其學不大傳朱氏一再傳為何
基氏王栢氏又傳之金履祥氏許謙氏皆婺人而其
傳遂為朱學之世適見王忠文公文集

金華正學編卷十

白雲先生

墓誌銘　黄溍

先生諱謙字益之姓許氏其先占籍京兆之興平後有官於吴者因家焉九世祖延壽宋刑部尚書六世祖宣元豐間始居笠澤尋又徙婺為金華縣人曾祖諱經國祖諱應龍皆弗仕考諱觥淳祐丁未進士卒官宣教郎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無子以從父兄貢士君日宣之次子嗣即先生也先生天資高嶷甫能言貢士君之夫人陶氏授以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五歲就學莊重如成人宋亡家毁貢士君相繼

淪没先生稍長僑居城闉借書於人以四部分而讀之雖疾恙不廢所涉向博知解且至既開門授徒而猶有所疑無所從質聞仁山金先生講道蘭江上委己而學焉金先生曰士之為學若五味之在和醯鹽既加則酸鹹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耶先生聞之惕然於是金先生年七十先生三十有一矣請不拘常序就弟子列而所居相距尚遠會金先生設教於呂成公祠下乃獲便於參扣金先生嘗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

殊理不患其不一所難者分殊耳先生由是致其精
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又嘗告之曰聖人之
道中而已矣先生由是事事求夫中者而用之金先
生歿先生益肆充闡多所省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
惟為學之功無間斷耳先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
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介而不矯通而不隨身在草
萊而心存當世大德十一年歲在丁未熒惑入南斗
句已而行先生以為災在吳楚竊深憂之是歲大侵
先生貌加瘠或問曰先生豈食不足耶先生曰今公
私匱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耶其處心蓋如此而素

志沖澹以道自樂淛東憲府聞先生名而不察其志
辟以為掾避弗就肅政廉訪使劉公庭直舉茂材異
等副使趙公宏偉舉遺逸亦皆固辭趙公在南臺命
除舍館迎致先生將使衆僚多士有所矜式欣然為
之起而不久留也先生既東還以目眚倦於應接屏
迹入華山中學者翕然羸糧笥書而從居再歲以兄
子喪而歸戶屨尤多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荊楊吳越
皆百舍重趼而至先生之教以五性人倫為本以開
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以篤己為立心之要以分辨
義利為處事之制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已或有

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辭不能自
達則為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
無倦摒其麁疎入於密微聞者方傾耳聽受而其出
愈真切惰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爲
學者師垂四十年著錄殆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
得達官富人之子望門而驕氣自消踐庭而禮容自
飭四方之士無賢不肖以不及門為恥搢紳先生至
於是邦必即其家存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先生觀
其會通而為之折衷聞者無不厭服省臺諸公若正
公士熙耿公煥正公克敬鄭公允中李公端吳公熹

趙公天綱陳公思謙趙公仲仁前後列其行義于中
朝鄉闈王司曹集賢鑑楊翰林剛中亦率同院劾上
其名于省闈郡復以遺逸應詔先生終不為動仍紀
至元之元年屬當大比誘先生以文衡亦莫之能致
也嘗謂吾非必於隱以為名高仕止惟其時耳晚年
尤以涵養本原為上務講授之餘齋居凝然一日瞑
目坐堂上門人弗知也徑入焉則問其無人乎先生
之側拱立久之先生顧而徐言曰尔在斯耶其昔於
靜定久而安焉可知也先生少罹孤不逮事祭闈公
及其夫人韓氏而事陶夫人克盡子職兄璟性剛嚴

愛出承順怡怡如也時氏姊有子而貧無以為養迎歸奉之終身鍾愛二子而教飭有方冠婚喪祭賓客之禮必盡其情文既老而益艱痒儆屋以居有田不足具饘粥而處之裕如門人呂權蔣玄金湞方爲先生買田築室而先生逝矣先生素多疾金先生病革徒步往省之會大雪中寒溫及奔兄璟喪於廣信疾增劇不果於行疾少間而神更清茂三年冬十月疾復作謂其子元曰伯兄以是月二十三日卒我死殆與之同日乎及是日正衣冠而坐戒元以孝於母友於弟元從請所欲言先生曰吾平日訓尒多矣至此復

何言門人朱震亨進曰先生視稍偏矣先生更肅容端視頃之視微瞑遂卒亨年六十有八娶朱氏承直郎廣德路總管府推官天與之女子男二人長即元次亨以爲兄璟後先生葬以其明年春正月壬寅墓在縣西北發女鄉安期里交友来赴者若干人門人以義制服者若干人合泉布营葬事因其自號而題其曰白雲先生許公之墓其又明年學者相率上狀郡府祠先生於學宮僉肅政廉訪司事杜公秉彝進請贈官賜謚未報先生於書無不觀窮探聖微期於必得雖殘文羨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則不敢强於

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敢苟同也讀四書章句集註有叢說二十卷數繹義理惟務平實每戒學者曰士之為學當以聖人為準的至於進脩利鈍則視己之力量何如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舍其書何以得其心乎聖賢之心盡在四書而四書之義備於朱子顧其立言辭約意廣讀者或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偏之致自異而初不知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貿亂務為新奇者其弊正坐此耳始予三四讀自以為瞭然已而不能無惑久焉有得覺其意初不與已異愈久而新得愈深與巳意合者

亦大異於初矣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以易心求之哉讀詩集傳有名物抄八卷正其音釋攷其名物度數以備先儒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採遠援而以已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時有與蔡氏不能盡合者每誦金先生之言曰自我言之則為忠臣自他人言之則為綵賊要歸於是而已其言春秋三傳有溫故管窺若干卷間以春秋大義數十百條與友人張君樞極論之皆傳註所未發於三禮則參互考訂求聖人制作之意以翼成朱子之說其語學者必順天地之理酌古今之宜使通於上

下皆可遵用又嘗句讀九經儀禮三傳而於其宏綱要旨錯簡衍文悉别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見之其後友人吳君師道得呂成公點校儀禮視先生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其與先儒意見脗合如此有老儒自以為善言易力詆程子先生與之反覆辯論辭詳義正老儒語塞乃謝曰不意子之於易若是其精也先生中年以還仰觀俯察益有見於陰陽往來升降消長闔闢之故謂伏羲之經廣大悉備文王周公孔子之辭乃其傳註六爻之義特發凡舉例耳諸儒於彖辭變占各有攸尚要不可舉此而廢彼

也然獨未有所論述豈不以孔子晚始好易孟子深於易而不言易乎其觀史有治忽幾微若干卷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皡氏訖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尚書左僕射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為光卒則宋之治不可復興誠一代理亂之幾故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以致其意也書成以示張君樞為言運祚之延促豈必推之天命猶有人事焉漢之大儒言災異皆款近倫人事上答天變況聖賢之培植基本祈天永命者哉有國家者不可不仁民蓋以此也先生於天文地理典章

制度食貨形法字學音韻醫經數術靡不刻貫一事一物可謂博文多識之助者必謹志之至於釋老之言亦皆洞究其蘊謂學者孰不曰闢異端苟不深探其隱而識其所以然能辨其同異别其是非也發布凡其書俱已行於世述作之大意則見於序引文多不得以盡載有三傳義疏讀書記皆稿立而未完諸生有日閒雜紀未及詮次其藏於家者有詩文若干卷文王於理詩尤得風人之旨有倣前編書之所為迹必書之殆疾革始絕筆云金先生所著論語孟子考證資治通鑑前編皆未遑刊定垂歿以屬之先生今

二書得以大備而盛行先生力也自聖賢不作師道久廢宋初學者有師始於海陵胡公先生六世祖受業於海陵號稱能以師法終始者逮二程子起而倡聖學以淑諸人朱子又溯流窮源折衷群言而統一其歸使學者有所據以從事由是師道大備文定何公既得朱子之傳於其高弟文肅黃公而文憲王公於文定則師友之金先生又學於文憲而及登文定之門者也三先生皆婺人學者推原統緒必以三先生為朱子之世適先生出於三先生之鄉而克任其承傳之重遭逢聖代治教休明三先生之學卒以大

顯于世然則程子之道得朱子而後明朱子之道至
先生而益尊先生之功大矣先生葬以十年而元以
張君樞之狀俾滑爲之銘滑之少也無所識知猶嘗
從先生遊於高明之域奔走汨沒不知老之將至而
爲庸人之歸鄙陋之言何足形容有道者氣象乎重
惟先生之交游多已凋謝而滑僻獨後死義不得辭
也敢悉取狀所述序其首而爲之銘以系于左方銘
曰道學之傳天下爲公婺之儒先獨得其宗維人迭
興踵武相接逮於先生綿綿四葉先生之學能自得
師實踐之功出乎真知毫殊之差無微不析一本之

同會歸有極酬酢萬變志用其中涵養本源以敬始
終際茲休明力扶正學聞風而來闞閩南嶺陽春時
雨隨地發生洪纖高下始仰曲成迪惟前人學有師
法克生後賢規重矩疊先生有作彌大而高于昔有
光先生之身斯道所寄視其安否以爲隆替天胡不
慭不訖耋期山頹木壞人將疇依不亡者存道昔孔
有文不在茲尚啓爾後

祭文　吳師道

嗚呼紫陽朱子之傳其在吾鄉曰何與王傳之仁山
以及於公其道彌光仁山之門公晚始列猶逮笑談

遠請深造蓋其稟純明誠篤之資厲堅清端介之操
退若不勝衣而毅然其任道經傳之言窮析清微義
利之辯昭燭毫釐雅正之文古淡之句纂言著書根
極理趣明體適用才堪佐時金華勸講法從論思風
紀之職成均之師使得處之無適不宜崇班列薦公
視藐焉匪以爲高吾病沉綿嗚呼天既厄公以貧又
纏以病貧非所憂病也實命杜門不出學徒四來隨
其淺深耳受心開方科目之暫與競施藻以掄魁獨絕口
而弗談務善端之深培蓋學雖不及斷施以爲邦家
之用而猶彬然係望足以淑一世之英才小子托交

殆三十年指聖途而誘掖極友道以磨礪骨肉不足
以儷其親金石不足以擬其堅比居閒而處獨益共
究於遺編不鄙予以不肖將加詔於師傳前歲之冬
遠從江壖幸音書之不絕慰予心之拳拳每言病以
增劇亦抵謂之常然叠兩書於一月乃永訣而終天
慨愚生之無成昧出處於幾先誓拂袖以來歸永相
從以周旋竟一朝而舍我獨後死而隨怜歉不憑棺
定不執引我實負公夫復奚言惟精神之如生耿耿
相照則無間於九泉緘辭告哀有淚如川

哀辭　吳萊

古之學者必有師世之說者嘗曰經師易遇人師難
得嗚呼經師豈易得哉自嬴秦焚滅經籍之餘漢以
來老師宿儒失其本經不惟口以傳授則或新出於
風雨壞屋之所藏是以惟傳經久而不差者為最難
至於人之所以為人示之以德義道之以言語則之
以動作威儀是將使人觀感興起而易至於不自覺
者無非教也雖然捨經則又何以為人師哉然以古
今經訓學術之變迭興而師道之所自来者寖遠蓋
惟伊洛諸老先生寔始倡為道統而後知有所謂義
理之學者而考亭繼之古今經訓學術之變至此而

遂定必也誠明兩盡知行並進可以深造夫三代聖
賢之閫域不然則經有傳之益久而愈差者矣是故
古之學者常得其師傳每因經以明道後之學者既
失其師傳苟非明道則固不能以知經經既明矣吾
則又知人之所以為人之道不外乎此也嗚呼經師
豈易得哉惟我許君昔從蘭谿金君履祥學金君本
於王文憲公栢何文定公基而何王二公則又本於
黃文肅公榦蓋此實朱學也然君天資深厚學力純
至手抄口誦志行彌篤而且樂與人為善家故貧常
僦屋以居達人大官踵門候謁交剡論薦而曾不為

之少動山東兩河江淮閩海之間賓客弟子擔簦負
笈執經請業又必為之搜摘明白斟酌飽滿而後去
初未嘗見其有惰容是以終日危坐學徒環列無憮
無傲無嬉笑無訾警昏瞀者華心浮躁者易貌而月
就於漸摩變化之歸嗚呼考其師友淵源之所自来
君信可謂得夫師道之重矣此蓋世之所共見而無
間言者也君諱謙字益之世為婺之金華人家居教
授凡若干年年六十八没予適以事不及哭而君平
日遇予極厚於是特疏哀辭一篇以泄予情此予所
以深痛夫人師之難遇而經師之尤不易得也嗚呼

悲夫辭曰夫天下之生也衆矣其生如醉而未醒其
死若夢而弗蜕何經籍之可閒豈聖賢之能對倏焉
蜣蜋之起滅忽爾蜩蚋之攢喙將一歸於澌盡卒無
惟其麗味惟古之大儒君子涵養省察戰兢惕厲道
不遠人則天理民彝之所存經以載道則王綱聖髓
之攸賴宜身名之並立獨不與年壽而俱壞嗚呼許
君博學無方篤志匪懈上追洙泗之本源俯泝伊洛
之宗派昭日星之訓則理全而無疵闢荆棘之途則
辭達而罔礙矧肅容而正襟恒睟面而盎背學徒傑
来賓客滿座咸曰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是以卑

轍之同門戶之正者發之於難疑答問之頃形之於
動作威儀之際實足使人心悟而神會吾固知其人
物之標表經學之沾溉誠亦可以闚其中而肆其外
矣已而天不憖遺曾不使之多有壽考而奄然長逝
庭巷兮扃閟書策兮塵壒會稽先賢失子柢柱冀陽
耆舊亡我蓍蔡宋屈毅之猷剖而無竅則渡者日溺
鄭昭文之琴彈而無聲則聽者漸瞶此蓋我許君之
所以繼新學鎮末俗者邈乎邈矣自不可求之於一
時而欲聲之於千載者也嗚呼青山如屏流水如帶惜
哉遺烈閟此幽隧死而不朽烱然若盡死而可作則
已矣兮黃土白雲之無穢矣謂之何哉其亦有可悲
矣夫其亦有可慨也夫

金華正學編卷十一

楓山先生

海州後學張朝瑞校
鉛山後學周尚禮閱
里後學唐邦佐編

一 培養聖德疏

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內閣遣郎中持小揭帖
到於東閣及史部令各賦煙火等詩以為上元之賞
臣等竊議以為此事必非
陛下所為

陛下以天縱之聖日新之學遊心經術邁跡堯舜凡
所舉動必欲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方即位之初
首下　溫詔赦田租絕貢獻蠲逋負停不急之務與
民息肩如遣人造楮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
遂寢節令宴樂每歲常例也一聞廷臣之疏而隨罷
頃因災異　勑諭群臣同加脩省凡此數事皆臣等
日擊耳聞未嘗不拜手稽首稱頌以為
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自禹湯以來未之有也在
彼者既皆
陛下所不為則煙火之事臣等又決知

陛下之不樂於此也今日之舉或　兩宮皇太后在上
陛下歆極孝養奉其歡心非為一身娛樂之計然大
孝在乎養志不可徒供耳目之玩好以為養也臣伏覩
兩宮母后恭儉慈仁之德著於天下坤儀貞靜舉天
下之珍奇玩好皆不足以動其心豈以煙火為樂哉
況今兩廣弗靜四川未寧遼東雖云告捷然虜情難
測尚賞區處不可置之度外北虜毛里孩包藏蛇豕
之心窺伺間隙尤當深慮江西湖廣一旱數千里民
不聊生其他災傷處所尤多雖蒙優詔賑恤然公私
匱乏計無所出此正

陛下宵旰焦勞不遑暇食
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臣等又知
陛下之不暇為此也至如翰林之[illegible]恩代言為
職雖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illegible]進於君上
若不取法於聖賢而曲引宋[illegible]之教坊數語以
為之皆是以三代以下之君望
陛下也臣等且貟翰林講習六經師法孔孟二年於
茲矣夙夜惓惓相與戒飭惟恐曲學阿世無以補報
於萬一何敢為此鄙詞上瀆
天聽以自取侮慢不敬之罪哉臣等又嘗伏讀

宣宗章皇帝御製翰林院箴有曰啓沃之言惟義與
仁堯舜之道鄒孟以陳若今煙火之舉恐非堯舜之
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其不可猶順而
為之是不忠也知不可而不以實聞是不直也不忠
不直臣罪大矣古之帝王盤盂有戒几杖有銘目不
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兢兢業業惟懷永圖
雖在紛華靡麗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戒謹恐
懼操存省察以致其精一之功者無所不用其極誠
以人主一心攻之者衆一惑於耳則凡侈靡之聲皆
乘間而入矣一惑於目則凡侈靡之色皆抵隙而進

矣人心愈危則道心愈微矣天理人[illegible]並立若
曰上元之樂乃微事耳不足為
聖明之累是殆不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若於此一而莫之禁止則他日
之甚於此者將無不至不可以微事細故而不之謹
也且漆器之作何損於德而舜則止之旨酒之甘何
害於事而禹則絕之露臺之費不足為奢而漢文則
已之彼聖賢之君何汲汲於此哉正以欲不可縱漸
不可長故耳臣等伏願
陛下將此烟火等事一槩禁止不使接於耳目而移

此視聽為文王之視民如傷為大舜之聞善若決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省征伐勞役之士則災旱可消百姓可足四夷可服而
陛下之所以奉養　兩宮者其孝豈有大於此哉

易論

聖人作易蓋為君子謀也而亦為小人謀乎易之於小人也深惡而痛絕之不使得志焉視之蓋不啻禽獸夷狄其肯為之謀哉況乎黃裳元吉南蒯終以取敗元亨利貞穆姜不得而用也易果不為小人謀矣奚其謀曰此所謂不謀之謀蓋至理之權輿聖人之

至教欵使天下後世之皆為君子而不為小人也譬若明師之於弟子諄諄之誨固教也不屑之誨亦教也焉可謂諄諄者之為教不屑者之非教乎易為君子謀諄諄之教也其不為小人謀不屑之教也噫吾於是有以見聖人憂世之心矣天下之不能有君子而無小人猶造化之不能有陽而無陰也故聖人作易於陽則引翼之扶持之惟恐其不盛於陰則排擯之抑遏之惟恐其或盛凡易之所謂吉所謂亨所謂利者必多陽也否則陰之比陽應陽從陽而得正者也其所謂凶所謂悔所謂吝者必多陰也否則陽之比陰從陰應陰而失正者也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聖人之情何情也扶陽抑陰之情也扶陽固為君子謀而抑陰未必不為小人謀也是故拔茅征吉戶庭無咎謀出處也揚於王庭括囊不害謀語默也乾而惕厲震而脩省損而懲忿窒慾益而遷善改過謀所以脩身也臨而保民觀而設教巽而申命行事噬嗑而明罰勅法謀所以治人也飲食於需宴息於隨避難於否致命於困反身脩德於蹇則於處常處變之事無一不為之謀焉易之拳拳於君子者如此其於小人也則不然履霜則恐其堅娶女則憂其壯童牛

是牿金柅是繫惡羸豕之蹢躅戒剝床之滅貞誠不為之謀矣然使小人知所悟焉必將曰覆餗而刑剭負乘而致寇易蓋戒我不可以覆餗不可負乘也獲狐於田射隼於墉易又教我不可以為狐而為隼也小人弗用小人弗克吾而不為小人則用矣克矣能反乎此則易之一言一字皆小人之藥石不為之謀者乃所以深為之謀也又況剝之六五許其貫魚之利復之六四美其獨復之道而否六二有包承之心遂為小人之吉所以開其遷善改過之門至矣為小人謀孰有加於易哉由是觀之則易之不為謀特不為

之謀為小人之事耳小人而欲為君子易固未始不為之謀也

書論

聖人之經將以垂訓天下後世也經而不訓何以經為是故其道易行其事易為依乎中庸不貴苟難使天下後世之人無智愚賢不肖皆可得而學焉者也書之為經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焉吾意夫子所録必期之為法於天下傳於後世者也然有不能無疑者君臣父子定位為不易之常也君令臣從父傳子繼道之經也舜禹受終受命之禮具於典謨湯

武鳴條牧野之事商周之書詳焉若此者非常不經果可以為訓乎曰聖人之經烏有不可訓者特在乎學者察而識之耳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處事之術有經有權堯舜朱均之父子湯武辛癸之君臣變也非常也未易以經言也自堯舜視之則全父子之恩者吾之私而為天下得人者公也吾不可以私而害公自湯武視之則守君臣之分者吾之私而為天下去暴者公也吾不可以私而廢公於是不得已而禪授焉放伐焉者權也權雖非常行固不可以為訓然使天下後世知夫不幸而遭人倫之變者有權以處之而不至於窮是獨不可以訓耶曰使人人而權焉則燕噲可堯舜莽丕可舜禹而勝廣項籍之徒皆湯武矣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未必非帝王之書也聖經垂訓果若是乎曰經之所録蓋亦著夫聖人處變之道而垂訓之意微寓乎其間耳非曰人人而可權也桐宮之事孟子以為有伊尹之志則可而致辟管叔雖周公亦不能無過故必有舜禹之德而天之曆數在焉然後足以當堯舜之讓苟惡不辛癸心非湯武而欲援鳴條牧野以實口則是天下之罪人也而可乎故曰權非聖人不能用也曰權必聖人用之

而衆人不得用焉則是堯舜湯武之事不可法夫子雖著於經亦虛文耳其所以為訓安在曰惡是何言也堯舜之事不以訓人之父而可以訓其子湯武之事不以訓人之臣而可以訓其君為子者曰吾不可以朱均吾而朱均則父必堯舜矣為君者曰吾不可以辛癸吾而辛癸則臣其湯武乎於是莫不懼焉以自脩處仁遷義皆為君子之歸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相安於太古無事之天此獨非聖經之訓耶彼以為帝王之事非中庸之道不可以訓者非知書者也

詩論

詩之二南蓋所以咏歌文王之化也聖人釆民謠被管絃而用鄉人邦國以化天下以教後世鏗鍧炳燿謦欬汗簡固宜其誦聖德而美政治者無所不至也今攷其詩大率多述閨門之事與夫村謠野誦之聲其詞曾無少及於文王者是豈文王之德無足稱耶噫此文王之所以為至德所謂其民皞皞而莫知為之者也夫關雎樛木之后妃宮人能知之鵲巢釆蘋之夫人南國之家能知之兎罝之武夫羔羊之大夫在野者在朝者知之而甘棠之召伯人之蒙其恵者知之知之固可得而咏歌之至於文王之德穆穆深

遠其孰得而知之哉舉一世之人咸囿於文王大造之仁鼓之舞之而莫測其用譬猶乾元默運太虗無為而花木飛走群生之物發育長養於春風和氣之中不知所以然而然也其形諸咏歌亦不過如春鳥秋蛩感時令而自鳴其樂耳彼何有於文王之德而咏歌之哉又况髙厚不可繪而動植易以畫溟渤不可探而沼沚易以測仁厚之公子可以麟趾比仁心之諸侯可以騶虞言而文王之仁非特騶虞麟趾也彼雖欲歌頌之亦安所措其舌哉昔堯舜之為君也康衢謠之擊壤歌之但曰不識不知而已曰帝力何有於我而已而巍巍如天之德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文王其堯舜矣乎詩詞之無及者無怪也雖然衆流涓涓皆大海之水隙光熒熒皆日月之明彼后妃夫人與其諸侯大夫之賢何莫非文王之化哉詩人之辭雖未嘗及於文王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轉移動化之妙始作於家邦終於四海無以復加者矣故孔叢子曰吾於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若夫歌聖德而美政治則周公之雅頌詳焉所謂惟聖人能知聖人者也彼二南詩人誠不足以及此

春秋論

聖人在上則以其道行賞罰於天下而立一時之政治聖人在下則以其道寓賞罰於筆削而立萬世之政治先王之世五服以命有德五刑以討有罪此賞罰之賞罰也夫子作春秋榮華衮於一字之褒凛鈇鉞於片言之貶是乃不賞之賞不罰之罰也賞罰之權僅可施諸其身而春秋之賞罰則其身雖死而罪不得逃焉賞罰之權僅能勸懲於一時而春秋之賞罰則足以勸懲於千百世之久夫子雖窮不得位其功顧不大於有位者歟或者乃曰賞罰者天子之事夫子病諸侯大夫之僭也而作春秋而已則為之其

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
道雖在我亦不得為有位者之事嗚呼為此說者何
其不知春秋耶夫位者天下之公器道者天下之公
理天下寧有位公而道私者乎位之所以公者以道
存焉耳道之不存位猶能公耶首止之會周惠王將
以私愛易嫡齊桓公合諸侯以定世子夫子則許之
鄭文公奉王命而不與盟夫子則責之是皆以道不
以位也道之公所以匡其位之有不公者也夏商之
季位不在湯武而道在焉故湯武奉天命以行賞罰
桐宮之際位不在伊尹而道在焉故伊尹奉先王以

行賞罰道之所在皆不為僭其僭者皆不合乎道者
也周之既衰禮樂征伐不出於天子而亂賊肆行無
所忌也故夫子脩春秋明王法以誅亂討罪亦道之
不得不然耳然於每歲之首必書春王正月以見春
秋之中或予或奪或進或退其所以賞罰之者皆王
也而已無所與焉如是而假天子之權何不可者而
猶以為僭乎或者又曰夫子作春秋賞罰之權不以
自與而以與魯曰此魯之賞罰也蓋嘗為周公之後
故假以天子之權是亦不然孟子記孔子之言曰罪
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未不
實任之也而曰不以自與可乎春秋之作上以續往
聖之道統下以立萬世之人極所以為百王不易之
大法將以公諸天下後世而豈私以為魯哉若以春
秋魯史為與魯之書則夫子不過假魯史以寓王法
耳未見其與魯也若以請討陳恒為與魯之證則春
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亦非專為與魯也
昔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夫子猶或非之魯謂魯
為周公之後而獨許其假天子之權乎是皆不通之
論也此其為說蓋蹈襲漢儒黜周王魯之言而曲為
辭其不足信也明矣

禮論

世之論禮者皆曰三王異世不相襲吾以為三王之
禮正相襲也古之王者乘時有作正朔則改服色則
易徽號則殊文章器械衣服則別焉異焉其禮可謂
不相襲矣而奚襲曰相襲而不在於所襲者是其所
以為襲也人皆知相襲之為襲而不知不相襲之為
襲不相襲之為襲襲之大者也四時之運春令木其
氣溫夏令火其氣燠秋令金其氣涼冬令水其氣寒
各不相襲而所以相襲者不在於生百物成歲功乎
昔堯舜以天下與賢而禹則傳子禹所以襲堯舜也

孔子大管仲之功而孟子卑之孟子所以襲孔子也然則三王之於禮其亦不襲之襲歟何者禮有本有文本者天地之常經不可以不相襲文者古今之通義不可以必相襲也譬之鼓瑟然今日之柱以如是而音調明日之柱又如彼而音始調所襲者其音也所不襲者其柱也音既相襲則其柱不必膠矣是故四禋六瑚八簋宗廟之禮不相襲而襲其尊祖敬宗之心夏序瞽宗頖宮學校之禮不相襲而襲其養老敬民之典冠而毋追章甫委貌服而山火龍章車而鈎車大路乘路旗而綏旂大白大赤名物固不相襲

而所以尊瞻視明等威者則相襲也若冠劓若昏冠若喪葬儀文度數或損或益或隆或殺舉不相襲然而親諸侯成男女哀死亡之意又未始不相襲焉夫聖人豈不欲其制度文為一惟古之是襲哉顧法立而弊生時異而勢殊或宜於古而不宜於今者不得不少有變革以順其天叙天秩之本然是則不相襲者乃所以深相襲也孔子曰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苟不相襲而何以為因乎

復邵國賢寶

承來教謂有客為占範數而未知其占法合古人否其舊讀蔡氏書尋行數墨妄以己意窺測畧得一二未能究極底蘊欲就正於先覺而未得其人恒以為恨今此客之占不知其果得所傳否觀其所列占圖似與蔡氏不同蔡占亦用蓍五十與易相類但易以四揲之而範數以三揲之微有不同其所得之數則以兩奇為一兩偶為二而奇偶為三每以初揲之數為綱而綱一為三以虛待目以再揲之數為目而目一為一以實從綱若綱得一數而遇目之一則為一綱一而目二則為二綱一而目三則為三若綱二而遇目之一則為四綱二而目二則為五綱二而目三

則又為六矣若綱三而遇目之一則為七綱三而目二為八綱三而目又三則成九數此綱目相配所謂兩揲而九數具也若再加兩揲如前所占則得八十一數之一而大全矣其用十二木者不過以記其揲蓍所得之數非以木而占筮也其木厚一分徑九分陽刻一陰刻二者四陽刻二陰刻三者四陽刻三陰刻一者四共為十二木占筮之時雜取其八以記數如揲得綱數之一二三則以陽刻之木記之揲得目數之一二三則以陰刻之木記之始焉初揲再揲則其綱與目合而得九數之一繼焉初揲再揲則其綱

與目合又得九數之一則成四揲而九九八十一之數具矣其書中所列八十一圖始於一一之原終於九九之終是為皇極大數猶易之有六十四卦也然六十四卦各有六爻總為三百八十四爻以定吉凶故範數自原至終有八十一大數而一數之下又各列八十一之小數焉故於四揲之後又加四揲以求其小數而決吉凶如原之一一則為元吉原之二則為無咎而原之九九則大凶所謂八揲而六千五百六十一之數備者也以其一綱一目自上而下直而數之各有二木則為縱二以其四綱四目自左而右

横而布之各有四木則為横四共成一圖而已今此容乃以縱二横四列為兩圖則蔡氏書中所不載其所謂得八無除及除九得二者蔡氏亦無除法不知何所據而云然况蔡氏止云縱二今其所列之圖則為兩行而縱皆四矣蔡云自左而右今其所列先右而後左蔡云雜取其八縱二横四今則縱二既取其八而横四又取其八皆區區所不能識也某嘗疑蔡氏所謂大事用年其次用　用日用時之説不知若何而用今此横四圖下亦此四句又不見如何取用而斷吉凶亦屬未明况所占謂得數之賓而述蔡氏所繫之辭以為大吉是固然矣而又不言所得賓下小數如何則如易之有卦無爻而吉凶休咎之占亦有未備也某平生於皇極數求之未得不敢强以為知兹承下問敢具所疑而求教焉

復鄭克脩己

克恭書來謂白沙稱定山得天理之真樂而未得其詳故以孔顔所樂周程所尋者其道甚大工夫最難言之今得吾兄之言乃知白沙所以稱定山者固非過高之論與僕之言自不相妨如曰脱去名利則凡幽人隱士皆能之未足為定山之高致盛節也如曰

少有家累為未遊五嶽之向平則亦人之常情耳在聖賢則無此累矣或問顔子在陋巷而顔路甘旨有闕不能無憂朱子曰此重則彼自輕夫以事親甘旨且不足為累而况以婚嫁為累乎彼向平者讀易而未知死何如生是猶未達於原始反終之説也其遊五嶽名山亦不過絶人逃世為潔耳豈聖賢之道哉是又以卑吾定山矣至引康節之言謂其得天理之真樂則又以風流人豪目之視前所謂脱去名利如向平者又不足言矣豈既抑之而復揚之亦有深意乎今就康節而論明道曰堯夫於儒術未見所得又

曰堯夫之學要之亦難以治天下國家其為人無禮不
恭訓子曰康節於聖門下學上達事更不施功所以
差卻朱子則謂康節之學似老莊似楊雄近似釋氏
往往皆有不滿之意焉蓋無下學上達工夫已非孔
子之學而無禮不恭又豈若顏子之克己復禮者乎
所學如是吾意其所得之樂亦未必為孔顏之樂也
朱子論孔顏之樂必曰博文約禮而竭其才則庶乎
可得是先由學問之功而後得其樂也今康節之言
乃曰得天理之真樂則何書不可讀何堅不可攻何
理不可精是先得此樂而後可以讀書精理其言似

乎倒置苟非有康節之天資孰能不假學問而自得
其樂哉詳味白沙書意蓋謂定山既得康節之樂又
將窮理讀書以求進於孔顏之樂耳若僕之愚見則
就孔顏之樂論之故謂今之學者未易可及何嘗甚
異於白沙之言哉若因白沙之言謂定山已得顏子
之樂則到此地位守而化矣所謂雖欲從之末由也
已尚何假於書之讀堅之攻而理之精乎來教有云
真樂在天地間人人有之愚竊以為謂樂為人人有
之則可謂真樂為人人有之則不可蓋惟上知大賢
能克己復禮此身此心從容涵泳於天理之中者乃

能得其樂耳然世之聖賢常少而愚不肖者常多其
可謂人人有之乎其他有所樂者皆吾兄所謂樂非
其樂而不得為真樂者也來教又云諸老先生尋孔
顏樂處則大有得焉者也今指之為所欲尋者不識
諸老先生之於真學其有得其未得耶竊聞濂溪每
令二程尋孔顏樂處故以欲尋言之初未嘗謂其欲
尋而未得也蓋尋者追而求之之謂如追已失之物
而還之耳故尋之則有必得之理所謂我欲仁斯仁
至矣者也是雖不言得而得在其中矣孰敢謂諸老
先生為未有得哉特以朱子之言求之其所謂欲罷

不能而竭其才者乃顏子之地位也然猶曰庶乎有
以得之庶乎二字言之慎重若是蓋未敢遽以為大
有所得也自昔賢人君子處順境而樂之者易處逆
境而樂之者難若曾點之浴沂詠歸康節之擊壤歌
詠皆順境也惟夫床琴於浚井之日絃歌於絕糧之
餘以至飯蔬飲水簞瓢陋巷之中無往而不樂焉乃
為境之逆而樂之真耳是豈人之所易能哉來教又
謂尋樂為孔門第一事是固然矣而非初學之可至
也故夫子之教曰文行忠信曰博文約禮至於克己
復禮主敬行恕先難後獲之類各隨高下而告語之

未嘗先有尋樂之説至濂溪之於二程乃令尋孔顔所樂之何事蓋以其天資之高學力之至為可以與於此也而程子教人則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如曰以誠敬為入門以踐履為實地如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皆未嘗以尋樂為言豈非門人之未足以當此乎故朱子曰先賢到樂處已是成就工夫向上去了非初學所能求今之師非濂溪之師今之友非二程之友而説此事却似莽廣不如且就聖賢着實用功處求之槪於此言其意蓋可見矣若吾兄與白沙定山賀諫議諸君子負豪傑之才學聖賢之學為今之濂溪二程則其深造自得固所優為如僕之不肖敢易言哉自幼為學雖未嘗無尋樂之心然自省於日用之間言焉未能無口過則有所不樂行焉未能無怨惡則有所不樂隱微之間念慮之萌而真妄錯雜又有所不樂行年五十方且戰兢惕勵求為伯玉之知非寡過而未能其於天理真樂誠然未之有得故其言之平陋若是惟吾兄不鄙其愚引而置之安樂窩中則幸甚

復賀克恭欽

昔朱子論孔顔之樂有曰學者當從事於博文約禮而至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夫以顔子之學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蓋在請事斯語之後三月不違之時先儒所謂到此地位直是峻絶工夫尤難者也今曰二程尋樂在太中遣從學之初及再見則已得之矣豈顔子亞聖得之如此其難而二程得之乃若是其易耶且與朱子所謂先賢到樂處已是成就工夫向上去了非初學所能求者意有不同此愚之所以不能無疑也蓋樂其天者乃仁者安仁之事如顔子之仁去聖未達一間故止曰不改其

樂視夫子之樂在其中者已不能無間矣聖門諸高第如仲弓如原憲而夫子不許其仁子路愠見於陳蔡子貢不免於貨殖是皆未能得此樂也當時惟曾點有浴沂咏歸之樂夫子與之而行不掩言不免為狂故朱子曰顔子之樂平淡曾點之樂勞攘又曰點之樂淺近而易見顔子之樂深微而難知點只是見得如此顔子是工夫到那裏了又曰曾點細密工夫多欠闕却似莊列觀此數條則曾點之樂已不同於顔子矣濂洛諸儒尋孔顔之樂而樂之孰謂其終身欲尋而未之得哉竊意其所得之樂視顔子未能無

間耳顔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决於一日之間微有差失便能知之纔知之便更不萌作其不貳過者如此若程子自言十二年未能忘遊獵之心與横渠言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不成明道曰可知是學不成有多少病在其所自言若是則其上視顔子亦豈無間哉所謂再見之後吟風弄月有與點氣象者亦以其所見到此田地故以點自況而未嘗自擬於顔子也若其學顔子之所學而力行以造其極得此樂必將在於年高德卲之後伊川稱明道年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蓋

汎濫於諸家出入於釋老者幾十年然後返求諸六經而得之亦不謂其一再見而遂得也是雖諸先儒其可以易言之哉若吾定山之天資學力加之二十年進脩固當有得但以區區見聞有所未及不足以深知定山豈若來教所謂料其不能有為以造自得之地者哉來教又謂區區謂今人斷不能有與斯道者此則有説夫人固有一言之合乎道者有一行之得乎道者有一日而至焉者有一月而至焉者謂之非道固不可然不過得道之一隅與造道之暫時而已求其能與斯道之傳則非全體而不息者不足以

當之未審執事之意其將以得道一隅者為有與於斯道乎抑亦以全體不息者為有與於斯道乎如以一隅為得則雖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能行而況於君子乎如以全體不息者言之則自孔顔曾孟而下寥寥者千餘歲矣宋之盛時稱周程張邵然程子謂康節於儒術未有得朱子謂横渠之於二程猶伯夷伊尹於孔子則張邵已不可班於周程矣南渡之後有朱張呂三先生焉然朱子謂南軒伯恭之學皆䟽略南軒䟽略從高處去伯恭䟽略從卑處去則張呂又安可班於朱子耶由是觀之其得斯道之傳而醇乎

醇者惟周程朱子而已豈不難其人哉游程子之門者多矣而和靖謂伊川未嘗許一人游朱子之門而得其傳者獨稱勉齋當二先生之時見而知之者若是其寡也況聞而知之者乎有元則推尊許魯齋吳草廬其學非不各有所得將歆比而同之於周程朱子則難矣推古驗今此愚所以恒懷孟氏卒章之憂而深有望於白沙定山與吾克恭克脩諸君子也願諸君勿謂已得其樂而自満益以顔子之非禮勿視聽言動不遷怒貳過者俛焉日有孜孜以求至於欲罷不能所立卓爾之地則其所得之樂又將有大於

今日者矣異時道統之傳不在茲乎

復盧正夫 格

荷亭辯論明白痛快而義理淵深非淺薄所能測識然於中有不能無疑者敢舉一二以求教焉一謂朱子集註四書不備著諸儒名氏使其老死著述而泯於無聞區區竊謂朱子初脩論孟集義精義等書及中庸輯略皆以備録諸儒之言而著其名字又皆有或問以辯其言之得失則諸儒固不患於無聞矣至於集註不過節其精要之語以便學者之誦習耳則雖不詳録恐亦無害乎一謂孔子論易主義理無一語卜筮而朱子專主卜筮之說為非愚竊以為伏羲畫卦文王周公繫辭本為卜筮而作孔子於大傳如所謂開物成務興神物以前民用所謂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莫大乎蓍龜者皆以卜筮言也朱子本義無非因卜筮而發明其義理以示人如所謂語子惟孝語臣惟忠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者是也則義理與卜筮豈可岐而二之哉若專論義理而不本卜筮則必流於王弼之祖尚清虗若專談卜筮而不根義理則為巫史之妄談禍福矣豈聖賢著述之意哉觀於左傳所載穆姜占艮之隨而論元亨利貞之

義子服惠伯論南蒯占坤之黃裳而謂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是易之不可以占險豈有不孝不弟為奸為盜而有卜筮大吉之理乎一謂綱目書法謂莽操懿裕楊堅皆同篡弒而有書莽書主書帝之異貫充楊素李勣李林甫罪惡百倍楊雄而書死書卒不同而為朱子之失愚竊以為鄭莊公之子忽為世子而突乃庶子皆由祭伯而立春秋於忽止書世子而突書鄭伯晉獻公之子奚齊卓子皆為李克所弒而春秋一書殺其君之子一書弒君其例不同聖筆予奪固有深意則綱目之書莽書帝書主亦必有謂豈可以一例裁之乎彼充素與勣林甫皆無狀小人不足責而雄乃好古樂道以儒名者乃亦如是則綱目書死豈非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乎

與門人張大倫

來書所言看書欲自小學而及四書以馴致六經此正古人為學次第但當立志堅定不可以歲月經久而畏難也又謂諸子史以及宋儒之言皆當究心此亦宜然為舉業者尚當如此而況於聖賢之學乎至如性命之微則宋儒論之詳矣至於天文地理禮樂兵刑曆數之類具載於諸經註疏及諸子史傳中若

究心於諸書皆可以理會矣但其求之有序若散一
時並通則誠為難事吾友既有志於學先將小學及
四書熟讀玩味字字句句皆究極精微務使其理貫
徹於胸中一一體之於身而力行之如古人所謂今
日辯一理明日辯一理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
事積久純熟自當有脫然貫通處固不必盡讀天下
之書然後為至尤不可如習舉業者但借聖賢言語
以敷演為文字而已也若謂歲月已邁再難從事於
小學則當補之以敬朱子大學或問已有明說考而
行之可也凡大學之格致誠正脩身而終始一敬中

庸之學問思辯篤行而表裏一誠與論語之操存涵
養孟子之體驗擴充數者工夫不可缺一皆不過以
維持此心而存其天理惟恐其昏昧放逸而或失之
也蓋此心一有人欲之萌則當禁止而遏絕之學庸
所言謹獨之功是也欲謹其獨非誠敬不可程夫子
教人有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以誠敬
為入門以踐履為實地則誠敬二字乃為學之最切
要所當先者而讀小學及四書者亦不過專用力於
此耳程子所謂未學當知用力處固在於此而既學
當知得力處者亦在於此也程子又言學者當以論

孟為本論孟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蓋言其理
之同所謂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今雖未敢便謂不治
而明但能用力於四書而有所得焉則看治諸經皆
易為力矣至於子史諸書以吾所得於四書者照之
則其是非得失昭然可見又何難哉他如作詩作文
先儒皆不過以寫其胸中之所得而已亦何嘗如唐
人之苦心極力而為無益之言哉先儒程氏有分年
讀書日程一書具載學者自幼至老為學讀書用功
次第及所當讀之書[illegible]脩焉不但可以應舉及第而
進於聖賢亦不外此

遺事

道學自孟子失傳漢諸儒專守經傳章句無心得宋
兩程子鑒其流弊方提出敬字做工夫教學者門人
下稍又流入禪學去朱子鑒其流弊遂重在致知格
物上做工夫教學者門人下稍又流入支離專鑽研
書冊以著書為事今白沙見朱子之後支離遂欲削
書冊不用聖賢成法只專主靜求自得恐又不免流
於禪學者須持敬致知兩下工夫方可

吾嘗見先生請益先生以為為學之道居敬窮理不
可偏廢浙中多是事功如陳同甫陳君舉薛士龍輩

只去理會天下國家事有末而無本江西之學多主靜如陸象山兄弟專務存心不務講學有本而無末惟朱子之學知行本末兼盡至正而無弊也

學者須是務實易言忠信所以進德惟是忠信方能進得德論語開首便言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蓋為學以忠信為本

詞章之學治世用之不[illegible]世用之不能致太平

虛寂之學最為心害後儒高明者往往溺焉自謂得簡易之妙終莫覺其非

先生問白沙曰人來就學者如何開發之白沙曰令人陷溺於名利污濁之中先令他看浴沂章以洗其心胸先生曰今日也浴沂明日也浴沂合殺伯流入老莊去白沙曰使擺脫得開方好向進此亦救一時之弊也

死生去就離合天之所為者吾不得而齊之而乃立身行己之道事君之義不以死生去就離合而變吾徒之所以自許有不在天而在人者獨不得而齊乎齊其所可齊而於所不可齊者有弗計焉則夫不齊也者又所以為齊也

香溪范先生之文世之誦習者心識而已他蓋罕有知者今觀其言如以恥為入道之端以古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又謂學者覺也心且不有何覺之有皆超然自得於學極有警發不獨心識為可取也故朱子有不知從誰學之語先輩謂其得於孟子者為多

何王金許得考亭真傳又曰四賢何最切實王金許三公考索著述功多

先生日有孳孳頗務躬行實踐而已叩其著述則謝曰惡乎暇至問以諸儒之言何如曰其尊信之曰無

異同歟曰即有異同皆道也見不同焉爾夫豈放蹠之仁乎惜一毛之義乎宗無汨虛之道德乎梁稷異顏精之皆可以充腹絺繪異質緝之皆可以被體異同之致虛已而辯之可也折衷之可也抗顏而排擊之不可也

人心有小有大大心窮理小心慎獨

先生尊聞程朱二夫子自謂於專一上見功則主敬之旨於精義處得力則致知之旨

先生陋俗儒之學口耳涉獵特舉朱夫子玉山講義象山白鹿講義懇懇為諸生言之 已上見董遵道集

羅一峯與張都憲書曰予友章德懋議論甚有源委似負經濟之畧布衣陳剩夫閩中高士也似此二人若俯而詢之當必有所裨益

王陽明謂先生為國子祭酒屢疏得請及後逆瑾擅權名卿多遭斥辱乃服翁先幾云

莊定山謂先生於書無所不讀於天下事無不理會究極義理精微身體力行惓惓斯世不為矯飾周畏齋時可亦云羅一峯常稱吾弟德懋雪月澄山之才也

金華正學編卷十二

楓山先生

棘寺名宦傳

公諱懋字德懋號闇然翁晚號㲄濱遺老蘭谿純孝鄉人也上世遷自建之浦城入 國朝有叔良者以人才徵不就公之曾祖也叔良生邦和邦和生申甫申甫生公母吳氏公生而岐嶷資性穎異書數過輒成誦不忘年十五補博士弟子嗜學如渴治易務深入或為進取憂公曰當有巨眼者自信不惑天順壬午魁鄉試丙戌中會試首卷劉學士定之主考果物色焉登 殿試二甲改庶吉士入讀中秘書成化丁

亥冬除編脩月餘會元夕 內府張燈命館局分題賦詩公謂燈火非招德之器詩賦非論思之業與編脩黃仲昭檢討莊㫤上疏諍之忤

旨命杖於闕下俱謫官直聲震朝野時稱三君子先是脩撰羅倫亦以論元宰奪情謫又稱翰林四諫公知臨武以言者論救與黃仲昭俱改南京大理平事既至留心職業日取刑書故牘詳閱之遂至精練庶獄評讞老吏自謂不及法所當執雖貴鄉莫奪也南倖入視北為緡倒益以堂隸顧直之羸公獨無益三

年考績陞福建按察僉事閩有番舶銀鑛屢為患公至建議許民與番互市夷商兩便弛銀鑛禁聽民採取不復盜患遂息淳稅病民令以海田抵之泰寧寇作梗託清戎搒捕悉就擒沙尤饑盜起開倉賑濟即時解散善政種種都御史張瑄分陝福建雅重公每事必咨巡察有不相得者加之蜚局成疾因有去志考績至京遂疏致政吏部尚書尹公旻固留不可三詰而終不變乃可之時年四十一至家即杜門足不至府城奉親之外日惟讀書講學為事甘貧守道若將終身學士有志者束脩請誨無問遠近常往來楓

木庵中學者稱曰楓山先生廷臣交薦

孝廟初政圖任儒宿北以謝公鐸為祭酒南以屬公公方在制添設司業虛缺以待及就官開示近裏南士意若無奇久之先德化整規條勤咨問師道頓改六館之士始貼然心服恨得之晚姑蘇尤樾母病例莫歸省日夜悲泣公令歸或言公曰吾寧以此獲罪不忍絕其母子之情也人益歎服兩疏學政時政宿弊不報几再乞休不允正德改元陳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五事先後五疏乞休又不允居無何引年以請凡三疏始允尋轉南京太常寺卿辭

進南京禮部侍郎又辭

詔許致仕公既退而逆瑾之難作縉紳相繼蒙禍人尤服其先見當道咸疏公耆儒宿德

詔有司歲時存問以風天下嘉靖改元陞南京禮部尚書致仕辭弗允辛巳歲旦暮忽搆疾親朋子姪更迭問候至屬纊語不亂衢守林有年至疾已劇卧榻上與論古今天下事甚悉次夕與姪贊論君大夫保國保天下之道國及春秋列國名卿惟許士會父子庚戌歲除夕令親友各歸守歲翛晦遂歿年八十六是日未旦有星隕所居之前山有司以聞與葬祭贈

太子少保諡文懿公胷懷夷坦不脩城府度量汪汪不見涯涘與人言輒露肝膽人與之言則信與之交則親或詐亦不逆億也見人有善不啻在已汲引後進惟恐不及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是非可否確乎不拔性寡嗜慾衣服飲食宫室器用隨寓而安薄田僅自給不求增益辭受取與皆必以道出處去就尤不放過一毫不慊萬鍾弗顧故自翰編以至八座立朝僅四十日官不過三考乞休凡二十餘疏難進易退非特今世古亦難之其心常在天下每聞進一善人行一善政喜動顏色否則愀然不樂夜

必露天焚香默以親賢遠姦康國庇民為禱民生利
害輙為上官言之其學以關閩濂洛為宗本之自得
非有傳授亦間氣所鍾宇宙有數也於書無所不讀
於天下事無不理會要在精究而力行之不落口耳
不涉支離故能真見獨到洞貫道妙其發之議論精
實切當多有前賢所未發者嘗謂人心有大小大以
窮理小以慎獨謂學術去朱程已久又大壞必須真
聖賢出方能救得謂文廟祀典須進周子兩程子張
子朱子於配享之位方允當謂天地元氣到後来亦
衰弱生出人来都厭厭不振謂政體始於格君心收

人才固民心格言至論不一而足皆其所獨得者一
時同志若羅一峯胡敬齋謝方石莊定山諸公皆極
推許諸公皆發世惟公年踰大耋巋然獨存殆天壽
之以壽斯道也文章不甚求工達意而止或以相諷
曰小技爾予弗暇或勸以著述曰先儒之言至矣盡
矣又何加焉第刪其繁蕪可也嘗欲摘選程朱後諸
儒經書粹語為集說及刋宋史之繆患力不足而止
平生所著惟蘭谿金華鄉賢祠志及遺文數卷而已
子孫皆夭歿少子接晚始生公歿方五歲賛曰余觀
楓山先生翰林一疏立朝大節表表在人歷官所至

雖未盡見其設施皆不與俗同爲以平生議論其胸
中所存與經濟大畧因可縣見使得盡見之行功業
當未易量而志卒弗酬是則世道之不幸也要其心
拳拳在天下豈果於忘世者其所以難進易退必有
其故矣然鴻羽鳳毛貸當時而風後世且使今世仕
者猶知聖賢出處去就之義古道不至於淪喪其功
比之無善豈可以多寡論哉考其學問淵源殆可以
接四先生之席而為朱門之游夏其拳拳以道術分
裂程朱去遠為慮又謂發有三巨擔棄道左無人擔
則其憂道之心與其所以自任之意隱然見於言外

矣

祭文　楊廉

嗚呼儒雅如黄未軒豪邁如莊定山公則欽華就實
獨立其間風節如羅一峯習靜如陳白沙公則既博
復約自成一家至於收四海無瑕之譽膺五福無疆
之年此則同時諸老未有或之先也嗚呼在漢東都
不為危言之叔度在宋鵞湖不立異論之伯恭今求
其人容非公乎

又　湛若水

太平之生天篤其性不採而直森順中正人曰克温

温而亦厲表裏如一人已無異誠意惻怛動以感人
人為之盡周有後言肆慱於學無所不窺近繼金許
遠宗宣尼

賛　羅欽順

天髙日朗公之襟懷地負海涵公之問學德容之温
潤則甘雨和風氣象之尊嚴則泰山喬嶽卒精誠於
月窟天根悟至理於鳶飛魚躍亹亹焉無時不動休
休焉無日不樂此欽順之於公蓋未易為之形容而
粗能狀其大畧者也

祠記　邵寶

先生壯歲以文章魁天下以忠諫著翰林以經濟稱
於海内自史舘左遷涉歷中外未克展布晚始起爲
司成天下莫不賀得師焉及請老歸棲遲林壑隱然
繫天下之望者幾二十年
上之初政有意用之間使在途而先生卒矣論者於
先生猶若未滿焉然以予觀於先生其共謹康靖之
節平暢淳雅之文簡廉朴直之風在朝在野遐爾承
嚮盖不動聲色而耿耿迴瀾老蓋惇篤君子之論焉
可誣也若是而謂先生之道未光於世則豈可哉夫
天下之道德烏乎定定于一而已矣大哉孔子萬世
之師也孟子去孔子未遠也闢邪放淫勤一生以爲
任大閑立矣後數百年而有董子歎黜百家於漢又
數百年而有韓子欲去二氏於唐然其識與力皆不
逮乎其志故汎然莫之能定也周子程子繼起於宋
其識與力超然獨詣繼絶闡微為世先覺而朱子繼
之著書立言行於天下久矣先生以盛德碩重望弗
惑弗貳而扶衛之意惓惓其間盖先生之信朱子猶
朱子之信周程周程之信孔孟也故雖未嘗自言如
董力辨如韓然篤信好古君子與之起宋儒於千載
其可謂金許之後無人乎哉

列祀正學祠文移畧

諸生姜昆等呈稱宋元之際金華一郡真儒繼出若
文定何基文憲王柏文安金履祥文懿許謙謚出前
朝祀列鄉校淵源派自朱子授受本於勉齋稽之方
冊訂之輿論皆以為有功於聖門有裨於王道成化
間分巡僉事辛　題
請從祀孔庭一時朝議准揚時事例建祠鄉郡
勅名正學牲帛祝號欽奉
朝命盖以明繼往之報稱開後學之纘緒也茲原任
禮部尚書謚文懿楓山先生章懋其爲人也惇矣而

能約聞之而斯行學由真積不離當下工夫道自心生灼見本来面目步周元公之無欲故靜體程叔子之有主則虛始焉若乃心極乃力殆類橫渠既而問學道德性尊同符仲晦是周程張朱四大儒者公已覩其室奥則何王金許四正學者自今列其祠堂既同鄉而且同德祗異時而罔異心其遭際也雖窮達之殊途而同歸者在其著述也固多寡之異慮而一致者存昔嘗請於

朝冀從祀於聖人之廡乃今白諸臺請亦右於正學之祠是舉也在四先生必無拒色在文懿公亦無愧容者蒙題

請共祀不惟義法允宜抑亦神人胥悅

題祀疏畧

謝廷傑

先儒何基王栢金履祥許謙皆以理學鳴於宋元之世嗣是而後媲美四儒則僅惟一章懋焉四儒尚留心於著述章懋則專志於力行節操所標誠足表儀乎後學語錄所載亦能羽翼乎聖經所擬議入正學祠一節委爲公論所歸相應題請

復祀疏畧

先臣禮部尚書章懋志存匡世德本誠身造詣深淳有以淵源於正學名節表著足以砥礪乎頹風允爲名世之耆哲昭代之真儒也委宜崇祀以興後學以

重刻正學編後序

粵惟心以會道學以正心學之係於人大矣顧道統昉於唐虞萬世言學者宗焉而未嘗以學名也迨傳說之告其君成王之訪其臣而學之名義始著孔子大聖猶謂學不倦聖賢終身從事孰能去學六經語孟炳若日

星明善誠身學無支蔓慨自洙泗教湮微言莫闡在漢董子已有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之憂而請一遵孔子之術柰之何世日遠學日岐人心日益蠱志道者有深慨焉此學期於正而正學所由名也聖道至宋大明濂洛關閩諸賢裒然遠紹孔孟正學

呂成公傳中原文獻至婺為一方倡嗣北山何氏由勉齋遡紫陽正傳而王而金而許相繼以振起鄒魯道學之風彬彬盛矣入

國朝而楓山章文懿公尤克纘其業真脩實踐鑿鑿名世前趙君守婺彙輯婺中五先生為正學編而文懿公

尚未及載今文懿公令嗣與唐君重加增訂其表揚先烈興起後生意殷殷厚矣夫學術正則心術正而居求行達不詭於孔子之道用行舍藏無適不可其為人心世道繫甚鉅不特為光一婺已也若夫炫雕龍炙轂之奇俊玄黃綺繢之艷植幟藝壇籠罩

宇宙是為雜學竊章句口耳以窺輿
耿籍以獵名干譽媒世梯榮是為曲
學枯槁身心塵幻造化守玄默之旨
超無上之乘而竟不知彝倫事物謂
何是為異學又其甚者陽為孔孟之
說而實陰逞其私騁詞辯則曰明經
希世資則曰行義浸淫於二氏則曰

聖學捷徑工夫是為贗學凡此皆正
學之蠹也寧不大可懼哉尚論君子
手斯編而於六先生之嘉言善行參
伍考印之慎毋蹈於四者之蠹斯於
聖道幾矣敬附瑣語以就正有道云

萬曆庚寅仲春之吉

鉛山後學周尚禮謹序

重刻正學編後跋

在昔晏大夫甲甲者爾未聞道也太
史氏私心嚮往至願為之執鞭及過
魯城顧瞻孔里輒徘徊不忍去高
山仰止景行行止此固人情乎漢後
道術殊方趙宋諸儒壹軌於正新安
統宗濂洛見謂大成於時同氣應求

則有呂文成伯恭文成呂其學歸教
鄉人講帷涖止吾道遂東而先後代
興若文定若文憲若文安若文懿類
以醇德微言範型來喆至我楓山章
公崛起
盛明冥心遠紹遡厥淵源直繇考亭
而上之凛凛躬行蔚為猷節是為金

華六先生不佞盛束髮受書頗從學
士大夫獲聞其緒論竊津津有當於
心恨不身遇之不意來令蘭則六先
生舊里也夫以生平忻慕一旦造其
地遺閒可式文獻足徵訓而行之其
則不遠今語古良令則宓单父尚矣
单父賢者五人不齊事之皆導以治

術单父是以治尼父稱善相屬不佞
盛生也晚不及六先生面命頋猶然
於俎豆間挹容儀誦述間聆謦欬兢
兢師保弗敢墜庶無速於官謗則幸
甚何敢望单父屬者
太府鳳梧張公
少府正所周公慨然有意乎督過諸

下吏而不靳鞭策之因緣唐君章君
之請爲鋟梓茲編示指南且竝辱琬
琰敘之詳六先生將益藉不朽仲尼
曰可以聞四方而昭于諸侯者其惟
學乎不佞盛於六先生匪曰能之願
學焉學然後知困矧吕政學乎範我
馳驅實賴有並編在矣

萬曆庚寅仲春之吉
涇上後學龔永盛謹跋

金華正學編十二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趙鶴編唐邦佐重輯鶴字叔鳴江都人宏治丙辰進士官至山東提學副使邦佐字維良蘭谿人隆慶戊辰進士官至光州知州初嘉靖間鶴官金華知府以宋呂祖謙何基王柏元金履祥許謙皆金華名儒因錄五家之文涉於講學者數篇及其本傳行狀墓誌等各爲二卷萬歷庚寅邦佐復取鶴原書爲之刪訂而益以明章懋以祖謙朱子之友基等皆傳朱子之派故命曰正學

金華文統十三卷

〔明〕趙鶴編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正德七年刻萬曆重修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金華文統十三卷》提要

金華文統引

愚既爲金華五先生正學編以示諸生諸生復謂鄉郡文獻殆不止此及今齊而不收後學焉知顯揚其文以著其人愚爲考焉得賢而有文者若干人其文正而粹者若干篇題曰金華文統乃讀而序之曰嗚乎浩哉由有宋建炎逮

皇朝成化幾三百年而蘭之文萃於金華矣然

論世而得金華之文始三
變焉周漢間金華越在於
越不得齒上國文物而爲
俗最荒陋自梁劉孝標始
攻文章唐駱賓王舒元輿
馮宿兄弟繼之俱以詞藻

發聞然孝標溺六朝浮靡
賓王元輿競聲律之末宿
始追古而未脫駢偶爲
一變矣宋建炎以來范賢
良始論心性呂太史寔於
經史陳龍川好兵律事功

皆內有所主出之以理輔
之以學故爲文揄揚反覆
詳覈辯博而有以明其志
至於恣態變化馳騁上下
渺乎不見其發端止極其
法密其氣昌足以追軼兩

漢而上爲再變矣咸淳之
間大儒繼作如何文定之
醇正精確王文憲之雄毅
浚邃金文安之明暢嚴密
許文懿之和平沉實則又
本於玩索之精封殖之學

雖不期爲文而文不可勝
及考其規橅皆以明天理
淑人心紹正學黜邪說爲
主而一切誕經詭聖尚功
計利之習歸滌無遺足以
羽翼考亭而上接濂洛精

手出于正矣嗣是而後作
者紛出若柳道傳吳正傳
之深於經張子長之長於
史入
國朝宋景濂王子充蘇伯衡
胡仲申又以其文翊贊

鴻業爲時宗工然考其淵
之自道德之歸未有或外
于四賢而立法者而文之
變至是極矣其他雖未及
列而各以其時求之皆可
見也抑予於諸生復有告

焉夫子之辭孔子四教章
有曰教人以學文修行而
存忠信忠信本也夫惟以
忠信爲本而向行之不醇
文之不懿哉洙泗之教至
是不可加矣金華先正蘇

烈爲猷其間若顔烏傷之
孝宗開封之忠潘待制之
介以至正學諸儒進退禮
瀍然驗之表裏終始而無
或差者是其行之本於誠
信也况於文乎諸生以誠

爲本以行爲先而又由正
學諸儒所造以求至孔子
之教其於文殆庶幾乎愚
昧於是久矣承之文郡因
仕知學故列朱子之義於
首簡期與諸生共鑑云

正德六年十二月朔旦
賜進士出身中順大夫金華
府知府江都趙鶴書

金華文統例訓

呂成公脩文鑑法（見宋史）

黜浮（故今如劉孝標駱賓王舒元輿等文不入此集）崇雅（故今所取[illegible]特文辭平正其義皆閑於理學涉於世教者）

朱文公取文字之法（見魯齋王文集）

文勝而義理乖僻者不取（故今如陳同甫上高宗書本論正心之學陳皆采經解而以救實為論皆不入此集）贊邪害正者文辭雖工不取（故今雖諸大作家有為釋之作及諸名臣封事論及兵機政術者皆不入此集）

王魯齋先生曰貴多不貴精後世文集之通患（故此集止二十六人文一百三十五篇維宋景濂文二卷以其備述聖代功德為詳云）

吳正傳作敬鄉錄其序有云其或人文俱顯錄所不及者亦不無微意焉（故今如王柏唐仲友之文皆不入此集）

吳正傳又曰剽竊緒餘掇拾淺陋無關於義理無裨於正教逞私說肆不根習非聖以自詭反前人以為高所謂詖淫邪遁（[illegible]言不惜取文者可據以為法而作文者尤當守以為戒云）

金華文統例訓終

金華文統目錄

卷第一

宗澤

上大元帥康王劄子

乞回鑾疏

又第五疏

又第十五疏

梅執禮

吳彥成墓誌銘

潘良貴

默齋說

荅高公達書

鄭剛中

忠義堂記

賈廷佐

上高宗論遣使第二書

卷第二

范浚

悲天

遂蜀

卷第三

卷第四

大事記後記
贈陳伯柔序
滄江書舍記
婺州路均役記
南康六老堂記

卷第十一
蘇伯衡
鮑祖祖謚冊文
鮑祖妣謚冊文
送晉□相□君序

仙僊齋說
梁說
航辨
友恭堂記
節義堂記
書徐文清公家傳後
叢田記
晉說

卷第十二
胡翰

孔子家廟碑
越國公廟碑
井牧
羅文質公集叙論
與許門諸友論宗法
答汪秀才書
白雲亭記
嚴氏子字辭
戴良
說佩

卷第十三
汪節婦傳
吳沉
六經師律序
兵禮
王紳
盤庚遷都論
遜志齋藁序
存齋記
滇南慟哭記

金華文統目錄終

金華文統卷第一

宗澤

字汝霖義烏人仕宋靖康難勸康王正位以係人心任東京留守兼開封尹牧治汴都力圖恢復請高宗回鑾表疏至二十四上弗聽抱憤以卒後謚忠簡

上大元帥康王劄子

恭惟太祖皇帝創業垂統當傳之億萬世今方二百年豈謂賊虜憑陵肆逆迎二聖與諸親王渡河北去天下百姓所注耳目繫其望者惟大元帥康王一人大元帥行之得其道則天下將自安宗廟社稷將自寧二帝二后諸王將自回很之賊虜將自剿絕殄滅大元帥行之不得其道則天下從此而亂宗廟社稷亦從此而傾危二帝二后諸親王無寅緣可回賊虜愈熾亦無因緣可亡此事在於大元帥行之得其道與不得其道耳其所謂道者其說有五一曰近剛正而遠柔邪二曰納諫諍而拒諛佞三曰尚恭儉而抑驕奢四曰體憂勤而忘逸樂五曰進公實而退私偽是五者甚易知甚易行然歷世莫能

知莫能行者由剛正諫諍恭儉憂勤公實之事多迸于心也柔邪詖佞驕奢逸樂私僞之事多遜于志也伊尹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合諸道者君子也合諸非道皆小人也願大王於應酬荅問之間以致五節卜驗則君子小人了然分矣某之血誠痛切每思我宋本朝無疆今勢孤危災業如此恭願大元帥大王左右肇膺不忘在齊時行夙夜羨懈不忘我祖宗時則天下可安宗廟社稷可寧二帝二后諸王可回賊虜雖熾可勦絕殄滅夫何遠之有在大元帥大王力行之而已

乞回鑾疏 按公有二十四劄乞請回鑾第二疏

臣聞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所謂無事者非泊然無所為於事也事無事而已夫禹蒙天錫洪範九疇知水有潤下之性且親見堯有洪水滔天績用弗成之患遂因水之性而順道之故天下免乎昏墊而與厥攸吾敘無他皆堯用禹之力也臣竊聞將士籍貫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衆兵駐劄之本根也商旅籍貫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天下貿販之要區也農民籍貫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天下首善之地也士大夫懷忠義者籍貫皆願陛下歸京師云京師是陛下朝宗之域也臣前在臨濮兵寨中竊憂群臣無遠識見恐贊陛下去維揚金陵又見京城有賊臣張邦昌潛竊與范瓊輩擅行威福無所忌憚所以曾暫乞駐蹕南都以觀天意以察人心仰蒙聽從臣說被寵恩差知開封府事今到五十餘日物價市肆漸同平時每觀天意眷顧清明每察人心和平逸樂且商賈農民士大夫之懷忠義者咸曰若陛下歸正九重是王室再造大宋中興也臣竊料百僚中唱爲異議不欲陛下歸京師者不過如張邦昌等姦邪輩陰與賊虜為地耳臣願陛下體堯禹順水之性順將士順商旅農民順士大夫之懷忠義者早降勅命整頓六師及詔百執事示諭欵宗廟垂拱九重之日毋一向聽張邦昌姦邪輩陰與賊虜為地者之語不勝幸甚臣之少也猶不如人今年六十九矣眷眷血誠根其學問荒鄙不能以激忠義之辭仰動天聽臣不勝俯泣痛怛之至

又第五劄

臣恭惟我大宋深仁厚德淪浹方夏幾二百年一旦金賊邀迎二聖京師士民皇皇無依嗷嗷無告若窮民無所歸者若嬰兒而失其慈母者忽聞陛下龍潛在濟於是謳歌踴躍交走道路[illegible]乃祖宗德澤浹洽得其心故也陛下紹登寶祚尚留南都臣日到京師聞道路籍籍咸曰陛下何不認我京師乎何不眷顧我輩[illegible]乎何[illegible]使我社稷無所依乎何輕捨我生靈使我未有所依乎是都人之望陛下也切切如此臣願早[illegible]四大龍與人感恩華之至深慰其心臣[illegible]奏以謂得民心者得其心其所[illegible]惡非施爾也若[illegible]西幸汴邑是人之[illegible]願陛下與之聚[illegible]陛下聽姦邪異端[illegible]妄議遷幸是所惡也願陛下勿施爾也[illegible]臣所[illegible]誠言不盡意

又第十五劄

臣聞范仲淹云天下之事有二黨焉一黨曰發必危言立必危行王道正直何用曲爲一黨曰遜言易入遜行易合人生安樂何用憂爲天下之治亂在二者勝負耳大抵危言危行是欲致君於無過置民於無悲而已天下豈有不治者乎若夫遜言遜行之徒阿諛曲折隨意所嚮迎逢苟合君施恩於上而下弗被民懷悲於下而上弗知如是天下豈有不亂者乎今之士大夫志氣每下議論卑陋上者不過持祿保寵下者不過便文自營曾不能留心惻怛爲陛下思存祖宗二百年大一統基業爲可惜又不爲陛下思父母兄弟與至親天眷蒙塵沙漠艱難願望大兵救援之意又不曾爲陛下思祖宗西京園陵寢廟爲賊虜所占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又不曾爲陛下思京師是天下之本根宗廟朝廷百司倉廩儼然如舊又不曾爲陛下思河北河東京之東西陝右淮甸百億萬生靈之衆罹金虜劫掠殘破之苦徂朝進一言募人一說計較泛舟月大風險欲南幸湖外此姦邪之謀耳臣嘗思之是一欲爲賊虜方便之計二爲姦邪親屬皆先已津置在南嗟乎爲臣不忠不義以至於此孔子所謂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正謂是也臣夙夜痛心泣血瀝竭愚忠爲陛下保護

京城自去年秋冬今春又三月矣衆務是時陛
下不早回九重則天下雖有定北臣不勝憤懣
激切再瀆天聽在妄干冒并俟鼎鑊

梅執禮

宇和勝浦江人仕宋被薦不私謁宰相爲
中書舍人糾論皆見聽以正責王黼被奪
職靖康難虜質二帝謀刼之不果虜大索
金帛力拒之遂遇害贈至資政殿學士

吳彥成墓誌銘

宣和二年冬承信郎吳翁待次京師聞青溪盜
日熾亟命舟東下或挽而留之不可曰吾母孺
白與盜近其忍一日安此乎北渡江杭州已陷
遂間關呼海道明越以趨東陽距家僅一舍許
卒遇盜不得歸蓋三年二月庚子也五年其孤
馳介乞銘於余不果作明年又以書來曰先公
生負氣節喜從賢士大夫游其志非淺淺者而
不幸死於盜必非得銘無以掩刻公謝一切[illegible]
久矣何謂墓之[illegible]於是爲[illegible]處州會昌丞宗
工所狀　而叙銘之翁諱圭字彥成世家婺之
義烏曾大父造大父堯父袍皆隱德不耀翁[illegible]

倜儻形貌魁偉遇事廓落無所向私有以急告
者不問跡咸賞厭恐怡然濟之倉卒值人健訟
可用輒盡詿以金帛初不立券任也人亦感焉
白效無肯負諉者鄰里有爭辨率就質焉無不
得其平而去或議別居多紛紛不決須翁居間
乃亟聽從無復間言大抵其外和易謙恭而中
實嚴重不可欺狙縣官吏豪右有爲一非義必
委曲摧沮使不得騁以故毀譽常相半而翁固
從其志不奪崇然有古任俠之風三舍法行州
歲貢士多困於聚糧翁每夙致厚[illegible]有
謁也他日兄郡預貢生有開風雨[illegible]學
程生續家窮而囊其親大事[illegible]
三十萬拜有營於浙而同舍生[illegible]序
持要取償於兄續信之不疑也試遂發出其要
兄輒詒曰是非莫臣書須其歸面質耳翁[illegible]續
留滯習漢江兄詰之不變即日出私帑代償契
其數縣作浮屠繡川湖中以奉覺林大士又作
神霄玉清萬壽宮塑字像設所費皆不貲翁一
一樂施不以累衆州檄縣急須米數百斛縣將
賦於民民囂甚翁徐發諸廩大治米以白令曰

来方勝貴取於民必擾而難集願併代民輸之
銅請其直信㳻来達州州大驚喜以今為才初
入國門道遇鄉士葉祖信者方僕僕為故太學
陳生衮其棺斂翁遽曰吾潛如許頃衆則事緩
矣立如所費周之其輕財重義出於天成種種
類此翁孫孤童承家料理生事得無以探縱取
予之術坐致千金凡老於貨殖者皆自以為不
可學而諸翁若姪洸洸悃悃繩繩相與為
善受成望族矣餓嘆曰吾念大姓辛勤立門户
不一再傳輒蕩析不能守者常有婦閤之白縣

世為義居如其詣遂刊石以志不朽脫治第闢
館延納四方之遊士雖甚寒暑無倦容之方列
治三閤收置儒釋道之書使子弟賓客周旋其
間此其為善之志殊進進未已也於是弗得其
死而死聞者惜之方東下時余嘗與論今日之
盜當以術取而不可以急攻若徒擁大兵從其
后驅之則浙以東將大殘躪萬有一窮迫且散
而之海之闊不易得矣如漢所必取項氏也然
舍項不取而先使隨何取九江韓信取魏代取
趙取齊審項已孤一舉而得正如善救焚者必

先毀旁近屋以絕其延乃易撲滅今盜招睦山
谷而陷其官府即出入跳梁不過一郡間若姑
置弗問而分命大兵屯浙東西州使他盜不得
相因而起盜亦畏縮不敢出巢穴徐遣所募鋒
杖手輩迭進而挑之可以旬月禽耳翁喟然曰
此主所以歸之意也盜負險隘非鋒杖手不可
以深入然此曹烏合任氣不相下則心不一心
不一則力不齊惟嗜以厚利而擇一二猛士總
帥之庶幾人人用命吾州有畬大防者強力絕
人少習為儒生不得意棄去習武技而精乎居

飲酣無所施其勇往往公取牛羊殺食之數近
刑輒有天幸得脫主實遇之有恩歸致此人盜
不足破矣其后盜平向所謂畬大防者果嘗馳
保翁家久之弗去自言當殺身以報翁犇海上
淹田而翁之弟待弗盡禮謝去自遊護其所居
左右鄉盜無一敢近既而破滅數十洞斬獲不
可勝計軍前功第一以白身授官至武功大夫
其子弟其奴並入賞典誠使翁在鄉里不出出
而亟歸必且大指金帛召武勇而得畬兵之倡
感警遠近盜必不敢窺殘守令必不返他盜必

不起而平民所賴必不至於塗地其為功也又豈止如屠而已哉翁在京師顏游撩武爭願出力為翁用有事中貴人者切欲使因已而翁失曰男兒通塞固自有命數何至折腰屈膝事中貴人乎判太宗正事晉安郡王仲忽聞而高之薦出門下春秋五十有四卜以六年二月丙午葬縣東縉雲鄉永昌村蔚山之陽娶陳氏子男三曰宏司越州士曹事則乞銘者也曰顏老子辛曰康老尚幼女四適太醫助教宗公璋順昌府汝陰縣尉王鑄餘皆在室孫男一曰克昌女二銘曰存亡死生任俠之義伊呂孫吳貨殖之智遷史所椎殆有微意豈其崇進姦雄勢利齪齪文士鮮足與議必也狂狷奈何擯棄吾銘若人以是無愧

潘良貴

字義榮一字子賤號默成子金華人任來不肯婿王黼章惇及不交蔡京父子論何㮚汪黃時事連被斥秦檜擅朝廢不起守貧無營朱子稱為可當夫子所謂剛無慾者

矯齋記

君子知强為善而已矣皇恤其他而世之恶人偷者無以蓋之則群聚譁笑目之曰矯特立獨行之士固不為變而中人懼其加己也往往嫵媚軟熟不敢出一善言行一善行卒至於無所忌憚為小人之歸而后已予自出仕見士大夫習以成風致壞天下人材不可勝數心甚悼之中庸曰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凡四言之不以為煩考之六經未嘗若是諄諄也是矯者君子之所務而衆人之所忽古人以為訓而今人以為病也近世老師宿儒為中庸傳者以十數未嘗有斷然發明子思此意者志可嘆也夫均是人也性近而習遠以相遠正在矯與不耳情動於中物誘於外擇之不精執之不固鮮有不喪己於物者詎可一日不用力於矯邪視聽矯之言動矯之一切惟禮之行義之由道之適久則若性自為矣故謂勉行之與安而行之者成功則一予謂中庸一言之則曰矯二言之則曰强勉皆聖人忠恕進學者之道也吾宗伯盐端雅而尚志求予名所居

之齋因榜之曰矯益予強常予息之訓今老矣佩仰樂而無愧敢以施于子其懋哉

答雷公達書（謂其為磨鏡鑑）

諭以聚書飲酒為樂此吾人之習氣也然酒不可多飲大率此物入口則昏過量則病聖人於書獨作誥一篇易六十四卦終以濡首為戒禮使人飲酒終日而不得醉蓋禍患多生於此既作郡尤宜節慎也老而讀書不須務博當研味聖賢立言指歸以洗心礪行則老而益精明士人至晚年倒行而逆施之者十常八九正為不解讀書爾僕自諭為磨鏡論書為磨鏡藥當用此藥揩磨塵垢使之通明瑩徹而后已若積藥鏡上而不施揩磨之功及為鏡之累故知記儒為姦如張禹孔光之徒曾不若庸夫愚婦也公以謂如何萬里通書不敢效常人作諛言以孤遠意此在交故態也幸一笑丙之

鄭剛中

字亨仲金華人居北山亦以為號仕累數論事件大體宣撫蜀西入稱如宗忠簡在北後死惡秦檜貶死

忠義堂記

吳嘉州治之北有堂曰忠義前太守陳公之所建也紹興丙辰端明殿學士禮部尚書會稽李公來鎮是邦既見吏民問疾苦頒條教約與為清淨之治一日過其上顧謂僚屬曰是堂規模閎偉而創立命名之因無所稽考吾聞晉公唐人之英言忠義者莫先焉後五世流落為溫人晉公末年親書告牒其家傳寶之邪晉為刑於石遂者天子官其家求嘉者二人家樂清者一人所以彰遺烈而播餘芳者多矣雖晉公之名所在咸仰要之此邦乃其遺鄉流風之[illegible]今求其像繪置堂上旌其[illegible]州之所[illegible]人知堂名之有[illegible]公等以為宜乎[illegible]陽鄭景避席改容而言曰真[illegible]小郡乎顏公子友之后自顏含為晉侍中相傳七葉皆以忠孝名世至有唐真卿杲卿以堂兄弟門戶並立杲卿常山之名既[illegible]霜雪希烈之變真卿復能振顯予後天其以忠義舉一門乎嘗考魯公上世凡能盡忠於國者無不以孝行稱由是善為臣子者於忠孝之道初未嘗祈後世道德不[illegible]風俗[illegible]

洛臣子分兩途始以忠義爲難事至若魯公既
死之節論者偉之而識者尤以爲不足道觀其
平日議論凜凜落落難合唐旻誣之李峘非之
李輔國元載盧杞輩怨恨切骨而公益自信知
愛君憂國而不知禍之及已此蓋能以事親者
事其君故也忠義天下之大閑也偷生假息圖
可以延亂臣賊子之命而英聲信烈常出於姦
欽逆鼎之旁二者唯人所自擇而已矣公爲政
之初暴揚遂美非但可以慰顔氏之精爽亦足
以鎖抑載輔國千古糞壤姦人之氣其謚曰不

宜公曰衆以爲宜則予爲我記於石

賈廷佐

字子野東陽人仕宋爲桐廬縣主簿兩上
書論虜終不可和欲斬王倫決意用兵入
謂其憤激不減胡銓云

上高宗論遣使第二書

正月初七日具官臣聞季文子之言曰忠臣之
事君也見無禮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
也又聞歐陽脩之言曰士大夫光榮而飽不以
國事爲憂唯李翱怪唐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

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使當時君
子皆易其心爲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
亂與亡哉今日虜計叵測以和好來而使以詔
諭可謂至無禮矣臣食陛下之祿不能致鷹鸇
之效徒誄李翱之憂流涕慟哭未知死所臣近
者不度愚賤嘗遣人詣闕冒進封章瀆犯天威
自量必有斧鉞之誅而側聽踰旬威命不至但
見道路傳十二月二十五日行在榜示謂大
金許歸梓宮母兄復還河南故地並無須索二
十七日遣迎虜詔入內廟堂事秘臣不知其詳

信如王倫之說於虜人之詔不拒一戰不煩一
戈迎母兄取梓宮坐收故地則可與舞干羽以
格苗同日而語此陛下脩德所致邪抑朝廷有
大賢者虜擇而爲此舉邪陛下自視二者若莊
然未有則虜人之所以啗陛下者正可以爲弔
不可以爲賀亦有以吳越之事告陛下者乎越
王句踐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幸衆來朝吳王夫
差過望以爲信然獨伍子胥懼力諫以浮辭詐
僞慎不可聽吳王怒賜胥屬鏤之劍子胥曰必
植吾墓上以梓令可爲器而抉吾眼置吳東門

之上以觀越之滅吳也其後越果大敗吳而滅之遷其王甬東與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乃蔽面而卒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今虜之玩我猶越之啗吳耳虜曰以吞我為心何憚於我而欲歸我母兄還我故地夫三關不復雖得中原陛下何術以守之縱以虜人和議灼然可信既歸母兄矣又曰還我故地矣是虜之德我甚厚異日無厭之求難從之請陛下將何以應之陛下獨不念劉豫之事乎豫父子事虜甚謹而

虜忌豫稍振而廢之乃縛其子又縛其父東於闕闥之中以聽虜認盡是詭偽之辭其凶險本情類皆如此臣以謂今日之事正如吳王墮越計中日后少有劉豫之禍可不為之寒心陛下纔欲以母兄為辭臣事大夷偷為目前之安自此國勢衰削太祖太宗基業之盛聚於陛下之手無復中興之望復何面目戴黃屋王天下哉傳曰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穆公有地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及後蒙恬侵胡開數千里匈奴不敢飲馬於河垣謹烽燧然后可牧馬故曰夷狄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天下切齒恨不食王倫之肉人心忿厲莫不願為陛下兄事至此極矣陛下若一旦不勝其憤斷絕和議決之於天與四海誓雪大恥如探物囊中可以必取陛下何憚而不為此臣聞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是也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是也以文武之至寬

仁亦有不可忍者見於一怒遂安天下之民此所以為文武也又若齊威王之初委政不治諸侯並侵於是發怒封即墨大夫烹阿大夫遂發兵擊趙魏盡是請和齊國人人震懼不敢飾非諸侯聞之不敢加兵於齊者數十年由此觀之救衰弱不振之敝莫先乎自強陛下以堯舜文武之資遭虜陵侮為日久矣今日之使亦可懲駭陛下何不發文王武王之怒圖中興之烈光以天下之大承祖宗積累之基厚澤深仁在人未替詎可甘心為虜藩鎮取笑後世賈誼所謂

孰既畢厥而秣不息長此其安窮陛下寧不念
自建炎以來敦若使臣冠蓋相望捷為紛紛略
無小效雖微考諸旦尚不得聞今日遽於還故
地歸母兄納梓宮則是虜人為君子長者之事
自古夷狄之所未有方虜之深入也席卷皇族
不以為厭又復長驅飲馬江浙陛下忍漢高之
羽未能矣其㦸忍酷烈如此是心安棄陛下今
下能保其為君子長者而無後患乎不然則將
以我為劉豫縱不詳已欲為母兄少忍又念安
然以後故地臣恐異日必有不可堪者而況衿

喉之地虜既自將蓋如往時收復燕山以鎮[illegible]所
集方困我耳陛下雄材大略春秋鼎盛僅[illegible]以
時翻然易慮為光武之為則萬世而下仰陛下
為聖主顧不韙哉臣切謂皇天仁愛陛下所以
告戒者甚明乃者季冬十有九日辛未天震雷
其占以為國家號令失常舉措錯謬又占為兵
以雷霆為威君以兵刑為威暮冬而常此[illegible]測
之雷也時方伏藏俄然震響出人意外良由國
家委靡虜人嫚侮天意不平欲陛下震不測之
怒行不測之威亦猶皇天震不測之雷也雷出

地奮曰豫豫之卦利用行師此天意也陛下有
將兵何不試用之用之勝可以為光武用之未
勝保守長江尚不失為元帝何必含羞忍恥乞
憐於犬彘哉陛下毋憚虜強謂不可敵漢武帝
時軍臣伊稺科單于馮陵不已武帝震怒選任
衛青霍去病以攻之未幾衛青討蒲泥破符離
逐白羊樓煩而匈奴遁霍去病鏖皋蘭下斬
折蘭盧侯二王而匈奴降自是匈奴大衂稍息
風塵之警向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而漢
人奮不顧命以直前雖匈奴之黠亦所不能當

也又若李唐之初頡利嘗率衆百萬稱兵入寇
太宗念欲刷恥於天下遂率六總管出通漢出
定襄出金河出大同出寧安出廣武以討之[illegible]
何憚頡利告太廟遂空漠北之庭夫漢之匈奴
唐之頡利若不可敵然終底滅亡消息盈虛理
當然耳今虜之罪惡過單于頡利遠甚皇天后
土亦厭之矣願陛下悟和計之非是下令四方
發文王武王之怒行漢武唐宗之師四封之內
四封之外選賢任材共圖興復分道並進夫戎
虜以為我不足與者而能奮發非獨人心

之天亦助之矣易曰傾否先否後喜又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惟陛下思周易傾否變通之理赫然奮發如天震建功先祖宗爲宋中興之主則天下幸甚萬一優柔不斷姑且善爲之辭曲逐虜詐一切示大敵當而我日修守禦旋爲之謀亦不失策彼天誠者寧有好心爲我若必取信王倫隱忍自取爲虜劉豫方且稱慶以迎梓宮母兄以復中原故地則是墮虜計中天下大事去矣臣甘爲于[illegible]以觀天下之大盡爲虜有耳陛下當彼之時雖悔何及臣非不知言語忌諱之道誠痛然憂國之心懷不能已越幾宗社[illegible]之靈助臣精誠上感天聽其敢避死使右[illegible]秦無人之歎哉臣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金華文統卷第一

金華文統卷第二

范浚

字茂明蘭谿人講學授徒不習舉利學者稱爲香溪先生朱子取其所著心箴於孟子集註

應天

臣聞天人相與之際其道甚密其應甚捷其成敗甚可畏方天之仁愛人君也先出災祥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猶不知畏有所塞除而輕忽簡謔傷敗迺至是知非天心之所眷顧則無復變異以示戒于下此譬猶父之於子有所甚愛故繩違糾過丁寧教告惟恐不爲善人之歸若聽其適蕩墮游肆行不義而不可斥如塗人然是外而不戚以爲不足復子也楚莊王見天不見妖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乎是以古之興王天所右與必有妖孽以恐動其心增益其所未至故太戊之桑穀高宗之鼎雉宣王之旱雷皆所以轉禍而爲福易亂而爲治起衰運而治中興然則災異者誠天之深愛乎人君也臣觀陛下即位以來

祗艱難之運情與求衣旰不服食憂勤至矣而
變異時見殆天仁愛陛下昭示至誠以見告與
之深夫人情忽不自知失德遺行出於戒慎之
所不及懼恐之所未至者已或不知之而天獨
知之是故聖人寅畏天戒惕懼震動所以修省
而畏愼惟恐不至成湯七年之旱煎沙爛石則
自責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耶讒夫昌
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六事皆
叔世僻主悖謬之爲豈成湯所宜有而湯以自
責蓋懼夫忽不自知而天獨知之也夫人之道
不可以無畏天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
無畏則敬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人主身居九
重幽翳蠖濩之中至尊極也作福作威生殺予
奪無不如志苟放情縱慾恣爲不道如桀紂如
幽厲如秦始皇如隋煬帝方其力行無度長惡
弗悛天下之人誰能制之惟其得罪于天加之
罰而下殃禍敗國顛覆身滅亡天下大壞而不
救從世之君惜前車而思危知上天之可畏也
然則人主所不敢放情縱慾恣爲不道者亦惟
此天而已堯舜之帝三代之王凡其君臣所以

動色相戒者未嘗不以皇天上帝爲言見於虞
夏商周之書可考也人君其可忽哉臣聞仁宗
當慶歷間常遇旱蔬食禁中引咎請禱一夕微
聞雷聲遽起冠帶露立庭中至雨沾衣而不能
仁宗畏天憫民祗懼如此故能享國久長號稱
盛治陛下誠畏天戒則宜法仁宗之祗畏慕成
湯之自責歷筭周思政教得無僻違刑罰得無
過差舉事得無失當讜言得無未進賢才得無
未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得無未去賦斂得無
繁重窮民得無怨咨凡可以引咎而罪己者無
所不悉意而思所以施置之宜亟正厥事豈不
足以弭天變哉昔唐文皇正觀中妖災屢見訖
而濟世太平治幾成康稱賢君者惟其用人言
以應天塞異故不害其爲至治當時山東淫雨
江淮大水虞世南曰宜録枉繫帝即申省寃獄
多所原赦星孛虛危歷氐百餘日世南曰願陛
下勿以功高自矜帝即曰此吾之罪也穀洛溢
漂居人魏徵謂無克終之美帝即優納廢明德
宮元圃院賜遭水者旱暵不過譴蹟十漸帝即
曰願改之以終善道今陛下以天變求言苟可

用顈陛下即施用之如唐文皇則雖變異不害夫精祲相感災不徒生動天以誠無事虛文則臣之至願也

遠圖

臣聞書曰惟懷永圖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夫天下之事固有患在數十年之後必豫圖之自前乃克有濟者譬猶越人適秦要塗計遠必三月乃至苟惟不先時而即路遽欲一旦求至於三月之後則雖鹿奔鳥舉有所不能此智者之同見愚者之同昧也晉武帝每宴見群臣

不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議者謂非貽厥孫謀之道故西晉中衰不克久長自古英主睿君未嘗不深謀遠慮為子孫千百年不可動搖之計方禍患危機伏於微隱而潛萌於衆人之所不知則已預防而逆為之所後雖不能盡去其所可憂要亦不至漫漶而遂不可救世言漢高祖識吳王濞必為亂於五十年後若聖神然此非有奇術怪道以知之也蓋自秦室土崩海內雲擾如滄海橫流無不昏墊而江東故地受兵獨希其人皆剽勇多奇材劍客且未忘項氏

易動而喜禍又有鑄山煮海之利足以富饒高祖計後五十年東南吞盛必至於亂而濞適已封拜故因戒之曰慎毋反亦欲子孫聞此言不忘所以備吳嗟夫高祖之為後世所謀遠慮殆不止此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難獨任王陵少戇可以佐之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為太尉當是時天下未復有患何劉氏之安哉而其意則實在諸呂諸呂擅權高祖微見其漸預為之圖當付之智者則一陳平亦足矣而猶慮其智有餘使少戇重厚者

共圖之蓋智有餘則求成速求成速則其舉也或先事而失機故濟以少戇之王陵重厚之周勃相與維持隱忍以待可投之會卒能一動而諸呂之族赤劉氏社稷幾危而復安然則高祖為天下國家之計豈不深且遠哉臣觀方今天下之事固有宜為深謀遠慮者民日益困而斂日益繁財日益乏而兵日益聚官日益多而入仕之門日益廣穀日益貴而浮食之人日益衆此數者特為患之細耳故臣得以遽言之抑又有大於此在陛下詳求其故預防而逆為之所

務使謀慮如漢高之切至則何後患之有臣聞
晉文公將與楚戰謀於咎犯曰彼衆我寡奈何
對曰戰陣之間不厭詐偽君其詐而已矣文謀
於雍季對曰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
公曰善乃以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及勝而行爵
則先雍季後咎犯曰咎犯言一時之權雍季言
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
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今陛下撥亂用武
事出一切便宜者為多而臣所言亦固有不得
已而應變者至若從一時之權又存萬世之利

以盡經國遠圖可不念哉

性論上

天降衷曰命人受之曰性性所存曰心惟心無
外有外非心惟性無偽有偽非性偽而有外者
曰意意人之私也性天之公也心主之也意迷
之也迷而不復者為愚知而不迷者為智不迷
而正焉者為仁仁即心心即性性即命豈有二
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
能盡其心則意亡矣意亡則寂然不動者見焉
是之謂性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靜所以强

名夫寂然不動者也然而又曰感而遂通天下
之故故必於寂然之中有不可以動靜名者焉
然後為性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
勿助長者蓋求知性之道也或曰孟軻知性以
性為善善果性耶後世以軻與荀楊同論於軻
不能無識善果非性耶曰學者之患在不求其
是而為衆說之惑苟捨衆說而自求其是則是
得而衆說之然否昭昭矣且夫性不可言而可
言者曰靜子姑從其靜者而觀之將以為善乎
將以為惡乎必曰善可也然則善雖不足以盡

性而性固可以善名之也彼荀卿者從性之偽
而指以為性故曰人之性惡性豈本惡也哉且
以古人之不善者無踰桀紂誠惡矣能逢比干
言其不善則諦而怒之是知不善之可恥者固
自善也性豈本惡也哉彼楊雄者求性之所謂
而不得則强為之說曰人之性也善惡混雄不
明言性之果善果不善而以為善惡混是意之
云耳意之而為不明之論庶幾後世以我為知
性之深也雄豈真知性哉且水之源無不清性
之本無不善謂水之源清濁混是未嘗窮源者

也謂性之本善惡混也是未嘗知本者也故曰權
意之云耳或曰子以善爲不足以盡性豈性與
善異耶曰善性之用也夫豈有二哉孟子知性
故不動心又以性之用教人故道性善易繫辭
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善繼乎道則非道也性成乎道則與道一矣然
則善不足以盡性明矣且孟子亦豈以善爲足
以盡性哉其言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
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
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使孟子以善爲
足以盡性則一言而足矣豈復以信與美與大
與聖與神爲言乎哉曰孟子道性善以性之用
教人也

性論下

天下一性也愚與明氣之別也善與惡習之別
也賢與聖至之別也氣習與至雖異而性則同
也故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
則能盡物之性非天下一性耶孔子曰性相近
也習相遠也說者謂凡人之生性初相近已而
或爲善或爲惡則相遠矣嗚呼是果聖人之意
乎人之性果初相近也後相遠乎是大不然也
子之說曰天下一性也其初豈徒相近而已哉
直同焉耳孔子以謂人之或爲善或爲惡其性
未嘗不相近其所以相遠者特善惡之習而已
如是則惡人捨其習而之善不害爲善人善人
忘其習而之惡未免爲惡人也譬之猶水其出
同源及派而別派或清焉或濁焉雖有清濁之
異然濁者澄之則爲清清者混之則爲濁豈不
以爲水者實相近耶性譬則水習譬則清濁之
流是性常相近而習則相遠也又曰惟上智與
下愚不移何也曰上智下愚性之相近固自若
也所謂不移非不可移也上智知惡之爲惡介
然不移而之惡下愚不知善之爲善冥然不移
而之善故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或曰堯之聖
不能化丹朱子以爲下愚可移何耶曰可移者
丹朱之性不移者丹朱之愚也愚非性也氣也
夫人之稟生氣濁則愚氣清則明氣清之純則
爲上智氣濁之純則爲下愚清濁之氣兩受而
均則爲中人氣清不純則智而非上智也氣濁
不純則愚而非下愚也愚而非下愚者或能移

之故曰與愚必明下愚則寘然不移矣故曰惟下愚不移者丹朱氣濁之純也雖堯莫能使之愚移哉故曰可移者丹朱之性不移者丹朱之愚也且以子路汴之野人性鄙而好勇力冠雄雞佩猳豚陵暴孔子惟其愚而非下愚也故孔子設禮稍誘之遂儒服委質移而之善於其死也結纓而不亂非所謂雖愚必明者乎嗚呼說者不能知性而妄釋吾夫子性習與不移之論學者蓋以惑矣

恥說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孟子何大乎恥夫恥入道之端也人之知非而恥焉者必惕然動乎中赧然見乎色瞿然形乎四體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覺知之者矣然則無恥則無覺與木石等矣恥之為義顧不大哉孔子以行己有恥為士士宜有恥者也然有是恥心而能充之者千百有一穿窬士之所恥為也而所以恥穿窬之心則不能充焉是於穿窬則恥之於穿窬之類則不恥其於有恥亦寡矣有恥者寡則其無覺亦甚矣可以為士乎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其

人是皆穿窬之心故孔子恥之又曰色厲而內荏其猶穿窬之盜又曰情疎而貌親在小人則穿窬之盜也歟孟子亦云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餂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聖賢之於恥心必使人充之知此此學之要也人能充是恥心以求入於聖人之道豈遠哉故曰恥入道之端也

悔說

傳有之曰日悔昨月悔朔至哉古人之善學也夫人非堯舜不能每事盡善誰無過者惟過而悔悔而改則所以為過者亡矣且古人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成湯悔故改過不吝太甲悔故自怨自艾仲尼悔故曰於予與改是顏淵悔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子路悔故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子夏悔故投杖而拜曾子曾子悔故曰我過矣我過矣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也詩曰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易曰不遠復无祇悔悔非無過者也求寡過者也求寡過則終无過矣悔其可已乎然予所謂悔者非必失諸言行而後悔之之為悔也過生於心則

心悔之勿復失諸言行而已矣過不知悔命之曰蠱悔不能改命之曰復改而卒焉命之曰吝復與吝悔之賊也過益過者也日月之食或既或不既食之所止明即復焉悔而改改而不吝天之道也改過而吝若違天而徇欲者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使成湯改過而吝非化也是故欲寡其過者蘧伯玉之悔至於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亦由悔而化耳悔而改改而不吝化之道也悔其可已乎

答徐提幹書

後所者再狀過家報貺謝窮慰誨勤勤見所以眷知甚厚欽佩至意感佩可言淺愚無知於世事都不通所竊獨有志于學嘗以為士生叔世去聖人千數百歲雖不復見聖人之儀形而聖遺經所傳以求所不傳之妙尚可以見聖人之心又以為論語一書記孔門格言善行最為本真誠使夫子復生且有善問者進乎前而夫子一二詔告之亦不越乎論語所記故拳拳服膺妄意窺測聖賢旨意譬諸幽鄙窮人穿隙覩天雖或有見亦已微矣然時時取臆說為朋友言之以求是正其失不料轉塵鼎覽且蒙曲賜推與皇懼不敢當然心知左右愛之而欲其至於是也銘激之餘竊有感焉蓋自大學之道不傳士狃習尚以好修取譽為極致以辭章記誦為要務語以聖經性命道德之說知之而不噍然陋鄙者鮮矣以為是而灑然入焉者又加鮮至若可與設微究要領會於言意之表者殆得一二於千百焉是非此道難知也由此道而知之者為難得也昔李翺在唐諸儒中言道最純然其用心勤矣而時人莫之知後世亦莫之知翺

從韓愈為文章辭彩雖下愈而議論渾厚如復性書三篇皆穿群經根極理要發明聖人微旨良多疑愈所不逮而愈但側翺學文頗有得耳翺亦自謂爽人言未有是我者當時莫之知也近世名儒尚論古人衆矣曾無以言道與翺者至或指復性書為中庸義疏而曰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是後世亦莫之知也翺之言曰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而傳焉遂書于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於時翺之用心如此而當時後世舉莫之知

信乎學此道而難與人言非適今也求之前古又非特一李翺也凡聖賢皆然惟其莫已知而力行不惑所以爲聖爲賢耳後也昧甚不知力之莫可而竊有志于學不知難與入言而每求夫相與同乎此道者蓋不易得而從有之也今左右於後不待數回屢欵遂知其愚貽書累紙立論精切非見見明白不及此既深歎仰又自喜相與同乎此道者今復得左右幸良厚也惟是邈遠嗇存不獲時奉名理以慰勤翹之心居劇傾向謹拜書具謝蒙知之厚因有感爲繁言以讀左右倈作惟深

徐忠壯傳

徐徽言字彥猷衢之西安人少爲諸生泛涉書傳負氣豪舉有奇志大畧喜談功名事宣和末知石州尋權守晉寧軍時金人大入圍攻太原支兵障嵐石及瀕河要阨扼絶我饋援察訪使張灝以徽言嘗統河西軍討夏賊爲知名將因奏使率兵犄虜掣大原之圍徽言提選卒三千夜進一戰大克遂通嵐石以北朝廷奇其功就命知晉寧兼嵐石路安撫使虜再入攻國鄜陝西制置使范致虛糾合西諸侯兵赴難檄徽言鎮守河西會詔分遣大臣割兩河地予虜以紓患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出河東爲虜劫脅割河西三州予夏入晉寧民大恐曰棄麟府豐我將不得獨全柰何徽言曉告父老弟毋恐此行人失使指耳三州自河西地籍令割棄事出詔意猶當中覆且建不可况無尺一書耶尋聞朝命自以麟府豐及晉寧俱隷陝西徽言遂引兵復三州并取嵐石等郡邑已而兩京繼覆河東河北名城劇鎮往往陷没徽言能固軍飭備救

甲蒐衆田並塞地儲具饒衍士皆無衣則渚兵夜絶河斫柵襲虜數得名以濟又教戍船卒乘羊渾脫亂流渡掩虜不儆虜日虞見襲震悸不能軍乃增兵備克胡寨吳保津置張帥寫九州都統結壘對晉寧以相持徽言出奇兵挑使戰禽之以歸虜衆大懼相謂曰必定人也爲我患者於是以晉寧爲憂建炎二年冬虜自蒲津濟入夏陽澄城趣延安綏德延安帥委守去綏德迎降虜行无畏遂薄晉寧先是徽言移府州約折可求出師夾虜虜毋坐自困待禍至可求以

虜貧其子故與之通虜挾可求招徼言城下徼
言視可求爲外舍親乃登陴以天義誚數之可
求仰曰君於我胡太無情徼言讓之厲言曰爾
於國家不有情我尚於爾何情寧惟我無情此
天亡無情一發中之可求走因出兵縱擊大敗
虜遂斬婁宿孛堇之子富是將河東擾亂盜
區獨晉寧屹然張據横當張虜勢相百不亢而
徼言堅壁持久撫雕瘵傷距塹外交遺設入泗
河羈王民逃伏山谷者幾萬衆詩茂西渡與虜
壘河上大小數十戰戰無停殺過當晉寧地勝

號天下險徼言嘗外城東壓河下塹不測諜
雄固滿祇其設命諸將畫隅分守敵至則自鬭
死力甚虜以晉兵往來爲援虜進攻數負
不得志圖之益急爲埋繚城倅陰陣晉寧俗不
井飲寄汲于河虜驅降人載芰石湮塹股流城
中采之絕晉虜亦浸鑿鎧伐亡弊人人惴憂知
殯無日徼言能得衆心奮厲餓殘患之餘衆折
衆陷乃矢死固守旣久無援自度不支取幣機
鼓棬若干守具悉火之曰無以遺虜虜入挾夜
家書僞道走東南皆其兒罷言曰徼言狃困恩

無小變虜衆知不可屈遂射殺之粘罕聞微言
死怒妻宿曰爾能狠向尊殺義人以逞爾私治
其罪甚悉妻宿亦自恨悔不已然國凡五月微
言以建炎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死本道使者與
宣撫使相次以聞朝廷嗟悼贈晋州觀察使明
年易言具晋寧死事本末上之天子加恩賜諡
忠愍再贈彰化軍節度使河西居人思微言不
忘家繪其象又廟祀之閻貉范浚曰微言死封
疆於啓法宜祀其得所以易名者以勸忠也惟
我國家受天命臣萬方聖聖繼承仁涵澤濡垂

內□然熙又恬逸垂二百載民華頗不習金革
戎政狃玩將懦弱不武士卒墮冗老瘠備數伍
符戈甲器鈍城障荒陁一旦外侮間釁揚埃衝
夏鼓行長驅所向降陷大都小邑督帥偏裨指
城跳身望旗奔遁甚除館具炊以遲寇至苟幸
脫死不畏不愧不可指數有如忘身徇國伏節
不撓蓋千萬僅得一二可者焉至若忠規義槩
瑰瑋奇傑殆未有如微言比者方微言力保晋
寧蓋患虜鳴鏑寰間日夜厲心疾首欲□□膂
脈而潰亡之及勢蹙力窮猶自厲作氣□□□

虜雖見執耿介不少衰彼非不知一屈首可偷
活且得大利而勁節挺挺之死不變其所存豈
偶然哉予聞微言與劉光世束髮稚故光世爲
鄜延總管被命援太原次吳皇津嘁頓不進微
言移書趣行未聽又喻以太原危不守旦暮望
救總管承詔赴急不宜稽留取方命罪光世猶
前却微言即露章劾其逗撓封副予之光世惶
遽引道又河東人不忍虜侵凌甚愁恨吟顒企
而望官軍覬得合擊虜微言使人潛結汾晋間
土豪有能糾兵救援即表功隨所復郡邑世

襲守長使還得首領十百人衆四十餘萬條其
事以聞俟報可即欲身率精甲擣太原從□偽
門留兵戍守部署所結土豪并力圖虜且曰定
全晋則形勝爲我有中原當指期平投機一時
會不可失奏上會詔微言聽鄜延王庶節制議
旣格汛兵不復出暨手守晋寧而慕太原又將
取全晋以規復中夏此其意豈特欲引歲月死
孤壘以爲名哉而卒賚志以殁義士所爲悼歎
者也初光祿卿范寅敷陷虜中後自拔由河東
以歸上書行在述虜曲折且言虜人□南朝善

哉能堅守推晉寧孫徽言陜州李彦先二人
中見汾晉人被驅至晉寧攻城折北創傷歸
係踵也又盛稱徽言數蹀血窘虜縛九州都統
殺妻宿孛董于虜方益甲繼粟期必拔晉寧晉
寧勢孤阽不可支朝廷乃遣使撫喻河西諸郡
因詔徽言率所部詣行所使者問關行累月始
達鄜延而晉寧城陷徽言死久矣嗚呼惜哉

金華文統卷第二

金華文統卷第三

陳亮

字同甫永康人宋淳熙間嘗上書召問孝

臣欲見之踰垣逃歸後擢進士第一任終

建康軍節度判官廳事謚文毅

論開誠之道

臣嘗觀自古大有爲之君慷慨果敢而示之以
必爲之意明白洞達而開之以無隱之誠故天
下雄偉英豪之士聲從響應雲蒸霧集爭以其
所長自效而不敢萌欺罔之心截然各職其職
而不敢生不滿之念故所欲而獲所爲而成而
卓乎其不可及也仰惟陛下英睿神武出於天
縱嗣承大統于今八年天下咸知其爲眞英主
矣而所欲未獲所爲未成雖臣亦爲陛下疑之
也夫慷慨果敢陛下固示之以必爲之意矣而
天下之氣索然而不吾應或者明白洞達開之
以無隱之誠者容有未至乎夫任人之道非必
奪事疑之而後爲無隱之誠也心知其不足任
而姑使之以充吾位使之既久而姑遷之以慰
其心身尊位大而大責或不必任職親地密而

[illegible]或不得關聽其言與之以位而不責以[illegible]責其實迫之以目前而不待其成陛下自度[illegible]人之際頗亦有近於此者乎如或近之則非所謂明白洞達闊之以無隱之誠也故天下儒庸委瑣之人得以自容而無嫌而狂斐妄誕之流得以肆言而無忌中實無能而外爲欺罔位實非稱而意輕[illegible]則何啻不可爲緩急則何人不退[illegible]陛下嘗守而嘆天下人才無一之可用而謂[illegible]誠不足以有爲則非陛下之過也天下之士有以致之耳雖然何世不生才何才不資世[illegible]下雄偉英豪之士未嘗不願待用而每視人主之心爲如何使人主[illegible]以待之推誠以用之雖不必高爵重祿而[illegible]之死況於其中之許謀乎人主而有矜天下之心則雖高爵重祿日陳于前而雄偉英豪之士有窮餓而死爾義有所不屑於此也夫天下之可以爵位誘者皆非所謂雄偉英豪之士也陛下勿以其可以爵祿誘奴使而婢呼之天下固有雄偉英豪之士惟陛下誠心之不至而未[illegible]也[illegible]陛下虛懷易慮開心見誠疑[illegible]則勿疑與其位勿奪其職任以事勿間以言大臣必使之當大責邇臣必使之與密議才不堪此不以其易制而始留才止於此不以其乂次而姑遷言必責其實實必要其成君臣之間相與如一體明白洞達豁然無隱而猶不得雄偉英豪之士以共濟大業則陛下可以罪夫天下之士而不與之共斯世矣不然臣恐陛下必爲之心沮天下願爲之志兩相求而不相值也以陛下英睿神武之資視古之賢主無所不及而有過之者而其效乃爾此臣所以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已而輒獻其愚忠惟陛下裁幸

孟子發題

昔先儒有言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此私心也嗚呼私心一萌而不知所終窮矣先王之時禮達分定而心有所止故天下之人各識其本心親其親而親人之親子其子而子人之子其本心未嘗不同也周道衰而王澤竭利害興而人心動計較作於中思慮營於外其始將計其便安而其終至於爭奪誅殺毒流[illegible]海而未已孟子生於是時惘天下之然此[illegible]

隨其流不可勝救惟人心一正則各循其本而
天下定矣況其勢已窮而將變變而通之何嘗
反掌之易孟子知其理之甚速而時君方以為
迂吾是以知非斯道之難行而人心之難正也
故善觀孟子之書者當知其主於正人心而求
正人心之說者當知其嚴義利之辨於毫釐之
際嘗試與諸君共之

書伊川先生春秋傳後

伊川先生之序此書也蓋年[illegible]有一矣四年
而先生沒今其書之可見者纔二十年世咸惜

其缺也余以為不然先生嘗極稱預之言曰優
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使自趨之渙然冰
釋怡然理順然後為得也先生於是二十年之
間其義甚精其類例博矣學者苟[illegible]考其書優
柔饜飫自得於言意之外而得之其餘則精義
之功在我矣較之終日讀其今書而於我無與
者其得失何如也

書歐陽文粹後

右歐陽文忠公文粹一百三十篇公之文根乎
仁義而達之政理蓋所以翼大經而載之萬世

者也雖片言半簡猶宜存而弗削顧猶有所去
取於其間毋乃誦公之文而不知其旨敢於犯
是不韙而不疑也初天聖明道之間太祖太宗
真宗以深仁厚澤涵養天下蓋七十年百姓能
自衣食以樂生送死而戴白之老安坐以嬉童
兒幼稚什伯為群相與戲舞於里巷之間仁宗
恭己無為於其上太母制於房闈而執政大臣
實得以參可否晏然無以異於漢文景之平時
民生及識五代之亂離者蓋於是與世相忘久
矣而學士大夫其文猶襲五代之卑陋中經一

二大儒起而麾之而學者未知所向是以[illegible]文
獨有愧於古天子數然下詔書以古道飭天下
之學者而公之文遂為一代師法未幾而科舉
祿利之文非兩漢不道於是本朝之盛極矣公
於是時獨以先王之法度未盡施於今以為大
闕其衆學者之辭懇懇切至問以古今繁簡淺
深之宜與夫周禮之可行與不可行而一時習
見百年之治若無所事乎此者使公之志弗克
遂仰而荊國王文公得乘其間而執之神宗皇
帝方銳意於三代之治荊公以伯者功利之說

餘以三代之文正百官定職業修民兵制國用興學校以養天下之才是皆神宗皇帝聖慮之所及者嘗試行之爭察其有管晏之所不道改作之意蓋見於未命而天下已紛然趨於功利而不可禁學者又習於當時之所謂經義者剥裂牽綴氣日以卑公之文雖在而天下不復道矣此子贍之所為深悲而屢嘆也元祐間始以末命從事學者復知誦公之文未及十年浸復銷公之舊范子宣政之末而五季之文靡然遂行于世然其間可勝道哉二聖相承又四十餘

年天下之治大畧舉矣而科舉之文猶未還嘉祐之盛蓋非獨學者不能上承聖意而科制已非祖宗之舊而況上論三代是以公之文學者雖私誦習之而未以為急也故予始援其通於時文者以與朋友共之由是而不止則不獨盡究公之文而三代兩漢之書蓋將自求之而不可禦矣先王之法度猶將望之而況於文乎則其犯是不韙得罪於世之君子而不辭也雖然公之文雍容典雅紆餘寬平反覆以達其意無復毫髮之遺而其味常深長於言意之外使人

讀之藹然足以得祖宗致治之盛其關世教豈不大哉初呂文靖公范文正公以議論不合黨與遂分而公實與焉其後西師既興呂公首薦范富韓三公以靖天下之難文正以書自咎歡然與呂公戮力而富公獨念之不置夫左右相仇非國家之福而內外相關而不相沮蓋治道之基也公與范公之意蓋如此當是時雖范忠宣猶有疑於其間則其用心於聖賢之學而成祖宗致治之美者所從來遠矣退之有言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故予論其大雅其心存至公

而學本乎先王庶乎讀是編者其知所趨矣

高士傳序

三代而上士之生乎其時者習有常業仕有定時利不能變其所守而不以名汩其真養性以安命修道以成德教化之漸使然也即不類不齒詩序曰人人有士君子之行當此之時士亦烏知其為高哉周澤既衰異端並起所以賊其良心者厥端非一士之能固其所守艱矣然顧閭之徒終身阨巷例不及夕蔬食以自如散舉以自娛視天下之樂舉無以易此者或曰然則

然用無用則無累無累則樂余以爲二子者豈誠有樂於貧賤哉由其道雖富貴可也彼其所樂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貧賤者人之所惡二子何好焉而富貴又何累故曰窮亦樂通亦樂又曰無入而不自得由此言之彼其心豈有徇於外亦豈必後世之知我哉惟其屹然立於頹波靡俗之中可以爲高矣故世之言二子者往往等於王公而王公亦榮於見齒則夫苟一時者是果何得哉故自顏閔以來若四皓嚴光黃憲徐穉之流皆其信道之至者也平時不言而人化之雖不遇猶玉之在山其光輝已不可掩迫之而小應已與夫汲汲然願爲之者異矣今此遇時行道以正風俗豈不猶反手哉余歷觀諸史見若此者切有慕焉而恨當時之自闕於山林者史不得而盡載也幸其猶或載也總而爲高士傳以備日覽諺曰非爾之高我之下也將與學者盡心焉

義士傳序

昔三代之王也賢聖之君商爲多敷政出令不拂民欲惇德行化以固民心雖紂之暴而民未厭商也故文王抑畏以全至德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豈不大哉至武王不忍天下之亂而卒爲之雖遠商而周者十室而八然商之餘民眷念先王之舊澤執義以自守雖詩書諭之嚚乎莫不肯順從也而周家卒不敢以刑罰驅之不惟不敢亦其心有所愧而不忍故惟遷周之隻政以漸服其心歷三世而後帖然從周推此之時從者已壯壯者已老老者已死昔舊強壯之民有不肯從而從之者皆生長於周之民也不謂義乎然猶見稱頑民則周人之言也於商義矣夫伯夷叔齊孔子以爲義而許之而商民之事亦詳見於書夫然則商民不非矣夫夷齊非以一死爲足以存商明君臣之義雖有聖者不可易也商民非以不肯順從爲足以作周顧先王之德澤有以使之而弗克自已也夫義者立人之大節而變生悼死人之情也其不以此而易彼者誠知所處是由商而降惟東漢之治惇節義尚廉退有商之遺風故其亡也義士亦畧如之然亦可以爲流涕也已若夫王蠋申包胥之倫皆非有所激而興故特狩

恬而從之者不彰也然使夫入氣洄而游梲與其功效豈少哉嗟夫商遠矣其氏之姓氏不得詳也故序存之而傳夷齊以為義士首於東漢之士加詳焉其他特起者附之庶乎有聞風而興者豈徒備觀覽而已哉

三國紀年

漢後主　呂東萊云辭要義正

陳子曰以後主之庸而處陰疑於陽之際泰然安之而不疑雖諸葛亮之足任要豈後世之所謂庸主哉亮死漢事不可為矣蔣琬費褘亦相繼死譙漢氏之區區遺文猶不使之自託地上邪天命果可畏哉

龐統法正　呂東萊云龐統贊論燕弱之義甚正

陳子曰天下方亂劉表以同姓坐觀非望如倦倦漢事者取以駟足何名非義而況於劉璋乎當此時曹氏代漢之形成矣不取是厚其資也武王之代商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統正策士也發揚蹈厲之志非太公孰當之哉

魏文帝　呂東萊云手李甚有味

陳子曰世以文帝論漢孝文為過賈誼非其失

君人之度余讀其論至於欲使當時畀息之民得闊步高談無危懼之心未嘗不為之三復也於是時吳蜀爭帝中國庶幾乎息肩矣是以雄任七年而謚曰文也

吳武烈皇帝長沙桓王　呂東萊云論漢末守建之

辭取以相王之瀏灝甚獄

陳子曰武烈自奮於小吏首樹董卓以彼忠憤何乃進退俯仰於棄術之手漢末愚儒守文之弊益成風矣亦所以啓匹王之斷然翱翔者哉諸葛亮論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眾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然自古英豪非履險知難雖雄不能濟要之成敗禍福亦相生於無窮哉

呂祖儉

字子約成公弟受業于公公没質所學於朱子仕宋為大府寺丞直言攻韓侂胄貶韶州後改吉州寓大愚寺因號大愚史卒于寺朱子題其墓曰嗚呼有宋大愚叟呂君之墓云

呂東萊先生

宋故朝請郎直祕閣主管亳州明道宮呂公諱
祖謙字伯恭其先河東人後徙壽春六世祖申
國文靖公自壽春徙開封遂爲開封人曾祖諱
好問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贈太師妣王氏贈
秦國夫人祖諱弸中右朝請郎贈右正議大夫
妣章氏文氏皆贈碩人考諱大器右朝散郎贈
朝請大夫妣曾氏贈宜人公紹興七年三月十
七日生以祖致仕恩補將仕郎監潭州南嶽廟
嚴州桐廬縣尉未上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又中

博學宏詞科改南外敦宗院宗學教授丁先妣
憂免喪除太學博士有旨中都官待次者補外
添差嚴州州學教授踰年復除太學博士兼國
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召試館職除祕書
省正字丁先考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爲
祕書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遷著
作佐郎著作郎兼權禮部郎官淳熙五年冬得
疾請去職先是奉詔編類皇朝文鑑至是書成
除直祕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沖佑觀病少間
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官不就添差兩浙東
路安撫司參議官亦不就主管亳州明道宮八
年七月二十九日以疾終于家享年四十有五
兩娶韓氏今龍圖閣學士元吉之女又娶芮氏
故國子祭酒燁之女皆先卒子男三人岳年齊
孫早夭延年甫三歲女二人華年適進士潘景
良螺女亦早夭呂氏世葬鄭州新鄭縣懷忠鄉
建炎南渡太師而下葬婺州武義縣胡招山遂
以是年十一月三日葬於祖塋之右維公之問
學術業本於天資習於家庭稽諸中原文獻之
所傳博諸四方師友之所講參貫融液無所偏

滯畛雖臥疾其任重道遠之意不衰於家政纖悉
委曲皆可爲後法葬日薄未能深考公之言行
求正於有言之君子以詔來世姑衆其可得而
形容者以志悲思焉所爲書有呂氏家塾讀詩
記三十卷參取毛鄭衆氏之說而間出己意其
後更加刊定迄於公劉之首章大事記起春秋
後終于五季書法視太史公所錄不盡用東書
凡例其條網謹緒慨見於通釋解題之二書雖
絕筆於淳熙三年亦未脫稾其他遺文所纂輯
者尚衆以未倫次皆藏於家

徐僑

字崇甫義烏人學於東萊之門人葉邽及登朱子之門朱子稱其明白剛直析理殊精命以毅名齋征宋直寶謨閣江史彌遠罷復召遷太常少卿進手疏以正心為本知人為急及面陳時事感憤剴切又請廢王安石祀周程張朱五先生從以寶謨待制請祠卒謚文清

克齋銘

天命于人曰仁者心外物翳之神罷淵沉天理之微人欲之熾率是若宜從欲如墮世有堅敵若名與利白刃敢蹈鑊石其壘號有力者坐以夙罷我其克之賁育莫施其殆庶乎顏氏如患千萬人往勇匪曾參敬以為師智以立幟礼陣堂堂無奇無偽人賊伏辜天君正位

何恪

字茂恭義烏人紹興庚辰進士為徽州録事參軍未赴纍帳復二十策欲進與時議不合而歸

訥齋記

多言近躁訥近噤嘿槩諸中道均過也通於道者其言如饑飽之於食不可欠餘也何給訥之過哉必不得已而過寧訥無給蓋訥之去重厚為不遠於吾道未甚病也以其近仁義而敏於行焉爾雖然喋喋捷給如嗇夫利口反覆如息夫躬輩則給固不如訥使託於訥者如孔光之不言溫樹周仁之不泄秘戲訥亦何足多哉不則言事曾不能出口而所立甚偉若周絳侯口吃於劇譚默而好深沉之思若楊子雲者為幾矣然揆之無擇於語默而語默當物者又不知相去幾也昔易胡侯猶能接於官者皆可觀第病於莫能容忍人有不可其意輒面數之以是為人忌官游多不偶其外舅程公榜其所居曰訥齋正以砭其病也余謂古人能立身於無過之地者類知其所不及者勉過者矯今人則一切諉之所以滋不古人如也今侯頓挫亦久矣更事且熟矣不患不訥訥且富貴矣今懼侯之既富貴當可言而猶守之以訥則非侯外舅名齋之意也大抵矯過者敝極於反往往知強矯於彼而不悟顧過於此者柳子厚賦佩韋蓋知

矯夫剛急耳豈自料其過乃終在於腊常哉
公之篇於言者似難勝於訥矣余因為通訥之
說以遺之使歸而鑱諸石以記焉實乾道丙戌
四月十二日侯名滐字元質程公諱瑀字伯禹
余何恪茂恭父也

送余端叟序

世俗顧喜能吏而吾儒鄙之夫奉能吏者辦事
而多流於苛吾儒者以進頓不失於慈慈然能
吏最易以得名因取要官職設吾儒守道不堅
者或利而從之所以循良之稱篾如也昔班孟
堅序西都循吏謂漢武時外事夷狄致中國之
彫敝吏少能以治化稱者惟董公孫倪三人皆
儒者故居官可紀蓋吾儒之政自有門庭不以
特而遷就也夫仲舒之學非漢群儒則似醇矣
若寬洪輩特名為儒耳旦猶知此則知之去儒
而吏者殆不洪寬其也雖然讀古人之書而官
於今日之州縣亦難乎其有聲矣有能未盡忘
其書之用且無失名譽者亦千百而一二也番
易余公儒之醇者也其為吉水邑鉅事繁吏猾
俗獷雅號不易治公一切用其平日之所學措

以爲之卒能行教化於法令之中著誠篤於鈎
距之外匪亟匪徐不茹不吐而事亦隆以集似
有古人爲邑者氣象雖比更一二守好用世吏
子孫新進年少專厲強壯鑱起而公屹然不動
如山唯知守吾學而已彼上言故所不恱者久
而亦自知之因刻章共薦于朝得倅長沙既受
代士民晉重其去為之頌咨涕洟相與祠于學
宮以求其遺愛焉夫觀人之政必於其去之日
去而人共快之猶根其不早則其政不問可知
矣去而人共思之猶惜其不留其為政亦不問
可知矣若吾家漢大司空其所居無赫赫名去
後常見思此真儒者之政也公其得之矣凡士
夫以詩祖公之行者無慮數十百篇余以儕與
公尤加厚且使序其梗槩云

時少章

字天爲金華人成公門人年六十登寶祐
進士初授麗水主簿後改婺州南康教授
兼麗澤白鹿洞山長本官史館檢閱休寧
掌書記號所性

大節堂碑

天下有大戒與□迯於天地之間有義也予讀
國史至宣靖之際雖去之百餘年猶將撫膺裂
眦感憤太息而當時士大夫目見其事知以身
徇義者乃不過十數人蓋未嘗不恨其少也然
信安占三人焉則又未嘗不驚其多三人者徐
君諱徽言字彥猷毛君諱某字叔績徐君諱揆
字宅卿國朝涵養天下士且七世崇極而圮民
風驕惰一日強虜驅數百千人獨掌指而東
南十郡望風潰守率迶擶莫肯少嬰其鋒異
時掌□□頓首折膝抱馬足乞須□之生

足怖哉□虜鎮以區區一士曹毅然當潮□
城破而猶蹈且交刃罵不絕聲宅卿在□憤
二聖之當危□□四自纔二蠲欲以一介之
微感激宇宙淚淺忘義之士聞風奮發三顧脇
衷元不悔彥猷守晉寧初破□□折軍有天寿
奏功既而晝宿寢臺以全兵嬰城積攻百五十
日糧竭矢窮士死傷略盡猶慓悍坐堂一見宴
宿肆罵賊至不忍聞射殺之立屍如植不仆予
初聞其事慨然想其高風來柯山首訪遺像則
風流墜絕久矣比三年乃得之爲屋三楹榜曰
太節奉而祠焉嗟乎彥猷秉邊障而叔績以□
得官宅卿乃一布衣非世之所必責望也又非
迫於勢而有所不得已也向使隨俗遷徙苟以
全體豈遂不容於一時而三子者忠憤內發視
國之傾君之辱若其家破而身危果而蹈之無
所疑卻非性與義俱疇克至此世降愈薄士大
夫以委靡爲素習避就爲深計三子之事可使
之一日少於天下耶顧予安能姑以寓區區之
意庶其有禝而已既序次又爲詩一章俾享者
歌之以酬神其詩曰天降戎疾殄我民鴟鴞奮

擘封虎擯權過赤鷗蔽陽精夜羅鬼火棊嬰津
當壟大吏腰纏金挽胭稽額淚滿膺□伊執語
若稚嬰敗覺宗祏傾皇靈有勇三子心稜稜擧
孤環甲憑孤城城頹兵折氣益振月光如炬鑠
胡群戎從辟雍曳長紳欲往入極避帝轍有偉
三子辭轟轟危立高罵聲吐運頸血濺天天爲
昏斷冕峙立尸不仆傾神扶鬼祆赫可驚坐朝不
與撫不賓士武不踏黃金屏性忠內發孰使令
英風挺挺曠古今揭來柯山訪厥孫彷彿毅狀
衝脊冥築堂泮宇奧深明悲風苦雨淒棘林魂

兮來歸爾冷冷寥哉蹟宇嚋非臣登茲堂兮企
風神鬚毛磔立心膽森勿俾三子專脩名

嚴州二先生祠堂記（代大守王會龍作）

淳熙某年廣漢張先生爲桐廬郡太守而東萊
呂先生爲郡文學兩先生皆大儒曠世或有之
一時聚此郡爲賓主其源風餘韻藹然被於溪
山之間雖時移勢改薄物細故侵蝕已逡而士
食其澤自柏袂梧者殆數十年此其豐恩遠德
所宜共尸而祝之者也而祠宇不建神靈散逸
無以尊邦人之視聽後四紀有奇而會龍爲尹

于茲乃卽郡學之西堅間屋四楹爲龕以奉之
既成明年僚吏洋萊成禮士之縱觀者莫不俳
佪吝歎內顧自飭若兩先生之尚存在其左右
洋洋如也會龍竊惟三代而降上之設教造士
有登用選擢之利士始以利心應之而理義之
實所以陰佐人心潛引國步者在於私講之師
蓋自孔子孟子之時已然國朝道學鼎盛名師
輩出至於江左則兩先生暨新安朱先生皆以
精志全識開闡大學以紬繹心一時論議盈邑
灊都士之有志於道者咸集其門其希進望以

之士迺始入學於是學校爲名利之途而諸先
生之門爲義理之藪析爲二岐夫名利不足以
持世則世所依立舍先生之門將奚賴哉世故
推移前賢閼響而學校固存上之設教造士豈
以爲利也而利則在焉勢之所必趨誰得而回
之滔滔汩汩相緣而不已而一世所賴盡委於
私講之師是特置造士之法於廢弛而登進選
擢碩爲棄以溺天下也今天下之士衆誦若惟
朝夕所營汲者大抵不過課試之文夫課試之
文豈其設擢背義而爲之蓋亦出於理義之遺

顧不當以得失衡慮而遷就其說耳誠於得失
之外因課試之文以講與初微則兩先生之敎
尚有可得而考者何至安於不可回之勢而自
甩至此嚴雖臨陋其尺寸之地尚亦有之而猶
度妥囊必取於學校固區之意誠不欲使學校
之設苟以專利而士之好脩者必將求於學校
之外也嚴士齊而民樂善心易生自今以往凡
食於學者思兩先生而不可見俯而誦其書仰
而覩其像知名利之不足專用舍榮辱然不
疑則理義厥于其全矣於以求先生之敎尊天

學使世所依立不扶在於私講之師不亦
郡太守之所當務哉桐經始於某年之某日成
於某年之某日

喬行簡

字壽朋東陽人學于呂成公之門登紹興
癸丑進士典藩郡兩入相推轂賢士究心
邊務年八十五乞致仕加少傅封晉國公
卒謚文惠居孔山人稱之曰孔山先生

論天下之勢當轉弱為強

臣竊謂今天下之勢至是極矣國用殫乏而無

餘糧餉踴貴而難繼楮賈日損而秤提無其策
流民猥多而賑恤無其具上則雨暘不時而人
苦於艱食下則潮汐為災而水逼於都城內則
有盜賊竊發之虞外則有夷狄侵軼之患舉天
下之事無一之不可憂陛下每於治朝言之而
玉色不康臣輩每恨振起無計而隱憂日然
今日之大勢固弱矣整頓固難矣苟能不以為
難且弱而勉強行道如董仲舒之所云則事猶
可為勢猶可轉不過於飭吾身修用吾人才振
吾紀綱必吾賞罰信吾命令以臨其政使萬務

整整而有條萬目雅雅而改觀則外之姦宄銷
未能逞強而內之政事則已能修舉將自有隱
然不可犯之威靈屹然不易搖之根本矣若徒
見目前富貴崇高之可尊燕安逸樂之可享侍
御便嬖之如吾意采色聲音之悅吾心則是雖
能臨事矜持動無過舉亦不過是踏常襲故用尋
常守成之規模不足以言興起之事收安強之
效也臣竊以為陛下當亟改圖一意奮發不
可執拘牽固滯之見不可惑將順觧悅之言不
可有懷內之心不可有苟安之意不可承[illegible]

於談之言不可揮弃斷紫宄之事要[illegible]懈特
違不事邊幅如中興創業人主之所為[illegible]
室惡衣服菲飲食如大禹必不迩聲色不殖貨
利如成湯必思舊勞于外不敢荒寧如商高宗
必日中昃不遑暇食如周文王必內有[illegible]亂之
忠側身修行如周宣王必衣弋綈履革舄罷露
臺却千里馬如漢文帝必厲精更始綜核名實
考試功能如漢孝宣夫如是然後可傾回衰弱
之勢漸起安強之形吾之國可以立而祚可以
綿矣抑又有人所難言者臣敢不盡為陛下陳

之蓋陛下來自代邸公卿百官軍將士民所期
望於陛下者非其他人主之比必有以大慰其
意使人起敬起愛則不至於無每窺瞰動息輒
伸竊議之喙於其下此其所關者至大要非威
驅勢刧之所能回而所以回之者則亦不過如
臣前所陳等事而陛下降意行之耳臣願陛下
自今以往事無大小內斷諸心外諮諸大臣毋
牽於左右謏諛之言毋惑於宮闈私昵之意當
為者毅然為之不當為者斷然寢之式事大體
重者必稽於衆付之都省下之朝紳公共討

論惟是之從仍勿為輕浮所搖勿以一人之言
而遽有罷行之事國論一則人心定人心定則
國勢尊今天下事猶未至於不可為惟在陛下
有以轉移之臣恐陛下多歷年所今老甚當思
息有臣而不言誰肯為陛下言者故敢不以切
坦為嫌而輒究言之惟陛下裁幸

金華文統卷第三

金華文統卷第四

柳貫

字道傳浦江人從金仁山受經又學文於
方鳳吳思齊仕元終翰林待制謚文肅

姚燧謚文議

天地眞元之氣一會則聖神代作揚厲秉輝
華協瑞以開太平而必有不世出之臣挺生其
間攬結精粹為制述於以潤煥盛德大業而
聳之五三載籍之上蓋數百年而得一二人焉
其有關於氣運者如是豈徒文乎哉乃若先正

許魏文正公之在吾元實當世祖皇帝恢拓基
圖之始倡道明宗振起來學一時及門之士獨
稱集賢大學士姚公燧為能式纂厥緒以大其
承然觀公之言而考夫文正公之學則其機籥
之相須殆不啻山鳴而谷應雲興而龍翔也故
大德至大皇慶之間三宗繼照天下又寧而公
之文章蔚為宗匠典冊之雅奧詔令之渾噩固
已抉去浮靡一返古轍而銘誌箴頌之維儒光
絜凡鏤金刻石昭德麗功者又將等先秦兩漢
而上之以闖夫作者之域排沮詆訾不一二而

家儒人誦己十百雖欲掩之孰得而掩之哉他日良史執筆以傳儒林則公在文正之門豈直儕之精夏而已也易曰賁纍元言文在中也然則以之節惠公奚慊焉謹按謚法博聞多見曰文敬右一懇惠曰文請謚曰文

共山書院藏書目錄序

汲郡張公自始仕好蓄書洎遇顯矣益縮取俸錢轉市四方積三十年得凡經史子集若干卷既以蒐之其居共城蘇門百泉之上而類次其目錄如右延祐三年公參議中書省之明年貫

來京師貢客授其家閭乃得其所謂目錄者而觀之爲其所齒自五三載籍外群聖百家之言成在亦既嚅胥其腴澤而擬其大者用之天下國家其緒餘則以敷遺後人若公之心可謂無累於書者矣然經以載道史以載事上下數千年宇宙之運古今之會相尋於無窮皆至總總也帝三之盛道在人心因莫非全書而秦之煨燼秦自煨燼之漢之表章漢自表章之書無毫髮損益也自時厥後執讖緯以談經而經始離窠私門以訓史而史始誣傳註紀述之家蓋盡

起蝌與十百古人不害雖以向歆父子之錄名班固荀勗之四乙元嘉之有部帙文之有目僅止於一時中秘之藏而已況夫世變不齊文字日滋吾而持數寸之楮欲以殫窮其名數呼亦狹矣今公所聚之書浩穰若是則譜而稽之固其勢有不得不然者而豈勝之云乎抑聖賢之精神心術寓諸書其言道德性命至矣而制度儀章於今尚幸可考莫詳於禮樂夫既載之之詳而又原於人心寫易入則伯夷后夔之教是宜磅礴洋溢千萬世而一日也爾五禮大禮之

殊倫五音七音之易位遂有取其進退俯仰高下清濁之數一切紛更質亂之用綿蕝以易三朝之儀因同室而奉都宮之制上齒之依嚴於鄉飲之不脩成人之道息於冠禮之不講至論鍾律則銖黍既差均節何有五量二統已因之無所適王雖奉常所肄亦且棼棼於龜茲之部黎園之伎而鄭衛不足遲矣嗚呼亦安知五帝三王不相沿襲之說其流遂至於此耶此有志之士跂踵禮樂之興而厥幾乎人心可正世教可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治可得而致也今

上而論獄叙倫之君下而明理宣化之臣大詳
之議顧必有及於稽古禮文之事若聖賢遺言
精神心術所寓條在書網在錄可槩舉而將之
也非公之望而奚望哉貫之於學何足以知之
顯因序述而竊有獻於公焉

故宋宣教郎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林

公墓碑銘并序

諸姬之庶姓有以字爲林氏者子孫世仕于魯
之季氏而放爲孔門弟子元和姓纂謂比干有
子避之長林遂以繫氏夾漈通志辯其非矣[illegible]

周而降歷千有餘年族散宗遷遂不可考[illegible]
粵東甌相繼特起以科目官學相高而[illegible]
家甌元祐閩州黨然各自爲譜謠系不[illegible]
非一日之積也泉甌別譜有居於永嘉華蓋[illegible]
蒼石山下者自宋武經大夫知柳州軍州事[illegible]
潛孫始顯而公其閩予堰定壬戌丙科[illegible]
進士出身調常州司戶參軍再調福州[illegible]
官秩上廣西經畧安撫使辟爲梧州軍事判官
留佐幕府尋除主管禮兵部架閣文字用薦改
京秩階宣教郎遷樞密院編修官以養親辭不

拜方遺內艱而宋既改物遂得高蹈遠引全其
不仕之節而著其歸絜之義天固厚幸之矣公
諱疇字壽玉一字叔玉曾祖諱師正宋將仕郎
祖諱武受業紫陽文公之門人服膺中庸尚絅
之訓以碩儒望里中用特科入官滿河池尉退
而講學于家卒以柳州恩贈朝散郎父柳州治
孫吳尉繚子司馬法登武舉進士第由晉州從
柳州其家始因之以大者也公初任常州州庾
儲粟餘萬斛歲久將腐公白郡請新陳均給粟
得不耗守服其能嘗受檄讞因因有具獄當其

衆死者吏抱成案前請公占署公閱牘疑未究
一問得其誣服之情平反上之因以不死又嘗
攝宜興無錫二邑皆先教後禁治之以靜其最
知公而薦之於朝者魏公克思趙公與梲孫公
嘉趙公與積常公楙陳公昉林公洽陳公懋欽
也凡是數公皆名卿賢大夫其所稱可非苟然
者始孫公將薦公公辭以資淺宜先元僚孫
公義之並爲疏奏而次亦遂及於公時公纔三
十餘耳使其老智慮於更嘗究猷爲於充闡其
至詎可量哉公自少抱負不碌碌要有所試於

衍中罷鞫辣歛其鋒鍔益磨礪淬厲於學以故
卒就平實其居鄉處族姻有惠利可以及人雖
尚已弗顧也季弟繼諸葛氏無子死公割己產
擇於其黨立後承宗舉内外族貧不能舉之喪
無一毫倖吝曰此吾孔氏家法也端居二十年
寄情吟咏自號蓋峯散人元貞丙申得年五十
八以其春三月十日示微疾命舉扶起坐正冠
襟而卒此豈無得者哉公娶諸葛氏先卒子男
二長曰堅夭次曰堂女一適將仕郎曾怡老孫
男二鈁錫曾孫男二淮浩自初喪葬暨于建牙

鄉郭溪黃岡柳州墓下今卜得襲吉將遷窆于
膺符鄉信墨之原於是堂爲處州路儒學教授
以其友鄉貢進士章杜充所次事狀千里具書
致幣請銘其墓而予友溫台等處海運千户趙
君大納比年永嘉常以事過公里下瞻喬木之
陰歎入門之美談必每爲予言之固已恭夫林
氏之世矣尚何諛墓之嫌哉嗟乎亳社爲墟而
郜鼎致賂吾不爲殺臣之逋播而爲殺士之裸
將不爲澤畔之憔悴而爲遠游之娛戲公之素
志蓋不然也然而所積者厚所養者深谷駒自

縶而紲帛非加因得以保勝舍之樂遂元亮之
高役餘二紀而子孫之數蕃孟敏詩書之銍艾
愈豐銘以昭德不斷屬筆於予予烏乎辭銘曰
顯允林宗世脈于禮公纂其華緝纙其美方序
而外胡避於肥鳳謂鵠退縶乎其時藝仁仁熟
斯則致若未耋而嗟何拿之遽殄殁百年壽者
無遺登于社主過者趨蹌膺符之鄉啓茲封域
有鑱銘章用詔無斁

師氏先塋碑銘并序

師氏望夏人而有塋於濮陽之東蓋其徙居三

世矣徙三世而始顯且大若富人之稼然耘耔
之力優則銍艾之功至豈以旦暮計獲爲嬴哉
泰定二年今江西湖東道肅政廉訪使師公由
工部尚書出宣慰淮東升秩二品按典式得贈
封二代及制下大父諱某自中書兵部侍郎躍
嘉議大夫中書禮部尚書上輕車都尉追封寧
夏郡侯父諱某自中書禮部尚書贈中奉大夫
河南江北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護軍追封
寧夏郡公大母惠氏母王氏並寧夏郡夫人於
是以公貴凡三錫命書矣寧夏之俗僧氏同廬

曰吳版郡侯之父諱某仕夏為管僧官在國中
稱大姓郡侯生十四歲會天兵破滅夏以西有
肯戈矛所向者影無遺育郡侯方被驅太婿昌
王見其姿儀頎整髮澤鮮潤憐而生之解馳轂
覆上使伏其下傳令者再至太婿不得已宣言
曰全定河西一國不留一童男備貴主奴囊手
遂收置邸中迨長出銜使命歸致分賦有忠貫
稱大婿薨郡侯亦以其家卜大名之濮陽居焉
又營別業汴之許昌故濮東之塋即祖郡侯郡
侯生郡公尤慎厚尚義不樂為浮靡事平居雖

臧皂隸無矜慢崇重儒術教子諄切終身未嘗
出一惡言鄉里號為德人卒年四十九葬濮塋
第二域蓋師氏之在濮陽肇基於郡侯堂構於
郡公而奎壁璽用於廉訪公其所由來漸矣不
然郡侯以童羈之身脫鋒刃之難東來數千里
卒開子孫顯大之業以余觀之其積仁累德是
不特一世哉肆今廉訪公早用才敏躋榮仕路
再遷而以左右司都事佐河南省拜南臺監察
御史改西臺復以左右司員外郎佐江浙省召
入為御史除浙西廉訪副使遞以右司員外郎

召進兵部侍郎出牧平江選為京尹遂長中
入儀班著出秉旄節宏猷碩慮山立雲翁方中
外期屬如公不四三人然則公顯大其祖若父
以光裕于師氏之宗者殆不止是也嗚呼士之
誠善于躬不克自奮雖湮鬱於一時而終焜燿
於來世又幸而代遭聖神崇孝勸忠著為褒卹
之典寵有封爵澤及黃泉曾不以遐遠幽顯為
間則夫求天道於悠邈而忽人事於細微微諸
師氏吾固不得而深信之矣郡公子男四其二
早世長即廉訪公名克恭字敬之四娶曰王氏

累封寧夏郡夫人曰蕭氏未封而卒曰拜桀倫
氏曰周氏大脫脫木兒以子通籍得封承事郎
長垣縣尹娶乃蠻氏亦封宜人女四適某某某
某孫男六孫女五曰恆曰晉闕子生公試入等
承事郎同知泗州事曰升亦國子生婿曰某某
某廉訪公出也曰德寧曰孛羅登泰定元年進
士第承事郎同知濬州事長垣君出也曰塔海
婿曰某某早世者出也外孫安兒國子高等生
起家承務郎江州彭澤縣達魯花赤丑閭泰定
四年進士滑州白馬縣丞郡公內外孫九人其

乃皆擬文科餘亦有仕資師氏之德其可究矣乎昔貫以博士教國子晉升亞羅執經帷間寵知公立朝大節迴逖備官江右實受容察公謂貫曰先塋之碑無辭以刻遺羨不彰余維多罪子嘗同隸奉常所言宜昭潛信後其為我著之何如貫承命叙次復系以銘銘曰山絛川支演迤西來鍾于頂嶷風氣始開其產美玉球琳琨瓌或匪或湮由見者異湮為淵珍纈為瑞器發而之用不必並世維宗師氏昌其祖東匪于兵蛛蔚啓其進譬彼流坎抵平則通大鼎養賢獨

家千食烝哉開孫仰受成式式是孝忠明揚厥職既儀于廷亦旬亦宣靈承湛恩大貲幽泉先侯上公疊衮垂延公曰斯寵吾祖吾父蓄厚報優余何能衆隧有恒碑廟有簋簠不辭于歌胡考其休濮東之封自吾祖侯企瞻夏西輿雲如丘高曾之靈赫其來止同佑我後歆于毖祀託辭貞珉式究終始

李武愍公新廟碑銘并序

大保滕國武愍公有大勲載于盟府有祗德被于江西十一州而建昌為郡介乎江嶺閩越之開故嘗刻公之遺惠于碑矣總管薛侯始大作新廟春秋脩其薦事盡上以承國典而下以順民志焉初公以益都淄萊新軍萬戶圍攻襄樊遂從丞相淮安忠武王濟漢渡江畧定淮楚王受詔自將擣臨安少右丞阿里海牙鎮鄂而以江西付公及宋都亡之十二年道進公左副都元帥分兵由九江南康入隆興開元帥府下撫瑞建昌臨袁吉贛南安諸城又南踰嶺至海其比盡長江東西際閩奧湘於郡縣一百五十得戶三百萬未三月巳上其功當是時民之望公

如電雷薄發風雨交至名能動物而物無後乎明年宋相陳宜中都虞候張世傑擁益王福州收諸道潰兵謀為中變右相文天祥亦自會昌以衆屯邵武署其土人吳浚爵位稍出建昌汀贛以蕩搖江西六月公馳至建昌乘利備禦會鎮撫孔遵師出寧都還得鄉民數輩江閩道上械致公所云同知軍事易仲深使走福州報府軍虛實而軍中文往往搜購文丞相所與建昌故官大家書劄事連數百家特留戍諸將按問是欲激公一言逞其私則公微知之且[illegible][illegible]

檄召諸將校俱前立所逮人其下趣取書焚之
諭以逆禍順福曰吾念爾脅土之民不忍以逮
復致凶吾今悉貸爾矣枝數首者自餘獲縱皆
再拜收泣言曰天賜公活我誠願洗心自新諸
將校或不亮公所為公徐語之曰是所得書往
返千里外有達有不達亦安知非姦人芽孽於
其間今不戮實而縣論之累數百家民命徇其
邪謀何以安反側之心已而開浚以兵十萬據
南豐公立授諸將方略破走之八月復屯市
山聲言必取建昌公遣千戶忻都逆戰兜巷誘

之半渡徐出鐵騎蹂其後追北三十里横尸滿
野又命鎮撫翟欽從還其巢穴廣昌淩走汀州
公還而建昌之亂帖息如來附時矢方禽卒上
變適承豫章輿獄之後爲數百家計者不過席
橐私室以待斧鑕重則豬宮為汙池輕則化家
爲囚虜夫何疑然及公制禦於俄頃消禍於片
言遂能易亡而存轉危而安雖其精神心術之
所運而所謂智勇與仁微公孰宜兼之哉其後
公以參知政事拜蒙古漢軍都元帥經略廣東
遂會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阿里海牙江東宣慰

使張弘範等用師崖山乘潮薄南船縱短兵接
戰執政陸秀夫窮蹙抱衛王赴海死降其宗室
侍從官承宣使尚數百人得其所條金璽獻凱
于朝十七年三月以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行中
書省事于湖廣後四年承詔從皇子鎮南王討
罪交趾至其國興梁河給茂徑渡奪天長府世
子舉官屬航海遁公部勒舟師追襲之獲戰艦
二百艘公度天長濱江江水横溢則胥沒營壘
非便將大城其府留師固之謀不用而水果暴
至因趣班師命公以其軍殿公且行且戰及皇

子前邁其伏兵起永平關藥矢中公膝次思明
州遂薨以其喪還葬鄧城西永安山南至元廿
八年有旨録公死事特贈銀青榮祿大夫平章
政事賜謚武愍於時郎與未行命始下人人以
爲沒身贈謚之遇至大元年從贈封令復加號
推忠靖遠功臣贈太傅儀同三司追封滕國公
仍謚武愍公姓李氏諱恒字德卿其先有國河
右之賀蘭山曰西夏者公之世也自其父淄州
都達魯花赤贈金吾衛上將軍簽書樞密院事
滕國忠襄公始家淄川長白山下故今爲淄州

人於是去公歿靖遠昌之年已五十年餘矣昔之飲冰公德者長子老孫且更數世而猶曰吾父吾祖李公之所全活吾雖易姓以從公飲食以祝公亦若數焉矧今吾侯修之以崇報之禮示之以惇厚之風則自吾以及世世凡而取雞與豚登黍與稷以能滋吾之生殖者皆吾李公之德之漸可忽忘哉迺相率來請余文刻之牲石余嘗備數禮官考夫有廟制祀之節矣蓋天子縣內之諸侯有采地畿外諸侯有所都之邑焉故皆得立廟而非其同氣之尸則有不厭不

蝦不旅不酢而已降秦及漢若欒公之血食社主若蜀守文翁齊相石慶之立祠郡邑以至于桐鄉南陽渭城之繼起雖其事變古蓋滋尚皆人心之不可終泯者然耳則今李公之廟立於綏靖五十年餘之後非夫秉彝好德之心有動于中能致然乎傳曰國功曰功民功曰庸觀公所樹立之如彼而其子孫紹隆繼美之如是抑庶幾古大臣之遺烈哉雖廟而祀之在建昌之民猶爲不悖於禮者公之世爵行業有國史之傳有奉常之謚有幽堂之銘有隧道之碑有家

廟之誌余之斯文爲建昌衆庶而作者也故序其續詳焉薩侯良二千石也名遜德彌寶政有體要今既美代還朝矣建廟之力出於管軍上百戶羅勝羅由軍校長百夫是皆隸公麾下尤有德於公云余既論次公事復系之詩以永公思其詩曰人心不一至變則通秉正秉剛其來不窮渙之萃之有廟于中惟廟伊何饗德與功江閩之交肝爲蠻壘守攻更禦犢不知幾宋路元興如龍雲起維時武愍受辭朔指麾施所次謀若天齊既粘蠻荊拓江及吳水有鯨鯢山有

豹貙亦順而寧無稽而誅小聰非殷誕[illegible][illegible]孰鄰之震矣有泥弗蘇肝民書呼翺于余[illegible][illegible]大不開延頸待兮有勇武愍提師來徇曰爾吾民悼耄鬐齔在我懷柔毋彼蹂躪以饋之粱付以來爐去爾芽蘖絕爾疵吝樂哉肝民血肉吾身豈惟吾身祚及宗姻我宅我居我田我耘以社以方燕及秋春武愍在天惠于若人五紀而蘸越若朝夕女則有甥男則有息家有訓言受藏以繹視公如神左降右陟相我後人無我厭斁曰公之旋有頌于碑民則思之而未克祠今守

蒸侯繁公是義作廟言言肖像巍巍我民攸祀有崇無隳姑山崔崔盱水湜湜昔公來思坰戈金戟今公顧綏王瑱琁席有飶其薌遲公來格綏余雅歌式薦明德

送白彥昭序

柳子謝歸浦陽之明年邑之屬鄉興賢巡檢白君彥昭三年官成矣將以月日代里友吳立夫為京詩贈餞而虛其首簡授柳子序余蓋未嘗接君而爲乎言立夫曰吾客撥馬建山中邂彥昭之署居見彥昭恂恂畏謹方業於讀書講聞

理道如無所事事者及退迹其實則田疇豐嶺百餘里閒雖荒年饑歲民甚困悴一析之驚一厖之警寂無聞焉農甿樵隸罔君之惠者知君治任有日愕貽吁駭謀爲留行計不可則相顧失色不啻寒之號衆濟之亡楫以彥昭之宜民如是固吾詩之不足而所爲請序之意焉耳柳子曰朝廷樹官聯張治具不愛上地之入捐而子之以養其良心善性其制纖悉備矣故雖鄉亭游徼逐捕之吏未登命秩亦使之受祿於水衡賦租於齒夫夫其任之保民之意既誠既切

肯少畀其官哉然則有地與民而庠固易直之風不能勝夫狡擾鷸蚌之習蚊鰐橫而罷鼠蹶罔畢護穽彌山亘澤曾不足以華其怙侈滅義之心而况挾智自多者以爲是烏足騁若私而罷劣弗堪任又不過苟贏歲月俟終更掉臂去嗚呼職業之不修功序之不立果誰咎哉興賢爲鄉在浙水東一節地易治耳而賦曹掾歲滿第得九品官彥昭藉世祿之資初筮得之未足多也然余特嘉其不懈於讀書講聞理道而能坐致宜民之効有合於夫子告康子之言因書

爲序以終承立夫之請以充大彥昭之志而余也獲附所知言之義抑其幸歟

跋朱張呂三先生手帖

當三先生之學行於東南之時小人或公肆詆欺而誠合志乎尤不爲無人蓋宋三百年陽消陰長之候肇於熙豐成於建紹而極於慶禧之間上虞李莊簡公則尤爲咸陽所深嫉者也直徽猷閣潘公德鄜以默成先生猶子壻於簡家而與三先生問學切劘文公嘗誌其墓謂曾覿負賊時嘗以詩文見及貴絶不與通使人來致

殷勤亦輒不報其自信爲何如此卷三帖曰提
刑中大著德鄰也德鄰以提舉湖北常平茶鹽
改湖南提點刑獄公事故帖中首及湖南諸郡
蓉關與修復石鼓諸事舍人公集字謂獻氏也
今見公集中曰文潛文授者莊簡二子也宣公
時云都督府書寫機宜文字持毋夫人喪時所
遣戍公帖亦居皆夫人禫服時作也今觀三帖
隱憂世故砥礪學業諷然君子之言是豈與隨
世殄滅者並哉帖今爲餘姚徐氏家物徐氏而
能闡風興起則亦豈不得爲君子之徒也歟

金華文統卷第四

金華文統卷第五

張樞

字子長東陽人[illegible]其學推明經史扶翊教道
盛有文名於時元相脫脫監脩宋遼金三
史辟爲本府長史不拜復以翰林院編脩
官召不起使者强之行至杭州辭歸

白雲先生讀書叢說序

右白雲先生文懿許公所著讀書叢說六篇先
生之子元與門人金賓㫖等之所校讐其文字
無僞舛可誦習東陽張樞考其終始而序次其
說曰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春秋者左史之
流而書者言與事記之也古書篇第至多聖
人取其嘉言善行以垂世立教近於時切於
事者定著爲書百篇凡聖賢傳道之微旨帝王
經世之大猷盡在是矣遭秦滅學漢興掇拾補
綴於焚棄之餘雖有所佚亡猶幸其不遂堙沒
而無傳於世也於是立之學官以教學子孔安
國始爲書傳僻義簡質至唐孔穎達撰正義以
推演其說其後書說寖廣見於著錄者數十百
家疲精神弊枯竹間有所明而其大要卒不能

以出夫二家之說爲朱子之爲經於書屬之門人蔡氏固嘗質疑問難然非若易詩之有全書也本朝設科取士並繼蔡說而專用古注疏蔡氏猶以朱子故也蔡氏之說或有未備仁山先生文安金公於書表注通鑑前編引書語中既剖析而著明之矣先生受學之父聞義之邃獨患是經之傳出於蔡子之門人苟一毫之不盡則學者無所折衷非所以稱國家崇奬訓厲之意乃研精覃思博求其義爲之圖說以示學者使人人易知焉於是言行並彰細大畢備書之

奧義微旨至此無餘蘊矣叢說中所引傳疏諸家之說或采掇其辭而易置其次不必盡如舊也蓋皆有所裁定而畢致其意非徒隨文引援而已雖其說時時少異於蔡氏而異者所以爲同也先生嘗誦金先生之言曰在我言之則爲忠臣在人言之則爲讒賊要歸於是而已豈不信哉至正六年門人南臺監察御史白野普化怙睦爾與其僚大梁揚公惠移浙東廉訪使謂先生遺書雖已行於世而學者倦於繙録使得鋟板以傳此誠學者之幸廉訪使既受牒轉移

浙東宣慰使請亦屬郡聚於校官羨財以給費用如監察御史言於是先生所著詩名物鈔入篇四書叢說二十篇與讀書叢說皆刊行竊聞古之有道有德者必推已之所明以發人之所未明已得之而復施於人禮樂政教之謂也夫豈自爲而已哉其或避近無位不能見之事業將以正人心覺來世者莫大乎爲經自世學不明而士之爲經者各鶩其偏私以求聖人之意求之愈深而失之愈遠言之愈廣而襲之愈雜此世士之爲經者之所同病也先生不幸無位

退而求之於經不爲奇新不求近名卒以救往說之偏得聖人之意而會夫大中之歸既沒而其言立其施於人者博矣宜其爲士所宗爲時所尚考行易名而令聞長世也先生金華人其諱字世系言行本末具今翰林直學士烏傷黃公溍所爲墓志序銘茲不述

武義縣學記

武義縣故有學在縣東南敞其地瀕江流水齧之宋紹興十四年甲子歲縣令陳一鶚修廟學于縣西復又非治慶元五年己未歲縣令周[illegible]

新學壘六十年學復壞至元二十四年丁亥
歲按察使判官麻公巡行至縣校官呂彖之以
爲言命有司加繕理縣達魯花赤岂碳蒙古縣
尹成德暨主簿高禎相叶厥議遷學于縣南董
五十年水又壞之至元重紀之五年己卯歲縣
令韓昌因陳令舊基作今學至正三年癸未歲
縣尹隋守中作倫堂以正講席五年乙酉歲達
魯花赤康五麟八哈縣尹許廣大暨主簿三寶
相踵視政職思其舊迺作祭器迺新廟廡邑之
秀民咸造在学是訓是儀秩秩其序行之期年

而許侯以憂去鎮侯景成實繼成之象設位次
皆應圖式帷帟有嚴階戺有級齋廬靚清爰及
庖湢去所宜有莫不備飭厥既告功校官呂垚
方奉其事來請記迺考其廢興次其年歲序其
成績而記之曰今之縣古子男之邦也夫十室
之邑必有連屬之法禮樂之文刑罰之禁征賦
之事況千地大物衆有民人社稷而爲長因其
時宜布其政教學校者政教之源治道之所自
出爲政者之所先務不可以一日後也武義婺
婺邑著籍若舊萬餘戶七十年間國家之所休

養生息編齒日繁政令日兀有司之事視古爲
劇總總而生林林而群非有學校之教正長之
治將何以遂其性而成其政哉縣故有學以教
學子爲政者不敢爲易屢隳而屢興之爲之廟
以報祀孔子使民不忘其初爲之學以教育俊
秀使民日趨於正可謂知所先務矣他日治化
之成風俗之美而誦樂之盛令賢令長其將安
歸耶予有聞之鄭人遊于鄉校子產曰胡爲夫
人朝夕將焉以議執政之善者其所善者吾將
行之其所否者吾將改之是吾師也如之何毀
之仲尼聞是語也曰由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
吾不信也然則學校者非徒以成民且以自成
也今世之脩士高高下下爲之臺觀沼囿覽其
物景而挹其光華猶欲濯濯其心而神明其德
況乎上棟下宇陟降庭止朝之夕之景行而誦
法之者與其開益登進夫豈有文也哉

書七進圖後

予既贊默成先生潘公畫像以致其高山仰止
之思未幾公之七世孫懋以公文竹隱先人七
進辭圖觀予辭倣枚乘七發柳宗元晉問而簡

古過之辭老人所自書圖或以爲李公麟伯時作也老人生長承平而晩值昏亂居悒悒不得志欲言之又無位睹大厦之將頽非一繩之所維晝卧寂寂增欷太息於是六子一女各有所進以娛悅其心此七進之辭所爲作也老人諱祖仁字亨父世爲金華人長子奭從名良佑其子時也次京後名良貴字子賤是爲黙成先生次方後名良翰次奇後名良璞次亮後名良知幼育後名良能一女歿也古者左圖右史觀象以喩意扶教助治懲惡而奬善今觀老人風格

清峻言論忠孝雖僻遠閭里而乃心本朝黙成先生以清德雅望爲時名臣其孫時植立志行身甚有家法天道回復此誠足爲世勸哉先生登第之初一時權奸皆欲以子妻之且啗之以學利謂富貴可立而致先生父子固拒却之其義方之訓于可知也昔荀朗陵陳太丘爲一時之會子孫列侍左右上應天象德星聚焉後人施之丹青以爲盛事尋而或延附曹羣亦忘漢嗣守之難爲古今之所共歎先生父子之間名節之懿繪事所存見紫芝之眉宇言論雖莫繼叔度之風流媲美耆舊之篇亦有先賢之傳此圖此辭垂芬芳於終古矣老人以郊恩累贈太中大夫時官秘書監贈其父通奉大夫朱生仕至中書舍人終徽猷閣待制良翰以凡任入官爲大理寺丞良能第進士爲秘書省正字云不書以官尚德也

鄭義士傳

鄭義士婺州浦江人名德璋字子潤其先祖衆宋元符中自睦州來徙好仁行義鄉人士以仁義名其里淮孫綺治春秋穀梁氏以春秋教子

孫不分財異居門內之化藹如也至義士五世矣義士之子文嗣朝廷嘗旌其閭復其家徭役無所與文嗣至今又四世家事益治義士爲人短小精悍髯垂過其胸神采毅然見者皆以爲非凡人少而稱其材辯長而樂其信義鄉黨有訟者義士以片言決之人人悅服閭訟爲息其與古仁賢之士異尚而同功也義士慨然特達人也常自謂丈夫處世當倜儻踔絕安能容容碌碌以投世取合哉宋季無治民往往相聚山澤爲群盜義士命其弟德章誘執其渠[illegible]

同里作崇柵以防冦盜老幼不驚亂離後耕人鮮少與里中振廪同食賴以全活甚衆德璋性勁直與物多忤或誣告其罪當會逮行中書罪且不測義士抱其弟哭曰彼所欲害者我也無與爾事爾止我往我以一辭祈之玗狀白矣遁奮然出就吏德璋躡其兄至揚州兄已死無及矣仰天號慟絶而復蘇負其柩以歸廬於墓者再期既老語及揚州事猶涕泗嗚咽不能自已文嗣病侵訓育之踰於己子豈兄弟之事蓋如此鄉人士至今[illegible]之系詈也於戲宇宙至廣也

入物至衆也蹤古及今至遠也簡策所存至寡也夫以至衆之民處至遠之勢而欲微至寡之事族姓不足籍也爵位不足資也名勢不足矜也奮百世而起群品者含德義奚以哉是以君子懼德之不建名之不立自一行一言時則莫匪成德之彥是訓是謀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順者其惟孝友之道乎古有兄弟爭死取責春秋國風其譏二子乘舟亦有旦夕尋戈靡有攸處處心積慮交相為齋閱鄭氏之風者亦可以少媿矣晉之乘魯之春秋楚之檮杌雖

所志不同而名體各異至於獎善伐惡以垂法戒一也為史者上暨在位下逮幽隱因其可書而書之不以惡小而不書不以善小而遺之也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名冠良史之策雖生有貴仕而沒無令名如此者君子弗數也當時史官皆通古書知大道察乎天人之際以審興廢之幾所紀有依據而言有精覈故其事足徵也其傳及遠也自古善人少而惡人多其班班僅見者固君子仁人之所留意也然則鄭氏兄弟之事豈不爲世勸哉豈不爲世勸哉

吳師道

字正傳蘭谿人博涉群書其爲文多尊信朱呂何王金許之學仕元終禮部郎中

任人

有國者必有法任法者必任人二者治道之大端也法有常制雖昏庸之國不能皆非人無常情雖至治之朝不能皆善世之尚論治體者遂以爲人之難任法之易守也始有任法不任人之說其言曰成周盛時周召毛原更迭執政極治者數百年晚節衰敗迄不可救此任人之弊

也後世一定於法雖有君子才相與坐而守之可以無事此任法之效也是不然周召之徒能用周之法周所以盛其衰則反是任人非要乎秦人箴棄賢智純任法律追其亡也未嘗改一刑而捨一禁任法可恃乎法者具也人者所以操是具也操得其人則先而不廢法之用有窮而人之用無窮乎後世之法非古矣若曰法者則固百世相因而無改於之有司負令之法爾夫上而公卿大臣下而方伯連帥不得特生殺之柄而擅利社稷之事下而為州縣之屬者旨

得與守令之政吏員成不牽引比附拱手聽令一旨弗得增損其權輕其勢卑是雖有大姦慝亦無所容而上之人亦將曰彼不能出意以有為則取辦於吾法而自是不知任之既輕彼亦應我以輕苟簡其職鹵介其政上有大惠則扞格而為害國有大禁則沮而為小啓民玩愒而示天下以不信積習既久盡病吾法法之不行自上棄之蓋亦反其本矣將欲任法必先任人安能逆料人之難繼哉然則所謂任人者必何如而後可曰所謂任必非必予之以太甚之

權也專之以責其功尊之以厲其節予奪處分使得稍盡其才而微文細責不得以繳繞之亦可矣吁今之任人固所不論也今之取人則愚切惑焉儒焉而不盡出於儒吏焉而不盡出於吏旁進雜出不試而用者居多今將得人以任法其勢不得不擇人而擇任古選舉之道衆矣豈無適其中而宜於今者乎必使進取一新有以振厲天下之才然後徐議責任之道亦庶乎其可也

與許益之書

僕生幼而讀書為文盛氣而鋭思貪博而馳能自以為適也既而悔之聞義理之學聖人之道於是乎在時則仁山金子講道激發之人而弗果從家貧無書里良師友又少閉門坑坑弗知所向切自念道散于群經會于四書周程朱張諸儒又表章發揮之微言精義抉露無餘矣逐慨然曰吾他無書獨無四書乎吾無所與游獨弗能尚友古人乎於是誦其書思其人優游涵泳乎性命道德者幾時始而從乎其大也繼而樂乎其明也久而諦乎其信也嗚呼道迄孟氏

不傳穀如荀謂性惡愨如揚謂善惡混醇如董
子謂性者生之質懿如王通以性爲五常之本
正如韓愈氏言性有三品斯五人者其絕類離
倫非不卓卓然著矣而皆昧於論性今予之愚
一朝而識之天之予我者如此先儒所以啓我
者又如彼奈何忍而棄邪然聞之不如見之之
親見之不如授之之精無師友以爲資亦終焉
寡陋是懼環視當世汗漫淪胥訓詁迂闊友且
未多見況於師乎足下早登仁山之門深探王
何之傳質純而氣清道信而學篤於僕則又道

先覺長實師而非友也比嘗幸得見退而過問
世故兼疲有請一年于茲足下又甚迫之以文
字苦僕矣僕誠不佞試以所得於先儒而欲終
身行者誦言之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學
者工夫惟居敬窮理二事正容謹節存心主一
敬之事也讀書問道應事接物窮理之方也二
者皆主於敬焉斯言也先儒所以會聖賢之精
微而示入以約者與備體用本末而入德之要
與僕之生也放心而邪之求也久方將請事於
敬未能智而安也而缺爲親炙復皆是如進學

何足下猶嘉其志矜其愚而辱教之願一言以
自證則先儒之啓我也猶足下之成我也幸孰大
焉

與劉生論易書

承寄周易會通一部鄱易董真卿所編集者僻
令獻其所見某何人而敢與此伏讀以還竊莫
其規模之廣大援引之浩博茫乎其自失也徐
而察之則有條理而未安者欲隱而弗白則非
朋友之義而夫所以命之之意欲言之則其書
已成流布方盛區區之愚乃敢謂言其失無乃

不可愚之甚也遂復數月念與其得罪於斯人
孰若使斯人不得罪於前儒我嘗謂著書立言
必有大綱領今董氏之書所以爲綱領者其條
凡例是也以伏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爲曰經
夫子大象彖小象文言兼標傳字謂如此要義
經傳不相混而相統可以合四聖人之書程朱
之傳義而觀之又序其所以作之之意則曰今
易自費直鄭玄以孔子彖象傳附釋正經之末
而參解文王周公彖象經文之間并附文言則
始於王弼程傳主理義而仍其舊古易自呂微

仲晁以道始復而未盡呂伯恭復分上下經六十四卦爲經二篇而以孔子十翼爲傳十篇各爲卷以合於古朱子本義主象占而用其本朱子所謂宗晁呂者不過欲學者分別四聖人之易以求之古耳若例以古人著書經傳各自爲卷竊意解經者之謙德若以孔子之傳附羲文周公之經亦猶程朱子之傳義附四聖人之書未見其不可也董氏之說甚美而慨然欲任會通之責其志甚大獨惜其於朱子之說考之不詳而所以論諸儒之亂古者誤至其求欲自異

則陷於前儒亂古之轍而不自知何以言之朱子嘗謂晁呂之議費鄭王互有得失蓋先儒雖言費氏以彖象參解易爻初不言其分傳以附經自昔多謂亂古自費氏始其實非是可見朱子之精鑒呂子謂費氏經與古文同此呂之得也魏志謂鄭康成始合彖象於經甚明孔頴謂夫子彖辭元在六爻經辭之後王弼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下今王弼註本之乾卦存鄭氏所附之例也坤以下六十三卦弼之所自分也朱子此言亦明甚矣而董氏乃通謂費鄭以彖象附釋謂王弼并附文言而不及其以象附爻可謂誤矣程子據王弼本而爲傳時未見復古之易朱子後出而始明豈得謂程子主義理而仍舊朱子主象占而用呂本此亦誤也羲文周孔因時立教變通作用不同固難執彖狥卦執象狥爻以求其必合復古者正欲救學者支離牽合之弊非若程朱傳義專解經旨可相附也只今董氏所編乾卦觀之即鄭氏附彖象之舊但移天行健君子以自彊不息一句置于彖傳之上其後文言則亦王弼之舊自坤以下則又改

弼之例而從鄭氏耳去彖曰象曰而加以大象傳彖傳小象傳字部位如故而改立標幟其得失又何相遠哉且董氏於呂氏易下明載朱子辨說而畧不知考何耶其大綱領如是他固無以議焉且朱子之義自與程傳體段不同而程傳發明之義理雖自爲一經可也不當强求其通天台董楷集程朱傳義而附以門人所錄已有可議況近世談易者紛紛外二家而自爲說者多矣若取其議論之優長理象之的當足相發明非卓然絕識未易鑒擇彼新奇穿鑿者祇

以汨亂何有於發明也今之纂註政未免此欲言甚長非頃刻可了若其名字義例之未安因革第列之未審中間引朱子欲因邵子大易本以方圖分作四層云云誤以為董楷其愚謂之說如聚旅喪牛以有離之類又未可一一縷數也董氏自云學有淵源而師新安胡一桂氏自言得於胡為多用功此書蓋非一日意其篤於自信未嘗從人商確而又習見近日易通四書通等作遽欲傳世垂遠似太倉卒世有識者必能辨之豈待愚言適先之爾信筆漫列幸勿以

示不知者唯以轉扣諸宗人仲退文然與不荅逐以一言見敎幸甚

止齋記

奎人某學道隱居有日矣以止名齋識所存也嘗為文示予且以求益因為之言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莫不有所止也凡吾几席之內六合之外倫紀之著食息之微錯布横陳互發而交至者粲然之中有渾然之極焉雜然之中有截然之則焉無方無形主制萬有而天下之棼者息騖者息潰者塞賢者不能過愚者不敢不及

聖人不得而名之而强曰至善不得而形之而借喻於止以為學者之的也然理一而已一本萬分其分在物其本在心至善為事物之止而人心又為至善之止當動紛綸靜為之君變化千億惟真夫二性來憧憧不如守中易之艮其背孟夫子之操則存豈非衆理之乳而萬化之根與今吾子求止之道必有考於此矣愚聞之學有要知也行也行不先於知知不易於行眞目而趨不見鵠而張其弧可乎哉必也致格以精之問辨以明之瞭然無疑於天下之故於是

君子之齋斂子之形儼乎其若思莊乎其若忘湛乎若不波之水溫乎若體物之陽鬼神不能窺其際風雨雷電並至不能喪其守擴然而逈举然而當於動亦止靜亦止而吾之止者不與之俱亡若是其庶幾於道乎

果育齋記

松江孫元實以醫學教授金華余廉與之游間語余曰吾嘗取易象之蒙以果育名齋子其有以申之余謝弗獲既而為之說曰艮上坎下曰蒙曰山下出泉天下之水皆山出也江河滔滔

知其幾千里也其泚或近焉或遠焉皆不能不行而不終於山也孰知其消然而流派然而僻則一勺而已此水之初也故觀水於海之大未若觀水於山之初人之初也蒙而不終於蒙蒙必通蒙非患也而通之患也作聖之功不于其通于其蒙聖人觀蒙係爵吾體焉真純湛然靡定所適吾央其從如矢斯激包涵渾融中有靈根吾滋其萌輝光日新蓋果也絕方動之陂而育也全未發之天收二者之功則蒙斯祛通斯止聖賢之歸猶必流而至于海也然動止相

資發感相因而育又果之本也天下之道此其最初乎元實從事於此其必有以知之矣夫蒙之發也以剛明故發以九二當之剛發於果而明根於育明所以用夫剛者也以卦言則坎以內為明艮以止而明是明也其定而光闇然而日章者乎聖人之剛惟恐其不明聖人之明惟恐其不蒙若是而蒙則異矣元實天資剛明才氣議論燁然方進而用於世奇遠於醫非其志也余是而信其有志於道故因疏其所見以為復而願相與學焉

蘭谿州新學記

蘭谿升縣為州餘三十年仕守教者不幾人能有興作神祠之修學宇之崇官舍亭傳之新咸出意相勝獨學宮在城東因舊制卑陋弗就圮不支朝廷右文蘭科風厲鼓舞是宜在所急曾無一人顧省者豈所謂知本哉至治元年知州夾谷侯某銳意改作閔學宇不足又慮煩民俾士之隸籍者以力自占自夏徂秋中外告功殿宇門堂齋廡祠舊咸闢周垣夾廡官署庖庫貫盼于今嚴嚴翼翼翊翊神棲衆始肅其觀又先作

聖繪像造祭器行釋奠未幾去官事[illegible]格繼者中殆弗理今知州崔侯某慨然念不[illegible]廢前功於是葺其緒補其闕飾其所未及而州判王君某復贊而督之既考成以績職教事[illegible]朱某來請文且謂夾谷能新之於數月之間[illegible]六年之後得崔侯乃完始之者未必難終之者為不易二侯之功其可以巨細論哉是皆宜書也愚既直紀其事而復為之說曰四廟為學之制也吾夫子功等天地澤被萬世非壯麗尊嚴罔克稱王侯若吾徒之盛因而大焉非幸歟昔之學誠

陋矣嘗試登先賢之祠考進士之碑碩儒名公彬彬可稱果係其居哉天下之事後出者必有加於前而俗之趨下者常莫能挽而歸於古若宅廣居人孰無之儔厚高明可以自致如使宏其宮而人之耿新其室而習之汚則賢州侯之意荒矣故愚願以諗於衆庶其遊居周旋仰瞻俯察敬悚振飭思所以稱是而度越於前人哉

定性齋記

聖人罕言性難之也六經無言定者僅一見於大學程張子始爲定性之目亦異矣夫性統於

心心定而性存今日定性未能不動是以心言又豈非異乎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膠轕紛綸千名萬狀日至于吾前持吾方寸之靈明而與之酬酢於無窮雖然之際卒然之頃高下弛張疾徐疏數無不欲其投機赴節合軌度而中肯綮是必有道焉逐物者汩役而忘返惡物者有意於絕之忘返者衆人之患而絕之者異端之失也夫公而順應其君子之心乎內外兩忘動靜俱定其定性之能事乎昔嘗誦程子之書歎其精與充深與易論蓋表裏其語天地聖人之常以爲亦不外是蓋持養熟而自然之爲非學首驟可至返而迴其端則有知止之功在竊謂從事於此然後徂而求定則庶幾可也宣城胡君子仁以定性名齋而莫其說於予予觀子仁之爲人明敏有才達於世故不敢不附自其居鄉周旋親故閭織悉曲當出而爲郡使者所賓禮歷交諸公與其佐屬人各不同而處之一無失言遠色非善於應物者歟顏方窮經講學翺日夜以求聖賢之止者是能因其資以致其工即其事以驗所得其於定性之名豈徒取其與而

玩之哉故愚敢誦所聞而願相與勉焉

道源文獻錄後題

宋慶元中趙忠定公之貶朱子偽學之禁至今言之者未嘗不爲之切齒痛心也小人欲空天下之善類者必加以黨之名自司馬文正公上程子而黨論起趙忠簡公復以程氏門人而道學禁至是復誣以偽凡三變矣司馬公幾至斷棺二趙皆死遠方而程朱僅免其禍可謂烈矣夫道喪千數百年一朝至斯人而明大賢固所尊信小人豈能誠服宜其嫉詆而欲害之深

也忠定有定策大勳誠貫日月當時不察而至
此極則尤可慨然嗚呼天不欲道之昌耶則奚
為而生斯人也天實生斯人又奚為而葢是禍
也此宋之所以不競也崇寧黨碑立而天下為
靖康紹興正人逐而國勢為江左慶元偽禁又
甚則勢愈蹙而時益乖幸而侂胄之誅足以頗
伸士氣章顯於其後者僅足以矯前失迹其君
臣有負於天之啓佑斯道者固已多矣我朝許
文正公得朱子之學以佐聖祖夫其地之相絶
世之相後也而其志若合符節豈非異哉上賴

天縱聰明宏度卓越崇厲表章而程朱氏之書
遂衣被四海道之大明未有若今日者然固排
禁厄塞者有以啓之於是而知天意之真有在
也忠定諸孫其録其祖之言行出處而併附以
諸儒名之曰道源文獻録嗚呼朱子之道行則
忠定之志不没茲固相為無窮而其可以為世
戒者尤著也是編其有不傳哉

金華文統卷第五

金華文統卷第六

胡助

字古愚東陽人以薦歷吳文正公薦仕元
終國史編脩

真西山小像賛

乾淳正緒斯文未墜考亭既没西山起繼惟西
山公國之元氣忠君愛民懇懇獨至高牙大纛
仁風旁沛金馬玉堂淋漓草制將登政府參賛
補綴天何衰運天奪其志讀書之記大學之義
伊公平生羽翼六藝形于小像德容温粹門人
寶之一瞻三嘆

古愚齋記

世之目無能者曰愚嗟夫愚果若是哉顔子終
日不違如愚甯武子其愚不可及楊子又以兒
錯為愚夫如是愚果易得哉傳曰古之愚也直
今之愚也詐嗟乎孰知後世固不以直為愚而
類以詐為智若漢之汲長孺以直諫不容於時
武帝惡其戇非所謂古之愚者耶公孫丞相之
曲學阿世務飾詐以釣名非所謂今之愚者耶
柳宗元文學為唐名儒而黨於叔文身落南荒

鳴山水間自以爲愚柳爲古之愚乎抑爲今之愚乎余性質直漫不趨俗好凡世所謂愚者莫余若也然好讀古聖賢書因揭所居之齋曰古愚而翰林待制周公景遠爲余書焉余欲學顏子之愚則亞聖工夫非造次可到欲學武子之愚則今非可愚之時也若柳子之愚固有所激而不可學者若晁錯之愚又不善用以及於禍則余豈願學哉乃所願庶幾古之愚難之[illegible]耳觀其正色立朝守節不撓耿然如見日[illegible][illegible]不可睥睨而下使人興起愚聽者固如[illegible][illegible]

乎余生三十有三年矣生尚友於古人不[illegible]於當世流俗好尚之[illegible]其趨而悔之者有焉雖余豈以是易其心哉蓋求聞學以文此愚[illegible]而耿介以守此愚發乎內而形乎外取其實不取其名雖未敢自謂如古之愚然亦庶乎非今之愚也恐來者不知所以名齋之意遂書其說於壁

黃溍

字晉卿義烏人仕元爲翰林直學士知制誥後追封江夏郡公謚文獻

二程子加封制 二首

朕惟三千之徒莫先顏氏謂言性哲式克似之故河南伯程顥體備至和粹承絕學元氣之會鍾於獨得聖人之道賴以復明繫百世之真儒豈追崇之可後爰寵盛典爵以上公於戲緬想德容儼務休而山立幸新禮命孚渙號以風行服此寵靈益綿道統可加封豫國公主者施行

朕惟孟氏以來千有餘歲不有先哲孰任其承故伊陽伯程頤本諸躬行教前師法謂初學入德始乎致知格物讀隨時從道在乎觀象玩辭

遺書雖見於表章異數尚稽於封冊肆之大國庸示褒崇於戲規矩準繩昭有存於矜式火龍黼黻既徒侈於儀章想補人文以對休命可加封洛國公主者施行

送曹順甫序

曹君順甫與予居同郡且同舉教官予託不調而順甫用累考序遷爲溫學正其行也會予以督運吏書滿歸自海壖順甫謂予幸以一言識其別於是距予與順甫同舉時二十又三年矣劣弱無似不能使其學與日俱進詎有以增益

順甫之所承至哉然嘗從鄉先生聞乾淳師友之盛未始不歎其人物之聚學術之散也蓋婺之學陳氏先事功唐氏尚經制呂氏善性理三家者唯呂氏為得其宗而獨傳至於今自爲書角立競起呂氏終莫能擧而合之也其在溫則王道甫之慷慨右義嘗合於陳氏矣而其言無傳焉陳君擧本薛士隆上下古今而和齊斟酌之以綜世變爲說不皆與唐氏合其僅存者亦莫之傳也葉正則推鄭景望周恭叔以達於程氏若與呂氏同所自出至其根柢六經折衷諸子剖析秦漢訖于五季凡所論述無一合於呂氏其傳之久且不廢者直文而已學固非與焉三代之聖人遠矣於大道懸裂之餘而能必尊其所聞必行其所知豈非卓然獨立而不懼者乎是未可以鼻私議錮爲其詬病也家鉅論設晚後無所依風亦響接華以世之所共傳爲信遂使散者不可復合不傳者日就湮墜安知紛然不同之中有泯然大同者在耶夫考師友源流之自然合乎聖人之本統以一諸生之道德學校之重事也故予敢以爲順甫告是雖非有以增益順甫之所未至其望於順甫則厚矣他日順甫歸休而與予游於鄉校尚挹其緒論以祛所惑焉

婺州路新城記

婺在吳爲東陽郡在梁爲金華郡隋擧置婺州國朝即州建路設總管府而郡城之剏始靡得而詳圖志載宋宣和四年知州事范之才重築周十里基三丈面廣三之一而高倍之舊爲門十有一後窒其四而存其七東曰赤松南曰八詠曰清波曰長仙曰通遠西曰朝天北曰旌孝逮今二百有二十年圮壞弗葺非一日矣聖人有作一視同仁八荒之內莫非我室我闥林林總總之衆相安乎鑿飲耕食無分乎此疆爾界而皇靈所被封守有截隱然若天險之不可陵不假於人力也顧以承平滋久喜事者習於因循忽於細微不測之變起乎倉猝邑倣擾而婺州此縣民譌不寧於是行中書省用江東浙西列郡之請俾治其故城而新之以備非常謂浙東地瀕鉅海壱關於要害併下其事于帥閫命郡府相其便利而講行修築之政焉婺實

肅政廉訪司治所今副使伯嘉訥奉政公僉事
充滿鐵穆爾朝列公奉議王公武暨照磨某官
王君某咸以為有備乃可以無患此古之良規
今之切務屬總管太中陳侯伯顏不花垂謀與
作僉事鐵穆迭爾奉議公適至交贊其議陳侯
亦自任為已責而不斂徒衆須其役于州縣州
縣之長吏各率所部之民來聽要束貧糧既具
匠備既集乃擇日以興事大家則量地而賦工
中產則輸財而佐費屬浚斥撤次第就緒然以
古之言地利者蓋曰高城深池今外濠堙塞城

已高而池未深也不可殫其勤而誘於方來由
是役既輟而復舉籍向之役所不及者使出錢
為傭直募閒民采卽工而官給其食推求故道
疏鑿而濬滌之州縣長吏則更休迭進以董其
役副使公首尾親監督視令僉藹某等相繼總
其功程為之經畫勸相經歷某官某繼至副使
公籍其僚勞為多焉城之綿亘悉仍其故址以
尺計者一萬七千七百九十厚二尋有四尺高
二尋有二尺以今昔之度準之俱有加於舊縝
莊雉堞則昔之所無也七門並啓為鍵如式而

西北二門昔環以甓城甃石為路脩與城等崇
甓為堞其崇五尺壘于門觀之上者七以謹候
望屋于雉堞之間者三十有六以嚴徼巡其南
因大溪以為險北東西三面濠之脩以尺計者
八千六百二十有五廣六尋二尺有八寸深二
尋有六寸跨以三釣橋過以三石礎渠高水絕
則列樹七星樁以防其空鄰壘于濠塹之旁者
三千有六而樓戍卒於其中凡城之役起至正
十二年春閏三月己亥訖其年秋七月乙酉積
日為百有七濠之役起是年冬十月丁卯訖明

年夏五月甲申積日為百九十有八而畢瀆于
成居者有恃而無恐往役者以分之所宜為而
忘其勞陳侯使序次顛末以授某曰其為我書
而鑴諸城隅用昭示于後人其竊惟易於萃戒
不虞而重門擊柝有取於豫使節所蒞叢為會
府民物華聚啟戎叢劇儆戒無虞而險鎮潛弭
姦宄之萌誠有不容緩者鄰境之枹鼓相聞而
婺獨按堵如故居安慮危思患豫防及是閑暇
而汲汲焉圖所以固吾圉夫豈過計也哉矧今
風紀之司弘宣德化而人知尊君親上撫字之

官博施恩信而入樂趨事赴功且將以民心爲垣墉士氣爲樓櫓精神翕合與山川之脉絡相爲流通蓋重金湯之勢而於地利人和兩盡之矣國之保障永永是賴嗣爲政者所當知也可無書乎

翰林待制柳公墓表

公諱貫字道傳姓柳氏其先由魯季仕曾食采柳下因以爲姓子孫居河東者在唐爲官族宋南渡初有自解徙杭者生子曰森又自杭徙婺之浦江家於縣西烏蜀山歷四世至公之曾祖考諱蘊俱韜晦弗仕而寓迹於醫祖考諱補之迪功郎嘉興府崇德縣主簿考諱金忠翊郎高郵軍高郵縣令入皇朝以公貴贈奉訓大夫淮安路泗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浦江縣男妣俞氏追封浦江縣君公之生也外大父開門俞公夔暨泗州府君同擢右科進士第因命之曰貫義取兩文易而武貫於今文爲貫故公自署其名爲貫云公幼有異質穎悟過人嘗侍泗州府君謁神祠得旁人所遺金珠可直萬緡寄伺其人復置而還之泗州府君大驚知其器量不凡期以遠到卝歲遣受經於同郡金先生履祥即能究其旨趣而於微辭奥義多所發揮既又執弟子禮於同里方先生鳳吳先生思齊粵謝先生翱三先生隱者以風節行義相高間出於古文歌詩皆憂深思遠慷慨激烈卓然絕出於流俗清標雅韻人所瞻慕公亦與周旋日新月讀不自知其與之俱化也杭於宋爲故都向之宿儒遺老猶有存者公徧游其門無不折行輩與爲忘年交而與紫陽方先生回淮陰龔先生開南陽仇先生遠句章戴先生表元廬山牟先生應龍永康胡先生之純長孺兄弟交尤密往來咨叩無虛日凡學問之本末文獻源流歷歷如指諸掌發於論議言必有徵不徒事浮藻以追世好也諸公亦推挹喜爲之延譽由是名聞於一時初東平王公俣持使者節按察屬部大舉學政教官之備員充位者一切謝遣之更延致前代賢士大夫之老於文學者補其處於是泗州府君爲之起而主教於鄉邑公在侍側王公一見輒加器重亟稱薦之公年甫弱冠殊未有仕進意後十有餘年始以察舉爲江山縣學教

論又為昌國州學正江山乃川阻山窮處昌國
則邀碍雲海嶼間公不鄙夷其人所至日與
為士者數陳仁義道德之說人多化之用累考
赴選集於京師中書左丞張公思明首舍子弟
來就學達官大人得公文皆奇其才公例當教
授一州用舊者特授湖廣等處儒學副提舉未
上改擢國子助教陞將仕佐郎由助教為博士
轉將仕郎前後在弟子列者千餘人業成而仕
後多知名遷徵事郎太常博士時方承平稽古
禮文之事次第舉遇有所討論公援據詳洽

權古今之宜而為之折衷廷議莫不服其精當
沅州歲貢包茅四十匭茅輕用樁多致覆溺公
請附以他貢物鎮其舟至今以為便勅戚大臣
請諡者數十家文移山積久格不行公悉為考
行易名以上凡三月而畢臨江守李侯偁為部
使者所劾他使者力辯其誣後終於大官當得
諡其家求於謚議中毋及臨江事公曰著其事
所以白其非辜安可沒乎其子乃歎服柄國者
欲以其祖配食孔子廟衆莫敢忤公獨毅然持
不可而止有神降于洛郡長吏列上儀曹乞加

封爵公以為神姦能誑民不治將為亂宜下所
部禁戢之儀曹移本郡如公言監察御史馬公
祖常薦公才任風憲尋陞上皆不報正外以文
林郎為江西等處儒學提舉視事伊始吏循舊
凡以例巻進歲為米八十石公斥去之發米莫
有敢追纂其弊者龍興郡學久廢公為新其棟
宇聘名儒為學者師士風以之復振道士作廟
壓故學地東湖書院田為僧所據者三百二十
畝悉奪而歸之他書院不籍於官者無慮數十
萬設主領一員司其金穀之出納公命勿設而

以其事分隷所在學官豐城尸教席者不任職
士子因摘其短長交攻互訐公析以片言而各
當其罪莫不心服修漢先賢徐孺子墓立宋高
士蘇雲卿祠古碑碣所紀有關於名教者必訪
求而重刻之苟可以扶世導民者無不為也南
康倉吏坐飛粮株連逮繫百餘人公被行省及
憲府檄讞其獄鉤摘隱伏而得其情所平反甚
衆人咸服其長於政事秩滿而歸杜門不出者
十有餘年自號烏蜀山人名其齋曰靜儉室廬
僅庇風雨饘粥時或不給處之裕如若將終身

焉今天子更化之初登用儒雅而中朝諸老多
已凋落近臣以公名聞于上乃以翰林待制承
務郎兼國史院編脩官起公於家公惕然出見
使者退謂人曰吾老矣忝列職禁林儻緣次對
而擭陳堯舜之道以裨聖政之萬一豈非幸歟
會有詔復行貢舉法留公文衡於鄉闈竣事乃
行到官僅七閱月儀以疾卒于寓舍至正二年
十一月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三省臺院監皆來
致賻集賢吳大學士直今國子吳博士師道并
教鄉曲之義共經紀其喪事靈輀南還諸公引

紼陳奠於都門之外道路之人咸爲咨嗟隕涕
夫人盛氏累封浦江縣君前公十二年卒以三
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合葬于縣西通化鄉荊山
之原子男三人長尚次同次因孫男三人柜頻
穆秬早夭頡以父命用公廕入官未調女一人
公氣韻沈默局量堅凝平居未嘗見其疾言遽
色雖有桀驁者亦皆望之而意銷孝友本乎天
性篤實出後外家俞氏遇之恩意彌篤讀書博
覽強記自經史百氏至於國家之典章故實兵
刑律曆數術方技異教外書靡所不通故其文

涵肆演迤舂容紆餘才完而氣充事詳而詞覈
蔚然成一家言老不廢詩視少作尤古硬奇逸
而意味淵永後學之士爭傳誦之工篆籀楷法
善鑒定古彝器書畫而別其真贋晚益沈潛於
理學以爲歸宿之地焉所著書有近思録廣輯
三卷字系二卷金石竹帛遺文若干卷烏蜀山
房類藁二十卷公之葬也御史中丞張公起巖
以居胄監特夙有同寮之雅故既爲之銘納壙
中自等俊奉門人宋濂之狀屬濬爲之表揭于
冢上濬與公居同郡學同志辱游於公最久知

公爲最深所以圖公於不朽者濬之責也是用
弗讓書而授之碑刻焉其辭曰神居河東爲唐
望公從宋南遷再世外官公生其季遂今盛際
以文易武承考之意延祐初元朝多俊賢公游
其間翺翔後先于于而來列于庶位詩書禮樂
孰非吾事由中而外退也委蛇遺世獨立一紀
于玆國之老成日益淪謝鋒車在門公不俟駕
有懷欲陳堯舜吾君輪當次對乃以訃聞乘化
而歸公乎奚憾士林盡傷失其一鑑斯文未喪
典刑具存表以石章刻在墓門

張子長墓表

上即位之十一年分命儒臣纂脩遼金宋三史今師相以監脩國史領都總裁既進擬校權遺逸之士四人以兩院次對之職俾秉筆削仍奏辟子長為本府長史使者奉驛券行四千里來得子長於金華山中力辭不拜四方之士莫不高其風後五年由命史臣纂脩本朝后妃功臣傳於是山林特起之彥皆正除入館俾預討論子長名在五人之列以翰林脩撰儒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名復避不就使者有嚴

不得已為之起行至武林驛卒辭而歸士益以是高之子長之才之美遇絕人遠甚其無媿於前脩可傳於來世者既不在彼而在此也子長姓張氏樞其名子長其字幼聰慧爽朗受教於父屏巖先生而外家潘氏蓄書數萬卷金石遺文千餘卷子長盡取而讀之過目輒不忘且能通其大意年十四五辭筆成章頃刻數千言嘗作小臣策擬宋高宗詔譏事讎而追為之定復兩宮之計以為當時柄臣實姦莫有知出此者時前代遺老多尚存無不降歎弱齡益自愛重

杜門不妄出顧易視當世直欲方駕於古人同郡之士與之交者可以縷數暇日寓情巵酒意氣豁然視餘子蔑如也海內賢士及名卿才大夫至於是邦皆以得見為幸或問以古今沿革政治得失咸縈告之宇宙之分合禮樂之廢興以至帝號官名歲月後先皆無所脫誤每及一人則其世系閥閱與才質之良窳歷歷如指諸掌論事後當成敗不旋踵皆驗初東萊呂成公倡道於婺不幸天不假以年故婺之言性理悉本於紫陽朱文公由文公五傳為白雲許先生

子長少先生二十二歲先生偶見之漫叩以漢高帝何以取天下輒應口而對出入經傳貫穿鉤引語蟬聯不能休先生大奇之閱數日子長以書上謁先生答書勗之以正道期之以大成子長請執弟子列先生不可始終以朋友待之自是子長益斂華蓄銳趨於平實學日以粹其能不失乎進退之正者學力所至也凡為文務推明經史以扶翼教道不善作凋琢侈靡諂詖戲豫放浪無實之言謂學春秋者必始於三傳而其義例互有不同乃辯析其是非會通其歸

趣余以儒先之說裁以至當之論爲三傳歸一
義三十卷又謂啖氏於春秋卓然有見於千載
之下而陸氏繼之所纂春秋微旨以朱墨別三
傳之當否歲久漫滅寖失其真乃重加考訂爲
三傳朱墨本若干卷言有未周意有未暢則出
新義以補之金之趙儒大學敬先生有春秋備
忘久未及行於世暨入國朝先生之諸孫公儼
以意節東萊於婺棄其藁請子長爲之校讐乃
因近臣以聞而刻焉謂三國之正閏罔不待辯
自古國必有號亦必從其實而書之漢之爲漢

未嘗稱蜀陳壽欲帝魏而以晉承其統遂以蜀
易漢抑此所以伸彼也壽又獲罪於諸葛武侯
而壽又爲武侯子瞻所辱故於武侯之戰功偉
烈多畧弗著而武侯再捷司馬懿亦沒而不及
內以報私忿外以爲時諱也譙周壽之所師力
贊後主納款於魏責降覆國壽不以爲非反善
其策餘所書往往類是乃糾其紕繆之害義正
其繁簡之失宜爲判定三國志六十五卷又別
撰漢本紀列傳附以魏吳載紀爲續後漢書七
十三卷三國之臣有能致節於其君者舊史或

諱不書或書而失其實或僅見於異代之史皆
爲改定而於漢事必備載以詳正統或一事數
說必參訂使歸于一是非疑似抑揚予奪咸有
論著繫于各篇之後名曰訓志經筵檢討危君
素言子長是書立義精審可資勸講朝廷爲下
本郡取而上之宣文閣藏焉它所著有林下竊
議一卷曲江張公年譜一卷謂宋之亡也將相
群臣伏節死義者固已有傳在史氏早官下士
吏卒女婦之死者多史所弗錄乃詢諸故老旁
采稗官得若干人爲宋季逸事若干卷平昔所

作歌詩箴銘贊頌碑記序說誌狀之屬吾敝帚
緝若干卷其言閎深浩博而峻厲潔清援据精
切而論議純正尤長於叙事而扶善遏惡率能
使人有所感發懲創至於微辭奧義又有未易
以淺窺者大抵其文主於氣氣命於志志立於
學故言無所苟出處之際無不克踐其言江西
鄉闈嘗奉書幣迎致子長司其文衡迄其幣而
卻其請蓋瑒屋之文非子長之所謂文也子長
之先占籍臨海唐乾寧間避地來徙遂爲婺之
東陽人宋末稍有出而仕者曾祖日新承節郎

祖灰諒迪功郎父觀光昇龢先生也娶金華潘
氏又自東陽徙家金華先生少游太學德祐納
士從三宮北上用執政薦授婺州路儒學教授
階將仕郎仍刻印以爺之婺歸皇朝之後有學
自先生始在官十年武調紹興路平準行用庫
大使循新例換將仕佐郎以母老不赴遂弗仕
家食者垂四十年而卒子長生於至元二十九
年二月二十五日卒於至正八年八月四日享
年五十有七娶王氏既不克終事子長故子長
無子爲之後者長曰燧李氏出之子也次曰然

族人之子也以十年十有二月九日葬子長柩
葬于金華縣菭理鄉信義里許先生之歿以其
子元屬於子長元欲師事之而子長則以先生
之待已者待愚子長之葬元既狀其行實之詳
乞銘於危君且求滑撫其大者表于墓隧先是
浙東部使者文薦子長章九上俱未報逐論撰
之命下滑適承之北扉法當歲舉守令一人因
以子長應詔建議以子長累徵不應重於勞以
州縣之事遂格不行子長平生大節非獨爲士
者知之宰執大臣亦知之矣夫既有以信於今

不可無以貽於後元所以汲汲焉爲之圖其不
朽也後漢史稱樊英初被詔命僉以爲必不降
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爲失望豈
不以其名最高故其毀最甚乎蓋名者衆人之
所忌君子之所避也嗚呼子長明炳幾先熏不
自焚膏不自煎以保其身以歸夫全松柏九九
清風凜然後今千年過者式焉

方齋銘

鄱陽胡君以方齋扁讀書之室而俾其子孟孝
徵銘爲之銘曰與之方輪以圓而相資鑿之方

枘以圓而相逆天下之方盡於五寸之矩所不
能盡者物情之不齊是故君子方以正己之度
圓以任物之宜去至靜以爲德不自毀于腨隨
匪惡圓而喜方諒所秉之莫移爾息爾藏矩範
在茲無矜而名尚克蹈之

金華文統卷第六

全華文統卷第七

吳萊

字立夫浦江人任元以春秋舉上禮部不利退而授徒著書卒其徒私謚稱淵穎先生

與黃朗遠第一書論日夜食

頃見穀梁春秋遠夫有日夜食之辨及觀劉氏權衡亦謂春秋據見而錄不應書日夜食何休難之得矣鄭康成強為文過耳予嘗考之日月之贏縮有常度則日月之薄蝕者候之亦且

有常聖人之作春秋所以宣明曆數而示諸人者固不能必日之不夜食也莊之十有八年三月日食上不著日辰下不稱晦朔是則穀梁求所以解經是以知日之有夜食鄭君知所以驗日之有夜食以故寧分穀梁之過而不辭古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世脩其業以攻其術孔子為春秋之故亦脩殷之故曆夫曆春秋之所重也後之儒者或造家術或用黃帝以來諸曆必先推考日食以驗春秋何則日之行也有中道月之行也有南北九行當其晦朔之交或食淺或食深或頻月迭食或曠歲不食是皆後世善筭者所能及也何休難曰春秋書日食不言月食日者因其無形也故闕其疑何緣以夜食書乎予嘗推鄭君之說知日之必有夜食言乎前月之晦日入夕矣言乎次月之朔日出而已虧傷蓋天之晝夜以日之出入為分人之晝夜以天之昏明為節此傳所謂因王者之朝日而後見日之有虧傷也今而曰一日一夜合為一日日始出而虧傷未究是謂食也如或不見其虧傷則可謂夜食耳夫自周天三百六十五

度有畸者而論之天半運而舒日月則內轉而縮日一日一夜一周天時在天為不及一度若月已不及十三度有畸以日之速用月之遲退以及之一月之間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日月一會是則二十九日少半日也天運之參差不齊日食之在晝在夜不可以一定論也必以日之始出則為晝食日之既沒夜行地下則將不得為夜食乎徐邈曰日夜食

星說曰以為光者也世之登泰山者夜半觀海出日入世之閭閻猶故比於

此而或食謂之朔食可失晝食未可也又安得
不曰夜食乎予嘗遠徵前代魏永安二年十月
己酉日食也下虧從西南角起近據宋世淳熙
十二年九月望太史言月食在夜新曆楊忠輔
言月食在晝慶元四年九月朔太史言日食在
晝草澤陳大猷言日食且在夜月猶有晝食又
況殷說已有日夜食之傳乎夫曆本春秋之所
重者也今而曰孔子從周何嘗考殷曆設考之
矣今論語家語禮記中庸皆又見也雖然論語
所纂詩書禮樂皆嘗討論摘奧一語及春秋將
謂春秋非孔子作可乎襄之二十有八年書春
無冰哀之十有二年書冬十有二月螽不宜有
螽而有螽可以有冰而無冰是二者仲尼或指
以為司曆之過魯曆差矣則殷曆庸有不考者
乎今而又曰杜元凱嘗用劉歆三統曆著春秋
長曆亦不曾因推長曆言日夜食雖然元凱長
曆晦朔參差甲乙舛錯委曲從傳反謂經必有
誤是雖未始明言日食之在夜吾以天運考之
則必知日之有夜食不敢謂聖經之必無也抑
長曆併考古今十曆乃知三統最疏固不肯因
而用之以著長曆長曆大衍劉洪乾象曆耳乾
象斗分細故不可通於古殷曆斗分粗故不可
通於今姜岌有是言也庸詎知春秋不用殷曆
乎今而又曰自堯以來因日之出納為晝夜若
日出而已虧傷便是晝食不必言夜是故旦則
驗日初昏則驗星此說善矣然聖人之作春秋
所以宣明曆數而示諸人者將不復以日月薄
蝕之故而後定也不然則固不能必日之不夜
食也嗚呼天文曆數之學不易言矣聖人之占
天也有可以度數求者有不可以度數求者而
其理固自行乎其間又豈得以吾耳目之所及
者而遽定也哉然今曰日夜食經本無明文惟
見於穀梁子穀梁子魯學也至漢鄭君信之晉
范甯又信之今之世學者主胡氏胡氏亦信之
予固不敢以不信也然則吾明遠之所舉云者
蹄之不信而惟何休劉歆之緒論是徵故又敢
始終辨之

與黃明遠第三書論樂雜說

昨出古詩考録自漢魏以下迄于陳隋之間千
有餘年正聲微茫雅韻廢絶未有慨然致者于

古學者但所言樂家所採者爲樂府不爲樂家所採者爲古詩遂合樂府古詩爲一通以定作詩之法不無疑焉竊意古者樂府之說樂家未必專取其辭特以其聲爲主聲之徐者爲本疾者爲辭辭者何樂之將徹聲必疾猶今所謂闋也漢書云樂家有制氏以雅樂世世在大樂官第能識其鏗鼓鏗鏘而已不能言其義此則豈無其辭乎辭者特聲之寓耳故雖不究其義獨存其聲也漢初因秦雅人以制樂韶爲文始武爲五行房中有壽人壽人後易名安世其辭十

有九章乃出於唐山夫人之手文始五行有聲無辭後世又皆變名易服以示不相沿襲其聲實不全殊也及武帝定郊祀立樂府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作爲詩賦又採秦楚燕代之謳使李延年稍協律呂以合八音之調如以辭而已矣何待協哉必其聲與樂家牴牾者多然孝惠二年夏侯寬已爲樂府令則樂府之立又未必始於武帝也豈武帝之世特爲新聲不用舊樂耶自漢世古辭號爲樂府沈約樂志王僧虔技錄則具載其辭後世已不能悉得其聲矣虞魏

以降大樂官一皆職隸爲之魏三祖所作及夫歌章古調率在江左雖若淫哇綺靡猶或從容閒雅有士君子之風隋文聽之以爲華夏正聲當時所有者六十四曲及鞞鐸巾拂等四舞皆存唐長安中工技漸缺其能合于管絃去吳音浸遠議者謂宜取之吳人使之傳習開元以後北方歌工僅能歌其一曲耳時俗所知多西京龜茲樂倘其辭之倫缺來亦止存一曲豈其聲之散漫也爲不可復知耶柰何後世擬古之作曾不能倚其聲以製其辭而徒欲以其辭勝齊

梁之際一切見之新辭無復古意至於唐世又以古體爲今體宮中樂河滿子特五言而四句耳豈果論其聲耶他若朱鷺雉子班等曲古者以爲標題下則著述別事今返形容二禽之美以爲辭果論其聲則已不及乎漢世兒童巷陌之相和者矣尚何以樂府爲哉傳有之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蓋詩之與樂固爲二事詩以其辭言者也樂府以其聲言者也今則欲毀樂府而盡爲古詩以謂既不能歌徒與古詩均耳殆不可令樂府從此而遂廢也又聞學琴者言琴

操多出乎楚漢或有聲無辭其意輙高遠可喜而有辭者文不逮是則樂家未必專取其辭而特以其聲為主者又明矣嘻今之言樂府者得無類越人之歌而楚人之說乎昔者鄂君子晳之泛舟新波之中也榜枻越人歌之曰濫兮抃草濫予昌枑澤予昌州州𩜱州焉乎秦胥胥縵予乎昭澶秦踰滲惿隨河湖鄂君子晳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為我楚說之乃召越譯而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搴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

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其聲則越其辭則楚楚越之相去也不遠猶不能辨又況自今距古千有餘年而欲究其孰非孰是不亦難乎昔唐史臣吳兢有樂府解題近世莆田鄭樵又為樂府正聲遺聲然性愛奇卒無所去取兢則列叙古樂而復引吳均輩新曲均豈可與漢魏比倫哉若樵又以天時人事鳥獸草木各附其類無時世先後而欲以當聖人所删之逸詩是亦無異乎文中子之續詩也今欲一定作詩之法且以考古自名古樂府之名不可以不存存之則其辭是也擬之則其聲非也不然吾願以李杜為法太白有樂府又必摹擬古人已成之所要之或其聲之有似者少陵則不聞有樂府矣幸悉以教我毋多讓焉

張氏大樂玄機賦論後題

鄉予北遊京師太常所用樂本大晟之遺法也自東都不守樂氏奏其樂器北還燕都燕都喪亂又徙汴汴梁既沒而東平嚴侯獨得其故樂部入國有旨徵樂東平太常徐公遂典樂向日月山、祭觀乃譜宮縣登歌文武二舞

令舊工教習以備大祀故今樂戶子孫猶世籍河汴間僅能隸其鍾鼓筦籥不復能究其義矣予因考求前代雅樂自私現以下更六七鉅公而議論莫之有定竊日之宮縣者本謂樂和晉末幾特俠已改籌或云樂失之清或云樂過於濁樂工者卒且深厭其爐鞴鼓鑄之勞則或自取其樂之協諧和銅齊以濟之當軒臨試雖以老師宿儒終不能必悟其銅齊之輕重而能論其銅律之清濁也迨夫崇寧之世魏漢津乃以蜀一縣卒為造大晟樂府遂頒其樂書於天下

盖謂古之制樂者惟黃帝夏禹得樂之正何則
聖主之禀賦上與天地陰陽為一體聲則為律
身則為度故夫黃帝夏禹之制樂實自其身而
得之臣今請以聖主中指三節三寸定黃鍾之
律中指之徑圍又即淥而定為度量權衡樂以
是制則臣將見其合天地之正備陰陽之和而
得夫金石清濁之宜矣當是時惟丞相蔡京最
神其說先鑄帝鼐八鼎復造金石鍾簴雕殘刻
鏤盖極後世之選已然以崇寧之指尺既長而
樂律遂高雖漢津亦自知之嘗私謂其弟子任

宗堯曰樂律高北方玄黿水又溢出律高則聲
過哀而國亂水溢出則國有變而竟至於是
不久矣嗚呼漢津所制豈復有加於和峴以下
諸人所論之樂哉然且至今沿襲相承未聞有
所改作樂殊不可以草創苟且而遽定也雖然
崇寧之樂亦可議矣盖古之論樂者一曰古雅
樂二曰俗部樂三曰胡部樂古雅樂更秦亂而
廢漢世惟采荊楚燕代之謳稍協律吕以合八
音之調不復古矣晉宋六代以降南朝之樂多
用吳音北國之樂僅襲夷虜及隋平江左魏三

祖清商等樂存者什四世謂為華夏正聲盖俗
樂也至是沛國公鄭譯復因龜茲入白蘇祇婆
善胡琵琶而翻七調遂以制樂故今樂家猶有
大石小石大食般涉等調大石等國本在西域
而般涉即是般瞻華言羽聲隋人且以是為太
簇羽矣由是觀之漢世徒以俗樂定雅樂隋氏
以來則復悉以胡樂定雅樂唐至玄宗胡部坐
俗部立樂工肄樂坐技不通然後發為立技立
技不精然後使教雅樂天下後世卒不復知有
古雅樂一二聲矣自唐歷宋大抵皆然是猶未

能究夫樂律之元而徒拳拳於黍尺指尺之間
異及乎大晟樂府之立吾殆未知其尚有胡俗
之雜耶抑果雅樂之正也夫以雅樂平淡而聲
緩胡俗繁碎而聲急今大晟之樂律太高樂聲
急矣當大晟樂書之行教坊色長張俣曾製大
樂玄機賦論七音六十律八十四調本不脫乎
龜茲白蘇祇婆之舊正行四十大曲常行小令
四部絃管猶或尚循乎大唐五代黎園法曲之
遺此非胡俗之雜行者乎宜雅樂之未易遽復
也然吾就俣之所學嘗謂樂工肄樂先須通遼

預記巧妙斡旋復窮十載曉夜之思而務諳前人格範之正固不可以草茅無識而輕議樂又況漢律蜀一黥卒稍窺范景仁司馬君實之議論而且得與夫黃帝夏禹配食於樂成之廟尚可至今沿襲而不變耶於乎誠以世之通音曉律者或少也夫何天下四方之所尚皆俗伎樂率多輕僄剽殺嘽吹繼肆前緩後驟不中音節宂則倡優雜劇類且青紅塗抹子女雜擾導淫教媟不得禁止然以胡俗之樂音節不中則聲氣淺浮而日趨於薄倡優之伎禁止不行則風

俗流蕩而不知所返此雖小節所繫甚大漢諺有云宮中好高髻城中高一尺宮中好長袖城中全匹帛意者朝廷合議先正雅樂然後天下四方悉更胡俗一部之不正者悉歸於正而後止殆不可視是為千古之絕學也然古者律曆二事更相為用太史郭公一嘗定曆誠曠世所未有予謂宜依古法緹室葭灰隨月候氣天地之中氣既應則鍾律之中聲當無有不應者要在久而後驗樂殊不可以草創苟且而遽定也嗚呼崇寧之樂亦可變矣吾又安得夫伶倫榮援之徒而與之共論樂哉

會稽傅氏夏小正注後序

夏小正本古書殘缺近會稽傅崧卿頗就大戴禮校讐刊注刻在會稽學宮蓋昔孔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杞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說者則謂夏時夏小正也聖人嘗春秋之世每告顏淵以王者百世通行之道首曰行夏之時殆取其歲時之正政事之善也此豈衆謂夏小正之一書哉周公之時訓呂不韋之月令類若一本於夏小正而又加詳漢魏以降嘗建讀時

令之官凡以夏為周公之典世宜守之而不敢有違故也後世儒者乃欲舉時訓月令而盡黜之且曰天時之運行有常而王政之設施者無常起居號令慶賞刑威惟其所值而即行之誠不可以非時而暫廢苟不即行而暫廢則天下多滯事矣予試論之天之與人一理與氣而已蓋惟理常為主而氣之所運一屈一伸一開一闔暑焉而土山焦爍寒焉而川澤凝冱天下肖翹蝝蠕根荄浮生之物無不熏蒸融液周流交灌而舉不得逃焉理固在是也聖人之所以為

人每全其理之所賦而又順其氣以行不敢少逆因時制法按月布政春夏陽舒而賞慶行秋冬陰慘而刑威作是皆悉本乎天之一屈一伸一開一闔而固非我有作爲於其間萬一有逆乎此而天道遽爲之變一言之發與其休協一事之動與其咎應春秋洪範家類能言之而後儒或譏其迂者此猶鬻謂時訓月令之可盡黜者也嗚呼夏禹周公之典不幾於遼逆矣乎夫夏后氏之政典嘗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然所謂先時不及時者豈有它哉春養

孤子秋食耆老每事不敢有違其時若是謂經制盛夏非行師之期而出師窮冬非肆眚之日而肆赦則是一時之所值有不容不舉其事於是謂權衡自天道而觀雷霆霜雪一切各以時至者則理之常不以其時至者則氣或有以致之而理則非常聖人之典亦道其常者而已矣今而曰天時之運行有常而王政之設施者無常起居號令慶賞刑威惟其所值而即行之誠不可以非時而暫廢是徒苟用乎一時之權術而終不得乎王者之經制且夏禹周公之世因時制法按月布政天下亦何嘗多滯事哉爲此說者殆不究乎天人之一致而務欲裂而二之者也然而古者聖人之道與天地之化相爲流通泊然而神明內居宵然而氣化外變是故冬而振雷夏而造冰宜若或違於天而天固不能違之此不可以一槩論也自惟聖人知其理之若是而必道其常以垂世立教陽氣一通則鑽燧出火陰氣一斂則禁室藏冰觀其所以彌綸匡贊節宣調變於天地陰陽之間者豈爲無所用其心哉達賢君子治其一身且順天地四

時之變調其居處節其飲食禁其嗜欲適其志意一國之政譬之治身則又大矣傳不云乎周歲多燠秦年多寒是特悖乎夏禹周公之典或流於舒縱遲緩或陷於嚴酷刻深而不自覺焉者也由此觀之孔子嘗有取於夏時者天時與王政相參王政得則天道自應後世儒者乃欲舉時訓月令而盡黜之則先聖人不謂其歲時之正不謂其政令之善哉嗚呼此亦不得其說矣

讀唐太宗帝範

初恩太宗帝範二卷十有二篇太宗嘗手撰以
教太子五代喪亂書有錄而逸闕暨今上征雲
南楚夷始出以獻而舊十有二篇復完予聞古
今欲治之主不世出嘗必立爲治天下之法使
其後嗣子孫有以世守之而不敢失遂不幸而
一旦出庸懦弱之君或繼其後亦得有所扶持
憑藉不至於甚亂而僅存也雖三代聖人制基
垂統立經陳紀而務欲定爲法度典章者然亦
不過數傳則已自棄其先祖之訓覆國敗家接
踵而有夏之太康商之帝甲武乙周之幽厲宜

若無異於漢唐之季世然猶幸賴其法度典章
之粗然播於宗廟布在有司賢聖之君繼有赫
然而振起者有此具也自是以來漢承秦亂而
高祖立漢家之法唐受隋亂而太宗設唐室之
制嗚呼漢法遠矣蓋推唐制傳之未久而天下
多事夷狄侵叛藩鎮跋扈盜賊相挺而起莫之
能取此其故何哉當隋氏大壞太宗始銳然盡
平天下於盜手即議立國法粉飾朝章誠欲創
垂基業於前而特垂其統緒於後使後嗣子孫
得以繼續而行且將有恃於此而不害於無所

守者是故職官之任定以常員師徒之備設以
府衛用以授田則口分世業之法均度以斂財
役民則田租身庸戶調之制不紊自古者聖賢
之道不作而一切覇強苟簡之術用太宗乃能
慨然庶幾乎先王仁義之意而務成貞觀二十
餘年治平之功自漢以來可謂古今欲治不世
出之主矣然而太宗每知太子之仁孝慈懦恐
不足以任國而僅述古昔聖賢之遺訓帝王之
常法強而教之謂爲帝範及至太子即位曾不
幾時內則惑於嬖后外則斥逐賢相則夫天下

國家紛紜變故之迭至曾不可以思患而預防
者卒至於易姓改號殺戮宗姓而後已然猶幸
其有所扶持憑藉且不至於甚亂而僅存者賴
有法也惜乎當時太宗立法之際身教則從言
教則訟每求其所以致然者自其法度典章之
中或不能自免其瑕釁間隙之可議書有之曰
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
以正罔缺太宗之爲治無乃文謨武烈一本於
正又能無缺者豈或猶可憾者邪何則太宗親
定宇內蓋因隋氏高麗喪師之後而得之自其

即位滅突厥頡利延陀西制高昌徙其種人編
置沿邊州郡而蕩然無有蕃漢內外之防及其
晚年又且東征高麗瀕死而弗已是雖高宗之
慈懦猶襲其故添異乎漢孝元之議罷珠崖者
降及數世而明皇繼之君臣宴安邊隙數動至
竭天下之兵委之西北付以藩臣中國空虛大
盜承之而遂起由是天下多故藩鎮犖錯奚契
丹深入河北吐蕃回鶻連陷春隴震驚都邑師
徒撓敗土境日蹙而唐室之號令所及曾不出
淮浙巴蜀數十郡地而遂已職官之任師徒之

備授田之法欽則役民之制大抵悉改於其舊
此豈非當世邊境用兵之或過遂致蔓延於中
國而不少熄哉然以唐之子孫昏庸懦弱或危
或微下絕若綫是雖太宗之法守之有未盡皆
得以扶持憑藉不至於甚亂而僅存誠求其所
以致是亦由太宗平日貪勝好名之過瑕釁間
隙實有以先開其源而漸熾其禍是則太宗前
嘗包括四海指麾群夷適足以為當今否已和
親敗軍郡境之効不可救已夫然故唐之一代
天下之致治莫如太宗天下之致亂亦或自於

太宗而後世議者不之覺也嗚呼予觀太宗之
志嘗欲法三代欲行周禮遂紬封德彝之說而
專用魏徵之仁義貞觀之治夫豈近世所可遽
及使其當時立法之際而其身之所得者一本
於正無復可議則雖三代聖人創基垂統立經
陳紀之道何異於是然而太宗終以不能企及
者是亦貪勝好名之一過也詎不信夫

右陵先生倪氏雜著序

自東都文獻之餘天下士大夫之學且超於南
或推皇帝王霸之略或談道德性命之理彬彬

然一時人材學術之盛不可勝紀蓋東萊呂公
本其伊洛義理之學且精於史永康陳公同父
方與之上下頡頏其議論而獨貴於事功夫以
國家兵戈離竹之久王業偏安人心不固紀綱
廢壞風俗蕩焉而失防意將自有酌古準今知
時識務之士椎豪智勇闓爽穎茂而出於其間
或者猶慮其占方新病之不能以救亟也當此
之時同父嘗陳征討大計右陵倪先生亦嘗先
後同父草書萬言欲以兵載自效不下同父然
同父因其才力氣岸之豪中陷於罪釁至老幾

得高第終以不得馳騁於中原而遂至淪没先
生方自以其學勝亦且不能於鄉里至以罪廢
逃竄蹤故雖有志焉而終以窮蹙而老死蓋予
每覩先生之書則爲之悅然喪沮而不能自已
先生嘗本其兵戰之所自出備知天下山川險
要戶口虛實者爲輿地會元四十卷又推古今
華夷內外境土徼塞之遠近繪以爲圖張之屋
壁而預定其計策逆料其戰守者不一而足是
將願治爲當世有用之學而不欲謹爲儒者陳
腐無實之空言當時之士惟同父爲能知之先

生亦惟寄示同父而不遑以示及若也然使先
生之志且與同父獲用於世天下之兵將巢蟻
聚聯勇旅未可知必也入心國論之既定于一
力守東南以爲保障卑意西北以謀進討江淮
襄漢日以寧謐秦鳳隴蜀之間遺民襁負義士
壼簞尚不爲無補於萬一者是則後世所以深
有取乎樂毅之常生而重恨曹蜍之淹淹待盡
也矣自南北分裂士之學者方守其一隅而焉
跡之所被者卒不能以徧歷黃河之源出於崑
崙黑水之流瀉於南海而近世地理之家茫無
據依遂相億度蓋今海內混一重譯萬里黃河
自星宿海發源歷九度河而後北會於臨洮積
石之西黑水復洄其西界而徑趨於滇越之外
竟若可以燭照而類計者譬如談天文者每以
洛陽居天地之中然而南至北景北踰鐵勤斗
極出沒高下之度殊不可以常度準又豈得徒
溺乎羲和渾天之器而獨不少究乎周髀句股
之法哉是故先生輿地會元之書茲既不能以
復見至於華夷內外境土徼塞之圖則猶未免
乎參差矛盾而未盡善者此殆古今祖述編類

之一疵也雖然先生之學誠可謂博而有用者
矣當呂公云亡先生臨書同父謂宜力學以紹
呂公後而同父咈然不悅是其一時人材學術
之盛卒不肯俯首以隨人下而欲自表表於世
自今觀之前輩老成凋喪俱盡新學小生鹵莽
末學是以一切隳於黃茅白葦而欲以爲同竊
其殘膏剩馥而不敢有異至其立言鉗口結舌
而無所發明臨事則亦玩時愒日偷懦憚事而
不足以赴其鼓舞作興之機者比皆見棄於先
生者也藉令先生之學本之以伊洛之義理而

又無貴乎永廉之事功則其所就且將不止於此雖然今之學者尚可及耶吾因未易以王道霸術之並行而遽少之也初武夷謝翱皐羽嘗因先生之書選爲一編今始得其全帙號曰雜著者觀之又嘗過其所居則山凋澤塞棟宇傾蕩蕪兒牧豎悲歌戲蹋猶能示其故墟而亦不能詳也况其所著之書耶嗚呼士無當世之功業而徒務於有言不至于此不極也是又古今文士著録藝文者之一歎也悲夫

唐律刪要序

予嘗讀唐律每患其繁雜難省故頗刪其要且務觀乎古今立法之淺深用刑之輕重又從而序論之曰夫古者先王之治人也以德而輔之以刑後世之治人也德則不足而惟刑辟之是用春秋傳所謂三代之衰然後制刑者也自戰國之世魏李悝始造法經商君受之以相秦及漢悉踵秦故歷代相因至唐則又承隋開皇之律是蓋唐律本隋漢律本秦其實一出於戰國李悝盜賊囚捕之緒餘而已不復二帝三王忠厚哀怛刑期無刑之本意矣然以秦之爲秦其焚先代之典籍坑儒士猜鷙强暴嚴戾刻深而誚天下學法令而師吏惟隋則亦庶幾近之而任法者也彼當秦之時孔子沒而異端起處士横議而說客妄售其所自爲術是非矛盾紛紛相勝然秦方遺仁恩尚首功而儒者又不文宜其一意任法用吏以爲治若夫隋氏之初江左齊梁貴遊靡代北周齊習蕃夷天下卒歸於一而風俗未淳朝廷議政之臣頗皆俗吏木蓋之徒苛刻煩碎未甚有紀故隋且惡其連篇風雲滿箧月露華而不實者而猶未嘗識夫儒者

之真亦宜其一意任法用吏以爲治矣予蓋曰言非禮義謂之自暴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秦則不知儒而不用非自暴歟隋則不知真儒而不得用非自棄歟逐殆秦之任法避暴於隋而隋之任律則猶襲秦之故智而或過焉者也夫以秦隋惟吏之是師法之是徇自謂其法律之密督責之峻可以肆其鉗制束縛之術於朝廷之上故嘗以一人伺許猜忌之心而盡疑天下至於衡石程書衛士傳餐而日有不給及觀其所以爲効秦則始皇東巡西狩而郡縣

之佚調不閑不足隋則文帝黎陽洛口倉庾豈盈而其役猶足以聚數百萬之盜賊而不盡誅可謂極其盛者雖然開皇之禍至有土崩瓦解之勢而一切諉爲鼠竊狗偷之盜而不欲聞曾不旋踵而二代之亡若出一轍是何德化之不足而刑辟之是用者遂致然哉然而漢以寬仁播秦法唐以仁義變隋律蓋欲一返乎秦隋之所爲是故漸仁摩義淪肌浹髓必也儒者爲能究之誠有不在乎俗吏持簿書急期會委筐篋者之所能測識此其創立國法粉飾朝章雖若有媿於二帝三王忠厚哀矜刑期無刑之本意至於後世杜張之深刻來侯之羅織戕勦民命傷殘國脈無所不至然猶幸其本根節目之正者尚足以維持調護乎天下之故而不極於亂於是馬鄭諸儒嘗以六律而章句之長孫無忌等十九人亦已因律文而作疏義或從或革或損或益且酌其中要非苟然而遂已者故漢嘗引經以斷獄而深得夫法律之本唐則每以書判拔萃取士則猶使之知有法律之實而不爲空言此殆儒者用世之功天下致治之效將萬

一本先王明刑弼教之餘而固非秦隋任法用吏之世可遽及也嗚呼古今立法之淺深用刑之輕重悉已具見乎此儒者何嘗不知吏而吏則不可不通儒尚德化者何嘗不任刑辟任刑辟則不可不務乎德化者也是蓋漢唐之所以得秦隋之所以失誠可爲後世之龜鑑矣

儉解

史有言周高祖儉昔高祖常服布袍寢布被詔天下庶民以上惟聽衣綢綿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九種餘悉禁之予謂高祖未嘗知儉未嘗知禁者也夫古之長民者欲齊其民於是因有異服之禁必使其衣服之不貳而從容有常然而齊王之衣裳節君之長纓舉國皆從而效之且至去衣裳斷長纓而後止高祖之意固是也乃以人主之至尊至貴布袍布被自同於庶民而矯誣於當世乎殊自元魏周齊之際其弊日奢民物虛耗高祖且欲以一儉率先天下使凡奢侈過度者皆有厲禁則國家之經費民庶之藏畜可以日趨於富盛而無有不足可謂善矣誠求其如王者之政是猶未得其本之說也夫

以天下九州之廣生齒之衆今之世去古遠甚然而國家經費之務常若不給民庶蓄藏之資亦或蕩然無所贏餘上固不容不以儉化其民而民亦當以儉而自化雖然未也當國初時始得河北即議宣課銀絹之數河南猶未下及下河南而江淮吳楚實爲財賦貢輸之淵藪猶未能肄度支命將出師運芻餽粟宜若晝夜馳驅民人困乏不能供億然亦未聞上下以是而不足天下一統六十餘載經費藏蓄兩無其實又何獨異乎國初之時哉夫漢自高帝富庶之餘

孝武承之而益以侈大東征西伐則有費修郊祀求神仙則有費興土木造宮室則有費巡游般樂則有費卒使言利用事之臣疲民蠹國海內空虛及其末年始欲務農重穀以救之亦幸而有此爾當今之世一遵祖宗之成法邊境無犬吠之警宮庭無丹雘之飾歲時常祀亦未始欲議封禪而虛務般游也然而山林藪澤土力之所產茶鹽酒醋民業之所資一皆日增月益絲分縷析而悉輸於上西域之羊馬雲南之氈蜀青郡之絲纊江淮之粳稻又皆取入於大府

而無所闕夫何大家亡資中戶破產小民斃曾無衣食之所國家上下終未得如文景之富庶豈或猶有類夫孝武之空虛者乎當是之時上欲常服布袍寢布被以一儉而化之且未能化又從而務明上下服色之禁自以爲高祖之良法善意復行於天下孰禁之哉譚大夫之詩曰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是故奢侈不法每形於上衿袖其恣日用於下人主不是之思乃欲自苦其身而往敎天下之俗且曰吾以一儉率先天下是墨子之道也墨子

之道豈聖人君子之所得爲哉吾故謂高祖未嘗知儉未嘗知禁者是猶未得其本之說也世之議者每究其本蓋曰國家經費之務必在於抑橫政而節用民庶藏蓄之資必在於務農事而重穀君民上下貴賤一體貧富相因戚之而民不徒於從化制之而民不徒於知禁者盡亦反其本矣昔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父老十三人勞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老田不租賜父老無徭役閭丘先獨不拜宣王怪之閭丘生曰臣聞大王來游宋勞大王願得所欲於大

王令大王賜臣田不租是金石廪空虛賜臣無從役是官府無使非臣所敢望也臣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爲吏平其法度春秋冬夏振之以時無煩擾百姓則臣可以少得所欲焉嗚呼自高祖之良法善意復行於天下又必實之以閭丘生之一言則天下郡縣之間選廉絀貪平法薄賦且將以是爲抑橫政修農事之本焉是謂知本是即孟子所謂無仁政不能平治天下者也是即吾所謂王者之政也作儉解以通之

春秋傳授譜序

春秋之道本於一離爲三家之傳又析而爲數十百家之學學日夥傳日鑿道益散天下後世豈或不有全經乎亦在其人而已矣自孔子没七十子言人人殊公穀自謂本之子夏最先出左氏又謂古學宜立諸老生從史文傳口說遞相授受彼此若矛盾然自是學一變主公羊者何休主穀梁者范甯主左氏服虔杜元凱或折已意或博采衆家蓋累數十萬言自是學再變公穀微左氏乃孤行不絶說者曾不求決於傳遂專意於訓詁注左則元凱河洛則服虔自是學二三繼間有一二欲考三家之短長列朱墨之同異力破前代專門之學以求復於聖人義理之極致咸曰唐啖趙氏自是學四變嗚呼言春秋者至於四變可以少定矣予嘗觀漢初傳公羊者先顯自胡毋子都而下得二十四人次傳穀梁自申培公而下得十五人今左氏本於國師劉歆未立博士故傳之尚少而東漢爲盛東漢以降學者分散師說離析非徒拾經而任傳甚則背傳而從訓詁曉曉讙咋靡然趨下矣學本非不同本非不一而末異乃若是此其[illegible][illegible]十三公之遺經悲千古之絶學發明三家之傳而去取之者誰歟然予悉得而譜是者四變之極也四變之極必有能反其初者喜啖趙氏蓋嘗有是志矣繼之者又誰歟古之人不云乎東海西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出焉此心同此理同也自其此心此理而論之古之人有與予同者乎不同者乎同者然乎不同者然乎此其没世而無聞者多矣顯焉者譜於此也蓋昔唐常衆微曾著九經師授

之譜且以識學者之無窮嗚呼人師難逢經師
易遇然今經師猶有不可得而遇見者矣則吾
是譜之作又豈徒在表微之微乎

春秋通旨後題

自宋李德安之潰有趙先生者北至燕燕趙之
問學者始百人嘗手出一二經傳及春秋
胡氏傳故今胡氏之說特盛行胡氏正傳三十
卷傳外又有總貫條例證據史傳之文二百餘
章子寧集之名曰春秋通旨輔傳而行當胡氏
傳春秋而光堯南渡父讐未報國步日蹙將相

大臣忘戰主和寖忘東京宮闕西京陵寢而不
顧者是故特假春秋之說進之經筵且見內夏
外夷若是之嚴主辱臣死若是之酷冀一悟主
聽則長淮不至於自畫江左不可以偏安此固
非後世學春秋之通論也然而胡氏傳文大槩
本諸程氏程氏門人李參所集程說須相出入
胡氏蓋多取之欲觀正傳文必先表之通旨故
曰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苟一以例觀則化
工與畫筆何異惟其隨事而變化則史外傳心
之要典聖人時中之大權因此之讀春秋者曾

能知之固不可以昔者歆向之學而異論矣趙
先生者諱復字仁甫國初南伐攻德安潰之仁
甫遭擄遇姚文獻公軍中文獻與言信奇士仁
甫方以國破家殘不欲北且漸死會夜月出仁
逃乃亟被髮躍馬號積尸間見其解髮脫屨仰
天呼泣蓋欲求至水裔而未死也文獻曉以徒
死無益乃還然後盡出程朱性理等書及諸經
傳故今文獻與許文正公遂為當代儒宗仁甫
為有以發之也先正有云世之去聖日遠故學
者推傳經最難仁甫當天下擾攘之際乃能盡

發先儒傳疏以傳之不亦難乎上在潛邸嘗召
見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父母國也
未有引他人之兵以伐父母者故仁甫雖在燕
又常有江漢之思誠若是則吾仁甫亦無愧于
胡傳之學矣

金華文統卷第七

金華文統卷第八

宋濂上

字景濂金華縣人嘗受學於聞人夢吉柳貫黄溍吳萊　洪武初應聘爲江南儒學提舉授經　東宮遷起居注總修元史歷陞翰林學士知　制誥至　太子贊善

郊祀慶成詩序

皇帝自登大寶主百神即有事于昊天上帝以仁祖淳皇帝配神作主于今五載弗懈益恭粤洪武壬子冬十一月辛酉長至日復邁其時前期丙辰　上御奉天殿集臣工于庭告以誓命戊午出宿齋宮有司灑掃反土鄉爲田燭各戒具修罔敢弗肅及期行事百辟卿士後先駿奔牲牷肥腯圭幣溫緻器用貴雅酒齊苾芬樂舞具舉升煙上聞　皇心內外質文兩盡上帝居歆福祿攸降既竣事禮部尚書陶凱工部尚書黄肅工部侍郎牛諒晉府參軍熊鼎磨勘司令吳雲兵部郎中劉崧工部主事周子諒秘書監丞陶誼晉府録事張孟堅吳府録事吳從善咸謂　皇帝升中于天國之大典幸際熙明與於執豆籩之列不可無篇什以紀慶成昭示萬世遂以唐詩星臨萬戶動月傍九霄多爲韻各賦詩一章而屬濂序之濂聞郊祀之禮始於有虞氏至周大備秦漢以來寖涉不經具惑於六天六帝之說莫之適從君國子民者亦罕能躬嚴祀事往往遣大臣攝之弗推　皇上壹據禮經而洗千古之陋每歲親升泰壇昭事上帝恪恭寅畏有赫其臨陰歆陽𩐨降甘風雨覃及寰宇物無疵癘行見鳳凰降而龜龍假矣聲歌之發茲非其時乎昔者周人之頌所謂昊天有成命者郊祀天地也思文者后稷配天也二詩辭氣奧密卒未易曉然非卜商之序揭其宏綱後世何自而明之羣公之什綏委而雅則整肅而舂豫足以美盛德形容而告於神明善言詩者謂其有得周人之微旨所可愧者濂非卜商之識僭序作者之意君子其謂斯何雖然一代之成憲後王之所取法者其大槩亦庶著見於間云

觀心亭記

昊天純祐九有民全以所覆畀我　大明皇帝執符御曆撥亂世而反之正化行仁流臻于泰

寧然猶孜孜夙夜敬惟厥德奉若天道赫如上
帝鑒臨乃洪武十年冬十月丙午朔復敕工曹
造觀心之亭于宮城上設甓爲墉塗以赭泥守
其闢坐前關彤戶越七日壬子落成上親幸焉
召臣濂語之曰人心虛靈乘氣機出入操而存
之爲難朕罔敢自暇自逸譬魚之在井雖未免
乎跳躑終不能度越範圍況有事於天地廟社
尤用祇惕致齋之日必端居亭中返視却聽上
契沖漠體道誠神凝一弗貳庶幾將事之際對
越在天洋洋乎臨其上卿爲朕記之傳示來裔

咸知朕志俾弗懈怠臣拜手稽首而揚言曰
書有之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
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曰誠曰敬曰仁皆中
心所具非由外鑠我也此心若存則動靜合道
建中保極之原清而弗擾庶績咸熙否則天飛
淵淪導乎若朽索之馭六馬雖欲從之而罔克
攸濟治忽之幾其始甚微不可不慎也欽惟
皇帝陛下法天啓運乾乾終日不遑暇食十有
五年大統斯集政平六和休祥屢應斯皆觀心
之明驗古先哲王相傳心法所謂精一執中之

訓亦不過此　聖子神孫必來取法當有不言
而喻者矣雖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願　陛
下存神內居常如亭中時則心與天爲一祥刑
敷政一出自天衍億萬年無疆之休亦永無疆
之聞不亦顯哉臣不佞既承　詔旨輒稽首書
而爲之記別有觀神亭與斯亭東西對峙其制
同其義亦無異云

皇明寶訓序

皇帝繼天出治御天歷服七締順度九圍牧寧
爰自　龍飛之初以迄今茲金匱之藏歲益月

增乃徇翰林詞臣之請纂修日曆以成　昭代
之盛典粵洪武癸丑之秋八月甲申　帝御東
黃閣召臣詹同臣樂韶鳳臣宋濂俾選海內文
學之士開局西華門內相與編摩成書而命臣
同臣濂爲之總裁九月壬寅臣等既蒞事發所
藏而繙閱之仰窺　神機睿斷遠猶辰告足以
明徵定保嘉惠邦家者充牣乎其間臣等因相
與言曰日曆之成藏諸天府人欲見之有不可
得者盍如太宗貞觀政要之書編集以傳詢謀
既同於是輯成四十類自敬天至制蠻夷爲

五卷總四萬五千五百餘言皆從記注之真不敢以己意輕為損益云臣等竊聞之自古開基創業之君其設心也弘其慮事也周一言一動皆可為天下後世法洛忽所繫為不輕所以大舜有勑天之誡武王有衣鑑之銘垂示于後炳若丹青歷代寶之用為大訓蓋慎之至也肆惟皇上恭膺天命經營四方康濟兆民壯日不足故凡戒飭臣工訓誓將士出經入史亹亹弗倦必欲使其心領神會而後已嗚呼日月之無私也容光其必照雨露之無私也百物無不潤焉 皇上法天而行穆穆無際恒恐一夫不被其澤故精神之所會訏謨之所定誠與虞夏商周之文相表裏非太宗所能企及此無他聖學緝熙內外一本於誠而太宗則飾之以詐術故也貞觀政要尚傳之於今則夫寶訓一書垂法於千萬世蓋無疑者非惟繼體守文之主所當朝夕誦詠以知創業之艱難而三事暨大夫誠能佩而行之亦可以盡安上治民之責矣

大明日曆序

洪武七年歲在甲寅夏五月朔日新脩大明日

曆成粤從 皇上興臨濠踐天位以至六年癸丑冬十有二月凡戒飭之諄複征伐之次第禮樂之沿革刑政之設施羣臣之功過四夷之朝貢莫不具載合一百卷藏諸金匱副以秘書甲寅以後則歲尋脩而續藏焉嗚呼惟天立辟惟辟奉天其能混合三光五嶽之氣者蓋可數也然挺生於南服而致一統華夷之盛自天開地闢以來惟 皇上為然其功高萬古一也元季繹騷奮起於民間以圖自全初無黃屋左纛之念繼閔生民塗炭始取土地於羣雄之手而安輯之較之於古若漢高帝其得國之正二也平生用兵百戰百勝未嘗推細以至繼天出治經綸大經皆由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仰受成筭而已其獨稟全智三也欽畏天地一動一靜森若神明在上及至郊祀存於心目有赫其臨甚至不敢仰視悳解小民復恐一夫不獲其所貪墨吏及豪黠之徒有加害者必威之以刑其敬天勤民四也后妃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事掃除之役此皆古昔所深患今絕無之其家

法之嚴五也兵戎國之大權悉歸之於　朝廷有事征伐則詔大帥佩將印領之暨旋則上章綏歸士卒單身還第其兵政有統六也嗚呼帝力難名度越前王不可以一二識也今日曆所書籌畧之運功業之著規摹之宏遠其本盖原於此矣然而史事甚重古稱直筆不溢美不隱惡務合乎天理人心之公無其事而曲書者固非也有其事而失書者尤非也况英明之主不世出而記注之官遝易不常無以究夫聖德之高深臣同暨濂幸獲日侍燕閒十有餘年知之

深故察之精察之精則其書也頗謂得其實而無愧茲因日曆成書謹揭其大要於首簡使他日脩實録者有所采摭庶幾傳信於千萬世也其總裁官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吏部尚書臣詹同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兼太子賛善大夫臣宋濂催纂官翰林侍講學士嘉議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臣樂韶鳳纂修官禮部員外郎臣吳伯宗翰林編脩臣朱右臣趙壎臣朱廉儒學教授臣徐一夔臣孫作布衣臣徐尊生其謄校寫則臣伯宗臣廉及鄉貢士臣黄昶國子生臣陳孟暘開局於六年九月四日歷二百六十有五日始訖事云

昭鑒録序

洪武六年二月癸卯朔　上召秦相府右傅臣文原吉翰林脩撰臣王僎國子博士臣李叔允助教臣朱復秦相府録事臣蔣子杰晉府紀善臣呂宗盛録事臣杜環燕府録事臣張雲翀吳府録事臣吳從善楚府録事臣王鏞靖江府録事臣宋善類集歷代諸王事實既受命乃取東

觀諸史相與研磨善與惡可為勸懲者咸采焉其文兼事迹則删取其大槩或有奢澀不執無復人理者輒棄而不收越二十有二日甲子書成繕寫為二卷臣原吉等詣闕投進仍請以六子賛善大夫臣宋濂為之序　上可其奏先是有詔禮部亦修是書前尚書臣陶凱今尚書臣牛諒主事臣張籌遂録為一卷上塵　乙夜之覽然二書義例本同無大相遠臣籌因會粹衆論合而為一承詔刻梓以傳名之曰昭鑒臣濂因得而序之臣濂欽惟　皇上既正天位即定

青宮衆建諸子爲王作鎮雄藩於是發自淵衷錫以寶訓凡藏戒之詳切禮儀之等第兵衛之出入與夫職制管𦁛法律供用之屬具録成書共一百一十有餘條然慮其文太繁前史之事可據以爲鑒戒者多於各條之下微著其綱而其目則悉載此書庶幾得以互見其爲　聖子神孫建萬世之丕基者可謂深且長矣於戲盛哉然代天理物者天子也佐天子謹藩制以杜盤石之宗者諸王也天子則元首諸王則手足是謂一體者也其可不同心而同德乎昔之賢

王有見於此敬以脩身禮以齊家政以馭衆夙夜戰兢唯恐不能盡屏翰之寄於保位傳諸無窮聲光顯于來世其或不賢而[illegible]之恣欲縱情逸且失其秉彜之性而欲久享爵祿抑亦難哉觀録中所記歷歷盖可数也傳曰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又曰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嗚呼　寶訓具在赫若日星之臨覽是録者其懋戒之哉

庚戌京畿鄉闈紀録序

昊天有成命　皇明受之謂天下可以馬上得不可以馬上治於是大興文教寵畀四方乃洪武三年夏五月以科目選士詔内外之官胥此焉出閲三月畿甸之士將集試於京府禮部以聞　皇帝御謹身殿召前御史中丞臣基今治書侍御史臣裕伯俾司去留之任而以翰林侍讀學士臣同弘文館學士臣稼起居注臣韶鳳尚寶丞臣肴國史臣濂佐其事各賜幣帛而勞遺之既受命不敢宿於家即相率詣試所精白一心以承　休德先期一日夜漏下十刻始命題至次日黎明給之兵後學廢不敢求備於人

其來試一百三十有三在選者過半焉既撤棘僉謂遭逢盛際文運方開不可無紀述以示於後爰以諸執事及貢士之姓名輯成小録而俾濂序之濂惟天下弗靖者幾二十年干戈相尋曾無寧日今得以涵濡文化而囿於詩書禮樂之中者果誰之賜歟是知　帝德廣被其大難名不可以一言而盡也棫樸之詩有曰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聖天子造士可謂至矣烝民之詩又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凡爲士者尚思盡瘁報國以無負於科目哉是爲序

送王文問序

上既設太學以育才俊士六七年間奇能足用
之人駢興錯出布列乎內外為政咸有可稱已
而慮文學之臣未多見也乃詔丞相御史大夫
擇弟子員質美而能文者得三十有五人命博
士躬與之講誦日繹其業而歲望其功丞相召
諸生諭　上旨以為古之為文者若游夏以
降漢之司馬遷班固唐之韓愈宋之歐陽脩蘇
軾皆傑然自立於世後世從而師之至今不衰
諸生何異於斯人哉烏可以不勉皆謝而退莫

不思自奮拔以稱　上意上猶恐待之或未至
也十二年春復召大臣曰朕甚欲尊顯諸生慮
其未悉吾意諸生入斈以日久矣其令歸省親
賜其二親帛各四端有妻孥者携以來月與粟
錢務得其歡心勿惜有司費於是會稽王生文
問承　命將還造余請曰　上之恩諸生者至
矣文問未知所報顧有以教之自昔國家之興
駿功溢宇內盛氣薄日月天地為之磅礴山嶽
為之動搖必有異才之士出而宣之然後上下
得其序神人和而庶物育否則災害生焉　皇
上有天下一紀憲章文物無讓古昔思異才出
而宣揚盛美播于無窮而諸生適逢其時一何
休哉是　詔一出凡今之聲鼓篋者皆當奮躍以
效才技況諸生躬承其寵而目覩其盛烏可不
思報也士之有文者患不逢治世逢治世患乎
無位不得澤被於人諸生以美才際盛時顯位
可必取誠能以游夏自視如　上之所期豈非
誠有志者哉文問歸見余友梁先生故太學師
也尚從而質焉

長洲練氏義塾記

皇上建大號之八年以為天下既已安輯而化
民善俗之道猶有未備乃下　詔郡縣凡閭里
皆啟塾立師守令以時稽督之於是雖窮鄉陋
壤莫不有學吳郡長洲縣之尹山民居繁庶習
俗嗜利久不可教有司偶遺不舉大姓練燻自
謂其父文達由儒不居常有志而未果今　明
詔如此而塾不時立恐非　朝廷淑斯民意乃
與弟箎謀爽土治才作堂三楹間以為講習之
所旁為室以供齋處庖湢延儒士高平范煥為
師俾里中子弟之學焉割田三十畝以食之治

於洪武十一年正月越七月而後成具以其狀白于縣若郡郡許以為宜墺乃遣書來請文紀成續古之為治者其法雖詳然不越乎養與教而已養失其道則民貧教失其道則民暴貧則流而為盜暴則去而為邪二者皆亂之始也是以先王重之二十五家之閭必有左右塾塾必有師師必以仕而老于家者為之故是時無不學之民無無塾之地無邪僻淫靡之俗刑罰置而不用亂亡無所自而起其後強大諸侯欲圖得志相與毀詩書六藝之籍使其教壞而不行然尚踰數百年而後絕一民不忍叛其上教之足以感人若是自秦以降無教者亡有教者存得其道者盛以延失其道者衰以促千載一軌也　皇上奮然閔前代之失大設學舍以教之欲使海內之人皆洽浹禮義此與先王之心何異墺非有化民之責乃能以淑其閭里是圖豈非君子哉君子之所為貴乎可法於世他日三吳巨族人人能竭奉上設教之意以化其閭巷之民閭巷之民皆知尚禮義恥犯法如成周之時蓋將始於茲乎姑刻其事以俟

春秋本末序

洪武十一年夏五月　皇太子御文華殿命侍臣講讀春秋左氏傳既而曰諸國之事雜見於二百四十二年之中其本末易見曷若取春秋分記而類入之分記者宋程公說所述有年表世譜世本附録等類頗六之繁但依世本次第成書先周尊天王也次魯內望國次齊晉主盟中夏故列之會後而齊後後於晉以晉於周魯為親其霸視齊為長也自齊而下次宋衛蔡陳地醜德齊而宋以公爵列於三國之首衛蔡陳之爵皆侯也鄭曹燕秦皆伯也而秦獨後其姓也若楚若吳若越以僭號見抑于春秋並居其後小國戎狄附焉於是又學臣傅藻等受命纂輯編年一主乎魯雖曰無事一年各具四時諸國依前序次各繫以事其有一事再見及三見者通繫於主霸者之下若重複者則削之訓詁以杜預為之主凡例所及一一取旨而後定繕寫為三十卷自春和門投進　皇上聞而嘉之賜名曰春秋本末勑內官刊梓禁中以傳示四方臣濂聞諸師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

有斷例也法律則用刑禁暴以為之範防斷例則斟酌物情是非而定罪之輕重也是故古之君臣無不習於春秋使君而知春秋方能盡代天理物之道使臣而知春秋方能盡事君如事天之誠天衷以之而明民彝以之而正何莫非春秋之教也然而尊主賤霸內夏外夷其書法實嚴必當曲暢以觀其同參互以察其變所謂屬辭比事者始可言也不然泚彼大海渺無津涯豈一蠡之可測哉欽惟 皇太子殿下潛心聖學其於六經之文循環讀之而尤惓惓於春秋今命宮臣纂輯成書一覽之頃其本末瞭然斯殆以人文化成天下也歟 皇上以大舜之資善與人同亟命流布于四海是心也天地之心也臣幸生盛時遭逢兩宮之聖不勝慶忭之至輒忘踈賤著其述作大意於篇首其校正無訛者翰林典籍臣劉仲質國子助教臣儲惟德正書入梓者中書舍人臣朱孟辨臣宋璲臣桂慎鑄印局副使臣詹希元云

恭題豳風圖後

臣濂侍經於青宮者十有餘年凡所藏圖書頗獲見之中有趙魏公孟頫所畫豳風前書七月之詩而以圖繼其後 皇太子覽而善之謂圖乃方帙恐其開閤之繁當中拆廢冊青易致損壞命良工裝褫作卷軸以傳悠久屢下 令俾臣題其末臣聞之七月一詩序者謂周公陳王業以告成王故備志稼穡之艱難自于耜而舉趾自播穀而滌場以至上入執宮功莫不纖悉備具而功女蠶績之勤繼焉嗚呼國以民為本也而民之至苦莫甚於農有國家者宜思憫之安之宋之儒臣真德秀有見於斯嘗請於朝欲繪農夫功女勞勵之狀揭之宮掖布之戚里使六宮嬪御外家近屬知衣食之所自來[illegible]矣其用心也 恭惟 皇太子殿下天賦懿德仁孝溫文而尤留意於農事每於禁中藝植麥禾以觀其成則其憫小民勤勞固不待周公之告而後知然而此心易發而難持自古賢君猶存敬畏至以朽索馭六馬譬之願 殿下之心朝夕如覽圖時則四海又安無一夫而不被其澤盛德大業必將度越成王無疑矣臣年雖耄目切望之因推德秀之意備書篇終以竭犬馬之誠云

大明勅賜銀青榮禄大夫上柱國中書
平章軍國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
公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
儀同三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
追封開平王諡忠武神道碑銘

洪武二年己酉秋七月七日銀青榮禄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軍國重事兼太子少保鄂國常公薨于軍中二十三日訃聞 皇帝爲之震悼寵朝在廷之臣莫不灑泣越明日詔中書定議贈翊運推誠宣德靖遠功臣開府儀同三司上

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諡曰忠武八月朔日柩車至龍江 上往臨奠慟哭而還親爲擇地於鍾山草堂之原營建宅兆及棲靈之祠凡百須之具一給於官不以煩其家至冬十月九日始葬復推恩及其三代皆爲王爵生榮死哀可謂至矣 上猶念其功不置召臣濂于庭而謂之曰朕東撫高麗西抵吐蕃北際沙漠南來交趾占城莫不稽首奉命計其開拓之功以十分而言王蓋居其七八朕今手録戰伐次第以授爾尚爲文勒諸豐碑以著王之功於

無窮焉臣濂受 詔而退謹再拜序而銘諸幽

王諱遇春姓常氏濠州懷遠人世爲農家賦性剛毅膂力絶人歲壬辰羣雄竝起江淮爲之鼎沸時王年二十有三爲羣盜劉聚所得聚覩王狀貌奇偉拔於行伍而信任之王每出戰必鼓勇爭先聚深喜之王察聚所爲終不能有成欲擇所依乙未閒 上駐兵和州領衆數十人棄聚來歸居兩月餘請爲前部先鋒 上曰爾之來者爲士卒糧絶故就食耳爾自有主我安得而留之王請之再三至於涕泣 上曰爾姑從

吾度江俟克太平委身事吾未晩也夏六月 上先抵采石磯元兵陣於磯上而磯下巨舟如織相距僅三丈餘猝難登岸王乘快舸相繼而至 上麾之使前王即捨舟挺戈先登衆皆披靡遂拔采石乘勝取太平從 上守禦乃始授總管府先鋒冬十月陞管軍總管丙申春二月元中丞蠻子海牙復以兵屯采石南北不通 上慮將士雖渡江而其父母妻孥尚留淮西勢莫可致命王統兵攻之王至設疑兵以分其勢而以正兵與之合及戰别出奇兵擣敵之悉俘

其精銳自是元兵扼江之勢衰矣尋守溧陽攻
建康功爲諸將先三月從令大將軍右丞相徐
公達克鎮江夏四月授承信校尉領軍先鋒秋
九月再攻常州會青軍叛去與僞吳張士誠合
徐公被圍於牛塘王與諸將力戰大敗其衆擒
士誠驍將張將軍冬十有一月除統軍大帥丁
酉春三月遂克常州遷中翼大元帥夏四月從
徐公下寧國秋九月克馬馱沙冬十月取池州
戊戌春擢江南行中書省馬步水軍大元帥冬
十有二月 上親取婺州己亥夏四月轉鎮國

上將軍同僉書江南等處行樞密院事守婺城
尋命攻衢州降之冬十月陞僉院十有二月攻
杭州庚子夏五月召還京師從徐公拔安慶趙
普勝之水寨時僞漢陳友諒揚言援安慶王策
其必攻池州以羸弱守城伏銳士於九華山明
日友諒兵果來攻城伏兵四合俘殺萬餘人六
月友諒入太平犯龍灣王共謀擊敗之已而
上整舟師襲友諒留王守京師軍民無敢譁辛
丑春三月拜江南行中書省參知政事秋七月
從上取安慶破江州回守龍灣冬十有一月張

士誠出兵寇長興 上時駐九江聞報還京師
命王往援士誠兵敗俘殺五千餘人壬寅春脩
安慶城羅友賢搆亂據池州神山寨將與士誠
通抗歙震動冬王往攻之癸卯春正月擒斬羅
友賢餘黨悉平三月張士誠遣兵圍劉福通於
安豐王從 上擊之將戰王突入其陣三戰三
勝敵兵大敗而去俘獲士馬無筭遂同徐公圍
廬州凡三月城將下適陳友諒攻南昌王解圍
而還秋七月從 上率諸將往援八月遇友諒
於彭蠡湖之康郎山王與之聯舟大戰呼聲動

天地無不一當百縱火焚僞平章舟風急火熾
十里之間湖水盡赤敵將張定邊素號驍猛奮
前迎戰王射之定邊中矢走友諒乃退保鞋山
諸將以友諒兵尚强請縱其去王獨不言及我
師出湖口皆言江流湍急欲放舟而下 上知
其情命以舟扼上流王應之諸將乃遡流而上
舟蔽江西控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軍食乏出
江求戰王遣火舟火筏衝之敵兵奔潰追北數
十里與之鏖戰自辰至未不解 上所乘舟及
王舟皆膠於沙王既脫御舟而已舟被圍復力

戰而脫於是友諒中流矢死士卒十萬皆降汞
幾其臣立友諒之子理於武昌冬十月王師師
討之四面合圍甲辰春二月理銜壁出降荆湖
之地望風皆附陞中書平章政事秋七月從徐
公取廬州八月遂自將兵平臨江之沙坑麻嶺
十洞牛陂諸寨進取贛州乙巳春正月克之悉
定南安南雄韶州夏五月還兵取安陸襄陽冬
十月從徐公克泰州丙午春三月復從克高郵
夏四月淮安濠泗徐宿安豐皆下秋八月諸將
攻浙西師次太湖僞萬戶尹義等逆戰王擒之

直趨湖州之毗山與敵兵水陸鏖戰敵兵大潰
遂抵城下塞其四門晝夜環攻之僞丞相張士
信悉發境中兵爲援屯於舊館出我師之背王
統奇兵由大全港入結營東阡復出敵背且填
塞溝港絶其歸路士誠知事急出親兵拒鬪王
一鼓勝之士誠從遣其將徐義統赤龍船親軍
來援王復擊敗於烏鎮冬十月舊館降得兵六
萬十有一月湖州亦下遂進圖平江丁未閏之
益急士誠收合餘燼猶背城百戰降其將士且
盡秋九月始克之縛士誠來獻籍其兵二十有

五萬乃加授中書平章軍國重事疏封鄂国進
爵上公冬十月復授征虜副將軍同徐公奉命
北伐戊申春正月　上即皇帝位國號大明改
元洪武主與徐公下山東諸郡遂攻汴梁守臣
李景昌遁進攻河南敵兵五萬屯於洛水之北
將出迎戰王布陣既定單騎執弓矢衝入其隊
敵發二十騎攢槊刺王王一箭中其前鋒大呼
殺入悉獲其衆而河南諸城先後皆平　上幸
汴京謀取燕都秋七月徐公與王渡大河河北
諸郡又平八月二日燕都不戰而克元君北奔

師次太原其守將廓廓帖木兒帥衆來禦其擇
鋭甚王與徐公謀曰我騎兵雖集而步卒未至
何以能戰莫若遣精騎夜刼其營其衆可亂衆
亂主將可縛也徐公如王言廓廓帖木兒果中
傷而遁己酉春正月進攻大同竹貞棄城走河
東又平遂西入秦張良弼遁李思齊迎降奉元
鳳翔鞏昌臨洮又平夏五月元將也速兵侵通
州有旨命王以所部軍東還拒之逆擣永平過
惠州獲江文清士馬以千計至大寧也速遁破
開平元君又北奔追至北河俘其宗王三人及

平章尚佳等凡得軍士萬人車萬兩馬三千牛
五萬全師還燕次柳河川得疾而薨享年僅四
十爾王之為入守謙而未矜有功而無過運籌
決勝之方不學而能其從大將軍東征西伐而
能遵守節制及其自將兵則所在無不克捷由
其智識明而材力椎故施之各得其宜嗚呼若
王者可謂開国之殊勳者矣王之曾大父四三
府君累贈銀青榮禄大夫上柱國中書平章政
事追封開平王謚莊簡妣張氏追封開平王夫
人大父重五府君累贈儀同三司上柱國少保

中書平章政事追封開平王謚安穆妣康氏追
封開平王夫人父六六府君累贈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太保中書右丞相追封開平王謚靖
懿妣高氏追封開平王夫人妻定遠藍氏封開
平王夫人子男三人曰茂曰昇曰森皆　上所
賜名女三人長許為皇太子妃餘皆幼臣濂聞
之昔日唐太宗起義兵而定天下當時有尉遲
恭者棄劉武周伏劒來從其後輔成唐業而恭
之功為多於是生有鄂國之封殁有忠武之謚
今王之功非恭所可及　上之所以遇王者封

謚與之雖同而其王爵之加恩数優渥揆之于
唐誠又過之史臣所謂君臣相遇千載一時者
豈不異世而同符也哉是宜銘諸貞石傳之千
萬世一以昭　聖天子重念功臣如此之至一
以著王之勳烈於不朽云爾銘曰　聖王開天
豪傑四從龍興而雲虎嘯而風義旗所指山嶽
震動飈馳霆奔孰不祗竦維忠武王其氣至剛
仗劒來從飛渡大江無堅不摧無敵不碎席卷
長驅易如拾芥平吳定越帖荊撫淮威聲所加
小大畢來齊魯既寧汴洛亦定直指幽燕不戰

而勝元君遠逝六軍倒戈本根既拔何有條柯
乃收晉冀乃清秦隴乃徇遼海人百其勇茫茫
朔漠爍河所經誓將划滌邊塵弗驚王之忠精
上貫天日燁其有光亘古不殁幅員之廣漢唐
莫過馬跡所及王功為多十五年間百戰百捷
備殫勤勞先輔帝業翊運之勲靖遠之威在古
或罕于今見之大功垂成王忽長逝當宁興哀
如失一臂爰加恩寵用錫王封衮衣繡裳照耀
泉宮天子曰噫未慊朕志其推爾游上褒三世
死生哀榮孰可比焉王雖云殁生氣凜然鍾山

之陰隧道有石詞臣勒銘垂示千億

大明勅賜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兼太子右率府使贈推忠翊運宣力懷遠功臣光祿大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蘄國公謚武義康公神道碑銘

皇帝即位之三載混一華夷聲教所被罔間邇遐梯山航海奉贄獻琛　上念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東征西伐宣勞有年方將胙土分茅以定功賞而都督康公薨于陜州　上聞之嗟悼

不已既勅有司等上作室以寧體魄復欲昭其功勲於悠久　詔翰林學士臣宋濂稽諸簡牘所書文於堅石以垂示於億萬載臣濂謹按公諱茂才字壽卿康其姓也世爲蘄州人曾祖文廣　皇贈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護國追封京兆郡公祖德懋　皇贈資善大夫中書右丞上護軍追封京兆郡公父壽　皇贈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柱國追封蘄國公母蕭氏追封蘄國夫人公當元之季四方雲擾未幾蘄州陷公結義旅以捍敵為務受以[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鎮撫同諸將復九江擒蘄水黃連寨轉蘄州路同知總管府事屯戍和之裕溪太平之采石使者考其功狀陞淮西宣慰副使同知元帥府事又陞宣慰使都元帥歲乙未六月　上帥師渡江將士家屬尚留于臨濠陣人多效死於是數戰不克後數月常忠武王遇春遣遊兵虛撓之公連日發軍以應王度其力疲夜設伏兵質明殲其精銳殆盡然猶收合潰散堅寨於天寧州明年二月　上命諸將以襄陽大砲破其寨公奔行臺便宜陞淮南行省參知政事甫踰月　上

亦克金陵又奔京口舟師追及之公度天命有歸乃率所部餘兵三千解甲來附免冠頓首言前日之戰各為其主今日屢敗天數也事至於此死生唯命苟得生全尚竭犬馬之力以圖報效　上笑而釋之仍許統所部兵從征又明年授秦淮翼水軍元帥守禦龍灣取江陰之馬䭾沙八月僞吳張士誠犯我疆境公驅兵逐之獲其樓船　上賜名馬一匹黃金一錠歲戊戌從廖楚公永安攻池州取趙雙刀之樅陽還都水營田使兼帳前總制親兵左副指揮使明年八

月攻皖城僞將帑樓船出戰公復獲之又明年六月僞漢陳友諒傾國入寇攻陷我姑熟殺戮我吏民意將窺我南京　上召公謂曰爾不疑我乎公復頓首謝　上曰汝既不相疑宜作書遣使僞降友諒爲内應招之速來仍給告以虛實使分兵三道以弱其勢友諒果如所言既至諸將同公奮擊大破之縛其士卒二萬有幣帛白金之賜歲辛丑八月　上怒友諒來寇率將士親征公領舟師行擊安慶破江州僞都友諒西遁遂下蘄州興國漢陽公沿流而下克黃梅

其家渠十一月取江之瑞昌敗友諒入陣指揮友諒之勢遂衰遂遷帳前親兵副都指揮使明年九月復龍興又明年攻左君弼於廬州四月友諒圍龍興　上親往援公與諸將皆從友諒聞　上至亟解圍還七月大戰於彭蠡湖軍聲嘯呼湖水爲之起立浮死蠢蠢動至數十里友諒遂至敗亡又有幣帛之賜十月　上親征武昌公從之歲甲辰二月下之友諒之子理銜璧出降三月進金吾侍衛親軍都護府副都護四月從大將軍徐公達濟攻廬州七月下之八月授公

豐繼取江陵及湖南諸州加賜幣帛明年二月改神武衛指揮使五月進大都督府副使閏十月士誠兵犯江陰京口　上帥大軍水陸並進公在行中及至鎮江士誠兵已遁又明年正月追至巫子門擊敗其衆獲士卒二千公功爲多四月擣淮安之馬邏港拔其水寨復獲士卒與艨艟無算淮安平七月遂攻湖州十一月破之進逼姑蘇姑蘇士誠僞都者即遣銳卒來迎鬭大戰尹山橋公持戟督戰盡力銳卒盡殲乃進圍齊門刀劍林立飛鳥不敢下大將軍命諸將合

攻之吳元年九月姑蘇平公取無錫州十月陞同知大都督府事兼　太子右率府使進階榮祿大夫洪武元年　上以江南之地既入版圖乃遣大將軍經略中原公從齊魯之地復由黃河取汴梁下洛陽駐師陝州規運饋餉造浮橋以度大軍鎮河中善撫綏遺民爲之立石頌德絳解二州則公所招徠蔽遮潼關秦人亦不敢東向三年復從大將軍征漢中奉詔還軍中道因疾而薨實八月之三日也年五十有七上下羣臣議贈公推忠翊運宣力懷遠功臣光祿大

夫湖廣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蘄
國公謚曰武義以九月二十二日葬於應天
府上元縣鍾山鄉之幕府山 上親臨奠而百
司繼之祭幄相望聯絡原野時人以爲榮公娶
方氏追封蘄國夫人繼室田氏封蘄國夫人側
室朱氏余氏子男三人鐸田氏出鑑朱氏出鎮
余氏出公通經史天義事大夫人以孝聞輕財
仗義意氣磊落而走有志於事功值元祚將終
眞才弗克盡施焉而 眞主龍飛於羣雄之中
公即能識之卷甲韜戈率衆臣附坦然而不惑

可謂上知 天命下察人心者矣由是 詔被寵
眷倚之以心膂用之爲牙爪十餘年間屢從征
討茂績奇勳著稱當世存則安富尊榮加以爵
位薨則䟽封賜謚貴及九泉令名垂於竹帛重
祿延於子孫公其可以不朽矣臣濂謹拜手稽
首述辭於碑系之以銘深懼不足以稱 上報
功之意銘曰於赫 大明受命于天如日之升
照于八埏其一于時康公江陰之恃大軍西來視
如平地其二巨礮轟雷物莫敢攖何戰弗潰何守
弗傾其三天人攸歸勢何敢抗知幾先來率衆內
嚮其四皇帝曰嘻有附匪䟽予開誠心遇爾不疑
其五爾礪爾矛鋋爾部士卒助予四征以寧萬國其六
公拜稽首賜死爲生誓殫報效如無餘齡其七孰
爲不庭率師往討矯如翼如風馳電掃其八東吳
西楚戢陳駕張尋經百戰克豎始亡其九大將北
伐同取汴洛出頓于蒲恤其孤弱其十蔽遮河潼
以威爲賜誰敢操戈睥睨其間其十一玄龜負碑
以順道愛民亦何心恩義斯在其十二從伐漢中
遂還西征有命班師中道而薨其十三帝念將臣
征戰之苦將酬其勳錫以茅土其十四孰不壽考

以樂承平公胡嬰疾隕魄泉扃其十五帝情憫悼
恩命終繹窆山爲堂畢茲窀穸其十六名垂於史
祿延於家翩然而逝公復何嗟其十七史臣告文
大書深刻以 昭公勳有永無極

金華文統卷第八

金華文統卷第九

宋濂 下

大明故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太子賛善大夫章公神道碑銘

嗚呼是為吾友龍泉章公之墓初予未識公時
輒稔聞其名及公應聘而起同赴于南京同舘
于清溪同出入禁署以備顧問如是者四三年
私竊以謂生我者父母知我之志者唯公而已
不知公何為去予而遽死矣乎有善孰予相孰
知我瑕疵而攻之乎神道之銘公之子特以為
請予為肝膈百裂其何能綴緝言辭乎相知之深者
不為之則鋪張君子之休美不識當為之誰乎
因收淚而序之曰公諱溢字三益姓章氏處之
龍泉人遠祖有曰巖者仕于宋以兵部尚書守
泉州始家于南安至唐康州刺史及又自南安
遷建之浦城及生福州軍事判官脩脩生光禄
大夫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招討制置等使持
節高州諸軍事高州刺史仔鈞娶練氏生子十
五人其第三子獻誠仕南唐為銀青光禄大夫
檢校司徒獻誠生文錫仕宋為秘書省校書郎
文錫生都官郎中重又自浦城遷于龍泉子孫
遂為龍泉人重生吉吉生順順生公探公探生
世安世安生舉舉生宗宗生鄉貢進士輔輔生
文義文義生用之用之生强宗强宗生煥文則
公之高祖也曾祖諱斯立祖諱格父諱遇孫母
某氏公之始生其音如鍾父母疑為不祥幾棄
不舉及成童嶷然莊重不習鄉井輕儇態諸兄
出應科繇頗為衙頻所侵苦公忿曰彼徒謂我
弱爾吾不自厲豈男子耶乃往受事縣官即有
曲者與此理直之衆始愧服比弱冠從鄉先生
王剛叔游從事於正心脩身之學既又聞金華
為文獻之邦間出游以咨叩其統緒浙東憲使
禿堅不花請與語悅之已而陞官陝西要公與
俱至虎林心忽驚悸力辭而歸抵家父病已革
越八日而逝人以為純孝所感至正壬辰蘄黃
妖冦自閩犯龍泉公與從子存仁避亂山中而
存仁為冦所執公心計曰吾死止有一息不可
使無後挺身出謂賊曰兒幼無所我願代之賊
聞公名方出重購以求及得公大喜賊帥欲問
計公正色拒之曰若等皆有父母妻子顧為此

賊旗事耶賊怒絜之柱以刃磨其脅曰不降者
且死公曰貪生惡死固人常情然吾終不受不
義辱賊愈益怒曰汝誠不畏死耶公曰死即死
何畏乎賊壯之不敢加害公夜紿守者乘間既
脫歸乃集里民爲兵不旬日擊卻之處州府判
官以兵未能泉欲誅平民詿誤者石抹將軍
宜孫實兵敗公走麾下說曰將軍知賊之由
乎曰不知也貧民迫於凍餒故相挺而從盜誠
得一循吏招附之民即貧民耳今不出此而肆
行剪屠是殆揚湯以止沸也不識可乎石抹將

軍曰善微先生言事幾敗即檄判官毋擅殺石
抹將軍服公器識留幕下與議軍事其平屬縣
慶元及建寧之浦城松溪盜公有力焉上其
功江浙行省丞相康里公承制授公將仕郎龍
泉縣主簿辭不受海寇起黃岩掠沿海郡縣行
省命石抹將軍守台城台之寧海民亦爲變攻
圍台城急石抹將軍飛檄召公爲援公方退居
田里得將軍檄即起曰吾邦非石抹將軍人且
盡爲枯骨今一旦有急政我報德之秋也集矯
勇少年數百人晝夜行至城下約內外夾擊賊

遂潰海寇亦遁去寧海大饑豪民吳罕蔣乙藏
粟不糶公言於石抹將軍將軍因屬公行縣賑
之公至縣即抵二豪罪發其粟賑饑夫其在困
者俾僧作糜食之公還龍泉龍泉亦歲儉大家
有粟高其直且不發公先以私田易粟貸里人
乃行勸分之政民受其惠焉多鄰邑青田潘惟
賢爲盜而龍泉監縣寶忽丁貪暴無狀民因導
潘攻縣治寶忽丁棄印走公同其師王剛叔召
豪傑與賊戰敗走之縣治遂復行省給銀幣爲
賞寶忽丁慚棄職獲罪而愧公有功乃謀害公

公方賛元帥黑的兒開府處城未敢發會帥府
問寶忽丁罪遂結季溪惡少拒命首害剛叔于
家帥府檄兵襲擊之寶忽丁遁去於是處之七
縣盜皆蠭起行省移石抹將軍以行樞密院判
官分治處州公謂石抹將軍曰松陽小醜不速
平將養成大患耶將軍曰惟君處之公乃遣千
戶曹勝安督兵援以方略一戰盡降之分院上
其功行省陞承事郎松陽縣尹又辭不受元帥
葉君琛攻鄭寇於麗水屢爲所敗分院調公及
樞密院都事胡君深合討之公與胡君統軍至

浮雲賊衆來迎戰莁山爲長陣兵既接我軍張
左右翼夾攻之賊大敗直擣其巢穴賊望見公
來拜乞曰我非爲寇若待我殲此海蠻即降矣
海蠻謂葉君所部海軍也公曰吾不知他特補
反者爾賊爲內外二砦公麾兵喻外砦立壁或
疑壁於兩砦間非利公曰非爾輩所知我既諭
外砦則內砦疑其已降而外砦亦計其疑已二
砦相疑破賊必矣壁未完賊突至相持未有勝
負公麾奇兵橫擊賊奔北即移兵圍內砦數重
下令急攻遂禽之孰鄭眞諸法外砦亦降行省

復授福建行省檢校官尋又改除奉訓大夫處
州路總管府判官皆不受南行臺治書侍御史
錢木烈思分臺于婺長鎗軍圍迫其城治書遣
從事楊迪徵師於公 公勒所部軍就道長鎗聞
公至輒引去省憲交章薦于朝除武德將軍僉
浙東都元帥府事又辭不受或疑爲要名公曰
吾所將皆鄉里子弟使其肝腦塗地而吾獨取
功名弗忍爲也青田賊吳英掠婺之金華永康
東陽諸縣聚衆猖獗公議討之分院乃調兵屬
公及胡君與賊屢戰皆敗之賊勢蹙縛其黨張

貴李興甫等出降遂昌凶右太尉雜土豪周天
覺㒹聚衆之元帥胡君往討天覺負固不服久
之始請降公曰此賊不殄必貽後患胡君不聽
受其降已而天覺果叛胡君怒方天覺之未降
也執其黨與三百人繫諸獄至是胡君欲盡坑
之公執不可得生全者十六七時天下日入於
亂公結廬臣山上自號曰臣山居士屬其子曰
兵將至矣改曹其保障州里乎已亥冬王師克
處州公又避地入閩中 今上皇帝遣使以束
帛召公 公乃惕然而起與青田劉君基麗水葉

君琛金華宋濂同赴召至建業入見 上問勞
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耳然四海紛紛何時定
乎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
一之耳 上曰卿等其留輔予矣亡何擢僉營
田司事巡行江東兩淮之境田荒蕪及耕墾者
皆分籍之差稅額之以俟公以疾在身者久
上時遣使存問及疾小愈即入謁 上見其來
喜曰疾其瘳乎何遽出也一月 上忽念公詢
于中書左司都事張來碩曰章溢日來康强否
來碩對曰溢日夜念母不置而以 主上遇之

厚不敢以言贊贊𢦏疾耳 上即命公歸省賜
以白金文綺而留其季子存厚于京師浙東始
設提刑按察司即擢公僉其司事尋命還處州
代總制胡君入朝而爲存厚娶胡君女賜賚優
渥且俾存厚入侍 皇太子以示親信胡君出
師温州復召公還守處州饋餉供億規措無缺
而民不知勞及師旋即日以總制事付胡君而
還其部王師平荆楚設湖廣提刑按察司遷公
僉司事公入見 上慰勞之曰紀綱之事今屬
卿矣公既至觀荆襄多廢地遂建議分兵屯田

且以控制北方計爲使 上曰所言甚善第未
暇耳湖廣行省鎮府回回怙勢作威輕重人罪
以爲常公廉得狀坐以法胄未幾河内道按察
使宋思顔以浙東廉使事不白下獄而浙東按
察使孔克仁僉事王璹亦以事被逮辭或連公
公憂懼不知所爲 上遣大史令劉君基諭公
曰予素知章溢守法令毋疑也既而胡君以兵
入閩滔没處州之境皆動搖 上命陞公浙東
按察副使往鎮之平陽瑞安浦城福寧軍民司
事皆隸焉公辭曰臣前任浙東無狀同列皆獲

罪而臣獨蒙寬宥今若加陞擢則益重臣過譴
場之事臣另任之萬死且弗避副使之命臣不
敢拜 上重違其志命仍僉浙東按察司事比
至山寇或已叛公宣布 詔旨軍民皆感動乃
誅其首叛者餘皆怗怗青田夏清開胡君敗與
福建參政范昌大合寇慶元龍泉時官兵盡戍
浦城城中僅足自守公召舊部義兵使據要害
列木柵爲屯勢相聯絡别 命元帥祁興季汶
即龍泉縣治亦環植木城賊聞不敢犯公長子
存道初以元帥戍浦城及是有 旨命存道提

兵爲遊擊而公即處城坐鎮之公謂父子相統
於律不宜乃上奏請罷存道官不允兵戍浦城
者以食不繼爲病 上以屬公泪浙東行省右
丞李公文忠李公欲運處糧餉公以爲舟車不
通而軍中所掠糧甚殷請拘入官而均給之兵
食乃足青田税官金甲發其同僚白乙匿官課
乙既誅死而甲恣爲姦利公訊之甲善口給辯
數不置公曰汝罪狀已明柰何欲以口舌撓法
乎其辭就服 上知爲公所鞫當不冤命斬之
建寧守將阮德柔遣使來納款人咸以爲詐公

曰陳友定據全閩勢必不能容故德柔為圖自
全計非詐也以其事聞詔許德柔以元官守本
郡命比下德柔果為友定所幷公因留其使厚
存恤之温州茗洋周遂卿恃山險常為寇隣邑
皆患之而鄭傳之遲平陽瑞安者亦為所要遮
公命何遣合平瑞總旨孫安之兵擒斬遂卿中
書命處州造海舟若干艘幷僉溪船戶為水軍
其戶凡一千既有領之者而又隷于軍府役繁
而事擾公上奏設水軍千戶所專統之處多山
而少田常需恒不足胡君為奏免惟輸硫黃白

藤下朝元行省復有所科公要以為言罷之水
軍千戶任惟淵叅仲欽共戍青田會寇至仲欽
逆戰而惟淵走還仲欽以無援故敗公斬惟淵
以徇遣捕柳何世明擊寇走之惟淵乃胡君所
任信者既伏誅部曲莫不股栗浙江行省參政
朱亮祖總兵取温州公調何世明以軍從温州
平公聞其掠人子女命鎮撫林理發之各部送
還其家海隅既寧公請朝京師 上報曰吾知
卿在邊良苦俟平兵當即召卿爾及浙西諸郡
皆平 上遣使召公且命分兵征八閩而存道

守處州公既入見 上嘉獎甚至且諭羣臣曰
章溢雖儒臣父子宣力一方寇盜盡平其功誠
不在諸將後公再拜謝不敢當明日 上召問
征閩諸將何如公對曰御史大夫湯和由海道
進平章政事胡廷瑞自江西入此固必勝然閩
中尤服浙江平章李文忠之威信若令文忠帥
師從浦城取建寧此萬全計也即日詔文忠出
師如公策處州之糧其舊額一萬三十石有畸
後以軍興加徵之十倍民不堪命公言之丞相
丞相入奏上曰吾勞處民久矣詔從其舊温州

黄宗雲朱君達來附各授以元師之職還守其
土及我師征温夫利懼叛去温既平君達又請
降公曰何物小醜叛而復降納之是無法矣奏
戮之浙江行省承詔作大舟入海徵愉巨材檄
處州與諸府同公曰處發之交限以峻險縱有
木道何從出且凋敝之民曷以勝此公力言於
省臣止之洪武元年正月 上即皇帝位有事
於太廟公與執事畢竣日召公及劉君基入
見 上御奉天殿羣臣咸在 上歷陳其功竝
拜御史中丞公辭不允尋兼 太子贊善大夫

公務存大體不屑屑於細故或以為言公曰憲
臺百司之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人以廉恥神
人遐而不犯豈直恃搏擊為能哉 上親祀社
稷會大風雨還坐外朝怒儀曹議禮不合以致
天變將殺之公奏曰風雨已連朝無足怪者縱
禮官議有未盡 陛下一誠自足以格神明願
寬雷霆之怒 上為之霽威 上愛公甚嘗語
公及劉君曰二先生年向邁恐感霜露致疾晝
自衙撫不宜早趨朝也存道部鄉兵萬五千從
李公入閩閩平 詔存道以兵從海道北征公

特不可曰鄉兵農人耳始令征閩許以事平歸
農今 調之是失信也 上不擇而罷公謐論
奏曰兵已入關者俾還州里昔嘗叛逆之民宜
籍為軍使北征一舉而恩威著矣 上喜曰孰
謂儒者果迂闊哉非先生為朕一行無能成茲
事者公受 詔遂行比至處州母夫人已歿公
馳還舍援例乞丁憂 詔不允丞相李韓公復
貽書道 上眷倚之意而遣存厚還家讞訟而
出日治戎事惟謹鄉兵既集命存道部領由永
嘉浮海北行上章乞如律守制 詔仍不允已

而章再上 上覽之為惻然曰吾固知其情不
可奪矣但朕憲臺缺人耳遂可其奏存道至崐
山走京師聽進止 上諭之曰汝父事朕宜勞
為多今汝又帥師北上尚勉立事功以無忝爾
父則予汝嘉因授以處州衛指揮副使戍于上
黨尋移平陽公自喪母夫人悲戚過度居常忽
忽若無以自存及營宅兆親負土石而感疾
益深子女見之皆相顧悽愴公曰勿憂也吾父
母幸以安厝祖宗丘墓幸粗整飭歲時薦饗幸
有條序吾庶幾無憾第荷 國厚恩未能報効

此為慊耳臨終親友何潘來候曰當放下此心
毋有所執滯公曰吾久已知之遂薨於龍淵之
私第實洪武二年夏某月某日也享年五十有
六計聞 上甚憫悼乃親撰文遣官即其家祭
之以其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山之原公娶陳氏
勤儉恭淑克盡內助子男三人長即存道明威
將軍處州衛指揮副使次存誠次存厚女二人
長適陳某次在室孫男四人集慶集恭集善集
正女二人公性篤於孝友父喪未葬而盜發里
門室廬被焚公稽顙籲天火至柩所而滅事母

夫人備極孝養每事必得其歡心與二兄別居已久既創第龍淵請二兄同居以奉母怡怡之情藹如也先世有墓祠曰標慶菴公起其廢一新之且益田以供祀事而定祭享之禮命孫子世守之其於宗族里黨患其子弟無所於學則創龍淵義塾延碩師以教之患其死者無所於葬則以王峯西岡為義阡聽其埋瘞焉又以王剛叔實鄉郡之賢者而石抹將軍能終於所事即龍泉劍水之陽作祠宇祀之曰忠賢祠蓋凡可以發善扶義者無不為也公狀貌充偉器局

夷曠而撫世酬物一本於誠一循乎禮義外若和緩而其臨大事則議論諍辯不避權勢必折衷於理而後已其近學士大夫談聖賢之道如味飴蜜尤篤尚伊洛之學嘗曰古人為學皆躬行實踐人倫日用之間無非學也今人以記誦詞章為務特學之末事耳故公於章句之習皆不以屑意而於綱常之大端有關於世教者恒切切為人言之至乎務在濟人利物喜言善行人皆能道之不可勝紀也余竊聞之章為東南著姓自吾季以迄于宋代多顯者內則兩制叅

座外則州牧邑宰皆未嘗缺其人親提師旅釋衛鄉州能成其勲名唯太傅公為尤盛閩人至今道之公當元季紛擾群盜四起磨牙吮血而桑梓為墟公談笑而起皆剿殄之無遺育庶之民至今思之於是發光流顯上致萬乘之知持節諸部執法中臺其功業視太傅公疑若過之此無他太傅之所遭者衰世公之所際遇者有道維新之朝也古人所謂能光於前人者公其有焉予敢評隲公行勒諸堅珉以垂示來久於戲金或可銷也石或可泐也公之功不可忘也

銘曰五季之亂殺氣昏太傅隻手障南閩西嶺結壘兵雲屯狗鼠偷竊方繽紛怒來欲以一氣吞陰功上聞帝爲忻勅生蟄蟄千子孫白笏堆府如爛銀巨山繼之譽益振方頤跌犇目電焞音吐洪鍾在軒蚩蚩赤子翁扶氣頷抹絳帕手攫攫嘯呼不異魑魅孥公起長驅汗且奔一障屹立無邊塵較之太傅功或殷重徽疊照絕等倫大明天子御紫宸濟濟萬國咸來賓束帛往聘東海濱加以祿爵恩寵新康田使者勞徠勤繡衣行部照青春貪夫宵遁不待晨一朝南

激將漸湮括山恍惚失嶙峋狐狸跳舞騶妖神
帝曰汝益汝老臣整汝戎旆旋汝轅公車戾止
集吏民導宣威德語復諄有叛命者戮以徇 叶
坐貞郎城如虎蹲大兒遊擊左右廻四郊怙怙
多采驛召還執法居諫垣長跪敷奏要逆鱗萱
堂上風慘遊驚魂上表陳情違 帝閣哀號負苦
自縶讀田疇致疾亟返貞閣之孰不淚霑巾公
知學術歸一原時與濂洛泝本根所以不剉枝
葉繁文事武備道乃存黃腸題湊瘞山樊大書
道行勒堅珉傳千百載期無諼

答鄭守聘五經師書

十一月二十七日承遣使者來山中賜以書幣強濂為五經之師聞命驚愕不知所云雖然執事之意則甚善也昔舒人文翁為蜀郡守招下縣年少者為學官弟子每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蜀地大化比齊魯焉執事亦舒產是宜汲汲孜孜欲追於文翁也然而興學在乎明經明經在乎選傅得良傅則正鵠設而射志定土范齊而鑄器良聲流教溢俗轉風移及是則政隨矣此則執事不可不慎者也濂也不敏幼即多病若藝黍稷若服車牛業商賈之事皆力所不任靖自念之吾將何執以閱世乎適家藏古書數千卷因取繙閱習久成性遂不欲棄去然亦豈是以自遺爾非有所能也是故家庭之間未嘗以知經稱之豈直家庭哉至於鄉黨州閭亦未嘗謂其通經也執事者不之察一旦強儒之從眾深衣大帶張拱徐趨於講堂之上吾恐人無不笑之而所笑者又恐不止於區區也執事何為欲強之乎況五經自孟氏後無棻通之者如趙岐之易大小夏侯之書轅固

韓嬰之詩尹更始之春秋慶普鄭興之禮各僅僅成家而已濂視數子之間曾不足負羇紲以從執事采浮辭而不本實但恃耳目具者耶聘以為師執事倡之曰此可師也左右畏威莫敢諫白又從和之曰此實可師也所以濫及於濂濂縱不顧清議曲徇執事意而俯俛從之衿佩森如立竹執經問難欲昇之耶則所職何事欲應之耶則環視其中枵然無所有其苦窘迫實有不堪執事何為以強之乎古之通經者非思騰騰口舌以聲譽時俗實欲學者為忠孝而孝者

又百行之冠晃苟於孝道有缺則雖分析經義
如蠶絲牛毛徒爲晉陽城爲學官時謂諸生
曰凡爻者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不省親者乎
即斥去之此古人龜鑑也濂有嚴父年垂八十
旦暮弄雛親側以盡愛日之誠猶惧不足乃使
棄之以臨諸生諸生將何以取法乎諸生當不
欲久去膝下況爲師者乃可爾乎世豈無陽城
將何面目以見之也執事何爲欲強之乎師嚴
然後道尊理勢然也濂以輕浮淺躁之資習嬾
成癖近益之以踈頑不耐脩飭亂髮被眉累日

不冠髭同二三友徙既梅花之下轟笑竟日不
然則解衣偃卧看雲出巖扉中有類麋鹿然見
人至輒驚遁欲危坐一刻亦不可得自知獲罪
名教痛思懲艾卒不可變此執事素所知非今
日造此飾詞如此之人不棄絕則已安可使儀
刑後進執事何爲欲强之乎濂雖不能造文性
樂之甚當操觚沉思時闖扉疑生不欲聞步履
聲雖犬猫不使之近即近輒拊几大呼人咸指
爲狂易傳以爲笑儻章不能就擊磬遶室中行
或小吝頭簡髮如捕蝨狀或摩搔膺腹使氣陸

陸然降升乃已若一入城市衆人叢居又無遼
旁曲閣可居筆未書半行徂伺徬視大鳴小噪
敗人興趣箏失萬金之產乃不怒苟廢此樂不
如無生執事何爲欲强之乎平生樸戇視世人
所爲顛倒變幻動如神鬼或握手視肺肝乃宿
刀劒之慘或鬬爭紛不可解則贈較玉帛之好
如此之類不一而足明以告我尚不能通曉況
啓之以端欲使其揣摩測度耶自料決不能與
此輩相周旋苟與之相周旋寧免其見責乎況
兼目有短視疾雖月下不可讀蠅頭之字距尋

尺間白晝則不見人不相知者必以我爲簡非
挾人以濟如水母之目蝦必有禍我者素無所
仰於人不知奚故而自求若乃如此執事何爲
欲强之乎又自嬰禍患以來得怔忡疾見一夫
負戟而趨心輒驚怖若桁擊下上面無光澤口
噤不能對人近年衰孱日甚酬答稍煩則有髀
積墮重如壓石急呼枕熟寐一二時然後漸復
其舊白度亦不久在人世者所居之比有一峯
峻甚俗以其知馮翊夏陽之山因號曰小龍門
其間多閒曠之地思誅茅架草室三間以奉老

親則志行畢矣此足一出衆事皆棄晝日夜繼之與執事相契亦離甚初無不共戴天之讎執事何爲欲强之乎昔者衛人有西乞牟問褚師睔曰世傳五鳳信祥徵乎曰有東方則發明南方則焦明西方則鷫鷞北方則幽昌其見或有孽焉惟中央號鳳凰乃至瑞耳曰可獲之乎曰否有德則見岐山之陽爾非可以力致也褚師弗之信出千金儲岐山民疑之羅彩鷸售焉褚師持歸奉諸人人皆笑之執事所爲無乃有類於是乎吾婺爲東萊倡道之邦而龜山考亭之正宗又往往傳諸學者故閭閻之家多尊道德而薄功利據宗說經比比皆是執事不彼之即而獨跳强豈棄瑞鳳而愛彩鷸乎古人有云經師易得人師難遇執事於易得者尚不鑒其僞直況所難遇者耶爲執事不取也雖然執事孜孜汲汲以興學爲意何讓乎蜀之文翁但未能選良師傅其術爲少踈爾今之爲守欲者不爲不多也而弱冠磅項亦有之矣如執事者又何可少哉濂非明經者愧不能成執事之意化吾邦如齊魯故歷詆鄙衷之不可强者如此惟執

事來擇焉儻嬲之不置則黃冠野服負親而逃東海之上豈能悖性徇物亹亹隨人作上下耶禮幣隨使者還千萬情辭筆不可盡

答章秀才書

濂白秀才足下承書知學詩弗倦且疑歷代詩人皆不相師傍引曲證亹亹數百言自以為確乎弗拔之論濂竊以謂世人之善論詩者其有出於足下乎雖然不敢從也濂非能詩者自漢魏以至于今諸家之什不可謂不攻習也薦紳先生之前亦不可謂不摩切也揆於足下之論咨或有未盡者請以所聞質之可乎三百篇勿論已姑以漢言之蘇子卿李少卿非作者之首乎觀二子之所著紆曲悽惋實宗國風與楚人之辭二子既沒繼者絕少下逮建安黃初曹子建父子起而振之劉公幹王仲宣力從而輔翼之正始之間嵇阮又疊作詩道於是乎大盛然皆師少卿而馳騁於風雅者也自時厥後正音衰微至太康復中興陸士衡兄弟則傚子建潘安仁張茂先張景陽則學仲宣左太沖張季鷹則法公幹獨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學雖出於太

沖景陽先其所自得直趨建安而上之高情遠
韻殆猶大羹充鉶不假鹽醯而至味自存者也
元嘉以還三謝顏鮑為之首三謝亦本子建而
雜參於郭景純延之則祖士衡明遠則效景陽
而氣骨淵然駿駿而西漢風餘或傷於刻鏤而
乏雄渾之氣較之太康則有間矣永明而下抑
又甚焉沈休文拘於聲韻王元長局於福迫江
文通過於摹擬陰子堅涉於淺易何仲言流於
瑣碎至於徐孝穆庾子山以婉麗為宗詩之變
極矣然而諸人雖或遠或子遠太冲近宗靈運

玄暉方之元嘉則又有不逮者焉唐初承陳隋
之弊多尊徐庾遂致頹靡不振張子壽蘇廷碩
張道濟相繼而興各以風雅為師而盧昇之王
子安務欲凌跨三謝劉希夷王昌齡沈雲卿宋
少連亦欲蹴駕江薛固無不可者奈何溺於久
習終不能改其舊甚至以律法相高益有四聲
八病之嫌也誰陳伯玉痛懲其弊專師漢魏而
友景純淵明可謂挺然不群之士復古之功於
是為大開元天寶中杜子美復繼出上薄風雅
下該沈宋奪蘇李氣吞曹劉掩顏謝之孤高

雜徐庾之流麗真所謂集大成者而諸作皆
矣並時而作有李太白宗風騷及建安七子其
格極高其變化若神龍之不可羈有王摩詰依
倣淵明雖運詞清雅而萎弱少風骨有韋應物
祖襲靈運能一寄穠鮮於簡淡之中淵明以來
蓋一人而已他如岑參高達夫劉長卿孟浩然
元次山之屬咸以興寄相高取法建安至於大
曆之際錢郎遠師沈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
亦皆本伯玉而宗黃初詩道於是為最盛韓柳
起於元和之間韓初效建安晚自成家勢若掀

雷挾電撐決於天地之垠抑斟酌陶謝之中而
措辭俊逸清妍應物而下亦一人而已元白近
於輕俗王張過於浮麗要皆同師於古樂府賈
浪仙獨變入僻以矯豔於元白劉夢得步驟少
陵而氣韻不足杜牧之沈涵靈運而句意尚奇
孟東野陰祖沈謝而流於蹇澁盧仝劉叉自出
新意而涉於怪詭至於李長吉溫飛卿李商隱
段成式專誇靡曼雖人人各有所師而詩之變
又極矣比之大曆尚有所不逮況厕之開元者
乎已以往若朱慶餘項子遷李文山鄭守愚杜

彥之吳子華韓偓則又駁乎不足議也宋初襲晚唐五季之弊天聖以來晏同叔錢希聖劉子儀楊大年數人亦思有以革之第師於義山全乖古雅之風迨王元之以邁世之豪俯就繩尺以樂天爲法歐陽永叔痛矯西崑以退之爲宗蘇子美梅聖俞介乎其間梅之覃思精微學孟東野蘇之筆力横絶宗杜子美亦頗號爲詩道中興至若王禹玉之踵徽之盛公量之祖應物石延年之效牧之王介甫之原三謝雖不絶似皆嘗得其髣髴者元祐之間蘇黄挺出雖曰共師

李杜而競以己意相高而諸作又廢矣自此以後詩人迭起或波瀾富而句律踈或煆煉精而情性遠大抵不出於二家觀於蘇門四學士及江西宗派諸詩蓋可見矣陳去非雖晚出乃能因崔德符而歸宿於少陵有不爲流俗之所移易驯至隆興乾道之時尤延之之清婉楊廷秀之深刻范至能之宏麗陸務觀之敷腴亦皆有可觀者然終不離天聖元祐之故步去盛唐爲益遠下至蕭趙二氏氣局荒頹而音節促迫則其變又極矣由此觀之詩之格力崇卑固若隨世而變遷然謂其皆不相師可乎第所相師者或有異焉其上焉者師其意辭固不似而氣象無不同其下焉者師其辭辭則似矣求其精神之所寓固未嘗近也然惟深於比興者乃能察知之爾然而爲詩當自名家然後可傳於不朽若體圓畫規准方作矩終爲人之臣僕尚鳥得爲之詩哉是何者詩乃吟咏情性之具而所謂風雅頌者皆出於吾之一心特因事感觸而成非智力之所能增損也古之人其初雖有所沿襲末復自成一家言又豈規規然必於相師者

哉嗚呼此未易爲初學道也近來學者頗多自高操觚未能成章輒闊視前古爲無物且揚言曰曹劉李杜蘇黄諸作雖佳不必師吾即師師吾心耳故其所作往往猖狂無倫以揚沙走石爲豪而不復知有純和冲粹之音可勝嘆哉可勝嘆哉濂非能詩者因足下之言姑累誦所聞如此惟足下裁擇焉不宣濂白

孔子廟堂議

世之言禮者咸取法於孔子然則爲廟以祀之其可不稽於古之禮乎不以古之禮祀孔子是

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牆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蓋求神於陰陽也今用熏薌代之庸非簡乎古者朝覲會同與凡郊廟祭饗之事皆設庭燎司烜共之火師監之其數則天子百公五十餘三十以為不若是則不嚴且敬也今以秉炬當之庸非瀆乎古之有道有德者使教之死則以為樂祖祭於瞽宗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生之類也又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釋奠必有帛有國故則否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

者當與鄰國合若唐虞有夔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當是時學者各自祭其先師非其師弗學也非其學弗祭也學校既廢天下莫知所師孔子集群聖之大成顏回曾參孔伋孟軻實傳孔子之道尊之以為先聖先師而通祀於天下固宜其餘當各及其邦之先賢雖七十二子之祀亦當罷去而於國學設之庶幾弗悖禮意（開元禮國學祀先聖孔子以顏子等七十二賢配諸州以先師顏子配）今也雜寘而妄列甚至荀況之言性惡揚雄之事王莽王弼之宗莊老賈逵之忽細行

杜預之建短喪馬融之黨附勢家亦厠其中吾
不知其爲何説也古者立學專以明人倫子雖
齊聖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
武不先不窋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今
一切寘而不講顔回曾參孔伋子也配享堂上
顔路曾點孔鯉父也列祀廡間張載則二程之
表叔也乃坐其下（淳祐初張居程上後因國子監集議再定張遂居程下）
顛倒彝倫莫此爲甚吾又不知其爲何説也古
者士之見師以菜爲贄故始入學者必釋菜以
禮其先師其學官四時之祭乃皆釋奠（牲牢亦用）

非釋奠有樂無尸而釋菜無樂是二者之重輕
繫乎樂之有無也今則襲用魏漢律所制大晟
之樂乃先儒所謂亂世之音者也其可乎哉古
者釋奠釋菜名義雖存其儀注皆不可知唐開
元禮彷佛儀禮饋食篇節文爲詳所謂三獻各
於獻後飲福即尸酢主人主婦及賔之義也今
儼其煩唯初獻者得行之其可乎哉嗚呼學校
者禮之所自出猶河瀆之宗瀛海也猶山嶽之
祖崐崘也今乃舛繆若是則其他可知矣禮固
非士庶人之所敢議有人心者孰能默默以自

安乎雖然此姑言其畧爾若夫廟制之非冝冕
服之無章器用則襍乎雅俗升降則昧乎左右
如此類甚多雖更僕不可盡也或者則曰子言
之信辯矣建安熊氏欲以伏羲爲道統之宗神
農黄帝堯舜禹湯文武各以次而列臯陶伊
尹太公望周公暨稷契夷益傳説箕子皆可與
享于先王天子公卿所宜師式也當以此秩祀
天子之學若孔子實兼祖述憲章之任其爲通
祀則自天子下逹奚啻如其言則道統益尊三
皇不汩於醫師太公不辱於武夫也不識可乎

昔周有天下立四代之學其所謂先聖者虞庠
則以舜夏學則以禹殷學則以湯東膠則以文
王復各取當時左右四聖成其德業者爲之先
師以配享焉此固天子立學之法也奚爲而不
可也

吴草廬先生賛

紫氣蟬聯神物蜿蜒有開必先山川降神自元
而眞篤生哲人愼斯勤斯絶乎等夷於道早知
雋如秋霜煦如春陽何德之昌抱膝而居氣葢
入區闕而弗舒玩心神明探脉弗停輿衛聖經

學徒昇依毛之有麒甲之有龜與其淵冲以消
吝封心熈氣融天明當軒留聘益尊施教成均
此許南吳先後合符人文之敷

金華文統卷第九

金華文統卷第十

王禕

字子充義烏人從黃溍遊 國初辟任江
西提舉司校理同知南康移判漳州 召
脩元史轉翰林待制知制誥兼講官使雲
南諭梁武不屈死之後贈翰林學士謚忠
文

封諸王詔

朕荷天地百神之靈祖宗之德起自布衣艱難
創業惟時將帥用命遂致十有六年混一四海

功成治定以膺正統考諸古昔帝王既有天下
子居嫡長者必正位儲貳若其衆子則皆分茅
胙土封以王爵盖明長幼之分固內外之勢者
朕今有子十人前歲已立長子標為皇太子爰
以今歲四月初七日封第二子樉為秦王第三
子棡為晉王第四子棣為燕王第五子橚為吳
王第六子楨為楚王第七子榑為齊王第八子
梓為潭王第九子杞為趙王第十子檀為魯王
姪孫守謙為靖江王皆受冊寶設置相傅官屬
凡諸禮典已有定制於戲衆建藩輔所以廣盤

石之安大封土疆所以眷祝文之厚古今通誼
朕何敢私尚賴中外臣隣相與維持弼成政化
故玆詔示咸使聞知

定嶽鎮海瀆名號詔

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聲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爲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惟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靈之

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瀆禮不經莫此爲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加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郡縣城隍神號一體改封歷代忠神烈士亦依當時初封以爲實號後世溢美之稱皆與革去其孔子明先王之要道爲天下師以濟後世非有功於一方一時者可比所有封爵宜仍其舊庶幾神人之際名正言順於理爲當用稱朕以禮祀神之意故玆詔示咸使聞知

開科舉詔

詔曰朕聞成周之制取材於貢士故賢者在職而其民有士君子之行是以風俗淳美國易爲治而教化彰顯也漢唐及宋科舉取士各有定制然但求詞章之學而未求六藝之全至於前元依古設科待士甚優而權要之官每納奔競之人辛勤歲月輒竊仕祿所得資品或居舉人之上其懷材抱道之賢恥於並進甘隱山林而不起風俗之弊一至於此今朕統一中國外撫

四夷方與斯民共享升平之治所慮官非其人有傷吾民願得賢能君子而用之自洪武三年爲始特設科舉以起懷材抱道之士務在經明行脩博古通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其中選者朕將親策于廷觀其學識品其高下而任之以官果有才學出衆者待以顯擢使中外文臣皆由科舉而選非科舉者毋得與官敢有遊食奔競之徒坐以重罪以稱朕責實求賢之意於戲設科取士期必得於全材任官惟賢庶可成於治道咨爾有衆體予至懷故玆詔示想宜知悉

免租稅詔

蓋聞自古帝王必資民力以助成武功故國家尤當以卹民為先務朕為億兆主甚欲與吾民同樂於天地間即位以來于今三年各處郡邑雖嘗免其稅糧尚慮凋弊之餘未能蘇息其應天太平鎮江宣州廣德滁州和州當創業之初錢糧供億實為浩繁賴此數郡以足國用遂致平定四方念其勤勞何時忘之深宜優恤應天太平已嘗免其稅糧二年鎮江宣州廣德滁和已免一年此七處今年夏秋稅糧再行蠲免徽

州嚴州金華衢州處州廣信池州饒州廬州以次歸附供給皆為煩勞此九處今年夏秋稅糧亦與蠲免河南北平近入版圖重念其民久罹兵革疲困為甚山東與河南地方相接其民宜加培養庶使河南之民得以相資為生山東已嘗與免二年河南北平已免一年此三處今年稅糧並行再與蠲免朕以布衣起事民間艱苦無不周知今所優免姑以凋弊之處為先所在有司其尚謹於奉承以體朕恤民之意

正統論

正統之論本乎春秋當周之東遷王室衰微夷於列國而楚及吳徐並僭王號天下之人幾不知正統之所在孔子之作春秋於正必書王於王必稱天而僭竊之邦皆降而書子凡以著尊王之義也故傳者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統之義於斯肇焉歐陽脩氏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是非有難明故正統之論所為作也嗚呼三代之下有天下者大抵皆不正不一而不能合乎至公大義之所在是非之際

於是難明者多矣蓋當其難明之際驗之天文則失於妄僭之人言則失於偏是故焚惑守心應乎魏文帝之殂而吳蜀無他故苟可以魏為正矣然月犯大心王者所忌則蜀昭烈之殂實應之而吳魏無事也是蜀亦可為正也此非失於妄哉自晉之滅而南為東晉宋齊梁陳北為後魏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而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受則推其統曰隋受之後周後周受之後魏此非失於偏哉嗚呼論正統而不推天下之

至公據天下之大義而溺於妄於偏其亦不明於春秋之旨矣且歐陽氏正統之論以謂正統者聽其有絕有續而後可不必假以假人而使勿絕也假以假人而使勿絕列至公大義有所不行也故正統之序歴唐虞夏商周秦漢至漢建安而絕魏氏竊取漢鼎得之既不以正劉氏雖漢裔崎嶇巴蜀又未嘗得志於中國而孫氏徒保守江表而已皆不可謂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者也及晉有天下而其統始續故自泰始元年復得正其統至惠與之亡正統於是又

文統卷十　一六

絕矣晉氏既南天下大亂故自東晉建武之始止陳貞明之終二百餘年其間乘時竝起爭奪僭竊者不可勝紀其畧可紀者猶十六七家既而大小強弱自相併吞而天下猶爲四東晉宋齊梁陳又自分爲後梁而爲二後魏後周隋又自分爲東魏北齊而爲二離合紛紜莫適爲正皆不得其統正統於是又絕矣及後周并北齊而授之隋隋并後周又并陳然後天下合爲一而其統復續故自開皇九年復得正其統而唐繼之自天祐之亡正統於是又絕矣梁氏弒其主盜其國以梁爲僞固也後唐之興籍曰名正而言順實非所以復唐晉氏受國於契丹尤無足議而漢周亦皆承之以非義況此五代者皆未嘗合天下于一則其不得以承正統夫復何疑及宋有天下居其正合于一而其統乃復續故自建隆元年復得正其統至於靖康之亂南北分裂金雖據有中原不可謂居天下之正宋既南渡不可謂合天下于一其事適類於魏蜀東晉後魏之際是非難明而正統於是又絕矣自遼并于金而金又并于元及元又并南宋然

文統卷十　一七

後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而復正其統故元之紹正統當自至元十三年始也由是論之所謂正統者自唐虞以來四絕而四續惟其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予奪當而正統明也嗚呼吾之說至公大義之所存歐陽氏之所爲說也歐陽氏之說廢則吾之說不行於天下矣

送鄭仲宗序

上之三年夏詔徵江南諸郡縣民凡㢑大家者悉赴闕既集闕下則造之於廷而親訓諭之凡天地陰陽性命仁義古今治亂盛衰紀綱法度

賦税供給風俗政治得失之故諄諄焉累數千百言又恐其或遺忘而不能詳也則刻而爲書以篆本分賜之乃六月十三日庚午　上御奉天門翰林臣宋濂臣詹同臣王褘及起居注臣陳敬奏事畢賜坐從容問曰卿等知朕所以訓諭斯民之意乎臣褘謹對曰自古帝王皆身兼君師之任君以治民師以敎民三代而下爲人主者知爲治而不知爲敎今陛下主天下爲治之道已備而又集凡民而訓諭之耳提面命不啻嚴師之於弟子此政古昔帝王敎民之意

也又問卿等亦嘗見何人有論否乎臣濂對曰臣鄉人浦江義門鄭氏實求念訓諭爲臣言陛下敎之之言甚至今選且將以所賜書重刻而摹之使其鄉里之民家有是書以廣宣聖意矣越數日仲宗來請別且求言以爲贈仲宗即所謂義門鄭氏者也夫仲宗之來既承聖天子之丁寧告戒至詳且悉天下之言莫有加之者矣而顧又求言於褘何耶褘也聞之三代之民人有士君子之行豈必皆待上之人匡直輔翼而振德之哉蓋其性質本善而又薰陶

漸磨之素至故一鼓舞之間莫不興起於爲善而比屋可封之俗成矣今仲宗之家十葉聚食藹然有仁義之風庶幾一家之三代令又躬受聖訓而且圖使鄉里之民同興於仁讓上下相成如此豈非三代之君民者與夫紀述、上德而推揚之以風厲乎四方者史臣之職也褘故具志其事書以告仲宗若仲宗才學之懿行役之勤則凡獻詩者當能稱誦之茲不復道云

送紹興守張侯序

聖天子以神武取天下海内爲一天下大定重

念比年以來民生失職思有以惠綏之以謂近民之官莫切於郡縣故守令之選每加慎焉比遣使者行浙東郡縣問民所疾苦至金華金華父老告使者言數年前吾邑有主簿張君愛民甚吾民至今思之不能忘朝廷倘嘉惠吾民願得張君復來爲金華使者還以其民言聞　上爲之嘉歎即命以張某爲郡守守金華於是張侯去金華再遷官方爲侍儀使朝夕在　上左右會紹興闕守中書省臣奏命張某守紹興爲宜有旨從之張侯行在朝僚友咸屬余爲言以

贈之以余金華人爲能知張侯也嗚呼自兵興以來天下凋郡弊縣比比而是民生不遂久矣惟是浙東西民被兵少生齒故繁庶然徵需科歛之苛如其民之困亦已甚矣雖郡縣致體有不同而均之爲民牧愛民之心豈無不同令張侯之爲越即前日金華之愛民者推而行之越之民有不蒙其惠者幾希余忝職太史氏竊知皇上所以慎選守牧之意故特爲張侯言之侯行矣他日政成其必無負 聖天子見用之意而以循吏著稱史冊者其必張侯矣余不敏尚

能執筆以俟

郁離子序

郁離子若干卷青田劉先生所著也六經以後諸子者出其立言皆將以明夫道也而其爲言人人殊蓋其患在於求勝求勝則尚奇尚奇則立異夫聖人之道不可以異求也愈異則愈不奇愈奇則愈不勝故諸子者門分戸列各立標準奮其私智騖其臆說爲書日繁而能不詭於道術者幾希宜其傳于後世者恒鮮而泯滅不聞者不可勝道也先生是書雖寓言居多然其於天地陰陽性命道德世運政治禮樂法度之際詳矣揆之聖人之道蓋所謂不悖焉者固不特言語之工而已此其有不傳者歟先生名基字伯温治春秋以進士起家仕稍不顯而猶介之名素著遭世大亂益韜晦不苟出雖出不苟就也凡是人尊信之以爲有道之君子云

水經序

水經漢桑欽所作藝文志缺弗錄而隋經籍志有兩水經一本三卷郭璞注一本四十卷酈善長注善長道元字也然皆不著撰人氏名舊唐

志乃云郭璞作宋崇文總目亦不言撰人爲誰但云酈注四十卷亡其五至新唐志始謂爲桑欽作又言一云郭璞作蓋疑之也按前漢書儒林傳古文尚書塗惲授河南桑欽君長晁氏讀書志謂欽成帝時人也今以其書考之濟水過壽張即前漢壽良縣光武所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即狄縣安帝所更名荷水過湖陸即湖陵縣章帝所更名分水過永安即彘縣順帝所更名則其書非作成帝時若順帝以後人所爲矣又其書言武侯壘又云魏興安陽縣注謂武侯所

居魏分漢中立魏興郡又云江水東逕永安宮南則昭烈托孤於武侯之地也又其言北縣名多曹氏時置南縣名多孫氏時置是又若三國以後人所為也又云改信都從長樂則晉太康五年也又河水北薄骨律鎮城注云赫連果城則後魏所置也此其書又若晉後魏人所為也意者欽本成帝時人實為此書及郭酈二氏為傳注咸附益之而璞晉人道元後魏人也是故山海經禹益所記也而有長沙零陵桂陽諸暨之名本草神農所述也而有豫章朱崖趙國常山奉高真定臨淄馮翊之稱爾雅作於周公而云張仲孝友蒼頡篇造於李斯而云漢兼天下要皆後人所附益非復其本文然則水經為欽作無疑蓋久而經傳相淆而欽之本文亡矣本文雖亡可不謂為欽作哉通典謂郭注多疎畧廷惟而已不傳今酈注四十卷間完而舊本往往失於遷就有錯簡金蔡正甫氏嘗作補正三卷而亦不傳今唯酈注舊本猶行而已夫天地之間惟水為多故水者地之脈絡也大川相間小川相屬而凡郡縣州道瓜列碁布皆因水以別焉地理之書始於禹貢而禹貢之分九州必主山川以定經界誠以山川之形縣亘無易州縣之設更革不常故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不能移也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不能遷也此禹貢所以為萬世不易之書也後世史家主於州縣以為書州縣更革其書亦遂以廢而不傳以枝之易於不傳則水經之書其果得而廢之歟大抵此書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有七江河在焉而酈氏注引枝流一千二百五十二其源委之吐納沿路之所經纏絡枝煩條貫手衆搜渠訪瀆靡或漏遺總其槩而攬之天下可運於掌矣故自禹貢以後此書最為近古而不可廢豈亦所謂萬世不易者歟顧世之為地理學者莫不卽邇而略遠就簡而憚煩而李孝紛紜而無所據桑氏之學廢不復講久矣不亦惑哉故予因為序論以致予意抑予之力豈能重其書覽者考其迹求其故而觀其會通必有能識其要者矣

大事記後記

東萊先生呂成公躬任斯道之重諸經既皆有

所論著而於史學尤長其用古策書遺法作大事記誠史家之大法也當時朱文公蓋深服之謂自有史策以來無如此書之奇者初公爲是書務存古意故其與解題各自爲書今用春秋經傳相附之例以解題附見于各條之下雖知非公之本意而庶幾習其讀者獲便於觀覽間竊以臆見復加葺輯而補其一二不韙之罪則固所不敢逃也

贈陳伯柔序

有元以來大江之西有二大儒焉曰吳文正公虞文靖公文正之學主於爲經其於羣經悉釐正其錯簡析衷其疑義以發前儒所未發而集其成討論該洽封植深固視漢儒之顓門名家者有間矣文靖之學主於脩辭其於文辭養氣以培其本知言以極其用是以載斯道而傳之世故其羽翼聖教黼黻人文卓然爲一代之所宗而自成一家之言者也二公之學雖其逕庭有若異嚮然要皆聖賢之爲道其趨一而已矣後學之士烏可妄議乎哉方二公之講學也天下學者翕然師之從而遊者衆矣而以里中子受業其門者有陳君伯柔焉伯柔之學爲經則推本於文正脩辭則取法於文靖淵源之所自誠有不可誣者以余所交二公之門人如伯柔者何其不多見也於是二公不可作矣故余獲交於伯柔不異於緒論揖尊光於二公之門不知生世之晚也伯柔識見高邁而篤於自信操志秉節不務諧於流俗遭世多故益將韜晦不苟事仕進蓋庶幾立言以踵二公之軌躅而今年幾六十亦既老矣昔者伯柔之遊江東也文靖嘗贈之文其言以謂伯柔有志於聖賢之學而二程子之學初無同異且極其歸於天德王道之論蓋其望於伯柔者甚至也於今已三十年余嘗讀其文而深慨焉前哲日遠斯文之墜緒猶千鈞之一髮續而承之不其在於人乎伯柔用辟舉而起再調官於越之諸暨夫今之官州縣者第從事於簿書期會此胡足以盡人之所長余故於伯柔復舉虞公之論以爲言是則伯柔之所任者其亦重矣而余何足以知之書以識別以見余之知伯柔者固非苟焉而已也

滄江書舍記

滄江書舍徐君方舟之所居以讀書者也桐廬濱江爲縣君居在縣北距江不百武而近盖唐北部方公勛之別業而宋名臣方公愨之故居君問來屬予爲文記其舍確夫書之在天下可謂博且廣矣聖人之經儒者之傳諸子百家之著述歷代太史之紀録以及天文地理陰陽律暦兵謀術數字學族譜之雜出數落旁行虞初稗官燕談雌語之並與其爲説不同爲教亦異而其爲書類皆學者所當讀而通之者也雖然學問無窮歲月有限誠有不能徧覩而盡識者

而惟聖人之經則弗可以莫之究也是故易以明陰陽之理書以紀帝王之政詩以通人之性情春秋以示世之賞罰禮以謹上下之節文樂以通天地之氣運凡先王之道所以立天下之大本先王之制所以成天下之大業者皆於是乎在然自扼於秦訓詁于漢聖遠言堙愈傳而愈失時異事易愈變而愈非其流弊遂有不可勝言者矣且仁義性命中誠太極鬼神皆所謂道也妙極乎無聲無臭而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皆講學之樞要而乃以善柔爲仁果敢爲

義氣質以爲性六物以爲命依違以爲中鈍魯以爲誠玄虚以爲太極冥漠以爲鬼神或至以佞爲忠以詐爲信以察爲智以蕩爲情以貪爲欲以反經爲權捷給以爲才譎詭以爲術而世皆謬迷於聞見之陋莫之或省若夫法制之遺其弊尤甚井牧以居民而丘乘卒伍之不合則參以管仲穰苴之法封建以經國而百里五百里之不同則託諸歷代之異郊丘禘祫大事也或以郊丘爲二或以禘祫爲一焉廟堂明堂大典也或以爲異所而殊制或以爲一廟而八名

焉帝號官儀悉承秦舛郊禋廟室雜踵漢誤以及貢賦選舉之設皆不過一切之法而已嗚呼六經之書先王道學治具之所在而後世所取法也然其爲説之弊乃至於是盖千數百年來河南程子關中張子者出始克實踐精討而聖賢明德之要帝王經世之規所以垂憲後世者乃大有所發明其後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一時並興而當其時如永嘉薛氏鄭氏陳氏葉氏閩中林氏永康陳氏後先迭出各以所學自成其家大抵均以先王之道爲己任以先王之制

爲必行而所以立天下之大本成天下之大業者咸粲然方冊間矣然及于今學者顧遂因儒先君子講習既明之餘因循苟簡承前襲舊習矣而不察行矣而不著甚者以先王之道爲莫之可行以先王之德爲無所於用夫然故書自爲書人自爲人而學爲空言矣嗚呼此其爲弊不有甚於前日歟是故學者之於經不可徒誦其文而已也必將求其道以徵諸身明其法以用於世蓋惟誠求而實見篤信而力行然後知人之賢果可以爲聖賢果可以位天地育萬物

而所學不徒爲空言也予夙有聞於此竊嘗有志而願學焉比與君定交戡嫄等遣其子胥從予遊會予函東歸不得與之相講習故因道予所聞者書以授胥以復於君并請揭諸舍壁以爲記

婺州路均役記

婺於浙東號上路所隸州一曰蘭谿縣六曰金華曰義烏曰東陽曰浦江曰永康曰武義合一州六縣之民爲戶若干萬民所有田除法所當復稅糧之入官者歲總若干萬石凡民有田則有役因田之多寡以爲役之高下故爲政者視其稅之所入稽田之多寡知其富貧以爲賦役之差蓋今州縣之地區別其疆界謂之都而富民有田往往徧布諸都稅之入石以千百計者類皆一戶一役而止其斗升之稅不能出其都者亦例與富民同受役而又富民之田或不肯自名其稅假立名戶詭稱兄弟所分與女子所受及在城異鄉人之業飛寄詭竄以避差徭故富者三歲一役曾不以爲多貧者一日受役而家已立破民之所病莫斯爲甚浙東肅訪司

治于婺知其非便嘗議括民間田稅之實使民隨田之所在而受役事未果行至正十年肅政廉訪使董公由浙西移鎮浙東與副使野只捏公僉事余闕公議以謂民之病由役之不均役之不均由田之失實積弊既久更張爲宜而余公贊其事尤力遂申前議定爲約束舉行之擇屬州縣官有政績者分治其事不足則選諸旁郡縣於是蘭谿則本州達魯花赤怯失列浦江則達魯花赤廉八年阿哈東陽則本縣丞蔣受益義烏則本縣達魯花赤亦璘真及衢州録事

泛公琇金華則僧州總管府經歷王仲謙西安主簿張拜住永康則溫州永嘉縣丞林彬祖武義則處州青田縣尹伯顏而本路總管陳公以實領其要焉首下令使民有田者各以狀自陳所有之田幾何復俾各都之役于官曰里正曰主首者與練習田事之人覆畝而覈其得叢之入為誰又稽故所藏籍以質其是否三者克合乃定著爲籍其以田之圖相次而疏其號名畝稅糧之數與得業之人于下者曰流水亦曰魚鱗以人之姓相類而著其糧之數于後者曰類姓以稅糧之數相比而分多寡爲後先者曰鼠尾每籍于部者三一上于廉訪司一上總管府一以留其本州縣立之禁制作爲度程爲籍既定然後按籍而賦役其法即每鄉之田而計各戶之稅糧之所在役即隨之而受役之田恒不出其都第以田多之最者爲里正次焉者爲主首而主首有正有副正者在官副者則相助徵督稅糧焉其多田者兼受他都之役而不可辭小者攝其所助而無倖免高下平正較若畫一凡所以圖名利而戢吏姦者具有科條不可遂

數蓋富者弗病貧者有實自是役無不均之患矣郡人乃相與謀勒文貞石以數無窮夫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者也故爲政者非徒因仍其簡陋而煦嫗撫摩之爲之節宣疾滯而革其故習審察便安而定其長利故能事功可久而矩矱可循也昔公孫成子之爲鄭作封洫制田賦國人謗焉惟能不改其度故卒有齊而鄭以大治諸葛忠武侯之治蜀條教嚴明信賞必罰人初狃於舊俗既而令行禁止民以大和是皆以逸道使民故雖勞不怨也今董公之於婺正其田土脩其役法積年之弊一旦以除鄉豪家富民或弗以爲利已而公洵知民隱不卹浮議訖使民咸得職富貧以均豈非以逸道使民者乎公之於婺郡可謂甚盛是固不宜無述以慰邦人無窮之思公名守懿字某真定稿城人以元勳世家踐歷中外風聲茂著爲時名臣其鎮浙東列郡皆蒙其惠殊政偉績茲不備書書其一事以爲婺州路均役記

南康六老堂記

彭蠡之上有山巍然而起凝然而止者曰廬山

禹貢所謂敷淺原也後世匡俗結廬居之因名
廬阜或云古有匡先生隱其上故復名匡廬而
世又稱之為廬山也蓋自崑崙分支南為衡嶽
以作鎮荊楚既又分支者二東南為五嶺而東
北為廬山山之延袤非甚廣也凝峙非極高也
而扶輿旁薄之氣來之悠遠聚之頓特鍾英精
粹結體完消故望重於世而昔人以衡廬並稱
之然其陰土燥石枯岡阜盆迤以抱大江東來
之勢是為九江其陽則千巖萬壑土木秀潤是
為南康富山之西來也其勢方崇而遽止為峯
者五嶄然雄縱為五老峯五老峯之麓散為群
岡皆蜿蜒南行二十里前臨彭蠡乃止其中一
岡所止獨稍後南康郡治在焉即郡治而望之
其左旁諸岡迤邐前揖而右抱狀若城郭五老
列其後如屏障然相傳郡故濵河為治其徙置
今所實始於考亭先生文公朱夫子先生以淳
熙六年來為守八年乃去官二年之間政効大
著其遺愛之在人餘蹟之在物距今二百年故
未泯也先生之去後人尊賢尚德之意無所表
見乃作堂於廳事之東偏名之曰六老蓋以先

生配五老而為六也嗚呼自天地開闢即有茲
峯而南康由軍為路由路為府前後為守者不
知幾何人而後人獨以先生與諸峯並稱是區
區者誰實使之故嘗聞之堯舜禹湯文武周公
相傳之道至於孔子乃集其大成孔子一再傳
為曾子子思孟子而遂絕周子二程子復續其
傳而道以翕至於朱子又集其大成朱子之道
所謂窮天地亘古今而永長存者以之配茲峯
而為稱固出於人心之公豈非偶然也夫何十
年以來兵火薦臻郡縣廢毀久不加理椅來同
知府事乃請于行中書省得屬州民屋之没官
者五楹閒建之於廳事之後因初以六老之名
名之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固亦承學區區
之志也是役也前知府呂侯明今知府孟侯欽
及通判羅君順理經歷徐君泰知事邸君權皆
協力贊成之元年歲丁未夏四月十三日則成
之年月日也

金華文統卷第十

金華文統卷第十一

蘇伯衡

字平仲金華縣人頴濵十世孫洪武初■
召爲國子學録陞編脩與脩元史終處州
府學教授

懿祖謚冊文（代學士陶安作）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
亥　孝曾孫嗣皇帝臣再拜稽首上言伏以創
業開基孝宜先於追遠　祖功宗德禮莫大於
正名蓋由積善而累仁是致以家而爲國考文

於古進謚在今伏惟　皇曾祖考府君性賦慈
仁志存謹厚克勤克儉脩身永念於貽謀無黨
無偏履道每期於垂裕昔朐唐上崇於少皥而
周武追王於古公思水木之有本源履霜露而
懷怵惕謂多儀備物未足盡於孝心惟顯號鴻
名乃克符於禮典作廟有奕鏤玉惟菜謹奉冊
寶上尊號曰　恒皇帝廟號　懿祖陟降有臨
神明如在繼志述事敢云有道之曾孫啓土建
邦永頼在天之　烈祖謹言

懿恒妣謚冊文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
亥　孝曾孫嗣皇帝臣再拜稽首上言伏以人
之大倫正始必由於内治國之盛典報本莫大
於尊親惟今日之光華皆重闈之積累嚴將禋
享敬上徽稱伏惟　皇曾祖妣坤道順承壼儀
維穆儉遵澣濯德音夙著於宗闈禮備溫恭慶
系遠延於孫子實由中助丕顯前聞惟種德於
百年之先故食報於數世之後遂令眇質獲履
至尊爰考彝章式崇謚冊謹奉冊寶上尊號曰
恒皇后誕受帝祉永膺令名重翟褕衣莫遂生

榮之願關雎麟趾尚祈陰相之功謹言

送晉王相汪君序

聖天子統函夏圖惟治道念夫爲國之藩屏
在于豫建　親王爰以夏四月乙丑九子一孫
同日封爲王授之冊寶錫之車服胙之土田復
簡朝之重臣爲之保傅　親御便殿面諭而
臨遣之俾之先往繕城闕樹府寺備儀衛董官
聯施政教以待　諸王出閤而龍舒汪君實拜
晉王相昔三王之於世子莫不旁求碩士爲之
師爲之傅爲之保而道以德義輔以政事保其

身體漢氏以來因之凡諸侯王列置傅相其位
秩差後三師而體貌之隆責任之重則鈞一焉
別今　晉王所賜履表裏山河乃堯之故都叔
虞之舊封韓趙魏之全壤地大且要保　王躬
而制外閫不有重臣則何以哉汪君負倜儻傑
出之資夙承訓於家庭又嘗師武威余公其與
學植文采材遠畧卓乎非流輩所可及　上之
渡江也首被知遇出入左右敭歷中外愼其所
用而聲實以著譬則萬石之鍾大叩之大鳴焉
小叩之小鳴焉今躋二千石擢拜是官　眷注

尤非昔比矣漢光武以張佚不難於正朕故用
佚爲子傅唐太宗謂李勣不遺於李密故托勣
以孤幼帝者爲子擇相類如此汪君之使河南
也被留久之而卒完節來歸其在中臺也數犯
天威陛陳讜論可屬　晉王豈復有過於君者
哉則君所輔導視佚與勣之所輔導者雖有本
支之異而　上之所以用君者與光武太宗之
取佚與勣蓋千載同符也已鞠躬盡瘁啓沃彌
綸以光孝友之行以拓維城之功以追河間東
平之賢使晉邸綽爲今　王保有社稷　與國

同休永永無疆上無負　聖天子建親王之至
計擇保傅之盛心固大夫士之所望而亦君之
所優爲者哉君且行朝士之能詩者或歌以餞
而屬余叙之於是乎述

慎脩齋說

平陽有雅德之士曰宋以廉氏年幾六十不懈
于學故有讀書之齋名曰慎脩間謂余曰願爲
著其說以相吾志予曰至矣哉子之所以名齋
也鄙人何足以知之何足以言之雖然昔者嘗
私淑之矣唐虞三代之聖人或兢兢業業或孳

孳慄慄或翼翼齋齋皆所以慎也故曰慎徽五
典曰慎乃在位曰慎厥麗曰慎德曰慎罰曰庶
慎聖人若是其慎者無他天體物而不遺人物
之生日用之間莫非天命之流行一念苟不慎
焉一息苟不慎焉則人爲參之而天命幾乎息
矣而吾與天二矣而失吾所以爲人之道矣焉
有失爲人之道而身脩者乎而可以爲人乎此
所以慎之而不敢朝夕以寧也嗚呼於穆不巳
者天純亦不巳者聖人聖人與天同運宜若無
事乎慎而其慎猶然學者固可忽焉而不慎哉

愼之柰何如執玉如奉盈如見大賓如承祭如
如臨師保不覩而戒謹不聞而恐懼所以持其
心克如是則知所以畏天矣知所以畏天則知
所以事天矣知所以事天則循乎天而不失所
以爲人之道矣身其有不脩乎蓋命於天而具
於吾身而著於吾身而接於吾身者各有五具
於身者仁也義也禮也智也信也斯五者其名
曰五性著於身者貌也言也視也聽也思也斯
五者其名曰五事接於身者君臣也父子也夫
婦也長幼也朋友也斯五者其名曰五倫愼則
由乎仁而親疏無不愛由乎義而裁制無不宜
由乎禮而品節無不當由乎智而是非無不察
由乎信而言行無不實五性於是乎盡焉愼則
貌極其恭而作肅言極其從而作乂視極其明
而作哲聽極其聰而作謀思極其睿而作聖五
事於是而得焉愼則君臣以正父子以親夫婦
以別長幼以序朋友以信五倫於是乎敦焉身
其有不脩乎愼者脩之要也脩者愼之効也非
愼固無自而脩非脩又烏足爲愼不愼而無不
愼聖人也愼而後愼賢人也無忌憚而不愼小
人也聖人不愼而無不愼故其身不脩而無不
脩賢人愼而後愼故其身脩而後脩小人無忌
憚而不愼故其身放僻邪侈而不脩由是言之
學者亦侻焉自愼而已苟或不愼日以其心與
事物相轉旋於無窮幾何其不爲無忌憚之小
人也存亡係於操舍而吉凶生於敬怠不愼則
至於爲小人夫何足恠然則愼之於人也亦大
矣如之何不愼余於子之名爲言不重有警乎
書曰愼厥身脩思永則願相與共勉之也

染說

凡染象天象地象東方象南方象西方象北方
象草木象翟象雀以爲色取蘗取梔取藍取茅
蒐取橐盧取豕首取象斗取丹秫取涅水取㯻
之灰以爲材燃之漚之暴之宿之淫之汰之塗
之揮之漬之以爲法一入再入三入五入七入
以爲候天下染工一也於此有帛焉衆染工
染之其材之分齊同其法之節制同其候之多
寡同其色之淺深明暗枯澤美惡則不同其深
而明澤而美者必其工之善者也其淺而暗枯
而惡者必其工之不善者也蓋天下之技莫不

有妙焉染之妙得之心而後色之妙應於手而
至於妙則色不可勝用矣夫安得不使人藉手
目而賞玩之乎此惟善工能之非不善工可能
也夫工於染者之所染與不工於染者之所染
其色固有間矣然雖工者所染之布帛與天地
四方草木翟雀其色則又有間矣無他天地四
方草木翟雀之色二氣之精華天之所生也天
下之至色也布帛之色假乎物采人之所為也
非天下之至色也學士大夫之於文亦然經之
以緯綸之以情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

約之以節奏人人之所同也出乎口而書乎紙
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乎中而能使了然於口
與手猶善工之工於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詞
則不能達猶不善工之不工於染也天下之技
莫不有妙焉而況於文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
其室者也是故三代以來為文者至多尚論臻
其妙者春秋則左丘明戰國則荀況莊周韓非
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班固劉向
揚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翺宋則歐陽脩王安
石曾鞏及吾祖老泉東坡潁濱上下數千百年

間不過二十人爾豈非其妙難致故其人難得
與雖然之二十人者之於文也誠至于妙矣其
視六經豈不有逕庭也哉六經者聖人道德之
所著非有意於為文天下之至文也猶天地四
方草木翟雀之為色也左丘明之徒道德不至
而其意皆存於為文非天下之至文也猶布帛
之為色也學者知詞氣非六經不足以言文玄
非天黃非地青非東方赤非南方白非西方黑
非北方夏非翟緅非雀紅綠非草木不足以言
色可不汲汲於道德而准文辭之孜孜乎天台

方希直從太史宋公學為文章其年甚少而其
文甚工不惟同門之士未有及之者自[illegible]
搢紳以至四方之老成凡與宋公交者無不加
許之以為不可及余每過宋公退即希直請其
所為文未嘗不擊節而歎其有得於文之妙也
今希直將歸其鄉大肆其力於文故因以此勉
焉余自蚤歲從盡心於文年垂五十而迄無成
不知自勉乃欲勉希直寧不知愧然希直得余
說而及時以道德自任則又何至若余哉此余
之所以致愛助於希直也

艤航辯

客聞艤航而往觀焉詰航之主人曰公治軒於第而名以航吾未暇論也昔之人藏舟於壑可謂固矣半夜有負而去者列公之航於此焉艤欲人不負之去得乎曰彼之舟藏矣而不艤焉是以人得負而去也我之航則固艤矣又孰得負而去也吾見江湖之上洲渚之側舟之泊者非不艤也一揚沙拔木之風卒然而起蹴天沃日之濤洶然而作蛟龍黿鼉之族駭然而觸卒之摧敗而傾覆者亦多矣則艤也果足賴乎曰夫

艤非徒艤也有其具焉有其地焉艤之而無其具無其地猶不艤也有其具矣而具不美猶不艤也有其地矣而地不善猶不艤也故善操舟者於物以艤必先治之其處可艤必先審之治其具使無不美審其地使無不善然後乃可以艤此艤之之道也先美其具則大患可弭而禦暴卒遇風濤蛟龍之變而不能動又善其地則大患可得而避雖卒遇風濤蛟龍之變而不能又風恬浪靜擊楫而進盲風怪雨轉柁而止而豈至於摧敗且傾覆哉天下之險者無過江海

而天下之濟險者無過舟航舟航固濟險之具也而世之操舟者恃其可以濟險也逐利而不知止直前而不知戒方其張航順流一日千里自以為快及乎風與水爭飄蕩撇䉶而不可禁止也蒼黃而艤非惟艤之之物素不治而艤之之地亦素不審維可取具於臨時勢不計乎險易是烏在艤之之道哉夫具有而不美地有而不善則與無地無具何以異乎雖欲極人力之所能為以禦避乎風濤蛟龍之變而不可得至於束手孰視其摧敗傾覆而不可救此非

艤之失也艤焉而非其道之失也我曾亂浙河凌揚子浮淮泗汲汴濟滄漳而北遊又自直沽遵海而南歸環顧前後左右之舟未有具完地利而摧傾敗覆者也亦未有具不完地不利而不摧敗傾覆者也夫操舟一艤之間尚得其道以免於患又况君子之行己而身之安危家之興廢所係焉者可以無道而欲免患乎嗟夫勢利權謀之可以涉世不猶舟航之可以涉險乎人之憑勢利權謀而趨世不猶操舟者之恃舟航以濟險乎世路之險甚於江海富貴之禍甚

於風濤蛟龍恃舟航而涉險者其舟危倚勢利
權謀以趍世者其身不危哉柰何世之君子貪
得而無厭冒進而不顧也觸罪罟蹈危機首領
膏於斧鑕妻子繫爲俘囚將誰咎乎將誰咎乎
故我之仕也於彼之所倚者畏之如虎狼遠之
如仇讎奉身而退仁義爲之樓檣詩書爲之棹
楫道德爲之維忠信爲之所進則遊乎學之海
止則泊乎聖之涯今也年踰五十荐更世變身
之不辱而祖宗之無忝非敢自以爲能庶幾寡
過焉耳矣則固賴之力也休吾身於斯軒强吾

軒以斯名因物理之察察者以圖終而訓後則
亦安而不忘危之志也而客又□□怵焉客不能
詰逡巡而退余時在坐獲聞其□以其言之足
以有警也於是錄之航之主人□□泳字仲潛浦
江人世所謂義門鄭氏也

友恭堂記

治莫備於武周其馭民也均其食則有井田焉
聯其居則有比閭族黨焉糾其行則有鄉大夫
州長焉統其屬則有宗法焉而□其善懲其惡
又有旌別之典焉民生其時禮□□興行風俗純
美父子兄弟相與慈孝友弟于其家而親親之
仁洽于九族急相賙也喜相慶也死葬相恤也
患難相捄也達之天下無間也亦其勢當然蓋
無足以異也後世爲治者惟徵斂獄訟期會是
務而馭民之道蔑如無井田以均其食也無比
閭族黨以聯其居也無鄉大夫州長以糾其行
也無宗法以統其屬也至於勸懲之際亦乖其
方而不足以使人戒勉也民之不得由乎先王
治教之盛亦已甚矣然其間篤於恩義厚於倫
理如唐張公藝宋李自倫王丕之流史不絕書

是乃出於天性豈可不謂之難能矣乎而□周
君思中自吉至□爲余述鄉人之美求記其所
謂友恭之堂曰蕭氏世家于吉聚族而同釜爨
以居且五世矣齊齊焉者今三人焉伯曰與賢
仲曰與權曰與恭雖遭值變故家日以削而孝
友之風彌久益著雍容一堂之上周旋[illegible]之
中怡怡如也諸子材皆克肖善守家法朝夕與
諸孫力田服賈恭子弟之職而與賢敎之以禮
即冠昏喪祭行之內外數百指莫不唯唯致謹
曰諸父之敎也邦之大夫士嘉之因名其堂曰

文集云微諸思中之言則蕭氏與發之浙江鄭氏其世之久近不齊其以布衣男子行脩於已教行於家能為古人之所難如出一軌是皆不待文王而興生乎千載之下不失為三代之民者也歐陽子嘗言後世所謂賢者其可貴於三代之士遠矣豈弗信矣乎余於蕭氏雖不獲望其閭登其堂見其長者而與其小者遊如鄭氏也獨念夫三代之英大道之行自孔子不得見之矧今去孔子又千九六百年矣婺在江之東吉在江之西乃有若鄭氏蕭氏者並以孝義著

稱豈不由比屋而立乎頑予何人獲覩其事而聞其風安得不為之喜於是西望歌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克舉之以為與賢伯仲之頌又歌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子子孫孫勿替引之以為與賢來裔之規又歌曰人之秉彝好是懿德戚戚兄弟莫遠具邇且以示風厲於夫人歌已遂書以為記

節義堂記

處州衛知事魏君以節義名其堂使來請曰自吾有堂堂有斯名亦已久矣然未有發其蘊為吾記之者敢屬筆焉余聞魏君家深溪深溪於毗陵為勝地九龍之山天下第二泉在焉魏君作堂其間不以觀遊為美而以節義自脩亦可以見其志矣乃記之曰節義之立不立豈惟君子鄙夫所由判國家治亂安危亦恒由之何以知其然也士之出于三代之際者養之有學校敘之有教化莫不篤於道周於德有過人之節取予辭受出處必以其義得失利害禍福不動其心殺之可也辱之可也餓之可也寒之可也爵之以五等之國富之以萬鍾之祿臨之以三

軍之威使易其所守而胥為不善不可也夫如是故可以共憂樂而亦可與同患難三代之所以長治久安其豈不由此也歟厥後惟秦漢諸君子無愧焉自元興以降宦寺專政挾天子威權以薰灼海內紀綱於是大壞矣而當時君子其在位者則抗志尊小之間不少屈意以迎合附麗至於羅織鉤黨之獄起而其節操愈堅其在野者則聞風慕義慷慨奮激棄家族骨肉相勉趨死而不悔夫如是故終漢之世不軌之徒懷篡奪者後先相望皆忌憚而不敢直遂而漢

社稷危而不遂亡者是賴之也然則節義之所係豈細也哉近世學荒不脩教化不行士鮮不爲習俗所移放其邪心役於外物區區貴富何足爲重輕而求之者蔑名節損禮義不顧性命而惟恐不得僥倖得之㚟姁以爲容詹詹以爲悅汲汲保身固位以爲務平居莫肯直道以事上緩急遂致蠹國而叛君若是者雖曰累千百何益於人國家哉 聖天子知節義與國家祖與有無創業之初庶事未遑而獨於前朝伏節蹈義之臣或優以體貌或寵以褒贈或列諸從祀或録其子孫以示風厲丕變爾來垂兩紀矣雖 朝廷清明四方無虞士大夫幸而享富貴之樂不蹟患難之途無由以奇節高義自見而豈可不力也哉忘其勢而取舍不悖忘人之勢而特立不懼招之不來麾之不去斯何莫非節義也豈必見危授命殺身成仁而後爲節爲誼哉故觀魏君之名堂非所謂有志者乎雖然人之所恃以斡旋萬變者氣而已有以養之則細入芒忽而不爲歉大塞天地而不爲盈不以困抑摧挫而亡不以安富尊榮而存蓋有以

爲氣之主也故隨其所適而皆安投其鄉而如意衆人之於是氣也無物爲之主而反聽命焉如嘤然之兵如朝霧之氣如暴雷迅雨之湧水其始也非不可畏而可悅假之斯須之時則已潰散消涸而不見其迹矣未有處大事臨大節而不顛躓失措者由其爲氣所使而莫爲之主故也均之是氣也有所養者爲正氣無所養者爲虛氣惟氣之正者浩然剛大不變於物持虛氣以處夫紛紜之變其不變於物乎有志於名節者苟不明道集義以養其中而惟用虛氣求有所樹立非余之所知也願與魏君勉焉

書徐文清公家傳後

考亭朱子之學大行於婺由公與文定何公始文定承再傳之緒於文節黄公而公則親承指授於朱子者也文定後傳文憲王公文憲傳文安金公文安傳文懿許公而其學人到于今傳焉徐公遊最久而盡傳公之學者曰通齋隱君葉由庚公既没隱君與文定文憲皆以道學爲東南之望及隱君没而其學遂莫之傳近時閭巷後生於公師友之淵源猶昧昧不知而况知

講其學乎然則人之崇尚文定之學者不過風承響接以世所共傳爲信耳豈復卓然有見而灼然有知乎不然公與文定雖各名家而其所學則惟一道況隱君論辯周子太極圖與論語屬詞聯事集文定文憲皆深服其言則亦烏可弗講其學也歟宋渡江以來發之先達清脩直亮貴而能貧惟公及中書舍人潘公而公之學術充粹且正是誠何可及哉去之百餘年而無稱焉尚得謂之有尊德樂道之心哉公之六世諸孫陵以此傳見屬繕寫景仰之餘而感慨係之矣

覈田記

宋南渡後金華縣諸名額田畝量於紹興辛酉檢踏於嘉定甲申覆量於咸淳丙寅立法詳而爲制密戶有恒征地無遺利猶不失有田斯有賦焉元之下江南因之以收賦稅以詔力役而水旱于其則驗其災之厚薄蠲其賦之多少加以歷歲既久舊牘寖不足徵由是縣之民每遇災主佃各列其田自訴訴輒復益步加畝以幸免常租而賦額日羨矣至正庚寅令民自實要在均役而已不暇釐正也版籍入 皇朝遂有鑿空之賦名曰虛偽糧而其數之多爲田至千三百九頃有奇民負逋而莫償吏惴惴惟歲入不登是懼而公私交以爲病矣事聞中書省丞命撿覈除之戶部援[illegible]令俾以五尺爲步造子凡以量符下皆重改成籍因敢自任既而命明州府通判王琮來治之甫興役又以事罷去會今王君來倅郡遂以命君而君亦自以爲己任盖縣統鄉十有二鄉統都上鄉七中鄉四下鄉三都統保大率十乃今都擇一人爲量長保擇一人爲里長都以五十步爲率築[illegible]一焉表其都之界保以三十步爲率築堠一焉表其保之界田以區爲率樹木表一焉書其甲乙之次樹諸表一焉書其多寡之數而旁都比保分曹易地相司察焉有田者則各以名數如其時訴水旱者自占書于表而樹之田間擇吏之清強者分董其役以金華縣丞鍾彌[illegible]東南鄉以浦江縣丞杜彥董西北鄉侯乃出[illegible]諸鄉即寺觀以次舍橐糇糧以食飲衛冒暑雨跋涉阡陌履畝而中量焉各乘其形之方圓曲直長短絕

代補此塵界微積以是畝數乃以今昔之度準
之有餘者擿之不及者減之崇溪之齧于水者
蠲之山林園池而墾築耕稼者收之量既周乃
裒諸所表為魚鱗圖為流水冊冊以會歸圖以
會田董之以東陽縣丞趙斗南君朝夕親臨而
程督焉凡田既除前虛詭之數其為增者收者
總百五十二頃有奇減者蠲者總三百四十五
頃有奇冊以帙計者四百五十有三圖以幅計
者如冊之數而皆有則檢量之役起洪武四年
夏四月丙申訖其年秋八月庚子積吉有二旬

有四月圖冊之役起是秋八月壬寅訖明年夏
五月壬子積二百有三旬而畢以竣事聞數十
年之病一旦以除父老相與慶幸爰伐石圖其
攸以介智者往山音仁求文為記余聞經界者
仁政攸始三代盛時分田制祿田乎井地之均
而井地之均由經界之正自是以來其制世殊
至若資賦以足用因田而成賦無古今一也今
檢覈之衆執收責成有司可謂急先務矣符下
且六七年而莫有從事者豈國家裕民意哉是
宜王君於莅政之初不憚勞勩而總總焉致其

力也更張惟允而經費不虧民征用寬上有節
度下有常守仁民之政孰大於是嗣為政者毋
替厥成金華之民利賴庸有既乎然則托焉以
垂永久將不在余文矣王君名綱字之紀棣州
人嘗蒞田蘇州為[illegible]州使者冠其來倅是郡也
由承運庫使外補云

瞽說　三首

空同子曰君子不以卑賤而恥教人亦不以尊
貴而恥教於人故君子能成己而成人也人由
敬而成德猶器以範模而成器也吾之德誠足

以成乎人也則吾之位雖卑且賤固教人者也
吾之德誠待乎人而後成也則吾之位雖尊且
貴固教於人者也是故教人者存心於成人也
夫庸計其位之尊貴於吾乎教於人者存心於
成已也夫庸計其位之卑賤於吾乎唐堯也虞
舜也夏禹也商湯也文王也武王也齊桓也魏
文也可謂尊貴而教於君疇務成昭西王國成
子伯時子思虢叔管仲卜商曾無難色君疇也
務成昭也西王國也成子伯也時子思也虢叔
也管仲也卜商也可謂卑賤矣而教唐堯虞舜

夏禹商湯周文武齊桓魏文魯無淑容豈非存心於成己成人也哉之八君者不耻教於人故不賢者以賢而賢者以聖之八士者不耻教人故能聖其賢而賢其不賢是故教人者其重己守道必若古之為教者然後能成人教於人者其心下禮恭必若古之受教者然後能成己今也在下位而為教則慊然不安而人且以為僭在上位而受教則闇然不屑而人且以為辱不中者終於不肖不材者終於不材不賢者不至於賢賢者不至於聖不知卑賤者耻教人之過

也不知尊貴者耻教於人之過也

或曰言之立也於世何與焉而論其不朽乃與立德立功者等不旣過焉乎哉空同子曰孔孟以空言配禹吾先祖嘗論之矣不敢勦取以瀆告姑言史氏之設其為言也何敢望孔孟之萬一然要其極也使德備於身功加于時者而不有史氏焉述其終始發其精微見于論著書于簡冊傳之當世垂之後來亦焉能不朽而永存哉是故唐虞三代遠矣其聖君賢相之盛德大業仁人君子之微言茂行與夫治天下之大經

人法昭乎如日月之麗天亙千萬世而彌顯者則亦賴詩書史記之存也不然流風遺韻之猶存究觀遠矩之無徵雖欲憲章祖述之夫安得而憲章祖述之此孔子欲言夏殷之禮而有文獻不足之歎也而况春秋戰國秦漢以來其功德不及唐虞三代遠甚其遺愛何足以起人之思慕而遂不至於無聞者詎非以史哉由其史之存也故宇宙之分合 國家之理亂政事之得失習俗之美惡道術之邪正人材之賢否學士大夫得以討論而時君世佐得以鑒戒焉然

則文史之職其為重而非輕也明矣其為實而非冗也審矣漢武帝乃以戲弄倡優畜之謂之不知務可也劉道明德立之士不獲見之行事而托空言以立教者奚可少之哉奚可少之哉

東層生問空同子曰學何務曰治心曰心何以治曰養之曰有道乎曰有曰道何如曰少思寡欲主敬少思則靜寡欲則明主敬則一靜其本也明其體也一其要也今夫水其一人撓之而其一人不之撓若苟一撓一不撓則針遺芥墮而可指取也必於其不撓者焉苟自不撓者可

指取則是以靜爲本矣今夫鏡其一塵翳之而其一塵不之翳若苟一翳一不翳則妍醜並照而無遁形也必於其不翳者焉苟自其不翳者無遁形則是以明爲體矣今夫路其東多岐而其西無岐則牧豎過之而亡其羊也必於其岐多者焉苟自其岐多者亡羊則是以一爲要矣一故靜靜故明靜明一學之務畢矣是故少思未還靜也少思則欲不動而無思可至焉寡欲未還明也寡欲則情不勝而無欲可至焉主敬未還一也主敬則有主而無貳可至焉無思則

靜矣無欲則明矣無貳則一矣而學之務畢矣故曰其道在少思寡欲主敬此非余言也先民之訓也力行則存乎人

金華文統卷第十一

金華文統卷第十二

胡翰

字仲申金華縣人嘗遊許白雲吳禮部吳淵頴之門洪武初以賢才舉授衢州教授召脩元史還居長山學者稱長山先生

孔子家廟碑

先聖孔子生於魯實襄公之二十一年至昭公十一年而薨門人舍葬明年即其故宅爲廟祀之藏衣冠琴瑟車書廟中漢高皇帝世祖皇帝明帝章帝安帝皆親幸闕里祠以太牢之禮雖

魏晉南北用兵文帝黃初武帝太始皆詔脩廟祀給灑埽守衛歷宋齊梁交拓跋魏高齊之有國遂續承爲令典方是時天下未有廟也至唐武德而後國子監有廟至開元而後郡邑有廟天下通祀之而家廟則惟魯存焉乾封以還車駕東巡者悉脩漢故事周太祖平兗州以入主之尊伸北面之拜如弟子禮情文崇極徽號屢加常以宗子一人襲封爵四時饗祀在宋曰衍聖公靖康之難衍聖公友端扈蹕南渡與其從父傳俱家于衢襲封如故而廟祀闕焉寶祐初

郡守孫子秀請于朝始賜田五頃建宮墻于郡東北菱湖之上廣至二百餘楹事具庸齋趙汝騰記後燬於寇迺徙城南宋亡元氏改物至元間求宅之宗子斬其後以端友之孫洙當襲爵降旨徵之洙入朝固讓特授國子祭酒歸守江南諸祀廟故書樓其制非寶祐之舊會兵革蓋地境不治已久秋　王師取衢州制以分省郎中站熟王愷董郡軍民事公讀書通達治體至郎明洪令布恩信與百姓更始謁拜廟庭以爲水木本源所繫不可無以示衢人命有司葺而

新之告成之日族之長者少者衣服冠而遨遊觀於庭敬共將事願紀成麗牲之碑用侈公之賜翰惟孔子之道如天之高地之厚日月之明四時之運有不得而贊者取其故實書之以見詩書仁義之澤罔有窮極所以立生民之命開太平之治者帝王賴之成致尊禮非他享祀可例由春秋以來傳序五十有三世廟于魯者禮也舍魯而南者宗子去國以廟從焉亦禮也禮之所在君子慎之況其子若孫人將曰此豈人之後也將以聖人望之崇德象賢異時太

修復舊制是宜有引無替其間有清廟魯有閟宮至今歌咏不足使人想見盛德之美翰雖不敏敢緣古義再拜而系之詩曰奕奕新廟有嚴孝祀誰其尸之文宣孫子纘緒魯邦世載厥美作廟于南會通之禮皇祖在上監無遐邇大夫師長百工庶士保有天常寔受王祉矧茲具瞻俾就傾圮顯允王公載振而起聿來孫子于公牢覆弁烏裳衣陟降庭祀黍稷黼脯薦則有休亦有旨酒式燕以喜盛德百世表是南紀匪南紀是表魯邦是啓惟聖是嗣孫焉及子言念伊始

越國公廟碑

越國有廟故參知政事胡公之將士洎邦人之所作也公歿之明年衆咸戴公之德慕公之爲入營建廟像于郡城之中區廟成之明年　朝廷嘉念公忠壯寬厚扶翊興運弘濟艱難身歷百戰功冠一時不幸死於肘腋之變不可與旌卿之典於是特贈光祿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護衛之臣馬合謀致祭于祠叙述厥勞哀悼懇至罔有儔匹

公之冢子德濟拜手稽首奉揚休命以為先臣
大海一介甲冑之士誤承　眷遇列備戎行自
起義以來　王師取和州渡江而南下太平進
攻金陵保有其城遂東克京口以及金陵西南
拔宣歙以取睦州由睦而東婺為巨鎮婺下溫
處皆平廣信亦平天威震疊兵不留行先臣嘗
受命前驅不敢避鋒鏑矢石之危以率先士卒
推殄勁悍所至郡邑輒下未嘗以金帛子女之
故妄事剽戮衆爭向附遂膺大任恭大政被國
厚恩恒思以死報社稷御下悉推赤心待之眞

得其死力耳故剽刃不悔也先臣既沒　國家
益用兵上流舉湖湘漢沔之地於反掌之間又
通巴蜀拊循嶺海又北城襄陽臨中原而扼其
項背綿地數千百里先臣曾不獲與諸將分其
同苦竭股肱之力効尺寸之勞於疆埸是則天
也　皇上以乾坤之量日月之明兼覆廣照不
求備下臣既起臣德濟於衰絰之中授以兵柄
襲有爵位又追念先臣之勞錫之封號登秩上
公充有享祀于婺之人以焜燿其後嗣子孫先
臣有知亦不死矣臣聞因物之精制為之極明

命鬼神以為黔首則若先臣之鞠躬盡力馳騖
一世其氣發揚于上且不可揜故有不虞之警
往往於夢見之銕面長軀儼如也蓋其志不忘
本朝如此德濟不武典守東陲不能翦滅仇敵
以雪先臣之耻邪　國家之賜唯君臣父子之
義惡能已哉尚為我載諸麗牲之碑翰撫古將
師之臣有志不展而功業未究如岑彭來歙祖
逖李嗣業者天遽奪之故公之功烈惠澤被于
江左浙東浹于婺之人使天下望之而不加焉
此其可扼腕也大蒸之禮先王所以崇德報功

者無所不用其極則斯廟之作非臣子之私於
國家實宜之蓋禮之以義起者乎乃詩以歌之
曰皇矞厥武耆定爾民蹻若先驅則有虎臣虎
臣桓桓如林之啟允也胡公實邁乃倫昔在有
元雲雷遘屯失其金鏡華戎紛紜天造有肇
域淮濆俾公來輔鐵面長身為國爪牙克壯且
仁秉戈山立超距川躍以出易騎勁罔不獲左
則左攻右則右斫所向披靡何敵不翦何城不
隳土宇斯拓自西徂東浙水洋洋公來制閫于
睦之疆于以秉鈞于彼東陽連城惟舊如水有

防龍節烏章弓矢旻斯背德者誅歸斯用臧邦
有蝡蜮公則是取鄰有封豕公則是拒不鞬不
餓由公我哺不札不瘥由公我祛公之於婺孔
悳且時䏶是我私王國是吡國有㾿猘人莫之
知反噬而逞孰拯其危左右庶士小夫及耄相
示咨嗟惟公是悼僉曰悼之尚罔或報赫斯不
忘是用作廟作廟有奕享祀不忒先王制禮以
致崇極嘉乃有德洎乃丕績曰惟大烝相古作
則揭虔妥靈有祠伊闕皇命使臣聿來稱秩最
其勤勞爵以越國惟越國公肅然冷風志不克

究澤則罔窮公令有子亦公是似踐其有位敵
王所愾敎忠之訓有永無替繼自今始其祀百
世

井牧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萬民故天下之利聖人不
私諸己亦不以私於人井田之制是也井田者
仁政之首也井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
敝敝矣其後二百三十有二年而漢始有名田
之議猶古之遺意也又其後六百有三年而元
魏始有均田之法猶古之遺制也先王之遺制

遺意由秦以來僅一二見又皆行之不遠天下
之民益敝敝矣爲政者南面以子萬姓一夫之
饑猶已饑之一夫之寒猶已寒之孰無是心也
而詎莫之拯焉方漢承秦苛虐之後民新脫去
湯火未遑蘇息高帝因而撫之逮及文景之世
國家晏安無事宗戚大臣憑藉貴高之勢爭取
美田宅以爲子孫利益郡邑富商大賈周流天
下貲累鉅萬治生產畜牧膏壤十倍上儗封君
編戶之氓無立錐之地則畀下之爲役爲僕不
暇顧其身貧富不均勢所馴致也故董仲舒言

於孝武以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
名田以抑兼并名田者占田也占田有限是富
者不得過制也其後師丹孔光之徒因之令民
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之議
者以三十頃之田周三十夫之地也一夫占之
過矣晉石苞令民男女二人占田百畝丁男女
有差有國食祿者有差或十頃或五十頃兼以
品蔭其親屬自啓訐端矣民無恆產不能制之
專事要束之間不勞民駭衆生獲井田之利此
吾所未喻也殆不過爲兼并之開耳非有資於

畎畝細民能無不足之患也故名田雖有古之
遺意不若均田之善李安世在魏太和中其得
君非華夏之主也其得民非歸馬牧牛之時也
以魏國之大獨能均其土地審其經術差露田
別世業魏人賴之力業相稱北齊後周因而不
變隋又因之唐有天下遂定為口分永業之制
而取其租庸調之法口分即露田也露田夫四
十畝婦人二十畝而率倍之口分八十畝而不
倍惟歲易之田倍之永業即世業也夫家受而
不還皆二十畝所以課蒔桑麻也民有多寡鄉

有寬狹田有盈縮狹鄉之民受田半之為工商
者不給而在寬鄉者給之亦半也老疾寡妻妾
給之三十畝四十畝雖不耕不可無養也當戶
者益之二十畝雖已有田不可不授也以此均
天下之田貧不得踰制富不得兼猶懼不能守吾
法而乃聽民鬻永業以葬鬻口分以遷是以小
不足而大亂法也何求於散振窮困貧民獲保
息周典也何惜而不為之斷而加罰永徵之禁
抑末耳議者如宋劉敞又以魏齊周隋享國日
淺兵革不息土曠人稀其田足以給其衆民獲

其實唐承平日久丁口滋多官無閒田給受民
不復其實徒為具文不知隋唐之盛丁口相若
耳開皇十二年發使均天下之田狹鄉一夫僅
二十畝隋之給受何加於唐也唐雖承平日久
貞觀開元之盛其人戶猶不及隋何至其田具
文無實也敞言過矣但狹鄉之民多而田不盈
永業之田粥而民不固如陸贄所謂時弊者勢
馴致也時敝則法亦敝故均田雖有古之遺制
不若井田之善周制九夫為井井有溝四井為
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有洫四甸為縣四縣

為都都有澮地方百里是為一同治都鄙者以
之夫間有遂遂有徑十夫有溝溝有畛百夫有
洫洫有涂千夫有澮澮有道萬夫有川川有路
萬夫之地三十二里治鄉遂者以之蓋鄭氏請
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蓋二法並行遂
人匠人多寡異數而內外相經緯焉王畿之內
五十里為近郊百里為遠郊六鄉六遂居之六
遂之餘地為甸地距國中二百里即公邑之田
天子使吏治之者也甸地之外為稍地距國中
三百里大夫所食之采地也稍地之外為縣地

即小都之田距國中四百里卿及王子弟之跡者所食之采地也縣地之外爲畺地即大都之田距國中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親者所食之采地也此王畿之制井田常居十之六其不爲井者四郊甸地耳其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則出地貢者亦三三相任知井田之法八家樹藝一夫稅入于公孟軻氏所謂皆什一者是也鄉遂之地采五十畝或百畝二百畝而都鄙之田或不易或一易再易是亦名異而實同也地有肥磽爲之井者必有牧以濟之所謂釆與易者

則皆牧也故小司徒曰井牧其田野井者其正也牧者其變也井地均不必牧也井地不均必牧以均之也而是達于天下雖有山林川澤不可以開方制者以井牧授之以貢助取之諸侯之國可按而定也楚入東南之要服也蒍掩爲司馬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畺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臯井衍沃量九土之入脩千乘之賦況中國之地無山林澤藪之阻無淳鹵畺潦之患原隰衍沃舉目千里夏后氏用之以爲貢商人用之以爲助而周人兼用之以制畿

甸經邦國其法可考者往往存於周官之書其不合者以孟軻氏爲之權衡豈不較然也哉故嘗以爲井田之法行有十便民有恆產不事末作知重本一也同井並耕勞逸巧拙不相負齊民力二也奉生送死有無相贍通貨財三也貴財不匱富者無以取贏絕兼并四也取以十一天下之中正吏無橫斂五也比其丘甸車乘長轂於是乎出有事以足軍實六也一同之間萬溝百洫又有川澮戎馬不得馳突無邊患七也畎澮之水澇則瀉之旱乾則引以溉注少凶荒

八也少壯皆土著奸僞不容善心易生以其暇日習詩書俎豆養老息物成禮俗九也遠近共貫各安其居樂其業尊君親上長子孫其中不煩刑罰而成政教十也一舉而十者具矣何憚而不爲乎其謂不可爲者蓋亦有二焉丘甸縣都其間萬井爲溝洫者又萬計包原隰而爲之窮天下之力傾天下之財非數十年之久不克責于成也非大有爲之君不能致其决也此不可者一也中古以降淳厚之俗薄澆僞之風熾恭儉之化衰功利之習勝經久之慮少僥倖之

敝多以限田抑富强猶有撓之者况使盡棄其
私家之産乎以均田授農民猶有不能周之者
又况生齒滋繁之時乎然歸於上奸興於下此
不可為者二也以余論之二者何足尼吾事乎
古者步百為畝漢人益以二百四十為畝比齊
又益之以三百六十為畝今所用者漢畝步也
今之五十畝古之百畝也漢提封田萬萬頃惟
邑居道路山林川澤不可墾餘三千二百二十
九萬頃皆可墾元始初遣司農勸課定墾田八
百二十七萬五百三十頃是時天下之民一千

二百二十三萬三千戶以田均之計戶得田六
十七畝古之百四十畝也家獲百四十畝耕之
未為不給也加之簡稽則工商祿食之可損者
又不知其幾也雖唐盛時求微民戶不過三百
八十萬至開元七百八十六萬亦不漢過也以
天下之田給天下之民微之漢唐則後世寧有
不足之患乎田無不足之患則取諸民以與民
天下皆知吾君之不私也天下有如卜式者且
將先吾民而為之孰不響應於下也秦長城之
役袤亙萬里塹山堙谷暴兵三十萬而阿房之

作督用徒刑若又七十餘萬郡邑之民發謫徙
邊者又歲不休息不德甚矣天下怨誹未聞有
一人違者况下令如流水之源順民心之所欲
也王政之所本也今先取一鄉之田井之其制
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一郡取一郡之田
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天下天
下之制定事便而民悅也亦何異於鄉郡乎是
天下之田可井也事不勞者不求逸欲長治久
安而不於此圖之亦苟矣唐太宗嘗讀周官之
書至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慨然歎曰

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人君負有
為之才操可致之勢其時又非難也封建議而
不行井田知而不復君子蓋深為唐惜之吾聞
春氣至則草木生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必
有使之者矣物莫知之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
生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為上之人審其所以使
故物莫不為用管商之法孰與先王之制天下
皆知其非民利也而齊秦舉國聽之其故又可
知也以先王之制使若管商者為之以紀人事
經地利吾知天下之田可限也可均也亦可井

也此無他善使而已矣忠信之道賞罰之柄上
之所以使也

羅文質公集敘論

尚論人物者功業易見學術易知而道德爲難
顏子之不違仁必孔子而後知之有若之似聖
人必曾子而後辨之一時之門弟子非不賢也
日與之處也猶不能致察於斯而况庸常之人
方之聖賢才智相百十也將探其所蘊之精微
孰從而得之乎而况世之相去又遠也將極所
至之高妙孰從而得之乎楊子雲曰存則人亡

則書將必於其書而知之而得之羅文質公之
在宋仕不登於朝化不行於國紹興之末言仕
斯道之重者必舊之先生焉先生受學於龜山
楊文靖公同文館而見伊川程正公則尚及程
氏之門矣當是時若李籲之才器謝良佐之力
學張繹之高識尹焞之篤行未嘗不與其進而
道南之歎明道獨於龜山發之及論西銘猶不
能無疑伊川以理一分殊喻之道之難明也如
此先生聞易於龜山與其聞於伊川者無間則
固會而爲一矣嘗謂漢唐儒者能自樹立不過

注心於外與之遊仲尼之門入堯舜之道必不
能至此其志爲何如哉由是性明行完擴之以
廣大體之以仁恕有如李延平之書潛思力行
任重詣極有如朱晦菴之言其所造又何如哉
李籲輩未聞有以是與之者今欲以其近似而
窺測之固學者之所惑也獨不考之先生之遺
書乎益博古通今務以文章爲學者非先生之
學也忠信懇愨不爲非義而自守者非先生之
學也一者不同而俱失之先生之學靜而求之
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擴而極夫肫肫其仁淵淵

其淵則達天德之妙矣舉而措之行事施於有
政則莫非達道之用矣故先生退而隱居而意
常存乎天下遇世多故而義不忘乎朝廷其言
曰仁義者人主之術也一於仁天下愛之而不
知畏一於義天下畏之而不知愛三代之主仁
義兼隆又曰人主欲明而不察欲仁而不懦又
曰祖宗法度不可廢德澤不可恃又曰名器授
之君子則貴授之小人則賤又曰士之立朝正
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怨嗟類皆切
於時弊達於治體其言既足以懲熙寧創殘之

先其授受之際又足以啓濬然理學之正觀是
集者雖不能盡知先生因文以求義因迹以求
用庶亦得其緒餘乎余嘉遂不墜其家學以寡
聞陋見論前人之道德其亦過矣仲尼之門顏
子亦一臂而失之而況其遠者其亦難言矣姑
存其大要焉

與許門諸友論宗法

僕不佞獲與諸君講以文之好雖不可謂之知
言然未嘗不繫于心也比見有以宗法爲問者
景翰答之甚辨顧僕有不能釋然者數事夫大

宗小宗之法其廢也久矣記大傳嘗載其說曰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
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百世不遷者別子之
後也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不遷者也
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說者謂別子爲
公子若始來在此國者後世以爲祖繼別者謂
別子之世嫡也兄弟尊之謂之小宗繼高祖者
亦小宗也又曰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
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公子是也說者
謂公子爲先君之子今君兄弟又曰公子有宗

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大夫
之嫡者公子之宗道也說者以公子不得宗君
君命適昆弟爲之宗使之宗之是公子之宗道
也至於國之卿大夫有不出於公族者蓋未嘗
及也而士庶人之事則又略無所見故後世之
言宗法者止於卿大夫之有采地者以禮斷之
也然禮固未嘗言士庶人無宗也且使大夫或
有廢而爲士庶人者其宗法亦將隨而廢乎抑
否乎使士庶人有升而爲卿大夫者則於法宜
得立宗矣而族之適子有宗之之道乎抑自爲

後世之宗乎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
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
是所謂宗子者其卿大夫之世適乎其有非卿
大夫之世適而士之世適者其兄弟爲卿大夫
遂以適士爲宗子可乎孔子曰宗子爲殤而死
庶子弗爲後也或者宗之世適有絕其後者族
人可繼以爲後乎祈亦弗爲後乎苟不爲之後
則大宗廢矣大宗既廢則族人皆五世則遷之
宗也其於疏屬終不能合而爲一則所謂尊祖
者得無有未盡乎百世不遷之宗其死也族人

爲之服齊衰三月其母妻之死也亦然五世則遷之宗其死也當服者爲之大功九月其母妻之死也何獨無服乎後世宗法不行末儒往往欲立小宗之法今士庶人之家祭祀有用宗子法者亦合於禮之意乎抑以古卿大夫之事而今士庶人行之一得無僭乎朱子之述家禮固欲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也其於祭祀之禮未嘗不嚴於主人主婦之位則固寓宗子之法矣不然則亦有可處四氏者乎太宰以九兩係邦國之民曰宗以同族得民其所謂得民者豈止於今

記禮者之言乎將猶有可推者乎此皆所未諭也諸君講學之日久矣苟不鄙而卒見教焉則幸矣

答汪秀才書

遠勤書問自往歲至今一旦再矣歷時既久恐以不敏取疏遠於足下而勤懇之意終始不逾則僕雖不承顏接辭有以知足下之爲學矣足下立志甚高陳義甚脩不以世俗之笑侮折辱爲折辱笑侮行已以孝弟爲本進脩以古人爲法讀書討論義理以洙泗濂洛之書爲主上布

難兄下有難弟何求而不獲宜無藉於人也雖藉於人宜得當世碩儒淵洽光大真知寔發足目俱到中心粹然者與之切磋問學激揚其不撓之氣敦篤其有爲之志肆其有而極其才之所至可也何取於僕也僕幼愚戇老更變故學殖荒落未嘗抗顏一日以爲人師偶承校官之乏僑居無鄉與諸生進退俯仰者數歲矣計其交遊之士步武相周旋議論相上下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或月日之間屢至焉環郡之中以及郊牧又遠而邑里未嘗有以問學爲己事

相告者豈一鄉一邑一郡之人皆憧憧摯摯不服從事於是設良以僕非其人也非其人則將有所不屑焉足下相去稍遠曾不知之一旦過采浮譽以不及見爲恨累數百言道其願見之懷與其所以爲學之意足下之志誠篤矣陳義誠偉矣將以自異於今世俗之人求合於古之君子誠亦異於人而有合於古矣僕安所進於左右獨念人之有生甚不易也學者竭思慮疲精神於聖經賢傳百家之言甚勞也朝氣之氣彌宇宙而薄光景肬洋易位非不勃然銳矣未

崇朝而消液安足恃乎故君子貴乎有所養兒
聞之知不可以為真知有外之心不可以合天
心其意斷可識矣又況以一人當兆人以一世
觀萬世與天地並立而終始者乎其氣象亦可
見矣傑嘗掊焉自揣其不可惕焉將以遷善補
過不敢以衰病辭焉而不加省其頹學者如此
其於文字既非所長且不樂為也世俗不知者
以其嚌昔嘗兼筆焉輙慕而求之傑亦不得已
而應之豈其心哉足下非不知我者也今幸以
正學告我我安得不以正學相與言之至於可

否意猶未以為必也桐山魯先生僕所畏慕者
也非足下之鄉先生乎倘以余言為過幸從而
質之因鄭先生還輙布其區區以答來意臨書
薄遽不既

白雲亭記

距婺之東百有五十里其邑為東陽未至邑四
十里其鄉為懷德其山有曰八華山者故文懿
先生講學之所也山之旁邑人許氏居之其兄
弟曰和伯曰晉仲自以其生也晚不及登先生
之門幸嘗私淑諸人與有聞焉顧瞻遺躅流風
餘韻又幸而未泯山川草木猶將被其榮矣則
吾寧能已其興起之情乎乃作亭山中書其扁
曰白雲亭白雲先生故所自號也因其自號而
扁之尚德也余聞之許氏乃記之曰儒者之學
尊本明統宋南渡以來朱子嘗以是傳之黄文
肅公文肅傳之何文定公文定之後王魯齋繼
之金仁山又繼之至先生蓋五傳矣延祐乙卯
丙辰之間天下承平諸公貴人方事文治聞先
生名者爭欲辟致為時用先生固辭而侍御史
趙公宗儒自金陵寓書願率子弟以事先生先

生留金陵踰年乃歸從遊者益衆以目眚不能
見客遂屛迹山中諸生贏糧笥書從者如故去
湫隘而就爽塏暢湮鬱而挹清淑境與心會業
以專工固一時之盛也先生既沒門弟子人自
為學逮今未六十年何其微也唯兹山表著郡
邑蒼莽百里間余翹而望之欲從和伯訪其故
蹟曾不能一至焉若先生之門則嘗沐掃矣方
年少氣銳聞其所以聞也見其所以見也而莫
究其所以聞見也又況其不得聞不得見也安
能有諸身乎事往而世已殊志存而力不逮今

光矣獨不能已者何哉萬物同宇以生而人在天地猶一物耳自幼至老大都不過百歲而百歲在天地猶須臾耳以須臾耿焉之生而欲並天地以立與夫天地以爲終始者豈有他哉惟盡夫人所以爲人之道焉耳人之所以爲人之道其理命於天所以爲性者五著於人所以爲倫者五明而誠之皆吾固有者也雖先生之受於仁山仁山之受於魯齋上泝朱子之傳有不得窺者豈能外是以爲教乎由朱子等而至於河南二程子又等而至於先聖人孔子豈有異然

乎故曰以一物觀萬物以一世觀萬世者聖人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人也者物之至者也知其至而至之吾雖不能以一觀萬然去先生未遠其道可識也和伯之所尚固有不能已者矣和伯之弟晉仲與余生同歲學同志最與余交吳君德基先生之仲子存禮相友善他日登斯亭一三君子試以余言覩之則亢興起其高山景行之思者不假他求而得之矣故余於其登覽之勝風物之美不暇摟而書焉

嚴氏子字辭

[illegible]子冠而字禮也未冠而字者禮之變也[illegible]欲其早知而夙成也嚴侯之四子皆幼既字[illegible]告之又請於余意猶古也古者字有辭禮變而辭不可廢也乃爲之辭曰鼎也和不和無以調吾味其失也戾恭也敬不敬無以直吾內其失也僞椎也權不權無以行吾義其失也薄周不周無以[illegible]吾恵其失也比惟周也得仁之用權也持義之制敬也存礼之本和也適樂之趣仁義禮樂斯罔不備告爾余言暨爾父之志尚篤于爾躬毋徒善其名字也

戴良

字叔能浦江人學于柳道傳黃晉卿吳立夫之門以文章知名元末應召爲江淮儒學提舉後隱四明山　洪武初徵至京師以老疾固辭卒于寓舍

說佩 送義門仲舒

詩不云乎雜佩以贈之則佩者蓋古所以贈人而勉之以取法者也今仲舒之行亦既無佩之可贈獨爲之說以告之何如仲舒曰是余之志[illegible]作而言曰仲舒其知是佩之說乎上[illegible]

下承中銳而旁曲也上而不係則無以綴下下
而不承則無以係上中不銳則不能以有擊旁
不曲則不能以有受居乎上者珩居乎下者衝
牙之與璜也珩言其俯衝牙與璜言其承也衝
牙居中而能銳璜居旁而能曲也合是三者所
以具爲佩之制而爲君子之所法焉者也若夫
貿以係上而中貫之者瑀賁以綴下而旁貫之
者琚錯乎琚瑀者珠聯乎琚瑀與珠皆綬一皆
參居乎三者之間而非其要也非其要者謂不
爲君子之所取法也必君子之所取法而後可

則雖有環以召之有玦以絕之有金以塞之有
象以文之有觿以示其事有韘以表其用有常
以戒其性之急有弦以警其志之緩亦皆不足
以言佩也是蓋超居乎三者之外而非其類也
非其要而猶待是以成佩者以其能安是佩於
君子也非其類而猶肙之以爲佩者以其能存
是佩於君子也然所以得爲佩之正而爲君子
之所取法者則惟三者爲然也三者之所以能
然者亦在乎上俯而下承中銳而旁曲也令仲
舒與其兄仲幾弟仲潛三人者懷玉而遠遊抱

器而效用太師大丞相見而奇之因藷置府下
十餘載其所以貴重之者往往有異於他士後
雖薦達之以有祿位於　朝然亦不使遠違乎
左右蓋厄治之治人之道恒欲資之而有取焉
則夫三人之見取於大丞相者豈不由斯佩之
見取於君子發乎三人者誠能俯乎其民若珩
之有綴承乎其君若璜與衝牙之有係銳以去
惡若衝牙之有擊曲以納善若璜之有受吾見
其亦法於君子也其亦異乎琚瑀珠綬者矣其
亦異乎環玦金象觿韘常弦者矣雖然珩也璜

也衝牙也非生而有之也必待君子者而爲之
制然後俯焉而俯承焉而承銳焉而銳曲焉而
曲以克成乎其爲佩也然則三人之不愧於斯
佩者豈非由我大丞相有以玉成之乎而三人
者其尚益守乃職以期無負乎大丞相可也三
人與良皆交善而仲舒爲尤厚今仲舒以三年
之喪畢奉大丞相之命還京良盍望其有以見
法於君子也故於其行爲之說佩以贈

汪節婦傳

節婦陳氏鄞汪君弥亨妻也年十有九歸汪君

明年有子曰常父甫二歲而汪君死諸父昆弟念其年盛而寡居也欲奪而嫁之節婦哭且言曰命之不淑中道而喪所天老姑弱息汪氏之不絶如綫以是而有二心犬豕不食吾餘矣遂誓死不再適乃屛華采服艱勤以奉其姑以保其孤子五十餘年如一日有司高其行將據其實上聞于 朝而旌其門云九靈生曰余讀易至節之爲卦未嘗不廢書而歎也夫節内充而外坎以說而行險也人於所說則不知已遇艱險則思止說以行險非得於中正之道者能之

乎中正之道爲士者猶難之而况於婦人乎若汪節婦固世所謂難者也有司將采而上之朝廷著令將褒異之夫豈私一婦人哉蓋欲勉人以所難而使彼之去中與正棄情義而不恥負鬼神而不顧施施然自以爲得計者亦或知愧哉而士也不幸適類其所爲聞節婦之風其又不爲之愧死哉

金華文統卷第十二

金華文統卷第十三

吳沉

字濬仲正傳子蘭谿人洪武中 召爲翰林待制歷東閣大學士

六經師律序

嗚乎兵者國之大事也聖人之所罕言而不敢輕用者也古之時文武爲一途士之塾未嘗不知兵也後世析文武爲二岐而兵之學寡矣有能言者下之人不以爲狂則上之人必以爲諱幸四方之無虞宜無事乎此也茍或有警將求

若人而用之不亦遲乎古之兵謀戰策多矣歷代以來散亡畧盡今之存而顯顯者七書而已七書者司馬法六韜孫子吳子尉繚子三畧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也前代嘗以之頒布武學令天下誦習之謂之武經世之談兵者尊之仰之真猶儒者之於六經也夫行師不法聖人則是爲暴曾謂彼七書而可以爲萬世不刊之典乎何當時之襲陋而不悟也以七書考之三畧尉繚子已有可疑漢志雜家尉繚子二十九篇兵形勢家又有三十一篇今書有二十三篇則不

知眔有本真否三畧三卷經籍志云下邳神人所撰其亦信然乎若太公六韜與李衛公問對則灼然依托者也其爲古書而可信者司馬法及孫吳乎太史公稱司馬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究其義漢時存者百五十五篇班固入之於禮今之存者僅五篇而已盖昔者齊威王使其大夫追論古司馬兵法附以先齊大夫田穰苴之說號曰司馬穰苴兵法五篇之傳其穰苴之遺乎然亦非齊之全書矣吁先王之兵制盡在古司馬而今不可得見矣宜孫吳之觕

然而獨高也班固志藝文時兵家者流總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而孫子冠其首觀夫十三篇之書備奇正用機權審彼度已先計後戰變化開闔其用不窮亦深妙矣哉雖然謂武之書爲秦漢兵學之祖則可謂三代之兵學亦若此則不可聖人之兵昭文德而威不軌者也所以生人也非殺人也禦亂也非爲亂也尚義也非尚詐也孫子曰兵者詭道也吾恐其非聖人意也世道日趍民論日卑論將帥則以勇壯擊刺爲能語行陣則以奇譎設伏爲巧妙若曰我將

動之以仁義行之以遜讓雖三尺之童亦指以爲迂闊而不切矣昔者荀卿子之非孫吳有曰彼孫吳也上勢利而尚變詐者也又曰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鋭士秦之鋭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孫吳之徒皆身戮於前而國滅亡於後報應之勢各以類至其說可謂當哉至揚子雲亦復不喜孫吳而曰不有司馬灋乎子雲之不喜孫吳其意美矣然不知當時子雲所

見司馬法乃古之書耶抑穰苴所述之遺耶聖人於師中之事雖未嘗一一悉言而其宏綱大用則豈不可得而窺哉盖兵之始作也非聖人之私意也天地之所造設聖人觀法之而已掌之有其官定之有其制教之有其時備之有其素歌詩以勞之誓戒以齊之上順乎天下應乎人廓然大公至正之心炳然神武不殺之德豈孫吳之所可得而測識哉間嘗不自揆度以易詩書禮論孟諸經其言其義有涉於師征者輯錄而類聚之定爲五篇一曰兵象二曰兵用三

曰兵禮四曰兵詩五曰兵訓總而題之曰六經師律竊取子朱子儀禮集傳師田篇之意而不自知其不可也若乃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之强大僭侈兵法軍制俱非先王之舊曰侵曰伐曰圍曰入曰追曰擊曰襲曰取曰敗曰滅聖人不厭其書於簡冊者誠誅其黷武之罪以示萬世之防學者當自其全經而講焉不得而盡録也至於夾谷之會則以吾夫子之文德武備於是可見故特取之以繫於兵用之篇嗚乎有國家者於平居暇豫之日能謹夫脩齊治

平之道兵無由而作矣如其萬一猶當按聖人之遺經法聖人之運量豈不足憂天下之大事乎天下之大艱而又奚暇於孫吳乎此是篇之所以一本於經而不容附以他書之說也天下之事固有以新奇而為世所好者亦有以陳常而為世所厭者有人於此曰我善為孫吳則必肅然聽之矣如曰六經之中未嘗無兵法存焉則必譁然離之矣習俗之移人至此乎方當四方合一文治聿興之時學者之士得以餙力及此極知卑綴聖人之經犯非所當言之戒其非無所逃之然有備可以無患考古所以制今世之君子當有擇焉

兵禮

愚讀周官之書未嘗不歎夫聖人之於兵政何其詳也蓋兵之説久矣唐虞之際則士師之官實掌之士刑官也兵者刑之大者也古人所謂大刑用甲兵是也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此豈象刑之所能盡服哉兵藏於田賦徒衆主於司徒軍師之禮領於秩宗虞則馬政之司而共工則軍械之所出也故兵雖

無專官而事初未嘗廢焉吁九官之兵刑合為一而六典之兵刑分為二亦可以觀世道之變矣且六官之制周公之所定也九代之法既專委大司馬矣而五官之屬亦互相參領太宰統衆職即百揆之無不總也宗伯即秩宗而司空即共工也司寇雖不主兵而軍刑誅戮則其任焉平居則各司其司以聽上之命有事則各職其職以趨上之令官非虛設而法非文具聖人之經制纖悉如此哉且兵者將使之以殺人者也聖人不取之於浮閑凶暴之徒而必取之於

勤苦稼穡之農夫使其爲農之日不知有兵之害而爲兵之日不敢忘農之勞用之則驅之於戎行不用則歸之於田里豈有後世招聚之害供饋之費乎此則立法之最善者也然天下之事不習則廢不祥之器豈可以常施於日用之間乎無故而習兵是習殺人也故聖人又爲之蒐狩之制因祭而田因田而閱申之以戰陳部曲之法詔之以坐作進退之節以天子之尊而逐取禽獸於草莽之野不以爲煩也不特此也干戈之舞射御之方蓋自成童以及於壯其教

未嘗一日而廢也至於弓矢之獻矛戟之進亦必謹其儀焉聖人之慮以爲平時授受之不謹則當夫倉卒必有不善於用者矣王朝邦國之中朝祭賓享之日上以射而擇士下以射而貢士以考德行以觀威武是以當是之時公卿大夫以及士庶其所以爲禦侮克敵之備無不能焉他日用之民皆良兵而吏皆良將也嗚乎弓矢斧鉞人情之所畏也田狩宴享人情之所悅也先王以飾怒之具而爲飾喜之儀寓至險於順動而伏天下之所畏於君臣之所共悅此則

其微意之所在也使夫天下之人而皆從容於禮讓之域焉固聖人之所大願也不幸而用之將以除殘去暴而聖人之心亦必欲行之以道殺人之中而有禮焉非古之聰明神武者何足以與此乎惜夫有虞之禮不可得見而成周之制度可考者僅若是而已先王之禮既廢不能講宜天下後世之爭馳於變詐之末而不自覺也豈不可哀也哉

王紳

字仲縉忠文公之子從學宋丞旨　洪武

間被薦授國子博士

盤庚遷都論

古之善治天下者必謹於常情之所忽畧重於民情之所難遠豈不以忽畧而不加察禍患之所由起難遠而固欲遠之民情之所由怨者乎中天下而立制四海之民言出風從令行響應彼蠢蠢之氓微劣愚昧跧伏於草莽之下其心畏之若雷霆鬼神之不敢窺測尚敢揚留出氣以吐所懷哉此常情之所忽而易若賢哲之君則謹而重之欲使之也君承大祭見其顛連也

若身受痌瘝閙其麗而輔其生匡其心而翼其性此其德澤入人之深歷數十世而不忘者也

予讀盤庚三篇而知其德之所以盛者商之都耿圮壞已甚盤庚閔齊民日入于墊溺故欲遷于殷夫以天子之尊制人短長之命其極人於塗炭亦易易耳而大家巨族安土重遷反以浮言相扇彼盤庚者不以民不順已命爲怒惟悉我之不順其情爲憂丁寧告戒引咎自責不啻慈父之於愛子既數陳其不遷之害能遷之利又且抑其非心導其善行用衷矜惻怛之意代

極其斧鉞之刑其後民非不遷也而遷於人情之所順雖不能快愜一時心意其所以纘先業垂後緒者非此不足以中興六百年之業也而世之論者固以先王動民而民不懼勞民而民不怨以病之嗚呼不亦求備之甚者矣

遜志齋藁序

天之生斯民也又必生聖賢爲之依歸以裁其有餘以補其不足必使闇者資之明懦者藉之强然後天地位而萬物育也然而伊周孔孟之徒不世出者非天之惡生聖賢也盖聖賢者靈和純粹之氣之所鍾實未易遘也苟生矣則將行道於當世垂訓於方來雖其一身之微其功已被萬世之遠矣夫萬世之後有讀伊周孔孟之書而慕效之者可不謂之豪傑之士乎雖然聖賢任道之心雖一而行道之勢則不同伊尹周公得志而見於功業孔子孟子不得時而托於空言其事雖殊要其歸則一也後之學者不察其心而離爲二端專功業者則詆立言者爲空文務立言者則謂必藉是以明道傳襲之久而弊愈甚嗚呼世有不惑於衆人而致力行之

功者其殆有志於聖賢者歟天台方君正學負精純之資脩端潔之行考其學術皆非流俗所可及其言功業則以伊周爲舉語道德則以孔孟爲宗會其通而不泥於一志乎大而不局於小實有志於聖賢者也嗟乎聖賢之不作久矣斯道之微若晨星之在太空光彩不耀者數千百年至宋諸大儒出始續其不傳之緒而繼之然後學者有所宗師今去宋又二三百年矣斯道之晦亦久矣天之閔斯民而啓後人者亦甚矣方君以拔類之才如此其意必有在矣而君

又爲可自休功也紳不敏辱黍同門之列於君
之志切有與聞焉故特著其說於文藁之首

存齋記

穹壤之間顏圓趾方饑食而渴飲夏葛而冬裘
者莫非人也然有能贊天地之化育彌綸天下
之大務者有志不足以周于一身德不足以成
天一善而自喪於萬物者非其命于天者不侔
而其心之所存何如耳伊尹之心存於致君澤
民周公存於興禮樂開太平之基孔子道不行
于時而後存于垂訓類乎身居困約而存於爲

邦孟子閔時之衰而存於行王道從三聖二賢
者其功著于當時其德垂于後世所謂君子存
之者戰國以來管商之存於事功申韓之存於
刑名蘇張之存於縱横鬼谷子之存於捭闔楊
朱之存於爲我墨子之存於兼愛老子之存於
虚無佛氏之存於寂滅雖其所存之不同然其
悖理而爲弊也甚矣此均爲存也存其大者遠
者爲聖爲賢存其小者偏者爲異端之道則夫
君子固不可以不存而存之又不可以不審也
四川僉憲昆陵王公博學而有文應敏而多識

嘗名其齋曰存齋予於以知公之處心爲有素
矣夫事幾經于前懵然不知其所措義利紛爭
內茫然不知其所從者皆由其心素無所存而
役于外物也今公居重位僉憲事國家之耳目
寄爲生民之休戚係焉而能歛然於所存予意
夫公鷄鳴而起未與物接所存於心者公忠以
奉乎上仁恕以撫乎下及平旦而行無非向之
所存存之既正行之益精如庖丁之於牛宜僚
之於丸盧扁之於醫逢蒙之於射不待謀猷忖
度而心領神會矣其視異端之說如高下黑白

之懸隔尚何足介其中哉公嘗屬筆於予故要
諸聖賢之道質於公公苟謂然西蜀民之被其
澤者益博矣因請書之以爲記

滇南勵衆記

先公以洪武五年正月奉使雲南招諭元梁王
六月抵其境六年遇害至二十五年不肖孤紳
竊祿西川屢請于蜀王殿下二十八年冬得旨
十二月朔日戒行次年二月二十三日到滇次
日叅見黔府退謁藩閫文武大臣及士人士友
並以情事爲告聞者閔之號爲咨訪二十五日

有燹人畫工何仁甫年七十餘亦言親炙先公
於佑聖宮甚久至於禮業之事亦多經指授且云
初來時梁王甚加禮敬府僚大臣若司徒達理
麻參政喻金閭高等撫慰華元所尊重凡見梁王
必以天命所歸人心所屬之理爲之開說退諭
其臣僚尤加委曲爲之君臣亦知元社已屋皆
有降意時元之孽王通迯朔漠有遣侍郎脫脫
自西蕃來逼耗索援且劫以危言必欲殺我使
以固梁王意梁王不忍遽絶於我朝匿先公
於民間脫脫聞之詣曰國家顛覆而不能救反

欲遠附他人耶蹐然而起梁王不得已遂出先
公以見之脫脫欲加屈辱先公諫慨罵曰天訖
汝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爝火餘燼尚欲假息
以與日月爭光耶我將命遠來豈爲汝屈今惟
有死而已或解之曰兩國交爭不罪來使不從則
遣之彼何罪焉先王公才器天下無雙宜有以
全之賊脫脫曰今日雖孔子在義不可留梁王
不能救先公復厲梁王謂曰汝今朝殺我大兵夕
至矣亦不聽遂遇害時爲臘月二十四日未申
時蓋燹人以此日爲節日故以人不忘也謫吕城

中父老士女莫不垂淚達理麻既陳奠祭左右
具衣冠殮之以禮即日舁至地藏寺北漏澤園
化之以火諱所則今之觀音寺前三市街言訖
引至漏澤園擗踊設奠是夕宿地藏寺自此違
日至彼展哀至二十七日辭別訪南關董金剛
保以合其說蓋以先公嘗主其家故也金剛保
亦引至觀音寺前指以諱所號慟間市人競來
致問中有蘇奴者前言棺木實其家所備蓋其
兄慶時爲元帥故達理麻一以後事委之其言
遺事畧與仁可同但奴則云火化在小南門城

豪遂復引至歷指其處哀未止有僧從西來自
云年百歲口述遺事甚悉紳拱問化後遺骸何
在僧言彼時上下恂懼誰復道及此者三人今
言遺殖並同自是士民僧道多來稱述先公容
貌言行者好制作動靜僕從皆可稽但無能知
夫葬所者因姑設次爲位於地藏寺之東夾室
越明日漏四下陳設於寺門外告祭于雲南府
城隍里社寺伽藍等神備述情事之由禮畢奉
新製木主就觀音寺諱所盡哀題主禮畢迎回
地藏寺位次昧爽行正祭禮先是布政張公紞

叅議范公祖嘗訪先公節行於臨安儒士賈寬寬達理麻門客也故獲侍先公最密因言曾有詩見寄可考暨紳至張公即命迎寬三月十日寬至所言與前頗同乃云化後達理麻已使葬于地藏寺之旁後十許日寬往哭之止見平土而不結丘壠自國兵來陵谷變遷已不可認迹令䄂鄉荐孫星廬相望想像亦不能得其彷彿也寬又云先公前館于報國寺後因賊脫脫至遂移館于春登楊氏家平日杜門不接人事惟讀書著述有文集二大冊達理麻錄本藏于家

後併原藁不知何在寬年高質重所言似非虛妄者又先士錫有年近見豆梁民李[illegible]自言其父起宗為元樞密院都事好士而知書曾延先公於家甚久後事皆其經理今墓所惟紳知之有年前任沅庠時常接見先公故闕之甚留意越半月紳至滇有年即來告且為著招鉉十一日該至口述遺事亦悉又舉先公題其竹軒三絕句遂導至兀兒朶東門外之百步指群塚千百而言曰大畧記在此處而群塚盡遭發掘無遺者紳見其年少不敢盡信又見頗能記憶不敢不信遂於其處仰天大慟次日於群塚旁擇曠地仍設次為位迎神主陳祭祭畢復奉歸寺之元次越十日奉神主而迴嗚呼哀哉紳之初志銳欲訪求遺殖歸葬先隴以襄大事不幸歲久事殊以至此極雖粉身碎骨亦不足以贖其辜他日尚何面目見先公於九原者哉擗踊之餘因忍死備記于簡以誌不忘終天之恨且使後世子孫有以知其荼毒嗚呼痛哉

章懋

子德懋蘭谿人登成化丙戌禮部第一被選為庶吉士授翰林編脩論事謫知臨武縣未赴改南京大理評事陞福建僉事未幾致仕弘治間　召起為國子祭酒復致仕拜太常少卿辭進禮部右侍郎又辭得允以侍郎致仕自號闇然人因稱之曰闇然先生

東陽縣修學記

浙水東文獻之邦婺為最東陽婺屬邑縣漢唐以來其人以孝行忠義文學政事勳業名者彬彬可稱第進士者以百數其民俗亦樂善好施

有立義塾置義田若范文正公之爲者皆他所
所希有何其盛也然人材風俗之盛衰在學校
而學校興廢則係其令之賢否成化戊戌之秋
溧陽繆侯以材進士來爲是邑視事之日祇謁
于先聖先師顧瞻學舍皆壞漏弗支禮殿講堂
屋而未潤大懼不職以聚教基圖所以起其廢
者而未知費之所出乃咨于衆得富室之好義
者曰趙孟實華入以入焉願以餘力分任厥事於
是增葺其殿若堂之未備者改作其門廡序之
缺仆者而樓士之舍會饌之堂習射之亭以及

庫庾庖湢皆一新之又撤去文昌土祇二祠之
不在祀典者而別爲之屋以祀邑之孝子與先
達諸賢其廟貌未嚴則考與禮按圖式以正象
設冕服之飾而藻繪中度禮器有缺則命工範
銅治竹木爲之鐙爵簠簋罍洗俎豆籩篚之屬
而釋奠之用始具是役也衆心翕趨如恐不及
不煩程督競爽厥功而棟宇之崇宮庭之敞黝
堊丹雘之華式稱其爲泮宮矣凡爲屋大小以
區計者若干爲器若干肇事于其年之二月訖
工于壬寅之十月蓋有經始勿亟之意焉侯區

畫勸相不憚其勤而贊其事者則學之教諭鄭
珙訓導周禮陳璨也學既成侯諏日之吉帥率
其僚吏諸生釋菜以落之而以書來告曰吾之
新是學諸父兄之力也幸爲之記以永厥功且
有以教其子弟使有所興起焉予惟令之爲政
不得罪巨室者寡矣况能出彼所有以相吾之
興作者乎靈臺子來侯其近之爾諸父兄能率
侯之令爲所當爲其視昔之立義塾者亦無愧
焉皆可書也已若乃侯之所教崇正學斥非
表先哲爲前人之所未爲以新士習以作士志

則其可書又不但一時興作之功也嗚呼賢哉
彼邑之子弟學於是焉宜何如其興起耶念文
昌之不屋必有以弄筆墨徼利達爲羞者仰先
哲之遺風必有起高山景行之思者望宮牆之
數仞必有求所以入其門見宗廟之美百官
之富者有感於中不能自已而蚤夜孜孜及
焉則小而匹休前烈大而爲賢爲聖夫豈無其
人與夫豈無其人與敢書諸石以俟於前代建
學之始與其廢興本末已有記之者茲不復云

東陽縣義田記

惟東陽金華望縣所隷十有四鄉係籍之民以數萬計其所有土田爲畝一百一十二萬九千四百有奇而税入二萬四千餘石可謂庶且富矣然税之所出必于其田縣故有復熟官田一百一十五頃二十六畝九分四釐三毫名存實亡莫知田之所在其米一千三百餘石皆無徵爲政者以爲大農經費之入弗可虧也則以之抑配農民而責其償至其官民之田之末無徵者又三百餘石其抑配亦如之嗚呼古之耕者助而不税其制不可及已後世有田則有税然

各隨其所多寡而徵焉民未以爲病也至本無田而有抑配之税則民之困極矣是豈真無其田也耶蓋版籍不明姦欺百出有田者不税有税者無田遁租匿役靡所不至政尨賦殽詐理紛紜非惟民所不堪而有司者亦病之矣今縣侯之爲令也勵精治理勸恤民隱謂仁政自經界始經界不正而田失其實則版籍以不明而税之逋陷民之憔悴無怪其然不有以更張之其弊何時已乎迺成化十有八年適國著令重造版籍遂以部使者吳公森之命取洪武中魚

鱗圖籍爲之萃而役民之善方田者使履畝而量之仍以鄉老之公正者爲監量凡田之若官若民與號名步畝税根之實沿革之故以及得業之人既皆覈而籍之矣而猶恐有蔽於私者又更其人易其地覆覈之且躬自臨視以發其隱伏聽其爭訟焉夫然後宿蠹著姦披露畢服有受人之田而不認其税者有以其税寄之他人者有以官田隱爲民田以上地冒作下地者諸若此類悉釐正之所覈官民職學與貫括等田其數多與舊額相當獨義庄爲有餘計其所

餘田畝適符復熟之數侯乃嘆曰吾知所處矣彼復熟即義庄也特名之異而失之耳詢諸父老僉謂其然上于藩府藩府允焉遂以義庄餘畝定爲復熟之田其有陵谷遷變田之果不存者則以新所墾闢之數充之土田既覈税得所歸民業有經公租不負失業之民就然若沉痾去體洒然若執熱遇濯而無復有抑配之苦矣其定著爲籍曰流水曰保類曰戶籍者皆明白可據乃以附諸國版登于　天府焉凡民之任役者若干人始事于是歲之春而迄役于其冬

邑人既皆悦喜相與歸德於侯而侯不自居也則又謝曰版籍之正田税之均實聖祖舊章明天子盛德藩府大官之令爾諸父老之勤也吾何力之有哉雖吾與若等所以救其弊於今日者非易易也異時或有兼并之徒惡其害已而去籍焉則不得善其後矣亦圖所以維持勿壞使吾民永有賴乎乃伐石走書請記且曰吾於諸父兄猶有望焉幸有以作其志噫仁政之不行久矣昔朱子之守漳州也常欲推行經界以恵貧民時當道者惑於浮議迄不果行有志

之士至今爲憾則爲後世之吏欲行其志不亦難乎今侯覈田於東陽雖未能爲古經界而有經界之遺意焉可謂善學朱子者矣而獲乎上下莫或撓之則其時之所遭殆有過於彼者非幸耶又孰謂吏于今者不得行其志哉夫苟以朱子之不爲者侯既爲之則其所已爲若水利若社倉若義役皆仁政之宜於今者又豈不欲次第爲之乎侯之所望於父兄者固有在矣爾父兄尚亦有以贊其成哉吾見邑人之蒙其澤者未可既也若其維持而勿壞則後之君子[illegible]將有任其責者故特書其事以告焉侯名摶字全之溧陽人以進士起家而爲是邑既新其學又及於此教養兼舉方以治行聞於時云若執役者之名氏與諸鄉田土多寡税糧輕重之數則列之碑陰

陸生良甫字序

凡物之偉然奇絶而出乎類者必其物之良者也若赤驥飛黄騄駬驊騮之爲良馬大玉夷玉弘璧琬琰之爲良玉兊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宋之斤魯之削吳粤之劒之爲良兵良器莫不

偉然出其類焉其在於人則以瞿瞿蹶蹶者爲良士輔君惟聖者爲良臣善治得民者爲良吏屬文紀事書法不隱者爲良史運籌決勝折衝禦侮者爲良將論道經邦燮和天下者爲良相下而農工商賈醫卜方技之流亦莫不以其業之精而善者爲良又孰非出其類而偉然者乎昔權翼之稱謝安謂之江表偉人而梅翁之贊李綱則曰一世偉人夫人物之在當世非不衆且多矣而二公者獨以偉稱豈謂其體貌之魁梧豈偉也哉亦以其才德之良而事功勳業遠

過於人爲晉朱之良相而苟非其良奚足以爲儁乎予年友浙江大參嵩山陸公之從子其名曰儁而字以良濟其少也孤而鞠於公焉公以其質良行淳而知學爲可教也乃以書來屬予申其字之之義將以勗其進焉嗚呼名之而欲其儁字之以勉其良父師之爲敎至矣予奚以爲言哉蚤夜孜孜進修不懈求所以副其名若字焉在生而已矣以予言爲哉雖然公之意不可虛辱敢爲誦其所聞人之有生其命於天者莫不有仁義禮智之性焉而氣拘欲蔽

以喪其良者衆矣生也苟能自其良知良能之天賦而充之至於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以極乎才德之良則登達而爲良士已達而爲良臣若良吏若良史若良將猶惟其所用無些不爲良焉而謝李諸公不得專美於前豈非今日之儁人矣乎其或庸下無聞而未之鄉人若馬而駑玉而瑕器而凡無以出其類焉則非公之所望矣儁乎盍亦顧名思義無負父師之訓乎

嘉樹亭記

浙憲使無錫邵先生國賢書謂予曰其之先自高曾諸大父而下暨先君子世爲邑之開原鄉稅長而廉靜一德嘗備千畝之入以充公家雜泛之需其賦民惟正之供未嘗過取一文誦其德者至今不忘故有從事之室一區在城西倉北水次歲久荒圮已屬他姓其墻外有梧木數株得其地者每曰此邵氏之樹也至虛其地而不忍伐焉某過而感之將爲亭其間以志先德君子爲題曰嘉樹之亭少師西涯李公既篆其榜矣予盍爲我記之懇辭不獲命乃皆爲之言曰昔晉韓宣子聘魯宣子季氏見有嘉樹而譽

之季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以無忘角弓遂賦甘棠此嘉樹之名所由始也今邵氏之樹自其鄉人視之勿剪勿敗向即以爲召伯之甘棠不但如季孫之誦其詩者矣昔世德在人胎若是乎若其前人之所樹不于他木而獨以梧焉夫豈無所取義乎宋王晉公嘗手植三槐于庭而期其子孫必爲三公以槐爲三公所位也況梧之爲木詠於周雅可以扶老而爲杖者不猶賢人君子之德足以扶植世教爲邦家之所倚仗乎其所以期望後人者又非止於三槐之名

位矣蘇文忠公稱仁者必有後而謂魏公之業
與槐俱萌則今日先生之業寧不與槐而俱萌
耶先生其尚益加培殖以大副前人之志罔俾
王氏之槐專美於前也視彼李氏之嘉樹而歸
德於他人者何可同日而語哉

辭職疏

謹奏爲懇乞天恩祈免新任仍容照例休
致事臣先蒙 聖恩陞臣南京太常寺卿繼經
數月又陞南京禮部右侍郎感恩稠疊拜
命爰兢臣自惟寵祿過優而才德弗稱年齡衰

老而疾病尫殘雖欲勉策疲蹇莫能補報毫分
已經累具奏牘備陳情悃乞賜追還恩命以
終休致矣而自發奏之後私心皇皇夙夜不寧
反覆以思益增危懼以爲愚臣前所奏老病然
能不堪世用不過一身之利害而事有大於是
者如引年納祿國之常典辭尊居卑古有明訓
斯二者皆士大夫名節所係不容輕廢 陛下
更新大化欲復事制則此義尤所當明而臣前
疏未及詳悉惟恐 聖明誤采虛名俯憐舊物
再賜 俞音則臣之得罪於名敎大矣恥恃能
死再瀝血誠而控辭焉竊惟 祖宗舊制凡官
員七十以上皆許致仕其有年滿七十而在官
者給由到部例不引譴趨者廷臣建議又欲申
嚴致仕條限豈不以是爲仕進大閑不容逾越
者乎今臣犬馬之齒七十有五納祿已久而復
登仕版則稽之 國法而有違使臣居之不疑
是爲干犯憲章難逃罪戾矣臣之不容不辭避
者一也又臣先蒙奉常之除既以才庸德薄病
迫年侵而抗疏辭免今陞南京禮部侍郎官職
尤爲顯要設若辭卑居尊則質諸古訓而有乖

使臣受之不慚是爲不顧廉恥難逃清議矣臣
之不容不辭避者二也臣之不肖本無儒者難
進之風非有古人恬退之節實以上違 國法
下乖古訓內包忝冒之羞外招負乘之寇非獨
自貽身累亦節將仰玷 國恩故敢不避再三
之瀆而重有哀祈也伏望 聖明察其由衷之
情貫其方命之誅曲軫 天慈俯從人欲特
勑該部寢臣 新命別選異材以補侍郎員缺
容臣仍舊致仕庶免妨賢之罪且逃犯義之愆
臣不勝爲幸

金華文統卷第十三終

文統一十三卷為文一百三十五篇前太守近齋趙先生續輯金華先哲遺文以啓後學者也文成遷視山西學政行間以授玘曰子其畢吾意至錢塘復屬玘之拙於政也封旋俸金二百二十銖曰以相不及玘亟

圖之閱三月而梓人墨人始克稱事稽緩之責固弗克辭而先生之惓惓於斯者不可不誌也

正德壬申孟夏之吉

賜同進士出身知金華縣王山李玘謹誌

萬曆柒年歲己卯三月吉旦

金華府重修

金華文統十三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明趙鶴編是書於正學編外兼錄金華耆舊之文宋宗澤梅執禮潘良貴鄭剛中賈廷佐范浚陳亮呂祖儉徐僑何恪時少章喬行簡等十二人元柳貫張樞吳師道黃溍吳萊等六人明宋濂王禕蘇伯衡胡翰戴良吳沉王紳章懋等八人而宋濂所錄獨多蓋視諸人較呂祖謙等爲稍亞故所錄亦稍寛然前列呂祖謙修文鑑法朱子取文字法及王柏吳師道論文之語則大旨仍以講學爲宗故劉孝綽駱賓王舒元輿之文皆所不取然唐仲友亦不登一字則門戶之見殊未能化矣

洞庭湖君山詩集三卷

〔明〕胥文相編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元年胥焯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洞庭君山集三卷》提要

洞庭湖君山詩集卷之上

郡人石泉胥文相重編

周

楚

屈原 名平仕楚為三閭大夫被讒謫江南自沉汨羅而死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蹇誰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令沅湘兮無波使江水兮安流望夫君兮未來吹參差兮誰思駕飛龍兮北征邅吾道兮洞庭薜荔柏兮蕙綢蓀橈兮蘭旌望涔陽兮極浦橫大江兮揚靈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余太息橫流涕兮潺湲隱思君兮陫側桂櫂兮蘭枻斲冰兮積雪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心不同兮媒勞思不甚兮輕絕石瀨兮淺淺飛龍兮翩翩交不忠兮怨長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鼂騁騖兮江皐夕弭節兮北渚鳥次兮屋上水周兮堂下捐予玦兮江中遺余佩兮澧浦采芳洲兮杜若將以遺兮下女旹不可兮再得聊逍遥兮容

與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余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登白薠兮騁望與佳期兮夕張鳥何萃兮蘋中罾何爲兮木上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慌惚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麋何爲兮庭中蛟何爲兮水裔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聞佳人兮召余將騰駕兮偕逝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蓀壁兮紫壇播芳椒兮盈堂桂棟兮蘭橑辛夷楣兮葯房罔薜荔兮爲帷擗蕙櫋兮既張白玉兮爲鎮疏石蘭兮爲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建芳馨兮廡門九嶷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捐余袂兮江中遺余褋兮醴浦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時不可兮驟得聊逍遥兮容與

漁父辭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而我獨清衆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釃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爲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湘流葬於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皎皎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復與言

懷沙賦 節文

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汨兮修路幽蔽兮道遠忽兮曾唫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

匹兮伯樂既歿兮驥將焉程兮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曾傷爰哀永嘆喟兮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爲類兮原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

漢

賈誼 洛陽人事文帝爲大中大夫被讒左遷爲長沙王太傅

弔屈原賦

誼負超世之才文帝議以爲公卿絳灌等共譖之乃以爲長沙王太傅誼以謫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因以自喻

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託湘流兮敬弔先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兮逢時不祥鸞鳳伏竄兮鴟梟翱翔闒茸尊顯兮讒諛得志賢聖逆曳兮方正倒植謂隨夷溷兮謂跖蹻廉莫邪爲鈍兮鉛刀爲銛于嗟嚜嚜兮生之無故斡棄周鼎兮而寶康瓠騰駕罷牛兮驂蹇驢驥垂兩耳兮服鹽車章甫薦屨兮漸不可久嗟苦先生兮獨離此咎訊曰已矣國其莫吾知獨堙鬱兮其誰語鳳縹縹其高逝兮夫固自引而遠去襲九淵之神龍兮沕淵潛以自珍偭蟂獺以隱處兮夫豈從蝦與蛭螾所貴聖人之神德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繫而羈兮豈云異

夫犬羊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騁九州而相其君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而下之見細德之險徵兮搖增擊而去之彼尋常之汙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鱏兮固將制于螻蟻

晉

庾闡 字仲初鄢陵人爲郡參軍封吉陽男出補零陵太守

弔賈誼文

中興二十三載余忝守衡南歲杪三江路次巴陵望君山而過洞庭涉湘川而觀汨水臨賈生投書之川慨以永懷矣及造長沙觀其遺像喟然有感乃弔之云

偉哉蘭生而芳玉產而絜陽葩熙冰寒松負雪莫邪挺鍔天驥汗血苟云其雋誰與比傑是以高明卓茂獨發其秀道率天真

不議世疾焕乎若望舒耀景而焯群星矯乎若翔鸞拊翼而逸宇宙也飛榮洛汭擢頴山東質清浮磬聲若孤桐琅琅其璞巖巖其峯信道居正而以天下爲公方駕逸步不以曲路期通是以張高弦悲聲激柱落清唱未和而桑濮代作雖有惠音莫過韶濩雖有騰鱗終仆一壑嗚呼大庭既邈玄風悠緬皇道不以智降上德不以仁顯三五親譽其執可仰而標霸功雖逸其塗可翼而闢悲矣先生何命之褻懷寶如玉而生運之淡昔咎繇暮虞呂尚歸昌德協充符乃應帝王夷吾相桓漢登蕭張草廬三顧臭若蘭芳是以道隱則蠖屈數感則鳳覩若棲不擇木翔非九五雖曰玉折雋才何補夫心非死灰智必存形形託神用故雖全生奈何蘭膏揚芳漢庭摧景飈風獨喪厥明獨悔悠悠太素存忘一指道來斯通世往斯圯吾哀其生未見其死敢不敬弔寄之淥水

夏侯湛 字友若譙國人才華富盛蚤有聲譽爲散騎常侍

荆江歌

悠悠兮遠征倏倏兮暨南荆南荆兮臨長江臨河兮討不庭江水兮浩浩長流兮萬里洪浪兮雲轉陽侯兮奔起驚翼兮垂天鯨魚兮岳峙蘼蕪紛兮被阜陸脩竹鬱兮翳崖阯望江之南兮邀目桂林桂竹蓊蔚兮鵾鷄揚音凌波兮傾濟舟楫不興兮江

水際沉差廻聆于北夏何賦軫之難尋

宋

顏延之 字延年琅邪人累官光祿大夫

祭屈原文 代湘州太守張紀作

恭承帝命建旟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捐佩之浦弭節羅潭艤舟汨渚曰若先生逢辰之缺溫風迨時飛霜急節嬴芊遘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計蔑椒蘭身絕郢闕跡遍江干比物荃蓀連顯龍鸞聲溢金石志華日月如彼樹芬實頴實發望汨心欷瞻羅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齊

柳惲 字文暢少有志行好學善尺牘竟陵王子良引為法曹參軍

江南曲

汀洲採白蘋日落江南春洞庭有歸客瀟湘逢故人故人何不返春華復應晚不道新知樂只言行路遠

梁

沈約 字休文武康人仕書僕射謚曰隱

湘夫人

瀟湘風已息沅澧復安流揚蛾一含睇㛹娟好且脩捐玦置澧浦解珮寄中洲

王僧孺 東海人少篤志精力於學文多麗逸時重其富博

湘夫人

桂棟承薜帷眇眇川之湄白蘋徒可望綠芷竟空滋日暮思公子銜意嘿無辭

無名氏

三洲歌

古今樂錄曰三洲歌者商客數遊巴陵三江口往還因共作此歌

送歡板橋灣相待三山頭遙見千幅帆知是逐風流

風流不暫停三山隱行舟願作比目魚隨歡千里遊

湘東醽醁酒廣州龍頭鐺玉樽金鏤杭與

郎雙杯行

陳

陳後主 諱叔寶 字元秀

三洲歌

春江聊一望細草遍長洲沙汀時起伏畫舸屢淹留

唐

杜審言 字必簡襄州人擢進士武后重其文召入爲國子監主簿終直學士

渡湘江

遲日園林悲昔遊今春花鳥作邊愁獨憐京國人南竄不似湘江水北流

宋之問 字延清汾州人善詞章累官脩文館直學士

洞庭湖

地盡天水合朝及洞庭湖初日當中涌莫辨東西隅晶耀目何在瀅熒心欲無靈光海若晏浒氣耿天吳張樂軒皇至征苗夏禹徂楚臣悲落葉堯女泣蒼梧野集九江潤

山通五岳圖風恬魚自躍雲夕鴈相呼獨此臨泛漾浩將人代殊求言洗氛濁卒歲爲清娛要使功成退徒勞越大夫

張說 字道濟洛陽人累官中書令封燕國公謚文貞

游洞庭湖

平湖曉望分仙嶠氣氤氳鼓枻乘清渚尋峰弄白雲江寒天一色月靜水重紋樹坐參猿嘯沙行入鷺群綠源斑篠密胥逕綠蘿紛洞穴傳靈應楓林覺自薰雙童有靈藥願取獻明君

出湖寄趙冬曦

西泛平湖盡參差入斷山東瞻岳陽郡汗漫太虛間客步同行樂道文互憂看山戍上雲桂江亭臨水間川途倏忽間風景依如昨湘浦未賜環荆門猶王諾何時與美人載酒游宛洛

遊洞庭

夜夢雲闕門從容簪履列朝游洞庭上緬

望京華絕潦收江木平大退山更熱重欹
視欲醉僂滿氣如噎器留魚驚腥衣黕蚊
蚉血髮白思益壯心玄用彌拙冠劒日苔
蘚琴書坐廢撤唯有報恩字刻意長不滅

遊洞庭湖

緬邈洞庭岫葱蒙水霧色宛在太湖中可
望不可即剖竹守窮渚開門對奇域城池
自縈籠纓綬爲微纆靡日不思往經時始
願克飛棹越溟波維舟恣攀陟窮篠入雲

步崎嶇倚松息巖壇有鶴過壁字無人識
滴石香乳溜垂崖靈草植玩幽輕霧阻討
異忘曛逼寒沙際水平霜樹蘢烟直空宮
闃莫覩地道窺難測此處學金丹何人生
羽翼誰傳九光要幾拜三仙識紫氣徒想
像清潭長眇默霓裳若有來觀我雲峯側

泛洞庭

平湖一望上連天秋景千尋下洞泉忽驚
水上江華滿疑是乘舟到日邊

泛灉湖

張說云灉湖沅湘澧汨之餘波
夏潦奔注則泆爲此湖冬霜既
零則涸爲平野

念別灉湖去浮舟更一臨千峯出浪險萬
木抱烟深南郡延恩渥東山戀宿心露花
香欲醉時鳥轉餘音涉趣皆留賞無奇不
遍尋莫言山水間幽意在鳴琴

君山

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見孤峰水上浮聞道
神仙不可接心隨流水共悠悠

張九齡字子壽曲江人擢進士累官
中書令封始興伯謚文獻

初入湘中有喜南使作

征鞍窮郢路歸枻入湘流望鳥惟貪疾聞
猿亦罷愁的邊楓作岸數處橘爲洲却計
從來憶翻疑夢裏遊

湘中作

湘流遶南嶽絕目轉青青懷祿未能已瞻

途屨所經烟嶼宜春望林猿莫夜聽永路
日多緒孤舟天復冥浮沒從此去差嗟勞
我形

落日催行舫逶迤洲渚間誰云有物役乘
此更休閒瞑色生南浦清暉發近山中流
澹容與唯愛鳥飛還

南還湘水言懷

拙宦今何有勞歌念不成十年乖夙志一
別悔前行歸去田園老儻來軒冕輕江間

稻正熟林裏桂初榮魚意思在藻鹿心懷
食苹時哉苟不達取樂遂吾情

歸舟宛何處正直楚江平夕逗煙村宿朝
緣浦樹行于役已彌歲言旋今愜情鄉郊
尚千里流目夏雲生

王昌齡 字少伯江寧人第進士又以博學宏詞科遷汜水尉

巴陵劉處士東齋作

劉生隱岳陽心遠洞庭水偃帆入山郭一
宿楚雲裏竹映秋館深月寒江風起煙波

桂陽接日夕數千里嫋嫋清夜猿孤舟坐
如此湘中有來雁雨雪候音旨

賈至 字幼鄰洛陽人玄宗時拜起居舍人贈禮部尚書謚曰定

巴陵早春寄荊州崔司馬吏部閻
功曹舍人 時至以小法謫岳州司馬

謫居瀟湘渚再見洞庭秋極目連江漢西
南浸斗牛滔滔盡雲夢澹澹遙巴丘曠如
臨渤澥窅疑造瀛洲君山灝中波蒼翠長
夜浮帝子去永久楚辭尚悲愁我同長沙

行時事加百憂登高望舊國胡馬滿東周
宛洛遍蓬蒿樊鄧無良疇獨攀青楓樹淚
灑滄江流故人西掖寮同扈岐陽蒐差池
盡三黜蹭蹬各南州相去雖地近不得從
之遊耿耿雲陽臺迢迢王粲樓歧予暮霞
裏誰謂無輕舟

初到巴陵與李十二白同泛洞庭

江上相逢皆舊遊湘山永望不堪愁明月
秋風洞庭水孤鴻落葉一扁舟

楓葉紛紛落葉多洞庭秋水晚來波乘興
輕舟無近遠白雲明月弔湘娥

孟浩然 名浩以字行襄州人少好節義隱居鹿門山年不仕

臨洞庭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
撼岳陽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坐觀
垂釣者徒有羨魚情

洞庭湖寄閻九

洞庭秋正闊余欲泛歸船莫辨荆吴地唯
餘水共天渺瀰江樹沒合沓海湖連遲爾
爲舟楫相將濟巨川

夜渡湘川

客行貪利涉夜裡渡湘川露氣聞芳杜歌
聲識采蓮榜人投岸火漁子宿潭烟行旅
時相問涔陽何處邊

李白 字太白隴西人玄宗朝詔供奉翰林世稱李翰林

答裴侍御以書見招期月滿泛洞
庭

君至石頭驛寄書黃鶴樓開緘見遠意速
此南行舟風水無定準湍波或滯留憶昨
新月生西簷若瓊鉤今來何所似破鏡懸
清秋恨不三五明平湖泛澄流此歡竟莫
遂狂殺王子猷巴陵定遠近持贈解人憂

夜泛洞庭尋裴侍御清酌

日晚湘水綠孤舟無端倪明湖漲秋月獨
泛巴陵西遇憩裴逸人巖居陵丹梯艳琴
出深竹爲我彈鵾雞曲盡酒盈傾北窗醉
如泥人生且行樂何必組與珪

秋登巴陵望洞庭

清晨登巴陵周覽無不極明湖映天光徹
底見秋色秋色何蒼然際海俱澄鮮山青
滅遠樹水綠無寒煙來帆出江中去鳥向
日邊風清長沙浦山空雲夢田瞻光惜頹
髮閱水悲徂年北渚既蕩漾東流自潺湲
郢人唱白雪越女歌採蓮聽此更腸斷憑
崖淚如泉

荆州賊平臨洞庭言懐

脩虵横洞庭呑象臨海島積骨成巴陵遺言聞楚老水窮二苗國地窄三湘道歳晏天崢嶸時危人枯槁思歸阻喪亂去國傷懐抱郢路方立㺯章華亦顛倒風悲猿嘯苦木落鴻飛早日隱西赤沙月明東城草關河望已絶氛霧行當掃長叫天可聞吾將問蒼昊

洞庭醉後送絳州呂使君杲流澧州

昔別若夢中天涯勿相逢洞庭破秋月縱酒開愁容贈劒刻玉字延平兩蛟龍送君不盡意書及回鴈峰

陪侍郎叔遊洞庭醉後三首

今日竹林宴我家賢侍郎三杯容小阮醉後發清狂

船上齊橈樂湖心泛月歸白鷗閑不去爭拂酒筵飛

刬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巴陵無限酒醉殺洞庭秋

陪族叔刑部侍郎曄及中書賈舍人至遊洞庭五首

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弔湘君

南湖秋水夜無烟耐可乘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賖月色將船買酒白雲邊

洛陽才子謫湘川元禮同舟月下仙記得

長安還欲笑不知何處是西天

洞庭湖西秋月輝瀟湘江北早鴻飛醉客滿船歌白苧不知霜露入秋衣

帝子瀟湘去不還空餘秋草洞庭間淡掃明湖開玉鏡丹青畫出是君山

與賈舍人於龍興寺望灉湖

剪落青梧枝灉湖坐可窺雨洗秋山淨林光淡碧滋水閒明鏡轉雲繞畫屏移千古風流事名賢共此時

杜甫 字子美杜陵人累官工部員外郎詩與李白齊名

過南嶽入洞庭 大曆四年正月

洪波忽爭道岸轉異江湖鄂渚分雲樹衡山引舳艫翠牙穿裛蔣碧節吐寒蒲病渴身何去春生力更無壤童犁雨雪漁屋架泥塗欹側風帆滿微冥水驛孤悠悠回赤壁浩浩略蒼梧帝子留遺恨曹公屈壯圖聖朝光御極殘孽駐艱虞才淑隨廝養名賢隱鍛鑪邵平元入漢張翰後歸吳莫怪啼痕數危檣逐夜烏

宿白沙驛

水宿仍餘照人煙復此亭驛邊沙舊白湖外草新青萬象皆春氣孤槎自客星隨波無限月的的近南濱

過洞庭湖

蛟室圍青草龍堆隱白沙護堤盤古木迎棹舞神鴉破浪南風正回檣晨日斜湖光與天遠直欲泛靈槎

宿青草湖

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爲名宿奘依農事郵籤報水程寒氷爭倚薄雲月遞微明湖鴈雙雙起人來故北征

送李大夫七丈勉赴廣州

斧鉞下青冥樓船過洞庭北風隨爽氣南斗避文星日月籠中鳥乾坤水上萍王孫丈人行垂老見飄零

湘妃祠

肅肅湘妃廟空墻碧水春蟲書玉佩蘚燕舞翠帷塵晚泊登汀樹微香借渚蘋蒼梧恨不淺染淚在叢筠

祠南夕望

百丈牽江色孤舟泛日斜興來猶杖屨目斷更雲沙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湖南清絕地萬古一長嗟

劉長卿 字文房河南人累官鄂岳觀察使

杪秋洞庭湖言懷

長安遙千里日夕懷雙闕已是洞庭人猶看灞陵月誰堪去鄉意親戚想天末昨夜夢中歸煙波覺來闊江皐見芳草孤客心欲絶豈謂清春來但傷經時別長天不可望鳥與浮雲沒

洞庭湖

萬古巴丘戍平湖北望長問人何淼淼愁暮更蒼蒼疊浪浮元氣中流沒太陽孤舟有歸客早晚達瀟湘

雨中過員稷巴陵山居

憐君洞庭上白髮向人垂積雨悲幽獨長江對別離斗牛歸故道猿鳥聚寒枝明發遙相望雲山不可知

湘妃廟

荒祠古木暗寂寂此江濆未作湖南雨知爲何處雲苔痕斷珠履草色帶羅裾莫唱迎僊曲空山不可聞

張謂字正言河南人天寶二年進士大曆中爲禮部侍郎

同王徵君湘中有懷

八月洞庭秋瀟湘水北流還家萬里夢爲客五更愁不用開書帙偏宜上酒樓故人京洛滿何日復同遊

錢起字仲文吳興人天寶十年及第終考功郎中

湘靈鼓瑟

善鼓雲和瑟常聞帝子靈馮夷空自舞楚客不堪聽苦調凄金石清音入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風過

洞庭曲中人不見江山數峰青

郎士元字君胄中山人天寶進士歷左拾遺出爲郢州刺史

夜泊湘江

湘江水落洞庭波湘水連雲秋鴈多寂寞舟中人借問月明只自聽漁歌

湘妃

蛾眉對湘水遙哭蒼梧山萬乘既已沒孤舟誰忍還至今湘山上猶有淚痕斑

顧況字逋翁姑蘇人至德中進士遷著作郎

青草湖邊日色低黄茆瘴裏鷓鴣啼丈人
飄蕩今如此一曲長歌楚水西

戴叔倫

湘南即事

盧橘花開楓葉衰出門何處望京師沅湘
日夜東流去不為愁人住少時

武元衡 字伯蒼河南人建中初進士累官門下侍郎平章事

岳渚送友人

雲帆耿耿巴陵渡烟樹蒼蒼故郢城江上
梅花無數發送君南浦不勝情

韓愈 字退之南陽人擢進士第累官吏部侍郎謚曰文

湖中

振愁魚涌水翻波自古流傳是汨羅蘋藻
滿盤無處奠空聞漁父扣船歌

洞庭阻風贈張十一署 永貞元年拾月

十月陰氣盛北風無時休蒼茫洞庭野與
子維雙舟霧雨晦爭泄波濤怒相投犬雞
斷四聽糧絕誰與謀相去不容步險如
山丘清談可以飽夢想接無由男女喧左
右饑啼但啾啾非懷北歸興何用勝羇愁
雲外有白日寒光自悠悠能令暫開霽過
是吾無求

柳宗元 字子厚河東人由禮部員外郎出為柳州刺史

再上湘江 元和十年夏五月

好在湘江水今朝又上來不知從此去更
遣幾年迴

汨羅遇風

南來不作楚臣悲重入脩門自有期為報
春風汨羅道莫將波浪枉明時

孟郊 字東野湖州人貧居苦吟年五十始第進士

湘妃廟

南巡竟不還二妃怨愈積萬里喪娥眉瀟
湘水空碧冥冥荒山下古廟收真魄喬木
深青春清光滿瑶席寒芳徒自薦靈意殊
脉脉玉佩不可覿徘徊煙波夕

陳季

湘靈鼓瑟

帝子鳴金瑟餘音自柳揚悲風絲上斷流水曲中長出沒遊魚聽逶迤彩鳳翔徵音時叩徵雅韻乍含商神理誠難測幽情不可忘至今聞古調遺恨滯三湘

劉禹錫 字夢得中山人由屯田郎中刺連州累官禮部尚書卒

望洞庭湖君山

湖光秋色兩相和潭面無風鏡乍磨遙望洞庭山水色白銀盤裏一青螺

瀟湘曲

斑竹枝斑竹枝淚痕點點寄相思楚客欲聽瑤瑟怨瀟湘深夜月明時

雍陶 字國鈞成都人太和進士自國子博士出為簡州刺史卒

君山

風波不動影沉沉翠色全微碧色深應是水僊梳洗罷一螺青黛鏡中心

李賀 字長吉七歲文詩尚奇詭終協律郎

筠竹千年老不死長伴神娥蓋湘水蠻娘吟弄滿寒空九山盡綠淚花紅離鸞別鳳煙梧中巫山蜀雨遙相通幽愁秋氣上青楓涼夜波間吟古龍

鮑溶

湘妃操

有虞夫人哭虞後淑女何事又傷離竹上淚跡生不盡寄哀雲和五十絃雲和經奏鈞天曲乍聽寶琴遙嗣續三湘測測流急綠秋夜露寒蜀帝飛楓林月斜楚臣宿更

疑川宮月黃昏闇携女手殷勤言環珮玲瓏有無間終疑既遠雙悄悄蒼梧舊雲豈難召老徠心寒不可灑目眄眄兮意嗟咤魂騰騰兮驚秋波曲一盡兮憶再奏衆弦不穀且如何

鄭紹先

湘夫人

楓葉下秋渚二妃愁渡湘疑山空杳藹何處望君王日落水雲裏油油心自傷

李頎

湘夫人

九嶷日已暮三湘雲復愁窅藹羅袂色潺湲江水流佳期来北渚捐玦在芳洲

温庭筠 字飛卿并州人才名籍甚不拘小節

三洲歌

團圓莫作波中月潔白莫為枝上雪月隨波動碎潾潾雪似梅花不堪折李娘十六青絲髮畫帶雙花為君結門前有路輕離別惟恐歸来舊香滅

瑶瑟怨

冰簟銀牀夢不成碧天如水夜雲輕鴈聲遠過瀟湘去十二樓中月自明

張祐 字承吉南陽人居蘇州辛于丹陽

洞庭南館

一逕逗霜林朱欄遶碧岑地盤雲夢角山鎮洞庭心樹白看風起沙紅見日沉還因此悲屈惆悵又行吟

周賀 字南卿東洛人初為僧號清塞姚合愛其才加以冠巾

秋宿洞庭

洞庭初下葉旅客不勝愁明月天涯夜青山江上秋一官成白首萬里寄滄洲只被浮名繫寧無愧海鷗

朱慶餘 名可久越州人寶曆二年進士為水部郎張籍所知自是馳聲

夏末留別洞庭知己

清秋時節近分袂獨凄然此地折高柳何門聽暮蟬浪摇湖外日山背楚南天空感遲迴事榮歸在半年

過洞庭湖

帆掛狂風起茫茫既往時波濤如未息舟楫亦堪疑遠鴈投孤島長天下四維前程有平處誰敢與心期

陳羽 江東人貞元八年進士第二人歷東宮尉佐

帝欲省蠻陬南巡非逸遊九山沉白日二女泣蒼梧目極楚雲斷恨深湘水流至今

罷鼓瑟咽絶不勝愁

二妃怨處雲沉沉二妃哭處湘水深商人
酒滴廟前草蕭颯風生斑竹林

李羣玉 字文山澧州人僕射令狐綯薦于朝授弘文館校書郎

湖闊

楚色籠秋草秋風洗洞庭夕霏生水寺初
月落雲汀棹響來空闊漁歌去杳冥欲浮
蘭下艇一到斗牛星

湖中古愁

凉風西海來直渡洞庭水翛翛木葉下白
浪連天起蘅蘭委皓雪百草一時死摧殘
負志人感嘆何窮已

昔我覩雲夢窮秋經汨羅靈均竟不返悠
氣成微波負桂開古祠朦朧入幽蘿落日
瀟湘上淒涼吟九歌

洞庭入澧江寄巴丘故人

四月桑半枝吳蠶初弄絲江行好風日燕
舞輕波時去事旋成夢來歡難預期惟憑

東流水日夜寄相思

洞庭遇秋

壓愁老來頻久與江上隔逍遥澄湖上洗
眼見秋色凉波弄輕棹湖月生遠碧未滅
遥客情西望杳何極

洞庭風雨

面南一片黑低起北風顛浪潑巴陵樹雷
燒鹿角田魚龍方簸蕩雷雨正喧閙想諸
君山日秦皇怒赫然

巨浸吞湘澧西風忽怒號水將天共黑雲
與浪爭高羽化思乘鯉山漂欲抃鼇烏陽
猶曝翅真恐濕蟠桃

中秋維舟君山看月

汗漫鋪澄碧朦朧吐玉盤雨師清滓穢川
后掃波瀾氣射繁星滅光籠八表寒從來
雲漲迥路上碧霄寬

燿燿遊何處蟾蜍食漸殘棹翻銀浪急林
映白虹攢練影連河脁水渾壓樹乾夜深

高不動天下仰頭看

湘妃廟

南雲哭重華水死悲二女天邊九點黛白骨遺處所朦朧波上月清夜降北渚萬古一雙魂飄飄在煙雨

少將風月怨平湖見盡扶桑水到枯相約杏花壇上去晝閑紅紫鬪樗蒲

裴說

題岳州僧舍

喜到重湖地孤舟橫晚煙鷺銜魚入寺鴉接飯隨船松檜君山迥菰蒲夢澤連與師吟論處秋水淺遥天

許渾 字用晦太和中進士居潤州丁卯橋故其詩號丁卯集

送張尊師歸洞庭

能琴道士洞庭西風滿歸帆路不迷對岸水花霜後淺傍簷山菓雨來低杉松近晚移丹竈巖谷初寒盖藥畦他日相思兩行字無人知處武陵溪

于鄴

夜泊湘江

北風吹楚樹此地獨先秋何事屈原恨不隨湘水流涼天生半月竟夕伴孤舟一作南遊客無成空白頭

于武陵

楚人歌竹枝遊子淚沾衣異國久為客寒宵頻夢歸一封書未達千樹葉皆飛南渡洞庭水更應消息稀

譚用之

秋宿湘江遇雨

江上秋風鎖夢魂江邊深夜舞劉琨秋風萬里芙蓉國暮雨千家薜荔村鄉思不堪悲橘柚旅遊誰肯重王孫漁人相見不相問長笛一聲歸島門

馬戴 字虞臣會昌中進士太學博士

夜入湘中

洞庭人夜別孤棹下湘中露洗寒山遍波

採楚月空窓村犬暗猿廣澤發鳴鴻行值
揚帆者江分又不同
露氣寒光集微陽下楚丘猿啼洞庭樹人
在木蘭舟廣澤生明月蒼山夾岸流雲中
君不降竟夕自悲秋
呂嵒字洞賓蒲州人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遇異人得長生訣自號回道人
洞庭湖君山
午夜君山翫月回西鄰小圃碧蓮開天香

風露蒼華冷雲在青霄鶴未來
李頻字德新睦州人大中間進士第調秘書郎擢都官員外郎
湖中送友人
中流欲暮見湘煙葦岸無窮接楚天去鴈
遠拖雲夢雪離人獨上洞庭船風波盡日
依山轉星漢通宵向水連零落梅花過殘
臘故園歸去及新年
熊孺登貞元時人
洞庭夜泛

江流如箭月如弓行盡三湘數夜中無奈
子規知向蜀一聲聲似怨東風
胡曾長沙人咸通中舉進士不第嘗爲漢南節度從事
洞庭湖
五月扁舟過洞庭魚龍吹浪水雲腥軒轅
黃帝今何在回首巴山蘆葦青
湘山
虞舜南捐萬乘君靈妃揮淚竹成紋不知
精魄遊何處落日瀟湘空白雲

許棠字文化宣州人咸通十二年進士
過洞庭湖
驚波常不定半日鬢堪斑四顧疑無地中
流忽有山鳥飛應畏墮帆遠却如閑漁父
時相引行歌浩渺間
方干字雄飛新定人咸通中隱鑑湖號方處士
君山
曾於方外見麻姑聞說君山自古無元是
崑崙山頂石海風吹落洞庭湖

高駢 字千里，崇文之孫。僖宗時以四川節度使拜平章事，卒。

為愛君山景最靈，角巾秋禮一壇星。藥將鷄犬雲間試，琴許魚龍月下聽。自要乘風隨羽客，誰同種玉驗仙經。煙霞澹泊無人到，除有漁翁過洞庭。

二妃廟

帝舜南巡竟不還，二妃幽怨水雲間。當時珠淚知多少，直到于今竹尚斑。

黃滔 字文江，莆田人。乾寧二年進士第，官至御史裏行。

湘中贈張逸人

羽衣零落帽欹斜，不自孤風即海沙。曾為蜀山成寓跡，又因湘水擬營家。鳴琴坐見燕鴻沒，曳履吟忘野逕賒。更愛扁舟宿寒夜，獨聽風雨過蘆花。

曹松 字夢徵。光化四年進上，時年七十餘，授校書郎。有詩集三卷。

洞庭湖

東西南北各連空，波上唯留小朵峯。長與岳陽翻鼓角，不離雲夢轉魚龍。吸回日月過千頃，鋪盡星河剩一重。直到劫餘還作陸，他年應有羽人逢。

杜易簡

湘川新曲二首

昭潭深無底，橘洲淺而浮。本欲凌波去，翻為目成留。願君稍弭楫，無令賤妾羞。

二八相招攜，採菱渡前谿。弱腕隨橈起，纖腰向舸低。自解看花笑，憎聞染竹啼。

崔塗

湘中弦二首

烟愁雨細雲冥冥，杜蘭香老三湘清。故山望斷不知處，鶗鴂隔花啼一聲。

蒼山遙遙江潾潾，路傍老盡無閑人。王孫不見草空綠，惆悵渡頭春復春。

莊南傑

湘弦曲

楚琴錚錚戛秋露，巫雲雨腳飛朝暮。古磬高敲百尺樓，孤猿夜哭千丈樹。雲軒碾火

聲瓏瓏連山卷盡長江空鷺啼寂寞花枝
雨鬼蕭荒郊松栢風滿堂怨咽悲相續具
調中含古離曲繁弦響絕楚寬遥湘山水
碧天山綠

張志和 字子同金華人自號玄真子

漁父歌

青草湖中月正圓巴陵漁父棹歌連釣車
子橛頭船樂在風波不羨仙

君山父老

君山閑吟

山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
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

南唐

張泌 江南人內史舍人

洞庭阻風

空江浩蕩景蕭然盡日菰蒲滿釣船青草
浪高三月渡綠楊花撲一溪煙情多莫舉
傷春目愁極兼無買酒錢猶有漁人數家

住不成村落夕陽邊

晚秋過洞庭

征帆高掛酒初酣暮景離情兩不堪千里
晚霞雲夢北一洲霜橘洞庭南溪風送雨
過秋寺澗石驚泉落夜潭莫把羈魂吊湘
魄九疑愁絕鎖煙嵐

洞庭湖君山詩集卷之中

郡人石泉胥文相重編

宋

呂蒙正 字聖功河南人太平興國二年狀元以使相封萊國公卒謚文穆

洞庭湖

八月寒濤濺碧空片帆悠颺信秋風採珠直待驪龍睡莫遣迷津浩渺中

歐陽脩 字永叔廬陵人天聖八年進士累官參知政事贈兗國公謚文忠

得滕岳陽書大誇湖山之美其意有戀著之趣作詩為寄且警激之

峭壁孤城倚平湖遠浪來萬尋迷島嶼百仞起樓臺太守凭闌處群賢奉笏陪清霜鷹卅橘積雨過黄梅逸思歌湘曲遺文繼楚材魚貪河岫樂雲想帝鄉回遥信雙鴻下新緘尺素裁因聞誇野景自咲擁邊埃龍漠方多孽旄頭久不災旌■時映日鼙鼓或驚雷有志皆嘗膽何人可鑿坏書生半投筆牧監亦輸財祖澤辭璐慢葡萄舘未開支離莫攘臂天子正求才

夜泊岳陽樓下 景祐三年貶夷陵過岳州

卧聞岳陽城裏鐘繫舟岳陽城下樹正見空江明月来雲水蒼蒼失江路夜深江月弄清輝水上人歌月下歸一闋聲長聽不盡輕舟短楫去如飛

楚澤

宿莽湘纍怨幽蘭楚俗謠紫屛空自老翠被豈能招欲就蒼梧訴愁迷澧浦遥衰猿毛畫晦悲鴂衆芳凋紅壁冊砂板瓊鈎翡翠翹如何搴杜若江上獨悲憀

滕宗諒 字子京南陽人祥符八年進士坐事以天章閣待制知岳州

巴陵樂府臨江僊

湖水連天天連水秋来分外澄清君山自是小蓬瀛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帝子有靈能鼓瑟凄然依舊傷情微聞蘭芷動

芳馨幽絶人不見江上數峰青

趙抃 字悅道三衢人歷事三朝累官參知政事卒贈少師謚清獻

泊巴陵聞角

五更鐘後斗沉杓畫角三番塞角調青草湖平無俗籟岳陽樓廻有寒飈酒腸喚醒維舟靜夢眼驚回去國遥我愛清餘起傾耳欲吟情思已飄飄

黄庭堅 字魯直分寧人治平四年進士蘇門四學士之一贈太師謚文節

過洞庭青草湖 崇寧三年二月

乙丑過洞庭丙寅渡青草似為神所憐雪上霜杲杲我雖貧至骨猶勝杜陵老憶昔上岳陽一飯從人討行矣勿遅留蕉林近獦獠

追和前韻 崇寧二年在鄂州作

去年新霽獨憑闌山似樊姬擁髻鬟箇裏宛然多事在[illegible]閒遥望但雲山軒皇樂[illegible]天地為家不閉關惟有

金爐紫煙起至今留作御前山

陳與義 字去非洛陽人政和二年解褐高宗朝參大政號簡齋

晚晴野望 建炎中避虜過洞庭湖

洞庭微雨後涼氣入綸巾水底歸雲亂蘆叢返照新遥汀橫薄暮獨鳥度長津兵甲無歸日江湖送老身悠悠只倚杖悄悄自傷神天意蒼忙裏村醪亦醉人

陰風

陰風三日吹南極二月巴陵寒裂石長林巨木受軒輊洞庭倒流瀟湘黑君不見古廬竹扉敲策策中有岭嶙洛南客曾經破膽向炎官敢不俯容待風伯

霏霏三日雨靄靄一園春霧澤含元氣風光過洞庭地偏寒浩蕩春半客岭嶙多少人間事天涯醉又醒

晚步湖邊

客間無勝日世故可暫逃杖藜迎落照寒彩偏平阜夕湖光景麗晴鶴毅音豪天長

蒹葭響水落城堞高萬象各搖動慰此老不遺楚纍經行地處處餘離騷辛無大夫貴得伴諸子遨終然動懷抱白髮風中掻

泊宋田遇厲風作

逐隊避狂寇湖中可盤嬉泊舟宋田港俯仰看雲移造物猶不惜顛風忽橫吹洞庭何其大浪挾雲車馳可憐岸上竹翻倒不自持老夫元耐事淹速本無期會有大風定見汝亭亭時五月念貂裘竟生薄暮悲蕭蕭不自暢耿耿獨題詩

過君山不獲登覽

我夢君山好萬里來南州青眉横玉鏡色照城中樓勝日空倚眺經年未成遊今朝過山下賊急不敢留嶽空浪吞吐蒼蔚風飀飀龍吟雜虎嘯九夏含三秋了與蓬賁異況乃行岩幽甝䖘何當掃延佇回我舟擲去九節筑搴裳走林丘會逢湘君降翠氣衣上浮山椒望蒼梧寄恨舒冥搜

憶秦娥

魚龍舞湘君欲下瀟湘浦瀟湘浦興亡離合亂波平楚獨無尊酒酬端午移舟來聽明山雨明山雨白頭孤客洞庭懷古

臨江僊

高咏楚詞酬午日天涯節序怱怱榴花不似舞裙紅無人知此意歌罷滿簾風萬事一身傷老矣戎葵凝笑墻東酒盃深淺去年同試澆橋下水今夕到湘中

周尹潛

野泊對月有感

可憐江月亂中明應識逋逃病客情斗柄闌干洞庭野角聲淒斷岳陽城酒添客淚愁仍濺浪卷歸心暗自驚欲問行朝舊消息眼中盜賊尚縱横

王十朋 字龜齡温州人紹興丙午狀元累官龍圖閣直學士號梅溪

洞庭湖

端居灘瀕兩經年不戒瞿塘七月船得得
來從洞庭過要看湖漲水如天
江山好處未經眼人道岳陽天下無入筆
波瀾自今瀾胷中已有洞庭湖

洞庭阻風用韓昌黎韻

月行南箕口簸揚不肯休我至洞庭側狂
瀾阻行舟東望岳陽城一葦宿可投吾欲
破巨浪試呼舟子謀舟子咲謂我官豈秉
桴丘同行一二官好勇豈仲由君子不行
險少遲勿煩啾明朝風自定皷枻無憂愁
汗顏答舟子汝語非謬悠書以示同行欲
速不可求

解舟遇風泊岳陽樓下正對君山

入湖初謂君山遠無翼可隨鷗鷺群繋纜
中流忽相對江湖心亦不忘君

初欲維舟岳陽樓下適風作遂泊
南津

岳陽樓下風波惡過客舟航不容泊遥從

湖口望南津看盡湖山與城郭樓閣崢嶸
照眼明君山當面如蓬瀛雄文誰繼范文
正妙曲亦無勝予京

君山形如龍南有一小山如龜

洞庭湖山絕奇大如龍小如龜弄珠曳尾
自遊戲不肯吹浪如蛟螭岳陽樓前鉄為
械古人欲斷蛟螭害蛟螭為害甚巴蛇遺
塚猶存足為戒七百里湖涵太虛春夏漲
溢秋冬枯惟有龜蛇長自在不知幾見桑
田改

君山

祖龍遷怒色曾赬帝子有靈山更青湖水
如天冬亦潤此君榮落一般形

劉子澄 廬陵人從事郎判湖北道提點刑獄司

天孫織晚會湘靈倒瀉銀河合洞庭上下
天光惟一白中間山色不多青荆潭萬里
收塵滓宇宙連宵失晦冥莫道人間少仙
境詩魂酒魄一時醒

劉學箕

瀟湘八景八首

移艭繫灣浦傾蓬穀更豪謾起湘妃恨長
歌霊均醱曉汐漲何許微茫泛江皐 瀟湘夜雨
木葉露君山空明夜氣浮氷輪揩鑑凈皓
彩漾波流煙外數穀笛孤吟人倚樓 洞庭秋月
歸鷺林邊白落霞天際明蒲帆載風急征
棹逐鷗輕稃子候江滸遥聞嬉笑穀 遠浦歸帆
木落洲渚澗天寒風雪微同雲序上下聚

翮與沙依幾啄蘆葦根何時稻粱肥 平沙落鴈
鐘穀煙際來佛屋樓雲端回飈度崖谷疎
韻出林峦東岫上明月歸僧濯清湍 煙寺晚鐘
轄篋看蓬背日暮漁者還新月映殘水夕
陽生亂山誰歌採菱詞隱隱過前灣 漁村夕照
貿易足魚米相逢話桑蘇村墟人蟻紛日
夕山氣佳酒賤醉甕瓯漁樵自生涯 山市晴嵐
雲凝天四合密雪漉石矼野渡滅行跡岸
沙横孤艭誰憐鶴髮翁披簑釣寒江 江天暮雪

楊時 字中立將樂人工部侍郎直學 上世稱龜山先生卒謚文肅

岳陽書事

洞庭木落洲渚出疊翠蹴峯遠湮没重樓
百尺壓高城畫棟沉沉倚天闊湖光上下
天水融中以日月分西東氣凌雲夢吞八
九欲與溟渤爭雄雄澄瀾無風雨新霽一
日萬頃磨青銅琉璃夜影貯星漢騎鯨已
在銀河中湘妃帝子昔何許但有林巒浮
青空蒼梧雲深不可見遺恨千古嗟何窮

須臾晦冥忽異色風怒濤翻際天黑乘陵
瀕鑿走魑魅渟滀百怪誰能測忽看舟子
玩行險更欲飛帆借風力安得晴雲萬里
開依舊寒光浸虚碧

文天祥 字宋瑞廬陵人寶祐丙辰狀元拜丞相封信國公謚忠烈

送人往湖南

鴈拖秋月洞庭邊客路凄凉野菊天雲隔
酒尊横北[illegible]風吹詩史落西川夜深鬼火
千山雪春後鵑花一樹煙[illegible]祝融峯上

肴朝暾口蒙禮蓬僊

白玉蟾 瓊州人嘉定間宣召赴闕詔封紫清明道真人

洞庭湖

帆腹膨脝飽北風一彈指頃萬山空天垂九馬層雲外人在孤鴻過影中夙世曾遊銀世界飛精役謁水精宮湖神波吏須相識吾在神霄舊有功

洞庭漁父

洞庭月下

八十滄浪一老翁蘆花江上水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收釣筒

夏侯嘉正 江陵人

洞庭湖賦

楚之南有水曰洞庭環帶五郡淼不知其幾百里乙酉夏使岳陽抵湖上思作賦明日披襟而觀之則翼然動足然跂慄然駭愕然眙恍若駕春雲而軼雪浩若浮汗漫而朝躋退若據泰山之安進若履千仞之危惝若無識智若遁微跛若不倚蹌若將馳耳不及掩目不暇迷情悖心嬉二三日而後神始宅氣始正若此不敢以賦為事者二年然眷眷不已一日登崇丘望大澤有雲崒兮興歘兮止興止未霽忽若有遇由是漬陽輝沐芳澤覩一異人于巖之際霞為裾雲為袂氷膚雪肌金玦王珮浮丘羨門斯實其對因言曰若非好辭者也臣

曰然然則若智有所不通識有所不窮而循乎無端之紀若得無殆乎臣又曰然然至極則物應思精則道來嘉若之勤無譁無談吾為若稱云太極之生曰地曰天中含五精之用而水居一焉水之疏通則為江兮遠則為河積則為瀦兮總則為湖若今所謂洞庭者傑立而孤廓然如無區其大無徒含陽孕陰元神之都瞍瞍昧昧百川莫敢適有若神者有若賓者有若僕者有若子者有若附庸者有若娣姒者有若

禹會塗山武巡牧野千出百會咸處麾下每六合澄靜中流迴睨莽莽蒼蒼纖霧不翳太陽望舒出沒其間萬頃咸沸彊而名之為巨澤為長川為水府為大淵縱之不踰踢之不甲乍若賢人以重自持誘之不前犯之愈堅又若良將以謀乎邊澎澎漠漠浩爾一致又若大始未有仁義沖沖漠漠二氣交錯又若混沌凝然未鑿此乃方輿之心胷淇瀲之郛郭也三代之前其氣

濩落浩浩渻天與物迴薄滅水襄陵無霽無廓上帝降鑒巨人斯作乃命玄夷授禹之樸隆土堙谷濬原暢澂然後若金在鎔若木在工流精成器夫何不通是澤之設允執厥中既異其性遂得其正有升有降有動有靜臣應之曰升降動靜可得聞乎神曰水之性非圓非方非柔非剛非直非曲非玄非黃劃象為坎本於羲皇外婉而回內健而彰降以垢始升以復張其靜處

陰其動隨陽六府之甲萬化之綱式觀是澤乃知天常若乃四序之變九夏攸處烘然而炎沸然而煮群物湏洞爍為隆暑膏澤之作頎然其容若去若住若茹若吐靈趣恠覩杳不可覩蒸之為雲散之為雨倏忽萬象如還太古真可嘉也若乃秋之為神素氣清泚肅肅翛翛群籟四起澤之動黝然其姿若挺若倚若行若止巽宮離為之騰風蒼梧崇崇為之拱雲四顧一色

黯然氤氳其蝕瀰瀰若商非商若徵非徵東湊海門一浪千里又足畏也言其狀則石然而骨岸然而華氣然而榮降然而脉有山而心有洞而腹有玉而體有珠而目窮鼻孤島呀口萬谷臂帶三吳足跬荊巫或跂而望或翼而趨彭蠡震澤詎可云乎臣又問曰澤之態已聞命矣水之族將如何居神曰大道變易或文或質沉潛自遂其類非一或被甲而遁或曳裾而牙或禿

而跋或角而蜿或吞而呀或去而牙或心
以之鱗或鬚以之蝦或脩臂而立或横鷲
而疾或髮于手或鬚于肘或儼而莊或敎
而歘彪彪玢玢若太虛之含萬彙各備其
生而合乎群者也臣又問曰若神之姿其
品何如也神曰清矣靜矣麗矣至矣邈難
知矣肇于古古有所未達形于今今有所
未察非希非夷合其〻於〻自然〻後上天
入地把三根六况水居陸處夫何不燭彼

鞋鯉之賢蠻龍之傴乃吾之肩也其餘海
若天吳陽侯神胥鼉鼉而遊曾不我儔臣
又問曰易稱王公設險是澤之險可以為
固而歷代興衰其義安耶神曰天道以順
不以逆地道以謙不以盈故治理之世建
仁為為旌聚心為城而張不彀弦矛不暇
鋒四海以之而大同何必恃險阻何必據
要衝若泰得百二而帝齊得十二而王而
山為金其才為湯守之不義歘然而亡水
不在大恃之者敗水不在微怙之皆〻若
漢疲于昆明禁困于酒池亦其類也故黃
帝張樂而典三苗棄義而傾則知洞庭之
波以仁不以亂以道不以威惟賢者觀之
而後得也於是盤旋徙倚凝精流視禁以
辭對倏然而睡

元

陳孟稷 安南國王弟勿頗未歸以為湖廣行省平章政事居荊州

遊洞庭湖

洞庭衝風千里瀾推舟折楫須臾間青蛇
道士却咲我十年年中三往還輕風飄飄
天一環吟懷浩蕩蛟龍閙軒轅簫鼓〻無
處萬頃孤月掛蒼寒巴陵城頭雲漫〻中
流引水遶朱闌東流到海寧復返遊〻雲萬
古餘君山腥風午夜裂千關龍堆出〻又雲
濤湍湘靈歸來珮珊珊鶴見碧海飛〻經九
天曆二年夏征丙凱還艤舟山〻下
萬頃煙波一葉舟虛名輕似水中漚層〻層

浪捲千堆雪浩浩風生六月秋適意野禽頻出沒忘機沙鳥任沉浮明朝疋馬長安道又是紅塵別樣愁

鞠志元 字舜仁巴陵人至順癸酉進士宜鄉知縣

遊洞庭湖

楚雲圍翠八百里澧蘭吹香墮春水白頭漁子搖蒼煙鸕鷀眠沙晚鶩起沙頭龍叟夜嘆夏變鐵笛未響春風羞霧寒紫蕙結新怨城角泣斷關河秋請僊欲試雷斧手劃除古今愁共跨鯨遊碧落杳無蹤作詩三嘆君知否瀛洲一棹何時還滿江宮錦看湖山

李炎子

楊柳青青繞荻門維舟来訪洞庭君木光相映八百里秋意勝添三五分破曉鷹數呼出日拍天龍氣吐成雲直為太史公遊處把此江山助此文

宋成章

殺室無燕夜不閒殷開晚鏡照雲鬟宛然八百水雲際不是尋常天地間石洞酒香春色好愚湖龍去樂聲閑琪花瑤草皆堪拾何必逢萊海上山

甄良友

風定空澄氣渾然恍如太極未分前祇因有浪知為水若遇無雲總是天舊說君山張帝樂新聞老木識飛僊而今大洞黃庭客入著題詩記歲年

孔庭植

萬頃湖光山翠微形雲斜蘸碧琉璃乾坤混沌浮元氣樓閣陰晴幻四時柳井龍歸岩雨瞑湘山木落浦雲移何時再共飛僊過為借空中鐵笛吹

山擁青螺水自環分明蓬島在人間寒波湧月潛蛟舞老木蟠空獨鶴還黃帝釣天聞碧落梵王金剎隔塵寰我來與起湘妃恨冉冉雲煙淚竹斑

張孔孫 字夢符先遼金人累官禮部尚書集賢院大學士

金橋池邊秋正酣舳艫南北尾相銜水千萬派開明鏡風十八姨吹斥帆樹影連雲藏古蘭桂香和露染征衫欽聞唐室有遺錄柳毅當年遇一緘

林鎮

江南曲

高高碧雲樓繫繫珊瑚鈎娟娟一美人烱烱雙明眸妾居湘江尾君居湘江頭好風吹桃花同向湘江流

周衡之

湘江吟

天寒楚雲淨木落湘山幽空江夜來雨水滿蘆花洲西風何杳杳滄波何悠悠有懷誰與言注目孤鴻秋

許有壬 字可用湯陰人延祐中進士累官集賢大學士謚文忠

歸舟君山阻風

兩日有興意未闌孤舟留滯亦成懽洲添沙出寺逾遠風卷水廻湖欲乾醅蟻緑浮春破臘燭花紅落夜鶩寒天將增飾君山景要我明朝雪裏看

君山喜雪

陰風翦木夜霏霏似愛遊人不遣歸山學湘君爲縞素霰疑洞客獻珠璣花開萬木春難畫雲壓重湖凍不飛氷玉光中棹歌起此行奇觀百年稀

君山

蓬萊瀛海飛渡難世人可聞不可攀水環千里萃萬景天下奇觀惟君山湘君南去九疑遠淚灑脩竹留餘斑祖龍肆毒赭不盡終天有恨埋煙鬟長松豫章鬱老翠彌巖披壑紛斑斑梵宮蟠踞犖典千煙霞全碧爭屏顏三湘晝夜助勺水兩湖今古浮連環霜空木落快一覽坤倪軒豁呈天慳只疑六合總是水水外不復知塵寰洞庭龍祠縹緲見層樓千尺搖青殺長風有時

駕巨浪嶮巇一何怍愁神姦操舟之人膽欲
落回頭却羨山人閒嗟予風領今始遂捫
蘿拾級窮躋攀要窮勝覽更繼晷列炬宿
鳥從驚飛禪房深處借一宿清夢已滌三
生頑相從四年今朝偶雅詞源萬斛傾瀉後
飛吟亭中酒未熟岳陽樓上詩方刪片帆
咲談又到此激湍宮錦倒白綸五城回首
歸佩去九霄清響留人間

歐陽玄 字原功瀏陽人延祐中進士累官翰林學士承旨贈楚國公謚曰文

過洞庭

白沙隱隱見金爵殿閣憑虛結構牢天水
渾融浮太極神人幽顯隔秋毫龍堂深閟
靈栖吟象緯低垂客桄高欲作廟中迎送
曲杜紅衡碧畫離騷

望君山

女媧搏土擲虛空山距湖心面勢雄一畫
儀圖天地骨九江綜覩鬼神功据飄偃子

蒼茫外樂奏鈞天漢洞中可惜當年沅澧
客觀淵不到楚諸熊

吳近江

題君山吹笛圖

洞庭帝子罷張樂銅龍夜嘯秋冥冥老蛟
起舞珠宮月白石亂殞銀河星赤壁孤舟
位嫠婦蒼梧別淚啼湘靈鈞天寥寥萬籟
息君山一髮烟中青

虞集 字原功仁壽人累官奎章閣學士贈仁壽郡公謚文靖

望君山

八百湖光海樣寬倦風便擬挾飛翰乾坤
浩蕩三千界日月低回十二關擣卉書閒
青嶂曉出湖龍去白雲寒上人乞我安心
法不管流年似彈丸

貫雲石 號酸齋阿里海涯之孫累官翰林學士謚文靖

君山

北濱魚背幾千里負我大夢遊弱水蓬萊
隔眼不盈拳碧落香銷吹不花蕭紅分兒

懷遠遊遊人不來明月羞寶釵綰碧翠欲
流風鬟十二峯看秋文媧鍊石補天手手
拙不開露天醜嬰樓玉宇亦人間直指示
君君見否斯須魚去夢亦還白雲邀我遊

君山

何英

君山

洞庭湖上有君山寺在山頭竹樹間窓外
日從波底出船中僧自岳陽還沙分玉屑

浪痕白雨打莓苔石縫斑世上幾人能到
此水雲繚繞隔塵寰

黎叔顏

天開勝景畫圖間凡俗無緣到亦艱鑄昂
冊成龍已去思君淚盡竹猶斑湖光鏡澈
八百里山色螺堆十二鬟隔斷紅塵飛不
到何須海上覓三山

于欽止

湘君廟

重華南狩怨湘娥此事當時果若何雲結
曉山愁不盡雨垂寒竹淚還多廟經秦火
仍焦土門枕湘流任白波寶瑟毅沉人寂
寂是非千古聽漁歌

李應春

洞庭浩渺九州間誰向中央着此山媧氏
補天遺鍊石湘娥雄水掠雲鬟煙開綠樹
鳥鷇樂水隔紅塵僧夢閑想像高堂難若
語杖黎終待叩禪關

鄭釗

遊君山

太華峯頭石一拳六丁移在白鷗天輕煙
細草湘妃墓古井空亭柳毅泉聽法龍君
時供佛獻花螺女畫參禪數聲鐵遂東風
裏鶴起潛蛟舞未眠

傅若金 字汝礪新喻人能文章少遊京師為虞集揭傒斯所知

歸舟阻風

洞庭十日風勢撼沙頭客舟如繫匏沉湘

九道白波立衡霍千峰雲霧交神蛟欲蟄無定窟黃鵠將歸愁故巢咫尺城樓不得上何由一望楚江郊

洞庭連天樓

崔嵬古廟壓危沙縹緲飛樓入衡霞南極千峰迷楚越西江衆水混渝巴鮫人夜出風低草龍女春遊雨濕花北倚闌干望京國故人何處認星槎

揭傒斯 字曼碩豐城人累官翰林侍講學士贈豫章郡公謚文安

瀟湘八景

涔涔晴江樹荒荒楚天路穩繫渡頭船莫放下流去

瀟湘夜雨

灝氣自澄穆碧波還蕩漾應有凌風人吹笛君山上

洞庭秋月

冥冥何處來小樓江上開長恨風帆色日日誤郎回

遠浦歸帆

天寒關塞遠水落洲渚闊已逐夕陽低還向黃蘆沒

平沙落雁

朝送山僧去暮喚山僧歸相喚復相送山露濕人衣

煙寺晚鐘

定從海底出且向平沙泊漁網未全收漁舟還下釣

漁村夕照

近樹參差出行人取次多板橋斜路口此世幾迴過

山市晴嵐

孤舟三日住不見有人家昏昏竹籬底却恐是梅花

江天暮雪

張經

瀟湘八景

終夜雨瀟瀟悶殺孤舟客滴滴打篷聲錯訝靈妃瑟

瀟湘夜雨

秋雨淨無雲嫦娥展孤鏡灝氣漫澄波瀲灧光還定

洞庭秋月

極浦一帆回招招近岸開停船試相問莫是故鄉來

遠浦歸帆

喚侶下寒汀爭宿蘆花夢半夜漁舟過驚起還飛落

平沙落雁

野寺煙祠瞑僧添寳篆香鯨音送殘照鼓

落楚天霜　煙寺晚鐘

日落大江頭返照江村裏獨有羨漁翁晝

綸收不起　漁村夕照

茅屋開山脚嵐光映日光行人消野興個

個醉壺觴　山市晴嵐

江上雪紛紛風寒天已暮中有泛舟人興

盡迷歸路　江天暮雪

楊維禎字廉夫會稽人泰定二年進士隱居吳山鐵冶嶺號鐵崖

湖龍姑曲

湖風起浪如山銀城雪屋相飛翻白黿竪

尾月中泣倒卷君山輕一粒浪中拍碎岳

陽樓萬斛龍驤半空立兩丁騎羊鞭迅雷

紅旗白蓋蚩尤開青蛾鬟鬟紅藍腮紫絲

絡頭雙黃能神弦歌急龍姑來

余闕字廷心廬州人進士及第累官江淮行省參知政事封豳國公諡忠宣

瀟湘夜雨

遠寺泝舟墮渺茫兩聲一夜滿瀟湘黃陵

渡口風波惡多少征人說故鄉

陳泰

洞庭迎送神辭四章

我歲晏兮北行　維舟兮洞庭詣靈均兮

伸　女巫進兮告情擊鼓兮坎坎心馳兮

日短靈惝怳兮有無思我庚兮毋遠

脩門兮延佇靈將動兮松語群龍兮吹靈

森天矯兮樹羽擊鼓兮咽咽靈飈兮建旂

爵爵王珥兮玄服映玄旒兮華轂紛進拜

兮王臣心夷猶兮平陸

我所悅兮霞觴佽將進兮翱翔盼靈光兮

怵惕靈慰我兮清揚醒酒兮菉椒荃蕙兮

為殺靈飲此兮宜壽配南箕兮參北斗介

下土兮景福荷皇風兮永久

蹇既醉兮日暮綠烟生兮南浦靈之回兮

影　為女兮綉章幽櫳兮閉夕窈窕

兮望不極　兮靈辭羕勞汝兮余思湖

上之瀕兮有鉦候南風兮來歸

洞庭湖君山詩集卷之下

郡人石泉胥文相編

國朝

楊基 字孟載蘇州人山東按察副使

過洞庭

雨後春江似潑醅洞庭猶更綠於苔碧湘樓閣千花繞紫府旌旗十殿開春色不隨流水去暮雲長帶客愁來閒身也是滄浪客鷗鷺匆匆莫浪猜

任亨泰 襄陽人狀元禮部尚書使安南過洞庭

湘江夜泛

夜景虛明眼界賒水天一色渺無涯雲中不見湘靈瑟江上空回漢使槎漁火照波燈射影銀蟾躍浪月流華櫓聲嘔啞應無已驚起群鷗過遠沙

叢篁古木照清流景入瀟湘段段幽却憶向來經涉處蠻烟瘴雨重回頭

帆影隨風度碧虛三湘行盡數程餘眼中

歷歷皆清况浦樹春雲畫不如

夏原吉 湘陰人户部尚書謚忠靖

瀟湘夜雨

二女南來正斷魂那堪風雨又黃昏瀟瀟無限相思淚都作江邊竹上痕

洞庭秋月

萬籟無聲玉宇清君山擁出一輪明嬋娟倒蘸寒波底驚起魚龍夢不成

楊溥 石首人大學士

九水來春漲洪流挾巨川楚天同浩蕩衡嶽任回旋飛鳥晴雲外歸舟落日邊白頭重歷覽憂樂仰先賢

薛瑄 河東人大理寺卿謚文清

洞庭歌

吾觀庖犧龍馬圖五行惟水居其初自從清濁奠高下山澤通氣無時無荊南之水亦衆矣壯觀惟有巴陵湖世俗相傳八百里足跡未到空躊躇今秋持節來南楚泊舟岳陽訪奇古登樓始得肆遐觀萬頃洪濤際天下如從東岱窺滄瀛一點僊山隔烟雨長風欻起層波間濆渤洶洶增狂瀾轟天揭地急雷鼓排空炫日堆銀山須更風止波濤定瀚泳虛空開玉鏡金烏飲淵千丈光白鷺飛烟一行淨行客喜甚無窮埃連翩大舸爭往來我亦飄然下樓去放舟中流何快哉蜀江西來半天瀉瀟湘南接蒼梧野一劍橫空有所之丈夫不作悠

悠者洞庭洞庭七澤雄鄂曾昔有觀瀾翁我今賦此良不苟乃知有本無終窮

李東陽 長沙人大學士謚文正

謝實慶洞庭圖爲中作

湖南鉅野稱岳陽樓前大湖春水長周回九江帶七澤顛倒萬象隨三光洪濤巨浪拍山動風雨却灑炎天涼君山遠在湖中央蒼梧不來衡人腸南尋汨羅不知處死子墮地魂茫茫謝公爭古心慨慷予亦從

之渡沅湘平生壯遊天地濶老大不覺鬚
眉蒼商飈南來振南岳孤櫂未許還滄浪
畫圖髣髴今皆是江海風期殊未忘揮毫
賦者誰最強前有應魁羅倫後孔暘[illegible]
二子之名滿天下豪氣直欲隘八荒嗟予
有辭不敢吐人今盡笑二子狂眼中同調
似公步且復盡醉君山傍

劉大夏 字時雍華容人兵部尚書謚忠宣

君山在洞庭中予三度因風雨不

克登偶因北上渡湖舟爲南風所
送晚泊君山下纔得一登似償夙
願口占一律云

洞庭好景說君山幾度令人興盡還清吹
有情催我棹白雲無意到禪關勝遊纔了
十年約浮世忙逢半日閑看遍江南多少
景何如此地出塵寰

羅倫 字應魁永豐人狀元翰林修撰

人言洞庭大我言洞庭小風帆一日程春
色有多少滇海泛蓬瀛混沌開浩渺御風
摩黃鵠一覽六合了回首蒼梧雲東南渺
方沼

俞振方

春來風氣正融和一葉扁舟自在過岸恐
盡頭通碧海天疑低處接銀河湖湘此水
盡應少今古君山詩最多樽酒自歌還自
和青霄無奈月明何

沈鍾 字仲律應天人湖廣提學副使

洞庭湖

昔聞洞庭湖君山極葱蒨昨從岳陽來始
獲君山見掛帆願登臨弗值東風便陸行
踰長沙靖綏數州縣廻遵湖北歸三月幾
及半艤舟城陵磯君山又當面始見心已
傾又更增繾綣登臨最上頭眼界會須展
黃帝飛昇臺嬃姿躡蒼鮮繞頭雲葉垂盪
胃浪花捲陰陽究推移烏兎看旋轉仍弗
值便風竟莫償斯願風伯倚顛狂公然少

收歛豈波亦有知我遠遊倦遍每遊輙有
詩在慰郡邀偏維絃洞庭湖海内首稱險
胡忘千金軀孰僻不少貶載感風伯情顧
我一何眷題詩在放動三復愧膚淺

張信 岳州府通判

一官無以報界平常向樓頭望　帝京欲
挽洞庭千頃水徧為霖雨慰蒼生

柳應辰 字拱之巴陵人副都御史

九日偕郡諸公遊君山

不到君山十七年重來境蹟尚依然朋以
正及登高節仙遇仍無離俗緣實少萸枝
簪醉帽肯留竹葉載歸船須聲遠近聞賢
守紀述何須筆似椽

龎璁 歸衣蘄八岳州府知府

君山秋色自年年九日登臨與浩然淚點
竹痕思往事書傳橘井信前緣燈殘客散
棋收局夜逈江空月滿船醉後欲眠禪榻
穩不嫌涼露透疏櫺

閻鎧 平涼人岳州府同知

登高落帽憶當年今日風流尚宛然勝地
躋攀仍緩步醉鄉邂逅且隨緣奕逢得意
輕敲子遊到忘言慢放船薄暮風颷猶未
息不妨移榻就前椽

張郁

今古乾坤年復年君山勝槩尚依然偶逢
佳節堪清賞未採芳醼奕宿緣紅葉霜林
高下路碧天秋水往來船相逢石上三生
話一榻清風屋數椽

何景明 字仲默信陽人陝西提學副使

寄君山

壓蹤西過巴陵地尚欠君山寺裏詩十里
無緣携客到六年不見使人思空巖竹映
湘妃廟舊井湖深柳毅祠湖上老僊誰得
遇夜寒橫遂向江吹

陳鳳梧 泰和人湖廣提學副使

過洞庭湖用韓昌黎韻

巨浸納群流涓滴不辭讓深廣安可測注
目嗟曠放九江道孔殷夏書審其狀憶當
洪洞時奔潰失所向神禹躬四載疏導靡
余長至今地中行坤軸不相妨上連湘沅
清下合岷江壯浩蕩無津涯容載豈百兩
君山立其中峯高地逾曠髻鬟擁青螺霞
絲拖錦帳常登軒轅臺襟懷增跌踼帝子
今何在斑竹留悲愴茫茫百川東往瀾藉
誰障屹然一砥柱千夫未可傍南潭比沔

鄂舟楫分下上中流簇一葉麼眇等罷盎
方其晴明時水鏡爭涵亮風帆波不驚遊
子若挾纊及夫陰霾起喜懼異情況蛟鼉
百怪出洪濤爭滉瀁況當夏秋交蜀雪溢
新漲清流頓改色混濁不可望巍巍岳陽
樓地迥風景暢登臨自古今羈客滌惆悵
雲山千里遙此身共無恙有時清興發張
席傾綠醲浩歌白雪詞郢下誇絕唱憂樂
先後心奚論腥與醬范公有遺文千載誰

能忘今晨解纜祊風力方張王洶湧湘江
深片帆欲排亢行意吾已決舟人不能謗
中流誓端坐誠存自無妄憶昔居禁林朝
回下僊仗曾夢浮洞庭茲遊信非誑追惟
破幺賊武穆真名將詩家有少陵吳楚品
題當屬子抱忠憤汨羅弔水盤侃侃昌黎
子長帆破巨浪前賢多遺蹤愧我未能諒
濟川安敢任冒儉自茲創教化期大行斯
文忍凋喪山水賞飽諳詩書乃夙尚南持

匠石斧誰堪明堂相維船青草湖漁家巳
宵餉望望黃陵祠安得一往訪

用杜少陵韻

蜀雪來三峽春波漲五湖樓船方解纜商
船已銜艫渚遠飛絲鷺堤長隱綠蒲風濤
時出沒景象乍虛無雲夢豬何澗荊楊地
本塗觀瀾雙眼壯涉險寸心孤妃廟班留
竹軒臺鳳宿梧山川騰王氣宇宙拱鴻圖
杞梓頻充貢鱗龜盡罔虞津如泛彭蠡峰

武望香鑪五嶺逢連楚　三江半入吳妝帆
即公署庭栢集群烏

遊君山次吳懋貞少參韻

十二晴峯擁碧螺洞庭秋色晚來多江山
不盡古人興風月其如良夜何十載江湖
勞夢想百年海宇靜干戈飛僊疑在浮雲
外長笛一聲橫楚歌

洞庭湖上看君山獨立飛雲縹緲間萬頃
烟波浮地軸半空蒼翠出塵寰斷崖尤恨
秦皇赭淚竹因思帝子斑我欲從茲訪冊
訣羿湖龍去幾時還

吳琛 都昌人巡撫湖廣都御史

遊君山

湖光瀲灩廻無邊擁出青山渺一拳草樹
影連波底月樓臺勢壓水中天三秋鐵笛
來黃鶴午夜雲帆過晝船公暇登臨翹首
處分明砥柱鎮湘川

柳井

牧羊坡上遇青娥爲託傳書意若何顒望
直尋湘橘樹莫言道隔洞庭波龍宮帝子
緘方啓塵世郎君禍已多留得舊時僊跡
在井泉香冽出山阿

丁致祥 武進人湖廣參議

君山紀遊

洞庭湖上此山奇二女曾茲望九疑青野
帶烟春去後銀盤浮玉漲來時飛昇臺古
松誰種出定僧閑竹自移恠底幽禽深樹
裏關關調舌鬪歌兒

瓠島春深水未通肩輿移穩踏芳叢郤疑
兜率塵寰外未信蓬萊弱水東冊冉浪傳
軒帝蹟愁雲長鎖舜妃宮禪丸莫道無多
地欲取僧漢國士功

顏頤壽 字天和巴陵人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

水色山光番畫開白頭今日喜重來繁絲
劇管人入醉竹院松堂處處恢湘文廟荒
空鶴鶴昇僊臺古半莓苔感今思昔情何

限落日輕波未擬廻

胥文相 字士衡巴陵人郴州府知府

次梅田韻二首

湖山如畫自天開咫尺無因一再來背外衡巫空歷歷賀中雲夢固恢恢孤懸峭拔猶援蔓古木蔥蘢自點苔何日杖藜登絕頂試看八百里周廻

巃嵸鑿神功竟未開鎮波元自混濛來赭餘不減湘山秀刻却還今楚澤恢雲液香銷

亭尚酒咸池響絕野空皆堪悲二女空凝睇不見南巡玉輦廻

楊慎 號升菴新都人狀元翰林修撰

秋興

帝里朝辭供奉班客程宵濟洞庭灣湘靈鼓瑟清冷外鮫女鳴梭縹緲間青草波光連夢澤蒼梧雲物隔嶷山故園亦有岷江水垂老生涯釣艇閒

林大輅 莆田人右副都御史

岳陽渡江望君山有懷二首

遠江春濤白方舟渡岳陽征夫喧撾旌榜人催鳴榔好風與之俱中流意彷徉君山十餘里欲濟路何長邈流望中瀛信息未先將湘靈今在否懷思集中腸虛擅馳琛碧達洲靚群芳葬葬雍木雲窈窈重巖篁翁鬱絕人蹤縹緲連僊岡叢祠荒前峙瑤琴悶今振徘徊羈旅情脈脈歧途傷佳期未蹉跎心賞不可忘

弱齡談烟霞披圖見幽事流光四十過斑鬓航榮利楚甸舟車遊巴陵已三至暮春徂華容瀟湘多靈異中流望君山徙倚勤雙視所愧非僊才所思在夢寐陰崖猿猱馴廻瀾蛟龍避釆芳襲我襟攀蘿協玄思惜乏無雙翼𤣥變誰能致武陵桃源深茲遊偶然遂南風吹歸舟僊翁或相值鳴瀟洞庭野逍遥忘作吏

許宗魯 號少華咸寧人湖廣提學副使

八月十六夜岳陽舟中

湖風喧不定江月見何難舟楫依城繫光華隔霧■容雲秋帶雨積水夜生寒安得僊人術懷中取玉盤

王鎔

洞庭湖次唐直閣宋公韻

形勝雄三楚滇瀛冠五湖遠天疑混沌平野失方隅神劍知離合扁舟近有無軒皇曾駐蹕蜀帝此吞吳木府靈光見琳宮署氣祖波濤翻凍雪島嶼落秋梧龍女傳書記康王習戰圖禹穴朝起舞海若夜聞呼景物陰晴異人心今古殊登樓仍夙願行部得清娛授簡梁園賦膺推漢大夫

馮世雍 字子和江夏人 徽州府知府

望君山

遠客倚棹且東歸登樓望山魂欲飛僊人高閣渺烟霧江滿洞簫吹夕暉樹色倒涵日月影波光下照星辰衣挐舟直泛水雲

窟遥峰冥浪情依依

李義壯 南海人 判廣參議

洞庭冬夜聞笛

湖水茫茫冬月白三年夜半舣舟客一回見月一沾巾湖上何人復吹笛橫笛能令孤客悲况復天空歲晏時羽音劉疾商音切湖波瀲灔湖雲遲凄惻湘娥擘斑竹嚴霜歷歷飛寒玉巴童折挪更聆辦無數飄花滿洞庭魚龍寂寞鴻鴈杳惟餘一點君山青明日別離向何許渡口一聲淚如雨

陸琊 號寶齋嘉善人 州府知府

回首東明小洞庭大觀還此跂滄瀛浮天浴日八百里擊水摶風九萬程漠漠雲帆湧江口依依烟樹岳陽城可憐兩地虛符竹落日空山含遠情

方肯堂 南海人 楚荆州知縣

君山弔古

洞庭烟淨見滄洲孤島諸天一鏡浮樹色巳非秦代日竹聲猶似舜時秋岳陽樓峙山何壯雲夢波寒水自流莫倚危欄歌往事汝墳江漢帝王州

劉洛參 師少岳 巴陵人 山東右參政

秋日望洞庭

洞庭西合[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秋來水多愁太陰長風吹浪千山雪落日沉潭萬頃金望望青峰隱徼見飛飛白鶴杳浮沉浮沉世故信悠悠閱川遐睇幾增憂虚疑鄭袖愁魚鱉浪說張騫犯女牛什策向誰占楚澤沉沙何處弔湘流湘流東望海門長帶霧浮煙映日光揚波漁父滑難濁招涉舟人求不方浮艇去天從尺五結茅傍石只中央古來蒙園有傲吏棲遲且復玩濠梁

孫宜 字仲可 華容人 鄉進士

君山

江中波浪浴青山湖上樓臺迭碧欄天遠去帆隨雁沒寺高飛錫見僧還深林晝颯江楓赤苦竹秋垂淚雨斑鳴瑟更誰來二女月中環珮自珊珊

胥焯 字季明 巴陵人 鄱陽知縣

觀湖次撫臺顧公韻

郡郭臨高岸人家昔近湖風波常日有塵障此生無四望天光合中流島影孤盛時

登眺者情與少陵殊
九水來何日浩浩遠近同即看天共色翻
訝地俱空西極元無限東溟不有功頭因
雙翩健擬度兩崖風

湘妃廟

帝子杳何許山今尚鬱靈恨凝眉黛綠愁
擁髻螺青日月開天鏡雲霞爛綺屏不須
悲竹淚長此薦蘋馨

君山

澤國稱天險湘山擅楚名根連衡嶽秀景
占洞庭清大地開銀界中天擁化城鐘音
凌浩渺香氣市崢嶸銀漢虛填鵲昆池浪
鼙鯨雨中千樹暗雪後一江平鏡黛偏臨
曉盤螺迥映晴影分蟠窟滿形結蜃樓輕
寺界無鄰乘林陰有鳥爭龍吟愁梵語僧
夢駭濤聲海上三神峙天南八柱擎風波
終不動花木自長榮刻郝何妨李焚餘尚
恐巍儼靈多詠與賢聖屢經行軒去弓如

在冊飛昂已更沉寡天樂散蒼莽露臺傾
杳杳重華駕悠悠二女情蒼梧愁未斷斑
竹淚猶瑩美酒傳方朔奇姻羨柳生不聞
苗固負終賴禹功成往事同霞散長江與
日征六龍與漢水三楚類岐京自古鍾靈
傑于今仰聖明登樓元與粲懷璞未忘荊
樹比移山拙心同煉石貞斗間雙劍繞湖
外一搓橫浩蕩滄洲輿褒涼白鳥盟可能
生羽翰徒欲泛蓬瀛勝地多遊賞非才浪

品評愧無佳絕句安得擬張卿（唐張祜宮金山詩）

、名

鍾崇文（南昌人號龍潭本府同知）

隆慶六年春三月予貳岳郡春景
和煦政務且暇乃偕寮寀王君對
溪楊君東涯小覓君山之勝而登臨
焉不可無作以紀時事因

偶成二首

三湘七澤洞庭中突兀結青螺蜃氣同有客

乘閒一登眺蓬壺日翠人龍
冠蓋相從行暮春偶逢勝境更芳辰野花
弄色偏迎旆水鳥忘機故近人縹緲僊亭
踪已杳參差湘竹淚猶新高歌喚醒山僧
夢一榻松風洗世塵

劉崇文 澧州人洞谿舉人

中秋維舟君山看月

人間青玉案天上水晶盤萬木澄蒼靄孤
舟靜碧瀾漁燈依浦暗僧梵入雲寒何處
星槎使搖搖路正寬

葉世杰 湘陰人洪武間巴陵縣主簿

洞庭湖亭神歌

紅樹兮蕭湘紅影兮迢二隔重湖兮敞神
宇瞻極近兮極遥我欲招兮神歸雲冉冉
兮龍飛雲雨颯兮披拔沅湘淥兮春色微
蘭吐芳兮春綠滋𣻏桔兮馨香將遺兮所
思

李夢陽 字獻吉陝西人江西提學副使

雲夢賦

紉余紛以好覽兮懷長風而浪濤夏匯波
之浩浩兮阻雲夢之逆飈哀南紀之攸墊
兮荆衡之衆山貫江漢以為絡兮勢朝宗
而播源翼潛沱之翩翩兮披景陵之裒原
吞沔鄂之曾隰兮洸遠迤而淡滛坻垠堤
兮掩翳横余前兮蕙蔭紛而蔽天月重陰
以繁雨兮駭厥鵬為之先鳴邁大别以悠
沂兮遵少陰妬而用情次大澤之巖隑兮
聊風雲之上征惟彼斗酌而靡均兮縱柔

金以噓吸張心脅以徒爛兮趡西流之靡
及覽鬱情之翻覆兮爰背坎而向離揩朝
景以辨位兮定星辰而訊期極明晦之變
態兮盡洋漭迄滢瀠揚舲以凝睇兮數周
圖之峻岑勤伯禹之工乂兮坤維奠而至
今情濵濞以無依兮聊諳昔而周章慨五
湖之見幾兮詠孺音於滄浪吊洞庭之險
塹兮三苗區而蕪滅舳艫鼓江來下兮孰
擾擾而非衣食徃者既不可追兮吾寧俟

時而矯心掇陽嵴之文具兮釆芳芷於漢
渚龍援余以負舷兮珠夜游而光吐憑烈
性之難抑兮淚浪浪隕而思古

王守仁 字伯安餘姚人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

弔屈平辭

山黯慘兮江夜波風颼颼兮木辭柯汎中
流兮焉泊湛椒醑兮吊湘纍雲冥冥兮月
星蔽晦水崚嶒兮霰又下纍之宮兮安在
悵無見兮愁予高岸兮欷[illegible]紛糾錯兮摎
枝下深淵兮不測穴澒洞兮蛟螭山岑兮
無極空谷䆗谺兮迥寥寂猿啾啾兮吟雨
熊羆嘷兮虎交跡念纍之窮兮焉托處四
山無人兮駭孤鼠魈魅游兮群跳嘯瞰出
入兮為纍姦宄嫉纍正直兮反詆為秧兕
比上官兮子蘭為臧幽叢簿兮疇侶懐故
都兮增傷望九疑兮參差就重華兮陳辭
沮積雪兮硐道絕洞庭渺邈兮天路迷要
彭咸兮江潭召申屠兮使驂娥鼓瑟兮馮

夷舞聊遨游兮湘之浦乘回波兮泊蘭渚
睠故都兮獨延佇君不還兮郢為墟心壹
鬱兮欲誰語郢為墟兮函嬙亦焚讒鬼逋
戮兮快不剗冤歷千載兮耿忠愊君可復
兮排帝閽望遁跡兮渭陽箕雁因兮其佯
以往艱貞兮悔明懐若人兮将予退藏宗
國淪兮摧腑肝忠憤激兮中道難勉低回
兮不忍溘自沉兮心所安雄之誚兮讒喙
衆狂稱兮謂纍揭已為魋為魅兮為讒[illegible]

妾纍視若鼠兮佞顙有泚纍忽衆兮雲中
龍旂旝霧兮飈風横四海兮倏忽駟玉虬
兮上衡降望兮大壑山川蕭條兮澥寥廓
逝遠去兮無窮懷故都兮蜷局亂曰日西
夕兮沅湘流楚山嵯峨兮無冬秋纍不見
兮彌泗世愈隘兮孰知我憂

胡容 婺源人岳州府同知

遊君山賦

歲舍壬戌時維暮春惠風暘以滌蘯旭光
遲而絪縕裊游絲之凝碧縟細草之交茵
爾乃駕木蘭之舟循鱘魚之嘴掛輕帆以
悠揚望青螺而至止于是履平沙歷芳渚
陟雲磴回烟諸凌窈窕之崇岡俯紫鳳之
玄圃駕天風以逍遙矚日月之吞吐瀉銀
河之八百屹中流之孤柱羅二湘於几席
窮七澤於阿堵忘古今之泬寥覺宇宙之
無際南際九嶷慨靈瑟之音歇北接杜陵
誦憑軒之句豪其東則江漢流合以宗以

朝盥屏眂以弗辭回魚鱉以永賴仰神禹
之勞苦而功高也西則天門諸山若隱若
見或邇或遠安知青蛇黄鶴如三醉朗吟
之僊不横空一劍而以遊以翱乎至若雲
遠軒臺功成鑄鼎擣香柳井迹托傳書採
沆瀣之春芽紫玉廏於行廚扣響山之鳴
鍾吸香亭之僊腴方竹還斑望而客與水
光接山色以旁圍坼吳楚於東南混太清
以涵虛攬寰宇之殊絕移物外之蓬壺非
地造而天設豈氣化而神輸醒俗吏之塵
目羌壯懷之豁如亦何必登金山之迷茫
而歷覽於大小之孤也哉既而長松落陰
明月入室紛欸乃以唱晚丰晚山之御日
茶烟歇於僧舍歸鳥棲於林簷返而登舟
僊凡迥失走牛馬之跋踄抗塵容以如舊

唐 附錄 黃陵廟碑 韓愈 國子祭酒

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立以祀堯之二
女舜二妃者庭有石碑斷裂分散在地其

文剝缺考圖記言漢荊州牧劉表景升之立題曰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其額曰虞帝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為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之辭以為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

璞疑二女者帝舜之后不當降小水為其夫人因以二女為天帝之女以余考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人也故九歌辭謂娥皇為君謂女英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書曰舜陟方乃死傳謂舜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今謂竹書紀年帝王之

没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殁云陟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為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死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者皆不可信二妃既曰以謀語舜脫舜之戹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為天子二妃之力當為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

者莫敢不進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為潮州刺史其地於漢南海之揭陽厲毒所聚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九月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願易廟之圮桷腐瓦於刺史王堪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京師往與愈故善謂曰丐我一碑載二妃事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愈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遂篆其事俾刻之

湘君廟記

李密思 巴陵令

洞庭盖神僊洞府之一也以其洞府之庭故以是稱湖名因山自古而然矣昔人有立湘君祠於此山因復謂之君山其廟宇為秦皇燬廢後亦久無構葺者是山去郡郭四十里而近人未嘗敢居其中按圖經此山不受穢悪無猛獸患以為海有峋嶠蓬島之類人可望而不可至兹山垤岴波心雲水四周人可至而不可居宻非峋嶠

蓬島之亞歟固為靈神之所憑依宜矣舊邦人禱禜水旱嘗於此山且患廟貌靡存無展敬之所者久矣密思以咸通二年謫辛巴陵其年六月因時雨不降遂潔齋躬禱於山將涉波觸舟衆以為不可渡乃皆請止予謂驕陽害稼慮困吾民豈可偷安拱因命速棹去岸俄而長飈東来委波順送帆席半掛已及山址於是禱拜既畢艤棹將歸則赫日掩光玄雲四集向者東風羗息西風又興舟子皆擁棹閑咲倏至邑步及縣署則甘澤滂降一夕而漲陂溢塍里巷懽呼相以為賀衆老興者自夘及申一往一復轉風徇意如用送迎則知非神無以動陰陽非至誠無以極感應昭昭顯驗誠可嘉之密思由是黙度於心將建祠宇會有阻而踰年未克及我使君濮陽公之来也撫此疲峨一振仁風俾俗民安物泰於是得以為請因蒙敦勉之遂成茲宇

其堂室圖塑皆絜而無華約而且備不悖于俗不役于民襲千古之遺蹤葺一時之墜典人皆悦矣神必據之所以福我黎元壽我疆土疫癘災荒絶於境内雪霜風雨咸順其時永久無疆願顯其忘此非獨紀建廟之繳績且欲旌神之有徽帶礪山河唯茲乎不泯

宋　淵德侯廟記

上官夔 巴陵令

洞庭淵德自古稱為湘君至唐天祐中因

湖南觀察使馬氏奏遂封為洞庭君咸通四年巴陵令李密思嘗以境内亢旱涉湖祈禱佳雨隨至今廟廡所存之碑乃密思文備載其事皇宋元豐之三年岳守庫部郎鄭公民瞻以祈禱屢應以其事奏於朝特封淵德七年終今太守朝散大夫黄公沐以太常禮院之式令巴陵令上官彝製服上之竊惟主上即位十有七年體堯舜九州四海莫不同風咸德至於五嶽四瀆

咸被其休若淵德由唐迄今數百載湮沒於荒洲古嶼間青煙蔓草之側凄凉零落一旦獲此佳號貫以法服使千載而下英毅茂烈傳之無窮與天地齊久豈不盛歟上服之日彝躬詣祠下捐從而瞻奉者車馬輧集殆至千餘輩因書其大槩以示後世云

湘君祠記　　岳州

陳邕　守

洞庭東南際天浴日濱渤之外莫之與京其中有山焉盤紆崷崪亘數十里屹立雲濤縹緲間雖三神山不是過問山之所以名曰湘君之祠也然則湘君果何神耶山海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以為天帝之女楚詞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謂湘君自其水神而湘夫人乃二女也此二說韓愈已辯其非獨史記秦始皇本紀始皇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聞之堯女舜妃昔葬於此其後劉向鄭康成皆從

之於是湘君之說定矣元豐五年知岳州鄭民瞻以祈禱屢應請諸朝而有淵德之封巴陵令上官彝從而記曰淵德自古號為湘君何其弗深考歟嘉定四年余假守是邦有以淵德之故告曰愕且歎曰震巽異索冠笄異儀妃也而冒侯爵其褻神瀆禮孰大於是欲復於上而釐之奏既具或曰禮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山有侯祠一百有二十四年與其革寧昂新邪民之所從

久矣余善其言不果上又明年乃命建湘君之祠于君山巴陵尉胡仕隆司法參軍毛無競繼往相其宅前臨平湖遠映列岫傍𨽻老木役倚疊嶂殿宇宏敞供張華絜設湘君像於其中而又以湘夫人配之廟將落成會余以使蘷去則屬別駕王君恭董其事而特書曰人之大倫其綱有三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惟聖人為人倫之至然適會其而盡也實難是故堯舜並而後

見君臣之至文武並而後見父子之至方堯欲以天下授諸舜察其所以處瞽瞍嚚傲之間審矣及釐降而嬪然後往欽之命始决夫堯之試舜固信其能夫人之所難其實舜之遇二妃本處夫人之所易也自古生知之聖堯舜而下惟文王孔子而禹湯不與焉文王刑于寡妻故御家邦之本然天作之合則嗣徽音之太姒也若孔子則有不得已者矣天地合德而後能生萬

物男女正位而後能成萬物向非二妃粹禀堯德克配重華又何以遠成恭己當天下之盛哉夫𡚁聖作則化婦道立民極固亦宜世祀况茲山具有本末而可誣也哉若夫迎送之章所以為禋祀歌舞之用者則有靈均之九歌在

國朝　君山記　孫繼魯 雲南人湖廣提學副使

洞庭湖有君山不見經按楚詞九歌有帝子有湘君有湘夫人皆娥皇女英也屈原

郢產言匪鑿空及觀司馬遷本紀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江南九疑是為零陵則君山巳屬過化又始皇二十八年南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遇大風幾不得渡問博士曰湘君何神對曰聞之堯女舜妃死葬於此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伐湘山樹赭其山夫始皇自淮來其浮其至其伐其赭者此山也列女傳云舜陟方死於蒼梧二妃死于江湘之間

因埜焉括地志云二妃塚在湘陰縣北一百六十里青草山盛弘之荆州記巴陵南有青草湖週廻數百里日月出沒其中南有青草山因以為名夫二妃塚在青草山故曰君山而君山獨秀洞庭真所謂隩區神皐故有湘妃祠即古湘山祠也陰鏗渡青草湖詩云洞庭春溜滿平湖錦帆張沅水桃花色湘流杜若香穴去茅山遠江連巫峽長自君山觀之沅水西經湘流東過茅山近滄海巫峽接岷峨春溜錦帆洞庭層歷挑花杜若騷選彬彬雖賦青草湖實點出君山佳景也矧二妃尭女德協重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雍時動風從来已久固宜史氏文人言舜崩必曰蒼梧埜必曰九疑二妃卒必曰江湘埜必曰青草神必曰湘君山必曰君山祠必曰湘妃無非秉彛好德彰舜勤事野死之善表其終不負尭也二妃終不孤舜也人倫至

帝化終矣故億萬斯年人皆可為矣足以軌世也故變助者后稷之孫竹以建極叙彛封嬀滿也伐樹赭山之人自速其危焉耳乙何足數哉何足數哉孫繼魯曰余道冀方觀砥柱適二脩挑林至于閿鄉見禹湖碑詢拜首山銅鑄鼎荆山事首山荆山知在雍州彧然也今之武昌黄鶴樓巳有朗吟亭及登岳陽樓又有飛過蹟獨君山之巔重云不亦多乎乃博考載籍記君山本末更大題帝子高山四字系以五篇之詩用宣德化風教一方翊贊巖廊耳後之君子得覽削焉

洞庭君山紀事

洞庭湖在府城西南禹貢九江孔殷註云即洞庭也沅漸元辰敘酉澧資湘九水皆合於此故名九江又九江沅資湘最大皆自南而入荆江自北而過洞庭瀦其間名為五瀦戰國策云秦與荆戰大破之取洞庭五瀦是也每歲六七月間峨峨雪消江水暴漲自荆江逆入洞庭清流為之改色一統志

咢澧沅湘合諸蠻黔南之水匯於洞庭至巴陵與荆江合風土記

洞庭湖中有巨蚌深夜張一殼如帆往来煙波間吞吐明珠與月爭輝漁者百計取之莫能得風土記一統志并

青草湖一名巴丘湖北連洞庭南接瀟湘納汨羅之水每夏秋水泛與洞庭為一水涸則此湖先乾青草生焉杜甫詩洞庭猶在目青草續為鄰方輿勝覽郡志

赤沙湖在洞庭湖西夏秋水泛與洞庭為一涸時惟見赤沙舊志云洞庭南連青草西亘赤沙七百里又謂之三湖一統志

雲夢湖在郡治西與洞庭青草二湖湘連洞庭在北青草在南雲夢在西合為一湖孟浩然詩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郡志

禹貢曰雲土夢作乂則是二澤也按左傳襄公四年載邓夫人使棄之夢中言夢而不言雲定公四年載楚子涉睢濟江入于雲中言雲而不言夢正與禹貢合杜預注雲夢跨江之南北漢陽圖經雲在江之北夢在江之南方輿勝覽

金沙洲在洞庭湖中與鹿角對一名龍堆延袤数里杜甫詩龍堆擁白沙即此宋張孝祥有賦葛長庚詩惟有金沙堆下水東西南北任風吹一統志

北門成問于黄帝曰帝張咸池之樂于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惑

莊子

劉元方嘗宿湖岸驛中夜聞歌散朝閣縊間有題云爺娘送我青楓根不記青楓幾回落當時手刺衣上花今日成灰不堪着博異志

湘中老人者有洞庭客呂鈞卿夜泊君山忽一舟至有老人歌曰山中老人讀黃老手援紫藟坐碧草春至不知湘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呂異其詩就之忽不見蘇子瞻云此殆是李謫仙輩老人真遁世者也廣異記

長安任中宣家畜寶鏡謂之飛精識者謂是三代物後有八字僅可曉然近籀篆云水銀陰精百鍊成鏡詢所得云商山樵者石下得之後中宣南游洞庭風濤洶然因泊舟夢一道士赤衣乘龍詣中宣言此鏡乃水府至寶出世有期今當歸我矣中宣因問姓氏但笑而不答持鏡而去夢回視匳中已失所在龍城錄

有漁父於湘江洞庭之岸聞兒啼聲視之三歲女子漁父舉之十歲餘天資奇偉真天人也忽有青童自空而來携女而去臨昇謂其父曰我仙女杜蘭香也有過謫於人間其後降洞庭包山張碩家碩修道者也授之以舉形飛化之道久之碩亦仙去漁父以學道不食後不知所終唐宋邕有詩云天上人間兩渺茫不知誰識杜蘭香來經玉樹三山遠去隔銀河一水長墉城僊錄

宋卓奕恭嘗過洞庭月下有漁舟過其傍卓呼問有魚否應曰無魚有詩卓喜曰願聞一篇可乎老人鼓枻徐去高吟曰八十滄浪一老翁蘆花江上水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明收釣筒欲邀與之不可及矣一統志

洞庭天下壯觀自昔騷人墨客題者衆矣如僧明可水涵天影闊山拔地形高劉文

彷嶷漾若元氣中流波太陽許其他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山鳥飛應畏墮帆遠却如閑亦皆往作終奔若孟浩然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讀之則洞庭空闊無際氣象雄張曠然如在目前（西清詩話）

君山在府城西一十五里洞庭湖中一名洞庭山又名湘山狀如十二螺髻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蓋堯女湘君始居於此故名昔秦始皇南遊衡山入洞

庭遇風濤大作幾不能渡因問湘君何神遊出入則多風始皇怒命伐其樹赭其山上有楚興寺軒轅臺柳毅井傳書亭飛昇亭響山酒香山道書以為第十一福地古今題詠最多（岳州府志郡志）

湘江北流至岳陽達蜀江夏潦後蜀江漲勢高過住湘波讓而退溢為洞庭湖凡數百里而君山宛在水中秋水歸壑此山復過于陸惟一川湘水而已（排韻錦繡）

酒香山湘川記君山上有美酒飲者不死漢武帝遣欒巴求得之未進御東方朔竊飲帝怒欲殺之對曰使酒有驗殺臣亦不死無驗安用酒為帝笑而釋之相傳每春時往往聞酒香尋之莫見其處（方輿勝覽郡志）

響山在君山上一名鳴山獲之鏗然有聲

柳毅井在君山唐柳毅中宗時下第歸至涇陽見一婦人牧羊曰妾洞庭君小女嫁涇川次子為婢所毀黜至此敢寄尺牘洞

庭之陰有大橘樹擊樹三當有應者毅如其言武夫揭水引入靈虛殿取書以進洞庭君泣曰此老夫之辜使孺弱罹害頃之有赤龍飛去俄擁紅粧一人回即寄書女也宴毅碧雲宮洞庭君弟錢唐曰涇陽婺婦敢託高義為親毅不敢當辭而去後再娶盧氏貌美曰予即洞庭君女涇上之辱君能救之茲奉閨房永以為好遂與同歸洞庭（郡志）

軒轅臺在君山一名鑄鼎臺黄帝鑄鼎荆
山之下鼎成騎龍上昇今臺址尚存一統志

刻洞庭君山詩集序

洞庭之什九歌以降不翅盈帙矣世未有集之者耳元寺丞求樺師常梁為天鏡集而歐陽玄氏亦既叙其簡端名賢代作肆以有聞今集刻亦漫漶不傳失今弗集故迨孟可惜也郡侯韓廷延氏以民部郎適來司牧雖郡當孔道而侯度整暇再閲歲弛張廢興人鬼徃跡多賴以顯先是侯既刪次岳陽通集為二卷且謂岳陽之勝以湖山莫與京也是集顧容後乎乃裒次經傳所志與地分野人代沿革因以寓監而昭靈不直為登眺題詠之冊而已侯之用心殆亦遠矣夫洞庭為長江巨浸而君山則洞庭孤絶處也雖三苗據以為險而舜實以是昭文告蛟蚤雜以為窟而禹以是降我凶德民到於今受其賜秦皇幾以不渡楊幺祗以自剪且聞是山不受穢惡故蛇虎不生不佐凶邪每奸宄失據吁亦神

壼矣我然每春冬則蒸善彌望夏秋則浩渺無天好事者靡不欲一登眺恒以風雨相左往往登樓寄傲而已不若他名勝可剋期盡興也獲一登者不啻三韓十洲之快也余凡三度岳陽戒舟而中止者累矣嘉靖戊子春余以罪廢還蜀乃得盡日往還適是集之成且辱余為叙顧不敢以為有待而實一快也侯之聲實方用籍籍廟堂先憂非我草澤者所與而是集與岳陽樓觀爭久則斯文與爭永焉是又一大快也嘉靖歲在戊子春仲月花朝日漢嘉彭汝寔書

重刻洞庭君山詩集跋

洞庭君山之有集肇自前元如圭齋翁所云者經亂弗存嘉靖間先大夫石泉翁家居乃取古今題咏湖山并岳陽樓詩文彙次成卷郡侯韓公陸公相繼梓行歲久字漫不可展誦今憲臬蘇公授予重校用稗闕逸付匠氏新焉竊惟湖山勝美擅名天下聞者莫不欣慕亦以人文為之重耳若求之山水以柳記黄之赤壁以蘇賦並地有唐宋諸賢之傑作我朝群公之巨什隋珠荆玉輝映後先何可以不傳矧夫九水神禹所導君山聖妃所居魯陶之戍鎮岳孟之經畧風蹟具存不獨文焉已也公以重望鎮岳振戎少暇留意文事懷緩之績當與湖山並傳矣予不佞敢因公命謾贅數言以見並刻之顛末云

萬曆癸酉　七澤晉焯書

洞庭君山集三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胥文相編文相巴陵人宏治乙丑進士官至柳州府知府是編集輯屈原而後歷代題詠湖山及岳陽樓者共爲一編自載所作二詩淺陋殊甚蓋特好事者流也

廣文選六十卷（一）

〔明〕劉節編

首都圖書館藏明嘉靖十六年陳蕙刻本

廣文選序

明資政大夫奉　敕參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儀封王廷相撰

嗟乎文之體要難言也援古炤今可知流委矣易始卦文彖象書載典謨訓誥詩陳國風雅頌厥事實厥義顯厥辭平厥體質邈乎古哉茂以尚矣自夫崇華飾詭之辭興而昔人之質散自夫競虛夸靡之風熾而斯文之致乖言辯而悶詮訓繁而寡實於是君子惟古是諸梁昭明太子統嘗有文選之編自今觀之頗為近古然法言大訓懿章雅歌痛逸殊多詞人藻客又爲慨惜然未有能繼其舊貫者今少司冠梅國劉公乃博稽群籍撿括遺文萃所不及選者命曰廣文選總八十二卷嘗明往範垂示來學俾後生小子盡覩古人之擬不亦盛心乎哉揚州守侯君季常仰惟茲編有裨詞圃乃命舊生澗校正壽梓行之而以序問余凌川子曰文者載道之器治跡之會歸也故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即道治即文矣是故古人之文莫不弘於學術之所趨莫不實於治功之有成但好尚異其門途則品局遂分高下秉知言之選者不可以不辯矣乃惟大人碩儒探元挈要先之以修性體道以敦其本又能察於君臣之政觀夫天下之勢達乎民物之情則文之質具矣從而立言其道真其業實無誕美無虛飾參諸六經之旨靡所乖剌亦天下之至文乎由是而觀君子修辭雖推

博雅力總辭言而無當於修己經國之實者亡慮曰文去文萬里矣此又梅國廣選之深慮也

廣文選序

明奉政大夫南京尚寶司卿前翰林院修撰經筵講官兼修國史高陵呂柟撰

昔梁蕭統編定文選粤自秦漢迄于齊梁騷賦詩歌詔冊表啟時且千年煥如其舊弟博雅君子泛覽別籍見有遺詩脫文則又兼病乎統焉然未有能廣裒散失猝纂重行者今少司寇梅國劉公英特之材博大之學旁搜群書幾二十年類摘門補世採人增凡統之缺漏十九賛完學士觀覽無不足之嘆長垣侯君李常方守揚州謂可遠傳乃命學生嵩潤校正差訛既且入梓遣使問序涇野子曰懿哉梅國之用心乎夫自乾坤典謨以來載籍宣昭歷世誦習然三墳或隱九丘多支惟左史倚相者其能讀之楚人歸善焉為王寶其白珩不齒也鄭公孫僑使于晉適晉侯有疾卜云實沈臺駘為祟雖叔向莫知乃問于僑僑具述高辛大原之遺參汾主封之故通國驚動以僑為博物君子然則梅國斯編其有滋於學士之聞見者富乎或曰文選以毛詩序與思歸引序並列廣文選以思親操猗蘭操與胡笳十八拍操同卷聖愚不分經騷不辯惟多是取不揆之道亦以為當可乎曰不見詩書春秋邪古詩善惡咸收至三千餘篇因得取為三百篇之定古書及中候聖狂皆載幾千餘篇因得取為五十篇之定左丘明傳述魯史將數十萬言洽汗具存因得取為千五百條之定廣文選如行也

[illegible]后無作者不因此而訛漢魏晉文比于古文獻之[illegible]徵者予嘗若是且將恨收取之未盡廣文奚暇議其辭疵哉書凡二千餘篇爲卷者八十二其門分類析皆准昭明之舊云

嘉靖十二年春二月朔旦

廣文選序

明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撰

序曰廣文選何廣蕭子之選也何廣乎蕭子之選也蕭子之選文也爲賦賦之目十有四爲詩詩之目二十有三爲騷爲七爲詔爲冊爲令爲教爲文爲表爲上書爲啓爲彈事爲牋爲奏記爲書爲檄爲對問爲設論爲辭爲序爲頌爲贊爲符命爲史論爲史述贊爲論爲連珠爲箴爲銘爲誄爲哀爲碑文爲墓志爲行狀爲弔文爲祭文爲類三十有七可謂選矣然或遺焉是故廣之以備遺也孔子曰有天地然後萬物生焉是故始之天地天地廣也鳥獸草木皆物也鳥獸選矣草木遺焉是故次之草木以廣遺也夫賦諸目具矣非目者遺是故次之雜賦以廣遺也夫詩六義備矣逸詩詩之遺也廣之自逸詩始補亡無矣操樂府之遺也說雜歌之遺也廣之詩斯備矣夫詔王言也璽書賜書敕諭皆王言也廣之類也策冊類也策問詔類也廣之以從類也疏上書類也封事議對皆疏類也廣之以從類也對策對厥問也策問詔類矣對策對類也廣之從其類也而文則無矣問次於對有問斯有對也廣之亦類也夫記者序之實也傳者史論贊之紀也說者論之要畧也哀辭者哀之緒餘也祝文者祭告之大典也是故廣之廣其類也夫文猶賦也諸類具矣非類者遺是故次之雜文以廣

遺也夫騷作於屈宋者也九歌遺焉九章遺焉九辯遺焉景賈以下不錄也漢詔策奏選其一二焉遺者多矣是故廣之以備遺也表箋啓檄畧矣奏記設論箴贊畧甚矣史論述贊畧甚矣銘也頌也誄也古而則者遺矣書序之遺猶夫銘也論之遺猶夫書也碑文之遺猶夫論也諸類之遺猶夫頌也誄也故今考之文之遺猶夫詩也十六七也詩之遺猶夫賦也十四五也賦之遺猶夫騷也十二三也是故廣之以備遺也夫然猶或遺焉曲籍散亡存十一於千百廣之云者殆庶幾焉者也夫文辭之本也選之者如導水而聚之者也是故海水之聚也廣其選者如導水而聚之海者也吁鄭言也

嘉靖十有六年秋八月望

校正廣文選凡例 一十二條

一採歌銘舊有舜禹文武成王周公孔子之作第諸聖乖世之言非可以後人撰述者與之例論列各集備載成訓已具茲不復錄入文士之列以見尊聖之意

一冊如宋公晉公九錫文誄如元后誄書如陳餘遺章邯鬪忠說皇甫嵩之類借悖殊甚忠臣貞士何觀焉故刪去

一賦如司馬相如美人賦張敏神女賦謝靈運江妃賦之類雖含諷諭然多褻謔不可為訓至如張衡髑髏賦殊類曹子建之說其浮准覽海芙蓉菊花琴几等賦又皆短淺無大意義俱刪去

一鼓吹曲如魏之獲呂布吳之攄武師晉之靈之祥登歌如宋之七廟梁之北郊等篇對如吾丘壽王得寶鼎對碑如魏大饗碑之類俱夸張而悖至如劉向上星孛奏楊賜論青蛇之類殊覺附會翼奉徙都一疏知人一論所言不正亦刪去

一逸詩如瞻彼盍旦等十二條歌如擊壤侏儒等三十餘首疏如趙充國西羌事宜等八疏贊如聚子仲等八贊皆短寂或浮泛至如漢鐃歌思悲翁艾如張等八曲與聖人制禮樂古辭蛺蝶行巾舞歌等作皆難通曉其為生焦仲卿妻樂府

數篇以及僮約責鬚奴文又甚俚俗故俱删去

一文如周宣王石鼓文碑如漢劉熊景君等碑問如月令問荅之類俱鈌誤無證又漢武帝策問三首魏文帝浮萍篇李陵重報子卿書谷永微行宴飲對以及陸機沈約招隱遊鍾山等詩古樂府飛鵠行俱係重出故亦删去

一七類如傅毅等七激三篇區區摸倣前人且甚膚淺連珠如揚雄等二十首比偶之詞僅止數句謎如康衢白雲等謠里巷談吐無關文義今盡删之雖不多立篇目固無害其爲廣也

一屈原九章詞意宏遠與日月爭光可也昭明止選涉江一篇隘矣茲仍舊錄又增入涉江者欲覽其全也

一國語如周襄王不許晉文請隧等六篇淮南子如汜論泰族二訓亢倉子如君道政道等四篇文義正大高古以至詩如沈約王筠劉孝威劉峻蕭子範蕭子雲范雲吳筠江總諸人應詔春遊寄贈等作有漢魏風俱增入

一子史等書可入選者甚多第以其俱有成書不能盡採且此選於諸體已備亦無俟多採爲也其删去各篇不能一一稱舉具有凡例可以類推若理雖未瑩而文有可觀則仍存之

一舊選於諸作者俱書其字今并識其朝代姓名而疏其字於下以便觀者

一各篇中字有訛者正之古字通用者仍之疑似者則云當作某字義同字異者則云或作某字脫誤不可考者闕以俟慎之也

廣文選凡例終

廣文選目録前

卷第一

賦

天地

天地賦　晉成公綏子安

京都

蜀都賦　漢揚雄子雲

論都賦　漢杜篤季雅

東平賦　晉阮籍嗣宗

郊祀

河東賦　楊雄

畋獵

諫格虎賦　漢孔臧

紀行

述行賦　漢蔡邕伯喈

浮淮賦　魏王粲仲宣

思歸賦　晉陸機士衡

去故鄉賦　梁江淹文通

卷第二

賦

遊覽

遊居賦　漢班彪叔皮

節遊賦　魏曹植子建

登臺賦　晉陸雲士龍

宮殿

菟園賦　漢枚乘叔

章華臺賦　漢邊讓文禮

學梁王兎園賦　江淹

江山

首陽山賦　杜篤

終南山賦　漢班固孟堅

溫泉賦　魏張衡平子

漢津賦　蔡邕

靈河賦　魏應瑒德璉

濛汜池賦　晉張載孟陽

大河賦　成公綏

首陽山賦　阮籍

江上之山賦　江淹

物色

雲賦　趙荀況卿

旱雲賦　漢賈誼

月賦　漢公孫乘

雲賦　漢揚雄

喜霽賦　魏繆襲

卷第八

詩

述德

勸勵

勸農詩六首

獻詩

應詔詩二首　晉張華　茂先

應詔詩　晉何劭　敬祖

應詔詩二首　晉閭丘沖

應詔詩　宋顏延之　延年

應詔詩　沈約二首

應詔詩　梁王筠

應詔詩　梁劉孝綽

公讌

元會詩　曹植

後園會詩　張華

太子賜宴詩　陸機

洛水詩　潘尼二首

侍皇太子宴玄圃詩

華林園詩　晉王濟　武子

侍宴西池詩　謝靈運

詔宴西池詩　顏延之

侍華光殿為太子作　謝朓

九日侍宴樂游苑詩　齊丘遲　希範

侍宴樂遊苑詩　齊任昉　彥升

侍太子九日宴玄圃詩　齊王儉　仲寶

侍曲水宴詩　沈約三首

侍太子九日宴詩

侍宴樂遊苑詩

九日侍宴樂遊苑詩　梁劉苞

祖餞

別詩二首　應瑒

送別王世胄詩　潘岳

送盧景宣詩　潘尼

從幸洛水餞王公歸國詩　晉王浚　彭祖

贈妹九嬪悼離詩　左思

與廬陵王紹別詩　宋武帝　駿

吳興黃浦亭庾中郎別詩　鮑照三首

贈傅都曹別詩

送秘侍郎餞侯亭詩

臨岐贈別詩　謝朓

別蕭諮議詩　任昉

餞錢文學詩　沈約

詠史

詠史詩　班固

詠史詩二首　魏阮瑀　元瑜

秋胡詩　傅玄

詠史詩二首　晉袁宏彥伯
詠荊軻詩　陶潛四首
詠三良詩
詠二疏詩
桃源詩
和南海王詠秋胡妻詩七首　齊王融元長

百一

百一詩　晉應璩休璉

卷第九

詩

遊仙

遊仙詩　魏文帝

遊仙詩　曹植二首
五遊詩
遊仙詩　嵇康
遊仙詩　張華
遊仙詩　晉郭璞景純
遊仙詩　成公綏
遊仙詩五首　王融
和竟陵王遊仙詩二首　沈約

招隱

招隱詩　張載
招隱詩　張協

遊覽

遊宴詩　魏文帝六首
於玄武陂作
黎陽作二首
銅雀園詩
清河作
清河作一首　王粲
遊覽詩二首　魏陳琳孔璋
登成都白菟樓　張載
華林園詩　晉武帝炎

三月三日詩　晉王讚正長
上巳會詩　晉阮脩宣子
蘭亭集詩　晉謝安安石
蘭亭集詩　晉王羲之逸少
蘭亭集詩　晉孫綽興公
曲水集詩　宋謝惠連
遊覽詩　[illegible]
時運詩四首　陶潛五首
遊斜川詩并叙
東山望海詩　謝靈運五首
登永嘉綠嶂山詩

卷第十

詩

贈答上

答贈詩　魏邯鄲淳子叔
答二郭詩三首　嵇康五首
與阮德如詩
贈秀才入軍詩
答程曉詩　傅玄
贈長安令劉正伯詩
又贈隴西太守張正治詩　潘尼四首
答傅咸詩
答陸士衡詩
贈潘岳詩　陸機
贈傅咸詩　晉程曉季明

贈褚武良詩　傅咸四首
又贈崔伏二郎詩
又與尚書同僚詩
又答潘尼詩
答孫楚詩　晉董威輦
贈棗腆詩　晉石崇季倫
贈石崇詩　晉曹攄顏遠
答石崇詩　晉棗腆玄方
贈虞顯度詩　張協
贈摯虞詩　晉杜育
答杜育詩　摯虞

答棗腆詩　晉歐陽建堅石
贈海法師詩　梁蕭子雲
贈答
贈長沙公詩四首　陶潛十九首
酬丁柴桑詩二首
答龐參軍詩六首
和劉柴桑詩
和郭主簿詩二首
贈羊長史詩
和胡西曹詩
示周祖謝三郎詩

與從弟敬遠
答王僧達詩　顏延之
贈馬子喬詩　鮑照二首
贈荀丞詩
贈顧倉曹詩　齊王僧孺
奉賀隨王詩二首　謝朓五首
夏始和劉孱陵詩
和沈右率諸君餞謝文學詩
答張齊興詩
贈族叔衛軍詩　王融
行旅

卷第十一

詩

郊廟樂歌

卷第十二

詩

樂府

上陵
君馬黄
有所思
聖人出
上邪
臨高臺
遠如期
臨高臺
魏鼓吹曲三首 魏文帝 繆襲
楚之平
戰滎陽
邕熙
吳鼓吹曲首 吳韋昭弘嗣
炎精缺
克皖城
晉鼓吹曲三首 傅玄
金靈運
玄雲
釣竿
宋鼓吹曲六首 宋何承天
朱路篇
思悲公篇
將進酒篇

上邪篇
臨高臺篇
石流篇
梁鼓吹曲五首 沈約
木紀謝
峴首山
桐柏山
漢東流
於穆
前緩聲歌 古辭一十二首
東光
城上烏
雞鳴
王子喬
董逃行
西門行
東門行
滿歌行
箜篌引
枯魚過河泣
獨漉篇
善哉行

卷第十三

詩

樂府二

丹霞蔽日
十五
佳人期
陌上桑
豔歌何嘗行
唐上行　魏甄后
櫂歌行　魏明帝八首
種瓜篇
善哉行
燕歌行
長歌行
步出夏門行
樂府
短歌行
桂之樹行　曹植十三首
驅車篇
怨歌行
遠遊篇
浮萍篇
僊人篇
惟漢篇
飛龍篇
吁嗟篇

種葛篇
鬭鷄篇
妾薄命　二首
飲馬長城窟行　陳琳
秋胡行　七首　嵇康
遊俠篇　張華　三首
壯士篇
輕薄篇
景龍飛　傅玄　凡十六首
董逃行歷九秋篇
車遙遙篇
飲馬長城窟行
豫章行
有女篇
朝時篇
明月篇
艷歌行
長歌行
短歌行
雲中白子高行
牆上難爲趨
西長安行

昔思君
惟遠行
思歸引　石崇 二首
楚妃嘆
鞠歌行　陸機 三首
董逃行
折楊柳
胡姬年十五　晉劉琨 越石
怨詩行　陶潛

卷第十四

詩

樂府

君子有所思行　謝靈運 八首
悲哉行
折楊柳行 二首
善哉行
上留田行
燕歌行
長歌行
隴西行　謝惠連 七首
猛虎行
塘上行

燕歌行
鞠歌行
相逢行
悲哉行
相逢狹路間　宋孔欣
從軍行　顏延之 三
寒夜怨　宋陶弘景 道明
白馬篇　宋鮑照 凡十八首
煌煌京洛行
君子有所思行
空城雀
行路難 三首
白紵歌 六首
門有車馬客行
淮南王
北風行
朗月行
堂上歌行
長相思　宋吳邁遠 六首
杞梁妻
陽春曲
雙鶴篇

操

卷第十五

詩

雜詩上

移居詩二首　　歲暮和張常侍詩
戊申歲六月遇火詩
己酉九月九日詩
始春懷古田園詩　　雜詩八首　陶潛
西田穫稻
詠貧士六首
雜詩　　鮑照
居山營室詩　　劉峻
山中懷故人詩　　梁范雲
還山二首　　梁吳筠
春夜山庭　　梁江總二首
夏日山庭

雜詩下
述婚詩　　秦嘉
翠鳥詩　　蔡邕
爲潘文則思親詩　　王粲
蒐詠詩　　繁欽
爲挽船士與新娶妻別　　徐幹
思親詩　　嵇康七首
酒會詩六首
北芒客舍詩　　劉伶
擣衣詩　　曹毗
內顧詩　　潘尼

秋日詩　　孫綽
形影神詩有序三首　　陶潛凡二十三首
連雨獨飲詩
飲酒詩十八首
述酒詩
種桑詩　　謝靈運
雜擬
擬古　　魏何晏平叔
擬古八首　　陶潛
華林園效栢梁體詩　　宋武帝
學劉公幹體詩　　鮑照四首
擬阮公夜中不能寐詩

學陶公體詩
擬古
擬客從遠方來詩　　宋鮑令暉
清晨殿效栢梁體詩　　梁武帝
效古　　沈約二首
戲作謝惠連詩
効阮公體詩三首　　江淹
卷第十六
騷上
九歌五首　　楚屈原凡十五首
大司命
東君

卷第十七 騷中

卷第十八 騷下

卷第十九

詔上

詔下

卷第二十

璽書　廣

賜燕王旦璽書　漢昭帝
賜馮奉世璽書　漢元帝 二首
賜淮陽王欽璽書
賜竇融璽書　漢光武

賜書 廣
賜南粤王佗書　漢文帝 三首
遺匈奴書 二首
賜嚴助書　漢武帝
賜趙充國書 五首　漢宣帝

策 廣
封齊王策　漢武帝 三首

封燕王策
封廣陵王策
賜史丹策　漢成帝
賜鄧禹爲太司徒策　漢光武
封張飛策　漢先主 二首
封馬超策
復諸葛亮丞相策　漢後主

敕 廣
敕太子　漢高祖 此見文苑乃僞作
敕責楊僕　漢武帝
敕東平王傅相　漢元帝

諭
遣嚴助諭淮南王　漢武帝
使車騎將軍諭單于　漢元帝

卷第二十一

令
明罰令　魏武帝
黃初五年令　曹植 二首
黃初六年令

教
與群下教　諸葛亮 二首
與李豐教

爲錄公拜揚州恩教　謝朓
爲宋建平王聘逸士教　宋江仲通

策問 廣
賢良策詔　漢文帝

表
上銅馬式表　漢馬援 文淵
爲第五倫薦謝夷吾表　班固
薦皇甫規表　蔡邕
上漢帝表　漢群臣
上漢帝表　漢先主
辭先王表　漢孟達

後出師表　諸葛亮
乞立諸葛亮表　蜀督隆
荀彧功表　魏武帝
求自試表　曹植 二首
諫伐遼東表
薦關内侯李育表　魏鍾繇 元常
進諸葛亮集表　晉陳壽 承祚
辭長沙郡公表　晉陶侃 士行
理劉司空表　晉盧諶 子諒
謝封康樂侯表　謝靈運
上三國志注表　晉裴松之

卷第二十二
上書 上
報燕惠王書　燕樂毅
論趙高書　秦李斯
至言　漢賈山
稱臣書　漢南粤王佗
言兵事書　漢鼂錯 三首
上守邊備書
募民徙塞下書
諫伐閩越書　劉安

卷第二十三
上書 中
論伐匈奴書　漢主父偃
言世務書　漢嚴安
論土崩瓦解書　漢徐樂
救太子書　漢壺關三老
諫擊匈奴書　漢魏相 弱翁
尚德緩刑書　漢路溫舒 長君
訟王尊書　漢公乘興
救劉輔書　漢谷永 子雲
訟陳湯書　漢耿育
論王氏書　漢梅福 子真
請孔子為殷後書
諫不受單于朝書　楊雄
諫伐匈奴書　漢嚴尤

卷第二十四
上書 下
訟馬援書　漢朱勃
論東宮師保書　班彪
止誹謗書　漢孔仲和 僖
乞徵黄瓊李固并消災異書　漢郎顗 雅光
論宦官女寵書　漢劉瑜 季節
薦謝該書　孔融

擬宋穢書　漢劉陶子奇

救第五種書　漢臧旻

獄中上書　江淹

卷第二十五

疏一　廣

論時政疏　賈誼 三首

論積貯疏

請封建子弟疏

論貴粟疏　鼂錯

諫起上林苑疏　東方朔

論限民名田疏　董仲舒

卷第二十六

疏二　廣

明堂月令疏　魏相

言得失疏　漢王吉 子陽

上屯田疏 三首　漢趙充國 翁孫

諫節儉疏　漢貢禹 少翁

上政治得失疏　漢匡衡 稚圭 三首

戒妃匹勸經學疏

治性正家疏

論甘延壽等疏　劉向 二首

諫起昌陵疏

卷第二十七

疏三　廣

救陳湯疏　谷永 四首

言黑龍見疏

論微行宴飲疏

論神怪疏

訟馮奉世疏　漢杜欽 子夏

論治河疏　漢賈讓

擇賢疏　漢王嘉 公仲

乞立虎符疏　漢杜詩 公君

諫征漁陽疏　漢伏湛 惠公

乞立左傳博士疏　漢陳元 長孫

論時政所宜疏　漢桓譚 君山 二首

言信讖讖賞疏

定宗廟昭穆疏　漢張純 伯仁

爲祭遵請謚疏　漢范升 辯卿

乞優答北單于疏　班彪

諫起陵邑疏　東平王蒼

請兵疏　漢班超 仲升

卷第二十八

疏四　廣

五經章句取士疏　漢徐防 謁卿

卷第二十九

疏五

啟

彈事 廣

卷第三十

封事 廣

卷第三十一

議一 廣

卷第三十二

議二 廣

賢良對策　漢公孫弘
對日蝕地震賢良策　杜欽
對舉賢良方正策　漢申屠剛 巨卿
對賢良時務策　漢李固 子堅
大旱策　漢周舉 宣光
賢良方正策　漢皇甫規 威明

牋

與劉璋牋　漢法正 孝直
諫齊王冏牋　漢諸葛恪 元遜
與會稽王牋　王羲之
與會稽王牋　晉范弘之 長文

辭隨王牋　謝朓
至洛與成都王牋　陸機
為曹爽文牋　庾闡

奏記

詣公孫弘記室　董仲舒
奏記蕭望之　漢鄭朋
奏記霍光　漢丙吉 少卿
奏記東平王蒼　班固
奏記大司空王邑　范升
奏記梁冀　漢朱穆 公叔
奏記太尉宋由　何敞

奏記劉焉　蜀秦宓 子勑
奏記王暢　張敞
奏記太尉蔣濟　阮籍

卷第三十六

書上

與范宣子書　鄭公孫僑 子產
貽子產書　晉羊舌肸 叔向
絕秦書　晉呂相
遺燕將書　齊魯仲連
遺樂毅書　燕惠王
與淮南王書　漢薄昭

報李陵書　蘇武
與蓋寬饒書　王吉
遺公孫賢良書　漢鄒長倩
遺李軼書　漢馮異 公孫
與楊廣書　馬援
與隗囂書　漢竇融 周公
誡馬廖訓子弟書　漢楊終 子山
誡竇憲書　崔駰
與梁商書　李固 二首
與黃瓊書
規竇武書　漢盧植 子幹

設論下
釋譏　晉郤令先
玄居釋　晉束皙廣微
應譏　陳琳
卜疑集　嵇康
客傲　郭璞
釋勸論　晉皇甫謐士安
對儒　曹毗

卷第四十一

序一
自序　司馬遷

敘傳　班固
戰國策序　劉向
漢紀序　漢荀悅仲豫
人物志序　劉孔才 劭
風俗通序　應劭
禹貢九州地域圖序　裴秀

卷第四十二

序二
穀梁傳序　晉范甯武子
家語序　漢王子雍 肅
爾雅序　郭璞 二首

方言序
莊子序　晉郭象子玄
蘭亭序　王羲之
四體書勢序　晉衛恒巨山
後漢書註補志序　漢劉昭宣卿
史記集解序　漢裴駰龍駒
陶淵明集序　梁蕭統昭明太子
文心雕龍序　劉彥和 勰
志序　沈約

記
東封泰山碑記　漢光武

漢官馬第伯封禪儀記　應劭
修西嶽廟記
淮瀆廟記　王延壽
黃陵廟記　諸葛亮
桃花源記　陶潛

卷第四十三

頌上
山川頌　董仲舒
北征頌　班固
東巡頌　傅毅
東巡頌　蔡邕

祖德頌
京兆樊惠渠頌　馬融
廣成頌
河清頌　鮑照
卷第四十四
頌下
武都太守李翕西狹頌　無名氏
太廟頌　王粲
皇太子釋奠頌　傅咸
釋奠頌　潘尼
盛德頌　陸雲

贊
焦君贊　蔡邕
正考父贊　王粲
蜀漢君臣贊　漢楊戲文然二十三首
贊昭烈皇帝
諸葛丞相
[illegible]徒
關雲長張翼德
馬孟起
法孝直
龐士元

黄漢升
董幼宰
鄧孔山
費賓伯
王文儀
劉子初
王元泰何彦英杜輔國周仲宣
李德昂
張君嗣
黄公衡
楊季休

趙子龍陳叔至
秦子勑
馬季常衛文經韓士元張處仁殷孔休習文祥
王國山李永南馬盛衡馬承伯李孫德李偉南龔德緒王義彊
程季然
白起贊　晉孫楚子荊二首
韓信贊
孫登贊　庾闡
閑遊贊　晉戴逵安道

卷第五十四

銘

卷第五十六

碑文

卷第五十七

雜文上廣

廣文選目錄終

廣文選卷第一

明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大庾劉節廣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晉江陳蕙校

賦

天地

天地賦　晉成公綏子安

惟自然之初載兮道虛無而玄清太素紛以溷淆兮始有物而混成何一元之芒昧兮廓開闢而著形爾乃清濁剖分玄黃判離太極既殊是生兩儀星辰煥列日月重規天動以尊地靜以卑昏明迭炤或盈或虧陰陽協氣而代謝寒暑隨時而推移三才殊性五行異位千變萬化繁育庶類授之以形稟之以氣色表文采聲有音律覆載無方流形品物鼓以雷霆潤以慶雲八風翱翔六氣氤氳蚑行蠕動方聚類分鱗殊族別羽毛以群各含精而鎔冶咸受範於陶鈞何滋育之罔極兮偉造化之至神若夫懸象成文列宿有章三辰燭燿五緯重光河漢委蛇而帶天虹蜺偃蹇於昊蒼望舒彌節於九道羲和正轡於中黃衆星回而環極招搖運而指方白獸峙據於參代青龍垂尾於氐房玄龜匿首於女虛朱鳥奮翼於星張帝皇正坐於紫宮輔臣列位於文昌垣屏絡繹而珠連三台差池而鴈行軒轅華布而曲列攝提鼎峙而相望若乃徵瑞表祥災變呈異交會薄蝕抱暈

帶珥流逆犯歷譎悟象事蓬容著而妖害生老人形而主受喜天矢黄而國吉祥彗孛發而世所忌爾乃旁觀四極俯察地理川瀆浩汗而分流山嶽磊落而羅峙滄海流沸而四周懸圃隆崇而特起昆吾嘉於南極燭龍曜於北陸扶桑高于萬仞尋木長于千里崑崙鎮於陰隅赤縣據于辰巳於是八十一域區分方别風乖俗異險斷阻絶萬國羅布九州並列青冀白壤荆衡塗泥海岱赤墳華梁青黎兖帶河洛揚有江淮辯方正土經略建邦王圻九服列國一同連城比邑深池高墉康衢交路四達五通東至暘谷西極泰濛南暨丹炮北盡空同遐方外區絶域殊鄰人首蛇軀鳥覃龍身衣毛被羽或介或鱗棲穴浮水若獸若人居乎大荒之外處於巨海之濱於是六合混一而同宅宇宙結體而括囊渾元運流而無窮陰陽循度而率常回動糾紛而乾乾天道不息而自彊統群生而載育人託命於所繫尊太一於上皇奉萬神於五帝故萬物之所宗必敬天而事地若乃共工赫怒天柱摧折東南俄其既傾西北踏而中裂斷鼇足而續毁鍊五石而補缺豈斯事之有徵將言者之虚設何陰陽之難測偉二儀之奓闊坤厚德以載物乾資始而至大俯蟲蟄於有形仰蔽視於所蓋游萬物而極思故一言於天外

京都

蜀都賦

漢揚雄子雲

蜀都之地古曰梁州禹治其江渟皐彌望鬱乎青葱沃壄(同野)千里上稽乾度則井絡儲精下按地紀則巛(音坤)宮奠位東有巴賨綿亘百濮銅梁金堂火井龍湫其中則有玉石嶜岑丹青玲瓏邛節桃枝石鰭(音岩)水螭南則有犍牂潛夷昆明峨眉絶限峎嵣堪巖亶翔靈山揭其右離碓被其東於近則有瑕英菌芝玉石江珠於遠則有銀鉛錫碧馬犀象僰西有鹽泉鐵冶橘林銅陵邛連廬池澹漫波淪其旁則有期牛兕旄金馬碧鷄北則有岷山外羌白馬獸則麙羊野麋罷犛貘(音貊)貒(音湍)麡(音頑)麢(音餘)鹿麝戶豹能黄獑胡雖玃猨蠝玃猱猶縠(音谷)畢方(鳥名)爾乃蒼山隱天崯(音吟)嶮迴叢增嶃重崒岬石巉崔嵬巍嶵嵔霄終夏叩巖岭嶔崇隆臨柴(音積)諸徼峙(音姪)嵲(音業)五矹參差湔山巖巖觀上岑嵓龍陽累峗漼粢交倚嶊峽嵥崎集嶮嶕施形精出偈堪嵖隱倚彭門嶋嵬(音巍)𡶪嶕嶱峨方彼碑池嶇(音嶇)嵁嶱嶸嶸乎岳岳屹屬昆崙泰極涌泉醴凝水流津濊集成川於是乎則左沉犁右羌庭漆水淳其㘯(同胸)都江漂其涇(水名)乃溢乎通溝洪濤溶洗千濩萬谷合流逆折泌瀄乎爭降湖㴿(同)排碣反波逆濞礫石列巘紛汶周溥旋溺寛緩頹慚博岸敵呷猝瀨磴巖擅汾汾忽溶闛湯沂崳窘出限連混陁隧鏗釘鍾涌聲讙薄汗龍暦豐隆潛延延雷扶電擊鴻康

轉節蹈（音蹈）駁（音駁）應聲其佚則接芬錯芳襜袿纖延蹁躚
秋發陽春羅儒吟吳公連眺朱顏離絳脣眇眇之態吡
噉出焉若其遊怠燕戈彩公之徒相與如平陽頫（音俯）巨
沼羅車百乘期會投宿觀者方隄行船競逐復衍撤叓
絺索恍惚羅暨旛瀰漫漫汾汾瀧雖鄹兮猋布列枚孤
翠同旋兮襍祭出鶩斑落兮高塪廢翔趾杜兮奔繁華姐
飛臉沈潭然後別

論都賦　漢杜篤季雅

臣聞知而復知是爲重知臣所欲言陛下已知故略
其梗概不敢具陳昔殷庚去奢行儉於亳成周之隆
乃即中洛遭時制都不常厥邑賢聖之慮蓋有優劣
霸王之姿明知相絕守國之勢同歸異術或棄去阻
阨務處平易或據山帶河并吞六國或富貴思歸不
顧見襲或掩空擊虛自蜀漢出即日車駕策由一卒
或知而不從久都墝埆臣不敢有所據竊見司馬相
如揚子雲作辭賦以諷主上臣誠慕之伏作書一篇
名曰論都謹并封奏如左

皇帝以建武十八年二月甲辰升輿洛邑巡于西嶽推
天時順斗極排閶闔入函谷觀阸於崤黽圖險於隴首
其三月丁酉行至長安經營宮室傷愍舊京即詔京兆
廼命扶風齋肅致敬告覲園陵悽然有懷祖之思喟乎
以思諸夏之隆遂天旋雲游造舟于渭北斻（同航）涇流千
乘方轂萬騎駢羅衍陳於岐梁東橫乎大河瘞后土禮
邠郊其歲四月反于洛都明年有詔復函谷關作大駕
宮六王邸高車廄於長安修理東都城門橋涇渭往往
繕離觀東臨霸滻西望昆明北登長平規龍首撫未央
覦（同覦）平樂儀建章是時山東翕然狐疑意聖朝之西都
懼關門之反拒也客有爲篤言彼埳井之潢汙固不容
夫吞舟且洛邑之渟瀯曷足以居乎萬乘哉咸陽守國
利器不可久虛以示姦萌篤未甚然其言也故因爲述
大漢之崇世據廱州之利而今國家未暇之故以喻客
意曰昔在彊秦爰初開畔霸自岐廱國富人衍卒以并
兼桀虐作亂天命有聖託之大漢大漢開基高祖有勳
斬白蛇屯黑雲聚五星於東井提干將而呵暴秦蹈滄
海跨崑崙奮彗光埽（同掃）項軍遂濟人難蕩滌泗沂劉敬
建策初都長安太宗承流守之以文躬履節儉側身行
仁食不二味衣無異采賑人以農桑率下以約己曼麗
之容不悅於目鄭衛之聲不過於耳佞邪之臣不列於
朝巧僞之物不鬻於市故能理升平而刑幾措富衍於
孝景功傳於後嗣是時孝武因其餘財府帑之蓄始有
鉤深圖遠之意探冒頓之罪校平城之讎遂命票騎勤
任衛青勇惟鷹揚軍如流星深之匈奴割裂王庭席卷
漠北叩勒祁連橫分單于屠裂百蠻燒罽帳繫閼氏燔
康居灰珍奇椎鳴鏑釘鹿蠡馳阬岸獲昆彌虜僸侲驅

□□馭宛馬鞭駃騠拓地萬里威震八荒肇置四郡據
守敦煌并域□國一部領方立候隅北建護西羌攝驪
氏旅寨狼卬作西北夷東牒烏桓蹂轔濊貊南羈鉤町水
劍彊越殘夷文身海波沫血郡縣日南漂槃朱崖部尉
東南張有黃支連綴耳瑣雕題摧天督牽象犀椎蚌蛤
碎琉瑀甲瑇瑁戕觜觿於是同穴裘褐之域共川鼻飲
之國莫不祖跣稽顙失氣虜伏非大漢之盛世藉靡
士之饒得御外理內之術孰能致功若斯故創業於高
祖嗣傳於孝惠德隆於太宗財衍於孝景威盛於聖武
政行於宣元侈極於成哀祚缺於孝平傳世十一歷載
二百德衰而復弘道微而復章皆莫能遷於雝州而背

於咸陽宮室寢廟山陵相望高顯弘麗可思可榮羲農
以來無茲著明夫雝州本帝皇所以育業霸王所以衍
功戰士角難之場也禹貢所載厥田惟上沃野千里原
隰彌望保殖五穀桑麻條暢濱據南山帶以涇渭號曰
陸海蠢生萬類楩柟檀柘蔬果成實畎瀆潤淤水泉灌
漑漸澤成川粳稻陶遂厥土之膏畝價一金田田相如
鐇钁株林火耕流種功淺得深既有蓄積阨塞四海西
被隴蜀南通漢中北據谷口東阻嶔巖關函守嶢山東
道窮置列汧隴靡偃西戎拒守褒斜嶺南不通杜口絕
津朔方無從鴻渭之流徑入于河大船萬艘轉漕相過
東綜滄海西綱流沙朔南暨聲諸夏是和城池百尺阨

塞要害關梁之險多所衿帶一卒舉礌千夫沈滯一人
奮戟三軍沮敗地勢便利介冑剽悍可以守近利以攻
遠士卒易保人不肉袒肇十有二是為贍腴用霸則兼
并先據則功殊修文則財衍行武則士要謂要切也為政則
化上篡逆則難誅進攻則百剋退守則有餘斯固帝王
之淵囿而守國之利器也逮及亡新時漢之衰偷忍或作
息淵囿篡器慢違徒以埶便莫能卒危假之十八誅自
京師天界更始不能引維慢藏招寇復致赤眉海內雲
擾諸夏滅微群龍並戰未知是非于時聖帝赫然申威
荷天人之符兼不世之姿受命於皇上獲助於靈祇立
號高邑搴旗四麾首策之臣運籌出奇虓怒之旅如虎

如貔師之攸向無不靡披蓋夫燔魚剸蛇莫之方斯大
呼山東響動流沙要龍淵首鏌鋣命騰太白親發狼弧
西下隴首東據洛都乃廓平帝宇濟蒸人於塗炭成兆
庶之亹亹遂興復乎大漢今天下新定矢石之勤始瘳
而主上方以邊垂為憂忿葭萌之不柔未還於論都而
遺思雝州也方躬勞聖思以率海內厲撫名將略地疆
外信威於征伐展武乎荒裔若夫文身鼻飲緩耳之主
椎結左衽鐻鍋之君東南殊俗不羈之國西北絕域難
制之鄰靡不重譯納貢請為藩臣上猶謙讓而不伐勤
意以為獲無用之虜不如安有益之民略荒裔之地不
如保殖五穀之淵遠救於已亡不若近而存存也今國

盪滌其亡鬻導逝乎歸來以函夏之大漢兮彼何足與
比功建乾坤之貞兆兮將悉總之以群龍麗鉤芒與驂
蓐　兮服玄冥及祝融敦衆神使式道兮奮六經以攄
頌　隃於穆之緝熙兮過清廟之雝雝軼五帝之遐迹
兮躡三皇之高蹤既發軔於平盈兮誰謂路遠而不能
從

畋獵

諫格虎賦　漢孔臧

帝使亡諸大夫問乎下國下國之君方帥將士於中原
車騎駢闐被行岡巒手格猛虎生縛狐狸昧爽而出見
星而還國政不恤惟此為歡乃夸于大夫曰下國鄙固

不知帝者之事敢問天子之格虎豈有異術哉大夫未
之應因又言曰下國褊陋莫以娛心故乃闢四封以為
藪圍境內以為林禽鳥育之驛驛淫淫晝則鳴嚾夜則
嘷吟飛禽起而蔽日走獸動而雷音犯之者其罪死驚
之者其刑深虞候苑令是掌厥禁於是分幕將士營遮
榛叢戴星入野列火求蹤見虎自來乃往尋蹤張罝網
羅刃鋒驅檻車聽鼓鐘猛虎顛遽奔走西東怖駭內懷
迷冒怔忪耳目喪精值網而衝局然自縛或隻或雙車
徒抃讚咸稱曰工乃縛以絲組斬其爪牙支輪登較高
載歸家孟賁被髮瞋目蹂㺃紛挐故都邑百姓莫不于
邁陳列路隅咸稱萬歲斯亦畋獵之至樂也大夫曰順
君之心樂矣然則樂之至也者與百姓同之謂夫兕虎
之生與天地偕山林澤藪又其宅也彼有德之君則不
為害今君荒於遊獵莫恤國政驅民入山林格虎於其
廷妨害農業殘夭民命國政其必亂民命其必散國亂
民散君誰與處以此為至樂所未聞也於是下國之君
乃頓首曰臣實不敏習之日久矣幸今承誨請遂改之

紀行

述行賦　漢蔡邕伯喈

延熹二年秋霖雨逾月是時梁冀新誅而徐璜左悺
五侯擅貴於其所處又起顯明苑於城西人徒凍餓
不得其命者甚衆白馬令李雲以直言死鴻臚陳君

以救雲抵罪璜以余能鼓琴白朝廷敕陳留太守遣
余到偃師病不前得歸心憤此事遂託所過述而成
賦

余有行于京洛兮遘淫雨之經時塗迍邅其蹇連兮潦
汙滯而為災乘馬蟠而不進兮心鬱伊而憤思聊弘慮
以存古兮宣幽情而屬詞久余宿于大梁兮誚無忌之
字缺一　神哀晉鄙之無辜兮忽朱亥之篡軍歷中牟之舊
城兮憎佛肸之不臣問甯越之裔胄兮藐髣髴而無聞
經圃田而瞰北境兮悟衛康之封疆迄管邑而增歎兮
愠叔民之啓商過漢祖之所隘兮弔紀信於滎陽降虎
牢之曲陰兮路丘墟以盤縈勤諸侯之遠戍兮後申子

之美城甚壽塗之復惡兮陷夫人以大名登長坂以淩高兮陟蔥山之嶤嵴建撫嘘而立洪高兮經萬世而不傾廻峭峻以降四兮小阜參其異形崗岑紆以連屬兮谿谷夐其杳冥飄嵯峨以乖邪兮廓寥豁以崢嶸攢棫樸而雜榛楛兮被荒蓁而羅布聲鳴炎奧與臺函韻兮綠崖而結蒞行遊目以南望兮覽太室之威靈顧大河于北垠兮瞰洛汭之始并追劉定之攸儀兮美伯禹之所營悼太康之失位兮愍五子之歌聲尋脩軌以增舉兮邈悠悠之未央山風汨以飈涌兮氣慄慄而厲涼雲霾晦而四塞兮雨濛濛而漸唐僕夫疲而劬瘁兮我馬虺頹以玄黃格森丘而稅駕兮陰曀曀而不陽哀衰周之多故兮眺瀕隈而增感忿子帶之淫逆兮害襄王於壇坎悲寵狄之為梗兮心惻愴而懷懆懆舫舟而泝湍浴兮浮清波以橫厲想宓妃之靈光兮神幽隱以潛翳貴熊耳之泉夜兮摠伊瀍與澗瀨道渠源於京城兮引職貢乎荒裔[illegible]以[illegible]其[illegible]觀兮充王府而納貢濟西溪而容與兮息鞏都而後逝愍簡公之失師兮疾子朝之為害[illegible]以凝結兮[illegible]而集之漆漆路門敗而無軌兮塗[illegible]滯而難遵率陵阿以登降兮赴偃師而釋勤壯田橫之奉首兮義二士之夾墳竹淹留以候霽兮感憂心之殷殷亦日夜而遑思兮宵不寐以極晨候風雲之體勢兮天空湍而無丈彌信宿而後闋兮絲威遺

以東遊陽瓜兄之顯顯兮懷少洱而有欣命僕夫其就駕兮吊尉氏于京邑皇家赫而天居兮萬方徂而並集貴戚扇以彌熾兮愈守利而不戢前車覆而未遠兮後乘驅而競入窮變巧於臺榭兮民露處而寢溼清嘉穀於禽獸兮士糠粃而無粒弘寬裕以便辟兮糺忠諫其膠戾憚伊呂而黜逐兮道無因而獲入唐虞彤其既遠兮常俗生於積習周道鞠為茂草兮哀正路之日淴觀風化之得失兮猶紛掌其多違無亮采以匡世兮亦何為乎此畿甘衡門以寧神兮詠都人而思歸爰結蹤而迴軌兮復邦族以自綏辭曰跋涉遐路艱以阻兮終其永懷窘陰雨兮歷觀群都尋前緒兮考之舊聞厥事舉兮登高斯賦義有取兮則善戒惡豈云苟兮翩翩獨征無儔與兮言旋言復我心胥兮

浮淮賦

魏王粲仲宣

魏文帝賦序云建昌十四年王師自譙東征大興水軍浮舟萬艘時余從行始入淮口行泊東山覩師徒觀旌帆赫哉盛矣雖孝武盛唐之狩舳艫千里殆不過也乃作斯賦云命粲同作

從王師以南征兮浮淮水而遐逝背渦浦之曲流兮望馬丘之高澨泛洪櫓于中潮兮飛輕舟乎濱濟建眾檣以成林兮譬無山之樹藝於是迅流興潼滉濤波動長瀕鉦鼓若雷旌麾翳日飛雲天迴蒼鷹飄逸滂沛洶涌

艫相競帆飛驚波以高騖馳駭浪而赴質加舟徒之巧極美榜人之閒疾白日未移前驅已屆群師按部左右就隊軸轤千里名卒億計運茲威以赫怒清海隅之帶芥濟元勳於大衆推休績於遠裔

思歸賦并序

晉陸機士衡

余以元康六年冬取急歸而王師外征職典中兵與聞軍政懼兵革未息宿願有違懷歸之思憤而成篇

節運代序四時相推寒風肅殺白露霑衣嗟行邁之彌留感時逝而懷悲彼離思之在人恒戚戚而無歡悲緣情以自誘憂觸物而生端晝輟食而發憤宵假寐而興言羨歸鴻以矯首挹谷風而如蘭歲靡靡而薄暮心悠悠而增楚風霏霏而入室響泠泠而愁予既遨遊於川沚亦改駕乎山林伊我思之沈鬱愴感物而增深歎隨風而上逝涕承纓而下尋冀王事之暇豫庶歸寧之有時候涼風而驚策指孟冬而為期願靈暉之促景恒立表以望之

去故鄉賦

梁江淹文通

日色暮兮隱吳山之丘墟北風析與析同兮絳花落流水散兮翠藥草名躁愛桂枝而不見悵浮雲而離居迺凌大壑越滄淵汯汯積陵水橫斷山窮陰亙海平蕪帶天於是泣故關之已盡傷故國之無際出汀洲而解冠入滁浦而捐改也袂視蒹葭之蕭瑟知霜露之流滯對江皋而憂平海濱而傷歲撫尺書而無悅倚樽酒而不室宇而遠客遵蘆葦以為期情婀娜而未罷愁爛漫而方滋切趙瑟以橫涕吟燕笳而坐悲少歌曰芳洲之草行欲暮桂水之波不可渡絕世獨立兮報君子之一顧是時霜翦蕙兮風摧芷平原晚兮黃雲起寧歸骨於松柏不買名於城市若濟河無梁兮沈此心於千里重曰江南之杜蘅兮色以陳願使黃鵠兮報佳人橫羽觴而淹望撫玉琴兮何親瞻層山而蔽日流餘涕以沾巾恐高臺之易晏與螻蟻而為塵

廣文選卷第一

廣文選卷第二

遊覽

遊居賦　漢班彪叔皮

夫何事於冀州聊託公以遊居歷九土而觀風亦慙人之所虞遂發軫於京洛臨孟津而北厲想尚甫之威虞號蒼兕而明誓既中流而歎息美周武之知性謀人神以動作享烏魚之瑞命贍淇澳之園林善綠竹之猗猗望常山之峩峩登北嶽而高遊嘉孝武之乾乾親飾躬於伯姬建封禪於岱宗瘞玄玉於此丘徧五岳與四瀆觀滄海以周流鄙臣恨不及事陪後乘之下僚今匹馬之獨征豈斯樂之足娛且休精於敝邑聊卒歲以須臾

節遊賦　魏曹植子建

覽宮宇之顯麗實大人之攸居建三臺於前處飄飛陛以凌虛連雲閣以遠徑觀月榭於城隅亢高軒以迥眺緣雲霓而結疏仰西岳之松岑臨漳滏之清渠觀靡靡而無終何眇眇而難殊亮靈后之所處非吾人廬於是仲春之月百卉叢生萋萋藹藹翠葉朱莖竹林青葱珍果含榮凱風發而時鳥讙微波動而水蟲鳴感氣運之和潤樂時澤之有成遂乃浮素蓋御驊騮命友生攜同儔誦風人之所歎遂駕言而出遊步北園而馳騖庶翱翔以寫憂望洪池之滉瀁遂降集乎輕舟沉浮蟻於金罍行觴爵於好仇絲竹發而響厲悲風激於中流且容

以蔽觀聊永日而忘愁嗟羲和之奮策怨曜靈之無久□人生之不永若春日之微霜諒遺名之可紀信天命之無常愈志蕩以淫遊非經國之大綱罷曲宴而旋服遂言歸乎舊房

登臺賦　晉陸雲士龍

永寧中參大府之佐於鄴都以時事巡行鄴宮三臺登高有感因以言崇替遂作賦云

承后皇之嘉惠兮翼聖宰之威靈肅言而述業兮乃啓行乎北京巡華室以周流兮登崇臺而上征攀凌坻而遂躋兮迄雲閣而少寧爾乃佇眄瑤軒滿目綺寮中原方華綠葉振翹嘉生民之亹亹兮望天晷之苕苕歷玉階而容與兮憩蘭堂以逍遙蒙紫庭之芳塵兮駭洞房之迴飇頹響逝而絃物兮傾冠舉而凌霄曲房縈而窈眇兮長廊邈而蕭條於是迴路逶夷邃宇玄芒深堂百室曾臺千房闢南窻而蒙暑兮啓朔牖而履霜遊陽堂而冬溫兮步陰房而夏凉萬禽委蛇於潛室兮驚鳳矯翼而來翔紛譎譎於有象兮邈悠忽而無方于時南征司火朱明鬱遂縣聲平車式徐曜靈西墜暑乘陰而增炎兮景望淵而曖昧玩璣宇而情厭兮覽八方而思銳陋雨館之常規兮鄙鳴鶴之蔽芾仰凌眄於天庭兮俛旁觀乎萬類北溟浩以揚波兮青林煥其興蔚扶桑細於毫末兮崑崙卑乎覆簣於是忽焉俛仰而天地既翕

宇宙同區萬物為一原千變之常鈞兮齊億載於今日
彼座中之側陋兮非吾黨之一室未達觀於無形兮今
何求而有質於是聊樂近遊薄言儇佯朝登金虎夕步
文昌綺疏列於東序朱戶立乎西廂經𢇛䡝以披藻兮
掇埃壒而遺芳感舊物之咸存兮悲昔人之云亡憑虛
檻而遠想兮審歷命於斯堂於是精疲遊倦白日藏輝
鄗春登之有情兮惡荊臺之忘歸聊弭節而駕言兮悵
將逝而徘徊感崇替之靡常兮悟廢興而永懷隆期啓
而雲升逝運靡其如頹長發惟祥天鑒在晉肅有命而
龍飛兮躡重斯而肇建嘉有魏之欽若兮鑒靈符而告
禪清文昌之離宮兮虛紫微而爲獻委普天之光宅兮

質率土之黎彥欽哉皇之承天兮集北顧於乃眷誕洪
祚之遠期兮則斯年於有萬

宮殿

菟園賦　漢　枚乘　叔

脩竹檀欒夾池水旋菟園并馳道臨廣衍長坂故徑於崑
崙貇音懇觀相物芴焉子[illegible]似乎西山[illegible]隱郵焉隗
隗崔巍路崣移奉嶽紛礲徒𪉖嵯焉崱嶒激揚塵埃蛇龍
奏林薄竹遊風踊焉秋風揚焉滿庶庶焉紛紛紜紜騰踊
雲亂枝葉翬散摩來幡幡焉谿谷沙石涸波沸日湲浸疾
東流連焉𦉑𦉑陰發緒菲菲閶閶讙擾昆雞蝭蛙倉
庚密切鶬別鳥相離哀鳴其中若乃附巢寒鷲之傳於列

[illegible]單珍寶之寶舉國營之數年乃成設長夜之淫
行北里之新聲於是伍舉知夫陳蔡之將亡誅也
少作此賦以諷之
昔高陽之苗胤兮承聖祖之洪澤建列藩於南楚兮等
威靈於二伯超有商之大彭兮越隆周之兩虢達皇佐
之高勳兮馳仁聲之顯赫惠風春施神武電斷華夏肅
清五服攸亂曰[illegible]情於曠淡兮[illegible]回舊於門館設長夜
之歡飲兮展中情之[illegible]燕[illegible]淵之如珍兮盡生人之
秘玩爾乃[illegible]從肉林登糟丘蘭肴山竦椒
酒淵流激玄醴於清池兮靡微風而行舟登瑤臺以回
望兮冀彌日而消憂於是招宓妃命湘娥齊倡列鄭女

羅揚激楚之清宮兮展新聲而長歌繁手超於北里妙
舞麗於陽阿金石類聚絲竹群分被輕褂曳華文羅衣
飄飄組綺繽紛縱輕軀以迅赴若孤鵠之失群振華袂
以逶迤若遊龍之登雲於是歌嬉既洽長夜向半琴瑟
易調繁手改彈清聲發而響激微音逝而流散振弱支
而紆繞兮若綠繁之垂幹忽飄飄以輕逝兮似鸞飛於
天漢舞無常態鼓無定節尋聲響應修短靡跌長袖奮
而生風清氣激而繞結爾乃妍媚遞進巧弄相如俯仰
異容忽兮神化體迅輕鴻榮[illegible]如浮雲退如激
波雖復柳惠能不咨嗟於是天河既回淫樂未終清[illegible]
發徵激楚揚風於是音氣發於絲[illegible]

日應節而雙躍兮孤雌感聲而鳴雄美繁手之輕妙
嘉新聲之彌隆於是衆變已盡群樂既考歸乎生風
之廣夏兮脩黄軒之要道攜西子之弱腕兮援毛嬪之
素肘形便娟以嬋媛兮若流風之靡草美儀操之姣麗
兮忽遺生而忘老爾乃清夜晨妝收尊罷徹皷盤
悃焉若酲撫劍而歎慮理國之須才悟稼穡之艱難美
呂尚之佐周善管仲之輔桓將超世而作理焉沈湎於
此歡於是罷女樂墮瑶臺思夏禹之卑宫慕有虞之土
階舉英奇於仄陋拔髦秀於蓬萊君明哲以知人官隨
任而處能百揆時序庶績咸熙諸侯慕義不召同期繼
高陽之絶軌崇成莊之洪基雖齊桓之一匡豈足方於

大持爾乃育之以仁臨之以明致虔報於鬼神盡肅恭
乎上京馳淳化於黎元永歷世而太平

學梁王兔園賦　江淹

或重古輕今者僕曰何爲其然哉無知音則已矣聊
爲古賦以奮枚叔之製焉

碧山倚嶮崎兮象海水碣石朝日晨霞兮艳紅壁仰望
沉寥兮數千尺硿硬嵺嶮汩漏成岫谺呀而寮㝠嵺碻
礫確紫嶮丹駮吉黜綺繡若斷若續如此者百有十處
奔水激集瀑澒絜渠濡湟吐吸跳波走浪濺沫而相及
滿漾長鶩漱潰遂淫無藏時息焉青樹玉葉瀰望成林亦
有輪囷磥硊一枝百柯新其葉紆陰繚草丹御江離靈

酷郁交布原隰平於是金塘涸澒綠竹被坂繚繞青
琴近而復遠白砂如積雪者焉碧石如圓玦者焉水鳥
鴐鵝鷗鴡鴇鴈上飛衡陽下宿沅漢十十五五忽合而
復散乃有綺雲之館赬霞之臺其樂足以棄國釋位遺
死忘歸也若夫梁王畢倫學兼師術才參道真方
駕蓮軨于沼之濱乃射宿餌魴前繳鶬鶊青黎黄粱曜
鼈鼓美膳犓豬嫈窮嬉極娛雲翮兮烟翔超然左覽蒼
梧右睨鄧林崩石梧岸嶇峨藏陰逮至山頂丹壁肆平
靈木夾道神草列生俯瞰太一下視流星既投冠而棄
紱亦扤隗而盪靈於是大夫之徒稱詩而歸春陽始映
朱華未希卒逢邯鄲之女蕙色玉質命知其麗攢連映

日綺裳下見錦衣上出雖復守禮令人意失遂謳曰碧
玉作椀銀爲盤一刻一鏤化雙鸞乃報歌曰美人不見
紫錦衾黄泉應至何所禁妃因別曰見上客兮心歷亂
送短詩兮懷長歎中人望兮蠶既飢躞蹀暮兮思夜半

江山

首陽山賦　杜篤

嗟首陽之孤嶺形勢窟其盤曲面河源而抗巖隴追隈
而相屬長松落落卉木蒙蒙青羅落莫而上覆穴溜滴
瀝而下通高岫帶乎巖側洞房隱於雲中忽吾覩兮二
老時採薇以從容於是乎乃訊其所求問其所脩州域
何土親戚匹儔何務何樂而並兹遊矣二老乃答余曰

殷之遺民者也朕胤孤竹作瀋北湄少名叔齊長曰伯夷聞西伯昌之善政育年艾於黃耇遂相攜而隨之冀寄命乎餘壽而天命之不常伊事變而無方昌伏事而畢命于忽覩其不祥乃興師於牧野遂干戈以伐商乃棄之而來遊誓不步於其鄉余閉口而不食並卒命乎山傍

終南山賦　漢班固 孟堅

伊彼終南巋嶻嶙囷槩青宮觸紫宸嶔崟鬱律萃于霞芬瞈暖晻藹若鬼若神傍吐飛瀨上挺修林立泉落落溶陰沉沉榮期綺季此焉恬心三春之季孟夏之初天氣肅清周覽八隅皇鸞鸑鷟警乃前驅爾其珍怪碧玉挺其阿密房溜其巔翔鳳哀鳴集其上清水泌流注其前彭祖宅以蟬蛻安期饗以延年唯至德之爲美我皇應福以來臻埽神壇以告誠薦珍馨以祈仙嗟茲介福永終億年

溫泉賦　魏張衡 平子

余適驪山觀溫泉浴神井美洪澤之普施乃爲賦云

陽春之月百草萋萋余在遠行顧望有懷遂適驪山觀溫泉浴神井風中巒壯厥類而獨美思在化之所原覽中域之珍怪無斯水之神靈浴湯谷乎瀛洲濯日月乎中營陰高山之北延處幽并之閒濟於是殊方跂涉駿奔來臻士女曄其鱗萃紛雜遝其如綑亂曰天地之德莫若生兮帝育蒸人資厥成兮六氣淫錯有疾癘兮溫泉泊焉以流穢兮蠲除苛慝服中正兮熙哉帝載保性命兮

漢津賦　漢 蔡邕

夫何大川之浩浩兮洪流淼以玄清配名位乎天漢披厚土而載形發源自乎嶓冢引漾澧而東征納陽谷之所吐兮兼漢沔之殊名總畎澮之群液演西土之陰精遇萬山以左迴兮旋襄陽而南縈切大別之東山兮與江湘乎通靈嘉清源之體勢兮澹澶湲以安流鱗甲育其萬類兮蛟龍集以嬉遊明珠胎于靈蚌兮夜光潛乎玄洲雜神寶其充盈兮豈魚龜之足收於是遊目騁觀南援三州北集京都上控隴坻下接江湖導財運貨懋遷有無既乃風猋蕭瑟勃焉並興陽侯沛以奔騖洪濤湧而沸騰願乘流以上下窮滄浪乎三澨觀朝宗之形兆看洞庭之交會

靈河賦　魏應瑒 德璉

咨靈川之遐源兮于崑崙之神丘凌增城之陰隅兮賴后土之潛流衝積石之重險兮披山麓之溢浮蹶龍黃而南邁兮紆鴻體而因流涉津洛之坂泉兮播九道之中州分濱湧而騰鶩兮恒亹亹而徂征肇乘高而迅逝兮陽侯沛而震驚有漢中葉兮金隄隤而瓠子傾萬乘而親務兮董群后而來營下淇園之豐篠兮投璧玉

而沈星若夫長杉峻檟茂栝芬橿扶疎灌列暎水蔭防隆條動而暢清風白日顯而曜殊光

濛汜池賦　晉張載孟陽

麗華池之湛淡開重壤以停源激通渠於千金承瀍洛之長川挹洪流之汪濊包素瀨之寒泉既乃北通醴泉東入紫宮左面九市右帶閶闔風冏嘯建乎其表洋波迴乎其中幽瀆傍集潛流獨注仰承河漢吐納雲霧緣以采石殖以嘉樹水禽育而萬品珍魚産而無數蒼苔泥濫脩條無榦綠葉覆水玄蔭珍岸紅蓮煒而秀出繁葩施以煥爛遊龍躍翼而上征翔鳳因儀而下觀想白日之納光覩洪暉之皓旰於是天子乘玉輦時遨遊排金門出千秋造淥池臨清流騁華蓋以逍遙覽眾鈞之所收纖緒挂而鱣鮪來芳餌沉而鰋鯉浮豐彩踰於巨壑信可樂以忘憂

大河賦　成公綏

覽百川之弘壯兮莫尚美於黃河潛崑崙之峻極兮出積石之嵯峩登龍門而南遊兮拂華陰與曲阿淩砥柱而激湍兮踰汭洛而揚波體委蛇於后土兮配靈漢於穹蒼貫中夏之畿甸兮經朔狄之遐荒歷二周之北境兮流三晉之南鄉秦自西而啟壤兮齊據東而畫疆殷徙涉而永固衛遷濟而遂強趙決流而却魏嬴引溝而滅梁思先哲之攸歎何水德之難量

首陽山賦　阮籍

正元元年秋余尚為中郎在大將軍府獨往南牆下北首陽山賦曰

在茲年之末歲兮端旬首而重陰風飈回以曲至兮雨旋轉而纖襟蟋蟀鳴乎東房兮鶗鴂號乎西林時將暮而無儔兮慮悽愴而感心振沙衣而出門兮纓委絕而靡尋步徙倚以遙思兮喟歎息而微吟將脩飾而欲往兮眾齵齵而笑人靜寂寞而獨立兮亮孤植而靡因懷分索之情一兮穢群偽之射真信可實而弗離兮寧高舉而自儐聊仰首以廣頫兮瞻首陽之岡岑樹叢茂以傾倚兮紛蕭爽而揚音下崎嶇而無薄兮上洞徹而無依鳳翔過而不集兮鳴梟群而並棲颺遙逝而遠去兮二老窮而來歸寔囚軋而處斯兮焉暇預而敢誹嘉粟屏而不存兮故甘死而採薇彼背殷而從昌兮投危敗而弗遲此進而不合兮又何稱乎仁義肆壽夭而弗豫兮競毀譽以為度察前載之是云兮何美論之足慕苟道求之在細兮焉子誕而多辭且清虛以守神兮豈慷慨而言之

江上之山賦　江淹

潺湲澴濚兮楚水而吳江刻劃嶃崒兮雲山而碧峯挂青壁兮萬仞竪丹石兮百重嵯峨兮嵑嶪如斷兮如削崔巍兮尖出巖嶄兮空霧波潮兮吐納嶕峰兮積沓翩

[illegible]兮赤尾[illegible]兮昏而見紅草之交生眺碧樹之四合
存自然而千花樹無情而百色嗟大道之果茲毫豪忽
而不逼惟爐炭於斤景抱絲緒於一息每意遠而生短
[illegible]輪中而洛次信懸天兮窈昧豈荐命於才力既群龍
之咸[illegible]衆狀之所極俗逐事而變化心應物而迴旋
四[illegible]乘不悟亦繾綣而已遷伊人壽兮幾何譬流星
之殘天悵日暮兮吾有念臨江上之斷山雖不敏而無
棣[illegible]閶芬與玉堅亂曰折芙蓉兮蔽日與以塗夫憂
心不共愛此氣質何獨嗟乎景沉

物色

雲賦　趙荀况卿

有物於此居則周靜致下動則綦高以鉅圓者中規方
者中矩大參天地德厚堯禹精微乎毫毛而充盈乎大
宇忽兮其極之遠也攭兮其相逐而反也卬卬兮天下
之咸蹇也德厚而不捐五采備而成文往來惛憊通于
大神出入甚極莫知其門天下失之則滅得之則存弟
子不敏此之願陳君子設辭請測意之曰此夫大而不
塞者歟充盈大宇而不窕入郄穴而不偪者歟行遠疾
速而不可託訊者歟往來惛憊而不可為固塞者歟
而殺傷而不億忌者歟功被天下而不私置者歟託地
而游宇友風而子雨冬日作寒夏日作[illegible]
之[illegible]

旱雲賦　漢賈誼

惟昊天之大旱兮失精和之正理遙望白雲之蓬勃兮
滃滃澹澹而妄止運清濁之澒洞兮正重沓而並起嵬
隆崇以崔巍兮時彷彿而有似屈卷輪而中天兮象虎
驚與龍駭相搏據而俱興兮妄倚儷而時有遂積聚而
合沓兮相紛薄而慷慨若飛翔之從橫兮揚波怒而澎
濞正雲布而雷動兮相擊衝而破碎或窈冥而四塞兮
誠若雨而不墜陰陽分而不相得兮更惟貪婪而狼戾
終風解而霰散兮遂陵遲而堵潰或深潛而閉藏兮爭
離刺而並逝廓蕩蕩其若滌兮日炤炤而無穢隆盛暑
而無聊兮煎砂石而爛煟湯風至而含熱兮群生悶滿
而愁憤畎畝枯槁而失澤兮壤石相聚而為害農夫垂
拱而無聊兮釋其鉏耨而下涕憂疆畔之遇害兮痛皇
天之靡惠惜稚稼之旱夭兮離天災而不遂懷怨而不
能已兮竊託咎於在位獨不聞唐虞之積烈兮與三代
之風氣時俗殊而不還兮恐功久而壞敗何操行之不
得兮政治失中而違節陰氣辟而留滯兮厭暴戾而沈
沒嗟乎惜旱大劇何辜于天恩澤弗宣嗇夫寡德群生
不福來何暴也去何躁也孳孳望之其可悼也憭兮慄
兮以鬱怫兮念思白雲腸如結兮終怨不雨甚不仁兮
布而不下甚不信兮白雲何怨奈何人兮

月賦　漢公孫乘

月出皦兮君子之光鵾雞舞於蘭渚蟋蟀鳴於西堂君
有禮樂我有衣裳猗嗟明月當心而出隱員巖而似鉤
蔽脩堞而分鏡既少進以增輝遂臨庭而高映炎日匪
明皓璧非淨躔度運行陰陽以正文林辯囿小臣不佞

雲賦　漢楊乂

天地定位淳和肇分剛柔初降陰陽絪縕於是山澤通
氣華岱興雲則縹緲緜緜鬱若升烟蹇槃縈以詰屈兮
若虬龍之蟠蜿嶷岐岐以岳立兮狀有似乎列仙東西
絡繹南北迪裔隨風徘徊流行晻藹谿兮仰披香兮四
會凝寒永於朱夏飛素雪於玄冥洒膏液於天漢騰鴻
泉於泰清乾坤以之交泰品物以之流形江海以之深

滿川谷以之豐茂毛羽以之光澤草木以之葩榮萌芽
以之挺殖苗秀以之積成始於觸石而出膚寸而征終
於霑霈六合浸潤群生蕩滌陳穢合吐嘉祥施暢凱風
惠加春陽擬神化於后土與三靈兮齊光

喜霽賦　魏繆襲熙伯

嗟四時之平分兮何陰陽之不均當夏至之勾萌兮或
旱乾以歷旬既大麥之方登兮泊汪潦以成川恐下民
之昏墊兮弃嘉穀于中田悼彼昊天兮旁魄后土育我
黎苗兮降之伊祜既畢㬉于辰角兮申勸之以九隅何
災沴之無常兮曾粢盛之弗顧覽唐氏之洪流兮悵侘
傺以長懷日黃昏而不寐思達曙以獨哀白日將其皓
旭兮雲滃勃而交回雷隱隱而震其響兮雨霖霖而又
隤寮長霤之滂沒兮若龍門之未開賴我后之明聖兮
獨克躬而罪己發一言而感靈兮人靡食其何恃咨天
鑒之遄速兮猶影響之未彰屯玄雲以東徂兮扇凱風
以南翔穹蒼皎其呈色兮羲和粲以揚光農夫欣以歛
川田畯耕於封壃

愁霖賦　陸雲

永寧二年夏六月鄴都大霖旬有奇日稼穡沉湮生
民愁瘁時文雅之士煥然並作同僚見命乃作賦曰
在朱明之季月兮反極陽於重陰興介丘之膚寸兮隮
崇雲而洪沉谷風扇而攸遂兮苦雨播而成淫天決瀨

以懷慘兮民嚬蹙而愁霖於是天地發揮陰陽交烈萬
物混而同波兮玄黃浩其無質雷憑虛以振響兮電趨
歸而輝室靈鼎沸以騤奔兮潦風驅而競疾豈南山之
蒸滌兮將宣海之鬱清隱隱填填若降自天[illegible]
無崖兮平原蕩而爲淵遵渚回於凌河兮黍稷仆於中
田遺多稼於億庾兮虛夙敬於祈年外薄郊甸內荒都
城陰無晞景雷無輟聲纖波靡於前逵兮微律偪於峻
庭紛雲擾而霧塞兮漫天穨而地盈於是愁音比屋戚
發屢省陽堂之肆閉室無昆望晉同雲之豁似兮想白
日之寸晷感虛無而思深兮對寂寞而言靖毒甚雨之
未晞兮悲夏日之方永臨人依以頹息兮仰天衢而引

領愁情沉疾明發哀吟永言有懷感物傷心結南枝之鳴思兮詠莊舃之遺音羨弁彼之歸飛兮寄予思乎江陰渺天末以流目兮涕潺湲而沾襟何人生之倏忽漏存亡之無期方千歲於天壤兮吾固已陋夫靈龜朔百年之促節兮又莫登乎期頤哀戚容之易感兮悲歡顔之靡恒尚傷懷於衆苦兮豈愁霖之足悲雲霅霅而疊結兮雨淫淫而未散睎朱陽於崇朝兮悲此日之屢晏勁豐隆於岳陽兮勅赤松於神皋命雲師以藏用兮細夾龍於河漢照潒汜之清暉兮炳扶桑之始旦考幽明於人神兮妙萬物以達觀

雷賦　　晉夏侯湛孝若

惟朱明之季節兮若炎赫以盛興扶桑焯以揚燎兮雷火騁以南升大明黯其潛曜兮天地鬱以同蒸擊冊霆之砉駭兮奮迅雷之崇崇地壯音於天上兮激駭響於地中徒觀其霹靂之所穜擊火石之所燒鑠雲雨之所流沃流潦之所淹濯當衝則摧破遇披則纖溺山陵爲之崩盪群生爲之震辟是以大聖變於烈風小雅肅於天高嗟乾坤之神祇兮信靈化之誕昭故先王制刑擬雷霆於征伐恢文德以經化兮耀武義以崇烈苟不合於大象兮焉循道以成哲

風賦　　湛方生

有飆曰風出自幽冥蕭然而起寂爾而停雖宇宙之宏遠倏俄頃而屢經同神功於不疾等至道於無情朔馬感而增思風毋殞而復生起惨冬之潛蟄達青春之勾萌因嚴霜以厲威順和澤以開榮故君德喻其靡草風人假以爲名及其猛勢將奮屯雲結陰洪氣鬱沸殷雷發音勃然鼓作拂高凌深天無澄景嶺無停林六鶂爲之退飛萬竅爲之哀吟亦有飄冷之氣不疾不徐飈飈微扇豐豐清舒王喬以之控鵠列子以之乘虛若乃春惠始和重褐初釋遨步蘭皐遊聘平陌響詠空嶺朗吟竹栢穆開林以流惠踈神襟以清滌軒濠梁之逸興暢方外之冥適

觀象賦　　張鏡

惟秀峰以遐眺望靈象於九霄覩紫宮之環周嘉帝座之獨標瞻華蓋之蔭藹何虛中之迢迢爾乃縱目遠覽傍極四維北瞰辰極南覿太微左則天紀槍櫼攝提大角[illegible]咸防奢七公理獄右則少微軒轅尊卑有秩御宮典衣女史秉筆内宰執禮以伺邪天牢禁愆而察失遠尋終古悠然獨詠美景星之繼晝大唐堯之德盛嘉黃星之靡鋒明虞舜之不競歎熒惑之舍心高宋景之守正桀斬諫以星孛紂航荒而致彗恒星不見而周衰枉矢蛇行而秦滅諒人事之有由豈妖災之虛設誠庸主之難悟故明君之所察克無爲而觀象况德非乎明哲

赤虹賦　　江淹

東南嶠外爰有九石之山乃紅壓十里青葶百仞沓
滑臨水石險帶溪自非巫咸采藥群帝上下者皆斂
意焉於時息蓮茹舒春蓀未歇肅舲波渚緩拽汀潭
正逢巖崖相炤雨雲爛色俄而雄虹赫然暈光耀水
偃蹇山頂舃奕江湄僕追而察之實雨日陰陽之氣
信可觀也又憶昔登鑪峰上手接白雲今行九石下
親弄絳蜺二難再感而作賦曰

邐迤碕礒兮大極之遠山崿巉虎豹兮王虺騰軒孟夏
尚暖兮而芬華未殫張何意之容與兮異暫緩此愛年失
代上之與人歸山中之虛迹掇仙草於危峰鐫神冊於
崩石視鯨鯢之吐谷翔看黿梁之交積於是紫油上河絳
氣下漢白日無餘碧雲卷半殘雨蕭索光烟艷爛水學
金波石似瓊壇錯龜鼉之巉嵯繞蛟色之漫漫俄而赤
蜺電出蚴蟉神驟暖昏以變依俙不常非虛非實乍陰
乍光䞓赫山頂焰燎水陽雖圖緯之有載曠代識而未
逢既咨嗟而躑躅聊周流而從容想蚩尤之廣野意冊
山之奇峰稟傳說之一星乘夏后之兩龍彼靈物之詎
幾象火滅而出紅餘彤可覽殘色未去耀葳蕤而在草
映青葱而結樹昏青苔於丹渚暖朱草於石路霞晃朗
而下飛日通籠而上度俯形命之窘局哀時俗之不固
定赤舃之易遺乃鼎湖之可慕既以為朱鬐白毳之駕
方瞳一角之人帝臺北荒之際弇山西海之濱流沙之
野折木之津雲或怪緣烟或異鱗必雜蜺之氣陰陽之
神焉

廣文選卷第二

廣文選卷第三

鳥獸

王孫賦　　漢王延壽文考

原天地之造化實神偉而屈奇道玄微以密妙信無物而不爲有王孫之狡獸形陋觀而醜儀顔狀類乎老公軀體似乎小兒眼睚瞷以眈䀿視䁝䁝睫以䀹睦突高匡而曲頰䁥䂂瞑䁔歷而㬲離鼻鞋齁以䶎䶎耳聿役以嗃知口嗛呥以齡齵脣皺唱以䶢䶢齒崖崖以齴䶏䶀嚌唯染而䶓呪儲糧食於兩頰稍委輸於胃脾踐踆而獨跼聲歷歷而喔咿或嗝嗝而嗷嗷又嫡嫛其若嗁姿僭僬而抵䜐䮧肝閱以瑣䀛䀛瞯瞯而賧睗𧢼䁥䁥而踧蹙至於深山之茂林處嶄巖之嶔崎性標積以猨猿態峰出而橫施緣百仞之高木攀窈窕之長枝推中谿之峻崿臨不測之幽溪尋柯條以宛轉或捉腐而登危若將頹而復着紛縱縱以陸離或尾跳而電透不懸而跳踑上觸手而擎擭下倚足而登躍攀覽以狂趡發倏聯而奄赴跱遷落以蕭索乍睥睨以容與或蹻跌以跳迸又咨嗷而攢聚扶嶔崟以棟極躡危臬而騰舞忽踊逸而輕迅羌難得而覼縷同甘苦於人類好餔糟以歠醨乃置酒於其側競爭飲而蹋馳顛陋酗以迷醉矇眠睡而無知嬰罥羈以䋄縛遂纓絡而羈縻歸鏁繫於庭廄觀者吸呷而忘疲

蟬賦　　曹植

唯夫蟬之清素兮潛厥類乎太陰在炎陽之仲夏兮始遊豫乎芳林實澹泊而寡欲兮獨怡樂而長吟聲皦皦而彌厲兮似貞士之介心內含和而弗食兮與衆物而無求栖高枝而仰首兮漱朝露之清流隱柔桑之稠葉兮快啁號以遁暑苦黃雀之作害兮患螗蜋之勁斧飄高翔而遠託兮毒蜘蛛之罔罟欲降身而卑竄兮懼草蟲之襲予免衆難而弗獲兮遙遷集乎宮宇依名果之茂陰兮託修幹以靜處有翩翩之狡童兮步容與於園圃體離朱之聰視兮姿才捷於獼猿條罔葉而不挽兮樹無幹而不緣翳輕驅而奮進兮跪側足以自閑恐余身之驚駭兮精曾眺而目連持柔竿之冉冉兮運微黏而我纏欲翻飛而愈滯兮知性命之長捐亂曰詩歎鳴蜩聲嘒嘒兮盛陽則來太陰逝兮皎皎貞素侔夷節兮帝臣是戴尚其潔兮

走狗賦　　晉傅玄休奕

蓋輕迅者莫如鷹猛捷者莫如虎惟良犬之稟性兼二儁之勁武應天人之景曜順欽象之近處憑水木之和氣鍊金精以自輔統黔喙於秋方居太素之內寓諒韓盧其不抗豈晉獒之能禦既乃濟盧泉涉流沙踰三江跨大河希代來貢作珍皇家骨象多奇儀表可嘉足懸鉤爪口含素牙首類驤螭尾如騰蛇修頸闊腋廣前捎

兮頭促耳長叉緩口舒膊急筋豹耳龍形蹄如結鈴
兮魚體成勢似凌青雲目若泉中星轉視流光朱耀赤
精霞茄蕭而懵宋鵲兮越妙古而揚名於是尋漏跡躡
遺蹤形疾騰波勢如駭龍邈胡馬之輕機兮絕〈缺〉獸之
逸軌漂星流而景屬兮逾窈冥而騰起陵岡越壑橫山
超谷原無遁兎林無隱鹿顧正隈以嬉游兮步蘭皋而
騁足然後娛志苑囿逍遙中路屬精莢以待蹤逐東郭
之狡兎〈脱〉洋洋以衍衍逞妙觀於水路既迅捷其無前
又閑暇而有度樂極情遺逸足未殫抑武烈而就羅兮
順計麾而旨旋歸功美於執紲兮甚樂勢之不虞感恩
養而懷德兮願致用於後田聆輶車之鸞鑣兮逸獨矯

而盤桓

愍驥賦　應瑒

愍良驥之不遇兮何屯否之弘多抱天飛之神號兮悲
當世之莫知赴玄谷之漸塗兮陟高岡之峻崖懼僕夫
之嚴策兮載悚慄而奔馳懷殊姿而困遇兮願遠跡而
自舒思奮行而驤首兮叩纆絲之紛拏牽繁轡而增制
兮心愔結而槃紆涉通逵而方舉兮迫輿僕之我拘抱
精誠而不暢兮鬱神足而不攄思薛翁於西土兮望伯
氏於東隅願浮軒於千里兮曜華軛乎天衢瞻前軌而
促節兮顧後乘而踟躕展心力於知己兮甘邁遠而忘
劬哀二哲之殊世兮時不遘乎良造制銜轡於常御兮
安獲騁於遐道

鳩賦　阮籍二首

嘉平中得兩鳩子常食以黍稷後卒爲狗所殺故爲
作賦

伊嘉年之茂惠洪肇恍惚以發蒙有期緣之奇鳥以鳴
鳩之依同翔彫木以胎隅寄增巢於喬松喻翁雲霧以消
息遊朝陽以相從諭何時而育類嘉七子之脩容始戢
翼而樹羽遭金風之蕭瑟既顛覆而離披又振落而莫
弼陵桓山以徘徊臨舊鄉而思入揚哀鳴以相送悲一
往而不集終飄搖以流離傷弱子之悼栗何依恃以育
養賴兄弟之親戚背草萊以求仁託君子之靜室甘黍

稷之芳饎安戶牖之無疾潔文襟以交頸坑華麗之艷
溢端妍姿以鑒飾好威儀之如一聊俛仰以逍遙求愛
媚於今日何飛翔之羨慕顧投報而忘罪値狂犬之暴
怒加楚害於微軀欲殘沒以糜滅遂捐棄而淪失

獼猴賦

昔禹平水土而使益驅禽滌蕩川谷兮櫛梳山林是以
神姦形於九鼎而異物來臻故豐狐文豹釋其表閒尾
騶虞獻其珍夸父獨鹿被其豪青馬三騅棄其群此以
其壯而殘其生者也若夫熊狙之遊臨江兮見厥功以
乘危變負淵以肆志兮揚震聲而〈缺〉皮處閒曠而或昭
兮何幽隱之罔隨經長逼以潛身兮穴神丘之重深終

或餌以求食兮烏鑒之能禁誠有利而可欲兮雖希覯
而爲禽故近者不稱歲遠者不歷年大則有稱於萬年
細者則爲笑於目前夫獮猴直其微者也猶繫累於下
陳體多似而匪類形乖殊而不純外察慧而內無度兮
故人面而獸心性褊淺而干進兮似韓非之囚秦揚眉
額而驟呻兮似巧言而僞眞藩從後之繁衆兮猶伐樹
而喪鄰整衣冠而偉服兮懷項王之思歸躭嗜慾而眄
視兮有長卿之妍姿舉頭吻而作態兮動可增而自新
沐蘭湯而滋穢兮匪宋朝之媚人終蚩弄而處泄兮雖
近習而不親多才伎其何爲固受垢而貌侵姿便捷而
好伎兮超越騰躍乎岑嵒既[illegible] 東避兮遂中岡而
被[illegible]纓徽纆以拘制兮顧西山而長吟緣[illegible]桶以容與
兮志豈忘乎鄧林庶君子之嘉惠設奇視以盡心且須
臾以永日焉逸豫而自矜斯伏死於堂下長滅沒乎形
神

螢賦 晉傅咸長虞

余曾獨處夜不能寐顧見螢火遂有感於是執以自
炤而爲之賦其詞曰
潛空館之寂寂兮意遥遥而靡寧夜耿耿而不寐兮憂
悄悄而多傷哀斯火之烟滅兮近腐草而化生感詩人
之悠懷兮覽熠燿於前庭不以資質之鄙薄兮欲增煇
乎太清雖無補於日月兮期自照於陋形當朝陽而戢
景兮必宵昧而是征進不競於天光兮退在晦而能明
諒有似於賢臣兮於疎外而盡誠嘉物小而喻大兮固
作者之所旌假乃光而喻爾職兮庶有表乎忠貞

玄鳥賦 夏侯湛

覩羽族之群類美玄鳥之翔集順陰陽以出處隨寒暑
而遊整擢翮翮之麗容揮連翩之玄翟挺參差之蓋尾
發縹素之鮮色感至大火西昃商風吹衣遂匿形於深
穴斂六翮而不飛含靜泊以充肌喻至和之精粹澹恬
心以去欲故保生而不匱慮衆物之爲害獨棄林而憑
人不驚畏以自疏永歸馴而附親有含祥而呈祇故遺
卵而生殷惟帝皇之嘉美實高禖以衷神類鷙皇之知
德象君子之懷仁乃銜泥[illegible]居傳桶積一累而
不已終累泥而成屋袷[illegible]以自藉採懦毛以爲蓐吐
清惠之冷音永吟鳴而自足

螢火賦 晉潘岳安仁

羽太陰之玄昧抱夜光以清遊熲若飛電之宵逝彗似
移星之雲流動集陽暉灼如隋珠熠熠熒熒若丹英之
照葩飄飄熲熲若流金之在沙載飛載止光色孔嘉無
聲無臭明影暢遐歇朝露於曠野庇一葉之垂柯無干
欲於萬物豈顧惜於網羅至夫重陰之夕風雨[illegible]
物眩惑翩翩獨征奇姿燎朗在[illegible]猶[illegible]
時昏昧而道明若[illegible]香之在[illegible]

以飄颻非飲食之是營問螽斯之無忌希夷惠之清貞美微虫之琦瑋援形筆以為銘

寒蟬賦　陸雲

昔人稱雞有五德而作者賦焉至於寒蟬才齊其美獨未之思而莫斯述夫頭上有緌則其文也含氣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食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節則其信也加以冠冕取其容也君子則其操可以事君可以立身豈非至德之蟲哉余昔僑處切有感焉與賦云爾

伊寒蟬之感運近嘉時以遊征含二儀之和氣稟乾元之清靈體貞精之淑質吐呼嗟之哀聲希慶雲以優游遁太陰以自密於是翳岳幽峻長林參差爰蟬集止輕羽差池清激微激德音孔嘉承南風而軒景附高松之二華黍稷惟馨而匪享竦身晞陽乎靈和娛乎其音翩乎其翔容麗蜩螗聲美宮商飄如飛焱之遺驚風形如輕雲之麗太陽華靈鳳之羽儀睹皇都乎上京跨天路於萬里豈蒼蠅之尋常爾乃振修緌以表首舒輕翅以迅翰挹朝華之墜露含烟煴以夕食望北林以鶩飛集樛木而龍蟠彰淵信於嚴時稟清誠乎自然翩眇微妙綿蠻其形翔林附木一枝不盈豈黃鳥之敢希唯鴻毛其猶輕憑綠葉之餘光哀秋華之方零忠鳳居以翹竦仰竹立而哀鳴若夫歲聿云暮上天其涼感運悲聲貧士含傷或歌我行永久或詠之子無家原思歎於蓬室孤竹吟於首陽不銜草以穢身不勤身以營巢志高於鳴鳩節妙乎鶺鴒附枯枝以永處倚瓊林之迴脩惟兩雪之霏霏哀北風之飄颸既乃雕以金采圖我嘉容珍景曜爛暐曄華豐奇侔黼黻艷比袞龍清和明潔群動希蹤爾乃綴以玄冕增成首飾纓蕤翩紛九流容翼映華蟲於朱袞表馨香乎明德於是公侯常伯乃紆紫緌執龍淵俯鳴佩玉仰撫貂蟬於是庭之多士光帝皇之得人既騰儀像於雲闕望景曜乎通天邁休聲之五德豈鳴雞之獨珍聊振思於翰藻聞令問以長存於是貧居之士喟爾相與而俱歎曰寒蟬哀鳴其聲也悲四時云暮臨河徘徊感北門之憂殷歎卒歲之無衣望清泰之巍我思希光而無階簡嘉蹤於皇心冠神景乎紫微詠清風以慷慨發哀歌以慰懷

烏賦　成公綏

惟玄烏之令鳥兮性自然之有識應炎陽之純精兮體乾剛之至色望仁里之迴翔兮翩群鳴以拊翼差自託於君子兮心雖邇而不逼超彼高林集此叢薄棲息重陰列巢布榦繽紛雜沓迴皇摩亂來若雨集去如雲散哀鳴日夕鼓翼昧日嗚呦相和音聲可玩嗟斯烏之克孝兮心識養而知慕同蓼莪之報德兮懷凱風之至素雛既壯而能飛兮乃銜食而反哺遊朝霞而凌厲兮飄

輕翥於玄冥有崐山之奇類兮躰殊形於玉趾凌西極以翺翔兮爲王母之所使時應德來儀兮介帝王之繁祉入中州而武興兮集林木而軍起能休祥於有周兮矧貞明于吉士嘉玆烏之淑良兮永錄樂而靡已

野鵝賦　宋鮑照（明遠一作昭）

有獻野鵝於臨川王者聆其樊縶命爲之賦其辭曰

集陳之隼以自遠而稱神棲漢之雀乃出幽而見珍此瑋禽其何取亦廁景而承仁捨水澤之驩逸對鍾鼓之悲辛豈狗利而忘命將感愛而投身入長羅之逼脇帳高繳之樊縶辭朋而別偶超舊而風行跨日月以遙逝忽瞻國而望娠踐非迹於理塗昇弱羽於丹庭瞰東西之繡戶眺左右之金扃貌纖殺而含悴心翻越而懸驚若將墜而墮谷恍不知其所寧惟君囿之珍麗實知物之所殷翔海澤之輕鷗巢天宿之鳴鶴鶺程材於梟蓺暈鷹體之雕文既敷容以照景亦避溺而排雲雖居物以成偶終在我以非群望征雲而延悼顧委翼以自傷無青雀之銜命乏赤鴈之嘉祥空穢君之囿池徒懟君之稻粱顧引身而窮迹抱末志以幽藏於是流歲遂遠隣節兮崇雲纏海岱風排嶠潼飛雲馳霰飄沙舞蓬視清池之初涸望綠林之始空立旅涌之寒渚託隻影而爲雙宛枝喙而掩背悲結帳而淋胸處朝晝而離念假外見而遷排涉脩夜之長寂信卑息而知哀風悄拂幽過樹月蒼蒼而照渚水依岸而早結霜託草而先菲斂雙翮於水裔翹孤趾於林隈情無方而雨集事有臨而星乖在俄頃而猶悼矧窮生之所懷闔宿世之高眞澤無微而不均育草木而明義愛禽鳥而昭仁全殞卵而來鳳放乳麑而感麟雖陋生於萬物若沙漠之一塵苟全軀而畢命庶魂報以自申

翡翠賦　江淹

彼二鳥之奇麗生金洲與炎山映銅陵之素氣灌碧磴之紅泉石錦質而入海雲綺色而出天峰炎晶而蔽日樹靜瞑而臨泉霞輕重而成彩煙尺寸而作緒熱風翕而起濤丹氣赫而爲暑對溺流之蛟龍銜汶澤之霧雨耀綠葉於冬岫鏡朱華於寒渚歛[illegible]性及馴心寓積翼與青羽終絕命於虞人充南琛於[illegible]用備寶帳之光儀登美女之麗飾雜白玉以成文採[illegible]而爲色專妙綵於五都擅精華於八極傳[illegible]聯深瑩於百億嗟乎雖奮以稻粱攸憂[illegible]備斯愁既銜利之情近又遁害之無由今乃[illegible]火之絕垠出赤縣之紘州遠人迹而獨立擘天倪而爲儔覓同類於河鴈不俱怨於海鷗必性命兮有當孰能合兮可求

草木篇

忘憂館柳賦　枚乘

梁孝王遊於忘憂之館集諸遊士各使爲賦枚乘柳

賦路喬如鶴賦公孫詭文鹿賦鄒陽酒賦公孫乘月
賦羊勝屏風賦韓安國作几賦不成鄒陽代作鄒陽
安國罰酒三升賜枚乘路喬如絹人五疋

忘憂之館垂條之木枝逶遲而含紫葉萋萋而吐綠出
入風雲去來羽族既上下而好音亦黃衣而絳足蜩螗
厲響蜘蛛吐絲階草漠漠白日遲遲于嗟細柳流亂輕
絲君王淵穆其度御群英而翫之小臣瞽聵與此陳詞
于嗟樂兮於是鑄盈縹玉之酒爵獻金漿之醪庶羞千
族盈滿六庖弱絲清管與風霜而共彫鎗鍠啾唧蕭條
寂寥雋乂英髦列襟聯袍小臣莫効於鴻毛空銜鮮而
嗽醪雖復河清海竭終無增景於邊撩

楊柳賦　孔臧

嗟茲楊柳先生後傷蔚茂炎夏多陰可涼伐之原野樹
之中塘溉浸以時日引月長巨木洪枝條脩遠揚夭繞
連枝猗那其房或拳局以逮下土或擢迹而接穹蒼綠華
累疊鬱茂翳沈蒙籠交錯應風悲吟鳴鵠集聚百變其
音爾乃觀其四布運其所臨南垂大陽北被宏陰西奄
梓園東覆果林規方冒乎半頃清室莫與比深於是朋
友同好几筵列行論道飲燕流川浮觴殽核紛雜賦詩
斷章合陳厥志考以先王賞恭罰慢事有紀綱洗觶酌
樽兕觥並揚飲不至醉樂不及荒威儀抑抑動合典常
於是分別其樂難忘惟萬物之自然固神妙之不如意
此楊樹依我以生未能一紀我賴以寧暑不御翣淒而
涼清內蔭我宇外及有生物有可貴云何不銘乃作斯
賦以叙斯情

文木賦　漢中山王文

魯恭王得文木一枚伐以爲器意甚玩之中山王爲
賦恭王大悅顧盼而笑賜駿馬二匹

麗木離披生彼高崖拂天河而布葉橫日路而擢枝幼
雛羸鷇單雄寡雌紛紜翔集嘈嗷鳴啼載重雪而梢勁
風將等歲於二儀巧匠不識王子見知乃命班爾載斧
伐斯隱若天開豁如地裂花葉分披條枝摧折既剝既
刊見其文章或如龍盤虎距復似鸞集鳳翔青緺紫綬

環璧珪璋重山累嶂連波疊浪奔電屯雲薄霧濃雰麏
宗驥旅雞族雉群蠋繡鴦錦蓮藻芰文色比金而有裕
質參玉而無分裁爲用器曲直舒卷脩竹映池高松植
巘制爲樂器婉轉蟠紆鳳將九子龍導五駒制爲屏風
鬱拂穹窿制爲杖几極麗窮美制爲枕案文章璀璨彪
炳渙汗製爲盤盂采玩踟蹰猗歟君子其樂只且

柳賦　魏文帝　二首

昔建安五年上與袁紹戰於官渡時余始植斯柳自
彼迄今十有五載矣感物傷懷乃作斯賦

伊中國之偉木兮理姿妙其可珍稟靈祇之篤施兮與
造化乎相因四氣邁而代運兮去冬節而涉春彼庶卉

之未動兮因肇明而先辰感德遷而南移兮星鳥正而
司分應隆時而繁育兮揚翠葉之青純脩幹偃蹇以虹
指兮柔條阿那而孛紳上扶疏而施散兮下交錯而龍
鱗在余年之二七植斯柳乎中庭始圍寸而高尺今連
拱而九成嗟日月之逝邁忽亹亹以遙征昔周遊而處
此今倏忽而弗形感遺物而懷故俛惆悵以傷情於是
曜靈次乎鶉首兮景風扇而增暖豐弘陰而博覆兮躬
愷悌而弗倦四馬望而傾蓋兮行旅仰而迴睠秉至德
而不伐兮豈簡卑而擇賤含精靈而奇生兮保休體之
豐衍惟尺斷而能植兮信永貞而可羨

槐賦

文昌殿中槐樹盛暑之時余數遊其上下美而賦之
王粲直登賢門小閤外亦有槐樹乃就使賦焉
有大邦之美樹惟令質之可佳託靈根於豐壤被日月
之光華周長廊而開趾夾通門而駢羅承文昌之邃宇
望迎風之曲阿脩幹紛其漼錯綠葉萋而重陰上幽藹
而雲覆下茎立而擢心伊暮春之既替即首夏之初期
鴻鴈遊而送節凱風翔而迎時天清和而溫潤氣恬淡
以安治違隆暑而適體誰謂此之不怡

桃賦　傅玄

有東園之珍果兮承陰陽之靈和結柔根以列樹兮豔
長畝而駢羅夏日先熟初進廟堂辛氏踐秋厭味益長

亦有冬桃冷侔冰霜和神適意恣口所嘗華升御於內
庭兮飾佳人之令顏實充虛而療飢兮信功烈之難原
嘉枚牛於斯林兮悅萬國之乂安望海島而慷慨兮懷
度朔之靈山何茲樹之獨茂兮條枝紛而麗閑根龍虬
而雲結兮彌萬里而屈盤禦百鬼之妖慝兮列神荼以
司奸辟凶邪而濟正兮豈唯榮美之足言

安石榴賦　晉張協景陽

考草木於方志覽華實於園疇窮六產於苞貢差英奇
於若榴耀靈葩於三春綴霜滋於九秋爾乃飛龍啓節
揚飇扇埃含和澤以滋生鬱敷萌以挺栽傾柯遠擢沉
根下盤繁莖森峚豐幹林攢揮長枝以揚綠披翠葉以
吐丹流暉俯散迴葩仰照爛若百枝並燃赫如烽燧俱
燎曒如朝日晃若龍燭晞絳采於扶桑接朱光於若木
爾乃赬萼挺蔕金牙承鞋蔭佳人之玄髻發窈窕之素
姿遊女一顧傾城無鹽化為南威於是天漢西流辰角
南傾芳實磊落月滿虧盈爰採爰收乃剖乃折內憐幽
以含紫外滴瀝以霞赤柔膚水潔凝光玉瑩灌如冰碎
泫若珠迸含清冷之溫潤信和神以理性

浮萍賦　夏侯湛

步長渠以遊目兮覽隨波之微草紛漂潎以澄茂兮蘢
孤生於靈沼因纖根以自滋兮乃逸蕩乎波表散圓葉
以舒形兮發翠綠以含縹蔭脩魚之華鱗兮翳蘭池之

清潦既淡澹以順流兮又雍容以隨風有纚薄於崖側兮或回滯乎湍中紛上下其靡常兮漂往來其無窮仰熈陽曜俯憑綠水渟不安處行無定軌流息則寧濤擾則定浮輕善移勢危易竄似孤臣之介立隨排擠之所往內一志以奉朝兮外結心以絕黨淬出水而王枯兮士失據而身枉覩斯草而慷慨兮固知直道之難爽

瓜賦　陸機

佳哉瓜之爲德邈衆果而莫賢殷中和之淳祜播滋榮於甫田背芳春以初載迎朱夏而自延奮脩系之莫邁延秀瓞之綿綿逬廣武以長蔓粲煙接以雲連感嘉時而促節蒙惠雲而增鮮若乃紛敷雜錯鬱悅婆娑發彼

適此迭相經過熈朗日以熠燿扇和風其如波有葛蔂之覃及相椒聊之衆多發金榮於秀翹結玉實於柔柯蔽翠景以自育綴修莖而星羅夫其種族類數則有括蔞定桃黃甋白傳金文密䈴小青大班玄骭素椀貍首虎蹯東陵出於泰谷桂髓起於巫山五色比象殊形異端或濟貌以表內或惠心而醜顏或摅文而抱綠或披素而懷丹氣洪細而俱芬體修短而必圓芳郁烈其充堂味窮理而不餔德弘濟於飢渴道殷流乎貴賤若夫濯以寒水淬以夏凌越氣外斂溫液密凝體猶握虛嚮若剖冰

廣文選卷第三

廣文選卷第四

草木二

靈丘竹賦　江淹三首

登崎嶇之碧巘入朱宮之玲瓏臨曲江之迴潏望南山之葱青鬱朱華之石岸豔夏彩於沙汀遠亘紫林秘埜近匝玉苑禁坰於是綠筠繞岫翠篁緜嶺參差黛色陸離紺影上謐謐而留閒下微微而停靖蒙朱霞之丹氣曖白日之素景故非英非藥非香非馥而珍跨仙草實踰靈木夾池水而檟菜繞園塘而攡植既閒霜而無凋亦中暑而增靈冊冠名於華戎將擅奇於水陸況有朝雲之館行雨之宮憩崢嶸而綠色戶蜘蟵而臨空綺疏

蔽而停日朱簾開而留風被箘簬之窈蔚結篠簜之瀕濛或產鵷鶵之右或居寒露之東此皆金輿之所出入瑤輦之所周通

蓮花賦

余有蓮華一池愛之如金宇宙之麗難息絕氣聊書竹素儻不滅焉

檢水陸之具品閱山海之異名珍爾秀之不定乃天地之精英殖東國以流詠出西極而擅名方翠羽而結葉比碧石而爲蕋蘂金光而絕色藕冰折而玉清載紅蓮以吐秀披絳華以舒英故香氛感俗淑氣參靈躑躅人世茵葍祇寘青桂羞烈沉水慚馨於是生乎澤陂出乎

江陰見綵霞之夕照覩雕雲之晝臨既翕施於洲渚亦
映淺於川潯奪夜月及熒光掩朝日與絶火出金沙而
延曜波清波而罩拖冠百草而絶群出異類之衆夥故
仙聖傳圖英隱流記一爲道診二爲世瑞發青蓮於王
宮驗奇花於陸地若其江淡澤芬則照電爍日池光沼
綠則明壁洞室曜長洲而瓊文映青崖而火質或憑天
淵之清峭或殖疏圃之蒙密故河北櫂歌之妹江南採
菱之女春水廣兮楫潺湲秋風駛兮舟容與着縹芰兮
出波擘緗蓮兮映渚迎佳人兮北燕送上客兮南楚知
荷華之將晏惜玉手之空佇廼爲謠曰秋鴈度兮芳草
殘琴柱急兮江上寒願一見兮道我意千里遠兮長路

難若其華實各名根葉異辭既號芙渠亦曰澤芝麗詠
楚賦艷歌陳詩非獨瑞草是兼上藥味靈丹沙氣驗青
腰乃可棄劍海岫龍舉雲亭書臺殿兮霞蔚圖緋縞兮
炳爍永含靈於洲渚長不絶兮川壑

青苔賦

余鑿山楹爲室有苔焉意之所之故爲是作云

嗟青苔之依依兮無色類而可方必居閑而就寂以幽
意之深傷故其處石則松栝交陰泉雨長注絶磵俯視
崩壁仰顧悲凹嶮兮唯流水而馳騖遂能崎嶇上生斑
駮下布異人貴其貞精道士悅其迴趣咀松屑以高想
捧丹經而永慕若其在水則鏡帶湖沼錦帀池林春塘
秀色陽烏始陰青郊未謝兮白日照路貫千里兮□
深迴生水而擢蕩逐出波而沉淫假青條兮總翠借□
花兮舒金遊梁之客徒馬疲而不能去兎園之女雖蠶
飢而不自禁至於脩臺廣廡幽閤閑楹流黃以織琴瑟
且鳴戶牖秘兮不可見履袂動兮覺人聲廼蕪階翳地
繞壁點墻春禽悲兮蘭蕙萎秋虫吟兮蕙實黃晝遲遲
而不暮夜永永以空長零露下兮在梧楸有美一人兮
歎以傷若乃崩隍十仞毀冢萬年當其志力雄俊才圖
驕堅錦衣被地鞍馬耀天洪上相送江南採蓮妖童出
鄭美女生燕而頓死艷氣於一旦埋玉玦於窮泉寂兮
如何苔積網羅視青蘼之杳杳痛百代兮恨多故其所

詣必感所感必哀哀以情起感以怨來魂慮斷絶情念
徘徊者也彼木蘭與豫章既中繩而獲夭及薜荔與蘪
蕪又懷芬而見表至哉青苔之無用吾孰知其多少

枯樹賦

周庾信子山

殷仲文風流儒雅海内知名代異時移出爲東陽太守
常忽忽不樂顧庭槐而歎曰此樹婆娑生意盡矣至如
白鹿貞松青牛文梓根柢盤魄山崖表裏桂何事而銷
亡桐何爲而半死昔之三河徙殖九畹移根開花建始
之殿落實睢陽之園聲含嶰谷曲抱雲門將雛集鳳比
翼巢鴛臨風亭而唳鶴對月峽而吟猨乃有拳曲擁腫
盤坳反覆熊彪顧眄魚龍起伏節竪山連文橫水蹙匠

石鷩視公輸眩目離鏤始就剞劂仍加平鱗鏟甲落角
摧牙重重碎錦片片真花紛披草樹散亂烟霞若夫松
子古度平仲君遷森梢百頃槎枿千年秦則大夫受職
漢則將軍坐焉莫不苔埋菌壓鳥剝蟲穿或低垂於霜
露或撼頓於風烟東海有白木之廟西河有枯桑之社
北陸以楊葉爲關南陵以梅根作冶小山則叢桂留人
扶風則長松繫馬豈獨城臨細柳之上塞落桃林之下
若乃山河阻絶飄零離別拔本垂淚傷根流血火入空
心膏流斷節横洞口而敧卧頓山要而半折文斜者
百圍冰碎理正者千尋瓦裂戴癭銜瘤藏穿抱穴木魅
睒睗山精伏藏況復風雲不感羈旅無歸未能采葛
成食薇沉淪窮巷蕪沒荆扉既傷搖落彌嗟變衰淮南
子云木葉落長年悲斯之謂矣乃爲歌曰建章三月火
黄河千里槎若非金谷滿園樹即是河陽一縣花桓大
司馬聞而歎曰昔年移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悽愴江
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志上

微詠賦　楚宋玉

蔓馳年之騷思黮徂夜之悄憂念悅惘以淪忽心震憯
而勞流坐生悲其何念徒空詠以自憫于詠之爲情也
悵望兮若分江皐素岸翔傷兮濫行雲霏清颭浩宕弦
以廣度紛收息而淹儀既御聲以踞制又緊韻而發纚

[illegible]兮春采香秋色陰兮白露商謳鳥翔兮山光開
[illegible]流布兮林氣衰于時也深衷美緒孤響端音屬素
拊滿吐致施英嘈肆懷以瀉暢條轍意而相迎馮幽圖
以藉怨咀高華而寄聲體閒愔而都靡心遊任而姝明
濯陵奇而孱志舒容綺以昭情占風立候睨天發暉精
慮方蕩中置忘歸懺矣挫歎默矣折機鐘石運腕琴瑟
林帷重瀏愴以徐吟若變宮而下徵自廉麗以輕榮終
溫愛而調理厲貞旋以弘觀留雅恨以誰止爾來承芳
遺則度律聞韶回白雲以金讀庆秋月而王寡臨洪流
以浩汗履薄冰而心憔惻君子之叢秀鏡淑人之靈昭
日月會兮爭鶩蛆[illegible]見兮玄塗極華兮閑表穸壇兮横
蕪龍義驛兮終不昭松延陰兮意沈虛歎陽臺兮迅飛
路閟陰椰兮空長居去矣回復終宅余身四脩匪聊亂
而剽越空含嚼而動神亂曰[illegible]振玄和兮神宮
妙意賁山波兮盤兮積軒非[illegible]兮致命遂志心營中向
兮

士不遇賦　漢董仲舒

嗚乎嗟乎遐哉邈矣時來曷遲去之速矣屈意從人非
吾徒矣正身俟時將就木矣悠悠偕時豈能覺矣心之
憂歟不期祿矣皇皇匪寧祗增辱矣努力觸藩徒摧角
矣不出戶庭庶無過矣重曰生不丁三代之盛隆兮而
[illegible]之末俗以辯詐而期通兮貞士耿介而自束雖

日三省於吾身兮繇懷進退之惟谷彼寔繁之有徒兮
指其白而為黑目信嫮而視眇兮口信辨而言訥鬼神
不能正人事之變戾兮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違惑出
門則不可以偕往兮藏器又蚩其不容退洗心而內訟
兮亦未知其所從也觀上古之清濁兮廉士亦筦筦而
獨歸殷湯有卞隨與務光兮周武有伯夷與叔齊卞隨
務光遁跡於深淵兮伯夷叔齊登山而采薇使彼聖人
其繇周遑兮矧舉世而同迷若伍員與屈原兮固亦無
所復顧亦不能同彼數子兮將遠遊而終慕於吾儕之
云遠兮疑荒塗而難踐憚君子之于行兮誠三日而不
飾嗟天下之偕違兮悵無與之偕返孰若返身於素業

兮莫隨世而輪轉雖矯情而獲百利兮復不如正心而
歸一善紛既迫而後動兮豈云稟性之惟褊昭同人而
大有兮明謙光而務展遵幽昧於默足兮豈舒采而蘄
顯苟肝膽之可同兮奚鬚髮之足辨也

大人賦　漢司馬相如長卿

世有大人兮在乎中州宅彌萬里兮曾不足以少留悲
世俗之迫隘兮朅輕舉而遠遊乘絳幡之素蜺兮載雲
氣而上浮建格澤之脩竿兮總光燿之采旄垂旬始以
為幓兮曳彗星而為髾掉指橋以偃蹇兮又猗抳以招
搖攬欃槍以為旌兮靡屈虹而為綢紅杳眇以玄湣兮
猋風涌而雲浮駕應龍象輿之蠖略委麗兮驂赤螭青
虬之蚴蟉蜿蜒低卬夭蟜裾以驕驁兮詘折隆窮躩以
連卷沛艾赳螑仡以佁儗兮放散畔岸驤以孱顏跮踱
輵螛容以骫麗兮蜩蟉偃寋怵㚟以梁倚糾蓼叫奡踏
以艐路兮蔑蒙踊躍騰而狂趡莅颯卉歙猋至電過兮
煥然霧除霍然雲消邪絕少陽而登太陰兮與真人乎
相求互折窈窕以右轉兮橫厲飛泉以正東悉徵靈圉
而選之兮部署眾神於搖光使五帝先導兮反太乙而
從陵陽左玄冥而右黔雷兮前長離而後矞皇廝征伯
僑而役羨門兮詔岐伯使尚方祝融驚而蹕御兮清氣
氛而后行屯余車而萬乘兮綷雲蓋而樹華旗使句芒
其將行兮吾欲往乎南嬉歷唐堯於崇山兮過虞舜於

九疑紛湛湛其差錯兮雜遝膠葛以方馳騷擾衝蓯其
相紛拏兮滂濞泱軋麗以林離攢羅列聚叢以蘢茸兮
衍曼流爛痑以陸離徑入雷室之砰磷鬱律兮洞出鬼
谷之堀礨崴魁徧覽八紘而觀四海兮朅度九江越五
河經營炎火而浮弱水兮杭絕浮渚涉流沙奄息葱極
氾濫水嬉兮使靈媧鼓琴而舞馮夷時若薆薆將混濁
兮召屏翳誅風伯刑雨師西望崑崙之軋沕荒忽兮直
徑馳乎三危排閶闔而入帝宮兮載玉女而與之歸登
閬風而遙集兮亢烏騰而一止低徊陰山翔以紆曲兮
吾乃今日覩西王母暠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
三足烏為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

以喜回車揭來兮絶道不周會食幽都呼吸沆瀣兮餐
朝霞咀嚼芝英兮嘰瓊華僸祲尋而高縱兮紛鴻涌而
上厲貫列缺之倒景兮涉豐隆之滂濞騁遊道而修降兮
兮騖遺霧而遠逝迫區中隘陜兮舒節出乎北垠遺屯
騎於玄闕兮軼先驅於寒門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嵺廓
而無天視眩泯而亡見兮聽敞怳而亡聞乘虛亡而上
遐兮超無友而獨存

悲士不遇賦　漢司馬遷子長

悲夫士生之不辰愧顧影而獨存恒克己而復禮懼志
行而無聞諒才韙而世戾將逮死而長勤雖有形而不
彰徒有能而不陳何窮達之易惑信美惡之難分時悠
悠而蕩蕩將遂屈而不伸使公於公者彼我同兮私於
私者自相悲兮天道微哉吁嗟闊兮人理顯然相傾奪
兮好生惡死才之鄙也好貴夷賤哲之亂也炤炤洞達
胸中割也昏昏罔覺內生毒也我之心矣哲已能忖我
之言矣哲已能選沒世無聞古人惟恥朝聞夕死孰云
其否逆順還周乍沒乍起無造福先無觸禍始委之自
然終歸一矣

逐貧賦　揚雄

揚子遁世離俗獨處左鄰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
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群聚惆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
六極投棄遐荒好爲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

砂居非近鄰接屋連家恩輕毛羽義薄輕羅進不由德
退不受呵久爲滯客其意謂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完人
皆稻粱我獨藜飧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燕爲樂
不槃徒行負賃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
耔霑體露肌朋友道絶進官凌遲厥咎安在職汝之爲
舍汝遠竄昆侖之顛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
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高岡舍爾入海汎彼柏舟爾復
我隨載沉載浮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他人從我何
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嗤
心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宣其明德克佐帝堯誓
爲典則土階茅茨匪彫匪飾爰及世季縱其昏惑饕餮
之群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驕瑤臺瓊榭室屋崇
高流酒爲池積肉爲崤是用鵠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
謂予無諐處君之家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
寒能暑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仙桀跖不顧貪類
不干人皆重蔽予獨露居人皆怵惕予獨無虞言辭既
磬色厲目張攝齊而興降階下堂誓將去汝適彼首陽
孤竹二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辭謝不直請不貳過聞
義則服長與汝居終無厭極貧遂不去與我遊息

慰志賦　漢崔篆

嘉昔人之遘辰兮美伊傅之遌時應規矩之淑質兮過
班倕而裁之協準矱之貞度兮同斷金之玄策何天衢

於盛世兮超千載而垂績豈脩德之極致兮將天祚之攸適愍余生之不造兮丁漢氏之中微氛霓鬱以橫厲兮羲和忽以潛暉六柄制于家門兮王綱摧以陵遲黎共奮以跋扈兮羿浞狂以恣睢睹慢藏而乘釁兮竊神器之萬機思輔弼以媮存兮亦號咷以詶咨嗟三事之我負兮乃迫余以天威豈無熊僚之微介兮悼我生之殲夷庶明哲之末風兮懼大雅之所譏遂翕異以委命兮受符守乎艮維恨遭閉而不隱兮違石門之高縱揚蛾眉於復關兮犯孔戒之冶容懿氓蚩之悟悔兮慕白駒之所從乃稱疾而屢復兮歷三祀而見許悠輕舉以遠遁兮託峘峞以幽處竫潛思於至賾兮騁六經之奧

府皇再命而紹卹兮乃眷乎建武運欃槍以雷埽兮清六合之土宇聖德滂以橫被兮黎庶愷以鼓舞闢四門以博兮彼幽牧之我舉分畫定而計決兮豈云賁乎彼鄙耇遂懸車以縶馬兮絕時俗之進取歎暮春之成服兮闔衡門以埽軌聊優游以永日兮守性命以盡齒貴啟體之歸全兮庶不忝乎先子

顯志賦　　漢馮衍敬通

開歲發春兮百卉含英甲子之朝兮汨吾西征發軔新豐兮裴回鎬京陵飛廉而太息兮登平陽而懷傷悲時俗之險阨兮哀好惡之無常棄衡石而意量兮隨風波而飛揚紛綸流於權利兮親靁同而妬異獨耿介而慕古兮豈時人之所　沮先聖之成論兮邈名賢之高風忽道德之珍麗兮務富貴之樂耽遵大路而裴回兮履孔德之窈冥固衆夫之所眩兮孰能觀於無形行勁直以離尤兮羌前人之所有內自省而不慚兮遂定志而弗改欣吾黨之唐虞兮愍吾生之愁勤聊發憤而揚情兮將以蕩夫憂心往者不可攀援兮來者不可與期病沒世之不稱兮願橫逝而無由陟雍畤而消搖兮超略陽而不反念人生之不再兮悲六親之日遠陟九嵕而臨嶻嶭兮聽涇渭之波聲顧鴻門而歔欷兮哀吾孫之早零何天命之不純兮信吾罪之所生傷誠善之無辜兮齎此恨而入冥嗟我思之不遠兮豈敗事之可悔雖

九死而不眠兮恐余殃之有再淚洮瀾而雨集兮氣滂浡而雲披心怫鬱而紆結兮意沈抑而內悲瞰太行之嵯峨兮觀壺口之崢嶸悼丘墓之蕪穢兮恨昭穆之不榮歲忽忽而日邁兮壽冉冉其不與恥功業之無成兮赴原野而窮處昔伊尹之干湯兮七十說而乃信皐陶釣於雷澤兮賴虞舜而後親無二士之遭遇兮抱忠貞而莫達率妻子而耕耘兮委厥美而不伐韓盧抑而不縱兮騏驥絆而不試獨慷慨而遠覽兮非庸庸之所識卑衛賜之阜貨兮高顏回之所慕重祖考之洪烈兮故收功於此路循四時之代謝兮分五土之刑德相林麓之所產兮嘗水泉之所殖修神農之本業兮採軒轅之

産策追周彔之遺教兮軼范蠡之絶迹陟龍山以踰望
兮聊然覽於八荒風波飄其並興兮情惘悵而增傷覽
河華之決灕兮望秦晋之故國憤馮亭之不遂兮愠去
疾之遺惑流山岳而周覽兮循碣石與洞庭浮江河而
入海兮泝淮濟而上征瞻燕齊之舊居兮歷宋楚之名
都哀群后之不祀兮痛列國之爲墟馳中夏而升降兮
路紆軫而多艱講聖哲之通論兮心怊憶而紛紜惟天
路之同軌兮或帝王之異政堯舜熙其蕩蕩兮禹承平
而革命并日夜而幽思兮終泳慓而洞疑高陽邈其超
遠兮世孰可與論茲訊夏啓於甘澤兮傷帝典之始傾
頌成康之載德兮詠南風之歌聲思唐虞之晏晏兮揖

稷契與爲[illegible]紛其條暢兮至湯武而勃興昔三后
之純粹兮每季世而窮禍邪夏桀於南巢兮哭殷紂於
牧野詔伊尹於亳郊兮享呂望於酆州功與日月齊光
兮名與三王爭流揚朱號乎衢路兮畢子泣乎白絲知
漸染之易性兮怨造作之弗思美關雎之識微兮愍王
道之將崩援周唐之盛德兮措恒文之譎功忿戰國之
遘禍兮憎權臣之擅疆黜楚子於南郢兮執趙武於溴
梁善忠信之救時兮惡詐謀之妄作聘申叔於陳蔡兮
禽荀息於虞虢誅犁鉏之介聖兮討臧倉之愬知嫫子
反於彭城兮爵管仲於夷儀疾兵革之寖滋兮苦攻伐
之萌生沉孫武於五湖兮斬白起於長平惡叢巧之亂

[illegible]縱橫之敗俗流蘇秦於洹水兮幽張儀於鬼谷
[illegible]之陵遲兮烈刑罰之峭峻燔商鞅之法術兮燒
[illegible]非之說論詭始皇之跋扈兮投李斯於四裔滅先王
之法則兮禍寖淫而弘大援前聖以制中兮矯二王之
驕奢饁女齊於絳臺兮饗椒舉於章華揚道德之光耀
兮匡衰世之耿風褒宋襄於泓谷兮表季札於延陵摭
仁智之英華兮激亂國之末流觀鄭僑於溱洧兮訪晏
嬰於營丘日曈曈其將暮兮獨於邑而煩惑夫何九州
之博大兮迷不知路之南北馳素蚪而馳騁兮乘翠雲
而相佯就伯夷而折中兮得務光而愈明欵子高於中
野兮遇伯成而定慮欽真人之美德兮淹躊躇而弗去

意斟湛而不澹兮俟回風而容與求善益之所存兮遇
許由於負黍軔吾車於箕陽兮秣吾馬於潁嵎聞至言
而曉領兮還吾反乎故宇覽天地之幽奧兮統萬物之
維綱究陰陽之變化兮昭五德之精光躍青龍於滄海
兮豢白虎於金山鑿巖石而爲室兮託高陽以養神
雀翔於鴻崖兮玄武潛於嬰冥伏朱樓而四望兮採三
秀之華英纂前修之夸節兮曜往昔之光勳披綺季之
麗服兮揚屈原之靈芬高吾冠之岌岌兮長吾佩之洋
洋飲六醴之清液兮食五芝之茂英擬六根而爲籬兮
築蕙若而爲室播蘭芷於中庭兮列杜衡於外術攢射
干雜蘼蕪兮構木蘭與新夷光扈扈而煬燿兮紛郁郁

而暢美華兮曄其發越兮時恍惚而莫貫非惜身之埴軻兮怜衆美之憔悴游精神於大宅兮抗玄妙之常操處清靜以養志兮實吾心之所樂山峨峨而造天兮林冥冥而暢茂鸞回翔索其群兮鹿哀鳴而求其友誦古今以散思兮覽聖賢以自鎮嘉孔丘之知命兮大老聃之貴玄德與道其孰寶兮名與身其孰親彼山谷而閒處兮守寂寞而存神夫莊周之釣魚兮辭卿相之顯位於子陵之灌園兮似至人之髣髴蓋隱約而得道兮羌窮悟而入術離塵垢之窈冥兮配喬松之妙節惟吾志之所庶兮固與俗其不同既淑儻而高引兮願觀其從容

思游賦　潘岳

有軒轅之遐胄兮氏仲壬之洪裔敷華穎於末葉兮播靈根於上世準乾坤以斡度兮儀陰陽以定制匪時運其焉行兮乘大虛而遙曳戴朗月之高冠兮綴太白之明璜製文霓以為衣兮襲采雲以為裳要華電之煜爚兮珮玉衡之琳琅明景日以鑒形兮信煥曜而重光至美詭好於凡觀兮脩稀合而靡呈燕石緹襲以華國兮和璞遙棄於南荊夏像韜塵於市北兮瓶罍抗方於兩楹鸞皇耿介而偏棲兮蘭桂背時而獨榮閔寒暑以練真兮豈改容而爽情感昆吾之易越兮懷朏光之速暮羡一稔而三春兮尚含英以容豫悼曜靈之靡暇兮限天晷之有度聆鳴蜩之號節兮恐隕葉于凝露希前軌而增騖兮眷後塵而旋顧往者倏忽而不逮兮來者冥昧而未著二儀泊焉其無央兮四節環轉而靡窮星鳥逝而時反兮夕景潛而旦融旻三后之在天兮嘆聖哲之永終諒道脩而命微兮孰舍盈而戢冲掇隋珠與蕙若兮時莫悅而未遑彼未遑其何恤兮懼獨美之有傷蹇委缺而投與兮展芬藻之不彰芳處幽而彌馨兮寶在夜而愈光遍區內之迫脅兮思攜與乎八荒望雲階之崇壯兮願輕舉而高翔逍遙儀以間宇兮辨吉縣於姬文將遠遊於太初兮覽形魄之未分四靈儀而為衛兮六氣紛以成群驂白獸於商風兮御蒼龍於景雲簡厮

徒於靈圃兮從馮夷而問津召陵陽於游谿兮旌王子於柏人前祝融以掌燧兮殿玄冥以掩塵形影影而遂遐兮氣亹亹而愈新挹玉膏於萊嵎兮掇芝英於瀛濱揖太昊以假韶兮聽賦政於三春洪範翕而復張兮百卉隨而繁殖嗟王女之紛彩兮執懿筐於扶木覽玄象之幾幾兮仍騰躍乎陽谷吸朝霞以療饑兮降廩泉而濯足將從轡以逍遙兮恨東極之路促詔纖阿而右迴兮覿朱明之赫戲位群神於夏庭兮廻蒼梧而結知纔集明以承旂兮馭天馬而高馳諏羲和於丹丘兮誚倒景之亂儀尋凱風而南暨兮謝太陽於炎離歲淳暑之陶鬱兮余安能乎留斯聞碧雞之長晨兮吾將往乎西

游奥浮螭於弱水兮泊舳艫兮中流咨精粹之攸存兮
誠沈羽以汝舟軼望舒以陵厲兮羌神漂而氣浮訊碩
老於金石兮采舊聞於前修譏淪陰於危山兮問王母
於椒丘覿玄鳥之參趾兮會根一之神籌擾毚兔於月
窟兮詰姮娥於蓐收爰攬轡而旋驅兮訪北叟之倚伏
乘增冰而遂濟兮凌固陰之所滀探靈蚳於幽穴兮瞰
閎藏之潛育哂倏忽之蹤狂兮喪中黃於耳目佪燭龍
而游衍兮窮大明於北陸攀招搖而上躋兮忽蹈廓而
凌虛登閶闔而遣眷兮頫玄黃於地輿召黔雷以先導
兮覲天帝於清都觀淠儀以寓目兮揆造化之大鑪爰
辨惑於上皇兮稽吉凶之元符唐則天而民咨兮癸亂

常而感慮孔墉溺於西狩兮臧考祥於夔咼跖肆暴而
保乂兮顏嶺仁而夙徂何否泰之靡所兮眩榮辱之不
圖運可期兮不可思道可知兮不可為求之者勞兮欲
之者惑信天任命兮理乃自得且夫四位為乾坤為
均[illegible]而[illegible]物結而為人陽降陰升一替一興流而為川
滯而為[illegible]嶠不[illegible]徵其否兮有豫其泰兮有
數成形兮[illegible]豫兮已固承明訓以發蒙兮察性命
之靡求將[illegible]而[illegible]兮奚颾颾而遐游斐陳辭以告
退兮七情[illegible]而求歡惟升降之不仍兮詠別易而會難
願大饗以致好兮假息鴽於一飧會司儀於有始兮延
嘉賓於九乾陳鈞天之廣樂兮展萬舞之至歡枉天鑠

其在手兮狼弧羿其斯弓睨攙天於帝側兮殪熊羆於
藝軒兩乃清道夙蹕載輪脩祖班命受號轄輈整旅兆
司彎以肩路兮萬靈森而陳庭豐隆軒其警衆兮鉤陳
帥以扈兵堪輿竦而進時兮文昌肅以司行抗蚩尤之
脩旃兮建雄虹之采旄乘雲車靁鞭之扶輿委移兮駕
應龍青虬之容裔陸離俯遊光逸景倏爍徽霍兮仰流
旌垂旄炎攸纖纚前湛湛而擁進兮後傑傑而方馳且
啓行於重陽兮奄抗駕乎少儀跨列缺兮闚乾坤揮玉
關兮出天門涉漢津兮望崑崙經赤霄兮臨玄根觀品
物兮終復魂形已消兮氣猶存眺懸舟之離離兮懷舊
都之藹藹仍鷲棻而督引兮將遄降而速邁華雲依霏

而翼衛兮日月炫晃而映蓋蹈烟熅兮辭天衢心闇翳
兮識故君睠遂道兮情欣欣奄忽歸兮反常閭脩中和
兮崇彝倫大道繇兮味琴書樂自然兮識窮達澹無思
兮心恒娛

文選卷第四

廣文選卷第五

志下

逸民賦　　陸雲

富與貴人之所欲也而古之逸民或輕天下細萬物而欲專一丘之歡擅一壑之美豈不以身聖當作重於宇宙而恬貴於紛華者哉故天地不易其樂萬物不干其心然後可以妙有生之極享無疆之休也乃爲賦云

世有逸民兮栖遲乎於一丘委天形之外心兮淡浩然其何求陋此世之險隘兮又安足以盤遊杖短策而遂往兮乃枕石而漱流載營抱魄懷元執一傲物思寧妙世自逸靜分響於永言滅絕景於無質相荒土而卜居度山阿而考室爾同居丘翳恭穹谷重深叢木振頹葛藟垂陰游魚泳沚嬰鳥來吟仍疏圃於芝薄兮即蘭堂於芳林靡炎颯以赴節兮揮天籟而興音假樂器於神造兮詠幽人於鳴琴挹同源於別沼兮飡秋菊於高岑蒙玉泉以濯髮兮臨深谷以投響寂然尸居儼焉山立遵渚龍見在林鳳戢遁綿野以宅心望空巖而凱入明發悟歌有懷在昔賓濮水之清淵兮儀礄溪之一壑弄萬物之諠譁兮聊漁釣於此澤爾乃薄言谷與式宴盤桓朝挹芳露夕玩幽蘭耿區外而放志兮眷天路而怡顏望靈嶽之清景兮想佳人於雲端悲滄浪之濁波兮詠芳池之清瀾鄙終南之辱節兮韙伯陽之考槃聆清霄以寄傲兮泝凌風而頹歎玄微載晏何思何欲漂若行雲之浮泊若窮林之木咨有得之必喪兮蓋怙寵之名一作辱彼貪夫之死權兮固遺生以要祿竦戰兢而履冰兮祇肅懷以臨谷亮據鼎之無慄兮在顛沛之必渥是故夫形瑰者徵咎體壯者爲犧雖明文而龍藻兮終俛首而受羈立脩名於禍始兮蕞全生於戾階資朝華之促節兮抱千載之長懷擠考終於遠期兮顛靈根而自摧殉有喪之假樂兮彼無身其孰哀美達人之玄覽兮邈藏器於無爲物自違道無不可焉殊有同齊物無寡並家於國等朝於野恭在此而貫身兮神居形而忘我欽妙古之達言兮信蒙莊而悅賈增一作借既明於天爵兮何繫於人禍陋國風之皇恤同明哲於大雅亂曰乘白駒兮皎皎遊穹谷兮謁謁尋峻路兮崢嶸臨芳水兮悠裔槃丘園兮暇豫翳翠葉兮重蓋瞻洪厓兮清輝紛容與兮雲際欲凌霄兮從之恨穹天兮未泰詠歡友兮清唱和爾音兮此世

感士不遇賦并序　　晉陶潛淵明

昔董仲舒作士不遇賦司馬子長又爲之余嘗以三餘之日講習之暇讀其文慨然惆悵夫履信思順生人之善行抱朴守靜君子之篤素自真風告逝大僞斯興閭閻懈廉退之節市朝驅易進之心懷正志道

之士或潛玉於當年潔己清操之人或沒世以徒
故夷皓有安歸之歎三閭發已矣之哀悲夫寓形百
年而瞬息已盡立行之難而一城莫賞此古人所以
染翰慷慨屢伸而不能已者也夫導達意氣其惟文
乎撫卷躊躇遂感而賦之
咨大塊之受氣何斯人之獨靈稟神智以藏照秉三五
而垂名或擊壤以自歡或大濟於蒼生靡潛躍之非分
常傲然以稱情世流浪而遂徂物羣分以相形密網裁
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彼達人之善覺乃逃祿而歸耕
山嶷嶷而懷影川汪汪而藏聲望軒唐而永歎甘貧賤
以辭榮淳源汨以長分美惡作以異途原百行之攸貴

莫為善之可娛奉上天之成命師聖人之遺書發忠孝
於君親生信義於鄉閭推誠心而獲顯不矯然而祈譽
嗟乎雷同毀異物惡其上妙筭者謂迷直道者云妄坦
至公而無猜卒蒙耻以受謗雖懷瓊而握蘭徒芳潔而
誰亮哀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獨祇脩以
自勤豈三省之或廢庶進德以及時時既至而不惠無
爰生之晤言念張季之終蔽愍馮叟於郎署賴魏守以
納計雖僅然於必知亦苦心而曠歲審夫市之無虎眩
三夫之獻說悼賈傅之秀朗紆遠轡於促界悲董相之
淵致屢乘危而幸濟感哲人之無偶淚淋浪以洒袂承
前王之清誨曰天道之無親澄得一以作鑒恒輔善而
佑仁夷投老以長饑回早夭而又貧傷請車以備槨悲
茹薇而殞身雖好學與行義何死生之苦辛疑報德之
若茲懼斯言之虛陳何曠世之無才罕無路之不澁伊
古人之慷慨病奇名之不立廣結髮以從政不愧賞於
萬邑屈雄志於戚豎竟尺土之莫及留誠信於身後慟
衆人之悲泣商畫規以拯弊言始順而患入奚良辰之
易傾胡害勝其乃急蒼旻遐緬人事無已有感有昧疇
測其理寧固窮以濟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軒冕之非榮
豈縕袍之為耻誠謬會以取拙且欣然而歸止擁孤襟
以畢歲謝良價於朝市

山居賦（此篇攷之宋書多缺文）　宋謝靈運

古巢居穴處曰巖棲棟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
園在郊郭曰城傍四者不同可以理推言心也黃屋
實不殊於汾陽即事也山居良有異乎市廛抱疾就
閑順從性情敢率所樂而以作賦楊子雲云詩人之
賦麗以則文體宜兼以成其美今所賦既非京都宮
觀遊獵聲色之盛而叙山野草木水石穀稼之事才
乏昔人心放俗外詠於文則可勉而就之求麗邈以
遠矣覽者廢張左之艷辭尋臺皓之深意去飾取素
儻值其心耳意實言表而書不盡遺迹索意託之有
賞其辭曰
謝子卧疾山頂覽古人遺書與其意合悠然[illegible]

[illegible]重故牲為輕理宜存故事斯忘古今不能華質文
咸其常合宮非縉雲之鄙衢室豈放勛之堂邁深心於
鼎湖送高情於汾陽嗟文成之却粒願追松以遠遊嘉
陶朱之鼓棹廼語種以免憂判身名之有辨權榮素其
無留孰知牽犬之路既寡聽鶴之塗何由哉若夫巢穴
以風露貽患則大壯以棟宇袪弊宮室以瑤璇致美則
白賁以丘園殊世惟上（缺）於巖壑幸兼善而罔滯雖非
市朝而寒暑均也雖是築構而飭朴兩逝昔仲長願言
流水高山應璩作書邙阜洛川勢有偏側地闕周員銅
陵之與卓氏克鈲（裁木為器曰鈲）梘（裂帛為衣曰梘）之端金谷之麗石
子致音徽之觀徒形域之薈蔚惜事異於栖盤至若鳳
叢二臺雲夢青丘漳渠淇園橘林長洲雖千乘之珍苑
孰嘉遯之所遊且山川之未備亦何議於兼求覽明達
之撫運乘機緘而理默指歲暮而歸休詠宏徽於刋勒
狹三閭之喪江矜望諸之去國選自然之神麗盡高棲
之意得仰前哲之遺訓俯性情之所便奉微軀以宴息
保自事以乘閒愧班生之夙悟慙尚子之晚研年與疾
而偕來志乘拙而俱旋謝平生於知遊捷清曠於山川
其居也左湖右江往渚還汀面山背阜東阻西傾抱含
吸吐款跨紆縈緜聯邪亘側直齊平近東則上田下湖
西谿南谷石埭石滂閔硎黃竹決飛泉於百仞森高薄
於千麓寫長源於遠江泒深毖於近瀆近南則會以雙

流縈以三洲表裏回游離合山川崿崩飛於東峭槃傍
薄於西阡排青林而激波揮白沙而生漣近西則楊賓
（二江名）接峯唐皇（山名）連縱（斜也）室壁（石室之壁）帶谿曾孤（二山名）臨
江竹緑浦以被緑石照澗而映紅月隱山而成陰木鳴
柯以起風近北則二巫結湖兩智通沼橫石判壼休周
（二山名）分表引修隄之逶迤吐泉流之浩溔山峨下而回
澤瀨石上而開道遠東則天台桐栢方石太平二韭四
明五奧三[illegible]表神異於緯牒驗感應於慶靈凌石橋之
莓苔越楢溪之紆縈遠南則松箴棲鷄唐嵫漫石崪嵊
對嶺[illegible]山分隔入極流而遛回迷不知其所適上
嶔崎而蒙籠下深沉而澆激遠西則十（缺四字）

遠北則長江永歸巨海
延納崐漲緬曠島嶼綢沓山縱橫以布濩水迴沈而縈
浥信荒極之綿邈究風波之睽合徒觀其南術之（缺）
生幾（缺）戍衍（缺）岸測深相渚知淺洪濤滿則皆石
没清瀾減則沈沙顯及風興濤作水勢奔壯于歲春秋
在月朔望湯湯驚波滔滔駭浪電激雷崩飛流灑漾凌
絕壁而起岑橫中流而連薄始迅轉而騰天終倒底而
見壑此楚貳心醉於吳客河靈懷慙於海若爾其舊居
曩宅今園枌（缺）槿尚援基井具存曲術周乎前後直
陌矗其東西豈伊臨谿而傍沼廼抱阜而帶山考封域

有貸以善成欽鹿野之華苑羨靈鷲之名山企堅固之
貞林希菴羅之芳園雖粹綷一作容之緬邈謂哀音之恒
存建招提於幽谷貫振錫之息肩庶鐙王之贈席想香
積之惠餐事在而思通理匪絕而可温爰初經略杖策
孤征入澗水涉登嶺山行陵頂不息窮泉不停櫛風沐
雨犯露乘星研其淺思罄其短規非龜非筮擇良選奇
翦榛開逕尋石覔崖四山周回雙流逶迤面南嶺建經
臺倚北阜築講堂傍危峯立禪室臨浚流列僧房對百
年之喬木納萬代之芬芳抱終古之泉源美膏液之清
長謝麗塔於郊郭殊世間於城傍欣見素以抱樸巢甘
露於道場苦節之僧明發懷抱事絕人徒心通世表是

遊是想倚石構草寒暑有移至業莫矯觀三世以其夢
撫六度以取道乘恬知以寂泊含和理之窈窕指東山
以冥期實西方之潛兆雖一日以千載猶恨相遇之不
早賤物重己棄世希靈駭彼促年變是長生異浮丘之
誘接望安期之招迎昔松桂之苦味夷皮褐以頹形羨
蟬蛻之匪日撫雲蜺其若驚陵名山而屢憩過巖石而
披情雖未階於至道且緬絕於世纓指松菌而興言良
未齊於殤彭山作水役不以一牧資待各徒隨節競逐
陟嶺刊木除榛伐竹抽笋自篁擿蒻于谷楊勝楋也所拮
秋冬藕食子可穫野有蔓草獵涉蘡薁亦醞山清介爾景
福苦以术成甘以擦熱慕椹高林剝芨巖椒掘蒨陽崖

擿蘋陰摽苕見掔芊宵見索綯芟菼翦蒲以薦以茭既
坑既埏品收不一其灰咸各有律六月採蜜八月樸栗
備物為繁略載靡悉若乃南北兩居水通陸阻觀風瞻
雲方知厥所南山則夾渠二田周嶺三苑九泉別澗五
谷異巘羣峯參差出其間連岫複陸成其坂衆流溉灌
以環近諸堤擁抑以接遠遠堤兼陌近流開渝凌阜泛
波水往步還還回往匝枉渚員巒俱名地呈美表趣胡可
勝單抗北頂以葺館殷南峯以啓軒羅曾崖於戶裏列
鏡瀾於窗前因丹霞以頳楣附碧雲以翠椽視奔星之
俯馳顧鈌　之未牟鵾鴻翻翥而莫及何但鶩雀之翩
還況泉傍出潺湲於東檐桀壁對跱硿礲於西霤脩竹

葳蕤以翳薈灌木森沈以蒙茂蘿蔓延以攀援花芬薰
而媚秀日月投光於柯間風露披清於嵔岫夏涼寒燠
隨時取適階基回互橑欄乘隔此焉卜寢翫水弄石邇
即回眺終歲罔斁傷美物之遂化怨浮齡之如借眇遯
逸於人羣長寄心於雲霓因以小湖鄰於其隈衆流所
湊萬泉所回汎濫異形首毖終肥別有山水路邈緬歸
求歸其路迺界北山棧道傾虧蹬閣連卷復有水逕繚
繞回圓瀰瀰平湖泓泓澄淵孤岸竦秀長洲芊綿既瞻
既眺曠矣悠然及其二川合流異源同口赴隘入險俱
會山首瀨排沙以積丘峯倚渚以起阜石傾瀾而稍巖
木映坡而結䕸逕南漘以橫前轉北崖而掩後隱叢灌

故悉晨暮[illegible]以[illegible]若[illegible]來[illegible]
異於前章亦列同於後[illegible]而是岵川有清而[illegible]
濁石傍林而插巖泉協澗而[illegible]谷淵轉渚而散芳岸灑
沙而映竹草迎冬而結[illegible]樹凌霜而振緑向陽則狂寒
而紛煦面陰則當暑而含雪連岡則積嶺以隱嶙舉峯
則羣竦以巀嶭浮泉飛流以寫空沉波潛溢於洞穴凡
此皆異所而咸善殊節而俱悅春秋有待朝夕須資既
耕以飯亦桑貿衣藝菜當肴採藥救頹自外何事順性
靡違法音晨聽放生夕歸研書賞理敷文奏懷凡厥意
謂揚較以揮且列于言誡特此推北山二園南山三苑
百果備列乍近乍遠羅行布株迎早候晚猗蔚溪澗森
踈崖巘杏壇㮈園橘林栗圃桃李多品梨棗殊所枇杷
林檎帶谷映渚椹梅流芳於回巒椑柿被實於長浦畦
町所藝含蘂藉芳蓼蕺葼薺葑菲蘇齊緑葵眷節以
懷露白薤感時而負霜寒葱摽倩以陵陰春藿吐苕以
近陽弱質難恒頹齡易喪撫鬢生悲視顔自傷承清府
之有術冀在衰之可壯尋名山之奇藥越靈波而憩轅
採石上之地黄摘竹下之天門揆曾嶺之細辛拔幽
澗之溪蓀訪鍾乳於洞穴訊丹陽於紅泉安居二時冬
夏三月遠僧有來近衆無闕法鼓即響頌偈清發散花
霏蕤流香飛越析曠劫之微言說像法之遺旨乘此心
之一豪濟彼生之萬理啓善趣於南倡歸清暢於北机

非𢽾慼於予情諒僉感於君子山中兮清寂羣紛兮自
絕周聽兮匪多得理兮俱悅寒風兮搔屑面陽兮常熱
炎光兮隆熾對陰兮霜雪愒曾臺兮陟雲根坐澗下兮
越風穴在兹城而諧賞傳古今之不滅好生之篤以我
而觀懼命之盡各景之憔分一往之仁心拔萬族之險
難招驚魂於殆化收危形於將闌漾水性於江流吸雲
物於天端覩騰翰之頑頡視鼓鰓之往還馳騁者儻能
狂愈猜害者或可理攀哲人不存懷抱誰質糟粕猶在
啓縢剖袠見柱下之經二覩濠上之篇七承未散之全
樸救已頹於道術嗟夫六藝以宣聖教九流以判賢徒
國史以載前紀家傳以申世模篇章以陳美刺論難以
覈有無兵技醫日龜筴筮夢之法風角冢宅算數律曆
之書或平生之所流覽並於今而棄諸驗前識之喪
道抱一德而不渝伊昔齠齔實愛斯文援紙握管會性
通神詩以言志賦以敷陳箴銘誄頌咸各有倫爰暨山
棲彌歷年紀幸多暇日自求諸己研精靜慮貞觀厥美
懷秋成章含笑奏理若迺乘攝持之告評養達之篇畏
絕跡之不遠懼行地之多艱均上皇之自昔忌下衰之
在旃投吾心於高人落賓名於聖賢廣成子滅景於崆峒
許由遁音於箕山愚公假駒以表谷涓子隱巖以寧芳
萊老萊子庶蒙以織畚皓四皓棲商而頤志卿長卿寢茂而敷
詞鄭子真別谷而永逝梁伯鸞去霸而之會高文通居唐而胥

宇臺榭依崖而穴塀咸自得以窮年耿貞思於所遺其窈窕幽深寂寞虛遠事與情乖理與形反既耳目之靡端豈足跡之所踐蘊終古於三季俟通明於五眼權近慮以停筆抑淺知而絕簡

酬德賦

齊謝朓玄暉

右衛沈侯以冠世偉才眷余以國士以建武二年余將南牧見贈五言余時病既以不堪涖職又不獲復詩四年余忝役朱方又致一首迫東編冠亂良無暇日其夏還京師且事讌言末遑篇章之思沈侯之麗藻天逸固難以報章且欲申之賦頌得盡其體物之旨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古既未敢為酬然所報者寡於德耳故稱之酬德賦其辭曰

悲夫四游之代亭六龍騖而不息輕蓋靡於駿奔玉衡勞於樹翼嗟歲晏之尠歡曾陰默以悽惻玄武伏於重介宛虹潛以自匿覽斯物之用捨相尋方之動植吊悴榮於華省理衣簪而自放思披文而信道散奮憑於曾穢嗟民生之知用知莫深於知己彼知己之為深信懷之其何已牽弱葛之蔓延寄陵風於松杞指曲蓬之直達固有憑於原桌彼排虛與撫實又相鳴於林沚興伐木於友生詠承筐於君子矧景行之在斯方寄言於同耻求相仁於積習寓神心於名理惟敦牂之旅歲實輿齊之二六奉武運之方昌覩休風之未淑龍樓儼而洞開粱邸煥其重複君奉筆於帝儲我曳裾於皇穆藉風雲之化景申遊好於蘭菊結德言而為佩帶芳猷而為服援雅範以自綏懿前修之所易昔仲宣之發穎實中郎之倒屣及士衡之籍甚託壯武之高義有杞梓之貞心協丹采之輝被伊吾人之陋薄雖徽藻之何寘惟風雅之未變知雲網之不廓譬曾棟之將傾必華榱之先落翳明離以上賓屬傳體於纖蔓周二輝而分崩擠九野於重蜜雖魚鳥之欲安駭風川而回薄微天道之布新嗟貞首其焉託余窘迹以多愧塊離尤而獨處君紆組於名邦貽話言於川陼悵分手於東津望徂舟而延佇慮古今之為隔豈山川之云阻賴先德之龍興奉英靈之電舉事紫泥之密勿履青綸而容與沾後惠以竭來竟卒獲其笑語我艤舟以命徒將汩徂於南夏既易余以炯戒又引之以風雅若笙簧之在聽雖舒憂而可假昔痁病於漳濱思繼歌而莫寫恩靈降之未已奉京枌而作傅臨邦塗之永陌懷余馬於騏苐望平津而出宿登崇岡而興賦顧歸懷之南囬引行鑣而東騁何瓌才之博侈申贈辭於萱樹指代匠而切偲比治素而引喻方含毫而報章迫紛埃之東鶩釋末位以言歸忽乘驛以南赴進篇章之莫訓欲寄言於往句類鍛翮之難矯似涸源之不注意搔搔以杼柚（不寧貌）黽營營而馳鶩爾腰戟於戎禁我拂劍於郎闈願同車以日夜城望昏

而掩扉時游盤以永極聽落景之徂輝若清顔之倏忽名權賞乡多違排重關而休告知南館之有依驂識門以右轉僕望路其如歸忘清漏之不緩惜曉露之方晞聞夫君之東守地隱蓄而懷仙登金華以問道得石室之名篇悟寰中之迫胁欲輕舉而捨旃離寵辱於毀譽去天伐於腥羶忽攜手以上征躋中皇之修迥巾帝車之廣軾棹河舟之輕艇歷星街之熠燿浮天潢之瀴溟機九轉於玉漿練七明於神丹吹萬化而不喧度千春之可並齊天地於倏忽安事人間之紆婞哉

郊居賦　梁沈約休文

惟至人之非己固物我而兼忘自中智以下洎咸得性以爲場獸因窟而獲騁鳥先巢而後翔陳巷窮而業泰嬰居湫而德昌僑棲仁於東里鳳晦跡於西堂伊吾人之褊志無經世之大方思依林而羽戢願託水而鱗藏固無情於輪奐非有欲於康莊披東郊之寥廓入蓬藋之荒茫既從豎而横構亦風除而雨攘昔西漢之標季余播遷之云始違利建於海昬創惟桑於江汜同河濟之重世踰班生之十紀或辭祿而反耕或彈冠而來仕逮有晉之隆安集艱虞於天步世交爭而波逝民失時而狼顧延亂麻於井邑曝如莽於衢路大地曠而靡容旻天遠而誰訴伊皇祖之弱辰逢時艱之孔棘違危邦而窘驚訪安土而移即肇胥宇於朱方掩閑庭而晏

息值龍顔之鬱起乃憑風而矯翼指皇邑而南轅駕修衢以騁力遷華扉而來啓張高衡而徙植傍逸陌之修平面淮流之清直芳塵浸而悠遠世道忽其窊隆繇四代於茲日盈百祀於微躬嗟弊廬之難保若霣籜之從風或誅茅而翦棘或旣西而復東乍容身於白社亦寄孥於伯通迹平生之耿介實有心於獨往思幽人而軫念望東皋而長想本忘情於狗物徒羈紲於天壤應屢歎於牽絲陸興言於世網事滔滔而未合志悁悁而無奕路將殫而彌峭情薄暮而踰廣抱寸心其如蘭何斯願之浩蕩詠歸歟而躑躅眷巖阿而抵掌逢時君之喪德何凶昬之孔熾乃戰牧所未陳實升陑所不記彼黎元之喋喋將垂獸而爲餌瞻穹昊而無歸雖非牢而被截始歎絲而未覩終逍絹而後值尋貽愛乎上天固非民其莫甚授冥符於井翼實靈命之所禀當降監之初辰值積惡之云稔寧方割於下墊廓重氛於上參躬靡暇於朝食常求衣於夜枕旣牢籠於嬀夏又驅馳乎軒項德無遠而不被明無微而不燭鼓玄澤於大荒播仁風於遐裔闢終古而遐念信至猷其如玉値銜圖之盛世遇興聖之嘉期謝中涓於初日叨光佐於此時闕投石之猛志無飛矢之麗辭排鴛鳥而命邑方河山而啓基翼儲光於三善長兼職於百司兢鄙夫之易失懼寵祿之難持伊前世之貴仕罕紆情於丘窟譬叢華於楚

趨每驕奢以相越築甲館於銅駝並高門於北闕闢重扃於華闕豈蓬蒿所能沒教傳嗣於境壤何安身於窮地味先哲而爲言固余心之所嗜不慕權於城市豈邀名於闤肆詠希微以考室幸風霜之可庇爾乃傍窮野抵荒郊編霜菼葺寒茅構棲槕之所集築町疃之所交因犯檐同簷而刊樹由妨基而翦巢決渟洿之汀濴塞井甃之淪坳蓺芳枳於北渠樹脩楊於南浦遷甕牖於蘭室同肩墻於華堵織宿楚以成門籍外扉而爲戶既取陰於庭樾又因籬於芳杜開閣室以遠臨闢高軒而旁覩漸沼沚於霤西周脁陌於堂下其水草則蘋萍芡芰青蘩蕪菰石衣海髮黄荇綠蒲動紅葯於輕浪覆碧葉

於淡湖[illegible]蘋[illegible]而却老振羽服於清都其陸卉則紫蘢綠蕪大苦山韭鴈齒麋舌牛蒡蛇床布濩南池之陽爛漫北樓之後或冪渚而距地或縈叢而[illegible]牖若乃園宅殊製田圃異區李衡則橘林千樹石崇則雜果萬株並豪情之所後非儉志之所娛欲令紛披[illegible][illegible]吐綠攢朱羅窗映戶接霤承甍開丹房以四照[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而九衢抽紅英於紫蔕銜素蕊於青跗其林鳥則翡泊顛頑遺音下上楚雀多名流嚶雜響或班尾而綺翼或綠衿而絳額好棄隱而枝藏乍開關而來往其水禽則大鴻小鴈天狗澤虞秋鷖寒鵝脩鶂短鳧曳參差之弱藻戲瀺灂之輕軀翅抨流而起沫鼿鼓浪而成珠其魚則赤鯉青魴纖鰷鉅鰻碧鱗朱尾脩顱偃頷小則戲[illegible]成文大則噴流揚白不興羨於江海聊相忘於余宅其竹則東洵獨秀九府擅奇不遷植於淇水豈分根於樂池秋蜩吟葉寒雀噪枝來風南軒之下負雪北堂之垂訪往塗之軫跡覩先識之情僞每誅空而索有皆指難以爲易不自已而求足並尤物以興累亦昔士之所迷而今余之所避也原農皇之做始討厥播之云初肇變腥以粒食乃人命之所儲尋井田之往記考阡陌於前書顏簞食而樂在鄭高廩而空虛頃四百而不足畝五十而有餘撫幽衷而躊念幸取給於庭廬緯東菑之故耜浸北畝之新渠無褰[illegible]於曉蓐不抱惄於朝蹠排外物以齊遣

獨爲累之在余安事千斯之積不羨汝陽之墟臨巽維而騁目即堆冢而流眄雖茲山之培塿乃文靖之所宴驅四壯之低昂響繁笳之清囀羅方員而綺錯窮海陸而兼薦奚一權之足偉委千金其如線試撫臆而爲言豈斯風之可扇將通人之遠旨非庸情之所見聊遷情而徙睇識方皐於歸津帶修汀於桂渚肇舉錦於彊秦路縈吳而款越塗被海而通閩懷三鳥以長念伊故鄉之可珍實褰期於晚歲非失步於方春何東川之瀰瀰獨流涕於吾人謬參賢於昔代亟從游於茲所侍綵旄而飛[illegible]纓陪龍舟而遵渚或列席而賦詩或班觴而宴語總帷一朝冥漠西陵忽其葱楚望商飈而永歎每樂愷

於斯觀始則鍾石鏘鉉終以魚龍瀾漫或升降有序或浮白無算貴則丙魏蕭曹親則梁武周旦莫不共霜霧而歇滅與風雲而消散眺孫后之基田尋雄霸之遺武實接漢之後王信開吳之英主指衡岳而作鎮苞江漢而爲宇徒徵言於石槨遂延災於金縷忽蕪穢而不脩同原陵之膴膴寧知螻蟻之與狐兔無論樵芻之與牧豎滯東嶽以流目心悽愴而不怡蓋昔儲之舊苑實博望之餘基脩林則表以桂樹列草則冠以芳芝風臺累翼月榭重楹千櫨捷嶫百栱相持阜較林駕蘭栧水嬉踰三齡而事往忽二紀以歷茲咸遺漫以蕩滌非古今之異時回余軿於艮域覩高館於茲嶺雖混成以無跡

寔遺訓之可秉始飡霞而吐霧終陵虛而倒景駕雌蜺之連卷泛大一作太江之悠永一作冰指咸池而一息望瑤臺而高騁匪爽言以自姱冀神方之可請惟鍾岩之隱鬱表皇都而作峻蓋望秩之所宗含風雲而吐潤其爲狀也則巍峩崇崒喬枝拂日嵳峩岩嵲嶚石堆星岑峯嵂屼或坳或平盤敧秘卧詭狀殊形孤嶝橫插洞穴斜經千丈萬仞三襲九成亘繞州邑款跨郊垧素烟晚帶白霧晨縈近循則一巖異色遠望則百嶺俱青觀二代之塋兆覩摧殘之餘蹤成顛沛於虛墟康歛衿於虛器穆恭巳於巖廊簡遊情於玄肆烈窮欲以致災安忘懷而受祟何宗祖之奇傑威橫天而陵地惟聖文之纘武

殆隆平之可至余世德之所君仰遺封而掩淚神寢匪一靈館相距席布騂駒堂流桂醑降紫皇於天闕延二妃於湘渚浮蘭烟於桂棟召巫陽於南楚揚玉桴握椒糈悦踹風以浩唱折瓊茅而延佇敬惟空路邈遠神蹤遐闊念甚驚飆生猶聚沫歸妙軫於一乘啓玄扉於三達欲息心以遣累必違人而後豁或結橋於巖根或開檽於木末室閻雞鳥檐梢松柘既得理於兼謝固忘懷於飢渴或攀枝獨遠或陵雲高蹈因嵓疾以結名猶觀空以表號得志巳於茲日豈闕心於來報天假余以大德荷茲賜之無疆受老夫之嘉稱班燕禮於上庠無希驥之秀質乏如珪之令望邀昔恩於舊主重匪報於今

皇仰休老之盛則請微軀於夕陽勞蒙司而獲謝猶奉職於春坊時言歸於陋宇聊暇日以翺翔棲余志於淨國歸余心於道場歎依墀而莫駭魚牣沼而不綱旋迷塗於去轍篤後念於徂光晚樹開花初英落蘂或異林而分丹青午因風而雜紅紫紫蓮夜發紅荷曉舒輕風微動其芳襲余風騷屑於園樹月籠連於池竹蔓長柯於簷桂發黃華於庭梨永懸榴而帶坻雪縈松而被野鳴也飛而不散鳫高翔而欲下並時物之可懷雖外來而非假寔情性之所留滯亦志之而不能捨也傷余情之頹暮罹憂患其相溢悲異軫而同歸懽殊方而並失時復託情魚鳥歸閑蓬蓽旁闞吳娃前無趙瑟以斯終

跼而斂步蛟蠥尼而失穴至江蘺兮始秀或杜衡兮初滋桂含香兮作葉藕生蓮兮吐絲俯金波兮百丈見碧沙兮來往霧爲蒀兮半出雲雜錯兮飛上石熠爛兮各色峯近遠兮異象及迴風之搖蕙天潭潭而下露木蕭梢而可哀草林離而欲暮夜燈光之寥逈歷隱憂而不去心湯湯而誰告魄寂寂而何語情枯槁而不反神翻覆而亡據夫以雄才不世之主猶儲精於沛鄉奇略獨出之君尚婉戀於樊陽潘去洛而掩涕陸出吳而增傷況北州之賤士爲炎土之流人共魍魎而相偶與蟏蛸而爲鄰秋露下兮點劒舄青苔生兮綴衣巾步庭蕪兮多蒿棘顧左右兮絕親賓憂而塡骨思兮亂神願歸靈於上國雖坎軻而不惜身

廣文選卷第五

廣文選卷第六

哀傷

悼李夫人賦　漢武帝

美連娟以脩嫮兮命樔絕而不長飾新宮以延貯兮泯不歸乎故鄉慘鬱鬱其蕪穢兮隱處幽而懷傷釋輿馬於山椒兮奄脩夜之不陽秋氣憯以淒淚兮桂枝落而銷亡神煢煢以遙思兮精浮游而出畺託沈陰以壙久兮惜蕃華之未央念窮極之不還兮惟幼眇之相羊（御徉）函菱荴以俟風兮芳雜襲以彌章的容與以猗靡兮縹飄姚虖愈莊燕淫衍而撫楹兮連流視而娥揚既激感而心逐兮包紅顏而弗明驩接狎以離別兮宵寤夢之芒芒忽遷化而不反兮魄放逸以飛揚何靈魂之紛紛兮哀裴回以躊躇勢路日以遠兮遂荒忽而辭去超兮西征屑兮不見寖淫敞克寂兮無音思若流波怛兮在心亂曰佳俠函光隕朱榮兮嫉妒闒茸將安程兮方時隆盛年夭傷兮弟子增欷洿沬悵兮悲愁於邑喧不可止兮嚮不虛應亦云已兮嫶妍太息嘆稚子兮懰慄不言倚所恃兮仁者不誓豈約親兮既往不來申以信兮去彼昭昭就冥冥兮旣下新宮不復故庭兮嗚呼哀哉想魂靈兮

遂初賦　漢劉歆子駿

遂初賦者劉歆所作也歆少通詩書能屬文成帝召

爲黃門侍郎中壘校尉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歆
好左氏春秋欲立於學官時諸儒不聽歆乃移書太
常博士責讓深切爲朝廷大臣非疾求出補吏爲河
內太守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五原太守是時朝
政已多失矣歆以論議見排擯志意不得之官經歷
故晉之域感今思古遂作斯賦以歎往事而寄己意
昔遂初之顯祿兮遭閶闔之開通躐三台而上征兮入
北辰之紫宮侍列宿於鈎陳兮擁太常之樞極總六龍
於駟房兮奉華蓋於帝側惟太階之侈闊兮機衡爲之
難運懼魁杓之前後兮遂隆集於河濱遭陽侯之豐沛
兮乘素波以聊戾得玄武之嘉兆兮守五原之烽燧二
乘駕而既俟僕夫期而在塗馳太行之嚴防兮入天井
之喬關歷崗岑以升降兮馬龍騰以起攄舞雙駟以優
游兮濟黎侯之舊居心滌蕩以慕遠兮迴高都而北征
劇彊秦之暴虐兮弔趙括於長平好周文之嘉德兮躬
尊賢而下士駕駟馬而觀風兮慶辛甲於長子縣名哀
衰周之失權兮數辱而莫扶執孫蒯于屯留兮救王師
於余吾縣名過下虒地名而歎息兮悲平公之作臺背宗周
而不卹兮苟偷樂而惰忘枝葉落而不省兮公族闃其
無人曰不悛而愈甚兮政委棄於家門載約屨而正朝
服兮降皮弁以爲履寶礫石於廟堂兮面隋和而不眡
同視始建衰而造亂兮公室由此遂卑憐後君之寄寓兮

嘻靖公之銅鞮越侯田而長驅兮釋叔向之飛患悦善
人之有救兮勞祁奚於太原何叔子之好直兮爲群邪
之所惡賴祁子之一言兮幾不免乎徂落雙美不必爲
偶兮時有差而不相及雖韞寶而求價兮嗟千載其焉
合昔仲尼之淑聖兮竟隘窮乎蔡陳彼屈原之貞專兮
卒放沉於湘淵何方直之難容兮柳下黜而三辱蘧瑗
抑而再奔兮豈材知之不足揚蛾眉而見妬兮固醜女
之情也曲木惡直繩兮亦小人之誠也以夫子之博觀
兮何此道之必然空下時而矔音賢世兮自命己之取患
悲積習之生常兮固明智之所別叔羣既在卑隸兮六
卿興而爲桀荀寅肆而顓恣兮吉射叛而擅兵憎人臣
之若茲兮責趙鞅於晉陽軼中國之都邑兮登句注山名
以陵厲歷鴈門而入雲中兮超絕轍而遠逝濟臨沃而
遙思兮垂意乎邊都野蕭條以寥廓兮陵谷錯以盤紆
飄寂寥以荒昒音勿兮沙埃起而杳冥迴風育其飄忽兮
迴颭颭之泠泠薄涸凍之凝滯兮茀谿谷之清凉漂積
雪之皚皚兮涉凝露之隆霜揚雹霰之復陵一作陸兮慨
原泉之凌陰激流澌之漻淚兮窺九淵之潛淋颯悽愴
以慘怛兮慽風漻以冽寒獸望浪以穴竄兮鳥脇翼之
浚浚同踆山蕭瑟以鵾鳴兮樹木壞而哇吟地坼裂而憤
忽忽兮石捌破之嵓嵓天烈烈以厲高兮廖窲寥以梟
寮鴈邕邕以遲遲兮野鸛鳴而嘈嘈望亭隧之皦皦兮

懵之□□綿固百里之無家兮路脩遠之綿綿於其陳蒸而固守兮奮武靈之精誠攄趙奢之策慮兮威詔宗乎金城外折衝以無虞兮內撫民以永寧既邕容以自得兮唯惕懼於笙焉一作寒攸潛溫之玄室兮滌濁穢於太清反情素於寂寞兮居罕體之冥冥玩書琴以條暢兮考性命之變態運四時而覽陰陽兮總萬物之參概雖窮天地之極變兮曾何足乎留意長恬淡以懽娛兮固賢聖之所喜亂曰處幽潛德含聖神兮抱奇內光自得真兮寵幸浮寄奇無常兮寄之去留亦何傷兮大人之度品物齊兮舍位之過忽若遺兮求位得位固其常兮守信保己比老彭兮

悼騷賦　漢梁竦

彼仲尼之佐魯兮先嚴斷而後弘衍雖離讒以嗚邑兮卒暴誅於兩觀殷伊周之協德兮暨太甲而俱寧豈齊量其幾微兮徒信己以榮名雖吞刀以奉命兮扶目眺於門閭吳荒萌其已殖兮可信顏於王廬圖往鏡來兮關比在篇君名既泯沒兮後俗亦然屈平濯德兮潔顯芬香句踐罪種兮越嗣不長重耳忽推兮六卿卒強趙殞鳴犢兮秦人入疆樂毅奔趙兮燕亦是喪武安賜命兮昭以不王蒙宗不幸兮長平顛荒范父乞身兮楚項不昌何爾生不先後兮惟洪勛以遐邁服荔裳如朱紱兮騁鸞路於犇瀨歷蒼梧之崇丘兮宗虞氏之俊乂

爽瀆之神林兮東勅職於蓬碣祖聖道而垂典兮褒忠孝以為珍既匡救而不得兮必殞命而後仁惟賈傅其違指兮何楊生之欺真彼皇麟之高舉兮熙大清之悠悠臨岷川以愴恨兮指丹海以為期

九愁賦　曹植

嗟離思之難忘心慘毒而含傷踐有畿之末境越引領之徘徊搖浮雲以太息願攀登而無階匪徇榮而愉樂信舊都之可懷恨時王之謬聽受奸枉之虛辭揚天威以臨下忽放臣而不疑登高陵而反顧心懷愁而荒悴念先寵之既隆哀後事之不遂雖危亡之不豫亮無遠君之心刈桂蘭而秣馬舍余車於西林願接翼於歸

鴻嗟高飛而莫攀因流景而寄言響一絕而不還傷時俗之趨險獨悵望而長愁感龍鸞而匿跡如吾身之不留竄江介之曠野獨眇眇而汎舟思孤客之可悲愍予身之翩翔豈天監之孔明將時運之無常謂內思而自策算乃昔之愆殃以忠言而見黜信無負於時王俗參差而不齊豈毀譽之可同競昏瞀以營私害予身之奉公共朋黨而妒賢俾予濟乎長江嗟大化之移易悲性命之攸遭愁慊慊而繼懷怛慘慘而成晚曠年歲而不同長去君乎悠遠御飛龍之蜿蜒揚翠霓之華旌絕紫霄而高鶩飄弭節於天庭披輕雲而下觀覽九土之殊形顧南郢之邦壤咸蕪穢而倚傾駭盤桓而思服仰御

驟以悲鳴紛于袂而收涕嘆夫感以大聲復先王之正路豈遥遥之可遵知犯君之招咎恥干媚而求親顧旋復之無軌長自棄於遐濱與麋鹿以為羣宿林藪之歲莽野蕭條而極望曠千里而無人民生期於必死何自苦以終身蓋作清水之沉泥不為濁路之飛塵踐蹊隧之危阻登岩嶢之高岑見失羣之離獸覩偏棲之孤禽悽悄激以切痛苦回恐思一作之在心愁戚戚其無為遊綠林而逍遥臨白水以悲嘯猿驚聽而失條虎無怨而[illegible][illegible]乃余行之所招

哀江南賦

庾信

粵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余乃竄身荒谷公私塗炭華陽奔命有去無歸中興道銷窮于甲戌三日哭於都亭三年囚於別館天道周星物極必反傅燮之但悲身世無處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桓君山之志士杜元凱之平生並有著書咸能自序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風陸機之詞賦先陳世德信年始二毛即逢喪亂藐是流離至於暮齒燕歌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飡周粟下亭漂泊高橋羈旅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追為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之詞唯以悲哀為主日暮途遠人間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荊璧睨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鍾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華亭鶴唳非河橋之可聞孫策以天下為三分衆纔一旅項籍用江東之子弟人惟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箕斂者合從締交鋤耰棘矜者因利乘便將非江表王氣終於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不免軹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嗚呼山嶽崩頹既履危亡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況復舟楫路窮星漢非乘槎可上風飆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心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宜矣

我之掌庾承周以世功而為族經邦佐漢用論道而當官稟嵩華之玉石潤河洛之波瀾居負洛而重世邑臨河而晏安逮永嘉之艱虞始中原之乏主民枕倚於牆壁路交橫於豺虎值五馬之南奔逢三星之東聚彼凌江而建國始播遷於吾祖分南陽而賜田裂東嶽而胙土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水木交運山川崩竭家有直道人多全節訓子見於純深事君彰於義烈新

野有生祠之廟河南有胡書之碣況乃少微眞人天山
逸民階庭空谷門巷蒲輪移談講樹就簡書鶴降生世
德誠誕眞臣文詞高於甲觀楨楷盛於漳濵嗟有道而
無鳳歎非時而有麟既姦回之釁龤匿終不恍於仁人
王子洛濵之歲蘭成射策之年始含香於建禮仍矯翼
於崇賢遊洊雷之講肆齒明離之胄筵既傾蠡而酌海
遂測管而窺天方塘水白釣渚池圓侍戎軒於武帳聽
雅曲於文絃乃解懸而通籍遂崇文而會武居笠轂而
掌兵出蘭池而典午論兵於江漢之君拭玉於西河之
主于時朝野歡娛池臺鐘鼓里爲冠蓋門成鄒魯連茂
苑於海陵跨橫塘於江浦東門則鞭石成橋南極則鑄

銅爲柱橘則園植萬株竹則家封千戶西費浮玉南琛
沒羽吳歈越吟荊艷楚舞草木之遇陽春魚龍之逢風
雨五十年中江表無事王歙爲和親之使班超爲定遠
之使馬武無預於甲兵馮唐不論於將帥豈知山嶽闇
然江湖潛沸漁陽有閭左戍卒離石有將兵都尉天子
方刪詩書定禮樂設重雲之講開士林之學談劫燼之
灰飛辨常星之夜落地平魚齒城危獸角臥刁斗於滎
陽絆龍媒於平樂宰衡以干戈爲兒戲搢紳以清談爲
廟畧乘潰水以膠船馭奔駒而朽索小人則將及水火
君子則方成猿鶴敝箄不能救鹽池之鹹阿膠不能止
黃河之濁既而鮒魚頳尾四郊多壘殿狎江鷗宮鳴野

盧去國艅艎失水見被髮於伊川知百年爲戎矣
彼姦逆之熾盛久遊魂而放命大則有鯨有鯢小則
爲梟爲獍負其牛羊之力凶其水草之性非玉燭之能調
豈璿璣之可正值天下之無爲尚有欲於羈縻飲其琉
璃之酒賞其虎豹之皮見胡桐於大夏謝烏卵於條支
豺牙密厲虺毒潛吹輕九鼎而欲問聞三川而遂窺始
則王子召戎姦臣介胄既官政而離逷遂師言而泄漏
望廷尉之逋囚反淮南之窮寇出狄泉之蒼鳥起橫江
之困獸地則石鼓鳴山天則金精動宿北闕龍吟東陵
麟鬬爾乃桀黠構扇憑陵畿甸擁狼望於黃圖塡盧山
於赤縣青袍如草白馬如練天子履端廢朝單于長圍

高宴兩觀當戟千門受箭白虹貫日蒼鷹擊殿竟遭夏
臺之禍終視堯城之變官守無奔問之人干戚非平戎
之戰陶侃空爭米船顧榮虛搖羽扇將軍死綏路絕重
圍烽隨星落書逐鳶飛遂乃韓分趙裂鼓臥旗折失羣
班馬迷輪亂轍猛士嬰城謀臣卷舌昆陽之戰象走林
常山之陣蛇奔穴五郡則兄弟相悲三州則父子離別
護軍慷慨忠能死節三世爲將終於此滅濟陽忠壯身
參末將兄弟三人義聲俱唱主辱臣死名有身喪敵人
歸元三軍悽愴尚書多筭守備是長雲梯可拒地道能
防有齊將之閉壁無燕師之臥墻大事去矣人之云亡
甲子奮發勇氣咆勃實總元戎身先士卒胄落魚門兵

塡馬窟屢犯通中頻遭刮骨功業夭枉身名埋沒或以
隼鳴鵰披虎威狐假沾漬鋒鏑脂膏原野兵弱虜強城
孤氣寡聞鶴唳而虛驚聽胡笳而淚下據神亭而亡戟
臨横江而棄馬崩於鉅鹿之沙碎於長平之瓦於是桂
林顚覆長洲麋鹿潰潰沸騰茫茫慘黷天地離阻人神
慘酷晉鄭靡依魯衛不睦競動天關爭廻地軸探雀鷇
而未飽待熊蹯而詎熟乃有車側郭門筋懸廟屋鬼同
曹社之謀人有秦庭之哭爾乃假刻璽於關塞稱使者
之酬對逢鄂坂之譏嫌値彤門之征稅乘白馬而不前
策青騾而轉礙吹落葉之扁舟飄長風於上游彼鋸牙
而鉤爪又巡江而習流排青龍之戰艦鬬飛鷰之船樓
張遼臨於赤壁王濬下於巴丘乍風驚而射火或箭重
而沉舟未辨聲於黃蓋已先沉於杜侯落帆黃鶴之浦
藏船鸚鵡之洲路已分於湘漢星猶看於斗牛若乃陰
陵路絕釣臺斜趣望赤岸而沾衣艤烏江而不渡雷池
柵浦鵲陵焚戍旅舍無烟巢禽無樹謂荆衡之杞梓庶
江漢之可恃淮海維揚三千餘里過漂渚而寄食託蘆
中而渡水屆于七澤濵于十死嗟天保之未定見殷憂
之方始本不達於危行又無情於祿仕謬掌衞於中軍
誤尸承於御史信生世等於龍門辭親同於河洛奉立
身之遺訓受成書之顧託昔三世而無慙今七葉而方
泣風雨於梁山惟枯魚之銜索入敧斜之小徑掩蓬

藋之荒扉就汀洲之杜若待蘆葦之單衣于時西楚覇
王劒及繁陽鏖兵金匱校戰玉堂蒼鷹赤雀鐵舳牙檣
沉白馬而誓衆負黃龍而渡江海潮迎艦江萍送王戎
車屯于石城戈船掩于淮泗諸侯則鄭伯前驅盟主則
荀罃暮至剖巢燻穴奔魑走魅埋長狄於駒門斬蚩尤
於中冀然腹爲燈飲頭爲器直虹貫壘長星屬地昔之
虎據龍盤加以黃旗紫氣莫不隨狐兎而窟穴與風塵
而殄悴西贍博望北臨玄圃月榭風臺池平樹古倚弓
於玉女窻扉繫馬於鳳凰樓柱仁壽之鏡徒懸茂陵之
書空聚若夫立德立言謨明寅亮聲超於繫表道高於
河上更不遇於浮丘遂無言於師曠以愛子而託人知
西陵而誰望非無北闕之兵猶有雲臺之仗司徒之表
裏經綸狐偃之惟王實勤橫琱戈而對霸主執金鞭而
問賊臣平吳之功壯於杜元凱王室是賴深於溫太眞
始則地名全節終則山稱枉人南陽校書去之已遠上
蔡逐獵知之何晚鎭北之負譽矜前風飈凛然水神遭
箭山靈見鞭是以蟄熊傷馯浮蛟沒鳶才子併命俱非
百年中宗之夷凶靜亂大雪冤恥去代邸而承基遷唐
郊而纂祀反舊章於司隸歸餘風於正始沉猜則方逞
其欲藏疾則自矜於己天下之事沒焉諸侯之心搖矣
旣而齊交北絕秦患四起況背關而懷楚異端委而開
吳驅綠林之散卒拒驪山之叛徒營軍梁溠蒐乘巴渝

問諸淫昏之鬼求諸厭刻之巫荆門遭廪延之戮夏口濫逵泉之誅蔑因親以教愛忍和樂於彎弧既無謀於肉食非所望於論都未深思於五難先自擅於三端登陽城而避險卧砥柱而求安既言多於忌刻實志勇而刑殘但坐觀於時變本無情於急難地惟黑子城猶彈丸其怨則黷其盟則寒豈冤禽之能塞海非愚叟之可移山況以沴氣朝浮妖精夜殞赤烏則三朝夾日蒼雲則七重圍軫亡吳之歲既窮入郢之年斯盡周含鄭怒楚結秦冤有南風之不競值西鄰之責言俄而梯衝亂舞冀馬雲屯棧秦車於暢轂沓漢鼓於雷門下陳倉而

連弩渡臨晉而橫船雖復楚有七澤人稱三戶箭不麗於六麋雷無驚於九虎辭洞庭兮落木去涔陽兮極浦熾火兮楚旗貞風兮害蠱乃使玉軸揚灰龍文折柱下江餘成長林故營徒思拊馬之移未見燒牛之兵章慢支以轂走宮之奇以族行河無冰而馬度關未曉而鷄鳴忠臣解骨君子吞聲章華望祭之所雲夢僞遊之地荒谷縊於莫敖冶父囚於羣師硎穽摺拉鷹鸇批攢冤霜夏零憤泉秋沸城崩杞婦之哭竹染湘妃之淚水毒秦涇山高趙陘十里五里長亭短亭饑隨蟄鷰暗逐流螢秦中水黑關上泥青于時瓦解冰泮風飛雹散渾然千里淄澠一亂雪暗如沙冰橫似岸逢赴洛之陸機見離家之王粲莫不聞隴水而掩泣向關山而長歎況復

君在交河妾在清波石望夫而逾遠山望子而逾多才人之憶代郡公主之去清河栩揚亭有離別之賦臨江王有愁思之歌別有飄颻武威羈旅金微班超生而望返溫序死而思歸李陵之雙鳧永去蘇武之一鴈空飛若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禍始雖借人之外力實蕭牆之内起撥亂之主忽焉中興之宗不祀伯兮叔兮同見戮於猶子荆山鵲飛而玉碎隨岸蛇生而珠死鬼火亂於平林殤魂遊於新市梁故豐徙楚實秦亡不有所廢其何以昌有嬀之後將育於姜輸我神器居爲讓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用無賴之子弟舉江東而全棄惜天下之一家遭東南之反氣以鶉首而賜

秦天何爲而此醉且夫天道迴旋生民預焉余烈祖於西晉始流播於東川洎余身而七葉又遭時而北遷提挈老幼關河累年死生契闊不可問天況復零落將盡靈光巋然日窮于紀歲將復始逼切危慮端憂暮齒踐長樂之神皐望宣平之貴里渭水貫於天門驪山迴於地市幕府大將軍之愛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見鍾鼎於金張聞絃歌於許史豈知灞陵夜獵猶是故時將軍咸陽布衣非獨思歸王子

哀千里賦　江淹 二首

蕭蕭江陰兮荆山之岑北繞瑯琊碣石南馳九疑桂林山則異嶺奇峯橫嶼帶江雜樹億尺紅霞萬丈水則

天相逼浮雲共色沄沄無底滐滐不測其中險如千門
谿若長河參差巨石縱横□□若乃夏后不鑿秦皇未
關嶄岩生岸迤邐成迹駛湍走浪漂沙擊石伊孟冬之
初立出首夏以歸來自出國而辭友永懷慕而抱哀眞
終朝以三奪心一夜而九摧徒望悲其何及銘此恨於
黃埃於時鴻鴈既鳴秋光亦窮水黯黯兮蓮葉動山蒼
蒼兮樹色紅思雲車兮沅北望蜺裳兮澧東惜重華之
已没念芳草之坐空既而悄愴成憂惆默自憐信規行
之未曠知矩步之已難雖河北之爽塏猶橘柚之不遷
及年歲之未晏願匡坐一作於勤山

傷友人賦并序

僕之神交者嘗有陳郡之袁炳焉有逸才有妙賞傳
學多聞明敏而識奇異僕以爲天下絶倫贉與秋草
同折今不復見才矣既而陳書有念横瑟無從雖乏
張范通靈之感庶同嵇尚篤徒之哀乃爲辭曰

泫然沾衣兮悲袁友之英秀系神緒而作氏胤靈枝而
啓胄轢四代而式昌洎十葉而克茂友人之生川岫降
明峻調迥韻惠志聰情倜儻遠度寂寥靈素文攀淵卿
史類遷固譬如冬雪既潔將似秋月至徹乃上代而少
雙故叔世而曠絶弔蕙若之暫芳慟琁琰之永闕余既
好於斯友乃神交於一顧邈晼年之繾綣窮生平之遊
遇既遊遇兮可尋乃協好兮契心懷愛重於長璧結分
珍於黃金拾一代而笑淺訪古人而求深故高衡而共
溟豈異神而同襟爾挂情於霜栢我發意於東柱擘千
品之消散鏡百侯之哀替帶瑾玉而爭光握隋珠而比
麗披圖兮炤籍抽經兮閱史共檢兮雒書同析字去聲兮
河紀既思遊兮百說亦窮精兮萬微愛詩文之綺發賞
賦艷兮錦起纂古今之實書蹟竹素之琛奇信朝日之
徒昊易夜星之空移覽秋實於西苑摘春華於東池蚤
同歲於上京未滿年於下國爾湘水兮深沉我前山兮
耿照惟音華與書酒伊楚越兮南北余結游兮梁門復
從宦兮朱薄何人遥而困阻而天道之匪存凋碧玉之
神樹銷紫石之靈根永遠寄於江滋結深痛於爾寃寃

線昧其若絶泣榮盈其亦紛紛妙賞之不留悼知音之
已逝金雖重而見鑄桂雖芳而被折百年一盡兮貴揚
甤於後烈

論文

禮賦　荀況二首

爰有大物非絲非帛文理成章非日非月爲天下明生
者以壽死者以葬城郭以固三軍以强粹而王駁而伯
無一焉而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文而不采
者與簡然易知而致有理者與君子所敬而小人所不
者與性不得則若禽獸性得之則甚雅似者與匹夫
隆之則爲聖人諸侯隆之則一四海者與至明而約甚

順而體請歸之禮

知賦

皇天隆物以示下民或厚或薄帝不齊均桀紂以亂湯
武以賢涽涽淑淑皇皇穆穆周流四海曾不崇日君子
以修跖以穿室大參乎天精微而無形行義以正事業
以成可以禁暴足窮百姓待之而後寧泰臣愚不識願
問其名曰此夫安寬平而危險隘者邪修潔之為親而
雜汙之為狄者邪甚深藏而外勝敵者邪法舜禹而不
能揜迹者邪行為動靜待之而後適者邪血氣之精也
志意之榮也百姓待之而後寧也天下待之而後平也
明達純粹而無疵也夫是之謂君子之知

太玄賦　揚雄

觀大易之損益兮覽老氏之倚伏省憂喜之共門兮察
吉凶之同域皦皦著乎日月兮何俗聖之暗燭豈愒寵
以冒災兮將噬臍之不及若飄風不終朝兮驟雨不終
日雷隆隆而輒息兮火猶[illegible]一作熾而速滅自夫物有盛
衰兮況人事之所極奚貪婪於富貴兮迄喪躬而危族
豐盈禍所棲兮名譽怨所集薰以芳而致燒兮膏含肥
而見焫翠羽嬍而殃身兮蚌含珠而擘裂聖作典以濟
時兮驅蒸民而入甲張仁義以為綱兮懷忠貞以矯俗
指尊選以誘世兮疾身沒而名滅豈若師由聃兮執玄
靜於中谷納傿祿於江淮兮揖松喬於華嶽升崑崙以
散髮兮踞弱水以濯足朝發軔於流沙兮夕翱翔乎碣
石忽萬里而一頓兮過列仙以託宿役青要與承戈兮
舞馮夷以作樂聽素女之清聲兮觀宓妃之妙曲茹芝
英以禦餓兮飲玉醴以解渴排閶闔以窺天庭兮騎騂
騩以踟躕載羨門與儷游兮永覽周乎八極亂曰甘餌
含毒難數嘗兮麟而可羈近犬羊兮鸞鳳高翔戾青雲
兮不掛網羅固足珍兮斯錯位極離大戮兮屈子慕清
葬魚腹兮伯姬曜名焚厥身兮孤竹二子餓首山兮斷
跡屬婁何足稱兮辟斯數子智若淵兮我異於此執太
玄兮蕩然肆志不拘攣兮

音樂

笛賦　宋玉

余嘗觀於衡山之陽見奇篠異幹罕節間枝之叢生也
其處磅磄千仞絕谿凌阜隆崛萬丈盤石雙起丹水涌
其左醴泉流其右其陰則積雪凝霜霧露生焉其東則
朱天皓日素朝明焉其南則盛夏清微春陽榮焉其西
則涼風遊旋吸逮存焉幹枝洞長桀出有良名高師曠
將為陽春北鄙白雪之曲假塗南國至此山望其叢生
見其異形曰命陪乘取其雄焉宋意將送荊卿於易水
之上得其雌焉於是乃使王爾公輸之徒合妙意角[illegible]
手遂以為笛於是天旋少陰白日西靡命嚴春使午子
長頸奮玉手摛朱脣曜皓齒頳顏臻玉貌起吟清

追流徵歌伐檀號孤子發久轉舒積鬱其爲幽也甚乎
懷永抱絶喪夫天亡稚子織悲徵痛毒離肌腸腠理激
叫入青雲慷慨切窮上度山羊腸坂揆殃振奔逸游泆
志列絃節武毅發沈憂結呵鷹揚叱太一聲淫淫以黯
黮氣旁合而爭出歌壯士之必往悲猛勇乎飄疾麥秀
漸漸兮鳥聲革翼招伯奇於源陰追申子於晉域夫奇
曲雅樂所以禁淫也錦繡黼黻所以禦暴也縟則泰過
是以檀卿刺鄭聲周人傷北里也亂曰芳林皓幹有奇
寶兮博人通明樂斯道兮旅衍瀾漫終不老兮雙枝間
麗貌甚好兮八音和調成稟受兮善善不衰爲世保兮
絶鄭之遺離南楚兮美風洋洋而暢茂兮嘉樂悠長俟

賢士兮鹿鳴萋萋思我友兮安心隱志可長久兮

觀舞賦　張衡

客有觀舞於淮南者美而賦之曰音樂陳兮旨酒施[illegible]
震鼓兮吹參差叛淫衍兮漫陸離於是飲者皆醉日亦
既昃美人興而將舞乃脩容而改服襲羅縠之雜錯申
綢繆而自飾拊者啾其齊列盤鼓煥以駢羅抗脩袖以
翳面展清聲而長歌歌曰驚雄逝兮孤雌翔臨歸[illegible]
思故鄉搦纖腰以互折嬛傾倚兮低昂增[illegible]
兮光灼爍以發揚騰嫮目以顧眄盼[illegible]
絡繹乍續乍絶裙似飛鸞袖如迴雪[illegible]
貫采珠簪㮣兮緇髮亂然後[illegible]

駢奏合體齊聲進退無差若影追形

横吹賦　江淹

驃騎公以劒卒十萬禦荆人於外郊鐵馬煩而人聳
色絲旆耀而士銜威軍容有横吹僕感而爲之賦云
北陰之竹兮百尺而不見日石硉礲而成象山沓合而
爲一雲逕逕而孤去風時時而寒出木欲柯而摧抗草
籍葉而蕭瑟故左崎嶬右硼礧樹磊㟅水泓澄鎮雄蛟
及雌虺颸獨鵾與單鷹白山顥赤山赩匝流沙經西極
原隰窈灌莽深人聲絶馬迹沉寂然四顧增欷累吟雖
欲上而不能禁此竹方可爲器廼出天下之英音於是
帶以珉色扣以瓊文潤如沉水華若浮雲赤瑕紫駮星

含靈分其聲也則執鬱有意摧萃不群超遥衝山崎曲
抱津綿羃順序周流銜呂故西骨秦氣悲憾如對北質
燕聲酸極無已斷絶百意繚繞萬情昔聞及白草泣
虜軍與漢兵於是海外之雲處處而秋色河中之鴈一
一而學飛素野黯以風暮金天赩以霜威衣袂動兮霧
入冠弓刀勁兮馬毛寒五方軍兮出不及雜色騎兮往
來還曠如雲兮忘如星山可動兮石可銘功一堅兮迹
不奪氣既英兮鬼亦靈奏此吹兮有曲何歌盡而淚續
重一命而若烟知半氣之如燭美人戀而嬋媛壯夫去
而躑躅故感魂傷情後賞殉倍妙器奇製見貴歷代所
以韶起西國響流東都浮江繞泗歷楚傳吳故亟夏以

實飾京關以爲戎儲至于具曹象彌之威織文魚服之容鄴山錫刃耶溪銅鋒皆陸斷犀象水斬蛟龍𢧵雲旗之逶迤扈屯騎之溶溶啾寥亮於前衡嘒陸離於後陣視眄眩而或近聽嘹嘈而遠震奏白登之二曲起關山之一引吐哀也則瑱瑕失綵銜樂也則鉛堊生潤採菱謝而自罷綠水憩而不進代能識此聲者長減淫而何忝

情

擣素賦　漢班婕妤 二首

測平分以知歲酌玉衡之初臨見禽華以麃色聽霜鶴之傳音佇風軒而結睇對愁雲之浮沉雖松梧之貞脆豈榮彫其異心若乃廣儲懸月暉水流清桂露朝滿涼衿夕輕燕姜含蘭而未吐趙女抽簧而絕聲改容飾而相命卷霜帛而下庭曳羅裙之綺靡振珠珮之精明若乃盼睞生姿動容多製弱態含[illegible]妖風靡麗皎若明魄之升崖煥若荷華之昭晰調鉛無以玉其貌凝朱不能異其脣勝雲霞之邇日似桃李之向春紅黛相媚綺組流光笑笑移妍步步生芳兩靨如點雙眉如張頹肌柔液音性閑良於是投香杵扣玟砧擇鸞聲爭鳳音梧因虛而調遠柱由貞而響沉散繁輕而浮捷節疎亮而清深含笙總筑比玉兼金不塤不篪匪瑟匪琴或旅環而紆鬱或相參而不雜或將往而中還或已離而復合翔

鴻爲之徘徊落英爲之颯沓調非常律聲無定本任落手之參差從風飈之遠近或連躍而更投或暫舒而長卷清寡鸞之命羣哀離鶴之歸晚當是時也鍾期改聽伯牙弛琴桑間絕響濮上傳音蕭史編管以擬吹周王調笙以象吟若乃窈窕姝妙之年幽閑貞專之性符皎日之心甘首疾之病歌采綠之章發東山之詠望明月以撫心對秋風而掩鏡閱紋練之初成擇玄黃之妙匹準華裁於昔時疑形異於今日想嬌[illegible]一作奢之或至許椒蘭之多術歎陋製之無韻慮蛾眉之爲愧懷百憂之盈抱空千里兮飲淚侈長袖於妍袂綴半月於蘭襟表纖手於微縫庶見跡而知心計修路之遐夐怨芳菲之易泄書既封而重題笥已緘而更結慙行客而之一作無言還空房而掩咽

自悼賦

承祖考之遺德兮何性命之淑靈登薄軀於宮闕兮克下陳於後庭蒙聖皇之渥惠兮當日月之盛明揚光烈之翕赫兮奉隆寵於增成既過幸於非位兮竊庶幾乎嘉時每寤寐而絫息兮申佩離以自思陳女圖以鏡鑒兮顧女史而問詩悲晨婦之作戒兮哀褒閻之爲郵美皇英之女虞兮榮任姒之母周雖愚陋其靡及兮敢舍心而忘茲歷年歲而悼懼兮閔蕃華之不滋痛陽祿與柘館兮仍襁褓而離災豈妾人之殃咎兮將天命之不

可求白日忽已移光兮遂晻莫而昧幽猶被覆載之厚
德兮不廢捐於罪郵奉共養于東宮兮託長信之末流
共灑埽於帷幄兮永終死以為期願歸骨於山足兮依
松栢之餘休重曰潛玄宮兮幽以清應門閉兮禁闥扃
華殿塵兮玉階苔中庭萋兮綠草生廣室陰兮帷幄
暗房櫳虛兮風泠泠感帷裳兮發紅羅紛綷縩兮紈素
聲神眇眇兮密靚處君不御兮誰為榮俯視兮丹墀思
君兮履綦仰視兮雲屋雙涕兮橫流顧左右兮和顏酌
羽觴兮銷憂惟人生兮一世忽已過兮若浮已獨享兮
高明處生民兮極休勉虞精兮極樂與福祿兮無期綠
衣兮白華自古兮有之

誚青衣賦

漢張超子並

彼何人斯悅此豔姿麗辭美譽雅句斐斐文則可佳志
卑意微鳳兮鳳兮何德之衰高岡可華何必棘茨醴泉
可飲何必洿池隨一作隋珠彈雀堂溪刈葵鴛鶵啄鼠何
異乎鵝歷觀古今禍福之階多由孽妾淫妻書戒牝雞
詩載哲婦三代之季皆由斯起晉獲驪戎斃懷恭諡太子
子有夏取褒仍覆宗絕祀叔肸納申聽聲狼似穆子私
庚豎卞餒己黃歇之敗從李園始魯受齊樂仲尼逝矣
文公懷安姜笑其鄙周漸將衰康王晏起畢公喟然深
思古道感彼關雎性不雙侶願得周公妃以窈窕防微
消漸諷諭君父孔氏大之列冠篇首晏嬰潔志不顧景
女乃售不疑奉霍不受見尊不迷况此麗豎三族無紀
綱常不序蟹行索妃旁行戈隅昏無媒理宗廟無主門
戶不名依其在所生女為妾生男為虜歲時酹祀詣其
先祖或於馬廐廚間竈下東向長跪接狎觴酒悉請諸
靈辟邪無主多乞火出銅丸鐵柱積斷累億皆來集聚
嫡嬪權心各有先後滅獲之類並不足數古之贅壻尚
猶塵垢況明智者欲作奴父勸節君子無當自逸宜如
防水守之以一　秦繆思譽故獲終吉

清思賦

阮籍

余以為形之可見非色之美音之可聞非聲之善昔黃
帝登仙於荊山之上振咸池於南脫之岡鬼神其幽而

夔牙不聞其章一作音女娃耀榮於東海之濱而翩翩於
洪西之旁林石之隕從而瑤臺不照其光是以微妙無
形寂寞無聽然後乃可以覩窈窕而淑清故白日麗光
則季后不步其容鐘鼓闔鈴則延子不揚其聲夫清虛
寥廓則神物來集飄颻恍惚則洞幽貫冥冰心玉質則
激潔思存恬淡無欲則泰志適情伊衷慮之遒好兮又
焉處而靡逞寒風邁於黍穀兮誨子而游龍申孺悲而
毋歸兮吳鴻哀而象生茲感激以達神豈浩漾而弗營
志不覿一作觀而神正心不蕩而自誠固秉一而內修堪
粵止之匪傾惟清朗而夕晏兮指濛汜以永寧是時羲
和既頹玄夜始扃望舒整轡素風來征輕帷連颸華茵

肅清彭蚌微吟蟋蛄徐鳴望南山之崔巍兮顧北林之
葱青大陰潛乎後房兮明月耀乎前庭廼申展而缺寐
兮忽一悟而自驚焉長靈以遂淑兮將有欽乎所之意
流盪而改慮兮心震動而有思若有來而可接兮若有
去而不辭嗟博溥或作賤而失庚情散越而靡治豈覺察
而明真兮誠雲夢其如茲鶩奇聲之異缺兮鑑殊色之
在斯開丹桂之琴瑟兮聆崇陵之參差始徐唱而微響
兮情悄悵以蜲蛇遂招雲以致氣兮乃振動而大駭聲
飄颻以洋洋若登崑崙而臨西海超遙[illegible]不能究其
所在心滾滾而無所終薄兮思悠悠而未半鄧林矰於
大澤兮欽邳悲於瑤臺徘徊夷由兮猗靡廣衍遊平圃

以長望兮乘脩水之華旂長思肅以永至兮滌平衢之
大夷循路曠以徑通兮辟閶闔而洞闢羨要眇之飄遊
兮倚東風以揚暉沐消淵以淑密兮體清潔而靡譏厭
白玉以為面兮披丹霞以為衣襲九英之曜精兮珮瑤
光以發微服儵煜以繽紛兮綷粲采以相綴色熠熠以
流爛兮紛雜錯以葳蕤象朝雲之一合兮似變化之相
依麾常儀使先好兮命河女以胥歸步容與而特進兮
眄兩楹而升墀振瑤谿而鳴玉兮播陵陽之斐斐躡消
漢之危跡兮躡離散之輕微釋安朝之朱履兮踐席假
而集帷敷斯來之在室兮乃飄忽之所晞響香發而外
揚兮媚顏灼以顯姿清言竊其如蘭兮辭婉娩而靡違

訴[illegible]之運會兮浮日月之餘暉假淳氣之精微兮幸
備[illegible]以自私願申愛於今夕兮尚有訪乎是非被芬兮
[illegible]將暫往而永歸觀悅懌而未靜兮言未究而
[illegible]嗟雲霓之可憑兮飜揮翼而俱飛棄中堂之局促
兮遺戶牖之不處帷幕張而靡御兮几筵設而莫輔一作
捕載雲輿之奄靄兮乘夏后之兩龍折丹木以蔽陽兮
竦芝蓋之三重翩翼翼以左右兮紛悠悠以容與[illegible]
[illegible]作[illegible]相承兮似美人之懷憂采色雜以成文兮忽
[illegible]散而不留若將言之未發兮又氣變而飄浮若[illegible]
而失[illegible]節未集而形消目流眄而自別兮心欲來而
貌遼紛綺靡而未盡兮先列宿之規矩時黨莽而陰[illegible]

兮忽不識乎舊宇邁黃妖之崇臺兮雷師奮而下雨內
英哲與長年兮管離倫與膺賈摧魍魎而折鬼神兮[illegible]
徑登乎所期歷四方而縱懷兮誰云顧乎或疑起而[illegible]
而驚兮至北極而放之援閒維以相示兮臨門而長辭
既不以萬物累心兮豈一女子之足思

閒情賦　陶潛

初張衡作定情賦蔡邕作靜情賦檢逸詞而宗澹泊
始則蕩以思慮而終歸閑正將以抑流宕之邪心諒
有助於諷諫綴文之士奕代繼作並因觸類廣其詞
義余園閭多暇復染翰為之雖文妙不足庶不謬作
者之意乎

夫何瓌逸之令姿獨曠世以秀羣表傾城之艷色期有德於傳聞佩鳴玉以比潔齊幽蘭以爭芬淡柔情於俗內負雅志於高雲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長勤同一盡於百年何歡寡而愁殷褰朱幃而正坐汎清瑟以自欣送纖指之餘好攘皓袖之繽紛瞬美目以流眄含言笑而不分曲調將半景落西軒悲商叩林白雲依山仰睇天路俯促鳴絃神儀嫵媚舉止詳妍激清音以感余願接膝以交言欲自往以結誓懼冒禮之爲諐待鳳鳥以致辭恐他人之我先意惶惑而靡寧魂須臾而九遷願在衣而爲領承華首之餘芳悲羅襟之宵離怨秋夜之未央願在裳而爲帶束窈窕之纖身嗟温凉之異氣或脫故而服新願在[illegible]頹肩悲佳人之屢沐從白水以枯煎[illegible]隨瞻視以閑揚悲脂粉之尚鮮或取[illegible]而爲席安弱體於三秋悲文茵之代御[illegible]見求願在絲而爲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illegible]牀前願在晝而爲影常依形而西東悲高樹之多蔭慨有時而不同願在夜而爲燭照玉容於兩楹悲扶桑之舒光奄滅景而藏明願在竹而爲扇含淒飇於柔握悲白露之晨零顧襟袖以緬邈願在木而爲桐作膝上之鳴琴悲樂極以哀來終推我而輟音考所願而必違徒契契以苦心擁勞情而罔訴步容與於南林棲木蘭之遺露翳青松之餘陰儻行行之有覿交欣懼於中襟竟寂寞而無見獨悁想以空尋斂輕裾以復路瞻夕陽而流歎步徙倚以忘趣色慘悽而矜顏葉燮燮以去條氣淒淒而就寒日負影以偕沒月媚景於雲端鳥悽聲以孤歸獸索偶而不還悼當年之晚暮恨茲歲之欲殫思宵夢以從之神飄颻而不安若憑舟之失棹譬緣崖而無攀于時畢昴盈軒北風淒淒悃悃不寐衆念徘徊起攝帶以伺晨繁霜粲於素階雞斂翅而未鳴笛流遠以清哀始妙密以閑和終寥亮而藏摧意夫人之在茲託行雲以送懷行雲逝而無語時奄冉而就過徒勤思以自悲終阻山而帶河迎清風以袪累寄弱志於歸波尤蔓草之爲會誦召南之餘歌坦萬慮以存誠憩遙情於八遐

水上神女賦　江淹

江上丈人游宦荊吳首衛國望燕途歷秦關出宋都遍覽下蔡之女具悅淇上之姝未有粉白黛黑鬼神之所無也迺造南中渡炎洲逕玉礀越金流路逶迤而無軌野忽莽而鄰儔山反覆而參錯水澆灌而縈薄石五采而橫峯雲千色而承蕚日晌晌而舒光雨霄霄而稍落紫莖繞逕始參差紅荷緣水纔灼爍忽而精飛視亂意走心移綺靡夌儀悵望黃枝一麗女兮碧渚之崖腰𦛚也非雲非霧如烟如霞諸光諸色雜卉雜華的的也象珪象璧若虛若實綵錦共文瑤貝合質遂乃紅唇寫朱

眞眉擧月美目艷起秀色爛發窈窕暫見偃蹇還沒台異絕俗奇麗不常青娥羞艷素女慙光笑李后於漢主恥西施於越王神䊀覆而愉悅志離合而感傷女遂俯整玉軑仰肅金鑣或採丹葉或拾翠條寸明璣而爲誓解琅玕而相要情卞合而還散色半覩而復嬌聳轅車於水際亭雲霓於山旅奄人祇之仿像共光氣而寂寥於時也綵霞繚繞卿雲縵縵石璜文而翕艷山龍鱗而熠爛皆綠根而擢葉蔚紅龍而舒影日炫晃以朧光樹威蕤而懸衆無西海之浩蕩見若木之千尋非丹山之赫曦聞琴瑟之空音俾洞徹於俗聽物驚怪於世心恨精影之不滯悼光景之難惜閱有無於俄頃驗變化於咫尺視空同而失貌察倏忽而亡迹野田田而虛翠水湛湛而空碧遷唱桂櫂容衝波背橫汀向板岡碑砚木石洪滌蛟鼉顛㑃偃而情饒巡左右而怨多弔石渚而一欷悵沙洲而少歌苟懸天兮有命永離兮若何退以爲妙聲無形奇色非質麗於婉嫕精之賢越湘漢女而空佩觀清角而無北嫺楊不足聞知曠牙焉能姿悉何如明月之忌玄雲秋露之慙白日悉知形有之留滯非英靈之所要術也

賦

雜賦 ·

蠶賦　　　　荀況 二首

有物於此𠑹𠑹兮其狀屢化如神功被天下爲萬世文禮樂以成貴賤以分養老長幼待之爲而後存名號不美與暴爲鄰功立而身廢事成而家敗棄其耆老收其後世人屬所利飛鳥所害臣愚而不識請占之五泰五泰占之曰此夫身女好而頭馬首者與屢化而不壽者與善壯而拙老者與有父母而無牝牡者與冬伏而夏游食桑而吐絲前亂而後治夏生而惡暑喜溼而惡雨蛹以爲母蛾以爲父三俯三起事乃大已夫是之謂蠶理

箴賦

有物於此生於山阜處於室堂無知無巧善治衣裳不盜不竊穿窬而行日夜合離以成文章以能合從又善連衡下覆百姓上飾帝王功業甚博不見賢良時用則存不用則亡臣愚不識敢請之王王曰此夫始生鉅其成功小者邪長其尾而銳其剽者邪頭銛達而剽趙繚者邪一往一來結尾以爲事無羽無翼反覆甚極尾生而事起尾邅而事已簪以爲父管以爲母既以縫表又以連裏夫是謂之箴理

大言賦　宋玉　三首

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遊於陽雲之臺王曰能為寡人大言者上座王因唏曰操是太阿剝一世流血沖天車不可以厲至唐勒曰壯士憤兮絕天維北斗戾兮太山夷至景差曰校士猛毅皋陶嘻大笑至兮摧覆思鋸牙𨨏雲晞甚大吐舌萬里唾一世至宋玉曰方地為車圓天為蓋長劍耿耿倚天外王曰未也玉曰并吞四夷飲枯河海跋越九州無所容止身大四塞愁不可長據地盼天迫不得仰

小言賦

楚襄王既登陽雲之臺令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並造大言賦賦畢而宋玉受賞王曰此賦之迂誕則極巨偉矣抑未備也且一陰一陽道之所貴小往大來剝復之類也是故卑高相配而天地位三光並照則小大備能高而不能下非兼通也能粗而不能細非妙工也然則上坐者未足明賞賢人有能為小言賦者賜之雲夢之田景差曰載氛埃兮乘剽塵體輕蚊翼形微蚤鱗聿遑浮踊凌雲縱身經由鍼孔出入羅巾飄妙翩綿乍見乍泯唐勒曰析飛糠以為輿剖粃糟以為舟泛然投乎杯水中淡若巨海之洪流憑蚋眥以顧眄附蠛蠓而遨遊寧隱微以無準原存亡而不憂又曰館於蠅鬚宴于毫端烹蝨脛切蟣肝會九族而同嚌猶委餘而不殫宋玉曰無內之中微物潛生比之無象言之無名蒙蒙滅景昧昧遺形超於太虛之域出於未兆之庭纖於毳末之微蔑陋於茸毛之方生視之則眇眇望之則冥冥離朱為之歎悶神明不能察其情二子之言磊磊皆不小何如此之為精王曰善賜以雲夢之田

釣賦

宋玉與登徒子偕受釣於玄洲止而並見於楚襄王登徒子曰夫玄洲天下之善釣者也願王觀焉王曰其善柰何登徒子對曰夫玄洲釣也以三尋之竿八絲之線餌若蛆蝱鉤如細鍼以出三尺之魚於數仞之水中豈可謂無術乎夫玄洲芳水餌挂繳鉤其意不可得退而牽行下觸清泥上則波颺玄洲因水勢而施之頡之頏之委縱收斂與魚沉浮及其解弛因而獲之襄王曰善宋玉進曰今察玄洲之釣未可謂能持竿也又烏足為大王言乎王曰子之所謂善釣者何玉曰臣所謂善釣者其竿非竹其綸非絲其鉤非鍼其餌非蝱也王曰願遂聞之宋玉對曰昔堯舜禹湯之釣也以賢聖為竿道德為綸仁義為鉤祿利為餌四海為池萬民為魚釣道微矣非聖人其孰能察之王曰迅哉說乎其釣不可見也宋玉對曰其釣易見王不可察爾昔殷湯以七十里周文以百里興利除害天下歸之其餌可謂芳矣南面而掌天下歷載數百到今不廢其綸可謂紉矣羣生浸

其澤民弭畏其罰其鉤可謂拘矣功成而不隳名立而不殆其竿可謂強矣若夫竿折綸絶餌墜鉤决波涌魚失是則夏桀商紂不通夫釣術也今察玄洲之釣也左挾魚罶右執槁竿立乎潢汙之涯倚乎楊柳之間精不離乎魚喙思不出乎鮒鯿形容枯槁神色憔悴樂不役勤獲不當貰斯乃水濱之役夫也已君王又何稱焉王若建堯舜之洪竿攄禹湯之修綸投之於瀆視之於海漫漫羣生孰非吾有其爲大王之釣不亦樂乎

屏風賦　漢劉安淮南王

維玆屏風出自幽谷根深枝茂號爲喬木孤生陋弱畏金強族移根易土委伏溝瀆飄颻殆危靡安措足思在蓬蒿林有樸樕然常無緣悲愁酸毒天啓我心遭遇徵祿（謂被收錄）中郎繕理收拾捐朴大匠攻之刻雕削斲表雖裂剝心實貞愨等化器類庇蔭尊屋列在左右近君頭足賴蒙成濟其恩弘篤何恩施遇分好沾渥不逢仁人永爲枯木

九宫賦　漢黄香文彊

伊黄虚之典度存斗文之會宫翳華蓋之葳蕤依上帝以隆崇握璇璣而布政總四七而持綱和日月之光曜均節度以運行序列宿之焕爛咸垂景以煌煌豎天陰之晦暗陽元右以炳明鏡大道之浩廓泓沆漭以坱圠哂旭燦而鋭銀廓峴峴以闚闞即嶕嶢以樧杪坎埏援以消煬驤騶騶以兆蘺磋碟皓鶴以駁樂銀佛律以順游逕閶闔而出玉房謁五嶽而朝六宗對祝融而督勾芒蕩翊翊以督降聊優游以尚羊蹶崑崙而蹈碣石蹠底柱而跨太行肘熊耳而據桐柏介嶓冢而持外方浣彭蠡而洗北海浮五湖而漱華池粉白沙而饜定容卷南越以騰歷延明月以爲懸刺駭雞以爲釵繞續組而攝雲鬱垂綢繆而出離杜蘅蒙茂而帶繚繞曳陶匏以委蛇乘根車而駕神馬驂騕褭而挾翳奇使織女驂乘王良爲之御三台執兵而奏引軒轅乘駟驪而先驅招搖豐隆騎騂子而從轂各并後以爲雲車左青龍而右紫鸞前七星而後騰蛇微太一而聚群神趣熒惑而叱太白東井繫醴而播灑昔熱佛彷以悄擊四徼塵於干適絶引者而警蹕蚩尤之倫玢璘而要斑爛垂金干而捷雄戟操巨蘩之徽蟊齊佩機而鳴廓狼弧發張而外饗枉矢持竿以忤蟳迅衝風而突飛電振雲崢岫而土崒山巔狡猾而躑躅殘裂走札揭而蓀桔梗櫟略玃而突列蜥槁肩（一作轉）屈而却梁黨叱巷溏而觸螟蜓扶譬礰而扑（一作抹）雷公摽擊鈌而拂勃決奮雲旗而椎鴻鐘聲淳淪以純侖四海澹而拓地梁碎太山而剌嵩高吸洪河而啜九江登巃嵸之巑屼闚天門而閱帝宫享嘉命而延壽樂所宜之無窮

圍棊賦　漢馬融季長

畧觀圍碁兮法於用兵三尺之局兮為戰鬬場陳聚士卒兮兩敵相當拙者無功兮弱者先亡自有中和兮請說其方先據四道兮保角依旁緣邊遮列兮往往相望離離馬目兮連連鴈行踔度間置兮徘徊中央違閣奮翼兮左右翱翔道狹敵眾兮情無遠行碁多無覔兮如聚群羊駱驛自保兮先後來迎攻寬擊虛兮蹌蹌內房利則為時兮便則為強厭於食兮壞決垣墻堤潰不塞兮泛濫遠長橫行陣亂兮敵心駭惶迫兼碁雞兮頗棄其裝巴下險口兮鑿置清坑窮其中罫兮如鼠入囊收死卒兮無使相迎當食不食兮反受其殃勝負之據兮於言如髮乍緩乍急兮上且未別白黑紛亂兮於約如

葛雜亂交錯兮更相度越守規不固兮為所唐突深入貪地兮殺亡上卒狂攘相救兮先後并沒上下離遮兮四面隔閉圍合罕散兮所對哽咽韓信將兵兮難通易絕自陷死地兮設見權譎誘敵先行兮往往一窒捐碁委食兮遺三將七還遂爽問兮轉相周密商度道地兮碁相連結蔓延連閣兮如火不滅扶疎布散兮左右流溢浸淫不振兮敵人懼慄迫促踧踖兮惆悵自失計功相除兮以時各訖事留變生兮捨碁欲疾營惑窘乏兮無令詐出深念遠慮兮勝乃可必

夢賦　王延壽

臣弱冠嘗夜寢見鬼物與臣戰遂得東方朔與臣作罵鬼之書臣遂作賦一篇叙夢後人夢者讀誦以却鬼□數有驗臣不敢蔽其詞曰余宵夜寢息乃忽有非常之物□□其為夢也悉覩鬼物之變怪則有蛇頭而四角魚尾而鳥身或三足而六眼或龍形而似人群行而奮搖忽來到吾前伸臂而舞手意欲相引牽於是夢中驚怒腷臆紛紜曰吾含天地之淳和何妖孽之敢臻爾乃□手振拳雷發電舒斮游光斬猛猪批𨿛毅斫魅虛捎□甝撇諸渠擿縱目打三顱撲苕蕘扶夔䰠搏覗睆□□肝剖列㱯掣羯孽劓尖鼻踏赤舌拏傖魠揮髯鬈然□手足俎中捷獵擢拉澎濞跌抗指倒批笞強梁撟捋□撥撩予捴攜黥施（施一作□）䫜䪴抨撜軋（軋一作□）於是群邪

眾魅駭擾遑遽煥衍敤散乍留乍去變形聯眄顧望猶豫吾於是更奮奇譎脉捧獲噴扼撓蜆撻咿嚶批搞□□於是三三四四相隨俍傍而歷僻礲礲磕磕搶齊亥而聱聱鬼驚魅怖或盤跚而欲走或拘攣而不能步或中瘡而宛轉或捧痛而號呼奄靄消而光散寂不知其何故嗟妖邪之怪物敢干真人之正度耳聊嘈而外即忽屈伸而覺寤於是雞知天曙而奮羽忽嘈然而自鳴鬼聞之以迸失心慴怖而皆驚亂曰齊相夢物而以霸兮武丁夜感得賢佐兮周夢九齡年克百兮晉文盬腦國以竟兮老子役鬼為神將兮轉禍為福永無恙兮

函谷關賦　漢李尤伯仁

惟皇漢之休烈兮包八極以據中混無外之湯湯兮以
唐典之極崇萬國喜而洞洽兮何天衢以流通襟要約
之險固兮制關捷以擒犴其南則有蒼梧荔浦離水謝
沐涯浦零中以窮海陸於北則有蕭居天井壺口石經（一作徑）
貫越代朔以臨胡庭緣邊邪詣（一作指）陽會玉門麥
測龍堆或置於西則有隴隴武夷白水江零汚漢阻曲
路由山泉舊水遼濫沐落是經廼周覽以汎觀兮歷衆
關以游目惟眷闊之宏麗兮羌莫盛於函谷施雕甍以
作好鏤駿敞之堅重殊中外以隔別翼巍巍之高崇命
尉臣以執鑰統羣類之所從嚴固守之猛厲操戈鉞而
管聽孅蓄鎮造而惕息侯伯過而震惶惟函谷之初設

險前有姬之苗流嘉尹喜之望氣知真人之西遊爰物
色以遮道爲著書而肯留自周轍之東遷秦虎視乎中
州文馳齊而懼追譎鷄鳴於狗偷睢背魏而西逝托衾
衣以免搜大漢承弊以建德革厥舊而運修准令宜以
就制因茲勢以立基蓋可以詰非司邪括執喉咽季末
荒戍墮關有年天閔羣黎命我聖君稽符皇乾孔適河
文中興而受二祇同勲永平承緒欽明奉循上羅三關
下列九門會萬國之玉帛徠百蠻之貢琛冠蓋紛其雲
合車馬動而雷奔察言服以有譏捐繻傳而勿論于以
廓襟度於神聖法易簡於乾坤

疾邪賦　漢趙壹元叔

伊五帝之不同禮三王亦不同樂數極自然變化非是
故相反駁德政不能救世溷亂賞罰豈足懲時清濁春
秋時禍敗之始戰國愈復增其荼毒秦漢無以相踰越
乃更加其怨酷寧計生民之命唯利己而自足于茲迄
今情僞萬方佞諂日熾剛克消亡舐痔結駟正色徒行
嫗媽名勢撫拍豪強偃蹇反俗立致咎殃捷懾逐物日
富月昌渾然同惑孰溫孰涼邪夫顯進直士幽藏原斯
瘼之攸興實執政之匪賢女謁掩其視聽兮近習秉其
威權所好則鑽皮出其毛羽所惡則洗垢求其瘢痕雖
欲竭誠而盡忠路絕嶮而靡緣九重既不可啓又羣吠
之狺狺安危亡於旦夕肆嗜欲於目前奚異涉海之失

柂坐積薪而待然（然一作燃）榮納由於閃揄孰知辨其蚩妍故
法禁屈撓於勢族恩澤不逮於單門寧饑寒於堯舜之
荒歲兮不飽暖於當今之豐年乘理雖死而非亡違義
雖生而匪存有秦客者乃爲詩曰河清不可俟人命不
可延順風激靡草富貴者稱賢文籍雖滿腹不如一囊
錢伊優北堂上骯髒倚門邊魯生聞此辭繫而作歌曰
勢家多所宜咳唾自成珠被褐懷金玉蘭蕙化爲芻賢
者雖獨悟所困在羣愚且各守爾分勿復空馳驅哀哉
復哀哉此是命矣夫

冢賦　張衡

載輿載步地勢是觀降此平土陟彼景山（景山高也）一升一

降乃心斯安爾乃隱𡺴山平險陸利衆林鬱盤石起峻壟搆大廓（一作鄣）高岡冠其南平原承其北列石限其壇羅竹藩其域系以修遂洽以滿瀆曲折相連迤靡相屬乃樹靈木靈木戎戎繁霜峩峩匪雕匪琢周旋顧眄亦各有行乃相厥宇乃立厥堂直之以繩正之以日有覺其材以搆玄室奕奕將將崇棟廣宇在冬不涼在夏不暑祭祀是居神明是處修遂之際亦有掖門掖門之西十一餘半下有直渠上有平岸舟車之道交通舊館寒泉（一作淵）淵慮弘存不忘亡恢厥廟壇祭我子孫宅兆之形規矩之制希而望之方以麗踐而行之巧以廣幽墓既美鬼神既寧降之以福如水之平如春之卉如日之升

酒賦

曹植

余覽揚雄酒賦辭甚瑰瑋頗戲而不雅聊作酒賦粗究其終始賦曰

嘉儀氐之造思亮茲美之獨珍仰酒旗之景曜協嘉號於天辰穆生以醴而辭楚侯嬴感爵而輕身其味有宜城醪醴蒼梧縹青或秋藏冬發或春醞夏成或雲沸潮湧或素蟻浮萍爾乃王孫公子遊俠翱翔將承芳以接意會陵雲於朱堂獻酬交錯宴笑無方於是飲者並醉縱橫讙譁或揚袂屢舞或扣劍清歌或嚬蹴辭觴或奮爵橫飛或歎驪駒既駕或稱朝露未晞於斯時也質者或文剛者或仁卑者忘賤窶者忘貧於是矯俗先生聞之而歎曰噫夫言何容易此乃淫荒之源非作者之事若耽于觴酌流情縱逸先王所禁君子所斥

白髮賦

魏左思太沖

星星白髮生於鬢垂雖非青蠅穢我光儀策名觀國以此見疵將拔將鑷好爵是縻白髮將拔惄然自訴稟命不幸值君年暮逼迫秋霜生而皓素始覽明鏡惕然見惡朝生晝拔何罪之故子觀橘柚一皜一曄貴其素華匪尚綠葉願戮子之手攝子之鑷咨爾白髮觀世之途靡不追榮貴華賤枯赫赫闐闐䕫鵲紫廬弱冠來仕童髫獻謀甘羅乘軫子奇剖符英英終賈高論雲衢拔白

就黑此自在吾白髮臨拔瞋目號呼何我之冤何子之誤甘羅自以辨慧見稱不以髮黑而名著賈生自以良才見異不以烏鬢而後舉聞之先民國用老成二老歸周周道肅清四皓佐漢漢德光明何必去我然後要木咨爾白髮事故有以爾之所言非不有理曩貴耆老今薄舊齒皤皤榮期皓首田里雖有二毛河清難俟隨時之變見歎孔子髮乃辭盡誓以固窮昔臨玉顏今從飛蓬髮膚至昵尚不克終聊用擬辭比之國風

元父賦

阮籍

吾嘗遊元（一作亢）父登其城使人愁思作賦以詆之曰

不足樂也

元父者九州之窮也先代之幽虚者也故其地郭甲小
弓促危隘不遐其土田則汙除漸淤泥涅槃洿方池邊
屬兮容水滂沱穢菜惟産兮不食實多地下沉陰兮受
氣匪和太陽不周兮殖物靡嘉故其人民頑嚚檮杌下
愚難化其區域壅絶斷塞分迫旋淵終始同貫本末相
牽嵭昔説今賤世歷年鉅野渚其後窮齊盡其前毗滄
不暢垢濁寃綮不肖群聚屋空無賢故其民放散肴亂
藪竄澤居比跡麋鹿齊志豪樞貙一作是以其原壤不辟
樹藝希疏頁藁彌皐蚊虻慘膚也于其遠險則右金鄉
而左高平崇陵崔嵬深溪峥嵘美類不處熊虎是生故
人民被害噬齧禽牲獸情彌之近阻則鳴鳩膽其前曲

城發其後鴟梟群翔之可悼豈有志於須臾故其人民
狼風缺氣熱電無停南望春申東瞻孟嘗袁界薛邑境
邊山陽逆旅行舍姦盜所藏北臨平陸齊之西封捷徑
燕趙逃歯逍遥故其人民側匿頗僻隱蔽不公懷私抱
詐爽匿慝一作非一作從禮義不設淳化匪同先哲遺言有昭
有襲葬一作如何君子栖遲斯邦

歲暮賦

陸雲二首

余祇役京邑載離永久永寧二年春忝寵北郡其夏又
轉大將軍右司馬於鄴都自去故鄉荏苒六年惟姑與
姊仍見背棄銜痛萬里哀思傷毒而日月逝速歲聿云
暮感萬物之既改瞻天地而傷懷乃作賦以言情焉

夫何乾行之變通兮昏明迭而載路羨飛轡之遠御兮
騰六龍於天步時赴節而漸流兮氣移數而改度揮促
節於短日兮振修策於長夜運儵忽其既周兮歲冉冉
而告暮變棘心之柔風兮滋豐草之湛露玄暉邈以峻
服兮黄裳皓而振素於是顓頊御時玄冥統官天廟既
底日月貞觀淪重陽於潛戶兮嚴微積陰於司寒日回
天以滅景兮飈衝淵而無瀾堅冰涸於川底兮白雪隕
於雲端普區宇之瘁景兮頻萬物之衰顔時凛戾其可
悲兮氣蕭索而傷心凄風愴其鳴條兮落葉翩而灑林
獸藏丘而絶迹兮鳥攣木而栖音山振枯於曾與層同嶺
兮民懷慘於重襟寒與暑其代謝兮年冉冉其將老豐

顔曄而朝艶一玄鬢粲其夕皓感芳華之志學兮悲時暮
而難考遠圖逝而辭懷兮寄思集而盈抱羨厚德之溥
載兮嘉豐化之大造悵盛來之苦晏兮悲衰至之常蚤
措睎露而怵心兮衍死生於靡草蒙時來之嘉運兮遊
上京而凱入黍乘軒於紫宮兮剖金虎而底邑馮台光
之發暉兮荷寵靈而來集望故疇之逈遼兮泝南風而
頽泣長歎息而永懷兮感逝物而傷悲哀年歲之攸往
兮伊行人之思歸結隆恩於朝日兮綴永念於絶暉表
亡陰而貞吝兮聆[illegible]人其若遺嗟我行人之久永兮何
歸途之芒芒想涵逮於川睹攸逝兮江湘處孝敬於神
丘兮結祇慕於帷帟瞻山川而物存兮思六親而人亡

閜二姑而背世兮及伯姊而淪喪尋餘蹤於空宇兮想
絕景於遺堂悲山林之杳謫兮痛華構之丘荒靖深情
以遐慕兮思纏綿而褱楚淨番顧以交頹兮哀淒心而
洞駭神尋路而窘逝兮形頻蹙乎其所心悠悠其若懸
兮音既絕而復舉悲人生之有終兮何天造而罔極仰
悲谷之方中兮顧懸車而日昃百年迅於分噓兮千歲
疾於一息詠大椿之萬祀兮同蟪蛄於未識歲難停而
易逝兮情難多而泰寡年有來而棄予兮時無算而非
我祇生心於日順兮雖呼吸其難假攝儀生於逆旅兮
欲淹留其焉可彼鑒寐之有時兮亦始卒之固然舒遠
懷於千載兮悵同感乎中山鑒通人之炯戒兮懼晏平
之諓言啓貞心以自盡兮覽遺籍而問道亮爽鳩之既
徂兮故營丘之有紹在吾儕之陋心兮豈取樂於東表
尚長生而自得兮將奚待而有夭考大德於天地兮知
斯言之益矯

南征賦

太安二年秋八月奸臣平玄之皇甫商敢行稱亂凌
弱乘輿天子蒙塵于外自秋徂冬大將軍敷命群后
同恤社稷乃身統三軍以謀國難自義聲所及四海
之內朔漠之表蒸徒贏糧而請奮胡馬效塞而思征
四夕之會眾以百萬軍旅之盛威靈之著自古以來
未之有也粵十月軍次于朝歌講武治戎以觀兵于
殷墟於是美義征之舉壯師徒之盛乃作南征賦
揚匡霸之勳云爾

有晉之霸后資濬哲之叡聖崇文德於緝熙濟武功
而保定應天鑑之昭華荷帝祐之休命步王衢以觀八
方在璿璣而齊七政芒芒神道化洽崇深仰戾天飛俯
洞淵沉振南箕以鼓物冒慶雲而崇蔭宏天維以籠世
廓宇宙而宅心濬溥施之厚德鏗希聲之大音淵澤洄
而泣注豪彥萃而為林九服惟清諸夏謐靜肅慎回首
沙漠引領大和時降地靈夙挺結芳林之奇幹垂珍禾
之神穎勵修德於億兆端潛形於萬景在中葉之不競
遭皇家之毒亂悲國步之未夷卬夙興而昧旦括度方
而大誥集率土而貞觀致天屬於王幾肅宵征而省難
爾乃建黃鉞之靈威樹戎輅之高蓋代隱天之雷鼓振
凌霄之電旆介夫揮戈而夙興輕武摠千而啓萬振靈
韶之嘈嘈飛旟旐之翿翿虹旃沂風以委蛇霓旄蒙光
而容裔公徒十萬其會雲興悠悠華戎時罔不承爾乃
命屏翳以夕降式飛廉以朝升滌蒙雨而復清景帶天
而光澄陪武臣於彫軒列名係於後乘猛將起而虎嘯
商飈肅其來應士憑威而鄉駭馬厲天而景凌臨川屯
於廣陸武騎被乎中陵類禡北京師徒經始桓桓先征
在河之涘順彼長道懸旌千里奚王師之遵時茂七德
而發止爾乃稅駕殷墟我徒既陳順時講武溥狩于原

紛同方而類聚煥副翼而明分祇明刑以誓衆習軍政
於舊聞儼山立以崇替會鑿煙駭而與紛若溟海之引回
流岱靈之吐行雲于時玄冬首時陰風戒煞山澤含哀
天地肅又閑夜冽以澄清中原曠而懞昧戎士肅而咸
戒三軍紛而雜遝長角哀吟以命旅金鼓隱訇而啓伐
景凌冥而四播音乘雲而上逝火烈具舉伐鼓淵淵朱
光俛而丹野炎暉仰而絳天曜靈翕赫以增熾憤氣咈
悅而凌煙狂飈起而妄駭行雲譪而芊眠[illegible]旌旆翩
其猗靡警慓因而嬗娟爾乃洪音雷潰所向尅廣凌雲
發揮萬里振響聲馮虛而天回烈駭洞而地蕩映皓月
而望舒闇照重昏而大夜朗服縣炎揚而晃爚飛烽戢
煜而決漭乃有熊羆之旅虓闞之將雄聲泉湧逸氣風

亮超三軍以奔厲賈餘勇而成壯兆洪音於寂寞先無
形而高唱紛若屯雲渙若積波逝陰匿景靜言勿譁一作
謳絶倡寂其既收萬夫翕而咸和嚴鼓隱而重戒[illegible]燧
暐而星羅列榮陰而卬假曜憑陽而登遐若扶桑之振
華葉皓天之散朝霞起燭龍之絶景豈比象於白雉

函谷關賦

晉江統應元

登彼函谷爰覽丘陵地險逶迤山岡相承深谿纍降修
衣重升下杳冥而幽暖上穹從而高興帶以河洛貫以
崤岨經略封畿因固設險異服則呵奇言必檢消姦宄
於末葉殷邪僞於萌漸及文仲之斯廢乃建仁而受賑
聖王制典蓋以防淫萬里順軌疆場不侵撫四夷而守
境豈恃阻於高岑彼桀紂以顛墜非山河而不深顧晉
平之受險獲汝叔之忠箴鄙魏武之墜志嘉吳起之弘
心末代陵遲惡嬴氏之叛渙乃因茲而自增下陵上替
山冢崒崩覽孟嘗之獲免賴博愛而多寵惟七國之西
征仰斯阻而震恐豈陝險之難犯將羣帥之無勇洛漢
祖之絶關又見敗於勍項尹喜爰處觀妙研情李老西
徂五千遺聲張祿既入穰侯乃傾管陵之出稟桀由生
衛鞅及商喪宗排名終軍棄繻擁節飛榮翺浮僞於末
俗思玄真乎大庭

鏡賦

傅玄

順陰位於西裔採秋金之剛精醮祝融以致虔命歐冶
而是營睎日月之光烈儀厥象乎曜靈不有心於好醜
而衆形其必詳同實録於良史匪善惡而是彰猗猗淑
媛戔戔后妃眷春榮之零悴懼玉顔之有衰盼清揚而
自鏡競崇姱以相暉若乃雲鬢亂於首頰黛渝於色設
有之於斯器兮孰厥貌之能飾與尚一作啻盲一作聲而同
昧兮近有面而不識君子知貌之不可以不飾則內省
而自箴既見前而慮後則祗畏於幽深察明明之待營
則以此而洗心睹日觀之有暇則稽訓於儒英夫然尚
何厥容之有慢而厥思之有淫

船賦

晉棗據道彦

伊河海之深廣吁嗟綿邈而無垠彼限隔而靡覩兮此由茲而莫聞雖后土之同載兮實殊代而乖分嘉聖王之神化兮理通微而達幽悼生民之隔塞兮愍王教之不周立成器以被用兮因垂象以造舟濟淩波之絕軌兮越巨川之玄流水無深而不度兮路無廣而不由運重固之滯質兮載沉而載浮飄[illegible][illegible]於吳會轉金石於洪濤迴無涯之浩浩不抑進而轂留登陽侯之激浦兮方湧翔而龍游雖滔天而橫厲長抱樂而無憂乘流則逝遇抵而停受命若禽唯時而征不辭勞而惡動不偷安而自寧不貪財以徇功不愛力而欲輕豐儉隨乎質量所勝任乎木形雖不乘而長浮雖涉險而必正周遊曲折動與時併溥載善施心無所營囊括品物受厚含榮唯載涉之所欲混貴賤於一門包涵通於道德普納比乎乾坤感思用之卻廣信人道之所存

觀魚賦　晉摯虞仲洽

觀鱗族於彪池兮睍羽羣於瀨涯乃有洧泉之鯉濯陂之鰋逸瀰涌躍汲浪赴遠集于曲灌之隈逐乎澹淡之深攢聚輻凑或躍或沉脩樂攸驛眩目驚心徒極觀而無獲兮美鮮肴之柔嘉於是六杜俱起參搆橫羅編莞焉扇鉤木激波奔突轉溥流不及瀾魚未驚而失行忽良達於急湍諒形勝之得勢嘗有往而無反魚鱠膾鯉[illegible]厥羞脊核並陳既旨且柔沉湍蹈於通溝因素波

以獻酬騁微巧於浮觴競機捷於迅流既歡豫而不惓願窮書而兼夜獨臨川而慷慨感逝者之不捨惟脩名之求立戀景曜之所謝懷留連之敗德遂收歡而命駕反時也含懷湛遁需于酒食盤衍宴安歡情未極選與之言矯枉以直悅而不懌莫不歎息

浴禊賦　張協

夫何三春之令月嘉天氣之氤氳和風穆以布暢百卉曄而敷芬川流清泠以汪濊原隰蔥翠以龍鱗游魚瀺灂於淥波玄鳥鼓翼於高雲美節慶之動物悅羣生之樂欣故新服之既成將禊除於水濱於是縉紳先生嘯儔命友攜朋接黨冠童八九主希孔墨賓慕顏柳臨涯詠吟濯足揮手乃至都人士女奔奔祁祁車駕岬嵑克溢中逵粉葩翕習綠阿被湄振袖生風接衽成幃若夫權戚之家豪侈之族采騎齊鑣華輪方轂青蓋雲浮參差相屬集乎長洲之浦曜乎洛川之曲遂乃停輿蕙渚稅駕蘭田朱幔虹舒翠幕蜺連羅樽列爵周以長筵於是布椒醑薦柔嘉祈休吉蠲百痾漱清源以滌穢兮攬綠藻之纖柯浮素卵以蔽水灑玄醪於中河

火賦　晉潘尼正叔　二首

覽天人之至周嘉火德之為貴含太陽之靈暉體淳剛之正氣先聖仰觀通神悟靈窮物盡數研幾至精鑽燧造火陶冶羣形協和五味革變羶腥備乃狄牙典膳百

品既陳和羹旨酒醲醇烹龍煮鼉灼龜膾鱗若乃
流金化石鑠鐵融銅造制戎器以戒不恭砥鍊兵械整
飭而[illegible]四海康乂邊境無寇韜弓戢劒解甲釋胄銷鏑
爲耒鑄戈爲耨戰士反於耕農戎馬放乎外廐及至焚
野燎原陸火赫羲林木摧拉沙粒並糜騰光絶覽雲散
霓披去若風驅疾若電逝芬輪紆轉倏忽橫厲震響達
乎八冥流光燭乎四裔

釣賦

抗余志於浮雲樂余身於蓬廬尋渭濱之遠跡且游釣
以自娛左援修竹右縱飛綸金鈎屬釣甘餌垂芬衆鮮
奔湧游鱗橫集觸餌見擒值鈎被執長繳繽紛輕竿翕

習雲往飈馳光飛電入躍靈未及警策盡已獲其數十
且夫播炙之鮮煎熬之味百品千變殊方異氣隨心適
好不可勝紀乃命宰夫膾此潛鯉電割星流芒散縷解
隨風離鍔雲翻雪累西戎之蒜南夷之薑酸醎調適齊
和有方和神安體易思難忘

酃酒賦

張載

惟賢聖之興作貴垂功而不泯嘉康狄之先識亦應天
而順人擬酒旗於玄象造甘醴以頤神雖賢愚之同好
似大化之齊均物無往而不變獨居舊而彌新經盛衰
而無廢歷百代而作珍若乃中山冬啓醇酎秋發長安
春御樂浪夏設漂蟻泛布分香酷烈播殊美於聖載信

人神之所悅未聞珍酒出於湘東丕顯於皇都乃潛滋
於吳邦往逢天地之否運今遭六合之開通缺宣至味
而大同匪徒法用之窮理信泉壤之所鍾故其爲酒也
殊功絶倫三事既節五齊必均造釀在秋告成在春備
味滋和體色淳清宣神御志導氣養形遣憂消患適性
順情言之者嘉其美味志之者棄事忘榮于是糾合同
好以遨以遊嘉賓雲會矩坐四周設金樽於南楹酌浮
觴以旋流備鮮肴以綺進錯時膳之珍羞禮儀攸序是
獻是酬頳頻發溢脫思凱休德音晏晏弘此徽猷咸得
志以自足願棲遲於一丘於是懽樂既洽日薄西隅主
稱湛露賓歌驪駒僕夫整駕言旋其居乃憑軾以迴軌

騁輕驅於通衢反衡門以隱跡覽前聖之典謨感夏禹
之防微悟儀氏之見疏鑒往事而作戒罔非酒而惟愆
哀秦穆之既醉殲良人而棄賢嘉衛武之能悔著屢舞
於初筵察成敗於往古垂將來於茲篇

觀漏賦

鮑照

客有觀於漏者退而歎曰夫及遠者箭也而定遠非
箭之功爲生者我也而制生非我之情故自箭而爲
心不可憑者絃因生以觀我不可恃者年憑其不可
恃故以悲哉況乎沈華寄遠輕波潛耗而感神嬰慮
者又自外而傷壽以是思生生亦勤矣乃爲賦云
佩流歎於馳年纓華思於徂月結蘭苕以望楚弄參差

以歌越撫凝肌於遷滯鑑雕容於髣髴昔有墜而易晷
憂無方而難歇歷玫階而升陳訪金臺之盈闕觀騰波
之吞寫視驚箭之登沒箭既沒而復登波長瀉而弗歸
注沈穴而海漏射懸塗而電飛堪戶牖而知天掩雲霧
而測暉創百齡於纖隱積千里於空微彼崢崢而行溢
此冉冉而逾衰撫寸心而未改指分光而永違昔傷矢
之奔驚聞虛弦之顛仆徒覩刃而知懼豈潛機之能覺
惟生綏之霏霏亦悲心而懼促恒證古而秉心抱空意
其如玉波沈沈而東注日滔滔而西屬丞繁馨於纖草
殞曲華於喬木對吳離而後歌據窮躁而方哭離接薪
之更傳寧絕明之還續貫古今而并念信寡易而多難
照不留乎激矢生乃急於走丸既河源之莫壅又吹波
而助瀾神怵迫而多慮心輾轉而抄歡望天涯而佇念
撫旅歛而長歎嗟生民之永迷躬與後而皆恤死零落
而無二生差池之非一理幽分於化前算冥定於天秩
與丈胃而招病猶剝腸而興疾情殊用而俱盡事離方
而同失聊弭志以高歌順烟雨而沈逸於是隨秋鴻而
汎渚逐春鸞而登梁進賦詩而展念退陳酒以排傷物
不可以兩大遁無得而雙昌薰晚華而後落槿早秀而
前亡姑屏憂以愉思樂茲情於寸光從江河之紆直委
天地之圓方漏盈兮漏虛長無絕兮芬芳

感物賦

晉傅亮季文

余以暮秋之月述職內禁夜清務隙遊目藝苑于時
風霜初戒蟄類尚繁飛蛾翔羽翩翩滿室赴軒幌集
明燭者必以燋滅爲度雖則微物矜懷者久之退感
莊生異鵲之事與彼同迷而忘反鑒之道此先師所
以鄙智及齊客所以難日論也悵然有懷感物興思
遂賦之云爾

在西成之暮晷肅皇命於禁中聆蜻蛚於前廡鑒朔月
於房櫳風蕭瑟以陵幌霜凄凄而被墉怜鳴蜩之應節
悟落景之懷東嗟勞人之萃感何夕永而慮充眇今古
以遐念若循環之無終詠倚相之遺短希董生之方融
鈍光燈而散袠溫聖哲之遺蹤墳素杳以難暨九流紛
其異封領三百於無邪貫五千於有宗考舊聞於前史
訪心跡於汙隆豈夷阻之在運將全喪之由躬遊翰林
之彪炳嘉美手於良工辭存麗而去穢旨既雅而能通
雖源流之深浩且揚搉而發蒙習習飛蚋飄飄纖蠅緣
幌求隙望爛思陵糜蘭膏而無悔赴朗燭而未懲瞻前
軌之既覆忘改轍於後乘匪微物之足悼悵永念而㩲
膺彼人道之爲貴參二儀而比靈稟清曠以授氣脩緣
督而爲經照安危於心術鏡纖兆於未形循末而捨
本或耽欲而忘生碎隨侯（一作珠）於微爵捐所重而要輕
矧昆蟲之所昧在智士其猶嬰悟雕陵於莊氏幾鑒濁
而迷清仰前修之懿軌知吾跡之未并雖宋元之外占

曷在予之克明豈知反之徒爾增投翰以增情

遊後園賦　謝朓

積芳兮選木幽蘭兮翠竹上蕪蕪兮蔭景下田田兮被谷左蕙畹兮彌望右芝園兮寫目山霞起而削成水積明以經復於是敞風閣之藹藹聳雲館之迢迢周步檐以升降對玉堂之沉寥追夏德之方暮望秋清之始飈藉宴私而遊衍時晤語而逍遥爾乃日栖榆柳霞照夕陽孤蟬已散去鳥成行惠風湛兮帷殿肅清陰起兮池館涼陳象設兮以玉瑱披蘭籍兮咀桂漿仰微塵兮美無度奉英軌兮式如璋藉高文兮清談預含毫兮握芳則觀海兮爲富乃游聖兮知方

燈賦　江淹　四首

淮南王信自華淫命綵女兮餌丹砂而學鳳音紫霞没白日沉挂明燈散玄陰顧謂小山儒士斯可賦乎於是乏琴而言曰若大王之燈者銅華金檠錯質鏤形碧爲雲氣玉爲仙靈雙椀百枝艷帳充庭炤錦地之文席映繡柱之鴻筝恣靈修之浩蕩釋心疑而未平兹侯服之誇詡而處士所莫嘗也若庶人之燈者非珠非銀無藻無縟心不貴美器窮於樸是以露冷帷幔風結羅紈螢光别桂蛾命辭蘭秋夜如歲秋情如絲怨此愁抱傷此秋期必丹燈坐歎停説忘辭至夫霜封園橘氷裂池蓀雲雪無際河海方昏冬膏既凝冬節未度宵連冬心寂歷冬暮亦復朱燈空明但爲傷故乃知燈之爲寶信可賦也王遂讃善燈意斂神屈原才華宋玉英人恨不得與之同時結佩共紳今予凝章挺秀近出嘉賓吐蘅吐蕙含瑤含珉摧騶離輦以愛國之有臣焉

丹砂可學賦

咸或一作曰金不可鑄僊不信也試爲此辭精思云爾

惟雲陽之少折乃人遥之多憂雖瑶笙及金瑟雜翠帳與丹幬吞悲欣於得失銜哀樂於春秋煥如星絶顯如火滅星絶難光火滅可傷故從師而問道冀幽路之或暘渺神宗之無綫蹬雲根之不賒信名山及石室驗青傾與丹砂搗五難之重滯擘九仙之輕華故抱魄寂處

凝神空居泯邈深晝窈鬱重虚晛炫燿而可見聽沉寥而有餘於是乘河漢之光氣騎列星之綵色輟陰陽於形有傳變化於心識浮恍惚而無涯泛靈恠而未極架日月之精照騫蛟龍之毛翼遂乃氣穆肅而神奔胃窈窈而鬼怪綴葳蕤而成冠點雜錯而爲佩出涵泣而遐驚貫濛鴻而上勵鳳之來兮蔽日鸑鷟之集兮爲羣左昆吾之炎景右崦嵫之卿雲爛七采之炤燿漫五色之絪烟一作絪非世俗之質見焉鬼神之嘗聞既而踐碧臺之錯落燿金宫之玲瓏幻蓮華於繡闥化蒲桃於錦屏絶丹光而電烻颷翠氛而杳冥軒儆惘於宛虹階侘傺於弇鮌惑龍宫之殿稱迷忉利之宫名故靈偃蹇兮姣服

廣文選卷第八

詩

述德

漢廟登歌詩　漢東平王蒼

於穆世廟肅雍顯清俊乂翼翼秉文之成越序上帝駿奔來寧建立三雍封禪泰山章明圖讖放唐之文休以惟德罔射協同本支百世永保厥功

歌魏德詩二首　魏文帝

堯任舜禹當復何爲百獸率舞鳳皇來儀得人則安失人則危唯賢知賢人不易知歌以永言誠不易移鳴條之役萬舉必全聖德道通言降福自天

汎汎淥池中有浮萍寄身流波隨風靡傾芙蓉含芳菡萏垂榮朝采其實夕佩其英采之遺誰所思在庭雙魚比目鴛鴦交頸有美一人婉如青揚知音識曲善爲樂方

勸應

佹詩（有說）　荀況

天下不治請陳佹詩天地易位四時易鄉列星隕墜旦暮晦盲幽晦登昭日月下藏公正無私反見縱橫志愛公利重樓疏堂無私罪人憼革二兵道德純備讒口將將仁人絀約敖暴擅强天下幽險恐失世英螭龍爲蝘蜓鴟梟爲鳳皇比干見刳孔子拘匡昭昭乎其知之明也郁郁乎其遇時之不祥也拂乎其欲禮義之大行也闇乎天下之晦盲也皓天不復憂無疆也千秋必反古之常也弟子勉學天不忘也聖人共手時幾將矣與愚亦疑願聞反辭其小歌也念彼遠方何其塞矣仁人詘約暴人衍矣忠臣危殆讒人服矣琁玉瑤珠不知佩也雜布與錦不知異也閭娵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力父是之喜也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危爲安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

戒子詩　漢東方朔（曼倩）

明者處世莫尚于中優哉游哉於道相從首陽爲拙柳惠爲工飽食安步以化代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才盡身危好名得華有群累生孤貴失和遺餘不匱自盡無多聖人之道一龍一蛇形見神藏與物變化隨時之宜無有常家

自劾詩二首　漢韋玄成（少翁）

赫矣我祖侯于豕韋賜命建伯有殷以綏厥績既昭車服有常朝宗商邑四牡翔翔德之令顯慶流于裔宗周至漢群后歷世肅肅楚傅輔翼元夷厥駟有庸惟慎惟祗嗣于孔休越遷于鄒五世㢘寮至我節侯惟我節侯顯德遐聞左右昭宣五品以訓既耇致位惟懿惟奐厥賜祁祁百金洎館國彼扶陽在京之東惟帝是留政謀是從繹繹六轡是列是理威儀濟濟朝享天子天子穆

穆是宗是師四方遐邇觀國之輝茅土之繼在我俊兄惟我俊兄是讓是刑於休厥德於赫有聲致我小子越留於京惟我小子不肅會同嫡彼車服黜此附庸赫赫顯爵自我隊之微微附庸自我招之誰能忍媿寄之我顏誰將遐征從之夷蠻於赫三事匪俊匪作於蔑小子終焉其度誰謂華高企其齊而誰謂德難厲其庶而嗟我小子于貳其尤隊彼令聲申此擇辭四方群后我監我視威儀車服唯肅是履

戒子孫詩

於肅君子既令儀德服此溫恭棣棣其則咨予小子既德靡逮曾是車服恭嫚以隊明明天子俊德烈烈不遂

我道恤我九列我既茲恤惟夙惟夜畏忌是申供事靡惰天子我監登我三事顧我傷隊爵復我舊我既此登望我舊階先后茲度漣漣孔懷司直御事我熙我盛群公百僚我嘉我慶于異卿士非同我心三事惟囏莫我肯矜赫赫三事力雖此畢非我所度退其罔日昔我之隊畏不此居今我度茲戚戚其懼嗟我後人命其靡常靖共爾位瞻仰靡荒慎爾會同戒爾車服無嫡爾儀以保爾域爾無我視不慎不整我之此復惟祿之幸於戲後人惟肅惟栗無忝顯位以蕃漢室

迪志詩　　漢傅毅武仲

咨爾庶士迨時斯勖日月逾邁豈云旋復哀我經營力靡及在茲弱冠靡所樹立於赫我祖顯于殷國貳迹阿衡克光其則武丁興商伊宗皇士爰作股肱萬邦是紀奕世載德迄我顯考保膺淑懿纘修其道漢之中葉俊乂式序秩彼殷宗光此勳緒伊余小子穢陋靡逮懼我世烈自茲以墜誰能革濁清我濯溉誰能昭闇啟我童昧先人有訓我訊我誥訓我嘉務誨我博學爰率朋友尋此舊則契闊夙夜庶不懈忒秩秩大猷紀綱庶式匪勤匪昭匪壹匪測農夫不怠越有黍稷誰能云作考之居息二事敗業多疾我力如彼遵衢則罔所極貳志靡成聿勞我心如彼兼聽則溷於音於戲君子無恒自逸徂年如流鮮茲暇日行邁屢稅胡能有迄密勿朝夕

聿同始卒

述志詩二首　　漢仲長統公理

飛鳥遺跡蟬蛻亡殼騰蛇棄鱗神龍喪角至人能變達士拔俗乘雲無轡騁風無足垂露成幃張霄成幄沆瀣當餐九陽代燭恒星豔珠朝霞潤玉六合之內恣心所欲人事可遺何為局促

大道雖夷見幾者寡任意無非適物無可古來繚繞委曲如瑣百慮何為至要在我寄愁天上埋憂地下叛散五經滅棄風雅百家雜碎請用從火抗志山西游心海左元氣為舟微風為柁翱翔太清縱意容冶

矯志詩　　曹植

芳樹雖香難以餌烏尸位素餐難以成名磁石引鐵於
金不連大朝聚士愚不聞焉抱璧塗乞無爲貴寶履仁
遘禍無爲貴道鶵雛遠害不羞卑棲靈虬避難不耻汙
泥都蔗雖甘杖之必折巧言雖美用之必滅濟濟唐朝
萬邦作孚逢蒙雖巧必得良弓聖王雖知必得英雄螳
螂見嗤齊士輕戰越王軾蛙國以死獻道遠知驥世僞
知賢覆之𢢽之順天之矩澤如凱風惠如時雨口爲禁
闥舌爲發機門機之關括矢不追

言志詩　晉嵇康叔夜

曰余不師訓潛志去世塵遠想出宏域高步超常倫靈
鳳振羽儀戢景西海濱朝食琅玕實夕飲玉池津處順

故無累養德乃入神曠哉宇宙惠雲羅更四陳哲人貴
識義大雅明庇身莊生悟無爲老氏守其真天下皆得
一名實久相賓咸池饗爰居鍾鼓或愁辛柳惠善直道
孫登庶知人寫懷良未遠感贈以書紳

命子詩　十首　陶潛凡十六首

悠悠我祖爰自陶唐邈爲虞賓歷世重光御龍勤夏豕
韋翼商穆穆司徒厥族以昌○紛紛戰國漠漠衰周鳳
隱於林幽人在丘逸虬遶雲奔鯨駭流天集有漢眷予
愍侯○於赫愍侯運當攀龍撫劍夙邁顯茲武功書誓
山河啓土開封亹亹丞相允迪前蹤○渾渾長源蔚蔚
洪柯群川載導衆條載羅時有語默運因隆窊在我中

晉業融長沙○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子疇我專征何
國功遂辭歸臨寵不忒孰謂斯心而近可得○肅矣我
祖慎終如始直方二臺惠和千里於皇仁考淡焉虛止
寄迹風雲寘茲慍喜○嗟余寡陋瞻望弗及顧慚華鬢
負影隻立三千之罪無後爲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
卜云嘉日占亦良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溫恭朝夕念
茲在茲尚想孔伋庶其企而○厲夜生子遽而求火凡
百有心奚特於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亦有言斯情
無假○日居月諸漸免于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夙興
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

勸農詩　六首

悠悠上古厥初生人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智巧既萌資
待靡因誰其贍之實賴哲人○哲人伊何時爲后稷贍
之伊何實曰播殖舜既躬耕禹亦稼穡遠若周典八政
始食○熙熙令音猗猗原陸卉木繁榮和風清穆紛紛
士女趨時競逐桑婦宵征農夫野宿○氣節易過和澤
難久冀缺攜儷沮溺結耦相彼賢達猶勤壟畝矧伊衆
庶曳裾拱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宴安自逸歲暮奚
冀儋石不儲飢寒交至顧爾儔列能不懷愧○孔耽
德業須是鄙董樂琴書田園不履若能超然投跡高軌
敢不斂衽敬讃德美

獻詩

應詔詩二首　晉張華茂先

赫赫大晉奄有萬方陶以仁化曜以天光二跡陝西實在我王内秉玉鉉外惟鷹揚四牡揚鑣玄輅振綴庶寮群后餞飲洛湄感離嘆悽慕德遲遲

崇選穆穆利建明德於顯穆親時惟我王稟姿自然金質玉相光宅舊趙作鎮冀方休寵曲錫備物焕彰發軔上京出自天邑百寮餞行搢紳具集軒冕我我冠蓋習習慈德惟懷永嘆弗及

應詔詩　晉何劭敬祖

穆穆聖王體此慈仁友于之至通于明神遊宴綢繆情戀所親薄言餞之于洛之濱嵩崖巖巖洪流湯湯春風動衿歸鴈和鳴我后饗客鼓瑟吹笙舉爵惟別聞樂傷情嘉宴既終白日西歸群司告旋鸞輿整綏我皇重離頓轡駱駟臨川永歎酸涕霑頤崇恩感物左右同悲

應詔詩二首　晉閭丘冲

暮春之月春服既成陽升土潤氷渙川盈餘萌達壤嘉木敷榮后皇宣遊既宴且寧光光華輦詵詵從臣微風扇穢朝露翳摩上蔭丹幄下藉文茵臨川挹盥濯故潔新俯鏡清流仰睇天津藹藹華林嚴嚴景陽業業峻宇奕奕飛梁垂蔭倒景若沉若翔

浩浩白水汎汎龍舟皇在靈沼百辟同遊擊棹清歌鼓枻行酬聞樂咸和具醉斯柔在昔帝虞德被遐荒干戚在庭苗民來王今我哲后古聖齊芳惠此中國以綏方元首既明股肱惟良樂酒今日君子惟康

應詔詩　宋顏延之延年

太儀在御皇聖居貞旁緝民紀俯肆天經協資感變神以瑞形川無逌寶山不閟靈亦[illegible]戒裝皇心載遠夕帳亭臯晨儀禁苑神行景鶩發自雲闕對宴感分瞻秋悼晚

應詔詩　沈約二首

皇情悵東杝羽旆拂南躔夏雲清朝景秋風揚早蟬飫和陪下席論道光上筵

應詔詩

濟若動龍驂參差凝鳳管金塘草未合玉池泉將滿

應詔詩　梁王筠

金版韜英玉牒蘊精帝德乃武土威有征軒習涿矢夏陳干戚周驚戎車漢馳羽檄我皇後聖千年鍾武德洞九門威加八柱金正把德水行失道胡馬南牧戎徒西保存食伊瀍整居灃鎬金關揚塵銅臺茂草命彼膳夫美詔協律樂舞出東紘操吉日王餞騑羅瑱泉泛溢聖德温温肅儀秩秩

應詔詩　梁劉孝綽

皇心眷將遠帳餞靈之側是日青春獻林塘多秀色芳卉疑綸組嘉樹似雕飾遊絲縈蔫領光風送綺翼下拂

朝既盈留宴景將昃高辯競談淵奇文爭華力伊臣獨
無伎何由忝厺息
公讌
元會詩　曹植
初會元祚吉日惟良乃爲佳會宴此高堂衣裳鮮潔黼
黻玄黃珍膳雜遝充溢圓方俯視文軒仰瞻華梁願保
茲喜千載爲常歡笑盡娛樂哉未央皇家榮貴壽考無
疆
後園會詩　張華
暮春元日陽氣清明祁祁甘雨膏澤流盈習習祥風啓
滯導生禽鳥逸豫桑麻滋榮纖條被綠翠華含英於皇
我后欽若昊乾順時省物言觀中園讌及群辟乃命乃
延合樂華池被濯清川汎彼龍舟泝遊渚源
太子賜宴詩　陸機
明明隆晉茂德有赫思媚上帝配天光宅誕育皇儲儀
刑在昔微言時宣福祿來格勞讌降貲肆敬下臣肇彼
先驅翻成嘉賓
洛水詩　潘尼　二首
晷運無窮已時逝焉可追斗酒足爲歡臨川胡獨悲暮
春春服成百草敷英蕤聊爲三日遊芳駕結龍旂廊廟
多豪俊都邑有豔姿朱軒蔭蘭皐翠幙映洛湄臨崖濯
素手涉水搴輕衣沉鈎出比目舉弋落雙飛羽觴乘波

進素卵隨流歸[illegible]
侍皇太子宴玄圃詩
商風初授辰火微流朱明送夏少昊迎秋嘉木茂園芳
草被疇於時我后以豫以遊
華林園詩　晉王濟武子
蠢爾長蛇荐食江汜我皇神武汎舟萬里迅雷電邁弗
及掩耳思樂華林薄采其蘭皇居偉則芳園巨觀仁以
山悅水爲智歡清池流爵秘樂通玄物以時序情以化
宣
侍宴西池詩　謝靈運
詳觀記牒鴻荒莫傳降及雲鳥曰聖則天虞承唐命周
襲商艱江之永矣皇心惟眷矧乃暮春時物芳衍濫觴
逶迤周流蘭殿禮備朝容樂闋夕宴
詔宴西池詩　顏延之
河岳曜圖聖時利見於赫有皇升中納禪載貞其恒載
通其變大哉人文[illegible]啟繁明兩
紫宸景物乾元[illegible]形于受
言飾館春[illegible]長逶迤浮觴汾[illegible]
侍華光殿爲太子作　謝朓
傍求遂古遜聽鴻名大寶曰位得一爲貞朱紱叶祉緹
字摛英升配同貫進讓殊塗大行將屬[illegible]
中阻震居膺慶璽劍克傳龜玉增映玄塞北靡丹徼[illegible]

征浮龜鶩風菲泳非陟西京蔚藹東都濟濟秋禊濯流
春禊浮醴初吉云獻上除方啓昔駕陽穎今帳雲陛嘉
樂舊矣芳宴在斯載留神矚有睟天儀龍精已映威仰
未移葉依黃鳥花落春池高殿弘敞禁林稠密青陛層
起丹樓閒出翠葆隨風金戈動日惆悵清管徘徊輕佾
灞滻入筵河淇流作嫣若來往觴肴㳂泝歡飫有終淸
光欲暮輕軺迴首華組徐步

九日侍宴樂游苑詩　齊丘遲希範

朱明已謝蓐收司禮爰理秋禊備揚旌縣奉璋峩峩金
貂濟濟上林弘敞離宮非一綵殿迴風丹樓映日階珠
中帳屯衛周悉晬容徐動天儀澄謐雲物游颺光景高

麗枯葉未落寒花委砌絲桐激舞楚雅閑慧參差繁響
殷勤流詣

侍宴樂遊苑詩　齊任昉彥升

帝德峻韶夏王功書頌平共貫㳂五勝獨道邁三英我
皇撫歸運時來允成一習華鍾石弭撫被絲笙黃草
歸雒木㭽山薦玉榮時來瀰河夢瑞起溫洛清物色動
宸眷民豫降皇情

侍太子九日宴玄圃詩　齊王儉仲寶

明明儲后沖默其量徘徊禮樂優游風亮微言外融幾
神內王就日齊暉儀雲等翠本茂條榮源澄流潔漢種
問平周云魯衛咨我藩華方軼前軌秋日在房鴻鴈來
翔寥寥清景靄靄微霜草木搖落幽蘭獨芳眷言淄苑
尚想濠梁既暢旨酒亦飽徽猷有來斯悅無遠不柔

侍曲水宴詩　沈約三首

光遲蕙苑氣婉椒臺皇心愛矣帝曰遊哉玉鸞徐驟翠
鳳輕迴別殿廣臨離宮洞啓川祇奉壽河宗相禮清洛
漸筵長伊流陛洄盪嘉肴摻濼芳醴輕歌易繞弱舞難
持素雲留管玄鶴停絲引思爲歲歲亦陽止加服育身
身亦昌止徒勤丹漆終愧文梓

侍太子九日宴詩

涼風北起高鴈南翻葉浮楚水草折梁園淒清霜野惆
悵晨鵾雲輕寒樹日麗秋原三金廣設六羽高陳寒英

始獻涼酎初醇靡靡神襟鏘鏘群彥思媚儲猷洽和奉
宴恩暢蘭席歡同桂殿景遽樂推臨風以眷麗景天枝
位非德舉任伍辰階祚均河楚負岳未勝瞻雲難侶望
古[illegible]心焉載佇

侍宴樂遊苑詩

憑玉宅海端宸御天上流飛蓋靜震騰川凝神貫極摛
道漏泉西服委祉南風在弦纂芝始綠年桂初丹上林
葉下滄池水寒霜霑玉樹鴈動輕瀾停蹕玉陛徙衛琁
埒明箱鳳綵羽蓋鸞姿虹旌迢遞翠華葳蕤禮弘灞汭
義高洛湄

九日侍宴樂遊苑詩　梁劉苞

六郡良家子幽并遊俠兒立乘爭飲羽倒騎競紛馳鳥
珂飾華眊金鞍映玉羈膳羞殫海陸和齊眠秋
宜雲飛雅琴奏風起洞簫吹曲終高宴罷景落樹陰移
微薄承嘉惠飲德良不貲取効績無紀感恩心自知

祖餞

別詩二首　應瑒

朝雲浮四海日暮歸故山行役懷舊土悲思不能言悠
悠涉千里未知何時旋
浩浩長河水九折東北流晨夜赴滄海海流亦何抽遠
適萬里道歸來未有由臨河累太息五內懷傷憂

送別王世胄詩　潘岳

朱鑣既揚四轡既整駕言餞行告離芒嶺情有遷延日
無餘影迴轅南翔心焉北騁

送盧景宣詩　潘尼

揚朱焉所哭岐路重別離屈原何傷悲生離情獨哀知
命雖無憂倉卒意低迴歎氣從中發灑淚隨襟顏九重
不常鍵閶闔有時開愧無紵衣獻貽言取諸懷

從幸洛水餞王公歸國詩　晉王浚彭祖

聖主應期運至德敷彝倫神道垂大教玄化被無垠欽
若崇古制建侯屏四鄰皇輿迴羽蓋高會洛水濵臨川
講妙藝縱酒釣潛鱗八音以迭奏蘭羞備時珍古人亦
有言為國不忌貧與蒙廟庭施幸得厠太鈞群僚荷

澤朱顏感獻春賦詩盡下情至感暢人神長流無舍逝
白日入西津奉辭慕華輦侍衛路無因馳情繫帷幄乃
心戀軌塵

贈妹九嬪悼離詩　左思

鬱鬱岱青海濵所經陰精以靈為祥為禎峩峩令妹應
期誕生如蘭之秀如芝之榮總角岐嶷齠齔夙成比德
古烈異世同聲惟我惟妹實惟同生早喪先妣百恩常
情女子有行實遠父兄骨肉之恩固有歸寧何語離析
㡬隔以天庭自我不見于今二齡穆穆令妹有德有言
才麗漢班明朗楚樊默識若記下筆成篇行顯中閨名
播外藩何以為贈勉以列圖何以為言申以詩書相去
在近上下欷歔含辭滿胸鬱憤不舒

與廬陵王紹別　宋武帝

連歲矜離心今茲幸良集信宿寤晨暮開顏披所戢未
盡歡晤懷已傷岐路及軸轤引江介飛旌背爾邑悄擾
徒旅戒圍槳沉景入遲遲分手念泫泫登路泣

吳興黃浦亭庾中郎別詩　鮑照三首

風起洲渚寒雲上日無輝連山眇煙霧長波迥難依旅
鴈方南過浮客未西歸已經江海別復與親眷違奔景
亦有窮離袖安可揮懽觴為悲酌歌服成泣衣温念終
不渝藻志遠存追役人多牽滯顧路慙奮飛昧心附遠
翰炯言藏佩韋

贈傅都曹別詩

輕鴻戲江潭孤鴈集洲沚邂逅兩相親緣念共無已風雨好東西一隔頓萬里追憶栖宿時聲容滿心耳落日川渚寒愁雲繞天起短翮不能翔徘徊煙霧裡

送盛侍郎餞候亭詩

霑霜襲冠帶驅駕越城闉北臨出塞道南望入鄉津高墉宿寒霧平野起秋塵君爲坐堂子予乃負羈人欣悲豈等志甘苦誠異身結瀞園中草憔悴悲此春

臨岐贈別詩　謝朓

悵望南浦時徙倚北梁步葉夏涼風初日隱輕霞暮荒城迥易陰秋溪廣難渡沫泣豈徒然君子行多露

別蕭咨議詩　任昉

離燭有窮輝別念無終緒岐言未及申離目已先舉揆景巫衜阿臨風長楸浦浮雲難嗣音徘徊悵誰與倘有關外驛聊訪狎鷗渚

餞錢文學　沈約

漢池水如帶巫山雲似蓋瀚汨背吳潮潺湲橫楚瀨一望沮漳水寧思江海會以我徑寸心從君千里外

詠史

詠史詩　班固

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遞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煢煢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

詠史詩二首　魏阮瑀元瑜

誤哉秦穆公身沒從三良忠臣不違命隨軀就死亡低頭闚壙戶仰視日月光誰謂此何處恩義不可忘路人爲流涕黃鳥鳴高桑

燕丹養勇士荊軻爲上賓圖擢盡匕首長驅西入秦素車駕白馬相送易水津漸離擊筑歌悲聲感路人舉坐同咨嗟歎氣若青雲

秋胡詩　傅玄

秋胡納令室三日宦他鄉皎皎潔婦姿泠泠守空房燕婉不終夕別如參與商積誠馳萬里既至兩相忘行人悅令顏借息此樹傍言以逢鄉榆遂下黃金裝

詠史詩二首　晉袁宏彥伯

周昌梗槩臣辭達不爲訥汲黯社稷器棟梁表天骨陸賈厭解分時與酒檮杌婉轉將相門一言和平勃趨舍各有之俱令道不沒

無名因螻蟻有名世所疑中庸難爲體狂狷不及時楊惲非忌貴知及有餘辭躬耕南山下蕪穢不遑治趙瑟奏哀音秦聲歌新詩吐音非凡唱負此欲何之

詠荊軻詩　陶潛淵明

燕丹善養士志在報強嬴招集百夫良歲暮得荊卿君

子死知己提劍出燕京素驥鳴廣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氣衝長纓飲餞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漸離擊悲筑宋意唱高聲蕭蕭哀風逝淡淡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壯士驚心知去不歸且有後世名登車何時顧飛蓋入秦庭凌厲越萬里逶迤過千城圖窮事自至豪主正怔營惜哉劍術疏奇功遂不成其人雖已沒千載有餘情

詠三良詩

彈冠乘通津但懼時我遺服勤盡歲月常恐功愈微忠情謬獲露遂爲君所私出則陪文輿入必侍丹帷箴規嚮已從計議初無虧一朝長逝後願言同此歸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臨穴罔惟疑投義志攸希荊棘籠高墳黃鳥聲正悲良人不可贖泫然沾我衣

詠二疏詩

大象轉四時功成者自去借問衰周來幾人得其趣游目漢庭中二疏復此舉高嘯返舊居長揖儲君傳餞送傾皇朝華軒盈道路離別情所悲餘榮何足顧事勝感行人賢哉豈常譽厭厭閭里歡所營非近務促席延故老揮觴道平素問金終寄心清言曉未悟放意樂餘年遑恤身後慮誰云其人亡久而道彌著

桃源詩

嬴秦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復湮來逕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收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曖交通雞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斑白歡游詣草榮識節和木衰知風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奇蹤隱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契

和南海王詠秋胡妻詩七首　齊王融元長

日月共爲照松筠俱以貞佩紛甘自遠結鏡待君明且協金蘭好方愉琴瑟情佳人忽千里幽閨積思生

景落中軒坐悠悠望城闕高樹升夕煙層樓滿初月光

陰非或異山川屢難越輟泣揄鉛姿擁首亂雲髮

傾飆屬徂火提念待秋涼氣承宇結明熠依階流三星亦虛映四屋慘多愁思君如萱草一見乃忘憂

杼軸鬱不諧契闊瀰新故朔風欄上發寒鳥林間度客遠乏衣裘戚戚餞霜路參差興別緒依遲起離慕

願言如可信行邁亦云反睇景不告勞瞻途寧遽遠何以淹歸轍獨宴事春暉送目亂前華馳心迷舊蹊

椒珮吝有結振芳跂路隅黃金徒以賦白珪終不渝明心良自皎安用久踟躕遊車及枌巷流日下西虞

披帷慘有忘出門遲所欲彼美後來儀懸顏變欣矚蘭艾隔芳臭涇渭分清濁去去夫人子請遡川之曲

百一詩　晉應璩 休璉

年命在桑榆東岳與我期長短有常命遲速不敢辭斗酒多為樂無為待來茲室廣致凝陰臺高來積陽奈何季世人侈靡在宮墻飾巧無窮極土木被朱光徵求傾四海雅意猶未康

廣文選卷第八

廣文選卷第九

詩

遊仙

遊仙詩　魏文帝

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曜有五色服藥四五日胃臆生羽翼輕舉乘風雲倏忽行萬億流覽觀四海茫茫非所識

遊仙詩　曹植 二首

人生不滿百歲歲少歡娛意欲奮六翮排霧凌紫虛蟬蛻同松喬翻跡登鼎湖翱翔九天上騁轡遠行遊東觀扶桑曜西臨弱水流北極玄天渚南翔陟丹丘

五遊詩

九州不足步願得凌雲翔逍遙八紘外遊目歷遐荒披我丹霞衣襲我素霓裳華蓋芬晻藹六龍仰天驤曜靈未移景倏忽造吳蒼閶闔啟丹扉雙闕曜朱光徘徊文昌殿登陟太微堂上帝休西櫺群后集東廂帶我瓊瑤珮漱我沆瀣漿踟躕玩靈芝徙倚弄華芳王子奉仙藥羨門進奇方服食享遐紀延壽保無疆

遊仙詩　嵇康

遙望山上松隆谷鬱青葱自遇一何高獨立迥無雙願想遊其下蹊路絕不通王喬棄我去乘雲駕六龍飄颻戲玄圃黃老路相逢授我自然道曠若發童蒙採藥鍾

山隅服食改姿容蟬蛻棄穢累結友家板桐臨觴奏九
韶雅歌何邕邕長與俗人別誰能覩其蹤

遊仙詩　張華

雲霓垂藻旒羽袿揚輕裾飄登清雲閒論道神皇廬蕭
史登鳳音王后吹鳴竽守精味玄妙逍遥無爲墟

遊仙詩　晉郭璞景純

旋臺冠崑嶺西海濱招摇瓊林籠藻映碧樹疏英翹丹
泉漂朱沫黑水鼓玄濤尋仙萬餘日今乃見子喬振髮
晞翠霞解褐被絳綃總轡臨少廣盤虬舞雲軺永偕帝
鄉侶千齡共逍遥

遊仙詩　成公綏

盛年無幾時奄忽行欲老那得赤松子從學度世道西
入華陰山求得神芝草珠玉猶糞土何惜千金寶但願
壽無窮與君長相保

遊仙詩五首　王融

桃李不奢年桑榆多暮節常恐秋蓬根連翩因風雪習
道遍槐岻追仙度瑤碣綠帙啓真詞丹經流妙説長河
且已縈曾山方可礪
獻歲和風起日出東南隅鳳旂亂煙道龍駕溢雲區結
賞自雲嶠移燕乃方壺金芝浮水翠玉竿挹泉珠徒用
霜露改終然天地俱
命駕瑤池隈過息嬴女臺長袖何靡靡簫管清且哀璧
門涼月擧珠殿秋風迴清鳥鶩高羽王母停玉盃擧手
暫爲別千年將復來
湘沅有蘭芷洎吾欲南征遺珮山長浦舉袂望增城朱
霞拂綺樹白雲照金楹五芝多秀色八桂常冬榮彌節
且夷與參差聞鳳笙
命駕隨所即燭龍導輕驄沙澤振寒草弱水駕冰潮遠
翔馳聲響流雪自飄颻忽與若人遇長擧入雲霄羅繹
徒有睨傷明已寥寥

和竟陵王遊仙詩二首　沈約

天嶠乘絳仙螭衣方陸離玉鑾隱雲霧溶溶紛上馳瑤
臺風不息赤水正漣漪崢嶸玄圃上聊攀瓊樹枝

朝止閶闔宮暮宴清都闕騰蓋隱奔星低鑾避行月九
疑紛相從虹旌乍升沒青鳥去復還高唐雲不歇若華
有餘照淹留且晞髮

招隱

招隱詩　張載

出處雖殊塗居然有輕易山林有悔悋人間實多累鵷
鶵翔穹冥蒲且不能視鸛鷺遵皋渚數爲矰所繫隱顯
雖在心彼我共一地不見巫山火芝艾豈相離去來捐
時俗超然辭世僞得意在丘中安事愚與智

招隱詩　張協

結宇窮岡曲耦耕幽藪陰荒庭寂以閑山岫峭且深凄

風起東谷有弇與南岑雖無其華期膚寸自成霖澤雉
登壟雊寒猿擁條吟溪壑無人迹荒楚鬱蕭森投耒修
岸𠋣時聞樵採音重基可擬志迴淵可比心養貞尚無
爲道勝貴陸沉遊思竹素園寄辭翰墨林

遊覽

遊宴詩　魏文帝 六首

置酒坐飛閣逍遙臨華池神飈自遠至左右芙蓉披綠
竹夾清水秋蘭被幽崖月出照園中冠佩相追隨客從
南楚來爲我吹參差淵魚乘伏浦聽者未云疲高文一
何綺小儒安足爲肅肅廣殿陰雀聲愁北林眾賓還城
邑何以慰吾思

於玄武陂作

兄弟共行遊驅車出西城野田廣開闢川渠互相經黍
稷何鬱鬱流波激悲聲菱芡覆綠水芙蓉發丹榮柳垂
重蔭綠向我池邊生乘渚望長洲群鳥讙譁鳴萍藻泛
泛浮澹澹隨風傾忘憂共容與暢此千秋情

黎陽作二首

朝發鄴城夕宿韓陵霖雨載塗輿人困窮載馳載驅沐
雨櫛風舍我高殿何爲泥中在昔周武爰暨公旦載主
而征救民塗炭彼此一時惟天所讚我獨何人餘不靜
亂

殷殷其雷濛濛其雨我徒我車涉此艱阻遵彼洹湄言
刈其楚班之中路塗潦是御轔轔大車載低載昂嗷嗷
僕夫載仆載僵蒙塗冒雨霑衣霑裳

清河作

方舟戲長水湛淡自浮沈絃歌發中流悲響有餘音音
聲入君懷悽愴傷人心心傷安所念但願恩情深願爲
晨風鳥雙飛翔北林

銅雀園詩

朝遊高臺觀夕宴華池陰大酋奉甘醪獸人獻嘉禽齊
倡發東舞秦箏奏西音飛鳥翻翔舞悲鳴集北林樂極
哀情來寥恨摧肝心

清河作二首　王粲

悠悠涉荒路靡靡我心愁四望無煙火但見林與丘城
郭生榛棘蹊徑無所由萑蒲竟廣澤葭葦夾長流遊客
多悲傷淚下不可收朝入譙郡界曠然消人憂詩人美
樂土雖客猶願留

列車息眾駕相伴綠水湄幽蘭吐芳烈芙蓉發紅暉百
鳥何繽翻振翼群相追投網引潛鯉強弩下高飛白日
已西邁歡樂忽忘歸

遊覽詩二首　魏陳琳孔璋

高會時不娛羈客難爲心慇懷從中發悲感激清音投
觴罷歡坐逍遙步長林蕭蕭山谷風默默天路陰惆悵
忘旋反歔欷涕霑襟

節運時氣舒秋風涼且清閑居心不娛駕言從友生翱
翔戲長流逍遥登高城東望看疇野廻顧覽園庭嘉木
凋綠葉芳草纖紅榮騁哉日月遠年命將西傾建功不
及時鍾鼎何所銘收念還房寢慷慨詠墳經庶幾及君
在立德垂功名

登成都白菟樓　張載

重城結曲阿飛宇起層樓累棟出雲表嶢嶭臨太虛高
軒啓朱扉廻望暢八隅西瞻岷山嶺嵯峩似荆巫蹲鴟
蔽地生原隰殖嘉蔬雖遇堯湯世民食恒有餘鬱鬱小
城中岌岌百族居街術紛綺錯高甍夾長衢借問楊子
舍想見長卿廬

華林園詩　晉武帝 炎

習習春陽帝出乎震天施地生以應仲春思文聖皇順
時秉仁欽若靈則飲御嘉賓洪恩普暢慶乃衆臣其慶
維何錫以帝祉肆覲群后有客戾止外納要荒內延卿
士簫管詠德八音咸理凱樂飲酒莫不燕喜

三月三日詩　晉王讚 正長

招搖啓運寒暑代新亹亹不舍如彼行雲猗猗季月穆
穆和春皇儲降止宴及家賓家賓伊何且惟姻族如彼
葛藟衍于樛木郁郁近侍嚴嚴台嶽庶寮鱗次以崇天
祿如彼崑山列此琨玉巍巍天階亦降列宿右載元首
左光儲副大祚無窮天地爲壽

上巳會詩　晉阮脩 宣子

三春之季歲惟嘉時靈雨既零風以散之英華扇耀祥
鳥群嬉澄澄綠水澹澹其波修岸逶迤長川相過聊且
逍遥其樂如何坐此修筵臨彼素流嘉肴既設舉爵獻
酬彈箏弄琴新聲上浮水有七德智者所娛清瀨瀺灂
菱葭芬敷沉此芳鉤引彼潛魚委餌芳美君子戒諸

蘭亭集詩　晉謝安 安石

相與欣佳節率爾同寮寀薄雲羅景物微風翼輕航醇
醪陶丹府兀若遊羲唐萬殊混一象安復覺彭殤

蘭亭集詩　晉王羲之 逸少

仰視碧天際俯瞰淥水濱寥閬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

矣造化工萬殊莫不均群籟雖參差適我無非親

蘭亭詩　晉孫綽 興公

流風拂枉渚停雲蔭九皐鶯語吟修竹游鱗戲瀾濤
攜筆落雲藻微言剖纖毫時珍豈不甘忘味在聞韶

曲水集詩　宋謝惠連

四時著平分三春禀融爍遲遲和景婉夭夭園桃灼攜
朋斯郊野昧旦辭墟郭裛雲翳翠嶺芳飈起華薄解轡
偃崇丘藉草繞廻壑際渚羅時蔌託波泛輕爵

遊覽詩　一　裵據

矯足登雲閣相伴步九華徙倚憑高山仰攀桂樹柯延
首觀神州廻睛眄曲阿芳林挺修幹一歲再三花何以

濟仆杉噓吸潄朝霞重岩吐神溜傾滌腸挹涌波恢恢大
道開人事足爲多

時運詩四首　　陶潛五首

邁邁時運穆穆良朝襲我春服薄言東郊山滌餘靄宇
曖微霄有風自南翼彼新苗○洋洋平津乃漱乃濯邈
邈遐景載欣載矚稱心而言人亦易足揮玆一觴陶然
自樂○延目中流悠悠清沂童冠齊業閒詠以歸我愛
其靜寤寐交揮但恨殊世邈不可追○斯晨斯夕言息
其廬花藥分列林竹翳如清琴橫床濁酒半壺黃唐莫
逮慨獨在余史記曰黃帝爲有熊帝堯爲陶唐

遊斜川詩有叙

辛丑正月五日天氣澄和風物閒美與二三鄰曲同
遊斜川臨長流望曾城魴鯉躍鱗於將夕水鷗乘和
以翻飛彼南阜者名實舊矣不復乃爲嗟嘆若夫曾
城傍無依接獨秀中皐遙想靈山有愛嘉名欣對不
足率爾賦詩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
紀鄉里以記其時日

開歲倏五日吾生行歸休念之動中懷及辰爲玆遊氣
和天惟澄班坐依遠流弱湍馳文魴閑谷矯鳴鷗迥澤
散游目緬然睇曾丘雖微九重秀顧瞻無匹儔提壺接
賓侶引滿更獻酬未知從今去當復如此不中觴縱遙
情忘彼千載憂且極今朝樂明日非所求

東山望海詩　　謝靈運五首

開春獻初歲白日出悠悠蕩志將愉樂瞰海庶忘憂策
馬度蘭皋紲鞚息椒丘采蕙遵大浦搴若履長洲白花
皜陽林紫䓋曄春流非徒不彌忘覽物情彌遒萱蘇始
無慰寂寞終可求

登永嘉綠嶂山詩

裹糧杖輕策懷遲上幽室行源徑轉遠距陸情未畢澹
瀲結寒姿團欒潤霜質澗委水屢迷林迥巖逾密眷西
謂初月顧東疑落日踐夕奄昏曙蔽翳皆周悉蠱上貴
不事履二美貞吉幽人常坦步高尚邈難匹頤阿竟何
端寂寂寄抱一恬如既已交繕性自此出

遊嶺門山詩

西京誰修政龔汲稱良吏君子豈定所清塵慮不嗣早
蒞建德鄉民懷虞芮意海岸常寥寥空館盈清思協以
上冬月晨遊肆所喜千圻邈不同萬嶺狀皆異威推三
山峭瀄汨兩江駛漁舟豈安流樵拾謝西芘人生誰云
樂貴不屈所志

石室山詩

清旦索幽異放舟越坰郊莓莓蘭渚急藐藐苔嶺高石
室冠林陬飛泉發山椒虛泛徑千載崢嶸非一朝鄉村
絕聞見樵蘇限風霄微戎無遠覽總笄羨升喬靈域久
韜隱如與心賞交合歡不容言摘芳弄寒條

登上戍石鼓山詩

旅人心長久憂憂自相接故鄉路遥遠川陸不可涉汩
汩莫與娱發春托登躡歡願旣無並慼慮庶有協極目
睞左澗迴顧眺右狹日末澗增波雲生嶺逾疊白芷競
新苕綠蘋齊初葉摘芳芳靡諼愉樂樂不爽佳期緬無
像騁望誰云愜

春遊詩　　張公庭

幻芒御春正衡紀運玉璣明庶起祥風和氣翕來征慶
雲蔭八極甘雨潤四垌昊天降靈澤朝日耀華精嘉苗
布原野百卉敷時榮鳩鵲與鸞黃間關相和鳴蒙萍覆
靈沼香花揚芳馨春遊誠可樂感此白日傾休否有終
極落葉思本莖臨川悲遊者節變動中情

登景陽樓詩　　宋劉義恭

丹墀設金屏瑶榭陳玉床温宮冬開燠清殿夏含霜弱
蔓布遐馥輕葉振遠芳彌望少無際肆睇周華疆象闕
對馳道飛廉矚方塘邸寺送帷曜槐榔自成行通川溢
輕艫長街盈方箱顧此爛火微胡顔厠天光

遊邸園詩　　王融

道勝業茲遠心閑地能隙桂巖鬱初裁蘭墀坦將閾虛
檐對長嶼高軒臨廣液芳草列成行嘉樹紛如積流風
轉還逕遷音旋謂回旋之徑清煙泛喬石日汩山照紅松映水華
[illegible]遲運脊西夕

登高望春詩　　沈約

登高眺京洛街巷何紛紛迴首望長安城闕鬱盤桓齊
童躡朱履趙女揚翠翰春風搖雜樹葳蕤綠且丹寶瑟
玫瑰柱金羈玳瑁鞍淹留宿下蔡置酒過上蘭日出照
鈿黛風過動羅紈

望湖北詩　　梁劉孝威　二首

紫川通太液丹岑聯少華堂皇更隱映松灌雜交加行
浦浮新葉漁舟繞落花浴童爭淺岸漂女擇平沙極望
傷春目迴車歸狹邪

出新林詩

芒山眡洛邑函谷望秦京遥分承露掌遠見長安城故
鄉已可識遊子必勞情霧罷前村見風息涌川平坐觀
暮潮落漸見夕煙生無由一羽化想風御輕

江州還入石頭詩　　梁劉峻　孝標

鼓枻浮大川延睇洛城觀洛城何鬱鬱杳與雲霄半前
望蒼龍門斜瞻白鶴館槐垂御溝道柳綴金隄岸迅馬
晨風趨輕輿流水散高歌梁塵下組瑟荊禽亂我思江
海遊曾無朝市玩忽寄靈臺宿空軫及關歎仲子入南
楚伯鸞出東漢何能棲樹枝取斃王孫彈

東亭極望詩　　梁蕭子範

晚流稍東急暝景促西暉水鳥銜魚望蓮舟排芰歸郊
原共超遠林野雜依菲從君採蘺蒿寧復想輕肥

應教使客春遊詩　梁蕭子暉

上林看草色河橋望日暉洛陽城閉晚金鞍橫路歸

詠懷

在鄒詩　漢韋孟

微微小子既耇且陋豈不牽位穢我王朝王朝肅清唯俊之庭顧瞻余躬懼穢此征我之退征請于天子天子我恤矜我髮齒赫赫天子明哲且仁縣車之義以洎小臣嗟我小子豈不懷土庶我王寤越遷于魯既去禰祖惟懷惟顧祁祁我徒戴負盈路爰戾于鄒鬋茅作堂我徒我環築室于牆我既遷逝心存我舊夢我瀆上立于王朝其夢如何夢爭王室其爭如何夢王我弼寤其外邦嘆其喟然念我祖考泣涕其漣微微老夫咨既遷絕洋洋仲尼視我遺烈濟濟鄒魯禮義唯恭誦習絃歌異於他邦我雖鄙耇心其好而我徒侃爾樂亦在而

見志詩二首　漢酈炎　文勝

大道夷且長窘路狹且促修翼無卑棲遠趾不步局舒吾陵霄羽奮此千里足超邁絕塵驅倏忽誰能逐賢愚豈常類禀性在清濁富貴有人籍貧賤無天錄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卜陳平敖里社韓信釣河曲終居天下宰食此萬鍾祿德音流千載功名重山嶽

靈芝生河洲動搖因洪波蘭榮一何晚嚴霜悴其柯哀哉二芳草不殖泰山阿文質道所貴遭時用有嘉絳灌

臨衡宰謂宜崇浮華賢才抑不用遠投荊南沙抱玉乘龍驥不逢樂與和安得孔仲尼為世陳四科

臨終詩　漢孔融　文舉

言多令事敗器漏苦不密河潰蟻孔端山壞由猿穴涓涓江漢流天窗通冥室讒邪害公正浮雲翳白日靡辭無忠誠華繁竟不實人有兩三心安能合為一三人成市虎浸漬解膠漆生存多所慮長寢萬事畢

懷德詩　王粲

伊昔値世亂秣馬辭帝京既傷蔓草別方知杕杜情崤函復彼游舊關緬邈揖倚棹汎涇渭日暮山河清蟋蟀依桑野嚴風吹若莖鸛鵠在幽草客子淚已零夫鄉一十載吾遭天下平賢主降嘉賞金貂服玄纓侍宴出河曲飛蓋遊鄴城朝露竟幾何忽如水上萍君子篤惠義柯葉終不傾福履既所綏千載垂令名

感遇詩　魏劉楨　公幹

蒼蒼山中桂團團霜露色霜露一何緊桂枝生自直橘柚在南國因君為羽翼謬蒙聖主私託身文墨職冊采既已過敢不自彫飾華月照芳池坐列金殿側微臣固受賜鴻恩良未測

述志詩二首　嵇康

潛龍育神軀濯鱗戲蘭池延頸慕大庭寢足俟皇羲慶雲未垂景盤桓朝陽陂悠悠非我匹疇肯應俗宜殊類

難儞問部議紛流離轗軻丁悔吝雅志不得施耕耨感
寗越馬席激張儀逝將離群佁杖策追洪崖僬鵬振六
翮羅者安所羈浮遊太清中更求新相知比翼翔雲漢
飲露湌瓊枝多念世間人夙駕咸驅馳冲靜得自然榮
華安足爲
斥鷃擅蒿林仰笑神鳳飛坎井蝤蛭宅神龜安所歸悵
自用身拙任意多永思遠實與世殊義譽非所希往事
既已謬来者猶可追何爲人事間自令心不夷慷慨思
古人夢想見容輝顧與知己遇舒憤啓其微巖穴多隱
逸輕舉求吾師晨登箕山巔日夕不知饑玄居養營魄
千載長自綏

情詩　　魏徐幹偉長

高殿鬱崇崇廣廈淒泠泠微風起閨闥落日照階庭踟
蹰雲屋下嘯歌倚華楹君行殊不返我飾爲誰榮鑪薰
闔不用鏡匣上塵生綺羅失常色金翠暗無精嘉肴既
忘御旨酒亦常清顧瞻空寂寂唯聞燕雀聲憂思相連
屬中心如宿酲

詠懷詩十九首　阮籍

懸車在西南羲和將欲頹流光耀四海忽忽至夕冥朝
爲咸池暉濛汜受其榮豈知窮達士一死不再生視彼
桃李花誰能久熒熒君子在何許歎息未合并瞻仰景
山松可以慰吾情

西方有佳人皎若白日光被服纖羅衣左右被雙璜修
容耀姿美順風振微芳登高眺所思舉袂當朝陽寄顏
雲霄間揮袖凌虛翔飄颻恍惚中流盼顧我傍悅懌未
交接晤言用感傷

東南有射山汾水出其陽六龍服氣輿雲蓋覆天綱仙
者五六人逍遙晏蘭房寢息一純和呼噏成露霜沐浴
丹淵中炤耀日月光豈安通靈臺游瀁去高翔

殷勤令志結怵惕常若驚逍遙未終晏朱華忽西傾蟋
蟀在戶牖蟪蛄號中庭心腸未相好誰云亮我情願爲
雲間鳥千里一哀鳴三芝延瀛洲遠遊可長生

炎光延萬里洪川蕩湍瀨彎弓掛扶桑長劍倚天外泰

山成砥礪黃河爲裳帶視彼莊周子榮枯何足賴捐身
弃中野烏鳶作患害豈若雄傑士功名從此大

壯士何慷慨志欲威八荒驅車遠行役受命念自忘良
弓挾烏號明甲有精光臨難不顧生身死魂飛揚豈爲
全軀士效命爭戰場忠爲百世榮義使令名彰垂聲謝
後世氣節故有常

若木耀四海扶桑翳瀛洲日月經天塗明暗不相投窮
達自有常得失又何求豈效路上童攜手共遨遊陰陽
有變化誰云沉不浮朱鱉躍飛泉夜飛過吳洲俛仰運
天地再撫四海流繫累名利場駑駿同一輈豈若遺耳
目升遐去殷憂

駕言發魏都南向望吹臺簫管有遺音梁王安在哉戰士食糟糠賢者處蒿萊歌舞曲未終秦兵已復來林夾非吾有朱宮生塵埃軍敗華陽下身竟爲土灰

朝陽不再盛白日忽西幽去此若俯仰如何似九秋人言若塵路天道日悠悠齊景升丘山涕泗紛交流孔聖臨長川惜逝忽若浮去者余不及來者吾不留願登太華山上與松子遊漁父知世患乘流泛輕舟

混元生兩儀四象運衡璣曒日布炎精素月垂景輝晷度有昭回哀哉人命微飄若風塵逝忽若慶雲晞修齡適余願光寵非已威安期步天路松子與世違焉得凌霄翼飄颻登雲巍嗟哉尼父志何爲居九夷

天綱彌四野六翮掩不舒隨波紛綸客汎汎若鳧鷖生命無期度朝夕有不虞列仙停修齡養志在冲虛飄颻雲日間邈與世路殊榮名非己寶聲色焉足娛採藥無旋返神仙志不符逼此良可感令我多躊躇

王業須良輔建功俟英雄元凱康哉美多士頌聲隆隗陽有舛錯日月不常融天時有否泰人事多盈冲園綺遯南岳伯陽隱西戎保身念道真寵耀焉足崇人誰不善始尠能克厥終休哉上世士萬載垂清風

鴻鵠相隨飛浩渺運荒裔揮翮凌長風須臾萬里逝朝餐琅玕實夕棲冊山際抗身青雲中網羅孰能制豈與鄉曲士攜手共言誓

掖劍臨白刃安能相中傷但畏工言子稱我三江旁飛泉流玉山懸車棲扶桑日月徑千里素風發微霜世路異窮達咨嗟安可長

朝登洪波顛日夕望西山荆棘被原野群鳥飛翩翩鸞鷖時棲宿性命有自然庭木誰能近秋月復嬋娟不見林中葛延蔓相勾連

驅車出門去意欲遠征行征行安所如背弃夸與名夸名不在已但願適中情單帷蔽皎日高榭隔微聲讒邪使交流浮雲令晝冥嬿婉同衣裳一顧傾人城從容在一時繁華不再榮晨朝奄復暮不見所歡形黃鳥東南飛寄言謝友生

一日復一夕一夕復一朝顏色改平常精神自損消胷中懷湯火變化故相招萬事無窮理知謀苦不饒但恐須臾間魂氣隨風飄終身履薄冰誰知我心焦

一日復一朝一昏復一晨容色改平常精神自飄淪臨觴多哀楚思我故時人對酒不能言悽愴懷酸辛願耕東皐陽誰與守其真愁苦在一時高行傷微身曲直何所爲龍蛇爲我憐

世務何繽紛人道苦不遑壯年以時逝朝露待太陽願攬羲和轡白日不移光天階路殊絕雲漢邈無梁濯髮暘谷濱遠遊崑岳傍登彼列仙岨採此秋蘭芳時路烏足爭太極可翺翔

情詩二首　張華

北方有佳人端坐鼓鳴琴終晨撫管絃日夕不成音
來結不解我思存所欽君子尋時役幽妾懷苦心初為
三載別於今久滯淫若邪生戶牖庭內自成陰翔鳥鳴
翠偶草虫相和吟心悲易感激俛仰淚流衿願託晨風
翼束帶侍衣衾

明月曜清景曨光照玄墀幽人守靜夜迴身入空帷束
帶俟將朝廓落晨星稀寐假交精爽覿我佳人姿巧笑
媚懽靨聯娟眸與眉猶言增長歎悽然心獨悲

榮木詩四首　陶潜

采采榮木結根于茲晨耀其華夕已喪之人生若寄顦

顇有時靜言孔念中心悵而○采采榮木于茲託根繁
華朝起慨暮不存貞脆由人禍福無門匪道曷依匪善
奚敦○嗟余小子禀茲固陋徂年既流業不增舊志彼
不舍安此日富我之懷矣怛焉內疚○先師遺訓余豈
云墜四十無聞斯不足畏脂我名車策我名驥千里雖
遥孰敢不至

哀傷

怨詩　漢王嬙昭君

秋木萋萋其葉萎黃有鳥處山集于苞桑養育毛羽形
容生光既得升雲上遊曲房離宮絕曠身體摧藏志念
抑沉不得頡頏雖得委食心有徊徨我獨伊何來往變

常翩翩之驚遠集西羌高山峩峩河水泱泱父兮母兮
道里悠長嗚呼哀哉憂心惻傷

悲憤詩二首　漢蔡琰文姬

嗟薄祐兮遭世患宗族殄兮門戶單身執畧兮入西關
歷險阻兮之羌蠻山谷眇兮路漫漫眷東顧兮但悲歎
冥當寢兮不能安饑當食兮不能餐常流涕兮眥不乾
薄志節兮念死難雖苟活兮無形顏惟彼方兮遠陽精
陰氣凝兮雪夏零沙漠壅兮塵冥冥有草木兮春不榮
人似禽兮食臭腥言兜離兮狀窈停歲聿暮兮時邁征
夜悠長兮禁門扃不能寐兮起屏營登胡殿兮臨廣庭
玄雲合兮翳月星北風厲兮肅泠泠胡笳動兮邊馬鳴

孤鴈歸兮聲嚶嚶樂人興兮彈琴箏音相和兮悲且清
心吐思兮胸憤盈欲舒氣兮恐彼驚含哀咽兮涕沾頸
家既迎兮當歸寧臨長路兮捐所生兒呼母兮號失聲
我掩耳兮不忍聽追持我兮走煢煢頓復起兮毀顏形
還顧之兮破人情心怛絕兮死復生

漢季失權柄董卓亂天常志欲圖簒弑先害諸賢良逼
迫遷舊邦擁主以自彊海內興義師欲共討不祥卓衆
來東下金甲耀日光平土人脆弱來兵皆胡羌獵野圍
城邑所向悉破亡斬截無孑遺尸骸相牚拒馬邊縣男
頭馬後載婦女長驅西入關迥路險且阻還顧邈冥冥
肝脾為爛腐所畧有萬計不得令屯聚或有骨肉俱欲

言不敢語失意機微間輒言斃降虜要當以亭刃我曹
不活汝豈復惜性命不堪其詈罵或便加捶杖毒痛參
并下旦則號泣行夜則悲吟坐欲死不能得欲生無一
可彼蒼者何辜乃遭此戹禍邊荒與華異人俗少義理
處所多霜雪胡風春夏起翩翩吹我衣肅肅入我耳感
時念父母哀嘆無窮已有客從外來聞之常歡喜迎問
其消息輒復非鄉里邂逅徼時願骨肉來迎已已得自
解免當復棄兒子天屬綴人心念別無會期存亡永乖
隔不忍與之辭兒前抱我頸問母欲何之人言母當去
豈復有還時阿母常仁惻今何更不慈我尚未成人奈
何不顧思見此崩五內恍惚生狂癡號泣手撫摩當發

復回疑兼有同時輩相送告離別慕我獨得歸哀叫聲
摧裂馬為立踟躕車為不轉轍觀者皆歔欷行路亦嗚
咽去去割情戀遄征日遐邁悠悠三千里何時復交會
念我出腹子胷臆為摧敗既至家人盡又復無中外城
郭為山林庭宇生荊艾白骨不知誰從橫莫覆蓋出門
無人聲豺狼號且吠煢煢對孤景怛咤糜肝肺登高遠
眺望魂神忽飛逝奄若壽命盡旁人相寬大為復彊視
息雖生何聊賴託命於新人竭心自勖厲流離成鄙賤
常恐復損廢人生幾何時懷憂終年歲

怨篇詩　張衡

猗猗秋蘭植彼中阿有馥其芳有黃其葩雖曰幽深厥
美稱嘉之子云遠我勞如何

七哀詩　阮瑀

丁年難再遇富貴不重來良時忽一過身體為土灰冥
冥九泉室漫漫長夜臺身盡氣力索精魂靡所迴嘉殽
設不御旨酒盈觴杯出壙望故鄉但見蒿與萊

思慕詩　魏吳質季重

愴愴懷殷憂殷憂不可居徙倚不能坐出入步踟躕念
蒙聖主恩榮爵與眾殊自謂永終身志氣甫當舒何意
中見弃弃我就黃壚氣氣摩所恃戾下如連珠隨沒無
所益身死名不書慷慨自俛仰庶幾烈丈夫

哀詩　潘岳

漼如葉落樹邈若雨絕天雨絕有歸雲葉落何連山時
氣冒岡嶺長風鼓松柏堂虛聞鳥聲室暗如日夕晝愁
奄逮昏夜思忽終昔展轉獨悲窮泣下沾枕席人居天
地間飄若遠行客先後詎能幾誰能弊金石

表哀詩　孫綽

茫茫太極賦受理殊咨生不辰仁考夙徂微微沖弱眇
眇偏孤叩心昊蒼痛貫黃墟肅我以義鞠我以仁嚴邁
商風恩洽陽春昔聞鄒母勤教善分懿矣慈妣曠世齊
運嗟予小子譬彼土糞俯愧陋質仰忝高訓悠悠玄運
四氣錯序自我酷痛載離寒暑寥寥空堂寂寂響戶塵
蒙几筵風生棟宇感昔有恃望晨遲顏婉孌懷袖極願

盡歡柰何玆姒歸體幽埏酷矣痛深剖髓摧肝

悲從弟仲德詩　陶潛

銜哀過舊宅悲淚應心零借問爲誰悲懷人在九冥禮
服名群從恩愛若同生門前執手時何意爾先傾在數
竟不免爲山不及成慈母沈哀痛二㣲纔數齡雙位委
空館朝夕無哭聲流塵集虛坐宿草旅前庭階除曠遊
迹園林獨餘情翳然乘化去終天不復形遲遲將回步
惻惻悲襟盈

廣文選卷第九

廣文選卷第十

詩

贈答上

録別詩八首　漢李陵少卿

有鳥西南飛熠熠似蒼鷹朝發天北闕暮聞日南陵欲
寄一言辭託之牋綵繒因風附輕翼以遣心蘊蒸鳥辭
路悠長羽翼不能勝意欲從鳥逝駑馬不可乘

爍爍三星列拳拳月初生寒凉應節至蟋蟀夜悲鳴晨
風動喬木枝葉日夜零遊子暮思歸塞耳不能聽遠望
正蕭條百里無人聲豺狼鳴後園虎豹步前庭遠處天
一隅苦困獨零丁親人隨風散歷歷如流星三苹離不
結思心獨屏營願得萱草枝以解饑渴情

寂寂君子坐奕奕合衆芳温聲何穆穆因風動馨香清
言振東序良時著西庠乃命絲竹音列席無高唱悲意
何慷慨清歌正激揚長哀發華屋四坐莫不傷

晨風鳴北林熠熠東南飛願言所相思日暮不垂帷明
月照高樓想見餘光輝玄鳥夜過庭髣髴能復飛褰裳
路踟躕彷徨不能歸浮雲日千里安知我心悲思得瓊
樹枝以解長渴饑

陟彼南山隅送子淇水陽爾行西南游我獨東北翔轅
馬顧悲鳴五步一彷徨雙鳧相背飛相遠日已長遠望
雲中路相見來珪璋萬里遥相思何益心獨傷隨時愛

青雲願言莫相忘

鍾子歌南音仲尼歎歸與戎馬悲邊鳴遊子戀故廬陽鳥歸飛雲蛟龍樂潛居人生一世間貴與願同俱身無四凶罪何爲天一隅與其若筋力必欲榮薄軀不如及清時策名於天衢

答別詩二首　漢蘇武子卿

童童孤生柳寄根河水泥連翩遊客子于冬服涼衣去家千里餘一身常渴饑寒夜立清庭仰瞻天漢湄寒風吹我骨嚴霜切我肌憂心常慘戚晨風爲我悲瑤光游何速行願支荷遲仰視雲間星忽若割長帷低頭還自憐盛年行已衰依依戀明世愴愴難久懷

雙鳧俱北飛一鳧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當歸故鄉一別如秦胡會見何詎央愴恨切中懷不覺淚沾裳願子長努力言笑莫相忘

贈婦詩三首　漢秦嘉

人生譬朝露居世多屯蹇憂艱常早至歡會常苦晚念當奉時役去爾日遥遠遣車迎子還空往復空返省書情悽愴臨食不能飯獨坐空房中誰與相勸勉長夜不能眠伏枕獨展轉憂來如循環匪席不可卷

皇靈無私親爲善荷天祿傷我與爾身少小罹煢獨既得結大義歡樂苦不足念當遠離別思念敘款曲河廣無舟梁道近隔丘陸臨路懷惆悵中駕正躑躅浮雲起高山悲風激深谷良馬不廻鞍輕車不轉轂針藥可屢進愁思難爲數貞士篤終始恩義不可促

肅肅僕夫征鏘鏘揚和鈴清晨當引邁束帶待雞鳴顧看空室中髣髴想姿形一別懷萬恨起坐爲不寧何用敘我心遺思致款誠寶釵好耀首明鏡可鑒形芳香去垢穢素琴有清聲詩人感木瓜乃欲答瑤瓊愧彼贈我厚慙此往物輕雖知未足報貴用敘我情

答秦嘉詩　漢徐淑

妾身兮不令嬰疾兮來歸沈滯兮家門歷時兮不差曠廢兮侍覲情敬兮有違君今兮奉命遠適兮京師悠悠兮離別無因兮敘懷瞻望兮踊躍佇立兮徘徊思君兮

感結夢想兮容輝君發兮引邁去我兮日乖恨無兮羽翼高飛兮相追長吟兮永歎淚下兮沾衣

答元式詩　蔡邕

伊余有行爰戾茲邦先進博學同類率從濟濟群彥如雲如龍君子博文貽我德音辭之集矣穆如清風

答劉公幹詩　徐幹

與子別無幾所經未一旬我思一何篤其愁如三春雖路在咫尺難涉如九關陶陶諸夏別草木昌且繁

贈毌丘儉詩　魏杜摯德魯

騏驥馬不試婆娑槽櫪間壯士志未申坎坷多辛酸伊摯爲媵臣呂望身操竿夷吾困商販甯戚對牛嘆食其

虐盜門淮陰餞不養賓臣老負薪冀叛毋不還釋以
十年位不增故官不非八千倫而與齊其患無知不在
北京盎未有言彼此屬病久榮衛動不安聞有韓衆藥
信來給一丸

答杜摯詩　　魏毋丘儉　仲恭

鳳鳥翔京邑哀鳴有所思才爲聖世出德音何不怡八
子未際遇今者遭明時胡康出壟畝楊偉無根基飛騰
冲雲天奮迅協光熙駿驥骨法異伯樂觀知之但當養
羽翮鴻舉必有期體無纖微疾安能問良醫聯翩輕栖
集還爲燕雀嗤韓衆藥雖良恐更不能治悠悠千里情
薄言答嘉詩信心感諸中中實不在辭

贈梅公明詩　　魏繁欽　休伯

瞻我北國有條者桑遘此春景既茂且長氤氳吐葉柔
潤有光黃條蔓衍青鳥來翔日月其邁時不可忘公子
瞻旃勳名乃彰

答贈詩　　魏邯鄲淳　子叔

我受上命來隨臨菑與君子處曾未盈朞見召本朝駕
言趣期群子重離首命于時餞我路隅贈我嘉辭既受
德音敢不答之余惟薄德既局且鄙見養賢侯於今四
祀既庇西伯永誓沒齒今也被命義在不俟瞻戀我侯
又慕君子行道遲遲體逝情止豈無好爵懼不我與聖
主受命千載一遇攀龍附鳳必在初舉行矣去矣別易
會難自強不息人誰獲安願子大夫勉贊成山天休方
至萬福爾臻

答二郭詩　三首　　嵇康　五首

天下悠悠者下京趨上京二郭懷不群超然來北征樂
道託萊廬雅志無所營良時遘其願遂結歡愛情君子
義是親恩好篤平生寡志自生災屢使衆釁成豫子匿
梁側聶政變其形顧此懷怛惕慮在苟自寧今當寄他
域嚴駕不得停本圖終宴婉今更不克并二子贈嘉詩
馥如幽蘭馨戀土思所親不知氣憤盈

昔蒙父兄祚少得離負荷因疏遂成懶寢跡北山阿但
願養性命終已靡有他良辰不我期當年值紛華坎壈
趣世教常恐嬰網羅義農邈已遠拊膺獨咨嗟朔戒貴
尚容漁父好揚波雖逸亦以難非余心所嘉豈若翔區
外食瓊漱朝霞遺物棄鄙累逍遙游太和結友集靈岳
彈琴登清歌有能從此者古人何足多

詳觀凌世務屯險多憂虞施報更相市大道匿不舒夷
路值枳棘安步將焉如權智相傾奪名位不可居鸞鳳
避罻羅遠託昆侖墟莊周悼靈龜越稷嗟王輿至人存
諸己隱璞樂玄虛功名何足殉乃欲列簡書所好亮若
茲楊氏歎交衢去去從所志敢謝道不俱

與阮德如詩

含哀還舊廬感切傷心肝良時遘數子談慰臭如蘭疇

背恨不早既面佯舊歡不悟卒永離念隔長愛歎事遊
無不有別易會良難郢人忽已逝匠石輟不言澤雉窮
野草靈龜樂泥蟠榮名穢人身高位多災患未若捐外
累肆志養浩然顏氏希有虞隰子慕黃軒涓彭獨何人
唯志在所安漸漬俞近欲一往不可攀生生在豫積多
以休自寬南土早不凉衿討宜早完君其愛德素行路
慎風寒自力致所懷臨文情辛酸

贈秀才入軍詩

流俗難悟逐物不還至人遠鑒歸之自然萬物為一四
海同宅與彼共之予何所惜生若浮寄暫見忽終世故
紛紜棄之八戒澤雉雖饑不願園林安能服御勞形苦
心身貴名賤榮辱何在貴得肆志縱心無悔

答程曉詩　傅玄

於奕兩儀昭昭太陽四氣代升三朝受祥濟濟群后峩
峩聖皇元服肇御配天垂光伊周作弼王室惟康顒顒
兆民蠢蠢戎狄率土充庭萬國奉蕃皇澤雲行神化風
宣六合咸熙遐邇同歡赫赫明明天人合和下罔遺滯
焦朽斯華矧我良朋如玉之嘉穆穆雝雝興頌作歌

贈長安令劉正伯詩　潘尼　四首

遊鷥遰天虎騰鱗託浮霄過蒙嘉時會假翼陵扶搖疲
蕭先仟乏及余再同僚並跡佇儲宮攜手登皇朝劉侯
撫西都邁績參豹喬德厚化必深政明姦自消惠聲由
流聲千里一步超爾其興逸軌遠塗固可要

又贈隴西太守張正治詩

二八由虞顯周以多士隆群靈感節運理翮應翔風張
生拔幽華蘋蘩登二宮未幾振朱紱剖符撫西戎及子
仍同僚贈言貽爾躬威刑有時用唯德可令終

答傅咸詩

悠悠群吏非子不整嗷嗷衆議非子不靖忽荷畀經握
綱提領攜績贊惟國之屏

答陸士衡詩

顏遊道籍恒根閭脫澤雖均華不足被迷春不茂秋
秋先萎子澤斯萬我心乃羽儀頗言難常載合載離昔游

禁闥衹提夕惕今放丘園縱心夷易曰詠新詩日玩文
跡子志耕耨勤王役慙無琬琰以酬尺壁

贈潘岳詩　陸機

水會于海雲翔于天道之所混孰後孰先及子雖殊同
升太玄舍彼玄冕[illegible]雲冠遺情市朝永志丘園靜猶
幽谷動若揮蘭

贈傅咸詩　晉程曉　季明

煢煢獨夫寂寂靜處酒不盈觴肴不掩俎厥客伊何許
由巢父厥醴伊何玄酒瓠脯

贈褚武良詩　傅咸　四首

爰暨于褚惟晉之禎肇振鳳翼羽儀上京聿作喉舌納

□及光贊帝道敷皇之明方任之重實在江揚乃授
□□曜威靈攸攸遐邈東夏于征

又贈崔伏二郎詩

妙之選二生之授顒顒兩城歡德之茂君子所居九
非陋無狹百里而不垂覆人之好我贈我清詩示我
周行心與道期誠發自忠義形於辭古人辭讓豈不爾
思

又與尚書同僚詩

非望之寵務加于已猥授非據奄司萬里煌煌朱軒服
驥絡驛曄曄初星肅肅臣僕暉光顯赫眾目所屬斯之
非稱用榮伊辱質弱尚甫受任膺揚德非樊仲王命是

將刃城戒遺無能有匪一州之務將弛其綱得意忘言
言在意後夫惟神交可以長久我心之孚有盈于缶與
子偕老豈曰執手出司萬里牧彼朔濱服冕乘軒六轡
既均威風先邁自城肅震

又答潘尼詩

貽我妙文繁春之榮匪榮斯尚乃新其聲吉甫作頌有
馥其馨是由樊仲其德克明援此瓦礫厠彼瑾瓊既非
其喻聞寵若驚

答孫楚詩　晉董威輦

獨處無娛我以爲歡清流可飲至道可飡何爲栖栖自
使疲單玄鳥紆幨而不被害鴻隼遠巢咸以欲死貽彼
梁魚逡巡倒尾沉吟不決忽焉失水嗟呼魚鳥萬世不
悟以我觀之乃明其故知哉達人深穆其度

贈棗腆詩　晉石崇季倫

久官無成績栖遲於徐方寂寂守空城悠悠思故鄉恂
恂二三賢身遠屈龍光攜手沂泗間遂登舞雩堂文藻
譬春華談話猶蘭芳消憂以觴醴娛耳以名娼博奕逞
妙思弓矢威邊疆

贈石崇詩　晉曹攄顏遠

涓涓谷中泉鬱鬱岩下林泄泄群翟飛咬咬春鳥吟野
文何寂寞薄暮愁人心三軍望衡蓋歎息有餘音臨肴
忘肉味對酒不能斟人言重別離斯情效於今

答石崇詩　晉棗腆玄方

昔我不造備嘗顛沛后土傾基皇天隕蓋少懷蒙昧長
無取介遺訓莫聞出入靡賴我舅敷命于彼徐方載詠
陟岡言念渭陽乃泝洪流汎身餘艎宵寢晨逝曷路之
長亦既至止顧言以寫爰有石侯作鎮東夏寬以撫戎
從容柔雅我聞有言居安思危位極則遷勢至必移上
德無欲貴道不爲妙識先覺通夢皇羲窮覬堂奧欽蹈
明規

贈盧顯度詩　張協　景陽

疇昔協蘭房繾綣在華年嘉好結平素分著寮友前謂
待終遐日綢繆永周旋吾子遭不造遘閔丁憂艱俾我

少良朋誰與吐語言一日爲三秋歲況乃三年離居一
何關結思如廻川

贈摯虞詩　晉杜育

之子于歸言秣其駒矧乃斯人乃邁乃徂雖非顯甫餞
彼百壺雖非張仲將賒河魚人亦有言貴在同音雖曰
翻飛曾未異林顧戀同枝增其慨心望爾不遐無金玉
音

答杜育詩　摯虞

越有杜生旣文且哲龍躍頴豫有聲彰淑頼茲三益如
琢如切好以義結友以文佘嘗伊在高分定傾蓋其人
如玉美彼生芻鍾鼓匪樂安用百壺老夫灌灌離群索

居懷戀結好心焉悵如

答棗腆詩　晉歐陽建堅石

於鑠我舅明德來違俾扞東藩在徐之邳載播其惠載
揚其成濟寬以猛方夏以綏光啓先業增耀重暉吝余
沖人艱苦攸離過庭無聞頑固難移匪賴茲誨導之孰
儀仰遵嘉訓俯蹈明規如葛斯蔓如樛斯垂我遘君子
仰之彌高巖巖其高卽之惟温居盈思沖在貴忘尊縱
酒嘉讌自明及昏無幽不研靡奧不論人樂其量乜感
其敦

贈海法師　梁蕭子雲

直心好丘叡倫悅幽栖人忽朋飡山旅萬里自相覩沉

寥晚霖霽重疊晴雲新秋至歸鳴柳風高露起塵動于
憶山思惆悵惜荷巾

贈答下

贈長沙公詩四首　陶潛十九首

同源分流人易世疎慨然寤歎念茲厥初禮服遂悠歲
月眇徂感彼行路眷然躊躇○於穆令族允構斯堂諧
氣冬暄映懷圭璋爰采春花載警秋霜我曰欽哉實宗
之光○伊余云遘在長忘同笑言未久逝焉西東遙遙
三湘滔滔九江山川阻遠行李時通○何以寫心貽此
話言進簣雖微終焉爲山敬哉離人臨路悽然款襟或
遼音問其先

酬丁柴桑詩二首

有客有客爰來爰止秉直司聰于惠百里飡勝如歸聆
善若始○匪惟諧也屢有良由載言載眺以寫我憂放
歡一遇旣醉還休寔欣心期方從我遊

答龐參軍詩六首

衡門之下有琴有書載彈載詠爰得我娛豈無他好樂
是幽居朝爲灌園夕偃蓬廬○人之所寳尚或未珍不
有同愛云胡以親我求良友寔覯懷人懽心孔洽棟宇
惟鄰○伊余懷人欣德孜孜我有旨酒與汝樂之乃陳
好言乃著新詩一日不見如何不思○嘉遊未斁誓將
離分送爾于路銜觴無欣依依舊楚邈邈西雲之子之

遠良話曷聞○昔我云別倉庚載鳴今也遇之霰雪飄
零大藩有命作使上京豈忘宴安王事靡寧○慘慘寒
日肅肅其風翩彼方舟容裔江中勗哉征人在始思終
敬茲良辰以保爾躬

和劉柴桑詩

山澤久見招胡事乃躊躇直為親舊故未忍言索居良
辰入奇懷挈杖還西廬荒塗無歸人時時見廢墟茅茨
已就治新疇復應畬谷風轉淒薄春醪解飢劬弱女雖
非男慰情良勝無栖栖世中事歲月共相疏耕織稱其
用過此奚所須去去百年外身名同翳如

和郭主簿詩二首

藹藹堂前林中夏貯清陰凱風因時來回飆開我襟息
交遊閑業臥起弄書琴園蔬有餘滋舊穀猶儲今營已
良有極過足非所欽舂秫作美酒酒熟吾自斟弱子戲
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樂聊用忘華簪遙遙望白
雲懷古一何深

和澤周三春清涼素秋節露凝無游氛天高風景澈陵
岑聳逸峯遙瞻皆奇絕芳菊開林耀青松冠巖列懷此
貞秀姿卓為霜下傑銜觴念幽人千載撫爾訣檢素不
獲展厭厭竟良月

贈羊長史詩

愚生三季後慨然念黃虞得知千載外正賴古人書
賢留餘迹事事在中都豈忘游心目關河不可踰九域
甫已一逝將理舟輿聞君當先邁負痾不獲俱路若經
商山為我少躊躇多謝綺與甪精爽今何如紫芝誰復
採深谷久應蕪駟馬無貰患貧賤有交娛清謠結心曲
人乘運見疎擁懷累代下言盡意不舒

和胡西曹詩

蕤賓五月中清朝起南颸不駛亦不遲飄飄吹我衣重
雲蔽白日閑雨紛微微流目視西園曄曄榮紫葵於今
甚可愛奈何當復衰感物願及時每恨靡所揮悠悠待
秋稼寥落將賒逸想不可淹猖狂獨長悲

示周祖謝三郎詩

負痾頹簷下終日無一欣藥石有時閑念我意中人相
去不尋常道路邈何因周生述孔業祖謝響然臻道喪
向千載今朝復斯聞馬隊非講肆校書亦已勤老夫有
所愛思與爾為鄰願言誨諸子從我潁水濱

與從弟敬遠詩

寢迹衡門下邈與世相絕顧眄莫誰知荊扉晝常閉淒
淒歲暮風翳翳經日雪傾耳無希聲在目皓已潔勁氣
侵襟袖簞瓢謝屢設蕭索空宇中了無一可悅歷覽千
載書時時見遺烈高操非所攀深得固窮節平津苟不
由栖遲詎為拙寄意一言外茲契誰能別

答王僧達詩　顏延之

王水記方流琁原成圓折蓄實每希聲雖秘猶彰散聆
龍際九州聞鳳窺卅究歷聽豈多士唯然覩時哲舒文
廣閣絳敷言遠朝烈德輝灼光茂芳風被鄉耆僻同幽
人居郊扉常晝閉林閭時晏開亟廻長者轍庭昏見野
陰山明望松雪靜性浹群化徂生入窮節豫往誠歡聚
悲來非樂悶屬美謝繁翰遥懷具短札

贈馬子喬詩　鮑照二首

雙劍將離別先在匣中鳴煙雨交將夕從此忽分形雌
沈吳江裏雄飛入楚城吳江深無底楚闕有崇扃一為
天地別豈直限幽明神物終不隔千祀儻還并

贈荀丞詩

旅人乏愉樂薄暮增思深日落嶺雲歸延頸望江陰亂
流灇大壑長霧匝高林林際無窮極雲邊不可尋惟見
獨飛鳥千里一揚音推其感物情則知遊子心君居帝
京內高會日揮金豈念慕群客咨嗟戀景沉

贈顧倉曹詩　齊王僧孺

洛陽十二門樓闕似西崑嶁嶁罘罳下相望陌畫垣畫
垣向阿閣栖鳳復栖鸞五曹均趨奏六尚等便煩朝爐
何馥馥夜錦有餘温日中驅上駟驤首遍京宛夙昔今
何在生平恭不論譬如卷施草心謝葉空存誰復三承
睫獨念九飛魂

奉賀隨王詩二首　謝朓五首

星回夜未艾洞房凝遠情雲陰滿池榭中月懸高城
亦含風露行鴈飛且鳴平臺盛文雅西園富群英芳慶
良永矣君王嗣德聲眷此伊洛詠載懷汾水情顧已非
麗則恭惠奉仁明觀淄詠已失憮然愧簪纓
神心遺魏闕中想顧汾陽肅景懷辰豫捐玦剪山榭
惟清夏始雲景曖含芳月陰洞野色日華麗池光草合
亭皐遠霞生川路長端坐聞鶴引靜琴愴復傷懷哉泉
石思歌詠鬱㥈相春塘多迭駕言從伊與商豕聯眷英
覽獨善伊何忘願輟東都遠弘道侍雲梁

夏始和劉孱陵詩

威仰弛蒼郊龍曜表皇隰春色卷遥甸炎光麗近邑白

蘋望已騁湘荷紛可襲徒願尺波旋終怜寸景戢對窗
斜日過洞幌鮮飈入浮雲去欲窮暮鳥飛相及柔翰鎮
芳塵清源非易挹迴江難絕濟云誰暢佇立良宰鼎夜
漁出入事朝汲積羽余既衰更賦子盈粒椅梧何必零
歸來共栖集

和沈右率諸君餞謝文學詩

春夜別清樽江潭復為客歎息東流水如何故鄉陌重
樹始芬藹芳洲轉如積望望荊臺下歸夢相思夕

答張齊興詩

荊山從百里漢廣流無極北馳星斗正南望蕎雲色子
肅兩岐功我滯三冬職誰知京洛念彷彿昆山側向夕

登城豪彊池隱復直地迴闇遥蟬天長望歸翼清文忽景麗思泉紛寶餘勿言脩路阻勉哉康衢力曾匪寂且寥歸軫逝言涉

贈族叔衛軍詩　王融

台曜澄華䌷岳㦸峻經天為象麗地作鎮不器抃德有斐斯文質超瑚璉才逸簪雲採筆泉瀉動詠雲紛德馨伊何如蘭之宣貞筠抽箭潤璧懷山六樂畢該五禮備習七訓是敷三英有粲惟旦惟公惟公惟旦

行旅

行詩二首　阮瑀

臨川多悲風秋日苦清凉客子易為戚感此用哀傷攬衣起躑躅上觀心與房三星守故次明月未收光雞鳴當何時朝晨尚未央還坐長歎息憂憂安可忘

我行自凜秋季冬乃來歸置酒高堂上友朋集光輝念當復離別涉路險且夷思慮益惆悵淚下沾裳衣

帆入南湖詩　湛方生

彭蠡紀三江廬岳主衆阜白沙淨川路青松蔚嚴首此水何時流此山何時有人運互推遷茲器獨長久悠悠宇宙中古今迭先後

行詩　成公綏

洋洋能耳流魏魏伊闕山高岡碣崔嵬雙阜夾長川素石何磷磷水禽何翩翩遠涉許潁路顧思邈綿綿欝陶懷所親引領情緬然

入東道路詩　謝靈運五首

整駕辭金門命旅惟詰朝懷居顧歸雲指塗泝行飈屬值清明節榮華感和韶陵隰繁綠杞墟囿粲紅桃鷕鷕翬方雊纖纖麥垂苗隱軫邑里密緬邈江海遼滿目皆古事心賞貴所高魯連謝千金延州權去朝行路既經見願言寄吟謠

發歸瀨三瀑布望兩溪詩

我行乘日垂放舟候月圓末江免風濤涉清弄漪漣積石竦兩溪飛泉倒三山亦既窮登陟荒藹横目前窺巖不覩景披林豈見天陽烏尚傾翰幽篁未為遭退尋平常時安知巢穴難風雨非攸恡擁志誰與宣倘有同枝條此日即千年

過白岸亭詩

拂衣遵沙垣緩步入蓬屋近澗涓密石遠山映疎木空翠難强名漁釣易為曲援蘿聆青崖春心自相屬交交止栩黄呦呦食苹鹿傷彼人百哀嘉爾承筐樂榮悴迭去來窮通成休慽未若長疎散萬事恒抱朴

行田登海口盤嶼山詩

羈苦孰云慰觀海藉朝風莫辯洪波極誰知大壑東依稀採菱歌彷彿含嚬容遨遊碧沙渚遊衍丹山峯

夜宿石門詩

翔禁苑中蘭畏彼霜下歇瞑還雲際宿弄此石上月鳥
鳴識夜棲木落知秋發異音同至聽殊響俱清越妙物
莫爲賞芳醑誰與伐美人竟不來鳴珂徒晞髮

北邙客舍詩　晉劉伶 伯倫

泱漭望舒隱黤黮玄夜陰寒雞思天曙擁翅吹長音蚊
蚋歸豐草枯葉散蕭林陳醴發悴顏巴歈暢真心緼被
終不曉斯歎信難任何以除斯嘆付之與瑟琴長笛響
中夕聞此消胸襟

宿南洲浦詩　梁何遜 仲言

幽棲多暇豫從役知辛苦解纜及朝風落帆依暝浦違
鄉已信次江月初三五沉沉夜看流淵淵朝聽鼓霜洲
渡旅鴈朔飈吹宿莽夜淚坐淫淫是節偏懷土

將命至鄴詩　庾信

大國修聘禮亟鄰自此敦張旝事原隰負扆報成言西
過犯風露北指度轘轅交歡值公子展禮覿王孫何以
譽嘉樹徒欲賦采蘩四牡[illegible]三獻滿罍樽人臣無
境外何由欣此言風俗既殊阻山河不復論無因旅南
館空欲顯西門眷然惟此別夙期幸共存

重戍

從軍詩　李陵

樽酒送征人踟躕在親宴日暮浮雲滋握手淚如霰悠
悠清川水嘉魴得所薦而我在萬里結髮不相見袖中

有短書願寄雙飛燕

安封侯詩　漢崔駰 亭伯

戎馬鳴兮金鼓震壯士激兮忘身命被光甲兮跨良馬
揮長戟兮彀彊弩

廣陵觀兵詩　魏文帝

觀兵臨江水水流何湯湯戈矛成山林玄甲耀日光猛
將懷暴怒膽氣正縱橫誰云江水廣一葦可以航不戰
屈敵虜戢兵稱賢良古公宅岐邑實始翦殷商孟獻營
虎牢鄭人懼稽顙充國務耕殖先零自破亡興農淮泗
間築室都徐方量宜運權略六軍咸悅康豈如東山詩
悠悠多憂傷

遠戍勸戒詩　繁欽

肅將王事集此揚土凡我同盟既文既武郁郁桓桓有
規有矩務在和光同塵共垢各竟其心爲國蕃輔闇闇
衎衎非法不語可否相濟闕則云補

贈兄公穆入軍詩八首　嵇康

雙鸞匿景曜戢翼太山崖抗首漱朝露晞陽振羽儀長
鳴戲雲中時下息蘭池自謂絕塵埃終始永不虧何意
世多艱虞人來我疑奮網塞四區高羅正參差奮迅勢
不便六翮無所施隱姿就長纓卒爲時所羈單雄翻孤
逝哀吟傷生離徘徊戀儔侶慷慨高山陂鳥盡良弓藏
謀極身心危吉凶雖在己世路多嶮巇安得反初服抱

王寳六奇逍遥遊太清攜手長相隨

鴛鴦于飛肅肅其羽朝遊高原夕宿蘭渚邕邕和鳴顧
眄儔侣俛仰慷慨優游容與

鴛鴦于飛嘯侣命儔朝遊高原夕宿中洲交頸振翼容
與清流咀嚼蘭蕙俛仰優游

泳彼長川言息其滸陟彼高岡言刈其楚嗟我征邁獨
行踽踽仰彼凱風涕泣如雨

泳彼長川言息其沚陟彼高岡言刈其杞嗟我獨征靡
瞻靡恃仰彼凱風載坐載起

穆穆惠風扇彼輕塵奕奕素波轉此遊鱗伊我之勞有
懷佳人寤言永思實鍾所親

所親安在舍我遠邁棄此蓀芷襲彼蕭艾雖曰幽深豈
無顛沛言念君子不遐有害

凌高遠眄俯仰咨嗟怨彼幽縶邈爾路遐雖有好音誰
與清歌雖有姝顏誰與發華仰訊高雲俯託輕波乘流
遠遁抱恨山阿

命將出征詩　　張華

重華隆帝道戎蠻或來賓徐夷興有周鬼方亦違殷今
在盛明世寇虐動四垠篤醪豈無味挾纊感至仁

北戎琅琊城詩　　江孝嗣

驅馬一連翩日下情不息芳樹似佳人惆悵余何極薄
暮苦羈愁終朝傷旅食丈夫許人世安得顧心臆按劍
勿復言誰能耕與織

和江丞北戍琅琊城詩　　謝朓

春城麗白日阿閣跨層樓蒼江忽渺渺驅馬復悠悠京
洛多塵霧淮濟未安流豈不思撫劍惜哉無輕舟夫君
良自勉歲暮勿淹留

廣文選卷第十

廣文選卷第十一

詩

郊廟

靈芝之歌　古辭

因靈寢兮產靈芝象三德兮瑞應圖延壽命兮光此都
配上帝兮象太微參日月兮揚光輝

漢安世房中歌十七首　唐山夫人

大孝備矣休德昭清高張四縣樂充宮庭芳樹羽林
雲景杳冥金支秀華庶旄翠旌七始華始肅倡和聲神
來宴娭庶幾是聽
粥粥音送細齊人情忽乘青玄熙事備成清思眑眑眑同窈
經緯冥冥
我定歷數人告其心敕身齊戒施教申申乃立祖廟敬
明尊親大矣孝熙四海爰輯
王侯秉德其鄰翼翼顯明昭式清明鬯矣皇帝孝德竟
全大功撫安四極
海內有姦紛亂東北詔撫成師武侯承德行樂交逆簫
勺群慝肅為濟哉蓋定燕國
大海蕩蕩水所歸高賢愉愉民所懷大山崔百卉殖民
何貴貴有德
安其所樂終產樂終產世繼緒飛龍秋游上天高賢愉
樂民人
豐草葽女羅施善何如誰能回大莫大成教德長莫長
被無極
雷震震電燿燿明德鄉治本約治本約澤弘大加被寵
咸相保德施大世曼壽
都荔遂芳窅窊桂華孝奏天儀若日月光乘玄四龍回
馳北行羽旄殷盛芬哉芒芒孝道隨世我署文章
馮馮翼翼承天之則吾易久遠燭明四極慈惠所愛美
若休德杳杳冥冥克綽永福
磑磑即即師象山則嗚呼孝哉案撫戎國蠻夷竭歡象
來致福兼臨是愛終無兵革
嘉薦芳矣告靈饗矣告靈既饗德音孔臧惟德之臧建
侯之常承保天休令問不忘
皇皇鴻明蕩侯休德嘉承天和伊樂厥福在樂不荒惟
民之則
浚則師德下民咸殖令問在舊孔容翼翼
孔容之常承帝之明下民之樂子孫保光承順溫良受
帝之光嘉薦令芳壽考不忘
承帝明德師象山則雲施稱民永受厥福承容之常承
帝之明下民安樂受福無疆

漢郊祀歌十九首　無名氏

練時日

練時日侯有望焫膋蕭延四方九重開靈之斿垂惠恩

鴻祐休靈之車結玄雲駕飛龍羽旄紛靈之下若風馬
左蒼龍右白虎靈之來神哉沛先以雨般裔裔靈之至
慶陰陰相放怫震澹心靈已坐五音飭虞至旦承靈億
牲繭栗粢盛香尊桂酒賓八鄉靈安留吟青黃遍觀此
眺瑤堂衆嫭並綽奇麗顏如荼兆逐靡被華文厠霧縠
曳阿錫佩珠玉俠嘉夜茝蘭芳澹容與獻嘉觴

帝臨

帝臨中壇四方承宇繩繩意變備得其所清和六合制
數以五海內安寧興文偃武后土富媼昭明三光穆穆
優游嘉服上黃

青陽

青陽開動根荄以遂膏潤并愛跂行畢逮霆聲發榮壧
處頃聽枯槁復產乃成厥命衆庶熙熙施及夭胎群生
啿啿惟春之祺

朱明

朱明盛長旉與萬物桐生茂豫靡有所詘敷華就實既
阜既昌登成甫田百鬼迪嘗廣大建祀肅雍不忘神若
宥之傳世無疆

西顥

西顥沆碭秋氣肅殺含秀垂穎續舊不廢姦偽不萌妖
孽伏息隅辟越遠四貉咸服既畏茲威惟慕純德附而
不驕正心翊翊

玄冥

玄冥陵陰蟄蟲蓋臧屮木零落抵冬降霜易亂除邪革
正異俗兆民反本抱素懷樸條理信義望禮五嶽籍斂
之時掩收嘉穀

惟泰元

惟泰元尊媼神蕃釐經緯天地作成四時精建日月星
辰度理陰陽五行周而復始雲風靁電降甘露雨百姓
蕃滋咸循厥緒繼統共勤順皇之德鸞路龍鱗罔不
肸飾嘉籩列陳庶幾宴享滅除凶災烈騰八荒鐘鼓竽
笙雲舞翔翔招搖靈旗九夷賓將

天地

天地並況惟予有慕爰熙紫壇思求厥路恭承禋祀緼
豫為紛黼繡周張承神至尊千童羅舞成八佾合好效
歡虞泰一九歌畢奏斐然殊鳴琴竽瑟會軒朱璆磬金
鼓靈其有喜百官濟濟各敬厥事盛牲實俎進聞膏神
奄留臨須搖長麗前掞光耀明寒暑不忒況皇章展
詩應律鋗玉鳴函宮吐角激徵清發梁揚羽申以商造
茲新音永久長聲氣遠條鳳鳥鶬翔神夕奄虞蓋孔享

日出入

日出入安窮時世不與人同故春非我春夏非我夏秋
非我秋冬非我冬泊如四海之池遍觀是邪謂何吾知
所樂獨樂六龍六龍之調使我心若訾黃其何不徠下

天馬

太一況天馬下霑赤汗沫流赭志俶儻精權奇籋浮雲晻上馳體容與迣萬里今安匹龍爲友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徠出泉水虎脊兩化若鬼天馬徠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天馬徠執徐時將搖舉誰與期天馬徠開遠門竦予身逝昆侖天馬徠龍之媒游閶闔觀玉臺

天門

天門開詄蕩蕩穆並騁以臨饗光夜燭德音著霝寖而鴻長生豫大朱涂廣夷石爲堂飾玉梢以舞歌體招搖若永望星留俞塞隕光照紫幄珠熉黃幡比翍回集貳雙飛常羊月穆穆以金波日華燿以宣明假清風軋忽激長至重觴神裴回若留放殣冀親以肆章函蒙祉福常若期寂漻上天知厥時泛泛滇滇從高斿殷勤此路臚所求佻正嘉吉弘以昌休嘉砰隱溢四方專精厲意逝九閡紛云六幕浮大海

景星

景星顯見信星彪列象載昭庭日親以察參侔開闔爰推本紀汾脽出鼎皇祐元始五音六律依韋饗昭雜變並會雅聲遠姚空桑琴瑟結信成四興遞代八風生殷殷鍾石羽籥鳴河龍供鯉醇犧牲百末旨酒布蘭生泰尊柘漿析朝酲微感心攸通修名周流常羊思所并穰穰復正直往寗馮觴切和疏寫平上天布施后土成穰穰豐年四時榮

齊房

齊房產草九莖連葉宮童效異披圖案諜玄氣之精回復此都蔓蔓日茂芝成靈華

后皇

后皇嘉壇立玄黃服物發冀州兆蒙祉福沇沇四塞假狄合處經營萬億咸遂厥宇

華爗爗

華爗爗固靈根神之斿過天門車千乘敦昆侖神之出排玉房周流雜拔蘭堂神之行旌容容騎沓沓般從從神之徠泛翊翊甘露降慶雲集神之揄臨壇宇九疑賓夔龍舞神安坐鴹吉時共翊翊合所思神嘉虞申貳觴福滂洋邁延長沛施祐汾之阿揚金光橫泰河莽若雲增揚波徧臚驩騰天歌

五神

五神相包四鄰土地廣揚浮雲抗嘉壇椒蘭芳璧玉精垂華光益億年美始興交於神若有承廣宣延咸畢觴靈輿位偃蹇驤卉汩臚析奚遺淫淥澤汪然歸

朝隴首

朝隴首覽西垠雷電尞獲白麟爰五止顯黃德圖匈虐熏鬻殛闢流離抑不詳賓百僚山河饗掩回轅鬗長馳

應雨師洒路陂流星隕感惟風鴴歸雲撫懷心

象載瑜

象載瑜白集西食甘露飲雲泉木赤鴈集六紛員殊翁雜五采文神所見施祉福登蓬萊結無極

赤蛟

赤蛟綏黃華蓋露夜零晝晻濭百君禮六龍位勺椒漿靈已醉靈既享錫吉祥芒芒極降嘉觴靈殷殷爛揚光延壽命永未央杳冥冥塞六合澤汪濊輯萬國靈禗禗象輿轙票然逝旗透蛇禮樂成靈將歸託玄德長無衰

晉郊祀歌五首　傅玄

夕牲歌

天命有晉穆穆明明我其夙夜祗事上靈常于時假迄用有成於薦玄牡進夕其牲崇德作樂神祇是聽

迎送神歌

宣文蒸哉日靖四方永信保之夙夜匪康光天之命上帝是皇嘉樂殷薦靈祚景祥神祇隆假享福無疆

饗神歌

天祚有晉其命惟新受終于魏奄有兆民燕及皇天懷柔百神不顯遺烈之德之純享其玄牡式用肇禋神祇來格福祿是臻

饗神歌二首

時邁其猶昊天子之祐享有晉兆民戴之畏天之威敬授人時不顯不承於猶繹思皇極斯建庶績咸熙庶幾夙夜惟晉之祺

宣文惟后克配彼天撫寧四海保有康年於乎緝熙肆用靖民爰立典制爰修禮紀作民之極莫匪資始克昌厥後永言保之

晉天地郊明堂歌五首

夕牲歌

皇矣有晉時邁其德受終于天光濟萬國萬國既光神定厥祥虔于郊祀祗事上皇祇事上皇百福是臻巍巍祖考克配彼天嘉牲匪歆德馨惟饗受天之祐神化四方

降神歌

於赫大晉膺天景祥二帝邁德宣茲重光我皇受命奄有萬方郊祀配享禮樂孔章神祇嘉饗祖考是皇克昌厥後保祚無疆

天郊饗神歌

整泰壇祀皇神精氣感百靈賓蘊朱火燎芳薪紫煙遊冠青雲神之體靡象形曠無方幽以清神之來光景照聽無聞視無兆神之至舉歆歆靈爽協動余心神之坐同歡娛澤雲翔化風舒嘉樂奏文中聲八音諧神是聽咸絜齊並芬芳烹牷牲享玉觴神悅饗歆禋祀祐大晉降繁祉祚京邑行四海保天年窮地紀

地郊饗神歌

整泰圻俟皇祇衆神感群靈儀陰祀設吉禮施夜將極時未移祇之體無形象潛泰幽洞忽荒祇之出薆若有靈無遠天下母祇之來遺光景昭若存終冥冥祇之至舉欣欣舞象德歌成文祇之坐同歡豫澤雨施化雲布樂八變聲教敷物咸亨祇是娛齊既潔侍者肅玉觴進咸穆穆饗嘉豢歆德馨祚有晉暨群生溢九壤格天庭保萬壽延億齡

明堂饗神歌

經始明堂享祀匪懈於皇烈考光配上帝赫赫上帝既高既崇聖考是配明堂顯融率土敬職萬方來祭常于時假保祚永世

晉江左宗廟歌　晉曹毗 輔佐

四時祠祀歌

肅肅清廟巍巍聖功萬國來賓禮儀有容鍾鼓振金石熙宣兆祚武開基神斯樂兮理管絃有來斯和說功德吐清歌神斯樂兮洋洋玄化潤被九壤民無不悅道無不往禮有儀樂有式詠九功永無極神斯樂兮

宋南郊登歌　顏延之

饗神歌

營泰畤定天衷思心睿謀筮從建表蘊設郊宮田燭置爟火通曆元旬律首吉餉紫壇歆列室中星兆六宗秩乾宇晏地區謐大孝昭祭禮供牲日展盛自躬具陳器備禮容形舞綴被歌鍾望帝閣聳神蹕靈之來辰光溢潔粢酌娛太一明鄉夜華晳日祼既始獻又終烟鄉宮報清穹饗宋德祚王功休命永福履充

宋明堂歌九首　宋謝莊 希逸

迎神歌

地紐謐乾樞回華蓋動紫微開旌蔽日車若雲駕六龍乘絪縕曄帝京輝天邑聖祖降五靈集構瑤戺聳珠簾漢拂幌月棲檐舞綴暢鍾石融駐飛景鬱行風懋粢盛潔牲牷百禮肅群司虔皇德遠大孝昌貫九幽洞三光神之安解玉鑾景福至萬寓歡

登歌

雍臺辨朔澤宮練服潔火夕照明水朝陳六瑚賁室八羽華庭昭事先聖懷濡上靈肆夏戒敬升歌發德永固鴻基以綏萬國

歌太祖文皇帝

維天爲大維聖祖是則辰居萬寓[illegible][illegible]下國月靈八輔外光四瀛高宮仰蓋日館希旄被幄留景布稽紛風栝協接緯達嚮承虹設業設虡在王庭肇禋祀克配乎靈代將我享維孟之春以孝以敬以立我蒸民

歌青帝

參映夕駟照晨靈乘震司青春鴈將向桐始蕤柔風[illegible]

暄光遲肖動達萬品新潤無際澤無垠

歌赤帝

龍精初見大火中朱光北至圭景同帝在南離寔司衡水雨方降木槿榮庶物盛長咸殷阜恩覃四冥被九有

歌黃帝

履建宅中寓司繩御四方裁化遍寒燠布政周炎涼景麗條可結霜明水可折凱風扇朱唇白雲流素節分至乘結晷啓閉集恒度帝運緝萬有皇靈澄國步

歌白帝

百川如鏡天地爽且明雲沖氣舉德盛在素精木葉初下洞庭始揚波夜光徹地飜霜照懸河庋類收成歲功行欲寧浹地奉渥罄宇承秋靈

歌黑帝

歲月既晏方馳靈駕坎德司規玄雲合晦鳥路白雲繁亘天涯雷在地時未光飾國典閉關梁四節遍萬物殷福九域祚八鄉晨晷促夕漏延太陰極微陽宣鵲將巢冰已解氣濡水風動泉

送神歌

蘊禮容餘樂度靈方留景欲暮開九重肅五達鳳參差龍已沬雲既動河既梁萬里照四空香神之車歸清都琔庭寂玉殿虛睿化凝孝風熾顧靈心結皇思

齊雩祭樂歌八首　謝朓

清明暢禮樂新候龍景選貞辰解一陽律亢陰晷伏耕下土荐穜稑解二宸儀警王度宣膺雲漢望昊天解三張盛樂奏雲儛集五精延帝祖解四雩有飄禜有秩秬鬯芬圭瓚苾解五靈之來帝閽開車煜燿吹徘徊解六停龍轙徧觀此凍雨飛祥風靡解七壇可臨奠可歆對昭祉鑒皇心解八

右迎神八章章四句

濬哲維祖長發其武帝出自震重光御寓七德攸宣九疇咸叙靜難荆衡凝威蠡浦昧旦丕承夕惕刑政化一車書德馨粢盛昭星夜景霏雲曉慶衍宅成陰璧水如鏡禮充玉帛樂被匏絃於鑠在詠陟配于天自古祖兆靡爰牲牷我將我享永祚豐年

右世祖武皇帝歌三章章八句

營翼日鳥殷宵凝水泮玄蟄昭景陽陽風習習女夷歌東皇集奠春酒秉青珪命田祖渥羣黎

右青帝歌三章章四句

惟此夏德德恢台兩龍在御炎精來火景方中南訛秩靡草云黃含桃實族雲蓊鬱溫風煽興雨祁祁黍苗徧

右赤帝歌三章章二句

稟火自高明毓金挺剛克涼燠資成化羣方載厚德

陽季勾萌達炎徂溽暑融商暮百工止歲極凌陰冲
泉流疏已清原隰遠而一作平咸言祚惟億敦民保高
京
右黃帝歌三章章四句
帝說于兌執矩固司藏百川收潦精景應金方
嘉樹離披榆關命賓鳥夜月初霜金風方弱翦
商陰肅殺萬寶咸迹遒勞哉望歲場功冀可收
右白帝歌三章章二句
白日短玄夜深招搖轉移太陰霜鍾鳴冥陵起星回天
月窮紀
聽嚴風來不息望玄雲黝無色曾冰冽積羽幽飛雲至
天山側
關梁閉方不巡合國吹饗蜡賓統微陽究終始百禮洽
萬祚臻
右黑帝歌三章章四句
敬如在禮將周神之駕不少留
躍龍鑣轉金蓋紛上馳雲之外
警七曜詔人神排閶闔渡天津
有渰興膚寸積雨冥冥又終夕
俾栖糧惟萬箱皇情暢景命昌
右送神歌五章章四句
梁宗廟登歌七首　沈約十二首

功高禮洽德尊樂備三獻具舉百司在位誠敬罔貲幽
明同致茫茫億兆無思不遂蓋之如天容之如地
殷兆玉筐周始邠王於赫文祖基我大梁肇土七十奄
有四方帝軒百祀人思未忘永言聖烈祚我無疆
有夏多罪殷人塗炭四海倒懸十室思亂自天命我殲
凶殄難既躍乃飛言登天漢爰饗爰祀福祿攸贊
犧象既飾罍俎斯具我鬱載馨黃流乃注峩峩卿士駿
奔是赴佩上鳴鸞纓還拂樹悠悠億兆天臨日照
斾敷至德光被黔首鑄鎔蒼昊甄陶區有虔恭三獻對
揚萬壽比屋可封含生無咎匪徒七百天長地久
有命自天於皇后帝悠悠四海莫不來祭繁祉具膺八
神聳衛福至有兆慶來無際播此餘休于彼荒裔
祀典昭潔我禮莫違八簋充室六龍解騑神宮肅肅靈
寢微微嘉薦既饗景福攸歸至德光被洪祚載輝
梁雅樂歌
滌雅
將修盛禮其儀孔熾有腯斯牲國門是置不黎不瘠
衍靡忌是肌獻體永言昭事俯休是德仰綏靈志百福
具膺嘉祥允洎駿奔伊在慶滌遐嗣
牷雅
反本興敬復古昭誠禮容宿設祀事孔明華俎待獻崇
牷牲充哉繭握肅矣翦毛縈其膋既啓我豆既盈庖丁

游刃篤慮驗聲多祉攸集景福來并

誠雅三首

懷忽慌瞻浩蕩盡誠絜致虔想出杳冥降無象皇情肅
具僚仰人禮盛神途敞僾明靈中敬享咸蒼極洞玄象

二

地德溥崑丘峻揚羽翟鼓應棟出尊祇展誠信招海瀆
羅嶽鎮惟福祉咸昭晉

三

我有明德馨非黍稷牲玉孔備嘉薦惟旅金懸宿設和
樂具舉禮達幽明敬行尊俎鼓鍾云送遐福是與

周祀方澤歌四首　庾信八首

昭夏

報功陰澤展禮玄郊平琮鎮瑞方鼎升庖調歌絲一作孫
竹縮酒江茅聲舒鐘鼓器質陶匏列燿秀華凝芳都荔
川澤茂祉丘陵容衛雲飾山罍蘭浮泛齊日至之禮歆
茲大祭

昭夏

曰若厚載欽明方澤敢以敬恭陳之玉帛德包含養功
藏靈迹斯箱既千子孫則百

登歌

質明孝敬求陰順陽壇有四陛琮分八方牲牷[illegible]
合馨香和鑾戾止振鷺來翔威儀簡簡鍾鼓喤[illegible]

孤竹韻入空桑封中雲氣坎上神光下元之主功深蓋
藏

皇夏

司筵撤席掌禮移次迴顧封壇恭臨坎位瘞玉埋俎藏
芬斂氣是白就幽成此地意

周宗廟歌二首

皇夏

肅肅清廟巖巖寢門欽器防滿金人戒言應棟(音通)懸鼓
崇牙樹羽階變升歌庭紛象舞閑安象設緝熙清漢春
鮪初登新萍先薦僾然入室儼乎在位悽愴履之非寒
之謂

昭夏

永維祖武潛慶靈長龍圖革命鳳曆歸昌功移上墋(土也)
德耀中陽清廟肅肅猛虡煌煌曲高大夏聲和盛唐牲
牷蕩滌蕭合馨香和鑾戾止振鷺來翔永敷萬國是則
四方

周大祫歌二首

昭夏

律在夾鍾服居蒼冕杳杳清思綿綿長遠就祭於合班
神於本來庭有序昭祭有章樂舞六代賓歌二王和鈴
以節條革斯鏘齊官饌玉樂肇浮金洞庭鍾鼓龍門瑟
琴其變已繁惟神是臨

登歌

神惟顯思不言而令玉帛之禮敢陳莊敬奉如弗勝薦
如受命交於神明慈於言行

廣文選卷第十一

廣文選卷第十二

詩

樂府一

漢鼓吹鐃歌曲十首

上之回　古辭

上之回所中益夏將至行將北以承甘泉宮寒暑德游
石關望諸國月支臣匈奴服令從百官疾驅馳千秋萬
歲樂無極

戰城南

戰城南死郭北野死不葬烏可食為我謂烏且為客豪
野死諒不葬腐肉安能去子逃水深激激蒲葦冥冥梟
騎戰鬬死駑馬徘徊鳴梁築室何以南梁何北禾黍不
穫君何食願為忠臣安可得思子良臣良臣誠可思朝
行出攻暮不夜歸

巫山高

巫山高高以大淮水深難以逝我欲東歸害梁不為我
集無高曳水何梁湯湯回回臨水遠望泣下沾衣遠道
之人心思歸謂之何

上陵

上陵何美美下津風以寒問客從何來言從水中央桂
樹為君船青絲為君笮木蘭為君櫂黃金錯其間滄海
之雀赤翅鴻白鴈隨山林乍開乍合曾不知日月明醉

泉之水光澤何蔚蔚芝爲車龍爲馬覽遨遊四海外甘露初二年芝生銅池中仙人下來飲延壽千萬歲

君馬黃

君馬黃臣馬蒼二馬同逐臣馬良易之有騩蔡有赭美人歸以南駕車馳馬美人傷我心佳人歸以北駕車馳馬佳人安終極

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大海南何用問遺君雙珠玳瑁簪用玉紹繚之聞君有他心拉雜摧燒之摧燒之當風揚其灰從今已往勿復相思相思與君絶雞鳴狗吠兄嫂當知之妃呼狶秋風肅肅晨風颸東方須臾高知之

聖人出

聖人出陰陽和美人出遊九河佳人來騑離哉何駕六飛龍四時和君之臣明護不道美人哉宜天子免甘星筮樂甫始美人子含四海

上邪

上邪我欲與君相知長命無絶衰山無陵江水爲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與君絶

臨高臺

臨高臺以軒下有清水清且寒江有香草目以蘭黄高飛離哉翻關弓射鵠令我主壽萬年收中吉

遠如期

遠如期益如壽處天左側大樂萬歲與天無極雅樂陳佳哉紛單于自歸動如驚心虞心大佳萬人還來謁者引鄉殿陳累世未嘗聞之增壽萬年亦誠哉

臨高臺　魏文帝

臨臺行高高以軒下有水清且寒中有黃鵠往且翻行爲臣當盡忠願令皇帝陛下三千歲宜居此宫鵠欲南遊雌不能隨我欲躬銜汝口噤不能開欲負之毛衣摧頽五里一顧六里徘徊

魏鼓吹曲十二首　繆襲

楚之平

楚之平義兵征神武奮金鼓鳴邁武德揚洪名漢室微社稷傾皇道失桓與靈閹宦熾群雄爭邊韓起亂金城中國擾無紀經赫武皇起旗旄麾天下天下平濟九州九州寧創武功武功成興禮樂定紀綱普日月齊輝光

戰滎陽

戰滎陽汴水陂戎士憤怒貫甲馳陣未成退徐榮二萬騎塹壘平戎馬傷六軍驚勢不集衆幾傾白日没時晦冥顧中牟心屏營同盟疑計無成賴我武皇萬國寧

邕熙

邕熙君臣念德天下治吾帝道獲瑞寶頌聲並作洋洋浩浩吉日臨高堂置酒列名倡歌聲一何紆餘雜笙簧八音諧有紀綱子孫永建萬國壽考樂無央

吳鼓吹曲 二首　吳韋昭弘嗣

炎精缺

炎精缺漢道微皇綱弛政德違衆姦熾民罔依赫赫烈
越龍飛陟天衢耀靈威鳴雷鼓抗電麾撫乾衡鎮地機
厲虎旅騁熊羆發神聽吐英奇張角破邊韓羈宛潁平
南土綏神武章渥澤施金聲震仁風馳顯高門啓皇基
統罔極垂將來

克皖城

克滅皖城遏寇賊惡此凶孽阻姦慝王師赫征衆傾覆
除穢去暴戢兵革民得就農邊境息誅君弔民昭至德

晉鼓吹曲 三首　傅玄

金靈運

金靈運天符發聖徵見參日月惟我皇體神聖受魏禪
應天命皇之興靈有徵登太麓御萬乘皇之輔若闞虎
牙爪奮莫之御皇之佐贊清化百事理萬邦賀神祇應
嘉瑞章恭享祀薦先祖樂時奏磬管鏘鼓淵淵鐘喤喤
奠樽俎實玉觴神歆饗咸悅康宴孫子祐無疆大孝烝
烝德教被萬方

玄雲

玄雲起丘山祥氣萬里會龍飛何蜿蜿鳳翔何翩翩昔
在唐虞朝時見青雲際今親遊萬國流光溢天外鶴鳴
在後園清音隨風邁成湯隆顯命伊摯來如飛周文獵

渭濱遂載呂望歸符合如影響先天天弗違輟耕綜時
綱解褐衿天維元功配二王芬馨世所稀我皇敘群才
洪烈何巍巍桓桓征四表濟濟理萬機神化感無方髦
才盈帝畿丕顯惟昧旦日新孔所咨茂哉明聖德日月
同光輝

釣竿

釣竿何冉冉甘餌芳且鮮臨川運思心微綸沉九淵太
公寶此術乃在靈祕篇機變隨物移精妙貫未然游魚
驚著釣潛龍飛戾天戾天安所至撫翼翔太清太清一
何異兩儀出渾成玉衡正三辰造化賦群形退願輔聖
君與神合其靈我君弘遠略天人不足并天人初并時

昔在何時昔在日月有徵兆文象興二皇蚩尤亂生民黃
帝用兵征萬方逮夏禹不及虞與唐我皇受魏禪卽祚
享年永崇祐曆不肅庶事康庶事康穆穆明明荷
百祿保無極永泰平

宋鼓吹曲 六首　宋何承天

朱路篇

朱路揚和鸞翠蓋耀金華玄牡飾樊纓流旌拂飛霞雄
戟闢曠途班劍翼高車三軍且莫喧聽我奏鐃歌清鞞
驚短簫朗鼓節鳴笳人心惟愷豫茲音亮且和輕風起
紅塵渟瀾發微波逸韻騰天路穨響結城阿仁聲被八
表威靈振九遐嗟嗟介冑士勗哉念皇家

思悲公篇

思悲公懷袞衣東國何悲公西歸公西歸流二叔幼主旣悟偃禾復偃禾復聖志申營都新邑從斯民從斯民德惟明制禮作樂興頌聲興頌聲致嘉祥鳴鳳爰集萬國康萬國康猶弗已握髮吐飧下群士惟我君繼伊周親覩盛世復何求

將進酒篇

將進酒慶三朝備繁禮薦嘉肴榮枯換霜霧交緩春帶命朋僚車等旗馬齊鑣懷溫克樂林豪士失志愊情勞思旨酒寄遊遨敗德人甘醇醪耽長夜或淫妖興屢舞厲哇誕形傞傞聲號呶首既濡志亦荒性命夭國家亡嗟後生節酣觴匪酒辜孰爲殃

上邪篇

上邪下難正衆枉不可矯音和響必清端形綠直表大化揚仁風齊人猶偃草聖王旣已沒誰能弘至道開春湛柔露代終肅嚴霜承平貴孔孟政弊侯申商孝公明賞罰六世猶克昌李斯肆濫刑秦氏所以亡漢宣隆中興魏祖寧三方譬彼針與石效疾而稱良行葦非不厚悠悠何詎央琴瑟時未調改弦當更張矧乃治天下此要安可忘

臨高臺篇

臨高臺望天衢飄然輕舉陵太虛攜列子超帝鄉雲衣雨帶乘風翔肅龍駕會瑤臺清暉浮景溢蓬萊濟西海濯洧盤佇立雲岳結幽蘭馳迅風遊炎州願言桑梓思舊遊傾霄蓋靡電旌降彼天塗頹窈冥辭仙族歸人群懷忠抱義奉明君任窮達隨所遭何爲遠想令心勞

石流篇

石上流水湔湔其波發源幽岫永歸長河瞻彼逝者歲月其偕子在川上惟以增懷嗟我殷憂載勞寤寐遘此百罹有志不遂行年倏忽長勤是嬰永言沒世悼茲無成幸遇開泰沐浴嘉運緩帶安寢亦又何慍古之爲仁自求諸己虛情遙慕終於徒已

梁鼓吹曲 五首　沈約

木紀謝

木紀謝火運昌炳南陸耀炎光民去癸鼎歸梁鮫魚出慶雲翔德無外化溥將仁蕩蕩義湯湯浸金石達昊蒼橫四海被八荒舞干戚垂衣裳對天眷坐巖廊胤有錫祚無疆風教遠禮容盛感人神宣舞詠降繁祉延嘉慶

賢首山

賢首山險而峻乘峴憑臨胡陣騁奇謀奮卒徒斷白馬塞飛狐殪日逐殲骨都刃谷蠡馘林胡草旣潤原亦塗輪無反幕有烏掃殘孽震戎逋揚凱奏展歡酺詠杕杜旋京吳

桐柏山

洞柏山淮之首羣基帝迹遂光區有大震邉開殖穰飄
農旣劬民惟阜穗充庭稼盈畝迫嘉辰慶芳糗納寒場
爲春酒昭景福介眉壽天斯長地斯久化無極功無朽

漢東流

漢東流江之汭逆徒蜂聚旌旗紛蔽仰震威靈乘高騁
銳至仁解網窮鳥入懷因此龍躍言登泰階

於穆

於穆君臣君臣和以肅關王道定天保樂均靈囿宴同
在鎬前庭懸鼓鍾左右列笙鏞纓佩俯仰有則備禮容
翔振鷺騁群龍隆周何足擬遠與唐比蹤

前緩聲歌　古辭二十二首

水中之馬必有陸地之船但有意氣不能自前心非木
石荆根株數得覆蓋天當復思東流之水必有西上之
魚不在大小但有朝於復來長笛續短笛欲今皇帝陛
下三千萬

東光

東光平蒼梧何不平蒼梧多腐粟無益諸軍糧諸軍遊
蕩子早行多悲傷

城上烏

城上烏尾畢逋公爲吏子爲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
入河間河間姹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石上慊慊
舂黃粱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

鷄鳴

鷄鳴高樹巔狗吠深宮中蕩子何所之天下方太平刑
法非有貸柔協正亂名黃金爲君門碧玉爲軒堂上有
雙樽酒作使邯鄲倡劉王碧青甓後出郭門王舍後有
方池池中雙鴛鴦鴛鴦七十二羅列自成行鳴聲何啾
啾聞我殿東廂兄弟四五人皆爲侍中郎五日一時來
觀者滿路旁黃金絡馬頭熲熲何煌煌桃生露井上李
樹生桃旁蟲來齧桃根李樹代桃殭樹木身相代兄弟
還相忘

王子喬

王子喬參駕白鹿雲中遨參駕白鹿雲中遨下遊來王
子喬參駕白鹿上至雲戲遊遨上建逋陰廣里踐近高
結仙宮過謁三台東遊四海五嶽山過蓬萊紫雲臺三
王五帝不足令令我聖朝應太平養民若子事父明當
究天祿永康寧玉女羅坐吹笛簫嗟行聖人遊八極鳴
吐銜福翔殿側聖主享萬年悲吟皇帝延壽命

董逃行

吾欲上謁從高山山頭危險道路難遥望五嶽端黃金
爲闕班璘但見芝草葉落紛紛一解百鳥集來如煙山獸
紛綸麟辟邪其端鵾鷄聲鳴但見山獸援戲相拘攀二解
小復前行玉堂未心懷流還傳教出門來門外人何求
所言欲從聖道求一得命延三解教敕凡吏受言採取神

藥若木端白兔長跪擣藥蝦蟆丸奉上陛下一玉柈服
此藥可得神仙解四服爾神藥莫不歡喜陛下長生老壽
四面肅肅稽首天神擁護左右陛下長與天相保守解五

西門行

出西門步念之今日不作樂當待何時解一夫為樂為樂
當及時何能坐愁怫鬱當復待來茲解二飲醇酒炙肥牛
請呼心所歡可用解愁憂解三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
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解四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
命難與期自非仙人王子喬計會壽命難與期解五人壽
非金石年命安可期貪財愛惜費但為後世嗤解六

東門行

出東門不顧歸來入門悵欲悲盎中無斗儲還視桁上
無懸衣解一拔劍出門去兒女牽衣啼他家但願富貴賤
妾與君共餔糜解二共餔糜上用滄浪天故下為黃口小
兒今時清廉難犯教言君復自愛莫為非解三今時清廉
難犯教言君復自愛莫為非行吾去為遲平慎行望君
歸解四

滿歌行

為樂未幾時遭世險巇逢此百罹伶丁荼毒愁苦難為
遥望極辰天曉月移憂來填心誰當我知解一戚戚多思
慮耿耿殊不寧禍福無形惟念古人遜位躬耕遂我所
願以茲自寧自鄙棲棲守此末榮解二暮秋烈風昔蹈滄
海心不能安攬衣瞻夜北斗闌干星漢照我去自無他
奉事二親勞心可言解三窮達天為智者不愁多為少憂
安貧樂道師彼莊周遺名者貴子遐同遊往者二賢名
垂千秋解四飲酒歌舞樂復何須照視日月日月馳驅轗
軻人間何有何無貪財惜費此一何愚鑿石見火居代
幾時為當懽樂心得所喜安神養性得保遐期

箜篌引

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墮河而死當奈公何

枯魚過河泣

枯魚過河泣何時悔復及作書與魴鱮相教慎出入

獨漉篇

獨漉獨漉水深泥濁泥濁尚可水深殺我雍雍雙鴈遊
戲田畔我欲射鴈念子孫散翩翩浮萍得風搖輕我心
何合與之同并空牀低帷誰知無人夜衣錦繡誰別偽
真刀鳴削中倚牀無施父冤不報欲活何為猛虎班班
遊戲山間虎欲齧人不避豪賢

善哉行

來日大難口燥脣乾今日相樂皆當喜歡解一經歷名山
芝草翻翻仙人王喬奉藥一丸解二自惜袖短內手知寒
慚無靈輒以報趙宣解三月沒參橫北斗闌干親交在門
飢不及餐解四歡日尚少戚日苦多以何忘憂彈筝酒歌
解五淮南八公要道不煩參駕六龍遊戲雲端解六

白鳩篇

翩翩白鳩載飛載鳴懷我君德來集君庭白雀呈瑞素
羽明鮮翔庭舞翼以應仁乾交交鳴鳩或丹或黃樂我
君惠振羽來翔東璧餘光魚在江湖惠而不費敬我微
軀策我良駟習我驅馳與君周旋樂道忘餘我心虛靜
我志霑濡彈琴鼓瑟聊以自娛凌雲登臺浮游太清扳
龍附鳳日望身輕

怨詩行

天德悠且長人命一何促百年未幾時奄若風吹燭嘉
賓難再遇人命不可續齊度遊四方各繫太山錄人間
樂未央忽然歸東嶽當須盪中情遊心恣所欲

艷歌行

翩翩堂前燕冬藏夏來見兄弟兩三人流宕在他縣故
衣誰當補新衣誰當綻賴有賢主人覽取爲吾組夫婿
從門來斜柯西北眄語卿且勿眄水清石自見石見何
纍纍遠行不如歸

南山石嵬嵬松柏何離離上枝拂青雲中心十數圍洛
陽發中梁松樹竊自悲斧鋸截是松松樹東西摧特作
四輪車載至洛陽宮觀者莫不嘆問是何山材誰能刻
鏤此公輸與魯班被之用丹漆熏用蘇合香本自南山
松今爲宮殿梁

艷歌何嘗行

飛來雙白鵠乃從西北來十十五五羅列成行(一解)妻卒
被病行不能相隨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二解)吾欲銜
汝去口噤不能開吾欲負汝去毛羽何摧頹(三解)樂哉新
相知憂來生別離躊躇顧群侶淚下不自知(四解)念與君
離別氣結不能言各各重自愛遠道歸還難妾當守空
房閉門下重關若生當相見亡者會黃泉今日樂相樂
萬歲期延年

白頭吟

皚如山上雪皎如雲間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訣絕(一解)
平生共城中何嘗斗酒會(今日斗酒會明旦溝水頭)躞蹀御溝上溝
水東西流(二解)郭東亦有樵郭西亦有樵兩樵相推與無

親爲誰驕(三解)淒淒重淒淒嫁娶亦不啼願得一心人白
頭不相離(四解)竹竿何嫋嫋魚尾何簁簁男兒欲相知何
用錢刀爲(齒如有五字或下馬啖[illegible])高士嬉今日相
對樂延年萬歲期

相逢行

相逢狹路間道隘不容車不知何年少夾轂問君家君
家誠易知易知復難忘黃金爲君門白玉爲君堂堂上
置樽酒作使邯鄲倡中庭生桂樹華燈何煌煌兄弟兩
三人中子爲侍郎五日一來歸道上自生光黃金絡馬
頭觀者盈道旁入門時左顧但見雙鴛鴦鴛鴦七十二
羅列自成行音聲何噰噰鶴鳴東西廂大婦織

婦織流黃少婦無所為挾瑟上高堂丈人且安坐調絲方未央

隴西行

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桂樹夾道生青龍對道隅鳳凰鳴啾啾一母將九雛顧視世間人為樂甚獨殊好婦出迎客顏色正敷愉伸腰再拜跪問客平安否請客北堂上坐客氈氍毹清白各異樽酒上正華疏酌酒持與客客言主人持卻略再拜跪然後持一杯談笑未及竟左顧敕中廚促令辦麤飯慎莫使稽留廢禮送客出盈盈府中趨送客亦不遠足不過門樞取婦得如此齊姜亦不如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

陌上桑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喜蠶桑採桑城南隅青絲為籠繫桂枝為籠鉤頭上倭墮髻耳中明月珠緗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行者見羅敷下擔捋髭鬚少年見羅敷脫帽著帩頭耕者忘其犁鋤者忘其鋤來歸相怨怒但坐觀羅敷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躕使君遣吏往問是誰家姝秦氏有好女自名為羅敷羅敷年幾何二十尚不足十五頗有餘使君謝羅敷寧可共載不羅敷前致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解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何用識夫婿白馬從驪駒青絲繫馬尾黃金絡馬頭腰中鹿盧劍可直千萬餘十五府小史二十朝大夫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為人潔白晳鬑鬑頗有鬚盈盈公府步冉冉府中趨坐中數千人皆言夫婿殊解

羽林郎　辛延年

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長裾連理帶廣袖合歡襦頭上藍田玉耳後大秦珠兩鬟何窈窕一世良所無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餘不意金吾子娉婷過我廬銀鞍何煜爚翠蓋空踟躕就我求清酒絲繩提玉壺就我求珍殽金盤膾鯉魚貽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裾不惜紅羅裂何論輕賤軀男兒愛後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踰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

冉冉孤生竹　古辭十一首

冉冉孤生竹結根泰山阿與君為新婚兔絲附女蘿兔絲生有時夫婦會有宜千里遠結婚悠悠隔山陂思君令人老軒車來何遲傷彼蕙蘭花含英揚光輝過時而不采將隨秋草萎君亮執高節賤妾亦何為

淮南王篇

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樓與天連後園鑿井銀作牀金瓶素綆汲寒漿汲寒漿飲少年少年窈窕何能賢揚聲悲歌音絕天我欲渡河河無梁願化雙黃鵠還故鄉還故鄉入故里徘徊故鄉苦身不已繁舞寄聲無不泰徘

仙將遊天外

長歌行

仙人騎白鹿髮短耳何長導我上太華攬芝獲赤幢來
到主人門奉藥一玉箱主人服此藥身體一日康彊髮
白更黑延年壽命長岧岧山上亭皎皎雲間星遠望使
心思遊子戀所生驅車出北門遙觀洛陽城凱風吹長
棘夭夭枝葉傾黄鳥飛相追咬咬弄音聲竚立望西河
泣下沾羅纓

悲歌

悲歌可以當泣遠望可以當歸思念故鄉鬱鬱累累欲
歸家無人欲渡河無船心思不能言腸中車輪轉

折楊柳

默默施行違厥罰隨事來妹喜殺龍逢桀放於鳴條一解
祖伊言不用紂頭懸白旄指鹿用爲馬胡亥以喪軀二解
夫差臨命絕乃云負子胥戎王納女樂以亡其由余璧
馬禍及虢二國俱爲墟三解三夫成市虎慈母投杼趍卞
和之刖足接輿歸草廬四解

驅車上東門行

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白楊何蕭蕭松柏夾廣路下
有陳死人杳杳即長暮潛寐黄泉下千載永不寤浩浩
陰陽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
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
酒被服紈與素

步出夏門行

邪徑過空廬好人常獨居卒得神仙道上與天相扶過
謁王父母乃在太山隅離天四五里道逢赤松俱攬轡
爲我御將吾上天遊天上何所有歷歷種白榆桂樹夾
道生青龍對伏趺

木蘭辭二首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唯聞女歎息問
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
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
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東市買駿

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旦辭爺娘去
暮宿黄河邊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黄河流水鳴濺濺
旦辭黄河去暮至黑山頭不聞爺娘喚女聲但聞燕山
胡騎鳴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
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天子
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彊可汗問所欲木蘭不
用尚書郎願馳千里足送兒還故鄉爺娘聞女來出郭
相扶將阿姊聞妹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
霍向豬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牀脫我戰時袍著我
舊時裳當窗理雲鬢挂鏡帖花黄出門看火伴火伴皆
驚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雄兔脚撲朔雌兔

眠迷離雙兎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木蘭抱杼嗟借問復爲誰欲聞所慨慨感激彊其顏老父隸兵籍氣力日衰耗豈足萬里行有子復尚少胡沙没馬足朔風裂人膚老人舊羸病何以強自扶木蘭代父去秣馬備戎行易却紈綺裳洗却鉛粉妝馳馬赴軍幕慷慨攜干將朝屯雪山下暮宿青海傍夜襲月支虜更攜于闐羌將軍得勝歸士卒還故鄉父母見木蘭喜極成悲傷木蘭能承父母顏却卸巾鞲理絲簧昔爲烈士雄今復嬌子容親戚持酒賀父母始知生女與男同門前舊軍都十年共崎嶇本結兄弟交死戰誓不渝今也見木蘭言聲雖是顏貌殊驚惶不敢前歎重徒嘻吁世有臣子心能如木蘭節忠孝兩不渝千古之名焉可滅

西洲曲

憶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單衫杏子紅雙鬢鴉雛色西洲在何處兩槳橋頭渡日暮伯勞飛風吹烏桕樹樹下即門前門中露翠鈿開門郎不至出門採紅蓮採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低頭弄蓮子蓮子清如水置蓮懷袖中蓮花徹底紅憶郎郎不至仰首望飛鴻鴻飛滿西洲望郎上青樓樓高望不見盡日欄干頭欄干十二曲垂手明如玉卷簾天自高海水搖空綠海水夢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風知我意吹夢到西洲

長干曲

逆浪故相邀菱舟不怕搖妾家揚子住便弄廣陵潮

廣文選卷第十二

詩

樂府二

同聲歌　　張衡

邂逅承際會得充君後房情好新交接恐慄若探湯不才勉自竭賤妾職所當綢繆主中饋奉禮助烝嘗思惟苑蒻席在下蔽匡牀願得羅衾幬在上衛風霜灑掃清枕席鞮芬以狄香重戶納金扃高下華燈光衣解巾粉御列圖陳枕張素女爲我師儀態盈萬方衆夫所希見天老教軒皇樂莫斯夜樂沒齒焉可忘

董嬌饒　　漢宋子侯

洛陽城東路桃李生路傍花花自相對葉葉自相當春風東北起花葉正低昂不知誰家子提籠行採桑纖手折其枝花落何飄颺請謝彼姝子何爲見損傷高秋八九月白露變爲霜終年會飄墮安得久馨香秋時自零落春月自芬芳何時盛年去懽愛永相忘吾欲竟此曲此曲愁人腸歸來酌美酒挾瑟上高堂

梁甫吟　　漢諸葛亮孔明

步出齊城門遥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墓累累正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國相齊晏子

碣石篇　　魏武帝操　十二首

東臨碣石以觀滄海水何澹澹山島竦峙樹木叢生百草豐茂秋風蕭瑟洪波湧起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漢燦爛若出其裏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右觀滄海

孟冬十月北風徘徊天氣肅清繁霜霏霏鵾雞晨鳴鴈過南飛鷙鳥潛藏熊羆窟棲錢鎛停置農收積場逆旅整設以通商賈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右冬十月

鄉土不同河朔隆寒流澌浮漂舟船行難錐不入地豐藾深奥水竭不流冰堅可蹈士隱者貧勇俠輕非心常歎怨戚戚多悲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右土不同

神龜雖壽猶有竟時騰蛇乘霧終爲土灰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盈縮之期不但在天養怡之福可得永年幸甚至哉歌以詠志

右龜雖壽

陌上桑

駕虹蜺乘赤雲登彼九疑歷玉門濟天漢至崑崙見西王母謁東君交赤松及羨門受要祕道愛精神食芝英飲醴泉拄杖桂枝佩秋蘭絕人事遊渾元若疾風遊欻飄飄景未移行數數千壽如南山不忘愆

度關山

天地間人爲貴立君牧民爲之軌則車轍馬迹經緯四
極黜陟幽明黎庶繁息於鑠賢聖總統邦域封建五爵
井田刑獄有燔丹書無普赦贖臯陶甫侯何有失職嗟
哉後世改制易律勞民爲君役賦其力舜漆食器畔者
十國不及唐堯采椽不斲世歎伯夷欲以厲俗侈惡之
大儉爲共德許由推讓豈有訟曲兼愛尚同疏者爲戚

短歌行

周西伯昌懷此聖德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修奉貢獻臣
節不墜崇侯讒之是以拘繫解一後見赦原賜之斧鉞得
使征伐爲仲尼所稱逮及德行猶奉事殷論敘其美解二
齊桓之功爲霸之首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一匡天下不

以兵車正而不譎其德傳稱解三孔子所歎并稱夷吾民
受其恩賜與廟胙命無下拜小白不敢爾天威在顔咫
尺解四晉文亦霸躬奉天王受賜珪瓚秬鬯彤弓盧弓矢
千虎賁三百人解五威服諸侯師之者尊八方聞之名亞
齊桓河陽之會詐稱周王是其名紛葩解六

善哉行

古公亶甫積德垂仁思弘一道哲王於豳解一大伯仲雍
王德之仁行施百世斷髮文身解二伯夷叔齊古之遺賢
讓國不用餓殂首山解三智哉山甫相彼宣王何用杜伯
累我聖賢解四齊桓之霸賴得仲父後任豎刁蟲流出戶
解五晏子平仲積德兼仁與世沈德未必思命解六仲尼之
世王國爲君隨制飲酒揚波使官解七

對酒

對酒歌太平時吏不呼門王者賢且明宰相股肱皆忠
良咸禮讓民無所爭訟三年耕有九年儲倉穀滿盈斑
白不負戴雨澤如此百穀用成却走馬以糞其土田爵
公侯伯子男咸愛其民以黜陟幽明子養有若父與兄
犯禮法輕重隨其刑路無拾遺之私囹圄空虛冬節不
斷人耄耋皆得以壽終恩德廣及草木昆蟲

秋胡行

願登泰華山神人共遠遊願登泰華山神人共遠遊經
歷崑崙山到蓬萊飄颻八極與神人俱思得神藥萬歲

爲期歌以言志願登泰華山解一天地何長久人道居之
短天地何長久人道居之短世言伯陽殊不知老赤松
王喬亦云得道得之未聞庶以壽考歌以言志天地何
長久解二明明日月光何所不光昭明明日月光何所不
光昭二儀合聖化貴者獨人不萬或率土莫非王臣仁
義爲名禮樂爲榮歌以言志明明日月光解三四時更逝
去晝夜以成歲四時更逝去晝夜以成歲大人先天而
天弗違不戚年往憂世不治存亡有命慮之爲蚩歌以
言志四時更逝去解四戚戚欲何念歡笑意所之壯盛智
惠殊不再來愛時進趣將以惠誰泛泛放逸亦同何爲
歌以言志戚戚欲何念解五

卻東西門行

鴻鴈出塞北乃在無人鄉舉翅萬里餘行止自成行冬節食南稻春日復北翔田中有轉蓬隨風遠飄揚長與故根絕萬歲不相當柰何此征夫安得去四方戎馬不解鞍鎧甲不離旁冉冉老將至何時返故鄉神龍藏深泉猛獸步高岡狐死歸首丘故鄉安可忘

精列

厥初生造化之陶物莫不有終期莫不有終期聖賢不能免何為懷此憂願螭龍之駕思想崑崙居思想崑崙居見欺於迂怪志意在蓬萊志意在蓬萊周孔聖徂落會稽以墳丘會稽以墳丘陶陶誰家度君子以弗憂年之暮奈何時過時來微

善哉行　魏文帝十二首

有美一人婉如清揚妍姿巧笑和媚心腸知音識曲善為樂方哀弦微妙清氣含芳流鄭激楚度宮中商感心動耳綺麗難忘離鳥夕宿在彼中洲延頸鼓翼悲鳴相求眷戀顧之使我心愁嗟爾昔人何以忘憂

燕歌行

別日何易會日難山川悠遠路漫漫鬱陶思君未敢言寄聲浮雲往不還涕零雨面毀容顏誰能懷憂獨不嘆展詩清歌聊自寬樂往哀來摧肺肝耿耿伏枕不能眠披衣出戶步東西悲風清厲秋氣寒羅帷徐動經秦軒仰看星月觀雲間飛鳥晨鳴聲可憐留連顧懷不能存

上留田行

居世一何不同上留田富人食稻與粱上留田貧子食糟與糠上留田貧賤亦何傷上留田祿命懸在蒼天上留田今爾嘆息將欲誰怨上留田

短歌行

仰瞻帷幕俯察几筵其物如故其人不存解一神靈倏忽棄我遐遷靡瞻靡恃泣涕連連解二呦呦遊鹿銜草鳴麑翩翩飛鳥挾子巢棲解三我獨孤煢懷此百離憂心孔疚莫我能知解四人亦有言憂令人老嗟我白髮生一何早解五長吟永歎懷我聖考曰仁者壽胡不是保解六

折楊柳行

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僊僮不飲亦不食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解一服藥四五日身體生羽翼舉乘浮雲倏忽行萬億流覽觀四海茫茫非所識解二祖稱七百悠悠安可原老聃適西戎于今竟不還王喬假虛辭赤松垂空言解三達人識真偽愚夫好妄傳追念往古事憒憒千萬端百家多迂怪聖道我所觀解四

煌煌京洛行

天天園桃無子空長虛美難假偏輸不行解一淮陰五刑鳥得弓藏保身全名獨有子房大憤不收褒衣無帶[illegible]誠祇令事敗解二蘇秦之說六國以一傾

與聞當賢矣陳軫忠而有謀楚懷不從禍卒不救解三禍
夫吳起智小謀大西河何健伏尸何劣解四嗟彼郭生古
之雅人智矣燕昭可謂得臣峩峩仲連齊之高士北辭
千金東蹈滄海解五

秋胡行

堯任舜禹當復何爲百獸率舞鳳皇來儀得人則安失
人則危惟賢知賢人不易知歌以詠言誠不易移鳴條
之役萬舉必全明德通靈降福自天

丹霞蔽日

丹霞蔽日采虹垂天谷水潺潺木落翩翩孤禽失羣悲
鳴雲間月盈則沖華不再繁古來有之嗟我何言

登山而遠望谿谷多所有楩柟千餘尺衆草之盛茂華
葉耀人目五色難可紀雉雊山雞鳴虎嘯谷風起號羆
當我道狂顧動牙齒

佳人期

朝與佳人期日夕殊不來嘉肴不嘗旨酒停杯寄言飛
鳥告余不能俯折蘭黃仰結桂枝佳人不在結之何爲
從爾何所之乃在大海隅靈君道言貽爾明珠企予望
之步立踟蹰佳人不來何得斯須

陌上桑

棄故鄉離室宅遠從軍旅萬里客披荊棘求阡陌側足
獨窘步路局笮虎豹嗥動雞驚禽失羣鳴相索登南山
奈何蹈盤石樹木叢生鬱差錯寢蒿草蔭松柏涕泣雨
面霑枕席伴旅單稍稍日零落悵悵竊自憐相痛惜

豔歌何嘗行

何嘗快獨無憂但當飲醇酒炙肥牛解一長兄爲二千石
中兄被貂裘解二小弟雖無官爵鞍馬駸駸往來王侯長
者遊解三但當在王侯殿上快獨摴蒱六博坐對彈棊解四
男兒居世各當努力蹙迫日暮殊不久留解五少小相觸
抵寒苦常相隨忿恚安足諍吾中道與卿共別離約身
奉事君禮節不可虧上慙滄浪之天下顧黃口小兒奈
何復老心皇皇獨悲誰能知

塘上行　魏甄后

蒲生我池中其葉何離離傍能行仁義莫若妾自知衆
口鑠黃金使君生別離念君去我時獨愁常苦悲想見
君顏色感結傷心脾念君常苦悲夜夜不能寐莫以豪
賢故棄捐素所愛莫以魚肉賤棄捐葱與薤莫以麻枲
賤棄捐菅與蒯出亦復苦愁入亦復苦愁邊地多悲風
樹木何翛翛從君致獨樂延年壽千秋

櫂歌行　魏明帝叡八首

王者布大化配乾稽后祇陽育則陰殺晷景應度移解一
文德以時振武功伐不隨重華舞干戚有苗服從嬀解二
蠢爾吳中虜憑江棲山阻哀哉王士民瞻仰靡依怙解三

皇上悼愍斯宿旹奮天怒發我許昌宮列舟于長浦（解四）
翌日乘波揚棹歌悲且凉太常拂白日旗幟紛設張（解五）
將抗旄與鉞耀威於彼方伐罪以吊民清我東南疆（解六）

種瓜篇

種瓜東井上冉冉自踰垣與君新為婚瓜葛相結連寄
託不肖軀有如倚泰山兎絲無根株蔓延自登緣萍藻
託清流常恐身不全被蒙丘山惠賤妾執拳拳天日照
知之想君亦俱然

善哉行

我徂我征伐彼蠻虜練師簡卒爰正其旅輕舟竟川初
鴻依浦桓桓猛毅如羆如虎發炮若雷吐氣如雨旄

旄指麾進退應矩百馬齊轡御由造父休休六軍咸同
斯武兼塗星邁亮茲行阻行行日遠西適京許遊弗淹
旬遂屆揚土奔寇震懼莫敢當御虎臣列將怫鬱充怒
淮泗肅清奮揚徽所運德曜威惟鎮惟撫反旆言歸旆
入皇祖

燕歌行

白日晼晼忽西傾霜露慘悽塗階庭秋草捲葉摧枝莖
翩翩飛蓬常獨征有似遊子不遑寧

長歌行

靜夜不能寐耳聽衆禽鳴大城育狐兎高墉多鳥聲壞
宇何寥廓宿屋邪草生中心感時物撫劒下前庭翔徉

吟階際景星一何明仰首觀靈宿北辰奮休榮哀彼失
群燕喪偶獨煢煢單心誰與侶造房孰與成徒然喟有
和悲慘傷人情餘情偏易感懷往增憤盈吐吟音不徹
淚涕沾羅纓

步出夏門行

步出夏門東登首陽山嗟哉夷叔仲尼稱賢君子退讓
小人爭先惟斯二子于今稱傳林鍾受謝節改時遷日
月不居誰得久存善哉殊復善絃歌樂情（解一）商風夕起
悲彼秋蟬變形易色隨風東西乃眷西顧雲霧相連丹
霞蔽日彩虹帶天弱水潺潺葉落翩翩孤禽失群悲鳴
其間善哉殊復善悲鳴在其間（解二）朝遊青冷日暮嗟歸

蹶迫日暮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卒逢風雨樹
折枝摧雄來驚雌雌獨愁棲夜失群侶悲鳴徘徊芄芄
荊棘葛生綿綿感彼風人惆悵自憐月盈則沖華不再
繁古來之說嗟哉一言

樂府

昭昭素明月暉光燭我牀憂人不能寐耿耿夜何長微
風衝閨闥羅帷自飄颺攬衣曳長帶縱履下高堂東西
安所之徘徊以彷徨春鳥何南飛翩翩獨翱翔悲聲命
儔匹哀鳴傷我腸感物懷所思泣涕忽沾裳佇立吐高
吟舒憤訴穹蒼

短歌行

翩翩孝鸞端集余堂陰匿陽顯卽運自常厥貌淑美玄
衣素裳歸仁服德雌雄頡頏執志精專潔行馴良銜土
繕巢有式宮房不覘自圓無矩而方

桂之樹行　曹植十二首

桂之樹桂之樹桂生一何麗佳揚朱華而翠葉流芳布
天涯上有棲鸞下有盤螭桂之樹得道之真人咸來會
講僊教爾服食日精要道甚省不煩淡泊無爲自然乘
蹻萬里之外去留隨意所欲存高高上際於衆外下下
乃窮極地天

驅車篇

驅車揮駑馬東到奉高城神哉彼泰山五嶽專其名隆

高貫雲霓嵯峩出太清周流二六候間置十二亭上有
涌醴泉玉石揚華英東北望吳野西眺觀日精魂神所
繫屬逝者感斯征王者以歸天效厥元功成歷代無不
遵禮記有品程探策或長短唯德享利貞封者七十帝
軒皇元獨靈蒼霞漱沆瀣毛羽被身形發舉蹈虛廓徑
廷升窈冥同壽東父年曠代永長生

怨歌行

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
公佐成王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室二叔反流言待罪
居東國泣涕常流連皇靈大動變震雷風且寒拔樹偃
秋稼天威不可干素服開金縢感悟求其端公旦事旣
顯成王乃哀嘆吾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長今日樂相樂
別後莫相忘

遠遊篇

遠遊臨四海俯仰觀洪波大魚若曲陵承浪相經過靈
鼇戴方丈神嶽儼嵯峨仙人翔其隅玉女戲其阿璚蕊
可療饑仰首吸朝霞崑崙本吾宅中州非我家將歸謁
東父一舉超流沙鼓翼舞時風長嘯激清歌金石固易
敝日月同光華齊年與天地萬乘安足多

浮萍篇

浮萍寄清水隨風東西流結髮辭嚴親來爲君子仇恪
勤在朝夕無端獲罪尤在昔蒙恩惠和樂如瑟琴何意

今摧頹曠若商與參茱萸自有芳不若桂與蘭新人雖
可愛不若故所懽行雲有返期君恩儻中還慊慊仰天
嘆愁心將何訴日月不恒處人生忽若寓悲風來入帷
淚下如垂露發篋造新衣裁縫紈與素

僊人篇

僊人攬六箸對博太山隅湘娥拊琴瑟秦女吹笙竽玉
樽盈桂酒河伯獻神魚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如韓終
與王喬要我於天衢萬里不足步輕舉凌太虛飛騰踰
景雲高風吹我軀迴駕觀紫微與帝合靈符閶闔自差
我雙闕高丈餘玉樹扶道生白虎夾門樞驅風游四海
東過王母廬俯觀五嶽間人生如寄居潛光養羽翼進

遨且徐徐不見軒轅氏乘龍出鼎湖徘徊九天上與爾
長相須

惟漢篇

太極定二儀清濁始以形三光昭八極天道甚著明為
人立君長欲以遂其生行仁章以瑞變故誡驕盈神高
而聽卑報若響應聲明主敬細微三季曹天經三皇穆
至化盛哉唐虞庭禹湯繼厥德周亦致太平在昔懷帝
京日昃不敢寧濟濟在公朝萬載馳其名

飛龍篇

晨遊泰山雲霧窈窕忽逢二童顏色鮮好乘彼白鹿手
翳芝草我知真人長跪問道西登玉堂金樓複道授我
仙藥神皇所造教我服食還精補腦壽同金石永世難
老

吁嗟篇

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然長去本根逝夙夜無休閒東
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卒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間自謂
終天路忽然下沉淵驚飆接我出故歸彼中田當南而
更北謂東而反西宕宕當何依忽亡而復存飄颻周八
澤連翩歷五山流轉無恒處誰知吾苦艱願為中林草
秋隨野火燔糜滅豈不痛願與根荄連

種葛篇

種葛南山下葛藟自成陰與君初婚時結髮恩義深
歡愛在枕席宿昔同衣衾竊慕棠棣篇好樂和瑟琴行年
將晚暮佳人懷異心恩紀曠不接我情遂抑沉出門當
何顧徘徊步北林下有交頸獸仰見雙棲禽攀枝長歎
息淚下霑羅襟良馬知我悲延頸代我吟昔為同池魚
今為商與參往古皆歡遇我獨困於今棄置委天命悠
悠安可任

鬬鷄篇

遊目極妙伎清聽厭宮商主人寂無為眾賓進樂方長
筵坐戲客鬬雞閒房前群雄正翕赫雙翅自飛揚揮羽
邀清風悍目發朱光觜落輕毛散嚴距往往傷長鳴入
青雲扇翼獨翱翔願蒙狸膏助常得擅此場

妾薄命二首

攜玉手喜同車北上雲閣飛除釣臺蹇產清虛池塘靈
沼可娛仰汎龍舟綠波俯擢神草枝柯想彼宓妃洛河
退詠漢女湘娥

日月既逝西藏更會蘭室洞房華燈步障舒光皎若日
出扶桑促樽合坐行觴主人起舞娑盤能者冗觸別端
騰觚飛爵闌干同量等色齊顏任意交屬所歡朱顏發
外形蘭袖隨禮容極情妙舞僊僊體輕裳解履遺絕纓
俛仰笑喧無呈覽持佳人玉顏齊舉金爵翠盤手形羅
袖良難腕弱不勝珠環坐者歎息舒顏御巾裛粉君傍
中有霍納都梁雞舌五味雜香進者何人齊姜恩重愛

深難忘召延親好宴私但歌杯來何遲客
主人稱露未晞

樂府

飲馬長城窟行　陳琳

飲馬長城窟水寒傷馬骨往謂長城吏慎莫稽留太原
卒官作自有程舉築諧汝聲男兒寧當格鬭死何能怫
鬱築長城長城何連連連連三千里邊城多健少内舍
多寡婦作書與内舍便嫁莫留住善事新姑嫜時時念
我故夫子報書往邊地君今出語一何鄙身在禍難中
何爲稽留他家子生男慎莫舉生女哺用脯君獨不見
長城下死人骸骨相撑拄結髮行事君慊慊心意關邊
地苦賤妾何能久自全

秋胡行　嵇康

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富貴尊榮憂患諒獨多古人所
懼豐屋蔀家人害其上獸惡網羅惟有貧賤可以無他
歌以言之富貴憂患多
貧賤易居貴盛難爲工貧賤易居貴盛難爲工耻佞直
言與禍相逢變故萬端俾吉作凶思牽黄犬其莫之從
歌以言之貴盛難爲工
勞謙有悔忠信可久安勞謙有悔忠信可久安天道害
盈好勝者殘彊梁致災多招禍患欲得安樂獨有無愆
歌以言之忠信可久安
役神者弊極欲疾枯役神者弊極欲疾枯顔回短折不
及童烏縱體淫恣莫不早徂酒色何物令自不辜歌以
言之酒色令人枯
絶智棄學遊心於玄默絶智棄學遊心於玄默過而悔
當不自得垂釣一壑所樂一國被髮行歌和者四塞歌
以言之遊心於玄默
思與王喬乘雲遊八極思與王喬乘雲遊八極凌厲五
嶽忽行萬億授我神藥自生羽翼呼吸太和鍊形易色
歌以言之思行遊八極
徘徊鍾山息駕於層城徘徊鍾山息駕於層城上蔭華
蓋下采若英受道王母遂升紫庭逍遥天衢千載長生
歌以言之徘徊於層城

遊俠篇　張華

翩翩四公子濁世稱賢明龍虎相交爭七國并抗衡食
客三千餘門下多豪英遊説朝夕至辯士自縱横孟嘗
出東關濟身由雞鳴信陵西反魏秦人不窺兵趙勝南
詛楚乃與毛遂行黄歇北適秦太子還入荆美哉遊俠
士何以尚四卿我則異於是好古師老彭

壯士篇

天地相震蕩回薄不知窮人物禀常格有始必有終年
時俛仰過功名宜速崇壯士懷憤激安能守虚沖乘我
大宛馬撫我繁弱弓長劍横九野高冠拂玄穹慷慨成

素霓嘯咤起清風震響駭八荒奮威耀四戎濯鱗滄海
畔馳騁大漢中獨步聖明世四海稱英雄

輕薄篇

末世多輕薄驕或好浮華志氣能放逸貲財亦豐奢被
服極纖麗肴饍盡柔嘉僮僕餘粱肉婢妾蹈綾羅文軒
樹羽蓋乘馬鳴玉珂橫簪刻玳瑁長鞭錯象牙足下金
鑮履手中雙莫邪賓從煥絡繹侍御何芬葩朝與金張
期暮宿許史家甲第面長衢朱門赫嵯峩蒼梧竹葉清
宜城九醖醝浮醪隨觴轉素蟻自跳波美女與齊趙妍
唱出西巴一顧傾國城千金不足多北里獻奇舞大陵
奏名歌新聲踰激楚妙妓絕陽阿玄鶴降浮雲鱏魚躍

中河墨翟且停車展季猶咨嗟淳于前行酒雍門坐相
和孟公結重關賓客不得蹉三雅來何遲耳熱眼中花
盤按互交錯坐席咸諠譁簪珥或墮落冠冕皆傾邪酣
飲終日夜明燈繼朝霞絕纓尚不尤安能復顧他留連
彌信宿此歡難可過人生若浮寄年時忽蹉跎促促朝
露期榮樂遽幾何念此腸中悲涕下自滂沱但畏執法
吏禮防且切磋

景龍飛

傅玄十六首

景龍飛御天咸聰鑒玄察動與神明協機從之者顯逆
之者滅爽文教敷武功巍巍被四海萬邦望風莫不來
綏聖德潛斷先天弗違祥享世永長猛以致寬道化光

赤明明祚隆撫疆帝績惟期有命既集崇此洪基

董逃行歷九秋篇

歷九秋兮三春遺貴客兮遠賓顧多君心所親乃命妙
妓才人炳若日月星辰一其序金罍兮玉觴賓主遞起雁
行杯若飛電絕光交觴接卮結裳慷慨歡笑萬方二其奏
新詩兮夫君爛然虎變龍文渾如天地未分齊謳楚舞
紛紛歌聲上激青雲三其窮八音兮異倫奇聲靡靡每新
微披素齒丹唇逸響飛薄梁塵精爽眇眇入神四其坐咸
醉兮沾歡引樽促席臨軒進爵獻壽翻翻千秋要君一
言願愛不移若山五其君恩愛兮不竭譬若朝日夕月此
景萬里不絕長保初醮結髮何憂坐隔胡越六其攜弱手

兮金環上遊飛閣雲間穆若鴛鳳雙鸞還幸蘭房自安
娛心樂意難原七其樂既極兮多懷感時忽逝若頹寒暑
革御景迴春榮隨風飄摧感物動心增哀八其妾受命兮
孤虛男兒墮地稱妹女弱難存若無骨肉至親更疎奉
事他人託軀九其君如影兮隨形賤妾如水浮萍明月不
能常盈誰能無根保榮良時冉冉代征十其顧繡領兮含
暉皎日迴光則微朱華忽是漸衰影欲捨形高飛誰言
往思可追一十其薺與麥兮夏零蘭桂踐霜逾馨祿命懸
天難明妾心結意丹青何憂君心中傾二十其

車遙遙篇

車遙遙兮馬洋洋追思君兮不可忘君安遊兮西入秦

願爲影兮隨君身君在陰兮影不見君依光兮妾所願

飲馬長城窟行

青青河邊草悠悠萬里道草生在春時遠道還有期春
至草不生期歎無聲感物懷思心夢想發中情夢君
如鴛鴦比翼雲間翔既覺寂無見曠若參與商

豫章行

苦相身爲女卑陋難再陳兒男當門戶墮地自生神雄
心志四海萬里望風塵女育無欣愛不爲家所珍長大
逃深室藏頭羞見人垂淚適他鄉忽如雨絕雲低頭和
顏色素領結朱唇跪拜無復數婢妾如嚴賓情合同雲
漢葵藿仰陽春心乖甚水火百惡集其身玉顏隨年變

丈夫多好新昔爲形與影今爲胡與秦胡秦時相見一
絕踰參辰

有女篇

有女懷芬芳提提步東廂蛾眉分翠羽明眸發清揚丹
唇翳皓齒秀色若珪璋巧笑露權靨衆媚不可詳容儀
希世出無乃古毛嬙頭安金步搖耳繫明月璫珠環約
素腕翠爵垂鮮光文袍綴藻黼玉體映羅裳容華既以
艷志節擬秋霜微音冠青雲聲響流四方妙哉英媛德
宜配侯與王靈應萬世合日月時相望媒氏陳束帛羔
鴈鳴前堂百兩盈中路起若鸞鳳翔凡夫徒踴躍望絕
殊參商

朝時篇

昭昭朝時日皎皎晨明月十五入君門一別終華髮同
心忽異離曠如胡與越胡越有會時參辰遼且闊形影
雖髣髴音聲寂無達纖絲感促柱觸之哀聲發情思如
循環憂來不可遏塗山有餘恨詩人詠採葛蟋蟀吟牀
下迴風起幽闥春榮隨露落芙蓉生木末自傷命不遇
良辰有乖別已爾可奈何譬如紈素裂孤雌翔故巢星
流光景絕魂神馳萬里甘心要同穴

明月篇

皎皎明月光灼灼朝日暉昔爲春蠶絲今爲秋女衣丹
唇列素齒翠彩發蛾眉嬌子多好言歡合易爲姿玉顏
盛有時秀色隨年衰常恐新間舊變故興細微浮萍無
根本非水將何依憂喜更相接樂極還自悲

艷歌行

日出東南隅照我秦氏樓秦氏有好女自字爲羅敷首
戴金翠飾耳綴明月珠白素爲下裾丹霞爲上襦一顧
傾朝市再顧國爲虛問女居安在堂在城南居青樓臨
大巷幽門結重樞使君自南來駟馬立踟躕遣吏謝賢
女豈可同行車斯女長跪對使君言何殊使君自有婦
賤妾有鄙夫天地正厥位願君改其圖

長歌行

[illegible]同根源當下有川納義門近桁獸口出通侯撫

劒安所趨蠻方未順流蜀賊阻石城吳寇馮龍舟二軍
多壯士聞賊如見讐投身効知巳徒生心所羞鷹隼厲
天翼恥與鷲雀遊成敗在縱者無令鷙鳥憂

短歌行

長安高城層樓亭亭干雲四起上貫天庭蜉蝣何整行
如軍征蟋蟀何感中夜哀鳴蚍蜉愉樂粲粲其榮寤寐
念之誰知我情昔君視我如掌中珠何意一朝棄我溝
渠昔君與我如影如形何意一去心如流星昔君與我
兩心相結何意今日忽然兩絕

雲中白子高行

陵陽子來明意欲作天與仙人遊超登元氣攀日月遂

造天門將上謁閶闔闢見紫微絳闕紫宮崔嵬高殿嵯
峨雙闕萬丈玉樹羅童女掣電童男挽雷車雲漢隨天
流浩浩如江河因王長公謁上皇釣天樂作不可詳龍
仙神仙教我靈祕八風子儀與遊我神我心何戚戚思
故鄉俯看故鄉二儀設張樂哉二儀日月運移地東南
傾天西北馳鴐五氣所補鰲四足所支齊駕飛龍驂赤
螭逍遙五嶽間東西馳期與天地並復何爲復何爲

墻上難爲趨

門有車馬客驂服若騰飛革組結玉佩繁藻紛葳㽔馮
軾垂長纓顧盼有餘輝貧主屣㢲履整比藍縷衣客曰
嘉病乎正色意無疑吐言若覆水搖舌不可追渭濱漁
釣翁乃爲周所諮顏回處陋巷大聖稱庶幾苟富不知
度千駟賤采薇季孫由儉顯管仲病三歸夫差耽淫侈
終爲越所圖遺身外榮利然後享巍巍迷者一何衆孔
鄙知德希甚美致憔悴不如豚豕肥楊朱泣路岐失道
令人悲子貢欲自矜原憲知其非屈伸各異勢窮達不
同資夫唯體中庸先天天不違

西長安行

所思兮何在乃在西長安何用存問妾香㯶雙珠環何
用重存問羽爵翠琅玕今我兮聞君更有兮異心香亦
不可燒環亦不可沈香燒日有歇環沈日自深

昔思君

昔君與我兮形影潛結今君與我兮雲飛雨絕昔君與
我兮音響相和今君與我兮落葉去柯昔君與我兮金
石無虧今君與我兮星滅光離

惟漢行

危哉鴻門會沛公幾不還輕裝入人軍投身湯火間兩
雄不俱立亞父見此權項莊奮劒起白刃何翩翩伯身
雖爲蔽事從不及旋張良慴坐側高祖變龍顏賴得樊
將軍虓一作叱項王前嗔目駭三軍磨牙咀豚肩空卮
讓霸主臨急吐奇言威凌萬乘主指顧回泰山神龍困
鼎鑊非噲豈得全狗屠登上將功業信不原徒兒寔可
慕腐儒安足歎

思歸引　石崇　二首

思歸引歸河陽假余翼鴻鶴高飛翔經芒阜濟河梁望我舊館心悅康清渠激魚彷徨鴈驚泝波群相將終日周覽樂無方登雲閣列姬姜拊絲竹叩宮商宴華池酌玉觴

楚妃嘆

蕩蕩大楚跨土萬里北據方城南接交趾西撫巴漢東被海湊五侯九伯是疆是理矯矯莊王淵停嶽峙冕旒垂精充纊塞耳韜光戢耀潛默恭己內委樊姬外任孫子猗猗樊姬體道履信既紬虞丘九女是進杜絕邪佞廣啟令胤割歡抑寵居之不吝不吝實難可謂知幾化自近始吾於閨闥光佐霸業邁德揚威群后列辟式瞻洪規譬彼江海百川咸歸萬邦作歌身沒名飛

鞠歌行　陸機　一首

朝雲升應龍攀乘風遠遊騰雲端鼓鐘歌豈自歡急弦高張思和彈時希値年夙徂徂已難易人知難王陽登貢公歡罕生既沒國子歎嗟千載豈虛言邈矣遠念情愾然

董逃行

和風習習薄林柔條布葉垂陰鳴鳩拂羽相尋倉庚喈喈弄音感時悼逝傷心日月相追周旋萬里倏忽幾年人皆冉冉西遷盛時一往不還慷慨乖念悽然[illegible]年無憂常恬秉燭夜遊翩翩宵征何求於今知此有由但爲老去年道盛固有衰不疑長夜冥冥無期何不驅馳及時聊樂永日自怡齎此遺情何之人生居世爲安豈若及時爲歡世道多故萬端憂慮紛錯交顏老行及之長嘆

折楊柳

邈矣垂天景壯哉奮地雷豐隆豈久響華光但西隤日落似有竟時逝恒若催仰悲朗月運坐觀璇蓋廻盛門無再入衰房莫苦開人生固已短出處鮮爲諧慷慨惟昔人興此千載懷升龍悲絕處葛藟變條枚寤寐豈虛嘆曾是感興哀歡顧言有餘哀

胡姬年十五　晉劉琨越石

虹梁照曉日淥水泛香蓮如何十五少含笑酒壚前花將面自許人共影相連回頭堪百萬價重爲時年

怨詩行　陶潛

天道幽且遠鬼神茫昧然結髮念善事僶俛五十（一作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喪其偏炎火屢焚如螟蜮恣中田風雨縱橫至收斂不盈廛夏日長抱饑寒夜無被眠造夕思鷄鳴及晨願烏遷在己亦何怨（一作何）離憂悽目前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煙慷慨獨（一作激）悲歌鍾期信爲賢

廣文選卷第十三

詩

樂府五

君子有所思行　謝靈運 八首

總駕越鍾陵還顧望京畿躑躅周名都遊目倦忘歸市
鄽無阨室世俗有高闈密親麗華苑軒甍飾通逵孰是
金張樂諒由燕趙詩長夜忽酣飲窮年弄音徽盛往速
露隊衰來疾風飛餘生不歡娛何以竟暮歸寂寥曲肱
子瓢飲療朝饑所秉自天性貧富豈相譏

悲哉行

萋萋春草生王孫遊有情差池鷰始飛夭裊柳始榮灼

灼桃悅色飛飛鷰弄聲檐上雲結陰澗下風吹清幽樹
雖改觀終始在初生松蔦歡蔓延樛葛欣蔂縈眇然遊
宦子晤言時未并鼻感改朔氣眼傷變節榮侘傺豈徒
然澶漫絕音形風來不可托鳥去豈爲聽

折楊柳行 二首

鬱鬱河邊樹青青野田草舍我故鄉客將適萬里道妻
妾牽衣袂抆淚沾懷抱還拊幼童子顧托兄與嫂辭訣
未及終嚴駕一何早負笮引文舟饑渴常不飽誰令爾
貧賤咨嗟何所道

騷屑出穴風揮霍見日雪颼颼無久搖皎皎幾時潔未
覺泮春冰已復謝秋節空對尺素遷獨視寸陰滅否桑
未易繫泰茅難重拔桑茅迭生運語默寄前哲

善哉行

陽谷躍升虞淵引落景曜東隅晼晚西薄三春燠敷九
秋蕭索凉來溫謝寒往暑却居德斯頤積善嬉謔陰灌
陽叢凋華墮萼歡去易慘悲至難鑠激洪當歌對酒當
酌鄙哉愚人戚戚懷瘼善哉達士滔滔處樂

上留田行

薄遊出彼東道上留田薄遊出彼東道上留田循聽一
何矗矗上留田[illegible]一何皎皎上留田悠哉逷矣征夫
上留田悠哉逷矣[illegible]夫上留田兩服上阪電遊上留田
舫舟下遊颼颼[illegible]留田此別既久無適上留田此別既

久無適上留田寸心繫在萬里上留田尺素遵此千夕
上留田秋冬迭相去就上留田秋冬迭相去就上留田
素雪紛紛鶴委上留田清風飆飆入袖上留田歲云暮
矣增憂上留田誠知運來詎抑上留田熟視年往莫留
上留田

燕歌行

孟冬初寒節氣成悲風入閨霜依庭秋蟬噪柳鷰棲楹
念君行役怨遊城君何崎嶇久徂征豈無膏沐感鶴鳴
對君不樂淚沾纓闢窗開幌弄秦箏調絃促柱多哀聲
遥夜明月鑒帷屏誰知河漢淺且清展轉思服悲明星

長歌行

旣燦夕星流昱奕朝露團䕺䕺鳥有停泫泫豈暫安徂
年飛電頹節驚流覺物起悲緒顧已識憂端朽貌
以鮮色悴容變柔顏變改茍催促容色烏盤桓亹亹衰
期迫靡靡壯志闌旣悲臧孫慨復愧楊子歎寸陰果有
逝尺素竟無觀幸賒道念戚且取長歌懽

隴西行　謝惠連七首

運有榮枯道有舒屈潛保黃裳顯服朱黻誰能守靜棄
華辭榮窮谷是處考槃是營千金不迴百代傳名厥包
者柚忘憂者萱何爲自乖中原實摘柯推葉殞條

猛虎行

貧不攻九疑玉倦不憩三危峯九疑有惑號三危無安
容美物標貴用志士厲奇蹤如何抵遠役王命宜肅恭
伐鼓功未著振旅何時從

塘上行

芳草秀陵阿菲質不足營幸有忘憂用移根託君庭垂
穎臨清池擢彩仰華甍沾渥雲雨潤葳蕤吐芳馨願君
眷傾葉留景惠餘明

燕歌行

四時推遷迅不停三秋蕭瑟葉解輕飛霜被野雁南征
念君客遊羈思盈何爲淹留無歸聲愛而不見傷心情
朝日潛暉華燈明林鵲同栖渚鴻并接翮偶翔集

仇依旅類和和鳴余獨何爲志無成憂緣物感淚沾纓

鞠歌行

翔馳騎伯樂不舉誰能知南荊璧萬金貲卞和不斲與
石離年難留時易隕厲志莫賞徒勞疲沮齊音溺趙吹
匠石善運郢不危古綿邈理參差單心慷慨雙淚垂

相逢行

行行即長道道長息班草邂逅賞心人與我傾懷抱夷
世信難值憂來傷人平生不可保陽華與春渥陰柯長
秋槁心慨榮去速情苦憂來早日華難久居憂來傷人
諄諄亦至老親黨近鄰族眤君不常好九族悲素霰三
良怨黃鳥遊來白即賴憂來傷人近緇潔必造水流理
就濕火炎同歸燥賞契少能諧斷金斷可寶千計莫適
從萬端信紛繞巢林宜擇木結友使心曉心曉形迹畧
畧遊誰能了相逢旣若舊憂來傷人片言代紵縞

悲哉行

羈人感淑節緣感欲回轍我行詎幾時華實驟舒結覩
實情有悲瞻華意無悅覽物懷同志如何復乖別翩翩
翔禽羅關關鳴鳥列翔禽常疇偶所歎獨乖絕

相逢狹路間　宋孔欣

相逢狹路間道狹正踟躕如何不群士行吟戲路衢轗
步相與言君行欲焉如淳朴久已凋榮利迭相驅流落
尚風波人情多遷渝勢集堂必滿運去庭亦虛競起營

不服誰肯眷桑樞無爲歸獨往只將困淪胥未若及初
九携手歸田廬躬耕東山畔樂道詠玄書狄路安足遊
方外可寄娛

從軍行　顔延之

苦哉遠征人畢力幹時艱秦初略揚越漢世爭隂山地
廣旁無界嵒阿上虧天嶠霧下高鳥氷沙固流川秋飇
冬未至春液夏不消閩烽指荆吳胡埃屬幽燕横海咸
飛驪絶漠皆控弦馳檄發章表軍書交塞邊接鏑赴陣
首卷甲起行前羽驛馳無絶旌旗晝夜懸臣伺金析響
起候亭燧煙遥矣遠征人惜哉私自憐

寒夜怨　宋陶弘景　通明

夜雲生夜鴻驚悽切嘹唳傷夜情空山霜滿高煙平鉛
華沈照帳孤明寒日微寒風緊愁心絶愁淚盡情人不
勝怨思來誰能忍

白馬篇　鮑昭　十八首

白馬騂角弓鳴鞭乘北風要途問邊急雜虜入雲中閉
壁自往夏清野逐還冬僑裝多闕絶旅服少裁縫埋身
守漢境沉命對胡封薄暮塞雲起飛沙披遠松含悲望
州都楚歌登四墉丈夫設計誤懷恨逐邊戎棄別中國
愛要冀胡馬功去來今何道畢賤生所終但令塞上兒
知我獨爲雄

煌煌京洛行

飛樓十二重四戶八綺牕繡桷金蓮花桂柱玉盤龍珠
簾無隔路羅幌不勝風寶帳三千所爲爾一朝容揚芬
紫煙上垂綵綠雲中春吹回白日霜歌落寒鴻但懼秋
塵起盛愛逐衰蓬坐視青苔滿卧對錦筵空琴瑟縱横
散舞衣不復縫古來共歇薄君意良獨濃晰見雙黄鵠
千里一相從

君子有所思行

西上登雀臺東下望雲闕層閣肅天居馳道直如髮繡
甍結飛霞璇題納明月築山擬蓬壺穿地類溟渤選色
徧齊代徵聲匝邛越陳鍾陪夕宴笙歌待明發年貌不
可留身意會盈歇蟻壤漏山河絲淚毀金骨器惡含滿
欹物忌厚生没智哉衆多士服理辨昭晰

空城雀

雀乳四鷇空城之阿朝拾野粟夕飲氷河高飛畏鴟鳶
下飛畏網羅辛傷伊何言怵迫良已多誠不及青鳥遠
食玉山禾猶勝吳宮燕無罪得焚窠賦命有厚薄長歎
欲如何

行路難　三首

奉君金巵之美酒瑇瑁玉匣之彫琴七綵芙蓉之羽帳
九華蒲萄之錦衾紅顔零落歲將暮寒光宛轉時欲沈
願君裁悲且減思聽我抵節行路吟不見栢梁銅雀上
寧聞古時清吹音

瀉水置平地各自東西南北流人生亦有命安能行嘆復坐愁酌酒以自寬舉杯斷絶歌路難心非木石豈無感吞聲躑躅不敢言

剉蘗染黄絲黄絲歴亂不可治我昔與君始相值爾時自謂可君意結帶與我言死生好惡不相置今日見我顔色衰意中索寞與先異還君金釵瑇瑁簪不忍見之益愁思

白紵歌六首

朱脣動素袖舉洛陽少童一作年邯鄲女古稱緑水今白紵催絃急管為君舞窮秋九月荷葉黄北風驅鴈天雨霜夜長酒多樂未央

春風澹蕩俠思多天色淨緑氣妍和含桃紅萼蘭紫芽朝日灼爍發園華卷幌結帷羅玉筵齊謳秦吹盧女絃千金雇笑買芳年

吳刀楚製為佩褘纖羅霧縠垂羽衣含商咀徵歌露晞珠履颯沓紈袖飛淒風夏起素雲廻車怠馬煩客忘歸蘭膏明燭承夜暉

桂宮柏梁擬天居朱爵文牕韜綺疏象床瑤席鎮犀渠雕屏匼匝組帷舒秦箏趙瑟挾笙竽垂璫散珥盈玉除停觴不語欲誰須

三星參差露沾濕絃悲管清月將入寒光蕭條候蟲急荆王流歎楚妃泣紅顔難長時易戢凝華結藻[illegible]

[illegible]之故宜安集山中赤鯉庖所捐琴高乘雲騰上天命逢福世丁溢恩簪金藉綺升曲筵思君厚德委如山絜誠洗志期暮年烏白馬角寧足言

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問君何鄉士捷步往相訊果得舊隣里悽悽聲中情慊慊增下俚語昔有故悲論今無新喜清晨相訪慰日暮不能已歡戚競尋緒談調何終止辭端境未究忽唱分途始前悲尚未弭後戚方復起嘶聲盈我口談言在君耳手迹可傳心願爾篤行李

淮南王

淮南王好長生服食鍊氣讀仙經琉璃藥椀牙作盤金鼎玉匕合神丹合神丹戲紫房紫房綵女弄明璫鸞歌鳳舞斷君腸朱城九重門九閨願逐明月入君懷入君懷結君佩怨君恨君恃君愛築城思堅劒思利同盛同衰莫相棄

北風行

北風凉雨雪雱京洛女兒多嚴妝遥豔帷中自悲傷沉吟不語若為忘問君何行何當歸苦使妾坐自傷悲慮年至慮顔衰情易復恨難追

朗月行

朗月出東山照我綺窗前窗中多佳人被服妖且妍

妝坐帷裏當戸弄清絃鬢奪衛女迅體絶飛燕先為君歌一曲當作朗月篇酒至顏自解聲和心亦宣千金何足重所存意氣間

堂上歌行

四坐且莫諠聽我堂上歌昔仕京洛時高門臨長河出入重宮裏結友曹與何車馬相馳逐賓朋好容華陽和孟春月朝光散流霞輕步逐芳風言笑弄丹葩暉暉朱顏酡紛紛織女梭滿堂皆美人目成對湘娥雖謝侍君閑明妝帶綺羅箏笛更彈吹高唱好相和萬曲不關情一曲動情多欲知情厚薄更聽此聲過

長相思　宋吳邁遠 六首

晨有行路客依依造門端人馬風塵色知從何塞還時我有同棲結宦遊邯鄲將不異客子分饑復共寒煩君尺帛書寸心從此殫遣妾長憔悴豈復歌笑顏檐隱千霜樹庭枯十載蘭經春不舉袖秋落寧復看一見願道意君門已九關虞卿棄相印擔簦為同歡閨陰欲早霜何事空盤桓

杞梁妻

燈竭從初明蘭凋由早熏扼腕非一代千載炳遺文貞夫淪莒役杜吊結齊君驚心眩白日長洲崩秋雲精微貫穹旻高城為隤墳行人既迷徑飛鳥亦失群壯哉金石軀出門形影分一隨塵壤消聲譽誰共論

陽春曲

百里望咸陽知是帝京邑綠樹搖雲光春城起風色佳人愛華景流靡園塘側妍姿艶月映羅衣飄蟬翼宋玉歌陽春巴人長歎息郢鄭不同賞那令君愴惻生平重愛惠私自憐何極

雙鶴篇

可憐雙白鵠雙雙絶塵氛連翩弄光景交頸遊青雲逢羅復逢繳雌雄一旦分哀聲流海内孤叫絶江濆豈不慕前侶為爾不及群步步一零淚千里猶待君樂哉心相知悲哉生別離持此百年命共逐寸陰移譬如空山草零落心自知

櫂歌行

十三為漢使孤劒出臯蘭西南窮天險東北畢地關岷山高以峻燕水清且寒一去千里孤邊馬何時還遥望煙嶂外瘴氣鬱雲端始知身死處平生從此殘

長別離

生離不可聞況復長相思如何與君別當我少年時蕙華每搖蕩妾心長自持榮乏草木歡悴極霜露悲富貴貌一作難變貧賤顏易衰持此斷君腸君亦宜自疑淮陰有逸將折羽不曾飛楚有扛鼎士出門不得歸正為隆準公仗劒入紫微君才定何如白日下爭暉

較獵曲　謝朓 五首

凝霜冬十月殺盛涼飈開原澤曠千里騰騎紛往來平
罝望煙合烈火從風回殪獸華容浦張樂荆山臺虞人
昔有諭明哲時戒哉

銅雀悲

落日高城上餘光入繐帷寂寂深松晚寧知琴瑟悲

有所思

佳期期未歸望望下鳴機徘徊東陌上月出行人稀

邯鄲才人嫁為厮養卒婦

生平宮閣裏出入侍丹墀開笥方羅縠窺鏡比蛾眉初
別意未解去久日生悲顦顇不自識嬌羞餘故姿夢中
忽髣髴猶言承讌私

王孫遊

綠草蔓如絲雜樹紅英發無論君不歸君歸芳已歇

有所思　齊劉繪 十章

別離安可再而我更重之佳人不相見明月空在帷共
御滿堂酌獨斂向隅眉中心亂如雲寧知有所思

有所思　王融 二首

如何有所思而無相見時宿昔夢顏色階庭尋履綦高
歌更何已引滿終自欺欲知憂能老為視鏡中絲

淥水曲

湛露改寒司交鶯變春旭瓔樹落晨紅瑤塘水初淥日
霽沙淑明風動泉華燭遵渚泛蘭觴乘漪弄清曲斗酒
千金輕寸陰百年促何用盡歡娛王度式如玉

古別離　江淹

遠與君別者乃至鴈門關黃雲蔽千里遊子何時還送
君如昨日簷前露已團不惜蕙草晚所悲道路寒君在
天一涯妾身長別離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兔絲及
水萍所寄終不移

烏生八九子　劉孝威

一年生九雛枝輕巢本狹風多葉早枯氄毛不
異孫相呼金柝巖兮翠樓肅歷辟光兮椒泥馥
網不得猜鷹鸇徒搏無由逐永願共棲曾氏觀
臨周王屋莫啼城上寒猶賢野間宿羽成翮備各西

東一年賦命有窮通不見高飛帝輦側遠託日輪終尚
逢王吉箭猶嬰夏羿弓豈如變彩救燕質入夢祚昭公
留聲表師退集幕示營空靈臺已鑄像流蘇時候風

臨高臺　沈約 十首

高臺不可望遠望使人愁連山無斷絕河水復悠悠所
思曖何在洛陽南陌頭可望不可至何用解人憂

日出東南隅行

朝日出邯鄲照我叢臺端中有傾國豔顧影織羅紈延
軀以纖約遺視若回瀾瑤妝映層綺金服炫彫欒幸有
同匡好西仕服秦官寶劍垂玉貝汗馬飾金鞍縈場類
轉雪逸控似騰鸞羅衣夕解帶玉釵暮垂冠

塘上行

澤闊被荒逕孫芳豈自通幸逢瑶池曠得與金芝叢朝承紫臺露夕潤渌池風既美脩嫮女復悦繁華童夙昔玉霜滿日暮翠條空葉飄儲胥右芳歇露寒冬紀亡丙盈昌從俗志信頹隆財殫交易絶華落色難終所惜改[illegible]盻豈恨逐征蓬願回昭陽景時照長門宮

長歌行二首

連連舟壑改微微市朝變來功嗣往迹莫武徂升彥局[illegible]蝟逐衆留懽恨奔箭揚戚狀驚瀾循休擬回電歲去夕纓違年來苦心爲春貌既移紅秋林豈停蒨一倍茂陵道寧思柏梁宴長戢兎園情衣別金華殿聲徹無惑簡冊青有餘絇幽篇且未調無使長歌倦

春隰荑緑柳寒墀積皓雪依依往紀盈霏霏來思結思結纏歲晏曾是掩初節初節曾不掩浮榮逐弦缺弦缺更圓合浮榮永沉滅色隨夏蓮變態與秋霜耊道迫無異期賢愚有同絶銜恨豈云忘天道無甄別功名識所職竹帛尋摧裂生外苟難尋吐爲長歎設

梁甫吟

龍駕有馳策日御不停陰星籥亟迴變氣化坐盈侵寒光稍眇眇秋寒日沉沉高窓灰餘火傾河駕騰參飈風折暮草驚竿霄層林時雲靄空遠淵水結清深奔樞豈易細珠庭不可臨懷仁每多意履順孰能禁露清一唯促緩志且移心京歌步梁甫歎絶有遺音

君子有所思行

晨策終南首顧望咸陽川戚里遡層闕甲館負崇軒複塗希紫閣重臺擬望仙巴姬幽蘭奏鄭女陽春絃共矜紅顔日俱忘白髪年寂寥茂陵宅照曜未央蟬無以五鼎盛顧嗟三經玄

白馬篇

白馬紫金鞍停鑣過上蘭寄言狹斜子詎知隴道難赤坂途三折龍堆路九盤水生肌裹冷風起骨中寒功名志所急日暮不遑餐長驅入右地輕舉出樓蘭直去已垂涕寧可望長安匪期定遠封無羨輕車官唯見恩義重豈覓衣裳單本持軀命答幸遇身名完

前緩聲歌

羽人廣宵宴帳集瑶池東開霞泛綵靄澄霧迎香風龍駕出黄苑帝服起河宮九疑轥煙雨三山馭螭鴻玉鑾乃排月瑶軷信凌空神行燭玄漠帝旆委曾虹簫歌妙嬴女笙吹悦姬童瓊漿且未洽羽轡已騰空息鳳曾城曲滅景清都中降祐集皇代委祚溢華嵩

長安有狹斜行

長安有狹斜狹斜不容車適逢兩少年夾轂問君家君家新市旁易知復難忘大子二千石中子孝廉郎小子無官職衣冠仕洛陽三子俱入室室中自生光大婦織

綺紈中婦織流黃小婦無所爲挾瑟上高堂丈人且徐
徐調絃詎未央

操 廣

履霜操

周尹伯奇

朝履霜兮採晨寒考不明其心兮信讒言孤恩離別兮摧肺肝何辜皇天兮遭斯愆痛殁不同兮恩有偏誰說顧兮知此冤

雉朝飛操

齊牧犢子

雉朝飛兮鳴相和雌雄群遊兮山阿我獨何命兮未有家時將暮兮可奈何嗟嗟暮兮奈若何

別鶴操

商陵穆子

將乖比翼兮隔天端山川悠遠兮路漫漫攬衾不寐兮食忘餐

採芝操

漢四皓

皓天嗟嗟深谷逶迤樹木莫莫高山崔嵬巖居穴處以爲幄茵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往矣吾當安歸

八公操

劉安

煌煌上天照下土兮知我好道公來下兮公將與予生毛羽兮超騰青雲蹈梁甫兮觀見瑶光過北斗兮馳乘風雲使玉女兮含精吐氣嚼芝草兮悠悠將將天相保兮

操 補

胡笳十八拍

蔡琰

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漢祚衰天不仁兮降亂離地不仁兮使我逢此時干戈日尋兮道路危民卒流亡兮共哀悲烟塵蔽野兮胡虜盛志意乖兮節義虧對殊俗兮非我宜遭惡辱兮當告誰笳一會兮琴一拍心憤怨兮無人知

戎羯逼我兮爲室家將我行兮向天涯雲山萬重兮歸路遐疾風千里兮揚塵沙人多暴猛兮如虺蛇控弦被甲兮爲驕奢兩拍張弦兮絃欲絕志摧心折兮自悲嗟

越漢國兮入胡城亡家失身兮不如無生氈裘爲裳兮骨肉震驚羯羶爲味兮枉遏我情鞞鼓喧兮從夜達明胡風浩浩兮暗塞營傷今感昔兮三拍成銜悲畜恨兮何時平

無日無夜兮不思我鄉土稟氣含生兮莫過我最苦天災國亂兮人無主唯我薄命兮沒戎虜殊俗心異兮身難處嗜欲不同兮誰可與語尋思涉歷兮多艱阻四拍成兮益悽楚

鴈南征兮欲寄邊聲鴈北歸兮爲得漢音鴈飛高兮邈難尋空斷腸兮思愔愔攢眉向月兮撫雅琴五拍泠泠兮意彌深

冰霜凜凜兮身苦寒饑對肉酪兮不能餐夜聞隴水兮聲嗚咽朝見長城兮路杳漫追思往日兮行李難六拍

悲來兮欲罷彈

日暮風悲兮邊聲四起不知愁心兮說向誰是原野蕭條兮烽戍萬里俗賤老弱兮少壯爲美逐有水草兮安家葺壘牛羊滿野兮聚如蜂蟻草盡水竭兮羊馬皆徙七拍流恨兮惡居於此

爲天有眼兮何不見我獨漂流爲神有靈兮何事處我天南海北頭我不負天兮天何配我殊匹我不負神兮神何殛我越荒州製兹八拍兮擬排憂何知曲成兮心惻愁

天無涯兮地無邊我心愁兮亦復然人生倏忽兮如白駒之過隙然不得歡樂兮當我之盛年怨兮欲問天天

蒼蒼兮上無緣舉頭仰望兮空雲煙九拍懷情兮誰與傳

城頭烽火不曾滅疆場征戰何時歇殺氣朝朝衝塞門胡風夜夜吹邊月故鄉隔兮音塵絕哭無聲兮氣將咽一生辛苦兮緣離別十拍悲深兮淚成血

我非貪生而惡死不能捐身兮心有以生仍冀得兮歸桑梓死當埋骨兮長已矣日居月諸兮在戎壘胡人寵我兮有二子鞠之育之兮不羞恥愍之念之兮生長邊鄙十有一拍兮因兹起哀響纏綿兮徹心髓

東風應律兮暖氣多知是漢家天子兮布陽和羌胡蹈舞兮共謳歌兩國交懽兮罷兵戈忽遇漢使兮稱近詔遣千金兮贖妾身喜得生還兮逢聖君嗟別稚子兮會無因十有二拍兮哀樂均去住兩情兮難具陳

不謂殘生兮却得旋歸撫抱胡兒兮泣下沾衣漢使迎我兮四牡騑騑胡兒號兮誰得知與我生死兮逢此時愁爲子兮日無光輝焉得羽翼兮將汝歸一步一遠兮足難移魂消影絕兮恩愛遺十有三拍兮絃急調悲肝腸攪刺兮人莫我知

身歸國兮兒莫之隨心懸懸兮長如饑四時萬物兮有盛衰唯我愁苦兮不暫移山高地闊兮見汝無期更深夜闌兮夢汝來斯夢中執手兮一喜一悲覺後痛吾心兮無休歇時十有四拍兮涕淚交垂河水東流兮心是思

十五拍兮節調促氣填胸兮誰識曲處穹廬兮偶殊俗願得歸來兮天從欲再還漢國兮懽心足心有懷兮愁轉深日月無私兮曾不照臨子母分離兮意難任同天隔越兮如商參生死不相知兮何處尋

十六拍兮思茫茫我與兒兮各一方日東月西兮徒相望不得相隨兮空斷腸對萱草兮憂不忘彈鳴琴兮情何傷今別子兮歸故鄉舊怨平兮新怨長泣血仰頭兮訴蒼蒼胡爲生兮獨罹此殃

十七拍兮心鼻酸關山阻脩兮行路難去時懷土兮心無緒來時別兒兮思漫漫塞上黃蒿兮枝枯葉乾沙場白骨兮刀痕箭瘢風霜凛凛兮春夏寒人馬饑虺兮筋

[illegible]豈知重得兮入長安歎息欲絶兮淚闌干
胡笳本出自胡中緣琴翻出音律同十八拍兮曲雖終
響有餘兮思無窮是知絲竹微妙兮均造化之功哀樂
各隨人心兮有變則通胡與漢兮異域殊風天與地隔
兮子西母東苦我怨氣兮浩於長空六合雖廣兮受之
應不容

挽歌

薤露　魏武帝

惟漢二十二世所任誠不良沐猴而冠帶知小而謀彊
猶豫不敢斷因狩執君王白虹為貫日已亦先受殃賊
臣執國柄殺主滅宇京蕩覆帝基業宗廟以燔喪播越

西遷移號泣而且行瞻彼洛城郭微子為哀傷

薤露　曹植

天地無窮極陰陽轉相因人居一世間忽若風吹塵願
得展功勤輸力於明君懷此王佐才慷慨獨不群鱗介
尊神龍走獸宗麒麟蟲獸猶知德何況於士人孔子刪
詩書王業粲已分騁我徑寸翰流藻垂華芬

蒿里　魏武帝

關東有義士興兵討群兇初期會盟津乃心在咸陽軍
合力不齊躊躇而鴈行勢利使人爭嗣還自相戕淮南
弟稱號刻璽於北方鎧甲生蟣虱萬姓以死亡白骨露
於野千里無雞鳴生民百遺一念之絶人腸

蒿里　鮑照

同盡無貴賤殊願有窮伸馳波催永夜零露逼短晨結
我幽山駕去此滿堂親虛容遺劒佩實貌戢衣巾斗酒
安可酌尺書誰復陳年代稍推遠懷抱日幽淪人生良
自劇天道與何人齎我長恨意歸為孤兔塵

挽歌　陶潜

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昨暮同為人今旦在鬼錄魂
氣散何之枯形寄空木嬌兒索父啼良友撫我哭得失
不復知是非安能覺千秋萬歲後誰知榮與辱但恨在
世時飲酒恒不足

挽歌　鮑照

獨處重冥下憶昔登高臺傲岸平生中不為物所裁埏
門只復閉白蟻相將來生時芳蘭體小蟲今為災玄鬢
無復根枯髏依青苔憶昔好飲酒素盤進青梅彭韓及
廉藺疇昔已成灰壯士皆死盡餘人安在哉

挽歌　齊祖珽

昔日驅駟馬謁帝長楊宮旌懸白雲外騎獵紅塵中今
來向漳浦素蓋轉悲風榮華與歌笑萬事盡成空

雜歌上

飯牛歌　齊甯戚

南山燦一作粲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
骭從昏飯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

龍蛇歌　晉介子推

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五蛇從之周流天下龍饑無食一蛇割股龍反其淵安其壤土四蛇入穴皆有處所一蛇無穴號於中野

河激歌　女娟趙簡子夫人河津吏之女也

升彼河兮而觀清水揚波兮冒冥冥禱求福兮醉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罰既釋兮瀆乃清妾持檝兮操其維蛟龍助兮主將歸呼來櫂兮行勿疑

楚商歌　楚優孟

貪吏不可爲而可爲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當時有污名而可爲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爲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爲者子孫困窮被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

成相三首　荀况

請成相世之殃愚闇愚闇墮賢良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倀倀○請布基愼聖人愚而自專事不治主忌苟勝群臣莫諫必逢災○論臣過反其施尊主安國尚賢義拒諫飾非愚而上同國必禍○曷謂罷國多私比周還主黨與施遠賢近讒忠臣蔽塞主勢移○曷謂賢明君臣上能尊主下愛民主誠聽之天下爲一海內賓○主之孽讒人達賢能遁逃國乃蹷愚以重愚闇以重闇成爲桀○世之災妬賢能飛廉執政任惡來卑其志意大其園囿高其臺○武王怒師牧野紂卒易鄉啓乃下武王善之封之于宋立其祖○世之衰讒人歸比干見刳箕子累武王誅之呂尚招麾殷民懷○世之禍惡賢士子胥見殺百里徙穆公得之强配五伯六卿施○世之愚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展禽三絀春申道綴基畢輸○請牧基賢者思堯在萬世如見之讒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基必施辨賢罷音疲文武之道同伏羲由之者治不由者亂何疑爲○凡成相辯法方至治之極復後王愼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祥○治復一脩之吉君子執之心如結衆人貳之讒夫棄之形是詰○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欽而有勢直而用抴必參天

○世無王窮賢良暴人芻豢仁人糟糠禮樂滅息聖人隱伏墨術行○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脩百姓寧明德愼罰國家既治四海平○治之志後埶富君子誠之好以待處之敦固有深藏之能遠思○思乃精志之榮好而壹之神以成精神相反一而不貳爲聖人○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佼以好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成相竭辭不蹷君子道之順以達宗其賢良辨其妖孽

請成相道聖王堯舜尚賢身辭讓許由善卷重義輕利行顯明○堯讓賢以爲民氾利兼愛德施均辨治上下貴賤有等明君臣○堯授能舜遇時尚賢推德天下治

雖有賢聖適不遇世孰知之○堯不德舜不辭妻以二女任以事大人哉舜南面而立萬物備○舜授禹以天下尚德推賢不失序外不避仇内不阿親賢者予○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舉舜甽畝任之天下身休息○得后稷五穀殖夔爲樂正鳥獸服契爲司徒民知孝弟尊有德○禹有功抑下鴻辟除民害逐共工北決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禹敷土平天下躬親爲民行勞苦得益臯陶橫革直成爲輔○契玄王生昭明居於砥石遷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天乙湯論舉當身讓卞隨舉牟（同務）光道古賢聖基必張顛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隱諱疾賢○由姦詐鮮無災患難

哉阪爲先聖知不用愚者謀前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不覺悟不知苦迷惑失指易上下忠不上達蒙揜耳目塞門戶○門戶塞大迷惑悖亂昏莫不終極是非反易比周欺上惡正直○正是惡心無度邪枉辟回失道途已無尤人我獨自美豈無故○不知戒後必有恨後遂過不肯悔讒夫多進反覆言語生詐態○人之態不如備爭寵嫉賢利惡忌妬功毀賢下斂黨與上匿蔽○上壅蔽失輔埶任用讒夫不能制孰（或作郭）公長父之難厲王流于彘○周幽厲所以敗不聽規諫忠是害嗟我何人獨不遇時當亂世○欲衷對言不從恐爲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剄以獨鹿棄之江○觀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亦可識託於成相以喻意

請成相言治方君論有五約以明君謹守之下皆平正國乃昌○臣下職莫游食務本節用財無極事業聽上莫得相使一民力○守其職足衣食厚薄有等明爵服利往仰上莫得擅與孰私得○君法明論有常表儀既設民知方進退有律莫得貴賤孰私王○君法儀禁不爲莫不說教名不移脩之者榮離之者辱孰它師○刑稱陳守其銀（同限）下不得用輕私門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威不分○請牧祺用有基主好論議必善謀五聽脩領莫不理續主執持○聽之經明其情參伍明謹施賞刑顯者必得隱者復顯民反誠○言有節稽其實信誕以

分賞罰必下不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上通利隱遠至觀法不法見不視耳目既顯吏敬法令莫敢恣○君教出行有律吏謹將之無鈹（音披）滑（音汨）下不私請各以所宜舍巧拙○臣謹修君制變公察善思論不亂以治天下後世法之成律貫

雜歌下

越人歌　　榜枻越人

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羞被好兮不訾詬恥心幾頑而不絕兮得知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欲君兮君不知

黄鵠歌　　陶嬰妻（名嬰）

悲夫黃鵠之早寡兮七年不雙宛頸獨宿兮不與衆同夜半悲鳴兮想其故雄天命早寡兮獨宿何傷寡婦念此兮泣下數行嗚呼哀哉兮死者不可忘飛鳥尚然兮况於貞良雖有賢雄兮終不重行

紫玉歌　吳夫差女

南山有鳥北山張羅意欲從君讒言孔多悲結成疹殁身黃壚命之不造寃如之何羽族之長名爲鳳凰一日失雄三年感傷雖有衆鳥不爲匹雙故見鄙姿逢君輝光身遠心近何曾暫忘

采芝歌　四皓

漠漠商洛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皇農邈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輕世

鴻鵠歌　漢高帝

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翼已就橫絕四海橫絕四海又可柰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

瓠子歌　漢武帝 三首

瓠子決兮將柰何浩浩洋洋兮慮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弗鬱兮柏冬日正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放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焉知外爲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泛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返兮水維緩

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回兮迅流難搴長茭兮湛美玉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穨林竹兮楗石菑宣房塞兮萬福來

蒲稍天馬歌

天馬徠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

落葉哀蟬曲

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虛房冷而寂寞落葉依於重扃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寧

烏孫公主歌　劉安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託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爲室兮旃爲墻以肉爲食兮酪爲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爲黃鵠兮歸故鄉

琴歌　漢霍去病

四夷既獲諸夏康兮國家安寧樂無央兮載戢干戈兮弓矢藏兮麒麟來臻鳳凰翔兮與天相保永無疆兮親親百年各延長兮

處女吟　魯處女

青青茂木隱獸榮兮變化垂枝含蕤英兮修身養志建令女兮厥道不同善惡并兮屈身身獨去微清兮懷忠見疑何貪生兮

黃鵠歌　漢昭帝 二首

黃鵠飛兮下建章羽肅肅兮行蹌蹌金爲衣兮菊爲裳
唼喋荷荇出入蒹葭自顧菲薄愧爾嘉祥

淋池歌

秋素景兮泛洪波揮纖手兮折芰荷涼風凄凄揚棹歌
雲光開曙月低河萬歲爲樂豈云多

馮君歌　無名氏

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
魯衛德化鈞同公康叔猶二君

五噫歌　漢梁鴻伯鸞

陟彼北邙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闕崔嵬兮噫民之劬
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

定情歌　張衡

大火流兮草虫鳴繁霜降兮草木零秋爲期兮時已征
思美人兮愁屏營

莋都夷歌三首　無名氏

遠夷樂德歌

大漢是治與天合意吏譯平端不從我來聞風向化所
見奇異多賜繒布甘美酒食昌樂肉飛屈申悉備蠻夷
貧薄無所報嗣願主長壽子孫昌熾

遠夷慕德歌

蠻夷所處日出之部慕義向化歸日出主聖德深恩
人富厚冬多霜雪夏多和雨寒溫時適部人多有涉
歷險不遠萬里去俗歸德心歸慈母

遠夷懷德歌

荒服之外土地墝埆食肉衣皮不見鹽穀吏譯傳風大
漢安樂攜負歸仁觸冒險狹高山岐峻緣崖磻石木薄
發家百宿到洛父子同賜懷抱匹帛傳告種人長願臣
僕

涼州歌

游子常苦貧力子天所富寧見乳虎穴不入薊府寺大
笑則必死忿怒或見置嗟哉樊府君安可再遭值

魏郡輿人歌

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

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
岑君於戲休茲

蔡伯喈歌

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靈和液暢兮神氣寧
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兮無由生踔宇宙而遺俗兮
眇翩翩而獨征

視刀鐶歌

常恨言語淺不如人意深今朝兩相視脉脉動人言

燕人歌　傅玄

燕人美兮趙女佳其室則邇兮限曾崖雲爲車兮風爲
馬玉在山兮蘭在野雲無期兮風有止思多端兮誰能

廣文選卷第十四

廣文選卷第十五

詩

雜詩

栢梁體詩　漢武帝　六首

日月星辰和四時（武帝）驂駕駟馬從梁來（梁王）郡國士馬羽林材（大司馬霍去病）摠領天下誠難治（丞相石慶）和撫四夷不易哉（大將軍衛青）刀筆之吏臣執之（御史大夫倪寬）撞鍾伐鼓聲中詩（太常周建德）宗室廣大日益滋（宗正劉安國）周衛交戟禁不時（衛尉路博德）摠領從官栢梁臺（光祿勳徐自爲）平理請讞決嫌疑（廷尉杜周）修飾輿馬待駕來（太僕公孫賀）郡國吏功差次之（大鴻臚壺充國）乘輿御物主治之（少府王溫舒）陳粟萬石揚以箕（大司農張成）徼道宮下隨討治（執金吾中尉豹）三輔盜賊天下危（左馮翊盛宣）盜阻南山爲民災（右扶風李成信）外家公主不可治（京兆尹）椒房率領更其材（詹事陳掌）蠻夷朝賀常舍其（典屬國）柱枅欂櫨相枝持（大匠）枇杷橘栗桃李梅（太官令）走狗走兎張罘罝（上林令）齧妃女唇甘如飴（郭舍人）迫窘詰屈幾窮哉（東方朔）

古詩　五首

上山採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新人雖言好未若故人姝顏色類相似手爪不相如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門去新人工織縑故人工織素織縑日一匹織素五丈餘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四坐且莫諠願聽歌一言請說銅爐器崔嵬象南山上

枝似松栢下根據銅盤雕文各異類離婁自相聯誰能
爲此器公輸與魯班朱火然其中青煙颺其間從風入
君懷四坐且莫歡香風難久居空令蕙草殘
悲與親友別氣結不能言贈子以自愛道遠會見難人
生無幾時顛沛在其間念子棄我去新心有所歡結志
青雲上何時復來還
穆穆清風至吹我羅衣裾青袍似春草長條隨風舒朝
登津梁山褰裳望所思安得抱柱信皎日以爲期
蘭若生春陽涉冬猶盛滋願言追昔愛情款感四時美
人在雲端天路隔無期夜光照玄陰長歎念所思誰謂
我無憂積念發狂癡

雜詩二首　孔融

巖巖終山首赫赫炎天路高明曜雲門遠景灼寒素昂
昂累世士結根在所固呂望老匹夫苟爲因世故管仲
小囚臣獨能建功祚人生有何常但患年歲暮幸託不
肖軀且當猛虎步安能苦一身與世同舉措由不慎小
節庸夫笑我度呂望尚不希夷齊何足慕
遠送新行客歲暮乃來歸入門望愛子妻妾向人悲聞
子不可見日已潛光輝孤墳在西北常念君來遲褰裳
上墟丘但見蒿與薇白骨歸黃泉肌體乘塵飛生時不
識父死後知我誰孤魂遊窮暮飄颻安所依人生圖嗣
息爾死我念追俛仰內傷心不覺淚沾衣人生自有

命但恨生日希

閨情詩　曹植二首

攬衣出中閨逍遙步兩楹閑房何寂寥綠草被階庭空
穴一作室自生風百鳥翩南征春思安可忘憂戚與君并
佳人在遠道妾身單且煢歡會難再逢一作遇蘭芝不重
榮人皆棄舊愛君豈若平生寄松爲女蘿依水如浮萍
齎身奉衿帶朝夕不墮傾儻終顧眄恩永副我中情

雜詩

悠悠遠行客去家千餘里出亦無所之入亦無所止浮
雲翳日光悲風動地起

雜詩四首　王粲

吉日簡清時從君出西園方軌策良馬並驅厲中原北
臨清漳水西看栢楊山回翔遊廣囿逍遙波水間
列車息眾駕相伴綠水湄幽蘭吐芳烈芙蓉發紅暉百
鳥何繽翻振翼群相追投網引潛魚強弩下高飛白日
已西邁歡樂忽忘歸
聯翩飛鸞鳥獨遊無所因毛羽照野草哀鳴入層雲我
尚假羽翼飛覩爾形身願及春陽會交頸遘殷勤
鷙鳥化爲鳩遠竄江漢邊遭遇風雲會託身鸞鳳間天
姿既否戾受性又不閑邂逅見逼迫俛仰不得言

雜詩五首　徐幹六首

沉陰結愁憂愁憂爲誰興念與君相別各在天一方良

會未有期中心摧且傷不聊憂飡食慊慊常飢空端坐
而無爲髣髴君容光
峩峩高山首悠悠萬里道君去日已遠鬱結令人老人
生一世間忽若暮春草時不可再得何爲自愁惱每誦
昔鴻恩賤軀焉自保
浮雲何洋洋願因通我辭飄飄不可寄徙倚徒相思人
離皆復會君獨無反期自君之出矣明鏡暗不治思君
如流水何有窮已時
慘慘時節盡蘭華凋復零喟然長嘆息君期慰我情展
轉不能寐長夜何綿綿躡履起出戶仰觀三星連自恨
志不遂泣涕如涌泉

思君見巾櫛以益我勞勤安得鴻鸞羽覩此心中人誠
心亮不遂搔首立悁悁何言一不見復會無因緣故然
比日月恵今隔如參辰

室思詩

人靡不有初想君能終之別來歷年歲舊恩何可期重
新而忘故君子所猶譏寄身雖在遠豈忘君須臾既厚
不爲薄想君時見思

大蜡詩　晉裴秀季彥

日躔星紀大呂司辰立象改次度衆𢘚新歲事告成八
蜡報勤告成伊何年豐物阜豐禋孝祀介茲景福報勤
伊何農功是歸穰穰我庶矜矜茲黍稷馨饗清祀四方來
綏充物郊甸鱗集京師交錯貿遷紛葩相追摻袂成幕
連衽成帷有肉如丘有酒如泉有肴如林有貨如山率
土同懽和氣來臻朔風叶順降祉自天方隅清謐嘉祚
日延與人優游享壽萬年

雜詩　應璩

細微可不慎隄潰自蟻穴腠理早從事安復勞鍼石哲
人覩未形愚夫闇明白曲突不見賓燋爛爲上客思願
獻良規江海倘不逆狂言雖寡善猶有如雞肋雞肋食
不已齊王爲肥澤

雜詩二首　傅玄

鵲巢丘城側雀汝乳井中居不附龍鳳常畏蛇與蟲依

賢義不恐近暴自當窮
閑夜微風起明月照高臺清響呼不應玄景招不來厨
人進藿茹有酒不盈杯安貧福所與富貴爲禍媒金玉
雖高堂於我賤蒿萊

雜詩二首　張華

逍遥遊春宮容與綠池阿白蘋開素葉朱草茂丹華微
風摇茝若增波動芰荷榮彩曜中林流馨入綺羅王孫
遊不歸修路邈以遐誰與翫遺芳佇立獨咨嗟
荏苒日月運寒暑忽流易同好逝不存迢迢遠離析房
櫳自來風戶庭無行迹蒹葭生床下蛛蝥網四壁懷思
[illegible]感物重鬱積遊鴈比翼翔歸鴻知接翮來哉

君子無愁徒自隔

雜詩　　晉司馬彪 紹統

百草應節生含氣有深淺秋蓬獨何辜飄颻隨風轉長飇臺飛溥吹我之四遠搔首望故株邈然無由返

雜詩　　晉陸沖

命駕遵長途綿邈塗難尋我行一何艱山川阻且深涔澤無夷軌重巒有層陰零雨淹中路玄雲蔽高岑俯悼孤行獸仰嘆偏翔禽空谷回悲響流風漂哀音羈旅淹留久悵望愁我心

停雲詩四首　　陶潛 三十五首

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停雲靄靄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有酒有酒閑飲東窓願言懷人舟車靡從○東園之樹枝條再榮競用新好以招余情人亦有言日月于征安得促席說彼平生○翩翩飛鳥息我庭柯斂翮閑止好聲相和豈無他人念子寔多願言不獲抱恨如何

歸鳥詩四首

翼翼歸鳥晨去于林遠之八表近憩雲岑和風不洽翻翮求心顧儔相鳴景庇清陰○翼翼歸鳥載翔載飛雖不懷游見林情依遇雲頡頏相鳴而歸遐路誠悠性愛無遺○翼翼歸鳥馴林徘徊豈思天路欣及舊棲雖無昔侶衆聲每諧日夕氣清悠然其懷○翼翼歸鳥戢羽寒條游不曠林宿則森標晨風清興好音時交矰繳奚施已卷安勞

九日閑居

世短意常多斯人樂久生日月依辰至舉俗愛其名露淒暄風息氣澈天象明往燕無遺影來鴈有餘聲酒能祛百慮菊為制頹齡如何蓬廬士空視時運傾塵爵恥虛罍寒華徒自榮斂襟獨閑謠緬焉起深情棲遲固多娛淹留豈無成

歸田園居五首

少無適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田園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園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閑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

野外罕人事窮巷寡輪鞅白日掩荊扉虛室絕塵想時復墟曲中披草共來往相見無雜言但道桑麻長桑麻日已長我土日已廣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願無違

久去山澤游浪莽林野娛試攜子姪輩披榛步荒墟徘徊丘隴間依依昔人居井竈有遺處桑竹殘朽株借問

採薪者此人皆焉如薪者向我言死沒無復餘一世異
朝市此語真不虛人生似幻化終當歸空無
悵恨獨策還崎嶇歷榛曲山澗清且淺遇以濯吾足漉
我新熟酒隻鷄招近局日入室中闇荊薪代明燭歡來
苦夕短已復至天旭

移居二首

昔欲居南村非爲卜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懷
此頗有年今日從茲役敝廬何必廣取足蔽牀席鄰曲
時時來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
春秋多佳日登高賦新詩過我更相呼有酒斟酌之農
務各自歸閑暇輒相思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厭時此理
將不勝無爲忽去茲衣食當須紀力耕不吾欺

歲暮和張常侍

市朝悽舊人驟驥感悲泉明旦非今日歲暮余何言素
顏斂光潤白髮一已繁闊哉秦穆談旅力豈未愆向夕
長風起寒雲沒西山厲厲氣遂嚴紛紛飛鳥還民生鮮
常在矧伊愁苦纏屢闕清酤至無以樂當年窮通靡攸
慮憔顇由化遷撫已有深懷履運增慨然

戊申歲六月中遇火

草廬寄窮巷甘以辭華軒正夏長風急林室頓燒燔一
宅無遺宇舫舟蔭門前迢迢新秋夕亭亭月將圓果菜
始復生驚鳥尚未還中宵佇遙念一盼周九天總髮抱
孤念奄出四十年形迹憑化往靈府長獨閑真剛自有
質玉石乃非堅仰想東戶時餘糧宿中田鼓腹無所思
朝起暮歸眠既已不遇茲且遂灌西園

己酉九月九日

靡靡秋已夕淒淒風露交蔓草不復榮園木空自凋清
氣澄餘滓杳然天界高哀蟬無歸響叢鴈鳴雲霄萬化
相尋繹人生豈不勞從古皆有沒念之中心焦何以稱
我情濁酒且思一作自陶千載非所知聊以永今朝

始春懷古田園

先師有遺訓憂道不憂貧瞻望邈難逮轉欲志長勤秉
耒歡時務解顏勸農人平疇交遠風良苗亦懷新雖未
量歲功即事多所欣耕種有時息行者無問津日入相
與歸壺漿勞近鄰長吟掩柴門聊爲隴畝民

西田穫稻

人生歸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營而以求自安開
春理常業歲功聊可觀晨出肆微勤日入負耒還山中
饒霜露風氣亦先寒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
乃疲庶無異患干盥濯息簷下斗酒散襟顏遙遙沮溺
心千載乃相關但願長如此躬耕非所歎

雜詩八首

人生無根蔕飄如陌上塵分散逐風轉此已非常身落
地爲兄弟何必骨肉親得歡當作樂斗酒聚比鄰盛年

不重來一日難再晨及時當勉勵歲月不待人
白日淪西河素月出東嶺遙遙萬里輝蕩蕩空中景風
來入房戶夜中枕席冷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欲言
無予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念此懷
悲悽終曉不能靜
榮華難久居盛衰不可量昔為三春蕖今作秋蓮房嚴
霜結野草枯悴未遽央日月有環周我去不再陽眷眷
往昔時憶此斷人腸
丈夫志四海我願不知老親戚共一處子孫還相保觴
絃肆朝日樽中酒不燥緩帶盡歡娛起晚眠常早孰若
當世士冰炭滿懷抱百年歸丘壟用此空名道
憶我少壯時無樂自欣豫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荏
苒歲月頹此心稍已去值歡無復娛每每多憂慮氣力
漸衰損轉覺日不如壑舟無須臾引我不得住前途當
幾許未知止泊處古人惜寸陰念此使人懼
昔聞長者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親此事求
我盛年歡一毫無復意去去轉欲遠此生豈再值傾家
時作樂竟此歲月駛有子不留金何用身後置
日月不肯遲四時相催迫寒風拂枯條落葉掩長陌弱
質與運頹玄鬢早已白素標插人頭前塗漸就窄家為
逆旅舍我如當去客去去欲何之南山有舊宅
代耕本非望所業在田桑躬親未曾替寒餒常糟糠豈
期過滿腹但願飽粳糧御冬足大布粗絺以應陽正爾
不能得哀哉亦可傷人皆盡獲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
奈何且為陶一觴

詠貧士 六首

凄厲歲云暮擁褐曝前軒南圃無遺秀枯條盈北園傾
壺絕餘瀝闚竈不見煙詩書塞座外日昃不遑研閒居
非陳厄竊有慍見言何以慰吾懷賴古多此賢
榮叟老帶索欣然方彈琴原生納決履清歌暢商音重
華去我久貧士世相尋弊襟不掩肘藜羹常乏斟豈忘
襲輕裘苟得非所欽賜也徒能辨乃不見吾心
安貧守賤者自古有黔婁好爵吾不榮厚饋吾不酬一
旦壽命盡敝服仍不周豈不知其極非道故無憂從來
將千載未復見斯儔朝與仁義生夕死復何求
袁安困積雪邈然不可干阮公見錢入即日棄其官芻
藁有常溫採莒足朝餐豈不實辛苦所懼非飢寒貧富
常交戰道勝無戚顏至德冠邦閭清節映西關
仲蔚愛窮居遶宅生蒿蓬翳然絕交游賦詩頗能工舉
世無知者止有一劉龔此士胡獨然寔由罕所同介焉
安其業所樂非窮通人事固已拙聊得長相從
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一朝辭吏歸清貧略難儔年
飢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雖有志固為兒女憂惠孫
一晤歎腆贈竟莫酬誰云固窮難邈哉此前修

雜詩　　鮑昭

十五諷詩書篇翰靡不通弱冠參多士飛步遊春宮側覩君子論預見古人風兩説窮舌端五車摧筆鋒羞當白璧貺恥受聊城功晚節從世務乘郭遠和戎解珮襲犀渠卷帙奉盧弓始願力不及安知命不終

居山營室　　劉峻

自昔厭諠囂執志好栖息嘯歌棄城市歸來學耕織鑿戸窺嶕嶢開軒望嶄崱激水簷前溜脩竹堂陰植香風鳴紫鸎高梧巢綠翼泉脉洞杳杳流波下不及彩翡玉山隈響像瑶池側夜誦神仙記旦吸雲霞色將馭六龍輿行從三鳥食誰與金門士撫心論胸臆

山中懷故人　　梁范雲

終朝吐祥霧薄晩孕奇煙洞澗生芝草重崖出醴泉中有懐貞士被褐守冲玄石戸栖十秘金壇謁九僊乘鶴方履漢鸞鶴上騰天

還山二首　　梁吳筠

山際見來煙竹中窺落日鳥向簷上飛雲從窻裏出
緑竹可充食女蘿可代裙山中自有宅桂樹籠青雲

春夜山庭　　梁江總二首

春夜芳時晩幽庭野氣深山疑刻削意樹接縱横陰戸對忘憂草池驚旅浴禽樽中良得性物外知余心

夏日山庭

獨於幽栖地山庭暗女蘿澗清長低篠池開半卷荷野花朝暝落盤根歳月多停樽無賞慰狎鳥自經過

雜詩下

述昬詩　　秦嘉

群祥既集二族交歡敬兹新昬六禮不愆羔鴈總備玉帛戔戔君子將事威儀孔閑猗兮容兮穆矣其言紛彼婚姻禍患之由衛女興齊褒姒滅周戰戰兢兢懼德不仇神啓其吉果獲令攸我之愛矣荷天之休

翠鳥詩　　蔡邕

庭陬有若榴緑葉含丹榮翠鳥時來集振翼脩形容廻顧生碧色動揺揚縹青幸脱虞人機得親君子庭馴心托君素雌雄保百齡

爲潘文則思親詩　　王粲

穆穆顯妣德音徽止思齊仙姑志侔姜似躬此勞瘁鞠予小子小子之生遭世罔寧烈考勤時從之于征奄遘不造殷憂是嬰咨于靡及退守祧祊五服荒離四國分爭禍難斯逼救死於頸嗟我懐歸弗克弗逞聖善獨勞莫慰其心春秋代逝于兹九齡緬彼行路焉託予誠予誠既否委之於天庶我顯妣克保遐年亹亹惟懼心乎如懸如何不弔早世徂顛於存弗養於後弗臨遺衍在體慘痛切心形景尸立魂爽飛沈在昔蓼我哀有餘音我之此譬憂其獨深胡寧視息以濟于今巖巖叢險則

不可催仰瞻歸雲俯聆飄回飛焉靡翼超焉靡階思
流波情以既頹詩之作矣情以告哀

蕙詠詩　　繁欽

蕙草生山北托身失所依植根陰崖側夙夜懼危頹寒
泉浸我根淒風常徘徊三光照八極獨不蒙餘暉葩葉
永彫悴凝霜不暇晞百草皆含榮巳獨失時姿比我英
芳發鶗鴂鳴已衰

為挽船士與新娶妻別詩　　徐幹

與君結新婚宿昔當別離涼風動秋草蟋蟀鳴相隨洌
洌寒蟬吟蟬吟抱枯枝枯枝時飛揚身體忽遷移不悲
身體移當惜歲月馳歲月無窮極會合安可知願為雙
黃鵠悲鳴戲清池

思親詩　　嵇康七首

奈何愁兮愁無聊恒惻惻兮心若抽愁奈何兮悲思多
情鬱結兮不可化奄失恃兮孤煢煢內自悼兮啼失聲
思報德兮邈已絕感鞠育兮情剝裂嗟母兄兮永潛藏
想形容兮內摧傷感陽春兮思慈親欲一見兮路無因
望南山兮發哀嘆感机杖兮涕汍瀾念疇昔兮母兄在
心逸豫兮壽四海忽已逝兮心崩摧中夜悲兮當誰告
獨收淚兮抱哀戚日遠邁兮思予心戀所生兮淚不禁
慈母殁兮誰予驕顧自憐兮心忉忉訴蒼天兮天不聞
淚如雨兮嘆青雲欲棄憂兮尋復來痛殷殷兮不可裁

酒會詩六首

淡淡流水淪胥而逝汎汎柏舟載浮載滯微嘯清風鼓
檝容裔放櫂投竿優游卒歲
婉彼鴛鴦戢翼而遊俯唼綠藻託身洪流朝翔素瀨夕
棲靈洲搖蕩清波與之沉浮
藻汎蘭池和聲激朗操縵清商遊心大象傾昧脩身惠
音遺響鍾期不存我志誰賞
斂絃散思遊釣九淵重流千仞或餌者懸猗與莊老棲
遲永年寔惟龍化蕩志浩然
肅肅泠風分生江湄却背華林俯泝丹坻含陽吐英履
霜不衰嗟我殊觀百卉具腓心之憂矣孰識玄機

猗猗蘭藹殖彼中原綠葉幽茂麗藻豐蔚馥馥蕙芳順
風而宣將御椒房吐薰龍軒瞻彼秋草悵矣惟騫

北芒客舍詩　　劉伶

泱漭望舒隱黮黮玄夜陰寒雞思天曙擁翅吹長音蚊
蚋歸豐草枯葉散蕭林陳醴發悴顏色敘暢真心縕被
終不曉斯嘆信難任何以除斯歎付之與瑟琴長笛響
中夕聞此消胸襟

擣衣詩　　曹毗

寒興御紈素佳人治衣襟冬夜清且永皓月照堂[illegible]
手疊輕素朗杵叩鳴砧清風流繁節迴飈灑微吟[illegible]
[illegible]運速悼彼幽滯心二物感余懷豈[illegible]聲[illegible]音

內顧詩　潘尼

靜居懷所歡登城望四澤春草鬱青青桑者何奕奕若
旅　臨川榮淥水激素石初征冰未泮忽焉振絺綌漫漫
三千里迢迢遠行客馳情忘朱顏寸陰過盈尺夜愁極
清晨朝悲終日夕山川自悠永願言良不獲別領訴歸
期雲沉不可釋

贈處士詩　周王褒

我行無歲月征馬屢盤桓崤函三危阻關重九折難
猶持漢使節尚服楚臣冠巢禽疑上幕驚羽畏虛
飛遂去不已客思漸無端壯士心與時歇生年隨事闌
百齡悲促命數刻念餘懽雲生隴坻黑桑疎薊北寒
烏道無蹊徑清談有波瀾思君化羽翮要我鑄金
丹

秋日詩　孫綽

蕭瑟仲秋月飂戾風雲高山居感時變遠客興長謡疎
林積涼風虛岫結凝霄湛露灑庭林密葉辭榮條撫菌
悲先落攀松羨後凋垂綸在林野交情遠市朝澹然古
懷心濠上起伊遥

形影神　陶潛二十三首

貴賤賢愚莫不營營以惜生斯甚惑焉故極陳形影
之苦言神辨自然以釋之好事君子共取其心焉

形贈影

天地常不沒山川無改時草木得常理霜露榮悴之謂
人最靈智獨復不如茲適見在世中奄去靡歸期奚覺
無一人親識豈相思但餘平生物舉目情悽洏我無騰
化術必爾不復疑願君取吾言得酒莫苟辭

影答形

存生不可言衛生每苦拙誠願游崑華邈然茲道絕與
子相遇來未嘗異悲悅憩蔭若暫乖止日終不別此同
既難常黯爾俱時滅身沒名亦盡念之五情熱立善有
遺愛胡爲不自竭酒云能消憂方此詎不劣

神釋

大鈞無私力萬理自森著人爲三才中豈不以我故與
君雖異物生而相依附結託善惡同安得不相語三皇
大聖人今復在何處彭祖壽永年欲留不得住老少同
一死賢愚無復數日醉或能忘將非促齡具立善常所
欣誰當爲汝譽甚念傷吾生正宜委運去縱浪大化中
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

連雨獨飲詩

運生會歸盡終古謂之然世間有松喬於今定何間故
老贈余酒乃言飲得仙試酌百情遠重觴忽忘天天豈
去此哉任真無所先雲鶴有奇翼八表須臾還自我抱
茲獨僶俛四十年形骸久已化心在復何言

飲酒詩十八首

衰榮無定在彼此更共之邵生瓜田中寧似東陵時寒
暑有代謝人道每如茲達人解其會逝將不復疑忽與
一觴酒日夕歡相持
積善云有報夷叔在西山善惡苟不應何事空立言九
十行帶索饑寒況當年不賴固窮節百世當誰傳
道喪向千載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飲但顧世間名所
以貴我身豈不在一生一生復能幾倏如流電驚鼎鼎
百年內持此欲何成
棲棲失群鳥日暮猶獨飛徘徊無定止夜夜聲轉悲厲
響思清遠去來何依依自值孤生松斂翮遙來歸勁風
無榮木此蔭獨不衰託身已得所千載不相違

行止千萬端誰知非與是是非苟相形雷同共譽毀三
季多此事達士似不爾咄咄俗中惡且當從黃綺
青松在東園衆草沒其姿凝霜殄異類卓然見高枝連
林人不覺獨樹衆乃奇提壺挂寒柯遠望時復為吾生
夢幻間何事紲塵羈
清晨聞叩門倒裳往自開問子為誰歟田父有好懷壺
漿遠見候疑我與時乖襤縷茅簷下未足為高棲一世
皆尚同願君汨其泥深感父老言禀氣寡所諧紆轡誠
可學違己詎非迷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
在昔曾遠遊直至東海隅道路迥且長風波阻中塗此
行誰使然似為饑所驅傾身營一飽少許便有餘恐此

非名計息駕歸閒居
顏生稱為仁榮公言有道屢空不獲年長饑至于老雖
留身後名一生亦枯槁死去何所知稱心固為好客養
千金軀臨化消其寶裸葬何必惡人當解意表
長公曾一仕壯節忽失時杜門不復出終身與世辭仲
理歸大澤高風始在茲一往便當已何為復狐疑去去
當奚道世俗久相欺擺落悠悠談請從余所之
有客常同止趣捨邈異境一士長獨醉一夫終年醒醒
醉還相笑發言各不領規規一何愚兀傲差若穎寄言
酣中客日沒燭當秉
故人賞我趣挈壺相與至班荊坐松下數斟已復醉父

老雜亂言觴酌失行次不覺知有我安知物為貴悠悠
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貧居乏人工灌木荒余宅班班有翔鳥寂寂無行迹宇
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歲月相催逼鬢邊早已白若不
委窮達素抱深可惜
少年罕人事遊好在六經行行向不惑淹留遂無成竟
抱固窮節饑寒飽所更敝廬交悲風荒草沒前庭披褐
守長夜晨雞不肯鳴孟公不在茲終以翳吾情
幽蘭生前庭含薰待清風清風脫然至見別蕭艾中行
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覺悟當念還鳥盡廢良弓
子雲性嗜酒家貧無由得時賴好事人載醪祛所惑觴

來爲之盡是諮無不塞有時不肯言豈不在伐國仁者
用其心何嘗失顯默
疇昔苦長饑投耒去學仕將養不得節凍餒固纏已是
時向立年志意多所耻遂盡介然分終死歸田里冉冉
星氣流亭亭復一紀世路廓悠悠楊朱所以止雖無揮
金事濁酒聊可恃
羲農去我久舉世少復眞汲汲魯中叟彌縫使其淳鳳
鳥雖不至禮樂暫得新洙泗輟微響漂流逮狂秦詩書
復何罪一朝成灰塵區區諸老翁爲事誠殷勤如何絶
世下六籍無一親終日馳車走不見所問津若復不快
飲空負頭上巾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

述酒詩

重離照南陸鳴鳥聲相聞秋草雖未黃融風久已分素
礫皛脩渚南嶽無餘雲豫章抗高門重華固靈墳流淚
抱中歎傾耳聽司晨神州獻嘉粟西靈爲我馴諸梁董
師旅芊勝喪其身山陽歸下國成名猶不勤卜生善斯
牧安樂不爲君平王去舊京峽中納遺薰雙陵甫云育
三趾顯奇文王子愛清吹日中翔河汾朱公練九齒閑
居離世紛峩峩西嶺内偃息常所親天容自永固彭殤
非等倫

種桑詩 謝靈運

詩人陳條柯亦有美攘剔前脩爲誰故後事資紡績常
佩智方誡愧微富教益浮陽鶩嘉月藝桑迨閒隙疎欄
發近郛長行達廣埸曠流始毖泉湎塗猶跬跡俾此將
長成慰我海外役

雜擬

擬古 魏 何晏平叔

雙鶴比翼遊群飛戲太清常恐天網羅憂禍一旦并豈
若集五湖順流唼浮萍逍遙放志意何爲怵惕驚

擬古八首 陶潛

榮榮窗下蘭密密堂前柳初與君別時不謂行當久出
門萬里客中道逢嘉友未言心相醉不在接杯酒蘭枯
柳亦衰遂令此言負多謝諸少年相知不忠厚意氣傾
人命離隔復何有

辭家夙嚴駕當往志無終問君今何行非商復非戎聞
有田子春節義爲士雄斯人久已死鄉里習其風生有
高世名既沒傳無窮不學狂馳子直在百年中
仲春遘時雨始雷發東隅衆蟄各潛駭草木從橫舒翩
翩新來燕雙雙入我廬先巢故尚在相將還舊居自從
分別來門庭日荒蕪我心固匪石君情定何如
迢迢百尺樓分明望四荒暮作歸雲宅朝爲飛鳥堂山
河滿目中平原獨茫茫古時功名士慷慨爭此場一旦
百歲後相與還北邙松柏爲人伐高墳互低昂頹基無
遺主遊魂在何方榮華誠足貴亦復可憐傷

東方有一士被服常不完三旬九遇食十年著一冠辛
勤無此比常有好容顏我欲觀其人晨去越河關青松
夾路生白雲宿簷端知我故來意取琴為我彈上弦驚
別鶴下弦操孤鸞願留就君住從今至歲寒弦與絃同
蒼蒼谷中樹冬夏常如茲年年見霜雪誰謂不知時厭
聞世上語結友到臨淄稷下多談士指彼決吾疑裝束
既有日已與家人辭行行停出門還坐更自思不怨道
里長但畏人我欺萬一不合意永為世笑之伊懷難具
道為君作此詩
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誰言行遊近張掖至幽州飢
食首陽薇渴飲易水流不見相知人惟見古時丘路邊

兩高墳伯牙與莊周此士難再得吾行欲何求
種桑長江邊三年望當採枝條始欲茂忽值山河改柯
葉自摧折根株浮滄海春蠶既無食寒衣欲誰待本不
值高原今日復何悔

華林園效柏梁體詩　宋武帝

九宮盛事予旒纊宋孝武帝三輔務根誠難亮揚州刺史江夏王臣義恭
策拙枌鄉慚恩望南徐州刺史竟陵王臣誕折衝莫效與民謗領軍將軍臣元
景侍禁衛儲恩踰量太子右衛率臣暢呂謬叨寵九流曠吏部尚書謝
莊喉脣廢職方思讓侍中臣偃明筆直繩天威諒御史中丞臣顏師伯

學劉公幹體　鮑照四首

白日正中時天下共光明北園有細草當晝正含霜乘
柴頓如此何用獨芬芳抽琴為爾聲弦斷不成章

擬阮公夜中不能寐

漏分不能臥酌酒亂繁憂惠氣湯夜清素景緣隙流鳴
鶴時一聞千里絕無儔佇立為誰久寂寞空自愁

學陶公體

長憂非生意短願不須多但使樽酒滿朋舊數相過秋
風七八月清露潤綺羅蘭蒙當戶坐歎息望天河保此
無傾動寧復滯風波

擬古

幽并重騎射少年好馳逐氈帶佩雙鞬象弧插雕服獸
肥春草短飛鞚越平陸朝遊鴈門上暮還樓煩宿石梁

有餘勁驚雀無全目漢虜方未和邊城累翻覆留我一
白羽將以分虎竹

擬客從遠方來　宋鮑令暉

客從遠方來贈我漆鳴琴木有相思文絃有別離音終
身執此調歲寒不改心願作陽春曲宮商長相尋

清晨殿劾栢梁體聯句　梁武帝

居中負扆寄纓紱帝言慚輻湊政無術新安太守任昉至德無
垠愧違弼侍中徐勉燮贊京河豈微物丹陽尹王瑩竊侍兩宮慙
樞密黃門侍郎柳惔清通簡要臣豈汨吏部郎中謝覽出入帷扆濫榮
秩侍中張卷復道龍樓歌楙實太子中庶子王峻空班獨坐慙羊質
御史中丞陸杲嗣以書記臣敢匹右軍主簿陸倕叨參和鼎講畫一司徒

射劉蕭洽咢味參和臣多匱司徒左西屬江皆

效古　沈約二首

可憐桂樹枝單雄憶故雌歲暮異棲宿春至猶別離山河隔長路路遠絕容儀豈云無我匹寸心終不移

戲作謝惠連

雜蓝映南庭庭中光景媚可憐枝上花早得春風意春風復有情拂慢且開楹盈盈開碧煙拂幔復垂簾偏使紅花散飄揚落眼前眼亦多無況參差鬱相望珠繩翡翠帷綺幕芙蓉帳香煙出闈裏落月斜階上日影去遲遲節花成在兹桃枝紅若點柳葉亂如絲絲條轉暮光影落暮光長春燕雙雙舞春心處處揚酒蕭心聊足當枝愁不忘

效阮公體三首　江淹

夏后乘兩龍高會在帝臺榮光河雒出白雲蒼梧來侍御多賢聖升降有群才四時有變化盛明不徘徊高陽邈已遠竚立誰語哉

昔余登大梁西南望洪河時寒原野曠風急霜露多仲冬正慘切日月少光華落葉縱橫起飛鳥時相過搔首廣川陰懷歸思如何嘗願反初服閑步潁水阿

從軍出隴北長望陰山雲涇渭各異流恩情於此分故人贈寶劍鏤以瑶草文一言鳳獨立再說鸞無群何得晨風起悠哉凌翠氛黃鵠去千里垂涕為報君

廣文選卷第十五
廣文選卷二十五　二十五

廣文選卷第十六

騷上

九歌 五首

楚屈原平 十五首

大司命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令飄風兮先驅使凍雨兮灑塵君廻翔兮以下踰空桑兮從女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高飛兮安翔乘清氣兮御陰陽吾與君兮齊速導帝之兮九坑靈衣兮被被玉佩兮陸離一陰兮一陽衆莫知兮余所爲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愈疏乘龍兮轔轔高駝兮冲天結桂枝兮延竚羌愈思兮愁人愁人兮柰何願若今兮無虧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爲

東君

暾將出兮東方照吾檻兮扶桑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長太息兮將上心低佪兮顧懷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緪瑟兮交鼓簫鐘兮瑤簴鳴篪吹竽思靈保兮賢姱翾飛兮翠曾同翾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靈之來兮蔽日青雲衣兮白霓裳舉長矢兮射天狼操余弧兮反淪降援北斗兮酌桂漿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東行

河伯

與女同汝下遊兮九河衝風起兮橫波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日將暮兮悵忘歸惟極浦兮寤懷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靈何爲兮水中乘白黿兮逐文魚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子交手兮東行送美人兮南浦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

國殤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旌蔽日兮敵若雲矢交墜兮士爭先凌余陣兮躐余行左驂殪兮右刃傷霾兩輪兮縶四馬援玉枹兮擊鳴鼓天時懟兮威靈怒嚴殺盡兮棄原野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遠帶長劍兮挾秦弓首雖離兮心不懲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

禮魂

成禮兮會鼓傳芭兮代舞姱女倡兮容與春蘭兮秋鞠長無絕兮終古

九章 九首

惜誦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竭忠誠而事君兮反離群而贅肬忘儇媚以背衆兮待明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迹兮情

與貌其不變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也專惟君而無他兮又衆兆之所讐也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忠何辜以遇罰兮亦非余之所志也行不群以顛越兮又衆兆之所咍也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也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也心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願陳志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余聞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瞀之忳忳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

無旁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懲熱羹而吹韲兮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為此伴也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為此援也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婞直而不豫兮鮌功用而不就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矰弋機而在上兮罻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欲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女何之欲橫奔而失路兮蓋堅志而不忍背膺牉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擣木蘭以矯蕙兮糳申椒以為糧播江離

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為糗芳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撟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

哀郢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吾以行發郢都而去閭兮怊荒忽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順風波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為客淩陽侯之氾濫兮忽翺翔之焉薄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

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當陵陽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為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開通一作兮蹇侘傺而含慼外承歡之汋音綽約兮諶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妒被離而鄣之彼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衆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偽名憎慍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忼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亂

曰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烏飛返故鄉兮狐
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抽思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
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惟蓀
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慢慢願搖起而橫奔兮覽民尤以
自鎮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昔君與我成言
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憍
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脩姱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爲
余而造怒願承閒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
冀進兮心怛傷之憺憺茲歷情以陳辭兮蓀佯聾而不

聞固切人之不媚兮衆果以我爲患初吾所陳之耿著
兮豈不至今其庸亡何獨樂斯之謇謇兮願蓀美之可
完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咸以爲儀夫何極而不至兮
故遠聞而難虧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
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少歌曰與美人之抽思兮并
日夜而無正憍吾以其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倡曰有
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牉判獨處此異域既
惸獨而不群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卓遠而日忘兮願
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太息望孟夏
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
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未
得兮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
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亂曰長瀨湍
流泝（沸一作）江潭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軫石崴（音隗）嵬
蹇吾願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低佪夷猶宿北姑兮煩
冤瞀容實沛徂兮愁歎苦神靈遙思兮路遠處幽又無
良媒兮道思作頌聊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

思美人

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蹇
蹇之煩冤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沉菀（同鬱）
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
辭兮羌迅高而難當高辛之靈盛兮遭玄鳥而致詒欲

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
心猶未化寧隱閔而壽考兮何變易之可爲知前轍之
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勒
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爲我操之遷逡次而勿驅兮聊假
日以須旹指嶓冢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爲期開春發歲
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
擥大薄之芳茝兮搴長州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人兮吾
誰與玩此芳草解萹薄與雜菜兮備以爲交佩佩繽紛
以繚轉兮遂萎絕而離異吾且儃佪以娛憂兮觀南人
之變態竊快中心兮揚厥憑而不竢芳與澤其雜糅兮
羌芳華自中出紛郁郁其遠承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

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令薜荔以為理兮憚舉趾
緣木因芙蓉而為媒兮憚褰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說兮
入下吾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廣遂前
畫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
暮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懷沙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汨徂南土眴同瞬兮
杳杳孔靜幽默鬱結紆軫兮離慜而長鞠撫情効志兮
俛屈以自抑刓方以為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
子所鄙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內厚質正兮大人所盛
巧倕不斲兮孰察其撥正玄文處幽兮矇瞍謂之不章

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變白而為黑兮倒上以為下
鳳皇在笯音奴兮鷄鶩翔舞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
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任重載盛兮陷滯
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邑犬群吠兮吠所怪
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文質疏內同訥兮衆不知余之
異采材樸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
為豐重華不可遌兮孰知余之從容古固有不並兮豈
知其何故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懲違改忿兮抑心而
自強離慜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進路北次兮日昧昧
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亂曰浩浩沅湘分
汩兮修路幽蔽道遠忽兮懷質抱情獨無匹兮伯樂既
沒驥焉程兮人生稟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
懼兮曾傷爰哀永嘆喟兮世溷濁莫吾知人心不可謂
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為類兮

惜往日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明
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同嬉秘密
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心純龐而不泄兮遭讒人
而嫉之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澂其然否蔽晦君之聰
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
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而過之何貞臣之無罪兮被
讒謗而見尤慚光景之誠信兮身幽隱而備之臨沅湘

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沉流卒沒身而絕名兮惜壅君之
不昭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為藪幽焉舒情而抽信
兮恬死亡而不聊獨彰壅而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由聞
百里之為虜兮伊尹烹於庖廚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
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讒
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
追求封介山而為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
身兮因縞素而哭之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謾而不疑
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
申旦而別之何芳草之早殀兮微霜降而下戒諒不聰
明而蔽壅兮使讒諛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

其不可佩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
之美容兮讒妒入以自代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
不意情冤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乘騏驥而馳騁
兮無轡銜而自載乘氾泭（音敷）以下流兮無舟檝而自備
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寧溘死而流亡兮恐
禍殃之有再不畢辭而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

橘頌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
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同層）枝剡棘圓果摶兮
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内白類任道兮紛緼宜修姱
而不醜兮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

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横而不流兮閉心自
慎終不過失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并謝與長友
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
夷置以爲像兮

悲回風

悲回風之摇蕙兮心冤結而内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
有隱而先倡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
其情豈可蓋兮孰虚偽之可長鳥獸鳴以號群兮草苴
比而不芳魚葺鱗以自别兮蛟龍隱其文章故荼薺不
同畮兮蘭茝幽而獨芳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而自
貺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惑兮

竊賦詩之所明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若椒以自處增歔
欷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凄凄兮思不眠
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周
流兮聊逍遥以自恃傷太息之愍憐兮氣於邑而不可
止糺思心以爲纕兮編愁苦以爲膺折若木以蔽光兮
隨飄風之所仍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撫佩
衽以案志兮超惘惘而遂行歲曶曶（同忽）其若頹兮旹亦
冉冉而將至薠蘅槁而節離兮芳以歇而不比憐思
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可聊寧溘死而流亡兮不
忍此心之常愁孤子唫而抆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
思而不隱兮昭彭咸之所聞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

之默默入景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愁鬱鬱之
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心鞿羈而不開兮氣繚轉而
自締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
兮物有純而不可爲邈漫漫之不可量兮縹綿綿之不
可紆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娱凌大波而流
風兮託彭咸之所居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
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儵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凉兮漱
凝霜之雰雰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馮（平音）崑
崙以瞰霧兮隱岷山以清江憚涌湍之磕磕（音）兮聽波
聲之洶洶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
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遥遥其左

右汜濇濇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悐悐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

涉江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珮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兮瑤

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吾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將濟乎江湘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皋邸余車兮方林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而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朝發枉陼兮夕宿辰陽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入漵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其承宇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以從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忠不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葅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

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將重昏而終身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不當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

遠遊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遭沈濁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烱烱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步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怳而永懷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神儵忽而不返兮形枯槁而獨留內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

所由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為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真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僊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奇傅說之託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群而遁逸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髣髴以遙見兮精皎皎以往來超氛埃而淑郵兮終不反其故都免衆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曅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零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兮晨向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程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飡六氣

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内兮其大無垠無淈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兮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玉色頩音姘以脕音晚顏兮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汋約兮神要眇以淫放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寞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命天閽其開關

兮排閶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問太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閭屯余車之萬乘兮紛容與而並馳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逶蛇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燿服偃蹇以低昂兮驂連蜷以驕驁騎膠葛以雜亂兮班漫衍而方行撰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歷太皓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啓路陽杲杲其未光兮凌天地以徑度風伯爲余先驅兮氛埃辟而清涼鳳凰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攬彗星以爲旍兮舉斗柄以爲麾叛陸離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時曖曃其曭莽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衆神以

並轂路曼曼其脩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待兮右雷公以爲衛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担同撟撟内欣欣而自美兮聊媮娛以自樂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思舊故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汎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以自弭指炎神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罔瀁而自浮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迎宓妃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玄螭蟲象並出進兮形蟉虯而逶迤雌蜺便娟以增撓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逝以徘徊舒并節以馳騖兮逴絕垠乎寒門軼

迅風於清源兮從顓頊乎增冰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間維以反顧召黔嬴而見之兮爲余先乎平路經營四荒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超無爲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爲鄰

九辯 四首　　宋玉

霜露慘悽而交下兮心尚幸其弗濟霰雪雰糅其增加兮乃知遭命之將至願徼幸而有待兮泊莽莽兮與埜草同死願自直而徑往兮路壅絕而不通欲循道而平驅兮又未知其所從然中路而迷惑兮自厭按而學誦性愚陋以褊淺兮信未達乎從容竊美申包胥之氣

感兮悲時世之不同何時俗之工巧兮滅規榘而改鑿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處濁世而顯榮兮非余心之所樂與其無義而有名兮寧窮處而守高食不媮而爲飽兮衣不苟而爲温竊慕詩人之遺風兮願託志乎素餐蹇充倔而無端兮泊莽莽而無垠無衣裘以禦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見乎陽春

靚杪秋之遥夜兮心繚悷而有哀春秋逴逴而日高兮然惆悵而自悲四時遞來而卒歲兮陰陽不可與儷偕白日晼晚其將入兮明月銷鑠而減毁歲忽忽而遒盡兮老冉冉而愈弛心摇悦而日幸兮然怊悵而無冀中憯惻之悽愴兮長太息而增欷年洋洋以日往兮老嵺

廓而無處事亹亹而覬進兮蹇淹留而躊躇

何氾濫之浮雲兮猋壅蔽此明月忠昭昭而願見兮然霠曀而莫達願皓日之顯行兮雲濛濛而蔽之竊不自料而願忠兮或黕點而汙之堯舜之抗行兮瞭冥冥而薄天何險巇之嫉妬兮被以不慈之僞名彼日月之照明兮尚黯黮而有瑕何況一國之事兮亦多端而膠加被荷裯之晏晏兮然潢洋而不可帶既驕美而伐武兮負左右之耿介憎愠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慷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農夫輟耕而容與兮恐田野之蕪穢事綿綿而多私兮竊悼後之危敗世雷同而炫曜兮何毁譽之昧昧今修飾而窺鏡兮後尚可以竄藏願寄言夫流星兮羌倏忽而難當卒壅蔽此浮雲兮下暗漠而無光

堯舜皆有所舉任兮故高枕而自適諒無怨於天下兮心焉取此怵惕乘騏驥之瀏瀏兮馭安用夫强策諒城郭之不足恃兮雖重介之何益邅翼翼而無終兮忳惛惛而愁約生天地之若過兮功不成而無効願沈滯而無見兮尚欲布名乎天下然潢洋而不遇兮直怐(音遘)愗而自苦莽洋洋而無極兮忽翱翔之焉薄國有驥而不知乘兮焉皇皇而更索甯戚謳於車下兮桓公聞而知之無伯樂之善相兮今誰使乎譽之罔流涕以聊慮兮惟著意而得之紛純純之願忠兮妬被離而鄣之

願賜不肖之軀而別離兮放遊志乎雲中乘精氣之摶摶兮騖諸神之湛湛驂白霓之習習兮歷羣靈之豐豐左朱雀之茇茇兮右蒼龍之躍躍屬雷師之闐闐兮通飛廉之衙衙前輕輬之鏘鏘兮後輜乘之從從載雲旗之委蛇兮扈屯騎之容容計專專之不可化兮願遂推而爲臧賴皇天之厚德兮還及君之無恙

廣文選卷第十六

騷中

大招　楚景差

青春受謝白日昭只春氣奮發萬物遽只冥淩浹行魂
無逃只魂魄歸徠無遠遙只魂乎歸徠無東無西無南
無北只東有大海溺水浟浟只螭龍並流上下悠悠只
霧雨淫淫白皓膠只魂乎無東湯谷宲只魂乎無南
有炎火千里蝮蛇蜒只山林險隘虎豹蜿只鰅鱅短狐
王虺騫只魂乎無南蜮傷躬只魂乎無西西方流沙
漭洋洋只豕首縱目被髮鬤只長爪踞牙誒笑狂只
魂乎無西多害傷只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逴龍赩只代

水不可涉深不可測只天白顥顥寒凝凝只魂乎無往
盈北極只魂魄歸徠閒以靜只自恣荊楚安以定只逞
志究欲心意安只窮身永樂年壽延只魂乎歸徠樂不
可言只五穀六仞設菰粱只鼎臑盈望和致芳只內鶬
鴿鵠味豺羹只魂乎歸徠恣所嘗只鮮蠵甘雞和楚
酪只醢豚苦狗膾苴蓴只吳酸蒿蔞不沾薄只魂兮歸
徠恣所擇只炙鴰烝鳧煔鶉陳只煎鰿臛雀遽爽
存只魂乎歸徠麗以先只四酎并孰不澀嗌只清馨
凍飲不歠役只吳醴白糵和楚瀝只魂乎歸徠不遽惕
只代秦鄭衛鳴竽張只伏戲駕辯楚勞商只謳和揚阿
趙簫倡只魂乎歸徠定空桑只二八接舞投詩賦只叩

調磬娛人亂只四上競氣極聲變只魂乎歸徠聽歌
譔只朱脣皓齒嫭以姱只比德好閒習以都只豐肉微
骨調以娛只魂乎歸徠安以舒只嫮目宜笑蛾眉曼只
容則秀雅穉朱顏只魂乎歸徠靜以安只姱脩滂浩麗
以佳只曾頰倚耳曲眉規只滂心綽態姣麗施只小腰
秀頸若鮮卑只魂乎歸徠思怨移只易中和心以動作
只粉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面善留客只魂乎歸徠
以娛昔只青色直眉美目媔只靨輔奇牙宜笑嗎只豐
肉微骨體便娟只魂乎歸徠恣所便只夏屋廣大沙
堂秀只南房小壇觀絕霤只曲屋步壛宜擾畜只騰駕
步遊獵春囿只瓊轂錯衡英華假只茝蘭桂樹鬱彌路

只魂乎歸徠恣志慮只孔雀盈園畜鸞皇只鵾鴻羣晨
雜鶖鶬只鴻鵠代遊曼鷫鷞只魂乎歸徠鳳皇翔只曼
澤怡面血氣盛只永宜厥身保壽命只室家盈庭爵祿
盛只魂乎歸徠居室定只接徑千里出若雲只三圭重
侯聽類神只察篤夭隱孤寡存只魂兮歸徠正始昆只
田邑千畛人阜昌只美冒衆流德澤章只先威後文善
美明只魂乎歸徠賞罰當只名聲若日照四海只德譽
配天萬民理只北至幽陵南交阯只西薄羊腸東窮海
只魂乎歸徠尚賢士只發政獻行禁苛暴只舉傑壓陛
誅譏罷只直贏在位近禹麾只豪傑執政流澤施只魂
乎徠歸國家爲只雄雄赫赫天德明只三公穆穆登降

堂只諸侯畢極立九卿只昭質既設大侯張只執弓挾
矢揖辭讓只魂乎徠歸尚三王只

惜誓　賈誼

惜余年老而日衰兮歲忽忽而不反登蒼天而高舉兮
歷衆山而日遠觀江河之紆曲兮離四海之霑濡攀北
極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虛飛朱鳥使先驅兮駕太一
之象輿蒼龍蚴虬於左驂兮白虎騁而爲右騑建日月
以爲蓋兮載玉女於後車馳騖於杳冥之中兮休息虖
崑崙之墟樂窮極而不猒兮願從容虖神明涉丹水而
馳騁兮右大夏之遺風黃鵠之一舉兮知山川之紆曲
再舉兮睹天地之圜方臨中國之衆人兮託回飈乎尚

羊乃至少原之壄兮赤松王喬皆在旁二子擁瑟而調
均兮余因稱乎清商澹然而自樂兮吸衆氣而翺翔念
我長生而久僊兮不如反余之故鄉黃鵠後時而寄處
兮鴟梟群而制之神龍失水而陸居兮爲螻蟻之所裁
夫黃鵠神龍猶如此兮况賢者之逢亂世哉壽冉冉而
日衰兮固儃回而不息俗流從而不止兮衆枉聚而矯
直或偷合而苟進兮或隱居而深藏苦稱量之不審兮
同權槩而就衡或推迻移而苟容兮或直言之諤諤傷
誠是之不察兮幷紉茅絲以爲索方世俗之幽昏兮眩
白黑之美惡放山淵之龜玉兮相與貴夫礫石梅伯
數諫而至醢兮來革順志而用國悲仁人之盡節兮反

小人之所賊比干忠諫而剖心兮箕子被髮而佯狂水
背流而源竭兮木去根而不長非重軀以慮難兮惜傷
身之無功已矣哉獨不見夫鸞鳳之高翔兮乃集太皇
之野循四極而回周兮見盛德而後下彼聖人之神德
兮遠濁世而自藏使麒麟可得羈而係兮又何以異虖
犬羊

七諫　東方朔七首

平生於國兮長於原壄言語訥譅兮又無彊輔淺智褊
能兮聞見又寡數言便事兮見怨門下王不察其長利
兮卒見棄乎原壄伏念思過兮無可改者群衆成朋兮
上浸以惑巧佞在前兮賢者滅息堯舜聖已沒兮孰爲

忠直高山崔巍兮水流湯湯死日將至兮與麋鹿同坑
塊鞠兮當道宿舉世皆然兮余將誰告斥逐鴻鵠兮近
習鴟梟斬伐橘柚兮列樹苦桃便娟之脩竹兮寄生乎
江潭上葳蕤而防露兮下泠泠而來風孰知其不合兮
若竹柏之異心往者不可及兮來者不可待悠悠蒼天
兮莫我振理竊怨君之不寤兮吾獨死而後已

初放

惟往古之得失兮覽私微之所傷堯舜聖而慈仁兮後
世稱而弗忘齊桓失於專任兮夷吾忠而名彰晉獻惑
於孋姬兮申生孝而被殃偃王行其仁義兮荊文寤而
徐亡紂暴虐以失位兮周得佐乎呂望修往古以行恩

兮封比干之丘壟賢俊慕而自附兮日浸淫而合同明
法令而修理兮蘭芷幽而有芳苦衆人之妬予兮箕子
寤而佯狂不顧地以貪名兮心怫鬱而內傷聯蕙芷以
爲佩兮過鮑肆而失香正臣端其操行兮反離謗而見
攘世俗更而變化兮伯夷餓於首陽獨廉潔而不容兮
叔齊久而逾明浮雲陳而蔽晦兮使日月乎無光忠臣
貞而欲諫兮讒諛毀而在旁秋草榮其將實兮微霜下
而夜降商風肅而害生兮百草育而不長衆並諧以妬
賢兮孤聖特而易傷懷計謀而不見用兮巖穴處而隱
藏成功隳而不卒兮子胥死而不葬世從俗而變化兮
隨風靡而成行信直退而毀敗兮虛僞進而得當追悔

過之無及兮豈盡忠而有功廢制度而不用兮務行私
而去公終不變而死節兮惜年齒之未央將方舟而下
流兮冀幸君之發矇痛忠言之逆耳兮恨申子之沈江
願悉心之所聞兮遭值君之不聰不開寤而難道兮不
別橫之與縱聽姦臣之浮說兮絕國家之久長滅規榘
而不用兮背繩墨之正方離憂患而乃寤兮若縱火於
秋蓬業失之而不救兮尚何論乎禍凶彼離畔而朋黨
兮獨行之士其何望日漸染而不自知兮秋毫微哉而
變容衆輕積而折軸兮原咎雜而累重赴湘沅之流澌
兮恐逐波而復東懷沙礫而自沉兮不忍見君之蔽壅

沈江

世沈淖而難論兮俗岭峨而嵾嵯清泠泠而殲滅兮溷
湛湛而日多梟鴞既以成群兮玄鶴弭翼而屏移蓬艾
親入御於床第音子兮馬蘭踸踔而日加棄捐藥芷與杜
衡兮余柰世之不知芳何周道之平易兮然蕪穢而
險巇高陽無故而委塵兮唐虞點灼而毀議誰使正其
真是兮雖有八師而不可爲皇天保其高兮后土持其
久服青白以逍遙兮偏與乎玄英異色西施媞媞而不
得見兮嫫母勃屑而日侍桂蠹不知所淹留兮蓼蟲不
知徙乎葵菜處湣湣之濁世兮今安所達乎吾志意有
所載而遠逝兮固非衆人之所識驥躊躇於弊輂兮遇
孫陽而得代呂望窮困而不聊生兮遭周文而舒志甯

戚飯牛而商歌兮桓公聞而弗置路室女之方桑兮孔
子過之以自侍吾獨乖剌而無當兮心悼怵而耄思思
比干之恲恲兮哀子胥之慎事悲楚人之和氏兮獻寶
玉以爲石遇厲武之不察兮羌兩足以畢斮小人之居
勢兮視中正之何若改前聖之法度兮喜囁嚅而妄作
親讒諛而疏賢聖兮訟謂閭娵婦美爲醜惡愉近習而蔽
遠兮孰知察其黑白卒不得效其心容兮安眇眇而無
所歸薄專精爽以自明兮晦冥冥而壅蔽年既已過太
半兮然輡軻而留滯欲高飛而遠集兮恐離罔而滅敗
獨冤抑而無極兮傷精神而壽夭皇天既不純命兮余
生終無所依願自沈於江流兮絕橫流而徑逝寧爲江

海之泥塗兮安能久見此濁世

怨世

賢士窮而隱處兮廉方正而不容子胥諫而靡軀兮比干忠而剖心子推自割而飤飼君兮德日忘而怨深行明白而曰黑兮荆棘聚而成林江離棄於窮巷兮蒺藜蔓乎東廂賢者蔽而不見兮讒諛進而相朋梟鴞並進而俱鳴兮鳳皇飛而高翔願壹往而徑逝兮道壅絶而不通

怨思

居愁懃其誰告兮獨永思而憂悲內自省而不慙兮操愈堅而不衰隱三年而無決兮歲忽忽其若頹憐余身不足以卒意兮冀一見而復歸哀人事之不幸兮屬天命而委之咸池身被疾而不閒兮心沸熱其若湯冰炭不可以相並兮吾固知乎命之不長哀獨苦死之無樂兮惜余年之未央悲不反余之所居兮恨離予之故鄉鳥獸驚而失群兮猶高飛而哀鳴狐死必首丘兮夫人孰能不反其真情故人疏而日忘兮新人近而俞好莫能行於杳冥兮孰能施於無報若衆人之皆然兮乘回風而遠遊凌恒山其若陋兮聊愉娛以忘憂悲虛言之無實兮若衆口之鑠金過故鄉而一顧兮泣歔欷而霑衿厭白玉以為面兮懷琬琰以為心邪氣入而感內兮施玉色而外淫何青雲之流瀾兮微霜降之濛濛徐風

至而徘徊兮疾風過之湯湯聞南藩樂而欲往兮至會稽而且止見韓衆而宿之兮問天道之所在借浮雲以送予兮載雌霓而為旌駕青龍以馳騖兮班衍衍之冥冥忽容容其安之兮超慌忽其焉如苦衆人之難信兮願離群而遠舉登巒山而遠望兮好桂樹之冬榮觀天火之炎煬兮聽大壑之波聲引八維以自道兮含沆瀣以長生居不樂以時思兮食草木之秋實飲菌若之朝露兮構桂木而為室雜橘柚以為囿兮列新夷與椒楨鵾鶴孤而夜號兮哀居者之誠貞

自悲

哀時命之不合兮傷楚國之多憂內懷情之潔白兮遭亂世而離尤惡耿介之直行兮世溷濁而不知何君臣之相失兮上沅湘而分離測汨羅之湘水兮知時固而不反傷離散之交亂兮遂側身而既遠處玄舍之幽門兮穴巖石而窟伏從水蛟而為徒兮與神龍乎休息何山石之嶄巖兮靈魂屈而偃蹇含素水而蒙深兮日眇眇而既遠哀形體之離解兮神罔兩而無舍惟椒蘭之不反兮魂迷惑而不知路願無過之設行兮雖滅沒之自樂痛楚國之流亡兮哀靈脩之過到固時俗之溷濁兮志瞀迷而不知路念私門之正匠兮遙涉江而遠去念女嬃之嬋媛兮涕泣流乎於悒我決死而不生兮雖重追吾何及戲疾瀨之素水兮望高山之蹇產哀

高丘之赤岸兮遂沒身而不反

哀命

怨靈修之浩蕩兮夫何執操之不固悲泰山之爲隍兮孰江河之可涸願承閒而效志兮恐犯忌而干諱卒撫情以寂寞兮然怊悵而自悲玉與石其同匱兮貫魚眼與珠璣駑駿雜而不分兮服罷牛而驂驥年滔滔而日遠兮壽冉冉而愈衰心悇憛而煩冤兮蹇超搖而無冀固時俗之工巧兮滅規矩而改錯却騏驥而不乘兮策駑駘而取路當世豈無騏驥兮誠無王良之善馭見執轡者非其人兮故駒跳而遠去不量鑿而正枘兮恐矩矱之不同不論世而高舉兮恐操行之不調弧弓弛而

不張兮孰云知其所至無傾危之患難兮焉知賢士之所死俗推佞而進富兮節行張而不著賢良蔽而不群兮朋曹比而黨譽邪枉說飾而多曲兮正法弧而不公直士隱而辟匿兮讒諛登乎明堂棄彭咸之娛樂兮廢巧倕之繩墨菎蕗雜於黀蒸兮機蓬矢以射革駕蹇驢而無策兮又何路之能極以直鍼而爲釣兮又何魚之能得伯牙之絕弦兮無鍾子期而聽之和抱璞而泣血兮安得良工而剖之同音者相和兮同類者相似飛鳥號其群兮鹿鳴求其友故叩宮而宮應兮彈角而角動虎嘯而谷風至兮龍舉而景雲往音聲之相和兮言物類之相感也夫方圜之異形兮勢不可以相錯列子隱身而窮處兮世莫可以寄託衆鳥皆有行列兮鳳獨翔而無所薄經濁世而不得志兮願側身巖穴而自託欲闔口而無言兮嘗被君之厚德獨便悁而懷毒兮愁鬱鬱之焉極念三年之積思兮願壹見而陳詞不及君而騁說兮世孰可爲明之身寢疾而日愁兮情沈抑而不揚衆人莫可與論道兮悲精神之不通

謬諫

亂曰鸞皇孔鳳日以遠兮畜鳧駕鵝雞鶩滿堂壇兮鼃黽游乎華池要褭奔亡兮騰駕橐駝鉛刀進御兮遙棄太阿拔搴玄芝兮列樹芋荷橘柚萎枯兮苦李旖旎甂甌登於明堂兮周鼎潛乎深淵自古而固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

哀時命

莊忌

哀時命之不及古人兮夫何予生之不遘時往者不可扳援兮倈者不可與期志憾恨而不逞兮杼中情而屬詩夜烱烱而不寐兮懷隱憂而歷茲心鬱鬱而無告兮衆孰可與深謀欿愁悴而委惰兮老冉冉而逮之居處愁以隱約兮志沈抑而不揚道壅塞而不通兮江河廣而無梁願至崑崙之懸圃兮采鍾山之玉英擥瑤木之橝枝兮望閬風之板桐弱水汨其爲難兮路中斷而不通勢不能凌波以徑度兮又無羽翼而高翔然隱憫而不達兮獨徙倚而彷徉悵惝罔以永思兮心紆軫而增

傷倚躊躇以淹留兮日飢饉而絕糧廓抱景而獨倚兮超永思乎故鄉廓落寂而無友兮誰可與玩此遺芳白日晼晚其將入兮哀余壽之弗將車既弊而馬罷兮蹇邅徊而不能行身既不容於濁世兮不知進退之宜當冠崔嵬而切雲兮劍淋離而從横衣攝葉以儲與兮左袪挂於榑桑右衽拂於不周兮六合不足以肆行上同鑿枘於伏戲兮下合矩矱於虞唐願尊節而式高兮志猶卑夫禹湯雖知困其不改操兮終不以邪枉而害方世並舉而好朋兮壹斗斛而相量衆比周以肩迫兮賢者遠而隱藏爲鳳皇作鶉籠兮雖翕翅其不容靈皇其不寤知兮焉陳詞而効忠俗嫉妬而蔽賢兮孰知余之從容願舒志而抽馮兮庸詎知其吉凶璋珪雜於甑窐兮隴廉孋與孟娵同宮舉世以爲恒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幽獨轉而不寐兮惟煩懣而盈匈魂眇眇而馳騁兮心煩冤之忡忡志慨慨而不僖兮路幽昧而甚難塊獨守此曲隅兮然欿切而永歎愁修夜而宛轉兮氣涫瀾其若波握剞劂而不用兮操規榘而無所施騁騏驥於中庭兮焉能極夫遠道置猨狖于櫺檻兮夫何以責其捷巧駟跛鼈而上山兮吾固知其不能陞釋管晏而任臧獲兮何權衡之能稱箘簬雜於黀蒸兮機蓬矢以射革負檐荷以丈尺兮欲伸要而不可得外迫脅於機臂兮上牽聯於矰隿肩傾側而不容兮固陿腹而不得息務光自投於深淵兮不獲世之塵垢孰魁摧之可久兮願退身而窮處鑿山楹而爲室兮下被衣於水渚霧露濛濛其晨降兮雲依斐而承宇虹霓紛其朝霞兮夕淫淫而淋雨怊茫茫而無歸兮悵遠望此曠野下垂釣於谿谷兮上要求於僊者與赤松而結友兮比王僑而爲耦使梟楊山神先導兮白虎爲之前後浮雲霧而入冥兮騎白鹿而容與魂𥈭𥈭以寄獨兮汨徂往而不歸處卓卓而日遠兮志浩蕩而傷懷鸞鳳翔於蒼雲兮故矰繳而不能加蛟龍潛於旋淵兮身不挂於罔羅知貪餌而近死兮不如下游乎清波寧幽隱以遠禍兮孰侵辱之可爲子胥死而成義兮屈原沈於汨羅雖體解其不變兮豈忠信之可化志怦怦而內直兮履繩墨而不頗執權衡而無私兮稱輕重而不差摡塵垢之枉攘兮除穢累而反真形體白而質素兮中皎潔而淑清時猒飫而不用兮且隱伏而遠身聊竄端而匿迹兮嗼寂默而無聲獨便悁而煩毒兮焉發憤而紓情時曖曖其將罷兮遂悶歎而無名伯夷死於首陽兮卒夫隱而不榮太公不遇文王兮身至死而不得逞懷瑤象而佩瓊兮願陳列而無正生天墜之若過兮忽爛漫而無成邪氣襲余之形體兮疾憯怛而萌生願壹見陽春之白日兮恐不終乎永年

九懷 九首

漢王褒子淵

極運兮不中來將屈兮困窮余深愍兮慘怛願一列兮無從乘日月兮上征顧遊心兮鄗酆彌覽兮九隅彷徨兮蘭宮芷閭兮葯房奮搖兮衆芳菌閣兮蕙樓觀道兮從橫寶金兮委積美玉兮盈堂桂水兮潺湲揚流兮洋洋蓍蔡兮踊躍孔鶴兮回翔撫檻兮遠望念君兮不忘怫鬱兮莫陳永懷兮內傷

匡機

天門兮墜戶孰由兮賢者無正兮溷廁懷德兮何覩假寐兮愍斯誰可與兮寤語痛鳳兮遠逝畜鴳兮近處鯨鱏兮幽潛從蝦兮遊陼乘虯兮登陽載象兮上行朝發兮葱嶺夕至兮明光北飲兮飛泉南采兮芝英宣遊兮列宿順極兮彷徉紅采兮騂衣翠縹兮為裳舒佩兮綝纚竦余劍兮干將騰蛇兮後從飛駏兮步旁微觀兮玄圃覽察兮瑤光啟匱兮探筴悲命兮相當紉蕙兮永辭將離兮所思浮雲兮容與道余兮何之遠望兮仟眠聞雷兮闐闐陰憂兮感余惆悵兮自憐

通路

林不容兮鳴蜩余何留兮中州陶嘉月兮總駕搴玉英兮自修結榮茝兮逶逝將去烝兮遠遊徑岱土兮魏闕歷九曲兮牽牛聊假日兮相佯遺光燿兮周流望太一兮淹息紆余轡兮自休晞白日兮皎皎彌遠路兮悠悠顧列孛兮縹縹觀幽雲兮陳浮鉅寶遷兮砏磤雉咸雊兮相求泱莽莽兮究志懼吾心兮懤懤步余馬兮飛柱兮覽可與兮匹儔卒莫有兮纖介永余思兮怞怞

危俊

世溷兮冥昏違君兮歸真乘龍兮偃蹇高回翔兮上臻襲英衣兮緹䌶披華裳兮芳芬登羊角兮扶輿浮雲漠兮自娛握神精兮雍容與神人兮相胥流星墜兮成雨進瞵盼兮上丘墟覽舊邦兮滃鬱余安能兮久居志懷逝兮心懰慄紆余轡兮躊躇聞素女兮微歌聽王后兮吹竽魂悽愴兮感哀腸回回兮盤紆撫余佩兮繽紛高太息兮自憐使祝融兮先行令昭明兮開門馳六蛟兮上征竦余駕兮入冥歷九州兮索合誰可與兮終生忽反顧兮西囿覩軫丘兮崎傾橫垂涕兮泫流悲余后兮失靈

昭世

季春兮陽陽列草兮成行余悲兮蘭生委積兮從橫江離兮遺捐辛夷兮擠臧伊思兮往古亦多兮遭殃伍胥兮浮江屈子兮沉湘運余兮念茲心內兮懷傷望淮兮沛沛濱流兮則逝榜舫兮下流東注兮磕磕蛟龍兮導引文魚兮上瀨抽蒲兮陳坐援芙蕖兮為蓋水躍兮余旌繼以兮微蔡雲旗兮電騖倏忽兮容裔河伯兮開門迎余兮歡欣顧念兮舊都懷恨兮艱難竊哀兮浮萍汎淫兮無根

尋慕

秋風兮蕭蕭舒芳兮振條微霜兮眇眇病夭兮鳴蜩玄鳥兮辭歸飛翔兮靈丘望谿兮滃鬱熊羆兮呴嗥唐虞兮不存何故兮久留臨淵兮汪洋顧林兮忽荒修余兮袿衣騎霓兮南上椉同乘雲兮回回亹亹兮自強將息兮蘭皐失志兮悠悠蒶蕴兮黴黧思君兮無聊身去兮意存愴恨兮懷愁

蓄英

登九靈兮遊神靜女歌兮微晨悲皇丘兮積葛衆體錯兮交紛貞枝抑兮枯槁枉車登兮慶雲感余志兮慘慄心愴愴兮自憐駕玄螭兮北征鄕吾路兮蔥嶺連五宿兮建旄揚氣氛兮爲旌歷廣漠兮馳騖覽中國兮冥冥玄武步兮木母與吾期兮南榮登華蓋兮乘陽聊逍遙兮播光抽庫婁兮酌醴援瓟瓜兮接糧畢休息兮遠逝發王軔兮西行惟時俗兮疾正弗可久兮此方寤辟摽兮永思心怫鬱兮內傷

思忠

覽杳杳兮世惟余惆悵兮何歸傷時俗兮溷亂將奮翼兮高飛駕六龍兮連蜷建虹旌兮威夷觀中宇兮浩浩紛翼翼兮上躋浮溺水兮舒光淹低佪兮京沚屯余兮索反覩皇公兮問師道莫貴兮歸眞羨余術兮可吾乃逝兮南娭道幽路兮九疑越炎火兮萬里過

兮嶷嶷濟江海兮蟬蛻絕北梁兮永辭浮雲鬱兮晝昏霾土忽兮塺塺息陽城兮廣夏衰色罔兮中怠意曉暢兮燎寤乃息軫兮存玆思堯舜兮襲興幸咎繇兮獲謀悲九州兮靡君撫軾歎兮作詩

陶壅

悲哉于嗟兮心內切磋款冬而生兮凋彼葉柯瓦礫進寶兮捐棄隨和鉛刀厲御兮頓棄太阿驥垂兩耳兮中阪蹉跎蹇驢服駕兮無用日多修潔處幽兮貴寵沙劘鳳皇不翔兮鶉鴳飛揚乘虹驂蜺兮載雲變化焦明開路兮後屬青蛇步驟桂林兮超驤卷阿丘陵翔儛兮谿谷悲歌神章靈篇兮赴曲相和余私娛茲兮孰哉復加還顧世俗兮壞敗罔羅卷佩將逝兮涕流滂沱

株昭

亂曰皇門開兮照下土株穢除兮蘭芷覩四佞放兮後得禹聖舜攝兮昭堯緒孰能若兮願爲輔

廣文選卷第十七

騷下

九歎九首

漢劉向子政

伊伯庸之末胄兮諒皇直之屈原云余肇祖于高陽兮
惟楚懷之嬋連原生受命于貞節兮鴻永路有嘉名齊
名字於天地兮並光明於列星吸精粹而吐氛濁兮橫
邪世而不取容行扣誠而不阿兮遂見排而逢讒后聽
虛而黜實兮不吾理而順情腸憤悁而含怒兮志遷蹇
而左傾心戃慌而不我與兮躬速速而不吾親辭靈修
而隕志兮吟澤畔之江濱椒桂羅以顛覆兮有竭信而
歸誠讒夫藹藹而曼　兮曷其不舒予情始結言於廟

堂兮信中塗而叛之懷蘭蕙與衡芷兮行中壄而散之
聲哀哀而懷高丘兮心愁愁而思舊邦願承閒而自恃
兮徑淫曀而道壅顏黴黧以沮敗兮精越裂而衰耄裳
襜襜而含風兮衣納納而掩露赴江湘之湍流兮順波
湊而下降徐徘徊於山阿兮飄風來之洶洶馳余車兮
玄石步余馬兮洞庭平明發兮蒼梧夕投宿兮石城芙
蓉蓋而蓤華車兮紫貝闕而玉堂薜荔飾而陸離薦兮
魚鱗衣而白蜺裳登逢龍而下隕兮違故都之漫漫思
南郢之舊俗兮腸一夕而九運揚流波之潢潢兮體溶
溶而東回心怊悵以永思兮意晻晻而自頹白露紛
以塗塗兮秋風瀏瀏以蕭蕭身永流而不還兮魂長逝

而常愁歎曰譬彼流水紛揚磕兮波逢洶涌紛滂沛兮
揄揚滌蕩漂流隕往觸崟石兮龍邛脟圈繚戾宛轉阻
相薄兮遭紛逢凶蹇離尤兮垂文揚采遺將來兮

逢紛

靈懷其不吾知兮靈懷其不吾聞就靈懷之皇祖兮愬
靈懷之鬼神靈懷曾不吾知兮即聽夫讒人之諛辭余
辭上參於天墜兮旁引之於四時指日月使延照兮撫
招搖以質正立師曠俾端詞兮命咎繇使並聽兆出名
曰正則兮卦發字曰靈均余幼既有此鴻節兮長愈固
而彌純不從俗而詖行兮直躬指而信志不枉繩以追
曲兮屈情素以從事端余行其如玉兮述皇輿之踵跡

群阿容以晦光兮皇輿覆以幽辟輿中塗以回畔兮駟
馬驚而橫犇執組者不能制兮必折軛而摧轅斷鑣銜
以馳騖兮暮去次而敢止路蕩蕩其無人兮遂不禦乎
千里身衡陷而下沈兮不可獲而復登不顧身之卑賤
兮惜皇輿之不興出國門而端指兮方冀壹寤而錫還
哀僕夫之坎毒兮屢離憂而逢患九年之中不吾反兮
思彭咸之水遊惜師延之浮渚兮赴汨羅之長流遵曲
江之逶迤兮觸石碕而衡遊波澧澧而揚澆兮順長瀨
之濁流淩黃沱而下低兮思還流而復反玄輿馳而並
集兮身容與而日遠櫂舟航以橫濿兮濟湘流而南極
立江界而長吟兮愁哀哀而累息情慌忽以忘歸兮神

浮遊以高厲兮心蛩蛩而懷顧兮魂眷眷而獨逝歎曰余思舊邦心依違兮日暮黃昏羌幽悲兮去郢東遷余誰慕兮讒夫黨旅其以茲故兮河水淫淫情所願兮顧瞻郢路終不返兮

靈懷

惟鬱鬱之憂毒兮志坎壈而不違身憔悴而考旦兮日黃昏而長悲閔空宇之孤子兮哀枯楊之冤雛孤雌吟於高墉兮鳴鳩棲於桑榆玄蝯失於潛林兮獨偏棄而遠放征夫勞於周行兮處婦憤而長望申誠信而罔違兮情素潔於紐帛光明齊於日月兮文采耀於玉石傷壓次而不發兮思沉抑而不揚芳懿懿而終敗兮名

靡散而不彰背玉門以犇騖兮蹇離尤而干詬若龍逢之沉首兮王子比干之逢醢念社稷之幾危兮反為讎而見怨思國家之離沮兮躬獲愆而結難若青蠅之偽質兮晉驪姬之反情恐登階之逢殆兮故退伏於末庭孽子之號咷兮本朝蕪而不治犯顏色而觸諫兮反蒙辜而被疑菀蘼蕪與菌若兮漸藁本於洿瀆淹芳芷於腐井兮棄雞駭於筐簏執棠谿以刜蓬兮秉干將以割肉筐澤瀉以豹鞹兮破荊和以繼築時溷濁猶未清兮世殽亂猶未察欲容與以俟時兮懼年歲之既晏顧屈節以從流兮心鞏鞏而不夾寧浮沅而馳騁兮下江湘以邅迴歎曰山中檻檻余傷懷兮征夫皇皇其孰依兮

經營原野杳冥冥兮乘騏騁驥舒吾情兮歸骸舊邦莫誰語兮長辭遠逝乘湘去兮

離世

志隱隱而鬱怫兮愁獨哀而冤結腸紛紜以繚轉兮涕漸漸其若屑情慨慨而長懷兮信上皇而質正合五嶽與八靈兮訊九鬿與六神指列宿以白情兮訴五帝以置詞北斗為我質中兮太一為余聽之云服陰陽之正道兮御后土之中和佩蒼龍之蚴虬兮帶隱虹之逶蛇曳彗星之皓旰兮撫朱爵與鵔鸃遊清霧之颯戾兮服雲衣之披披杖玉策與朱旗兮垂明月之玄珠舉霓旌之墆翳兮建黃纁之總旄躬純粹而罔愆兮承皇考之

妙儀惜往事之不合兮橫汨羅而下厲乘隆波而南度兮逐江湘之順流赴陽侯之潢洋兮下石瀨而登洲陸魁堆以蔽視兮雲冥冥而闇前山峻高以無垠兮遂曾閎而迫身雪雰雰而薄木兮雲霏霏而隕集阜隘狹而幽險兮石嵾嵯以翳日悲故鄉而發忿兮去余邦之彌久背龍門而入河兮登大墳而望夏首橫舟航而濟湘兮耳聊啾而戃慌波淫淫而周流兮鴻溶溢而滔蕩路曼曼其無端兮周容容而無識引日月以指極兮少須臾而釋思水波遠以冥冥兮眇不睹其東西順風波以南北兮霧宵晦以紛紛日杳杳以西頹兮路長遠而窘迫欲酌醴以娛憂兮蹇騷騷而不釋歎曰飄風蓬龍埃

拂拂兮山木摧落時槁悴兮遭傾遇禍不可救兮長吟
永欷涕究究兮舒情陳詩兾以自免兮頹流下逝身日
以遠兮

怨思

悲余性之不可改兮屢懲艾而不遂隧服覺酷以殊俗
兮貌揭揭以巍巍若王僑之乘雲兮載赤霄而凌大
清欲與天地參壽兮與日月而比榮登崑崙而北首兮
悉靈圉而來謁選鬼神於太陰兮登閶闔於玄闕回朕
車俾西引兮褰虹旗於玉門馳六龍於三危兮朝四靈
於九濱結余軫於西山兮橫飛谷以南征絕都廣以直
指兮歷祝融於朱冥枉玉衡於炎火兮委兩館於咸唐

貫澒濛以東朅兮維六龍於扶桑周流覽於四海兮志
升降以高馳徵九神於回極兮建虹采以招指駕鸞鳳
以上遊兮從玄鶴與鷦鵬孔鳥飛而送迎兮騰群鶴於
瑤光排帝宮與羅囿兮升懸圃以眩滅結瓊枝以雜佩
兮立長庚以繼日淩驚雷以軼駭電兮綴鬼谷於北辰
鞭風伯使先驅兮囚靈玄於虞淵愬高風以徘徊兮覽
周流於朔方就顓頊而敶詞兮考玄冥於空桑旋車逝
於崇山兮奏虞舜於蒼梧濟楊舟於會稽兮就申胥於
五湖見南郢之流風兮殞余躬於沅湘望舊邦之黯黮
兮時溷濁猶未央懷蘭茝之芬芳兮妬被離而折之張
絳帷以襜襜兮風邑邑而蔽之日暾暾其西舍兮陽焱

炎而復顧聊假日以須臾兮何驕驕而自故歎曰譬彼
蛟龍乘雲浮兮汎淫澒溶紛若霧兮潺湲轇轕雷動電
發馺高舉兮升虛淩冥沛濁浮清入帝宮兮搖翹奮羽
馳風騁雨遊無窮兮

遠逝

覽屈氏之離騷兮心哀哀而怫鬱聲噭噭以寂寥兮顧
僕夫之憔悴撥諂諛而匡邪兮切淟涊之流俗盪渨涹
之姦咎兮夷蠢蠢之溷濁懷芬香而挾蕙兮佩江離之
菲菲握申椒與杜若兮冠浮雲之峩峩登長陵而四望
兮覽芷圃之蠡蠡遊蘭皋與蕙林兮睨玉石之嵾嵯揚
精華以眩燿兮芳鬱渥而純美結桂樹之旖旎兮紉荃

蕙與辛夷芳若茲而不御兮捐林薄而菀死驅子僑之
犇走兮申徒狄之赴淵若由夷之純美兮介子推之隱
山晉申生之離殃兮荊和氏之泣血吳子胥之抉眼兮
王子比干之橫廢欲卑身而下體兮心隱惻而不置方
圜殊而不合兮鉤繩用而異態欲竢時於須臾兮日陰
曀其將暮時遲遲其日進兮年忽忽而日度妄周容而
入世兮內距閉而不開竢時風之清激兮愈氛霧其如
塺進雄鳩之耿耿兮讒紛紛而蔽之默順風以偃仰兮
尚由由而進之心憚悢以冤結兮情舛錯以曼憂搴薜
荔於山野兮采撚支於中州望高丘而歎涕兮悲吸吸
而長懷孰契契而委棟兮日晻晻而下頹歎曰沺沺江

淈長流汩兮挑揄揚汰盪迅疾兮憂心展轉愁怫鬱兮冤結未舒長隱忿兮丁時逢殃孰可柰何兮勞心悁悁涕滂沲兮

惜賢

悲余心之悁悁兮哀故邦之逢殃辭九年而不復兮獨焭焭而南行思余俗之流風兮心紛錯而不受遵壄莽以呼風兮步從容於山藪巡陸夷之曲衍兮幽空虛以寂寞倚石巖以流涕兮憂憔悴而無樂登巑岏以長企兮望南郢而闚之山修遠其遼遼兮塗漫漫其無時聽玄鶴之晨鳴兮于高岡之峨峨獨憤積而哀娛兮翔江洲而安歌三鳥飛以自南兮覽其志而欲北願寄言於三鳥兮去飄疾而不可得欲遷志而改操兮心紛結而未離外彷徨而遊覽兮內惻隱而含哀聊須臾以時忘兮心漸漸其煩錯願假簧以舒憂兮志紆鬱其難釋歎離騷以揚意兮猶未殫於九章長噓吸以於悒兮涕橫集而成行傷明珠之赴泥兮魚眼璣之堅藏同駑贏與乘駔兮雜班駁與闒茸葛藟虆於桂樹兮鴟鴞集於木蘭偓促談於廊廟兮律魁放乎山閒惡虞氏之簫韶兮好遺風之激楚潛周鼎於江淮兮爨土鬵於中宇且人心之有舊兮而不可保長邅彼南道兮以征夫宵行思念郢路兮還顧眷眷涕流交集兮泣下漣漣歎曰登山長望中心悲兮菀彼青青泣如頹兮留思北顧涕漸漸兮折銳摧矜凝氾濫兮念我煢煢魂誰求兮僕夫慌悴散若流兮

憂苦

昔皇考之嘉志兮喜登能而亮賢情純潔而罔薉兮姿盛質而無愆放佞人與諂諛兮斥讒夫與便嬖親忠正之悃誠兮招貞良與明智心溶溶其不可量兮情澹澹其若淵回邪辟而不能入兮誠願藏而不可遷逐下袟於後堂兮迎宓妃於伊雒刜讒賊於中廇兮選呂管於榛薄叢林之下無怨士兮江河之畔無隱夫三苗之徒以放逐兮伊皋之倫以充廬今反表以為裏兮顛裳以為衣戚宋萬於兩楹兮廢周邵於遐夷卻騏驥以轉運兮騰驢贏以馳逐蔡女黜而出帷兮戎婦入而綵繡服慶忌囚於阱室兮陳不占戰而赴圍破伯牙之號鍾兮挾人箏而彈緯藏瑉石於金匱兮捐赤瑾於中庭韓信蒙於介胄兮行夫將而攻城莞芎棄於澤洲兮瓟瓠蠡於筐簏麒麟奔於九皋兮熊羆群而逸囿折芳枝與瓊華兮樹枳棘與薪柴掘荃蕙與射干兮耘藜藿與蘘荷惜今世其何殊兮遠近思而不同或沉淪其無所達兮或清激其無所通哀余生之不當兮獨蒙毒而逢尤雖謇謇以申志兮君乖差而屏之誠惜芳之菲菲兮反以茲為腐也懷椒聊之蔎蔎兮乃逢紛以罹詬歎曰嘉皇既歿終不返兮山中幽險郢路遠兮讒人譖譖孰

怨兮征夫罔極誰可語兮行唫累欷聲喟喟兮懷憂含戚何侘傺兮

愍命

冥冥深林兮樹木鬱鬱山參差以嶄巖兮阜杳杳以蔽日悲吾心之悄悄兮目眇眇而遺泣風騷屑以搖木兮雲吸吸以湫戾悲余生之無歡兮愁倥傯於山陸旦徘徊於長阪兮夕彷徨而獨宿髮披披以鬤鬤兮躬劬勞而瘏悴魂俇俇而南行兮泣霑襟而濡袂心嬋媛而我告兮口噤閉而不言違郢都之舊閭兮回湘沅而遠遷念余邦之橫陷兮宗鬼神之無次閔先嗣之中絕兮心惶惑而自悲聊浮遊於山陿兮步周流於江畔臨深水而長嘯兮且倘佯而氾覩興[illegible]之徽文兮冀靈修之壹悟還余車於南郢兮復往[illegible]古道修遠其難遷兮傷余心之不能已背三五之[illegible]兮絕洪範之辟紀播規矩以背度兮錯權衡而任意操繩墨而放棄兮傾容幸而侍側甘棠枯於豐草兮藜棘樹於中庭西施斥於北宮兮仳倠倚於彌楹烏獲戚而驂乘兮燕公操於馬圉蒯聵登於清府兮咎繇棄於壄外蓋見茲以永歎兮欲登階而狐疑乘白水而高鶩兮因徙弛而長詞歎曰倘佯壚阪沼水深兮容與漢渚涕淫淫兮鍾牙已死誰為聲兮纖阿不遇焉舒情兮曾哀悽欷心離離兮還顧高丘泣如灑兮

反騷　　揚雄

有周氏之蟬嫣兮或鼻祖於汾隅靈宗初諜伯僑兮流於末之揚侯淑周楚之豐烈兮超既離虖皇波因江潭而淮記兮欽弔楚之湘纍惟天軌之不辟兮何純絜而離紛紛纍以其淟涊兮暗纍以其繽紛漢十世之陽朔兮招搖紀于周正正皇天之清則兮度后土之方貞圖纍承彼洪族兮又覽纍之昌辭帶鉤矩而佩衡兮履欃槍以為綦素初貯厥麗服兮何文肆而質䵣音戒資娵娃之珍髢兮鬻九戎而索賴鳳皇翔於蓬陼兮豈鴐鵝之能捷騁驊騮以曲艱兮驢騾連蹇而齊足枳棘之榛榛兮蝯貁擬而不敢下靈修既信椒蘭之唼佞兮吾纍忽焉而不早睹衿芰茄之綠衣兮被夫容之朱裳芳酷烈而莫聞兮不如襞而幽之離房閨中容競淖約兮相態以麗佳知眾嫭之嫉妒兮何必颺纍之蛾眉懿神龍之淵潛兮俟慶雲而將舉亡春風之被披同兮孰焉知龍之所處愍吾纍之眾芬兮颺爆爆之芳苓遭季夏之凝霜兮慶夭顇而喪榮橫江湘以南淮兮云走乎彼蒼吾馳江潭之泛溢兮將折衷乎重華舒中情之煩或兮恐重華之不纍與陵陽侯之素波兮豈吾纍之獨見許精瓊靡與秋菊兮將以延夫天年臨汨羅而自隕兮恐日薄於西山解扶桑之總轡兮縱令之遂奔馳鸞皇騰而不屬兮豈獨飛廉與雲師卷薜芷與若蕙兮臨湘淵

而投之梘杌大東申椒與菌桂兮赴江湖而漚之費椒稰以要神兮又勤索彼瓊茅違靈氛而不從兮反湛身於江皐纍既抇孑古擧夫傅說兮奚不信而遂行徒恐鶗鴂之將鳴兮顧先百草爲不芳初纍棄彼虙妃兮更思瑤臺之逸女抨荏鴆以作媒兮何百離而曾不壹耦乘雲蜺之旖旎兮望崑崙以樛流覽四荒而顧懷兮奚必云女彼高丘既上鶩車之幽藹兮馬駕入龍之委蛇臨江湖而掩涕兮何有九招與九歌夫聖哲之不遭兮固時命之所有雖增欷以於邑兮吾恐靈脩之不累改昔仲尼之去魯兮非遲遲而周邁終回復於舊都兮何必湘淵與濤瀨溷漁父之餔歠兮絜沐浴之振衣棄由聃之所珍兮蹝彭咸之所遺

九思　王叔師　九首

悲兮愁哀兮苦天生我兮當闇時被諑譖兮虛獲尤心煩憒兮意無聊嚴載駕兮出戲遊周八極兮歷九州求軒轅兮索重華世既卓兮遠眇眇握佩玖兮中路躇羨皐繇兮建典謨懿風后兮受瑞圖愍余命兮遭六極委玉質兮於泥塗遽傽遑兮驅林澤步屏營兮行丘阿車軏折兮馬虺頹蠢悵立兮涕滂沲思丁文兮聖明哲哀平差兮迷謬愚呂傅舉兮殷周興忌嚭專兮郢吳虛仰長嘆兮氣餡結悒殟絕兮咶復蘇虎兕爭兮於廷中豺狼鬭兮我之隅雲霧會兮日冥晦飄風起兮揚塵埃走罔兮作東西欲竄伏兮其焉如念靈閨兮奧重深願竭節兮隔無由望舊邦兮路委隨憂心悄兮志勤劬魂煢煢兮不遑寐目眽眽兮寤終朝

逢尤

令尹兮謷謷群司兮譨譨哀哉兮淈淈上下兮同流菽藟兮蔓衍芳虈兮挫枯朱紫兮雜亂曾莫兮別諸倚此兮巖穴永思兮窈悠嗟懷兮眩惑用志兮不昭將喪兮玉斗遺失兮鈕樞我心兮煎熬惟是兮用憂進惡兮九旬退顧兮彭務擬斯兮二蹤未知兮所投謠吟兮中埜上察兮璇璣大火兮西睨攝提兮運低雷霆兮硠磕雹霰兮霏霏奔電兮光晃涼風兮愴悽鳥獸兮驚駭相從兮宿棲鴛鴦兮噰噰狐狸兮微微哀吾兮介特獨處兮罔依螻蛄兮鳴東蟊蠽兮號西蛓緣兮我裳蠋入兮我懷蟲豸兮夾余惆悵兮自悲佇立兮忉怛心結縎兮折摧

怨上

周徘徊兮漢渚求水神兮靈女嗟此國兮無良媒女詘兮謰謱鴳雀列兮譁讙鴝鵒鳴兮聒余抱昭華兮寶璋欲衒鬻兮莫取言逝邁兮北徂叫我友兮配耦日陰曀兮未光闃睄窕兮靡睹紛載驅兮高馳將諮詢兮皇羲遵河皐兮周流路變易兮時乖濿滄海兮東遊沐盥浴兮天池訪太昊兮道要云靡貴兮仁義志欣樂兮反征

就周文兮邠岐秉玉英兮結誓日欲暮兮心悲惟天祿
兮不再背我信兮自違踰隴堆兮渡漠過桂車兮合黎
赴崑山兮馽騄從邛遨兮棲遲吮玉液兮止渴齧芝華
兮療飢居嵺廓兮尠疇遠梁昌兮幾迷望江漢兮濩渃
心緊絭兮傷懷時咄咄兮且旦塵漠漠兮未晞憂不暇
兮寢食吒增歎兮如雷

疾世

哀世兮睩睩諓諓兮嗌喔眾多兮阿媚骫靡兮成俗貪
枉兮黨比貞良兮煢獨鵠竄兮枳棘鵜集兮帷幄罽蒙
兮青蔥槁本兮萎落覩斯兮偽惑心違兮隔錯逡巡兮
圃藪率彼兮畛陌川谷兮淵淵山阜兮硌硌叢林兮崟
崟株榛兮岳岳霜雪兮漼溰冰凍兮洛澤東西兮南北
罔所兮歸薄庇廕兮枯樹匍匐兮巖石踡跼兮寒局數
獨處兮志不申年齒盡兮命迫促魁壘擠摧兮常困辱
含憂強老兮愁無樂鬚髮薴悴兮顠鬢白思雲澤兮一
膏沐懷蘭英兮把瓊若待天明兮立躑躅雲濛濛兮電
儵爍孤雌驚兮鳴呴呴思怫鬱兮肝切剝忿悁悒兮孰
訴告

憫上

悼屈子兮遭厄沈玉躬兮湘汨何楚國兮難化迄于今
兮不易士莫志兮羔裘競佞諛兮讒閱指正義兮為
曲訿璧玉兮為石鴟鵰遊兮華屋鵔鸃棲兮柴蔟起奮
迅兮奔走違群小兮謑訽載青雲兮上昇適昭明兮所
處躡天衢兮長驅踵九陽兮戲蕩越雲漢兮南濟秣余
馬兮河鼓雲霓紛兮晻翳參辰回兮顛倒逢流星兮問
路顧指我兮從左俓娵觜兮直馳御者迷兮失軌遂踢
達兮邪造與日月兮殊道志閼絕兮安如哀所求兮不
耦攀天階兮下視見鄢郢兮舊宇意逍遙兮欲歸眾穢
盛兮杳杳思哽饐兮詰詘涕流瀾兮如雨

遭厄

嗟嗟兮悲夫殽亂兮紛挐茅絲兮同綜冠屨兮共絇督
萬兮侍宴周邵兮負芻白龍兮見射靈龜兮執拘仲尼
兮困厄鄒衍兮幽囚伊余兮念茲奔遁兮隱居將升兮
高山上有兮猴猿欲入兮深谷下有兮虺蛇左見兮鳴
鵙右睹兮呼梟惶悸兮失氣踊躍兮距跳便旋兮中原
仰天兮增歎菅蒯兮野莽雚葦兮仟眠鹿蹊兮躖躖貒
貉兮蟫蟫鸇鷂兮軒軒鶉鵪兮甄甄哀我兮寡獨靡有
兮匹倫意欲兮沈吟迫日兮黃昏玄鶴兮高飛增逝兮
青冥鶬鶊兮喈喈山鵲兮嚶嚶鴻鸕兮振翅歸鴈兮于
征吾志兮覺悟懷我兮聖京垂屣兮將起跓俟兮須明

悼亂

惟昊天兮昭靈陽氣發兮清明風習習兮龢煖百草萌
兮華榮堇荼茂兮扶疏蘅芷彫兮瑩嫇愍貞良兮遇害
將夭折兮碎糜時混混兮澆饡哀當世兮莫知覽往昔

兮俊彦兮訓辱兮係纍曾束縛兮桎梏百貿易兮傳
遭栢繆兮識舉才德用兮列施且從容兮自慰玩琴書
兮遊戲泊中國兮迮陋吾欲之兮九夷超五嶺兮嵯峨
覩浮石兮往覺陟冊山兮炎野屯余車兮黃支就祝融
兮稽疑嘉已行兮無爲乃回揭兮北逝遇神嬌兮宴娭
欲靜居兮自娛心愁感兮不能放余轡兮策駟忽風騰
兮雲浮躡飛杭兮越海從安期兮蓬萊緣天梯兮北上
登太一兮玉臺使素女兮鼓簧乘戈龢兮謳謠聲噭誂
兮清和音晏衍兮要媱咸欣欣兮酣樂余眷眷兮獨悲
顧章華兮太息志戀戀兮依依

傷時

昊天兮清涼玄氣兮高朗北風兮瀏烈草木兮蒼唐蛜
蚗兮噍噍蟋蟀兮穰穰歲忽忽兮惟暮余感時兮悽愴
傷俗兮泥濁矇蔽兮不章寶彼兮沙礫捐此兮夜光椒
瑛兮湼汙莫耳兮充房攝衣兮緩帶操我兮墨陽昇車
兮命僕將馳兮四荒下堂兮見蟇出門兮觸螽巷有兮
蚰蜒邑多兮螳螂睹斯兮嫉賊心爲兮切傷俛念兮子
胥仰憐兮比干投劒兮脫冕龍屈兮蜿蟤潛藏兮山澤
匍匐兮叢攢窺見兮溪澗流水兮沄沄黿鼉兮欣欣鱣
鮎兮延延群行兮上下騈羅兮列陳自恨兮無友特處
兮煢煢冬夜兮陶陶雨雪兮冥冥神光兮頰頰鬼火兮
熒熒修德兮困控愁不聊兮遑生憂紆兮鬱鬱惡所兮

寫情

哀歲

陟玉巒兮逍遙覽高岡兮嶢嶢桂樹列兮紛敷吐紫華
兮布條實孔鸞兮所居今其集兮惟鶏烏鵲鷲兮啞啞
余顧瞻兮惛惛彼日月兮闇昧障覆天兮祲氛伊我后
兮不聰焉陳誠兮効忠攄羽翮兮超俗遊陶遨兮養神
乘六蛟兮蜿蟬遂馳騁兮陞雲揚彗光兮爲旗秉電策
鞭朝晨發兮鄢郢食時至兮增泉繞曲阿兮北次造我
車兮南端謁玄黃兮納贄崇忠貞兮彌堅歷九宮兮徧
覩睹秘藏兮寶珍就傅說兮騎龍與織女兮合婚舉天
畢兮掩邪彀天弧兮射姦隨真人兮翱翔食元氣兮長
存望太微兮穆穆睨三階兮炳分相輔政兮成化建烈
業兮垂勳目瞥瞥兮西沒道遐迥兮阻歎志稿積兮未
通悵敞罔兮自憐

守志

亂曰天庭明兮雲霓藏三光朗兮鏡萬方斥蜥蜴兮進
龜龍策謀從兮翼機衡配稷契兮恢唐功嗟英俊兮未
爲雙

九愍　陸雲 九首

昔屈原放逐而離騷之辭興自今及古文雅之士莫
不以其情而玩其辭而表意焉遂厠作者之末而述
九愍。

商皇翠之豐祐膺鶴乘之多福真龍暉以底載啓元辰而誕育考度中以錫命端嘉令而自肅闌情馥以芬香燮懷致其如玉希千載以遥想袛遠思而自怡範方地而式矩儀穹天而承規結丹欵於璇璣協朱誠於四時咨中心之信脩佩日月以爲旗悲年歲之晚暮殉脩名而競心仰勳華之耿暉詠三辟之遐音掘遺芳而自玩挹浩露於蘭林陰雲紛以興靄飈風起而回波黨朋淫以惡美疾傾宫之揚娥樹椒蘭於瑶圃掩夜光於瓊華遘貞心以推戓毁玉質而蒙瑕甘芳言而棄予忽遐放其若遺瞻前軌而我屯顧後乘而駕遅遵荒塗而伏軾撫鳴鸞而稱悲感瞻烏之有集嗟離鴈之焉歸靜沉思以自癠願凌雲而天飛

修身

逢天怒而離紛遘時咎於惟塵端周誠以恪民祇後命而自寅悲讒口之罔極高離情於參辰豈三錫之又睎乃裔予於遐濱運羽櫂以涉江浮郢渚而駕言背夏首以窘逝兮泝行川而永歎結風回而薄水兮源波縈而重瀾情懷眷以疊結舟淹流而中盤想愁心以自邁肅榜人而留驅詔河馮以清川命湘娥而安流濟南詔以佇望野蕭條而振嘯獸悲號以命旅鳥狂顧而鳴仇悲我行之悠悠怨同懷之莫求發辰陽而往彼緣湘沅而來假亦芳樹於縣車秣梁苗於樊焉山髙高以藏景雲蔽露而荒野鳥拊翼於叢巔水回波於宇下指明星以脉路景即陰而無旅隨長川以問津響修聲而和予聽歸音以自聞践無迹以窮處雖遘愍之既多亦顛沛其何侮仰衆芳之遺情希絶風之延佇

涉江

亂曰有鳥翩飛集江湘兮彼美一人莫予將兮念兹涉江懷故鄉兮生日何短感日長兮傾我愁景惟永傷兮積沉憂於古心遥憩想以飄蕩形息景於重陰虎鳴飈以拂谷鶴回雲而結林操土音以懷郢涕頻代而盈襟覩終古之傳媺嗟茲邦而遥集望龍門而屢顧攀惟桑而秖泣悲思心之斷狀振枯形而獨立撫彫容之日頹

悎炯思而弗及聞先黎之遺教固積善於遺慶晞明休而受言想介福之保定靡心貞以祇服泝大順而委命君在初之嘉惠每成言而永日怨谷風之攸歎彌九齡而未徹願自獻於晏間悲黨人之造膝舒幽情其曷訴卷永懷而淹恤嗟哲士之足數傷邦家之殄瘁痛靈修之匪懷顛九成於一簣忘大寶之勿假輕挈瓶之守器仰翦翮於凌霄俯歸飛於矰尉毁方城於泰川投江漢於泥渭悲彼黍之在郢悼宗楚之莫饗撫傷心以告哀將斯情之孰慰

悲郢

登高山以遐望悲悠處以淹流豈大川之難濟悲利涉

之莫由申修誠以底節反内鑒而自求考余心其焉可
往稽度於神謀訪斯言以卜居想貞龜以告猷將矯翼
而塗險思振清而世濁羌釋筴而評予諒不疑其何卜
朝彈冠以晞髮夕振裳而濯足有懷沙以赴淵無抱素
而蒙辱愁纏綿以宅心長歎息而飲淚步江潭以彷徉
頻行吟而含瘁遇漁父之戾止興讜言而來勸雖懷芳
而握瑜懼惟塵之我穢顧虛景而端形矧同波於其醉
迨伊人之逍遥聊仰葉於林側懷達心以遠寤怡哀顔
而衰色仰班荆之遺情想嘉訊而良食若有言而未吐
忽鼓予而凌波揮龍榜以鼓汰遺芬響而清歌俟滄浪
之濯纓悲余壽之幾何愧褊心之數淪恨爾謁之莫和
挹江魚之言志營玄寢於汨羅苟懷忠而死節豈有生
之足嘉

行吟

悲怨思之多感情惆悵而遠慕世玄黄而既渝心居貞
而抱素冀斯氣之一清要佳人於天路考年載以遅之
悲歲律之已暮攬豐草於朝日思先晞於湛露覩法圓
而天象矩則方於地形祗信順以自範邀式穀於神聽
悲登魂之無抗訊貞夢而遌靈悔相道而懷顧悲實蕃
之已盈頓椒丘而息駕振初服而翱翔結瓊糓之芳襟
襲凌華之藻棠懷瑤林之珍秀握蘭野之芳香命巫咸
以啓期訪百神而考祥靖永言以聽命欽靈許而爾適
振華冕之玉藻樹象軒之高蓋乘假翼以鳴和霓揮景
而縈旆芳塵穆以煙煴彤雲起而深藹遊入極以大觀
解飛轡以長想將結軌而世狹頗援楫而川廣雖我服
之方壯思振策其安往紓遠懷以弭節褰世羅於天網

紆思

亂曰猗猗芳草殖山阿兮朝日來照發豐華兮秋風蕭
瑟凝霜加兮傾葉懷春猶俟河兮徧周邪而無過悲窮
思之永乂聽幽荒而罔語眷參商而無友沉流液於繩
樞逝回飈於甕牖呼寂寞而靡應響絶無其何有神悠
悠而永念憂綢繆而發生哀惻心而戀起時棄予而景
逸招逝運其難徵儀遺範而無律雖方林之將芬當蘭
響之可謐睎馥風於曠野思同芬而靡質命險太北靡
常道離隆而匪易紆幽情而思古援在昔而立辟發重
華以同道悲遐周之難適冉登陟其焉濟輪涉淵而無
迹悲荒途之既殊聽遺洛而投策欲隨波以周流悵匪
石之難頽將從風而卷舒悲亢矢之辭懷貞朗志而上
折厲勁心而蘭摧喟我懷以寤歎闕前鑒而自融忠與
邪其莫可豈余命之所窮俯投迹而世淬仰睎志而道
隆恥蒙始於同塵思振揮於別風明奕心以畢志考吾
道以自終

考志

天機偏其挺蓋玉衡運而回襄景彌修而日短時愈促

而夜長和音變而改律乘風革而爲商感秋林之夙暮悲芳草之中霜存倏忽而風過逝揮霍而雲散方輕焱而炯逝比收電而景宴將愉樂以夙興迨良日於昧旦痛十生之不辰逢此世之多難將謁謁而未颺世渾渾其難澄風頹山以離谷波平淵以爲陵道曠世而朴散化闇滯而物凝恨韜德以莫舉悲民鮮之孰勝景照明以妙見音振響而爆聞金流堅以示斷芑靡賁而效芬璧貞覩以殉節反蒙謗於明群吝小心以惴惴悲江草之芸芸

感逝

亂曰浮雲晻藹天明息兮矰羅重設鳳矯翼兮梧桐逝矣樹榛棘兮思我芳林喟嘆息兮哀時命之險薄懷斯類以結憂兮拊膺而永歎形顧景而長愁生遺年而有盡居靜言其何湏將輕舉以遠覽眇天路而高遊結䗖雲之翠虬駕琬琰之玉輿揮采旄以煙指靡華旌而電舒命日月以清夫吾將遊乎九閡命屏翳以夕降式飛廉以朝興塗蒙雨而後清景貞暉而先登陪湘妃於彤軨列漢女以後乘瓊娥起而清嘯和風穆其來應騁馮雲而響駭驂蝹天而景凌望玄紫微以振策卌太階而遂升飛芝蓋之翼翼回雲車之轔轔朝總轡於扶桑夕飲馬於天津伐河鼓以解微迄昆侖而凱振軌凌虛而遺迹塵蒙颷而絕輪豈遠遊之無樂懷故都而傷情靡龍首以還顧轉璣衡而回縈泝凱風以流眄悲舊邦之穢傾眷南雲以興悲蒙東雨而涕零凌百川而絕蹈仰濯髮於崦嵫豈沉痒之足弭將蟬蛻於長生

征

痛世路之險狹詠遂古而長悲鏡端形於三接照直影於太微祇中懷以眷慕豈駿騄而忘歸悼天朝之遂曠稱貝錦於綦文傷南箕以鼓物諂清陽而擒芬迹同塵而壤絕景和光而天分偷隕息於縈波仰積歎而崩雲折若華以翳日時靡靡而難停食秋菊以卻老年冉冉其既盡欲假翼以入飛怨曾颸之奪魂思黃鵠以遁汨悲沉網之在淵有汩清而志得挫千載之長年擠哀響於頹風寄悲音於絕弦悲有主之孤死固逝我以自休彼達人之遺物曰窮褒而超流恭倫之沉甜資有生以速憂僞若世其何感固形存而何尤想百年之促期悲樂少而無多修與短其足矜忌久沉於泪羅投淵洞而了不淡清湘以懷沙臨恒流而自隊蒙濬壑之隆波接申胥於兩江皷晃雲以攜手仰接景而登遐

廣文選卷第十八

廣文選卷第十九

詔上

尊太公曰太上皇詔　漢高帝　三首

人之至親莫親於父子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子有天下尊歸於父此人道之極也前日天下大亂兵革並起萬民苦殃朕親被堅執銳自帥士卒犯危難平暴亂立諸侯偃兵息民天下大安此皆太公之教訓也諸王通侯將軍群卿大夫已尊朕爲皇帝而太公未有號今尊太公曰太上皇

求賢詔

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伯者莫高於齊桓皆待賢人而成名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人乎患在人主不交故也士奚由進今吾以天之靈賢士大夫定有天下以爲一家欲其長久世世奉宗廟亡絶也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而不與吾共安利之可乎賢士大夫有肯從我遊者吾能尊顯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御史大夫昌下相國相國酇侯下諸侯王御史中執法下郡守其有意稱明德者必身勸爲之駕遣詣相國府署行義年有而弗言覺免年老癃病勿遣

獄讞詔

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久繫不決自今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當報之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爲奏傅所當比律令以聞

答有司請建太子詔　漢文帝　十二首

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饗也天下人民未有慊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嬗(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

議犯法相坐詔

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爲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

議振貸詔

方春和時草木群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死亡而莫之省憂爲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振貸之

養老詔

老者非帛不煖非肉不飽今歲首不時使人存問長老又無布帛酒肉之賜將何以佐天下子孫孝養其親今聞吏稟當受鬻者或以陳粟豈稱養老之意哉具爲令

日食詔

朕聞之天生斯民爲之置君以養治之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則天示之災以戒不治乃十一月晦日有食之適見于天災孰大焉朕獲保宗廟以微眇之身託于士民君王之上天下治亂在予一人唯二三執政猶吾股肱也朕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過失及知見之所不及匄同丐以啓告朕及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因各敕以職任務省繇費以便民朕既不能遠德故憪然念外人之有非是以設備未息今縱不能罷邊屯戍又飭兵厚衛其罷衛將軍軍太僕見馬遺財足餘皆以給傳置

除誹謗法詔

古之治天下朝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所以通治道而來諫者也今法有誹謗訞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而後相謾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爲誹謗此細民之愚無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來有犯此者勿聽治

勸農詔

道民之路在於務本朕親率天下農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歲一不登民有饑色是從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務也吾詔書數下歲勸民種樹而功未興是吏奉吾詔不勤而勸民不明也且吾農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將何以勸焉其賜農民今年租稅之半

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詔

孝悌天下之大順也力田爲生之本也三老衆民之師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萬家之縣云無應令豈實人情是吏舉賢之道未備也其遣謁者勞賜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問民所不便安而以戶口率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員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

除肉刑詔

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民弗犯何

治之至也今犯有肉刑三而姦不止其咎安在毋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歟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爲令

增祀無祈詔

朕獲執犧牲珪幣以事上帝宗廟十四年于今曆日彌長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廣增諸祀壇場珪幣昔先王遠施不求其報望祀不祈其福右賢

左戚先民後已至明之極也今吾聞祀官祝釐皆歸福於朕躬不為百姓朕甚媿之夫以朕之不德而專嚮獨美其福百姓不與焉是重吾不德也其令祠官致敬無有所祈

議佐百姓詔

間者數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災朕甚憂之愚而不明未達其咎意者朕之政有所失而行有過與乃天道有不順地利或不得人事多失和鬼神廢不享與何以致此將百官之奉養或廢無用之事或多與何其民食之寡乏也夫度田非益寡而計民未加益以口量地其於古猶有餘而食之甚不足者其咎安在無乃百姓

之從事於末以害農者蕃為酒醪以靡穀者多六畜之食焉者衆與細大之義吾未能得其中其與丞相列侯吏二千石博士議之有可以佐百姓者率意遠思無有所隱

遺詔

朕聞之蓋天下萬物之萌生靡有不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當今之世咸嘉生而惡死厚葬以破業重服以傷生吾甚不取且朕既不德無以佐百姓今崩又使重服久臨以罹寒暑之數哀人父子傷長老之志損其飲食絶鬼神之祭祀以重吾不德謂天下何朕獲保宗廟以眇眇之身託于天下君王之上二十有餘年矣賴天之靈社稷之福海内安寧靡有兵革朕既不敏常畏過行以羞先帝之遺德惟年之久長懼于不終今乃幸以天年得復供養于高廟朕之不明與嘉之其奚哀念之有其令天下吏民令到出臨三日皆釋服無禁取婦嫁女祠祀飲酒食肉者自當給喪事服臨者皆無踐絰帶無過三寸毋布車及兵器毋發人男女哭臨宮殿宮殿中當臨者皆以旦夕各十五舉聲禮畢罷非旦夕臨時禁毋得擅哭臨已下服大紅十五日小紅十四日纖七日釋服他不在令者皆以此令比率從事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霸陵山川如其故毋有所改

立孝文廟樂舞詔　漢景帝　三首

蓋聞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群生減耆欲不受獻罪人不孥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絶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后祖宗之功德施乎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與丞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

令二千石修職詔

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傷則饑之本也女工害則寒之源也夫饑寒並至而能亡爲非者寡矣朕親耕后親桑以奉宗廟粢盛祭服爲天下先不受獻減太官省繇賦欲天下務農蠶素有畜積以備災害彊毋攘弱衆毋暴寡老者以壽終幼孤得遂長今歲或不登民食頗寡其咎安在或詐偽爲吏吏以貨賂爲市漁奪百姓侵牟萬民縣丞長吏也奸法與盜盜甚無謂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職不事官職耗亂者丞相以聞請其罪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

禁采黄金珠玉詔

農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以爲幣用不識其終始間歲或不登意爲末者衆農民寡也其令郡國務勸農桑益種樹可得衣食物吏發民若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贓爲盜二千石聽者與同罪

復高年子孫詔　漢武帝　五首

古之立教鄉里以齒朝廷以爵扶世導民莫善於德然則於鄉里先耆艾奉高年古之道也今天下孝子順孫願自竭盡以承其親外迫公事内乏資財是以孝心闕焉朕甚哀之民年九十以上已有受鬻法爲復子若孫令得身帥妻妾遂其供養之事

議不舉孝廉者罪詔

公卿大夫所使總方略一統類廣教化美風俗也夫本仁祖義褒德禄賢勸善刑暴五帝三王所繇昌也朕夙興夜寐嘉與宇内之士臻於斯路故旅耆老復孝敬選豪俊講文學精參政事祈進民心深詔執事興廉舉孝庶幾成風紹休聖緒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並行厥有我師今或至闔郡而不薦一人是化不下究而積行之君子雍於上聞也二千石官長紀綱人倫將何以佐朕燭幽隱勸元元厲烝庶崇鄉黨之訓哉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其與中二千石禮官博士議不舉孝廉者罪

造太初曆詔

乃者有司言星度之未定也廣延宣問以理星度未能詹也蓋聞昔者黄帝合而不死名察度驗定清濁起五部建氣物分數然蓋尚矣書缺樂弛朕甚閔焉朕惟未能循明也紬績日分率應水德之勝今日順夏至黄鍾爲宮林鐘爲徵太蔟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自是以後氣復正羽聲復清名復正變以至子日當冬至則陰陽離合之道行焉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已詹其更以七年爲太初元年

令禮官勸學詔

蓋聞導民以禮風之以樂今禮壞樂崩朕甚閔焉故詳延天下方聞之士咸薦諸朝其令禮官勸學講議洽聞舉遺興禮以爲天下先太常其議予博士弟子崇鄉黨

之化以厲賢材焉

止田輪臺詔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寡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犂樓蘭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強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槖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厮留甚衆曩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貳師將軍欲以爲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乃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爲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爲欲以見彊夫不足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卦諸將貳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常使巫祝之縛

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嘗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爲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爲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生口虜乃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復令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畧補邊狀與計對

頌繫老幼等詔　漢景帝　二首

高年老長人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者人所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朱儒當鞠繫者頌繫之

讞獄詔

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爲失欲令治獄者務先寬

舉賢良文學詔　漢昭帝

朕以眇身獲保宗廟戰戰栗栗夙興夜寐修古帝王之事通保傅傳孝經論語尚書未云有明其令三輔太

舉賢良各二人郡國文學高第各一人

詔下

置廷平詔　漢宣帝九首

間者吏用法巧文寖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興邪不辜蒙戮父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其為廷平秩員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

議孝武廟樂詔

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氐羌昆明南越百蠻鄉風款塞來享建太學修郊祀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應寶鼎出白麟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

有喪者勿繇事詔

道民以孝則天下順今百姓或遭衰絰凶災而吏繇事使不得葬傷孝子之心朕甚憐之自今諸有大父母父母喪者勿繇事使得收斂送終盡其子道

地震詔

蓋災異者天地之戒也朕承洪業奉宗廟託于士民之上未能和群生乃者地震北海琅邪壞祖宗廟朕甚懼焉丞相御史其與列侯中二千石博問經學之士有以應變輔朕之不逮毋有所諱令三輔太常內郡國舉賢良方正各一人律令有可蠲除以安百姓條奏被地震壞敗甚者勿收租賦大赦天下

子首匿父母等勿坐詔

父子之親夫婦之道天性也雖有患禍猶蒙死而存之誠愛結於心仁厚之至也豈能違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

令郡國舉孝弟等詔

朕既不逮導民不明反側晨興念慮萬方不忘元元唯恐羞先帝聖德故並舉賢良方正以親萬姓歷載臻茲然而俗化闕焉傳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其令郡國舉孝弟有行義聞於鄉里者各一人

令八十以上非誣告等勿坐詔

朕惟耆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亡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以上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遣太中大夫彊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問鰥寡覽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材異倫之士

褒黃霸詔

潁川太守霸宣布詔令百姓鄉化孝子弟弟貞婦順孫日以眾多田者讓畔道不拾遺養視鰥寡贍助貧窮獄或八年亡重罪囚吏民鄉於教化興于行誼可謂賢人

君子矣書不云乎股肱良哉其賜關内侯黄金百斤秩中二千石潁川孝弟有行義民三老力田皆以差賜爵及帛

議律令詔

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斯豈刑中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在便安萬姓而已

罷珠厓詔　漢元帝　五前

珠厓虜殺吏民背畔為逆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者之言羞威不

行則欲誅之孤疑辟難則守屯田通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遠蠻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况乎辟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厓郡民有慕義内屬便處之不欲勿彊

罷甘泉建章宫衛等詔

蓋聞安民之道本繇陰陽間者陰陽錯繆風雨不時朕之不德庶幾群公有敢言朕之過者今則不然媮合苟從未肯極言朕甚閔焉永惟烝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宫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宫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條奏毋有所諱有司勉之毋犯四時之禁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災異者各三人

議罷郡國廟詔

蓋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為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定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今賴天地之靈宗廟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

議廟禮詔

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

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為代王諸呂作亂海内搖動然群臣黎庶靡不一意北面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於義一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

日食求直言詔

蓋聞明王在上忠賢布職則群生和樂方外蒙澤今朕晻于大道夙夜憂勞不通其理靡瞻不眩靡聽不惑是以政令多還民心未得邪說空進事亡成功此天下所

著聞也公卿大夫好惡不同或緣姦作邪侵削細民元
元安所歸命哉乃六月晦日有食之詩不云乎今此下
民亦孔之哀自今以來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身修
永以輔朕之不逮直言盡意無有所諱

減死刑詔　漢成帝　三首

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今大辟之
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他比日以益
滋自明習者不知所由欲以曉諭衆庶不亦難乎於以
羅元元之民夭絕無辜豈不哀哉其令中二千石二千
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
然易知條奏書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審覈之務準古

法朕將盡心覽焉

罷昌陵詔

朕執德不固謀不盡下過聽將作大匠萬年言昌陵三
年可成作治五年中陵司馬殿門內尚未加功天下虛
耗百姓罷勞客土疏惡終不可成朕惟其難怛然傷心
夫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其罷昌陵及故陵勿徙吏民令
天下毋有動搖之心

立太子詔

朕承太祖鴻業奉宗廟二十五年德不能綏理宇內百
姓怨恨者衆不蒙天祐至今未有繼嗣天下無所係心
觀于往古近事之戒禍亂之萌皆由斯焉定陶王欣於
朕為子慈仁孝順可以承天序繼祭祀其立欣為皇太
子封中山王舅諫大夫馮參為宜鄉侯益中山國三萬
戶以慰其意賜諸侯王列侯金天下當為父後者爵三
老孝弟力田帛各有差

封卓茂詔　漢光武　五首

前密令卓茂束身自修執節淳固誠能為人所不能為
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故武王誅紂封比干之墓
表商容之閭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日食詔

吾德薄不明寇賊為害彊弱相陵元元失所詩云日月
告凶不用其行永念厥咎內疚於心其勑公卿舉賢良
公正各一人百僚並上封事無有隱諱有司修職務遵

法度

令太官勿受異味詔

往年已勑郡國異味不得有所獻御今猶未止非徒有
豫養導擇之勞至乃煩擾道上疲費過所其令太官勿
復受明勑下以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

地震詔

日者地震南陽尤甚夫地者任物至重靜而不動者也
而今震裂咎在君上鬼神不順無德災殃將及吏民朕
甚懼焉其令南陽勿輸今年田租芻稿遣謁者案行其
死罪繫囚在戊辰以前減死罪一等徒皆弛解鉗衣絲

察賜郡中居民壓死者棺錢人三千其口賦逋税而廬
宅尤破壞者勿收責吏民死亡或在壞垣毀屋之下而
家羸弱不能收拾者其以見錢穀取傭爲尋求之

作壽陵詔

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不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
知其處太宗識終始之義景帝能述遵孝道遭天下反
覆而霸陵獨完受其福豈不美哉今所制地不過二三
頃無爲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

行養老禮詔　漢明帝三首

光武皇帝建三朝之禮而未及臨饗眇眇小子屬當聖
業間暮春吉辰初行大射令月元日復踐辟雍尊事三
老兄事五更安車軟輪供綏執授侯王設醬公卿饌珍
朕親袒割執爵而酳祝哽在前祝噎在後升歌鹿鳴下
管新宮八佾具修萬舞於庭朕固薄德何以克當易陳
負乘詩刺彼已永念慙疚無忘厥心三老李躬年耆學
明五更桓榮授朕尚書詩曰無德不報無言不讎其賜
榮爵關內侯食邑五千戶三老五更皆以二千石祿養
終厥身其賜天下三老酒人一石肉四十斤有司其存
耆耋恤幼孤惠鰥寡稱朕意焉

有司順時勸農詔

朕奉郊祀登靈臺見史官正儀度夫春者歲之始也始
得其正則三時有成比者水旱不節邊人食寡政失於
上人受其咎有司其勉順時氣勸督農桑去其螟蜮以
及蝥賊詳刑慎罰明察單辭夙夜匪懈以稱朕意

引咎詔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而下貽人怨上動三光日食之變
其災尤大春秋圖讖所爲至譴永思厥咎在予一人群
司勉修職事極言無諱又曰群僚所言皆朕之過人冤
不能理吏黠不能禁而輕用人力繕修宮宇出入無節
喜怒過差昔應門失守關雎刺世飛蓬隨風微子所歎
永覽前戒竦然兢懼徒恐薄德久而致怠耳

尊師傅詔　漢章帝五首

朕以眇身託于王侯之上統理萬機懼失厥中兢兢業
業未知所濟深惟守文之主必建師傅之官詩不云乎
不愆不忘率由舊章行太尉事節鄉侯熹三世在位爲
國元老司空融典職六年勤勞不怠其以熹爲太傅融
爲太尉並錄尚書事三事大夫莫肯夙夜小雅之所傷
也予違汝弼汝無面從股肱之正義也群后百僚勉思
厥職各貢忠誠以輔不逮申勑四方稱朕意焉

講議五經同異詔

蓋三代導人教學爲本漢承暴秦褒顯儒術建立五經
爲置博士其後學者精進雖曰承師亦別名家孝宣皇
帝以爲去聖久遠學不厭博故遂立大小夏侯尚書後
又立京氏易至建武中復置顏氏嚴氏春秋大小戴禮

博士此皆所以扶進微學尊廣道藝也中元元年詔書
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奏
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欲使諸儒共正經義令學者
得以自助孔子曰學之不講是吾憂也又曰博學而篤
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於戲其勉之哉

地震詔

朕以無德奉承大業夙夜慄慄不敢荒寧而災異仍見
與政相應朕既不明涉道日寡又選舉乖實俗吏傷人
官職耗亂刑罰不中可不憂與昔仲弓季氏之家臣子
游武城之小宰孔子猶誨以賢才問以得人明政無大
小以得人為本夫鄉舉里選必累功勞今刺史守相不

明真偽茂才孝廉歲以百數既非能顯而當授之政事
甚無謂也每尋前世舉人貢士或起甽畝不繫閥閱敷
奏以言則文章可採明試以功則政有異迹文質彬彬
朕甚嘉之其令太傅三公中二千石二千石郡國守相
舉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之士各一人

選高才生受學詔

五經剖判去聖彌遠章句遺辭乖疑難正恐先師微言
將遂廢絕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群儒選高才
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
義焉

蠲除禁錮詔

書云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
言大獄所及廣遠一人犯罪禁至三屬莫得垂纓仕宦
王朝如有賢才而沒齒無用朕甚憐之非所謂與之更
始也諸以前妖惡禁錮者一皆蠲除之以明棄咎之路
但不得在宿衛而已

告諭伐魏詔　漢後主

朕聞天地之道福仁而禍淫善積者昌惡積者喪古今
常數也是以湯武脩德而王桀紂極暴而亡曩者漢祚
中微網漏凶慝董卓造難震蕩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
衡殘剥海內懷無君之心子丕孤豎敢尋亂階盜據神
器更姓改物世濟其凶當此之時皇極幽昧天下無主

則我帝命隕越于下昭烈皇帝體明叡之德光演文武
應乾坤之運出身平難經營四方人鬼同謀百姓與能
兆民欣戴奉順符讖建位易號丕承天序補弊興衰存
復祖業膺誕皇綱不墜于地萬國未靖早世遐殂朕以
幼冲繼統鴻基未習保傅之訓而嬰祖宗之重六合壅
否社稷不建永惟所以念在匡救光載前緒未有攸濟
朕甚懼焉是以夙興夜寐不敢自逸每崇菲薄以益國
用勸分務穡以阜民財授才任能以恭其聽斷思降意
以養將士欲奮劍長驅指討凶逆朱旗未舉而丕復隕
喪斯所謂不燃我薪而自焚也殘類餘醜又支天禍恣
睢河洛阻兵未弭諸葛丞相弘毅忠壯忘身憂國先帝

託以天下ㄙ勗朕躬今授之以旄鉞之重付之以專命之權統領步騎二十萬衆董督元戎龔行天罰除患寧亂克復舊都在此行也昔項籍摠一彊衆跨州兼土所務者大然卒敗垓下死於東城宗族如焚爲笑千載皆不以義陵上虐下故也今賊傚尤天人所怨奉時宜速庶憑炎精祖宗威靈相助之福所向未克吳王孫權同恤災患潛軍合謀掎角其後涼州諸國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餘人詣受節度大軍北出便欲率將兵馬奮戈先驅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師直勢并必無敵矣夫王者之兵有征無戰尊而且義莫敢抗也故鳴條之役軍不血刃牧野之師商人倒戈今旄麾首

路其所經至亦不欲窮兵極武有能棄邪從正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國有常典封寵大小各有品級魏之宗族支葉中外有能規利害審逆順之數來詣降者皆原除之昔輔果絕親於智氏而蒙全宗之福微子去殷項伯歸漢皆受茅土之慶此前世之明驗也若其迷沈不反將助亂人不式王命戮及妻孥罔有攸赦廣宣恩威貸其元帥弔其殘民他如詔書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稱朕意焉

廣文選卷第十九

廣文選卷第二十

璽書

荅鼂錯璽書　漢文帝

皇帝問太子家令上書言兵體三章聞之書言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今則不然言者不狂而擇者不明國之大患故在於此使夫不明而擇於不狂是以萬聽而萬不當也

賜燕王旦璽書　漢昭帝

昔高皇帝王天下建立子弟以藩屏社稷先日諸呂陰謀大逆劉氏不絕若髮賴絳侯等誅討賊亂尊立孝文以安宗廟非以中外有人表裏相應故邪樊酈曹灌攜

劍摧鋒從高皇帝墾菑除害耘鉏海內當此之時頭如蓬葆勤苦至矣然其賞不過封侯今宗室子孫曾無暴衣露冠之勞裂地而王之分財而賜之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今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迺與他姓異族謀害社稷親其所疏疏其所親有逆悖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齋酎見高祖之廟乎

賜馮奉世璽書　漢元帝二首

皇帝問將兵右將軍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大爲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邪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

也朕甚恠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署已定埶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爲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非爲擊也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佽飛彀者羽林孤兒及呼速絫嘐種方急遣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

賜淮陽王欽璽書

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舅張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以諂惑王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罪王不赦朕惻焉不忍聞爲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自博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王其勉之

賜竇融璽書　漢光武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彊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具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效或作教非）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

賜書處

賜南粵王佗書　漢文帝　三首

皇帝謹問南粵王甚苦心勞思朕高皇帝側室之子棄外奉北藩于代道里遼遠壅蔽樸愚未嘗致書高皇帝

棄群臣孝惠皇帝即世高后自臨事不幸有疾日進不衰以故誖暴乎治諸呂爲變故亂法不能獨制迺取他姓子爲孝惠皇帝嗣賴宗廟之靈功臣之力誅之已畢朕以王侯吏不釋之故不得不立今即位乃者聞王遺將軍隆慮侯書求親昆弟請罷長沙兩將軍朕以王書罷將軍博陽侯親昆弟在真定者已遣人存問修治先人冢前日聞王發兵於邊爲寇災不止當其時長沙苦之南郡尤甚雖王之國庸獨利乎必多殺士卒傷良將吏寡人之妻孤人之子獨人父母得一亡十朕不忍爲也朕欲定地犬牙相入者以問吏吏曰高皇帝所以介長沙土也朕不得擅變焉吏曰得王之地不足以爲大

得王之財不足以爲富服領以南王自治之雖然王之
號爲帝兩帝並立亡一乘之使以通其道是爭也爭而
不讓仁者不爲也願與王分弃前惡終今以來通使如
故使賈馳諭告王朕意王亦受之毋爲寇災矣上褚五
十衣中褚三十衣下褚二十衣遺王願王聽樂娯憂存
問鄰國

遺匈奴書 二首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係虖淺遺朕書云願寢
兵休士除前事復故約以安邊民世世平樂朕甚嘉之
此古聖主之志也漢與匈奴約爲兄弟所以遺單于甚
厚背約離兄弟之親者常在匈奴然右賢王事已在赦

前勿深誅單于若稱書意明告諸吏使無負約有信敬
如單于書使者言單于自將幷國有功甚苦兵事服繡
袷綺衣長襦錦袍各一比疎一黃金飭具帶一黃金犀
毗一繡十匹錦二十匹赤綈綠繒各四十匹使中大夫
意謁者令肩遺單于

皇帝敬問匈奴大單于無恙使當戸且渠雕渠難郎中
韓遼遺朕馬二匹已至敬受先帝制長城以北引弓之
國受令單于長城以內冠帶之室朕亦制之使萬民耕
織射獵衣食父子毋離臣主相安俱無暴虐今聞渫惡
民貪降其趨背義絶約忘萬民之命離兩主之歡然其
事已在前矣書云二國已和親兩主驩說寢兵休卒養

馬世世昌樂翕然更始朕甚嘉之聖德日新改作更始
使老者得息幼者得長各保其首領而終其天年朕與
單于俱由此道順天恤民世世相傳施之無窮天下莫
不咸嘉使漢與匈奴鄰敵之國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
降故詔吏遺單于秫糵金帛綿絮他物歲有數今天下
大安萬民熙熙獨朕與單于爲之父母朕追念前事薄
物細故謀臣計失皆不足以離昆弟之驩朕聞天不頗
覆地不偏載朕與單于皆捐細故俱蹈大道也墮壞前
惡以圖長久使兩國之民若一家子元元萬民下及魚
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
故來者不止天之道也俱去前事朕釋逃虜民單于毋

言章尼等朕聞古之帝王約分明而不食言單于留志
天下大安和親之後漢過不先單于其察之

賜嚴助書 漢武帝

制詔會稽太守君厭承明之廬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出
爲郡吏會稽東接於海南近諸越北枕大江間者闊焉
久不聞問具以春秋對毋以蘇秦縱横

賜趙充國書 五首 漢宣帝

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廼擊罕羌
羌人當穫麥已遠其妻子精兵萬人欲爲酒泉敦煌寇
邊少兵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稾
束數十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

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多臧匿
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寧有利哉將軍不念
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
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燉煌太守快將二千人
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婼月氏兵四千人亡慮
萬二千人齎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羌入鮮
水北句廉上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
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
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
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佽飛射士步兵二校尉益將軍兵
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

入敢戰者吉弗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
下必全勿復有疑

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
不可諱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為將軍副急
因天時地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
屯毋行獨遣破羌彊弩將軍

皇帝問後將軍言欲罷騎兵萬人留田即如將軍之計
虜當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決孰計其便復奏

皇帝問後將軍言十二便聞之虜雖未伏誅兵決可期
月而望期月而望者謂今冬邪謂何時也將軍獨不計
虜聞兵頗罷且丁壯相聚攻擾田者及道上屯兵復殺
略人民將何以止之又大开小开前言曰我告漢軍
先零所在兵不往擊又留得亡校五年時不分別人而并
擊我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亡變生與先零為一將軍
孰計復奏

皇帝問後將軍上書言羌虜可勝之道今聽將軍將軍
計善其上留屯田及當罷者人馬數將軍彊食慎兵事
自愛

策　廣

封齊王策　漢武帝　三首

惟元狩六年四月乙巳皇帝使御史大夫湯廟立子閎
為齊王嗚呼小子閎受茲青社朕承天序惟稽古建爾

國家封于東土世為漢藩輔嗚呼念哉共朕之詔惟命
不于常人之好德克明顯光義之不圖俾君子怠悉爾
心允執其中天祿永終厥有愆不臧迺凶于迺國害于爾
躬嗚呼保國乂民可不敬與王其戒之

封燕王策

嗚呼小子旦受茲玄社建爾國家封于北土世為漢藩
輔嗚呼葷粥氏虐老獸心以姦巧邊甿朕命將率徂征
厥罪萬夫長千夫長三十有二帥降旗奔師葷粥徙域
北州以安悉爾心毋作怨毋作棐德毋乃廢備非教士
不得從徵王其戒之

封廣陵王策

嗚呼小子胥受茲赤社建爾國家封于南土世世爲漢藩輔古人有言曰大江之南五湖之間其人輕心揚州保疆三代要服不及以正嗚呼悉爾心祗祗兢兢迺惠迺順毋相好逸毋邇宵人惟法惟則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靡有後羞王其戒之

賜史丹策　漢成帝

左將軍寢病不衰願歸治疾朕愍以官職之事久留將軍使躬不瘳使光祿勳賜將軍黄金五十斤安車駟馬其上將軍印綬宜專精神務近醫藥以輔不衰

賜鄧禹爲大司徒策　漢光武

制詔前將軍鄧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謨帷幄決勝千里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親斬將破軍平定山西功效尤著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今遣奉車都尉授印綬封爲酇侯食邑萬戸敬之哉

封張飛策　漢先主 二首

朕承天序嗣奉洪業除殘靖亂未燭厥理今寇虜作害民被荼毒思漢之士延頸鶴望朕用怛然坐不安席食不甘味整軍誥誓將行天罰以君忠毅侔蹤召虎名宣遐邇故特顯命高墉進爵兼司于京其誕將天威柔服以德伐叛以刑稱朕意焉詩不云乎匪疚匪棘王國來極肇敏戎功用錫爾祉可不勉歟

封馬超策

朕以不德獲繼至尊奉承宗廟曹操父子世載其罪朕用慘怛疢如疾首海内怨憤歸正反本暨于氐羌率服獯鬻慕義以君信著北土威武並昭是以委任授君抗颺虓虎兼董萬里求民之瘼其明宣朝化懷保遠邇肅慎賞罰以篤漢祜以對于天下

復諸葛亮丞相策　漢後主

街亭之役咎由馬謖而君引愆深自貶抑重違君意聽順所守前年燿師馘斬王雙今歲爰征郭淮遁走降集氐羌興復二郡威震凶暴功勳顯然方今天下騷擾元惡未梟君受大任幹國之重而久自挹損非所以光揚洪烈矣今復君丞相君其勿辭

敕 廣

敕太子 五首　漢高祖

吾遭亂世當秦禁學自喜謂讀書無益洎踐祚以來時方省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

又云堯舜不以天下與子而與他人此非爲不惜天下但子不中立耳人有好牛馬尚惜況天下耶吾以爾是元子早有立意群臣咸稱汝友四皓吾所不能致而爲汝來爲可任大事也今定汝爲嗣

又云吾生不學書但讀書問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辭解今視汝書猶不如吾汝可勤學習每上疏宜自書勿使人也

又云汝見蕭曹張陳諸公侯吾同時人倍年於汝者皆
拜并語於汝諸弟
又云吾得疾遂困以如意母子相累其餘諸兒皆自足
立哀此兒猶小也

勑責楊僕　漢武帝

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
烏足以驕人哉前破番禺捕降者以為虜掘死人為獲
是一過也建德呂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將軍擁精兵不
窮追超然以東越為援是二過也士卒暴露連歲為朝
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因
用歸家懷銀黃垂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失期內顧以
道惡為解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
何對曰率數百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偽干君是五
過也受詔不至蘭池宮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
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
可得信乎今東越深入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

勑東平王傅相　漢元帝

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長耳目牽於耆欲故五常
銷而邪心作情亂其性利勝其義而不失厥家者未之
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武勇獲師傅之教淺加以少
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道王
者輒以名聞

諭

遣嚴助諭淮南王　漢武帝

皇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王上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
之休德夙興夜寐明不能燭重以不德是以比年凶菑
害衆夫以眇眇之身託于王侯之上內有饑寒之民南
夷相攘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深惟重慮明太
平以弼朕失稱三代至盛際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賓
服藐然甚慙嘉王之意靡有所終使中大夫助諭朕意
告王越事

使車騎將軍入諭單于　漢元帝

單于上書願罷北邊吏士屯戍子孫世世保塞單于鄉
慕禮義所以為民計者甚厚此長久之策也朕甚嘉之
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
國姦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敬諭單于
之意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不罷故使大司馬車騎將
軍嘉曉諭單于

廣文選卷第二十

令

明罰令　　魏武帝

聞太原上黨西河鴈門冬至後百五日皆絕火寒食云
為介子推且北方沍寒之地老少羸弱將有不堪之患
令到人不得寒食若犯者家長半歲刑主吏百日刑令
長奪一月俸

黃初五年令　　曹植二首

夫遠不可知者天也近不可知者人也傳曰知人則哲
堯猶病諸諺曰人心不同若其面焉唯女子與小人為
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有怨詩云憂心悄悄慍于
群小自世間人或受寵而背恩或無故而入叛違顧左
右曠然無信大嚼者咋斷其舌右手執斧左手執鉞傷
夷一身之中尚有不可信況於人乎唯無深瑕潛釁隱
過匿愆乃可以為人諺曰穀千駑不如養一驥穀駑養
虎大無益也乃知韓昭侯之弊袴良有以也使臣有三
品有可以仁義化者有可以恩惠驅者不足以導之則
當以刑罰使之刑罰復不足以率之則明主所不畜故
唐堯至仁不能容無益之子湯武至聖不能養無益之
臣九折臂知為良醫吾知所以待下矣諸吏各敬爾在
位孫推一槩之平功之宜賞於疏必與罪之宜戮在親
不赦此令之行有若皎日於戲群臣其覽之哉

黃初六年令

身輕於鴻毛而謗重於泰山賴蒙帝王天地之仁違百
師之典議舍三千之首戾反我舊居襲我初服雲雨之
施焉有量哉孤以何功而納斯貺富而不吝寵至不驕
則周公其人也孤小人爾身更以榮為戚何者將恐簡
易之尤出於細微脫爾之愆一朝復露也故欲修吾往
業守吾初志欲使皇帝恩在摩天使孤心常存此地將
以全陛下厚德究孤犬馬之年此難能也然固欲行眾
之所難詩曰德輶如毛鮮克舉之此之謂也

教

與群下教　　諸葛亮　五首

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曠闕
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蹻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
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
至于十反來相啟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殷勤
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
後交元直勤見啟誨前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
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
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

與李豐教

吾與君父子戮力以獎漢室此神明所聞非但人知之
也表都護典漢中委君於東關者不與人議也謂至心

感動終始可保何圖中乖乎昔楚卿屢紲亦乃克復恩
道則福懸自然之數也頃竟尉都護勸追前闕今雖解
任形業失故奴婢賓客百數十人君以中郎參軍居府
方之氣類猶爲上家若都護恩貸一意君與公琰推心
從事者否可復通逃可復還也詳思斯戒明吾用心臨
書長歎涕泣而已

爲録公拜揚州恩教　謝朓

昔召南分陝流甘棠之德平陽好道深獄市之寄吾忝
屬負荷任總侯伯受餞元戎作牧中甸此地五都雜會
四方是則而向隅之泣斯積納隍之歎猶繁興念下車
無忘待旦有齊禮導德致之仁壽弘漏網之寬申在宥
之澤

爲宋建平王聘逸士教　宋江仲通

府州國綱紀頗聞德之富稱有漁潭之士滯教之隆亦
見西山之夫迹絕雲氣意負青天皆待絳騶驤首翠虬
來儀是以清風扇百代餘烈激後生斯乃王教之昕古
人之意焉

梁明廣

賢良策詔　漢文帝

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賢士施
及方外四極之內舟車所至人迹所及靡不聞命以輔
其不逮近者獻其明遠者通厥聰比善戮力以翼天子
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長楙高皇帝親除大害去亂
從並建豪英以爲官師爲諫爭輔天子之闕而翼戴漢
宗也賴天之靈宗廟之福方內以安澤及四夷今朕獲
執天子之正以承宗廟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
燭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聞也故詔有司諸侯王
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帥其志以選賢良明於國家之
大體通於人事之終始及能直言極諫者各有人數將
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當此三道朕甚嘉之故
登大夫于朝親諭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
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寧四者之闕悉陳
其志毋有所隱上以薦先帝之宗廟下以興愚民之休
利著之于篇朕親覽焉觀大夫所以佐朕至與不至書
之周之密之重之閉之興自朕躬大夫其正論毋枉執
事烏乎戒之二三大夫其帥志毋怠

表

上銅馬式表　漢馬援文淵

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甲兵之本國之大用
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昔有騏
驥一日千里伯樂見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輿亦
明法于輿傳西河儀長孺長孺傳茂陵丁君都君都傳
成紀楊子阿臣援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考之於行
事輒有驗效臣愚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

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外則更名魯班門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𩥇中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鬐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為法

為第五倫薦謝夷吾表　班固

夷吾才兼四科行包九德奉法智以察有召公之風居儉履約紹公儀之操雖密勿在公身出心隱不徇名以求譽不馳騖以要寵誠社稷之蓍龜大漢之棟梁宜當拔擢使[illegible][illegible]司願乞骸骨更授夷吾

為皇甫規表　蔡邕

臣聞唐虞以師師咸熙周文以濟濟為寧區區之楚猶用賢臣為寶衛多君子季札知其不危由此言之忠臣賢士國家之元龜社稷之貞固也昔孝文慍匈奴之事思李牧於前代孝宣忿奸邪之不散舉張敞於亡命況在於當時謙虛為罪而可遺棄臣伏見護羌校尉皇甫規少明經術道為儒宗修身力行忠亮闓著出處抱義皦然不汙藏器林藪之中以辭徵召之寵先帝嘉之群公歸德盜發東岳莫能嬰討即起家來拜為太山太守屠斬桀黠綏撫羸弱青兗之郊迄用康乂自是以來方外有事戎狄猾華進簡前勳遂見委任仗節舉麾威靈神行變凶悍使為愨愿愛財省穡毋有餘資養士御衆悅以亡死論其武勞則漢室之干城課其文德則皇家之腹心誠宜試用以廣振鷺西雝之美臣以頑愚忝污顯列輙流汗墨不堪之責不勝區區執心所見越職瞽言罪當死唯陛下當留神省察

止漢帝表　漢群臣

昔唐堯至聖而四凶在朝周成仁賢而四國作難高后稱制而諸呂竊命孝昭幼沖而上官逆謀皆馮世寵藉履國權窮凶極亂社稷幾危非大舜周公朱虛博陸則不能流放擒討安危定傾伏惟陛下誕姿聖德統理萬邦而遭厄運不造之艱董卓首難蕩覆京畿曹操階禍竊執天衡皇后太子鴆殺見害剝亂天下殘毀民物久

令陛下蒙塵憂厄幽處虛邑人神無主遏絕王命厭昧皇極欲盜神器左將軍領司隷校尉豫荊益三州牧宜城亭侯備受朝爵秩念在輸力以殉國難覩其機兆赫然憤發與車騎將軍董承同謀誅操將安國家克寧舊都會承機事不密令操遊魂得遂長惡殘泯海內臣等每懼王室大有閻樂之禍小有定安之變夙夜惴惴戰慄累息昔在虞書敦序九族周監二代封建同姓詩著其義歷載長久漢興之初割裂疆土尊王子弟是以卒折諸呂之難而成太宗之基臣等以備肺腑枝葉宗子藩翰心存國家念在弭亂自操破於漢中海內英雄望風蟻附而爵號不顯九錫未加非所以鎮衛社稷光昭

萬世也夫辭在外禮命斷絕昔河西太守梁統等值漢中興限於山河位同權均不能相率咸推竇融以為元帥卒立效績摧破隗囂今社稷之難急於隴蜀操外吞天下内殘群寮朝廷有蕭墻之危而禦侮未建可為寒心臣等輒依舊典封備漢中王拜大司馬董齊六軍糾合同盟掃滅凶逆以漢中巴蜀廣漢犍為為國所署置依漢初諸侯王故典夫權宜之制苟利社稷專之可也然後功成事立臣等退伏矯罪雖死無恨

上漢帝表　漢先主

臣以具臣之才荷上將之任董督三軍奉辭于外不能掃除寇難靖匡王室久使陛下聖教陵遲六合之内否

而未泰惟憂反側疢如疾首曩者董卓造為亂階自是之後群兇縱横殘剥海内賴陛下聖德威靈人臣同應或忠義奮討或上天降罰暴逆並殪以漸冰消惟獨曹操久未梟除侵擅國權恣心極亂臣昔與車騎將軍董承圖謀討操機事不密承見陷害臣播越失據忠義不果遂得使操窮凶極逆主后戮殺皇子鴆害雖糾合同盟念在奮力懦弱不武歷年未效常恐殞没孤負國恩寤寐永歎夕惕若厲今臣群寮以為在昔虞書敦叙九族庶明勵翼五帝損益此道不廢周監二代並建諸姬實賴晉鄭夾輔之福高祖龍興尊王子弟大啓九國卒斬諸呂以安大宗今操惡直醜正寔繁有徒包藏禍心簒盗已顯既宗室微弱帝族無位斟酌古式依假權宜上臣大司馬漢中王臣伏自三省受國厚恩荷任一方陳力未効所獲已過不宜復忝高位以重罪謗群寮見逼迫臣以義臣退惟寇賊不梟國難未已宗廟傾危社稷將墜誠臣憂責碎首之負若應權通變以寧靖聖朝雖赴水火所不得辭敢慮常宜以防後悔輒順衆議拜受印璽以崇國威仰惟爵號位高寵厚俯思報效憂深責重驚怖累息如臨于谷盡力輸誠奬厲六師率齊群義應天順時撲討凶逆以寧社稷以報萬分謹拜章因驛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

辭先主表　漢孟達

伏惟殿下將建伊呂之業追桓文之功大事草創假勢吳楚是以有為之士深覩歸趣臣委質已來愆戾山積臣猶自知况於君乎今王朝以興英俊鱗集臣内無輔佐之器外無將領之才列次功臣誠自醜也臣聞范蠡識微浮於五湖舅犯謝罪逡巡於河上夫際會之間請命乞身何則欲絜去就之分也况臣卑鄙無元功巨勳自繫於時竊慕前賢早思遠耻昔申生至孝見疑於親子胥至忠見誅於君蒙恬拓境而被大刑樂毅破齊而遭讒佞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慷慨流涕而親當其事益以傷絶何者荆州覆敗大臣失節百無一還惟臣尋事自致房陵上庸而復乞身自放於外伏想殿下聖恩[illegible]

悟然臣之心悖臣之舉臣誠小人不能始終知而為之敢謂非罪臣每聞交絕無惡聲去臣無怨辭臣過奉教於君子願君王勉之也

後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得偏全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祖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祁連逼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偽定一時耳況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況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朞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閻芝丁立白壽劉郃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賨叟青羌散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乞立諸葛亮廟表

蜀習隆

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況亮德範遐邇勳蓋季世興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烝嘗止於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此聖懷所以惟疑也臣愚以為宜因近其墓立之于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

荀彧功表

魏武帝

昔袁紹作逆連兵官渡時衆寡糧單圖欲還許尚書令荀彧深建宜住之便遠恢進討之略起發臣心革易愚慮堅營固守徼其軍實遂摧撲大寇濟危以安紹既破敗臣糧亦盡將舍河北之規改就荆南之策彧復備陳得失用移臣議故得反旆冀土克平四州向使臣退軍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敵人懷利以自百臣衆怯沮以喪氣有必敗之形無一捷之勲復若南征劉表委棄兖豫饑軍深入踰越江沔利既難要將失本據而彧建二策以亡爲存以禍爲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是故先帝貴指縦之功薄搏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力原其績效足享高爵而海内未諭其狀所受不侔其功臣誠惜之乞重平議增疇户邑

求自試表

曹植二首

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以匡國朝叙百揆稷契夔龍是矣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廣邦境南仲方叔是也昔伊尹之爲媵臣至賤也吕尚之處漁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湯文誠合志同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發䮍驥於吴越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子遇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昔段干木脩德於閭閻泰師爲之輟攻而文侯以安穰苴授節於邦境燕晉爲之退師而景公無患皆簡德尊賢之所致也願陛下垂高宗傅説之明以顯中興之功

諫伐遼東表

臣伏以遼東負阻之國勢便形固帶以遼海今輕軍遠攻師疲力屈彼有其備所謂以逸待勞以飽待饑者也以臣觀之誠未易攻也若國家攻而或剋屠襄平之城懸公孫之首得其地不足以償中國之費虜其民不足以補三軍之失是我所獲不如所喪也若其不拔曠日持久暴師於野然天時不測水濕無常彼我之兵連於城下進則有高城深池無所施其功退則有歸塗不通道路纖介東有待釁之吴西有伺隙之蜀吴越東南則荆揚騷動蜀應西境則雍凉三分兵不解於外民罷困於内促耕不解其饑疾蠶不救其寒夫渴而後穿井饑而後殖種可以圖遠難以應卒也臣以爲當今之務在於省徭役薄賦斂勸農桑二者既備然後令伊管之臣得施其術孫吴之將得奮其力若此則太平之基可立而待康哉之歌可坐而聞嘗何憂於二敵何懼於公孫乎今不恤邦畿之内而勞神於蠻貊之域竊爲陛下不取也

薦關内侯季直表

魏鍾繇元常

臣繇言臣自遭遇先帝忝列腹心爰自建安之初王師

破賊關東時年荒穀貴郡縣殘毀三軍餽饟朝不及夕先帝神畧奇計委任得人深山窮谷民獻米豆道路不絶遂使彊敵喪膽我衆作氣旬月之間廓清蟻聚當時實用故山陽太守關内侯李直之策尅期成事不差毫髪先帝賞以封爵授以劇郡今直罷任旅食許下素爲廉吏衣食不充臣愚欲望聖德録其舊勲矜其老困復畀一州俾圖報效直力氣尚壯必能夙夜保養人民臣受國家恩不敢雷同見事不言

進諸葛亮集表　晉陳壽承祚

臣壽等言臣前在著作郎侍中領中書監濟北侯臣荀勗中書令關内侯臣和嶠奏使臣定故蜀丞相諸葛亮

故事亮毗佐危國負阻不賓然猶存録其言耻善有遺誠是大晉光明至德澤被無疆自古已來未之有倫也輙刪除複重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篇名如右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遭漢末擾亂隨叔父玄避難荆州躬耕于野不求聞達時左將軍劉備以亮有殊量乃三顧亮於草廬之中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劉琮舉州委質而備失勢衆寡無立錐之地亮時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孫權求援吳會權既宿服仰備又覩亮奇雅甚敬重之即遣兵三萬人以助備備得用與武帝交戰大破其軍乘勝克捷江南悉平後備又西取益州益州既定以亮爲軍師將軍備稱尊號拜亮爲丞相録尚書事及備殂没嗣子幼弱事無巨細亮皆專之于是外連東吳内平南越立法施度整理戎旅工械技巧物究其極科教嚴明賞罰必信無惡不懲無善不顯至于吏不容奸人懷自厲道不拾遺彊不侵弱風化肅然也當此之時亮之素志進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退欲跨陵邊疆震蕩宇内又自以爲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是以用兵不戢屢耀其武然亮才于治戎爲長奇謀爲短理民之幹優于將略而所與對敵或值人傑加衆寡不侔攻守異體故雖連年動衆未能有克昔蕭何薦韓信管仲舉王子城父皆

忖己之長未能兼有也亮之器能政理抑亦管蕭之亞匹也而時之名將無城父韓信故功業陵遲大義不及邪蓋天命有歸不可以智力爭也青龍二年春亮帥衆出武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其秋病卒黎庶追思以爲口實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猶在耳雖甘棠之詠召公鄭人之歌子産足以遠譬也孟軻有云以逸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人雖死不忿信矣論者或怪亮文彩不豔而過於丁寧周至臣愚以爲咎繇大賢也周公聖人也考之尚書咎繇之謨略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群下矢誓故也亮所與言盡衆人凡士故其文指不及得遠也然其聲教

遺言皆經事綜物公誠之心形于文墨足以知其人之意理而有補於當世伏惟陛下邁蹤古聖蕩然無忌庶雖敵國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諱所以明大通之道也

辭長沙郡公表　晉陶侃士行

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聖朝歷世之恩陛下睿鑒寵靈彌泰有始必終自古而然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復何恨但以陛下春秋尚富餘寇不誅山陵未反所以憤愾兼懷不能已已臣雖不知命年時已邁國恩殊特賜封長沙隕越之日當歸骨國土臣父母舊葬今在潯陽緣存處亡無心分違已勅國臣脩遷改

之事刻以來秋奉迎窀穸事訖乃告老下藩不圖所患遂爾綿篤伏枕感結情不自勝臣聞者猶爲犬馬之齒尚可少延欲爲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季龍是以遣毋丘奧於巴東授桓宣於襄陽良圖未叙於此長乖此方之任內外之要願陛下速選臣代使必得良才奉宣王猷遵成臣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雖聖姿天縱英奇日新方事之殷當賴群儁司徒導鑒識經遠光輔三世司空鑒簡素貞正內外惟允平西將軍亮雅量詳明器用周時即陛下之周召也獻替疇諮敷融政道地平天成四海幸賴謹遣左長史殷羨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荊江州刺史印傳棨戟仰戀天恩悲酸感結

理劉司空表　晉盧湛子諒

臣聞經國之體在於崇明典刑立政之務在於固慎關塞況方岳之臣殺生之柄而可不正其任直以杜其姦邪哉竊見故司空廣武侯琨在惠帝擾攘之際值群后鼎沸之難戮力皇家義誠彌厲躬統華夷親受矢石石超授首呂朗面縛社稷克寧鑾輿反駕奉迎之勳琨實爲隆此琨效忠之一驗也其後并州刺史東嬴公騰以晉川荒匱移鎭臨漳太原西河盡徙三魏琨受任并州屬承其弊到官之日遺戶無幾當易危之勢處難濟之土鳩集傷痍撫和戎狄數年之間公私漸振會京都失

守群逆縱逸邊萌頓仆苟懷宴安咸以爲并州之地四塞爲固且可閉關守險畜養徒琨抗辭厲聲忠亮奮發以爲天子沉辱而不隕身死節情非所安遂乃跋履山川東西征討屠各乘虛晉陽沮潰琨父母罹屠戮之殃門族受殲夷之禍向使琨從州人之心爲自守之計則聖朝未必加誅而族黨可以不喪及猗盧敗亂晉人歸奔琨於平城納其初附將軍箕澹又以爲此雖晉人久在荒裔難以法整不可便用琨又讓之義形於色假從澹議偷於苟存則晏然於并土必不亡身於燕薊也琨自以備位方嶽綱維不舉無緣虛荷大任坐居三司是以陛下登祚便引愆告遜前後章表具陳誠款尋今從

中郎臣續澹以章綬節傳奉還本朝與匹磾使濟衛
朔一時俱發又匹磾以琨王室大臣懼奪已威重忌琨
之形漸彰於外琨知其如此慮不可久欲遣妻息大小
盡詣京城以其門室一委陛下有征舉之會則身充一
卒若匹磾縱凶慝則妻息可免具令臣澹密宣此旨求
詔勅路次令相迎衛會王成從平陽逃來說南陽王保
稱號隴右士衆甚盛當移關中匹磾聞此私懷顧望留
停榮邵欲遣前兼鴻臚邊邈奉使詣保懼澹獨南言其
此志遂不許引路冊誠赤心卒不上達匹磾兄眷喪亡
嗣子幼弱欲因奔喪奪取其國又自以欺國陵家懷邪
樂禍恐父母宗黨不容其罪是以卷甲棄兵陰圖作亂

欲害其從叔驎從弟末波等以取其國匹磾親信密告
驎波驎波乃遣人距之匹磾僅以身免百姓謂匹磾已
沒皆憑向琨若琨于時有害匹磾之情則居然可擒不
復勞於人力自此之後上下並離匹磾遂欲盡勒胡晉
徙居上谷琨深不然之勸移厭次南憑朝廷匹磾不能
納反禍害父息四人從兄二息同時并命琨未遇害知
匹磾必有禍心語臣等云受國厚恩不能克報雖才略
不及亦由遇此厄運人誰不死死生命也唯恨下不能
效節於一方上不得歸誠於陛下辭旨慷慨動於左右
匹磾既害琨橫加誣謗言琨欲闚神器謀圖不軌琨無
述覺頑凶之思又無信布懼誅之情踦嶇亂亡之際夾
肩異類之間而有如此之忠哉雖臧獲之愚廝養之智
猶不爲之況在國士之列忠節先著者乎匹磾之害琨
稱陛下密詔琨信有罪陛下加誅自當肆諸市朝與衆
棄之不令殊俗之竪戮台輔之臣亦已明矣然則擅詔
有罪雖小必誅矯制有功雖大不論正以興替之根咸
在於此開塞之由不可不閑故也而匹磾無所顧忌怙
亂專殺虛假王命虐害鼎臣辱諸夏之望敗王室之法
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若聖朝猶加隱忍未明大體則不
逞之人襲匹磾之跡殺生自由好惡任意陛下將何以
誅之哉折衝厭難唯存戰勝之將除暴討亂必須知略
之臣故古語云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非虛言矣自

河以北幽并以南醜類有所顧憚者唯琨而已琨受害
之後群凶欣欣莫不得意鼓行中州曾無纖介此又華
夷小大所以長歎者也伏惟陛下叡聖之隆中興之緒
方將平章典刑以經序萬國而琨受害非所宛痛已甚
未聞朝廷有以甄論昔壺關三老訟衛太子之罪谷永
劉向辨陳湯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上足以悟聖主
之懷臣等祖考以來世受殊遇入侍翠幄出簪彤管弗
克負荷播越遐荒與琨周旋接事終始足以仰慕三臣
在昔之義謹陳本末冒以上聞仰希聖朝曲賜哀察

謝封康樂侯表　　謝靈運

昔強互暴虐恃僭曆紀既噬五都志吞六合遂陷没四

河傾後南漢淩藉紀郢跨越淮泗于時策畫惟疑地險已謝成懼君臣同泯有生無餘亡祖奉國威靈董符戎重盡心所事剋黜禍亂功參盤鼎胙土南服逮至臣身值遭泰路日月改暉榮落代運輸稅唐化生幸無已不悟天道下濟鴻鈞曲成乃眷遐績式是興微分虎鈿龜復紹茅土鳴玉拖紱班景元勳澤洽往德恩覃來胤永惟先蹤遠感崩結豈臣虺蒻所當忝承臣聞至公無私甄藏則一皇恩遠被殊代可作是以信陵之賢簡在高祖之心望諸之道復獲隆漢之封覩史歎古欽茲盛美豈謂紫凝近霑微躬傾宗殞元心識其會酬恩答厚罔知所由

上三國志注表

晉裴松之

臣聞智周則萬里自賓鑒遠則物無遺照雖盡性窮微深不可識至於緒餘所寄則必接乎麤迹是以體備之量猶曰好察邇言畜德之厚在於多識往行伏惟陛下道該淵極神超妙物暉光日新郁哉彌盛雖一貫墳典怡心玄賾猶復降懷近誠博觀興廢將以總括前蹤貽誨來世臣前被詔使采三國異同以注陳壽國志壽書銓叙可觀事多審正誠游覽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於略時有所脫漏臣奉旨尋詳務在周悉上搜舊聞傍摭遺逸按三國雖歷年不遠而事關漢晉首尾所涉出入百載注記紛錯每多舛互其壽所不載事宜存錄者則罔不畢取以補其闕或同說一事而辭有乖雜或出事本異疑不能判並皆抄内以備異聞若乃紕謬顯然言不附理則隨違矯正以懲其妄其時事當否及壽之小失頗以愚意有所論辯自就撰集已垂期月寫校始訖謹封上呈竊惟繢事以衆色成文蜜蠭以兼采為味故能使絢素有章甘踰本質臣寔頑乏顧慙二物雖自罄勵分絕藻繢既謝淮南食時之敏又微狂簡斐然之作淹留無成祇穢翰墨不足以上酬聖旨少塞愆責愧懼之深若墜淵谷

廣文選卷第二十一

廣文選卷第二十二

上書上

報燕惠王書　燕樂毅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厠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

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發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磿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耻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弃群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脩法令慎庶孼施及乎萌隷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早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

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留意焉

論趙高書　秦李斯

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期年遂刼其君田常爲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即弒簡

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爲韓安相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

至言　漢賈山

臣聞爲人臣者盡忠竭愚以直諫主不避死亡之誅者臣山是也臣不敢以久遠諭願借秦以爲諭唯陛下少加意焉夫布衣韋帶之士脩身於內成名於外而使後世不絶息至秦則不然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賦斂重數百姓任罷赭衣半道群盜滿山使天下之人戴目而視傾耳而聽一夫大謼天下嚮應者陳勝是也秦非徒如

此也起咸陽而西至雍離宮三百鐘鼓帷帳不移而具又爲阿房之殿殿高數十仞東西五里南北千步從車羅騎四馬騖馳旌旗不橈爲宮室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聚廬而託處焉爲馳道於天下東窮燕齊南極吳楚江湖之上瀕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爲馳道之麗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邪徑而託足焉死葬乎驪山吏徒數十萬人曠日十年不休三泉合采金石冶銅錮其內漆塗其外被以珠玉飾以翡翠中成觀游上成山林爲葬薶之侈至於此使其後世曾不得蓬顆蔽冢而託葬焉秦以熊羆之力虎狼之心蠶食諸侯幷吞海內而不篤

也商人庶人誹謗已而改之從善無不聽也昔者秦政力并萬國富有天下破六國以爲郡縣築長城以爲關塞秦地之固大小之埶輕重之權其與一家之富一夫之彊胡可勝計也然而兵破於陳涉地奪於劉氏者何也秦王貪狼暴虐殘賊天下窮困萬民以適其欲也昔者周蓋千八百國以九州之民養千八百國之君用民之力不過歲三日什一而籍君有餘財民有餘力而頌聲作秦皇帝以千八百國之民自養力罷不能勝其役財盡不能勝其求一君之身耳所以自養者馳騁弋獵之娛天下弗能供也勞罷者不得休息飢寒者不得衣食亡罪而死刑者無所告訴人與之爲怨家與之爲讐

故天下壞也秦皇帝身在之時天下已壞矣而弗自知也秦皇帝東巡狩至會稽琅邪刻石著其功自以爲過堯舜統縣石鑄鍾虡篩土築阿房之宮自以爲萬世有天下也古者聖王作謚三四十世耳雖堯舜禹湯文武絫世廣德以爲子孫基業無過二三十世者也秦皇帝曰死而以謚法是父子名號有時相襲也以一至萬則世世不相復也故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皇帝者欲以一至萬也秦皇帝計其功德度其後嗣世世無窮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絶矣秦皇帝居滅絶之中而不自知者何也天下莫敢告也其所以莫敢告者何也亡養老之義亡輔弼之臣亡進諫

之士縱恣行誅退誹謗之人殺直諫之士是以道諛媮合苟容比其德則賢於堯舜課其功則賢於湯武天下已潰而莫之告也詩云匪言不能胡此畏忌聽言則對譖言則退此之謂也又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天下未嘗亡士也然而文王獨言以寧者何也文王好仁則仁興得士而敬之則士用用之有禮義故不致其愛敬則不能盡其心不能盡其心則不能盡其力不能盡其力則不能成其功故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絰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古之君

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顏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立於後世而令聞不忘也今陛下思念祖考述追厥功圖所以昭光洪業休德使天下舉賢良方正之士天下皆訢訢焉曰將興堯舜之道三王之功矣天下之士莫不精白以承休德今方正之士皆在朝廷矣又選其賢者使為常侍諸吏與之馳敺射獵一日再三出臣恐朝廷之解弛百官之墮於事也諸侯聞之又必怠於政矣陛下即位親自勉以厚天下損食膳不聽樂減外徭衛卒止歲貢省廄馬以賦縣傳去諸苑以賦農夫出帛十餘萬匹以振貧民禮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筭不

賜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發御府金賜大臣宗族亡不被澤者赦罪人憐其亡髮賜之巾憐其衣赭書其背父子兄弟相見也而賜之衣平獄緩刑天下莫不說喜是以元年膏雨降五穀登此天之所以相陛下也刑輕於他時而犯法者寡衣食多於前年而盜賊少此天下之所以順陛下也臣聞山東吏布詔令民雖老羸癃疾扶杖而往聽之願少須臾毋死思見德化之成也今功業方就名聞方昭四方鄉風今從豪傑之臣方正之士直與之日日獵射擊兔伐狐以傷大業絶天下之望臣竊悼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不勝大願願少衰射獵以夏歲二月定明堂造太學脩先王之道風行

俗成萬世之基定然後唯陛下所幸耳古者大臣不媟故君子不常見其齊嚴之色肅敬之容大臣不得與宴游方正脩潔之士不得從射獵使皆務其方以高其節則群臣莫敢不正身脩行盡心以稱大禮如此則陛下之道尊敬功業施於四海垂於萬世子孫矣誠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矣夫士脩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廷臣竊愍之陛下與衆臣宴遊與大臣方正朝廷論議夫游不失樂朝不失禮議不失計軌事之大者也

稱臣書　　漢南粵王佗

老夫臣佗昧死再拜上書皇帝陛下老夫故粵吏也高皇帝幸賜臣佗璽以為南粵王使為外臣時內貢職高

后自臨用事近細士信讒臣別異蠻夷出令曰毋予蠻夷外粵金鐵田器馬牛羊老夫使內史凡三輩上書謝過皆不反吏相與議曰今內不得振於漢外亡以自高異故更號爲帝自帝其國非敢有於天下也老夫身定百邑之地東西南北數十萬里帶甲百萬然北面而臣事漢何也不敢背先人之故老夫處粵四十九年于今抱孫焉然夙興夜寐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鍾鼓之音者以不得事漢也今陛下幸哀憐復故號通使漢如故老夫死骨不腐改號不敢爲帝矣

言兵事書　漢鼂錯　三首

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毆略畜產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盜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底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蘢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

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此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

出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劒戟相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爲小以彊爲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爲表裏各

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惟陛下財擇

上守邊備書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楊粵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粵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爲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楊粵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

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答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迺募罪人及免徒復

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迺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埶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募民徙塞下書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慕或作）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也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製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內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脩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

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成於內則軍正（政或作）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遊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驩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絕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財察

諫伐閩越書　劉安

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斂哀鰥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人安其生自以沒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為陛下重之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非彊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國也故古者封內甸服封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狄荒服遠近勢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

天子未嘗舉兵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閒篁竹之中習於水鬭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險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閒獨數百千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民得夫婦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為藩臣貢酎之奉不輸大內一卒之用不給上事自相攻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後兵

革無時得息也閒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子以接衣食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輿轎而隃領拕舟而入水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擊石林中多蝮蛇猛獸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眾矣前時南海王反陛下先臣使將軍閒忌將兵擊之以其軍降處之上淦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未戰而疾死者過半親老涕泣孤子謕號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為記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

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災氣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為之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為之早閉晏開朝不及夕臣安竊為陛下重之不習南方地形者多以越為人眾兵彊能難邊城淮南全國之時多為邊吏臣竊聞之與中國異限以高山人迹所絕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且越人欲為變必先田餘干界中積食糧乃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越人有入伐材者

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柰邊城何且越人緜力薄材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乃足輓車奉饟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濕近夏癉熱暴露水居蝮蛇蠚生疾疢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而殺之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施德垂賞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為畜越此必委質為藩臣世共貢職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

外不勞一卒不頓一戟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背而去之則復相群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食糧乏絶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紝丁壯從軍老弱轉餉居者無食行者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禄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引久士卒勞倦越出擊之秦兵大破迺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內外騷動百姓靡敝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群爲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

之所處荊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殷天子代小蠻夷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廝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囿江漢爲池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扆馮玉几南面而聽斷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山而四維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間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勞而君子養焉愚者言而智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障蔽人臣之任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廣文選卷第二十二

上書 中

論伐匈奴書　漢主父偃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功齊三代

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而北攻胡郤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眾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黃腄琅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

天下始叛也及高皇帝定天下畧地於邊聞匈奴聚於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影今以陛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迺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眾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夫匈奴行盜侵驅所以為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為人夫不上觀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民靡敝愁苦將吏相

疑而外市故尉佗章邯得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周書曰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陛下熟計之而加察焉

言世務書　漢嚴安

臣聞鄒子曰政教文質者所以云救也當時則用過則舍之有易則易之故守一而不變者未睹治之至也今天下人民用財侈靡車馬衣裘宮室皆競脩飾調五聲使有節族雜五色使有文章重五味方丈於前以觀欲天下彼民之情見美則願之是教民以侈也侈而無節則不可贍民離本而徼末矣末不可以徒得故搢紳者不憚為詐帶劍者夸殺人以矯奪而世不知媿故姦

浸長夫佳麗珍怪固順於耳目故養失而泰樂失而淫
禮失而采教失而偽偽采淫泰非所以範民之道也是
以天下人民逐利無已犯法者衆臣願為民制度以防
其淫使貧富不相燿以和其心心既和平其性恬安恬
安不營則盜賊銷盜賊銷則刑罰少刑罰少則陰陽和
四時正風雨時草木暢茂五穀蕃熟六畜遂字民不夭
厲和之至也臣聞周有天下其治三百餘歲成康其隆
也刑措四十餘年而不用及其衰亦三百餘年故五伯
更起伯者常佐天子興利除害誅暴禁邪匡正海內以
尊天子五伯既沒聖賢莫續天子孤弱號令不行諸侯
恣行彊陵弱衆暴寡田常簒齊六卿分晉並為戰國此

民之始苦也於是彊國務攻弱國脩守合從連衡馳車
轂擊介胄生蟣蝨民無所告愬及至秦王蠶食天下并
吞戰國稱號皇帝一海內之政壞諸侯之城銷其兵鑄
以為鍾虡示不復用元元黎民得免於戰國逢明天子
人人自以為更生鄉使秦緩刑罰薄賦斂省繇役貴仁
義賤權利上篤厚下佞巧變風易俗化於海內則世世
必安矣秦不行是風循其故俗為知巧權利者進篤厚
忠正者退法嚴令苛諂諛者衆日聞其美意廣心逸欲
威海外使蒙恬將兵以北攻彊胡辟地進境戍於北河
飛芻輓粟以隨其後又使尉屠睢將樓船之士攻越使
監祿鑿渠運糧深入越地越人遁逃曠日持久糧食乏

絕越人擊之秦兵大敗秦乃使尉佗將卒以戍越當是
時秦禍北構於胡南挂於越宿兵於無用之地進而不
得退行十餘年丁男被甲丁女轉輸苦不聊生自經於
道樹死者相望及秦皇帝崩天下大叛陳勝吳廣舉陳
武臣張耳舉趙項梁舉吳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
魏韓廣舉燕窮山通谷豪士並起不可勝載也然本皆
非公侯之後非長官之吏無尺寸之勢起閭巷杖棘矜
應時而動不謀而俱起不約而同會壤長地進至乎伯
王時教使然也秦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滅世絕祀窮兵
之禍也故周失之弱秦失之彊不變之患也今徇南夷
朝夜郎降羌僰略薉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

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今中國無狗吠之
警而外累於遠方之備靡敝國家非所以子民也行無
窮之欲甘心快意結怨於匈奴非所以安邊也禍挐而
不解兵休而復起近者愁苦遠者驚駭非所以持久也
今天下鍛甲摩劍矯箭控弦轉輸軍糧未見休時此天
下所共憂也夫兵久而變起事煩而慮生今外郡之地
或幾千里列城數十形束壤制帶脅諸侯非宗室之利
也上觀齊晉所以亡公室卑削六卿大盛也下覽秦之
所以滅刑嚴文刻欲大無窮也今郡守之權非特六卿
之重也地幾千里非特閭巷之資也甲兵器械非特棘
矜之用也以逢萬世之變則不可勝諱也

論土崩瓦解書　漢徐樂

臣聞天下之患在於土崩不在瓦解古今一也何謂土崩秦之末世是也陳涉無千乘之尊尺土之地身非王公大人名族之後鄉曲之譽非有孔曾墨子之賢陶朱猗頓之富也然起窮巷奮棘矜偏袒大呼天下從風此其故何也由民困而主不恤下怨而上不知俗已亂而政不脩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此之謂土崩故曰天下之患在乎土崩何謂瓦解吳楚齊趙之兵是也七國謀為大逆號皆稱萬乘之君帶甲數十萬威足以嚴其境內財足以勸其士民然不能西攘尺寸之地而身為禽於中原者此其故何也非權輕於匹夫而兵弱於

陳涉也當是之時先帝之德未衰而安土樂俗之民衆故諸侯無境外之助此之謂瓦解故曰天下之患不在瓦解由此觀之天下誠有土崩之勢雖布衣窮處之士或首難而危海內陳涉是也況三晉之君或存乎天下雖未治也誠能無土崩之勢雖有彊國勁兵不得還踵而身為禽吳楚是也況群臣百姓能為亂乎此二體者安危之明要賢主之所留意而深察也間者關東五穀數不登年歲未復民多窮困重之以邊境之事推數循理而觀之民宜有不安其處者矣不安故易動易動者土崩之勢也故賢主獨觀萬化之原明於安危之機脩之廟堂之上而銷未形之患也其要期使天下無土崩之勢而已矣故雖有彊國勁兵陛下逐走獸射飛鳥弘游燕之囿淫從恣之觀極馳騁之樂自若金石絲竹之聲不絕於耳帷幄之私俳優朱儒之笑不乏於前而天下無宿憂名何必夏商俗何必成康雖然臣竊以為陛下天然之質寬仁之資而誠以天下為務則禹湯之名不難侔而成康之俗未必不復興也此二體者立然後處尊安之實揚廣譽於當世親天下而服四夷餘恩遺德為數世隆南面背依攝袂而揖王公此陛下之所服也臣聞圖王不成其敝足以安安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威而不成奚征而不服哉

救太子書　漢壺關三老

臣聞父者猶天母者猶地子猶萬物也故天平地安陰陽和調物迺茂成父慈母愛室家之中子迺孝順陰陽不和則萬物夭傷父子不和則室家喪亡故父不父則子不子君不君則臣不臣雖有粟吾豈得而食諸昔者虞舜孝之至也而不中於瞽叟孝己被謗伯奇放流骨肉至親父子相疑何者積毀之所生也由是觀之子無不孝而父有不察今皇太子為漢嫡嗣承萬世之業體祖宗之重親則皇帝之宗子也江充布衣之人閭閻之隸臣耳陛下顯而用之銜至尊之命以迫蹵皇太子造飾姦詐群邪錯謬是以親戚之路隔塞而不通太子進則不得上見退則困於亂臣獨冤結而亡告不忍忿忿

比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自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詩曰營營青蠅止于藩愷悌君子無信讒言讒言罔極交亂四國往者江充讒殺趙太子天下莫不聞其罪固宜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三公自將智者不敢言辨士不敢說臣竊痛之臣聞子胥盡忠而忘其號（平聲）比干盡仁而遺其身忠臣竭誠不顧斧鉞之誅以陳其愚志在匡君安社稷也詩云取彼譖人投畀豺虎唯陛下寬心慰意少察所親毋患太子之非亟罷甲兵無令太子久亡臣不勝惓惓出一旦之命待罪建章闕下

諫擊匈奴書　　漢魏相　弱翁

臣聞之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己不得已而起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忍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貨寶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民人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五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間者匈奴嘗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屯田車師不足致意中今聞諸將軍欲興兵入其地臣愚不知此兵何名者也今邊郡困乏父子共犬羊之裘食草萊之實常恐不能自存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其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出兵雖勝猶有後憂恐災害之變因此以生今郡國守相多不實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案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臣愚以爲此非小變也今左右不憂此乃欲發兵報纖介之忿於遠夷殆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

尚德緩刑書　　漢路溫舒　長君

臣聞齊有無知之禍而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文公用伯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爲太宗繇是觀之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故桓文扶微興壞尊文武之業澤加百姓功潤諸侯雖不及三王天下歸仁焉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敬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之於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化之後必有異舊之恩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往者昭帝即世而無嗣大臣憂戚焦心合謀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授命淫亂其心遂以自亡深察禍變之故迺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命武帝股肱漢朝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行然後宗廟以安天下咸寧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絶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義之士貴治獄

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故盛服先王
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胷譽諛之聲日滿於耳虛
美熏心實禍蔽塞此迺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
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
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下之大命也死
者不可復生絕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
不經今治獄吏則不然上下相毆以刻爲明深者獲公
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
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
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聖之所以傷也太平
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
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以視之吏治者
利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内之蓋
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爲死有餘辜何則成練者
衆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爲深刻殘賊而亡極媮
爲一切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爲獄
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此皆疾吏之風悲痛之辭也
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正離親塞道莫甚乎治
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烏鳶之卵不毀而後
鳳凰集誹謗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有言山藪
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詬惟陛下除誹謗以
招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

之德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
永履和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訟王尊書　　漢公乘興

尊治京兆功効日著往者南山盜賊阻山橫行剽劫良
民殺奉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
捕暴師露衆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群盜浸彊吏
氣傷沮流聞四方爲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不愛
金爵重賞關内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尊捕
群盜方略拜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尊盡
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厲奔北之吏起沮傷之氣
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
循貧弱鉏耘豪彊長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
翦張禁酒趙放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軌上
干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爲百姓豺狼更
數二千石二十年莫能禽討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
姦邪銷釋吏民説服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所稀
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爲真未有殊絕褒賞加於尊身今
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爲國家憂無承用詔書之意
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原其所以出御史丞楊輔故爲尊
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
過尊大奴利家利家捽搏其頰兄子閎拔刀欲剄之輔
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内懷怨恨外依公事建

晝爲此議傳致奏文浸潤加誣以復私怨昔白起爲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譖之賜死杜郵吳起爲魏守西河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秦聽浸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絜己砥節首公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國家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無辜制於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獨掩怨讐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群盜並興選賢徵用起家爲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譖不行焉可謂明矣願下公卿大夫博士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靜言庸違放殛之刑也審如御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放於無人之域不得苟免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之辜不可但已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亦宜有誅以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惟明主參詳使白黑分別

救劉輔書　漢谷永子雲

臣聞明王垂寬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然後百僚正位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諂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𠎝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擢爲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爲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朝廷體獨觸忌諱不足深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與衆共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鳴犢孔子臨河而還今天心未豫災異屢降水旱迭臻方當隆寬廣問褒直盡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諍之臣震驚群下失忠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天下不可戶曉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亟而折傷之暴人有懼心精銳銷耎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廣德美之風也臣等竊深傷之惟陛下留神省察

訟陳湯書　漢耿育

延壽湯爲聖漢揚鉤深致遠之威雪國家累年之恥討絕域不羈之君係萬里難制之虜豈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詔宣著有功改年垂歷傳之無窮應是南郡獻白虎邊垂無警備會先帝寢疾然猶垂意不忘數使尚書責問丞相趣立其功獨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壽數百戶此功臣戰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業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動國家無事而大臣傾邪讒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難以防未然之戒欲專主威排妬有功使湯塊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無罪老

雞燉煌正當西域通道令威名折衝之臣旋踵及身復
爲郅支遺虜所笑誠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蠻者未嘗不
陳郅支之誅以揚漢國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懼敵棄人
之身以快讒豈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慮衰今國家
素無文帝累年節儉富饒之蓄又無武帝薦延梟俊禽
敵之臣獨有一陳湯耳假使異世不及陛下尚望國家
追録其功封表其墓以勸後進也湯幸得身當聖世功
曾未久反聽邪臣鞭逐斥遠使亡逃分竄死無處所遠
覽之士莫不計度以爲湯功累世不可及而湯過人情
所有湯尚如此雖復破絶筋骨暴露形骸猶復制於脣
舌爲嫉妒之臣所係虜耳此臣所以爲國家尤戚戚也

論王氏書　漢梅福子真 二首

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
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其
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
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
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
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
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
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於天下也孝文皇帝起於代谷
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
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
亂何者秦爲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
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
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
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廷自衒鬻者
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
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
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
其大臣勢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乃窺國家之隙見
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群蹈藉名都
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
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

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
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
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筭術也）
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
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致也昔秦武王好力
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
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
秩以升斗之禄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
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
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
其儁傑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

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砥同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為漢敺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闢地建功為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市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讐亡益於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醇白黑雜合謂之駮欲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為諱朝廷尤甚群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群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為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變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為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為右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於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為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書作燄燄埶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

請孔子為殷後書

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没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故願一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如其事昔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舉絕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

編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況聖人又殷之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

諫不受單于朝書　揚雄

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二者皆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爲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夫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秦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言畫策堅固如石也）之臣甚衆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群臣廷議樊噲請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季布曰噲可斬也妄阿順旨於是大臣權書遺之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墬（地）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且不可得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深惟社稷之計規恢萬載之策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於是浮西河絕大幕（幕音漠）破寘顏襲王庭窮極其地追奔逐北封狼居胥山禪於姑衍以臨瀚海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壹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以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填盧山之壑而不悔也至本始之初匈奴有桀心欲掠烏孫侵公主迺發五將之師十五萬騎獵其南而長羅侯以烏孫五萬騎震其西皆至質（信也）而還時鮮有所獲徒奮揚威武明漢兵若風雷耳雖空行空反尚誅兩將軍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逮至元康神爵之間大化神明鴻恩溥洽而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日逐呼韓邪攜國歸死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自此之後欲朝者不距不欲者不彊何者外國天性忿鷙形容魁健負力怙氣難化以善易隸以惡其彊難詘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

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藉蕩姐音紫羌屬之場艾朝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固已犂其庭掃其閭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菑惟北狄為不然真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茲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迺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柰何距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夫款而隙之使有恨心負前言緣往辭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

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為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聽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壹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為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迺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為國不安也惟陛下少留意於未亂未戰以遏邊萌之禍

諫伐匈奴書　漢嚴尤

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蚊虻之螫毆之而已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約齎輕糧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厄比年饑饉西北邊尤甚發三十萬眾具三百日糧東援海代南取江淮然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露師老械

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軍糧內調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餘糧尚多人不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釜鍑薪炭重不可勝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尾相隨虜要遮前後危殆不測此五難也大用民力功不可必立臣伏憂之

廣文選卷第二十四

上書下

訟馬援書　漢朱勃

臣聞王德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横大臣曠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口在内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愼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七郡之使徼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關唯獨狄道爲國堅守士民饑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諭羌戎謀如涌泉知如轉規遂救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全師進因糧敵人隴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鋤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阯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州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絶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絶國土不傳海内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横被誣罔之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醲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間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竪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黄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絶宜續以厭海内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欒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慄闕廷

論東宮師保書　班彪

孔子稱性相近習相遠也賈誼以爲習與善人居不能無爲善猶生長於齊不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於楚不能無楚言也是以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愼所習昔成王之爲孺子出則周公召公太史佚入則太顛閎夭南宮括散宜生左右前後禮無違者故成王一日即位天下曠然太平是以春秋愛子教以義方不納於邪驕奢淫佚所自邪也詩云詒厥孫謀以燕翼子言武王之謀遺子孫也漢興太宗使鼂錯導太子以法術賈誼教梁王以詩書及至中宗亦令劉向王褒

蕭望之周堪之徒以文章儒學保訓東宮以下莫不崇
簡其人就成德器今皇太子諸王雖結髮學問脩習禮
樂而傳相未值賢才官屬多闕舊典宜博選名儒有威
重明通政事者以爲太子太傅東宮及諸王國備置官
屬又舊制太子食湯沐十縣設周衛交戟五日一朝因
坐東廂省視膳食其非朝日使僕中允旦旦請問而已
明不媟黷廣其敬也

上誹謗書　漢孔仲和

臣之愚意以爲凡言誹謗者謂實無此事而虛加誣之
也至如孝武皇帝政之美惡顯在漢史坦如日月是爲
臣說書傳實事非虛謗也夫帝者爲善則天下之

善成歸焉其爲不善則天下之惡亦萃焉斯皆有以致
之故不可以誅於人也且陛下即位以來政教未過而
德澤有加天下所具見也臣等獨何譏刺哉假使所非
實是則固應悛改儻其不當亦宜含容又何罪焉陛下
不推原大數深自爲計徒肆私忿以快其意臣等受戮
死即死耳顧天下之人必回視易慮以此事闚陛下心
自今以後苟見不可之事終莫復言者矣臣之所以不
愛其死猶敢極言者誠爲陛下深惜此大業陛下若不
自惜則臣何賴焉齊桓公親揚其先君之惡以唱管仲
然後群臣得盡其心今陛下乃欲以十世之武帝諱
實事豈不與桓公異哉臣恐有司卒然見構銜恨蒙枉
不得自敘使後世論者擅以陛下過察之明寧可復使
子孫追掩之乎詔詣闕什八謁

乞徵黃瓊李固并消弭災書　漢郎顗雅光

臣前對七事要政急務宜於今者所當施用誠知愚淺
不合聖聽人賤言廢當受誅罰征營惶怖靡知厝身臣
聞剗舟剡楫將欲濟江海也聘賢選佐將以安天下也
昔唐堯在上群龍爲用文武創德周召作輔是以能建
天地之功增日月之耀者也詩云赫赫王命仲山甫將
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宣王是賴以致雍熙陛下踐
阼以來勤心衆政而三九之位未見其人是以災害屢
臻四國未寧臣考之國典驗之閒見莫不以得賢爲功
失士爲敗且賢者出處翔而後集易以德進則其情不

苟然後使君子恥貧賤而樂富貴矣若有德不報有言
不讎來無所樂進無所趨則皆懷歸藪澤修其故志矣
夫求賢者上以承天下以爲人不用之則逆天統違人
望逆天統則災眚降違人望則化不行災眚降則下呼
嗟化不行則君道虧四始之缺五際之厄其咎如此豈
可不剛健篤實矜矜慄慄以守天功盛德大業乎臣伏
見光祿大夫江夏黃瓊耽道樂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
含味經籍又果於從政明達變復(一作政)朝廷前加優寵
賓于上位瓊入朝日淺謀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
老子曰大音希聲大器晚成善人爲國三年乃立天下

莫不嘉朝廷有此良人而復惟其不時還任陛下宜加隆崇之恩極養賢之禮徵反京師以慰天下又處士漢中李固年四十通游夏之藝履顔閔之仁潔白之節情同皦日忠貞之操好是正直卓冠古人當世莫及元精所生王之佐臣天之生固必爲聖漢宜蒙特徵以示四方夫有出倫之才不應限以官次昔顔子十八天下歸仁子奇稚齒化阿有聲若還瓊徵固任以時政伊尹傅說不足爲比則可垂景光致休祥矣臣顗明不知人伏聽衆言百姓所歸臧否共歎願汎問百僚覈其名行有一不合則臣爲欺國惟留聖神不以人廢言謹復條便四事附奏於左

一事孔子作春秋書正月者敬歲之始也王者則天之象因時之序宜開發德號爵賢命士流寛大之澤垂仁厚之德順助元氣含養庶類如此則天文昭爛星辰顯列五緯循軌四時和睦不則太陽不光天地溷濁時氣錯逆霾霧蔽日自立春以來累經旬朔未見仁德有所施布但聞罪罰考掠之聲夫天之應人疾於影響而自從入歲常有蒙氣月不舒光日不宣曜日者太陽以象人君政變於下日應於天清濁之占隨政抑揚天之見異事無虚作豈獨陛下倦於萬機惟幄之政有所闕歟何天戒之數見也臣願陛下發揚乾剛援引賢能勤求機衡之寄以獲斷金之利臣之所陳輒以太陽爲先者明其不可久闇急當改正其異雖微其事甚重臣言雖約其旨甚廣惟陛下乃眷臣章深留明思

二事孔子曰雷之始發大壯始君弱臣彊從解起今月九日至十四日大壯用事消息之卦也於此六日之中雷當發聲發聲則歲氣和王道興也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雷者所以開發萌牙辟陰除害萬物須雷而解資雨而潤故經曰雷以動之雨以潤之王者崇寛大順春令則雷應節不則發動於冬當震反潛故易傳曰當雷不雷太陽弱也今蒙氣不除日月變色則其效也天網恢恢踈而不

失隨時進退應政得失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璇璣動作與天相應雷者號令其德生養號令殆廢當生而殺則雷反作其時無歲陛下若欲除災昭祉順天致和宜察臣下尤酷害者亟加用黜以安黎元則大皓悅和雷聲乃發

三事去年十月二十日癸亥太白與歲星合於房心太白在北歲星在南相離數寸光芒交接房心者天帝明堂布政之宮孝經鉤命決曰歲星守心年穀豐尚書洪範記曰月行中道移節應期德厚受福重華留之重華者謂歲星在心也今太白從之交合明堂金水相賊而反同合此以陰陵陽臣下專權之異也房

心東方其國主宋石氏經曰歲星出左有年出右無年今金木俱東歲星在南是爲出右恐年穀不成宋人饑也陛下宜審詳明堂布政之務然後妖異可消五緯順序矣

四事易傳曰陽無德則旱陰僭陽亦旱陽無德者人君恩澤不施於人也陰僭陽者祿去公室臣下專權也自冬涉春訖無嘉澤數有西風反逆時節朝廷廣爲禱祈薦祭山川暴龍移市臣聞皇天感物不爲偽動災變應人要在責已若令雨可請降水可禳止則歲無隔并太平可待然而災害不息者患不在此也立春以來未見朝廷賞錄有功表顯有德存問孤寡賑

恤貧窮而但見洛陽都官奔車東西收擊纖介牢獄充盈臣聞恭陵火處比有光曜明此天災非人之咎丁丑大風掩蔽天地風者號令天之威怒皆所以感悟人君忠厚之戒又連月無雨將害粟麥若一穀不登則饑者十三四矣陛下誠宜廣被恩澤貸贍元元昔堯遭九年之水人有十年之蓄者簡稅防災爲其防也願陛下早宣德澤以應天功若臣言不用朝政不改待立夏之後乃有澍雨於今之際未可望也若政變於朝而天不雨則臣爲誣上愚不知量分當鼎鑊

論宦官女寵書　漢劉瑜季節

臣瑜自念東國鄙陋得以豐沛枝胤被蒙復除不給卒伍故太尉楊秉知臣竊闚典籍猥見顯舉誠冀臣愚直有補萬一而秉忠謨不遂命先朝露臣在下土聽聞歌謠驕臣虐政之事遠近呼嗟之音竊爲辛楚泣血漣如幸得引錄備答聖問泄寫至情不敢庸回誠願陛下且以須臾之慮覽今往之事人何爲咨嗟天曷爲動變蓋諸侯之位上法四七垂文炳燿關之盛衰者也今中官邪孽比肩裂土皆競立胤嗣繼體傳爵或乞子疏屬或買兒市道殆乖開國承家之義古者天子一娶九女娣姪有序河圖授嗣正在九房今女嬖令色充積閨帷皆當盛其玩飾冗食空宮勞散精神生長六疾此國之費

也生之傷也且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絕其道則水旱爲并詩云五日爲期六日不詹怨曠作歌仲尼所錄況從幼至長幽藏歿身又常侍黃門亦廣妻娶怨毒之氣結成妖眚行路之言官發略人女取人復置轉相驚懼孰有悲然無緣空生此譖鄒衍匹夫杞氏匹婦尚有城崩霜隕之異況乃群輩咨怨能無感乎昔秦作阿房國多刑人今第舍增多窮極奇巧掘山攻石不避時令促以嚴刑威以法正民無罪而復入之民有田而覆奪之州郡官府各自考事姦情賕賂皆爲吏餌民愁鬱結起入賊黨官輒興兵誅討其罪貧困之民或有賣其首級以要酬賞父兄相代殘身妻孥相視分裂窮之如此豈

不痛哉又陛下以北辰之尊神器之實而微行近習之
家私幸宦官之舍賓客市買熏灼道路因此暴縱無所
不容今三公在位皆博達道藝而各正諸己莫或匡益
者非不智也畏死罰也惟陛下設置七臣以廣諫道及
開東序金縢史官之書從堯舜禹湯文武致興之道遠
佞邪之人放鄭衛之聲則政致和平德感祥風矣臣悾
悾推情言不足採懼忤狂瞽惛悸上

薦謝該書　孔融

臣聞高祖創業韓彭諸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
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脩述舊業故能文
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厄

運三年乃讙令尚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電驚群凶破
殄始有櫜弓卧鼓之次宜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
車司馬令謝該體曾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群
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
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隼集陳庭黃能（三足鼈也）
入寢亥有二首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
北闕之前夏侯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
該實卓然比跡前列間以文事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
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山河沈淪荊楚
所謂往而不反者也後日當更饋樂以釣由余剋像以
求傅說豈不煩哉臣愚以爲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

人也惜劇之去國漢朝追恨衡於平原尊儒貴學惜失
賢也

救朱穆書　漢劉陶子奇

伏見施刑徒朱穆處公憂國拜州之日志清姦惡誠以
常侍貴寵父兄子弟布在州郡競爲虎狼噬食小人故
穆張理天綱補綴漏目羅取殘禍以塞天意由是內官
咸共恚疾謗讟煩興讒隙仍作極其刑謫輸作左校天
下有識皆以穆同勤禹稷而被共鯀之戾若死者有知
則唐帝怒於崇山重華忿於蒼梧矣當今中官近習竊
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運賞則使餓隸富於季孫
呼噏則令伊顏化爲桀跖而穆獨亢然不顧身害非惡

榮而好辱惡生而好死也徒感王綱之不攝懼天網之
久失故心懷憂爲上深計臣願黥首繫趾代穆校作

救第五種書　漢臧旻

臣聞士有忍死之辱必有就事之計故季布屈節於朱
家管仲錯行於召忽此二臣以可死而不死者非愛身
於須臾貪命於苟活隱其智力顧其權略庶幸逢時有
所爲耳卒遭高帝之成業齊桓之興伯遺其亡逃之行
赦其射鉤之讐勳効傳於百世君臣載於篇籍假令二
主紀過於纖介則此二臣同死於犬馬沈名於溝壑當
何由得中（終一作補）過之功乎伏見故兗州刺史第五種
在鄉曲無苞苴之嫌步朝堂無擇言之闕天性疾惡公

方不同故論者說清高以種爲上厚直士以種爲首春秋之義選人所長棄其所短録其小善除其大過種所坐以盜賊公負筋力未就罪至徽徙非有大惡昔虞舜事親大杖則走故種逃亡苟全性命冀有朱家之路以顯季布之會願陛下無遺須臾之恩令種有持忠入地之恨

獄中上書　江淹

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堂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此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始謂

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憐鑒下官本蓬戸桑樞之民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扃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使之末大王惠以恩光眄以顏色實佩荊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矣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缺迹墜昭憲身限幽圄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是以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秋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臥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次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寧當爭分寸之末競刀錐之利哉然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摩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才猶或如此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羞史遷下室如下官尚何言哉夫魯連之智辭祿而不反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鉗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

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雒榮光塞河西洎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照景飲醴而下官抱痛圜門含憤獄戸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丘之魂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此心旣照死且不朽

廣文選卷第二十四

廣文選卷第二十五

疏一　廣

論時政疏　賈誼 三首

臣竊惟事勢可爲痛哭者一可爲流涕者二可爲長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傷道者難徧以疏舉進言者皆曰天下已安治矣臣獨以爲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則諛皆非事實知治亂之體者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方今之勢何以異此本末舛逆首尾衡決國制搶攘非甚有紀胡可謂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數之於前因陳治安之策試詳擇焉夫射獵之娛與安危之機孰急使爲治勞智慮苦身體

乏鐘鼓之樂勿爲可也樂與今同而加之諸侯軌道兵革不動民保首領匈奴賓服四荒鄉風百姓素朴獄訟衰息大數既得則天下順治海內之氣清和咸理生爲明帝沒爲明神名譽之美垂於無窮禮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顧成之廟稱爲太宗上配太祖與漢亡極建久安之勢成長治之業以承祖廟以奉六親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經陳紀輕重同得後可以爲萬世法程雖有愚幼不肖之嗣猶得蒙業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達因使少知治體者得佐下風致此非難也其具可素陳於前願幸無忽臣謹稽之天地驗之往古按之當今之務日夜念此至孰也雖使禹舜復生爲陛

下計亦無以易此夫樹國固必相疑之勢下數被其殃上數爽其憂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親弟謀爲東帝親兄之子西鄉而擊今吳又見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義未過德澤有加焉猶尚如是況莫大諸侯權力且十此者乎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國之王幼弱未壯漢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數年之後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氣方剛漢之傅相稱病而賜罷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異淮南濟北之爲邪此時而欲爲治安雖堯舜不治黃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順而全安甚易不肯早爲已乃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豈有異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時因天之助尚

憚以危爲安以亂爲治假設陛下居齊桓之處將不合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設天下如曩時淮陰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韓信王韓張敖王趙貫高爲相盧綰王燕陳豨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當是時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殽亂高皇帝與諸公併起非有仄室之勢以豫席之也諸公幸者迺爲中涓其次廑得舍人材之不逮至遠也高皇帝以明聖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諸公多者百餘城少者乃三四十縣德至渥也然其後十年之間反者九起陛下之與諸公非親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

不能以是一歲爲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然尚有可諉者曰疏臣請試言其親者假令悼惠王王齊元王王楚中子王趙幽王王淮陽共王王梁靈王王燕厲王王淮南六七貴人皆亡恙當是時陛下即位能爲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諸王雖名爲臣實皆有布衣昆弟之心慮亡不帝制而天子自爲者擅爵人赦死辠甚者或戴黃屋漢法令非行也雖行不軌如厲王者令之不肯聽召之安可致乎幸而來至法安可得加動一親戚天下圜視而起陛下之臣雖有悍如馮敬者適啓其口匕首已陷其匈（同胸）矣陛下雖賢誰與領此故疏者必危親者必亂已然之效也其異姓負彊而動者漢已幸勝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既有徵矣其埶盡又復然殃旤之變未知所移明帝處之尚不能以安後世將如之何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髖髀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諸侯王皆衆髖髀也釋斤斧之用而欲嬰以芒刃臣以爲不缺則折胡不用之淮南濟北埶不可也臣竊跡前事大抵彊者先反淮陰王楚最彊則最先反韓信倚胡則又反貫高因趙資則又反陳豨兵精則又反彭越用梁則又反黥布用淮南則又反盧綰最弱最後反長沙乃在二萬五千戶耳功少而最完埶疏而最忠

非獨性異人也亦形勢然也曩令樊酈絳灌據數十城而王今雖以殘亡可也令信越之倫列爲徹侯而居雖至今存可也然則天下之大計可知已欲諸王之皆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欲臣子勿菹醢則莫若令如樊酈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埶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輻輳並進而歸命天子雖在細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齊趙楚各若干國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孫畢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盡而止及燕梁他國皆然其分地衆而子孫少者建以爲國空而置之須其子孫生者舉使君之諸侯之地其削頗入漢者爲徙其侯國及封其子孫也所以數償之一寸之地一人之衆天子亡所利焉誠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一定宗室子孫莫慮不王下無倍畔之心上無誅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貫高利幾之謀不生柴奇開章之計不萌細民鄉善大臣致順故天下咸知陛下之義臥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當時大治後世誦聖一動而五業附陛下誰憚而久不爲此天下之埶方病大瘇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慮亡聊失今不治必爲錮疾後雖有扁鵲不

能爲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跛盭元王之子帝之從弟也今之王者從弟之子也惠王親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親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權以偪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𨂂盭可爲痛哭者此病是也天下之勢方倒縣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爲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漢歲致金絮采繒以奉之夷狄徵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倒縣如此莫之能解猶爲國有人乎非亶倒縣而已又類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

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爲流涕者此也陛下何忍以帝王之號而爲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旤不息長此安窮進謀者率以爲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切料匈奴之衆不過漢一大縣以天下之大困於一縣之衆甚爲執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試以臣爲屬國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計請必係單于之頸而制其命伏中行說而笞其背舉匈奴之衆唯上之令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兔翫細娛而不圖大患非所以爲安也德可遠施威可遠加而直數百里外威令不信可爲流涕者此也今民賣僮者爲之繡衣絲履偏諸

緣内之閑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廟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紈之裏緁以偏諸美者黼繡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賈嘉會召客者以被牆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節適今庶人屋壁得爲帝服倡優下賤得爲后飾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綈而富民牆屋被文繡天子之后以緣其領庶人孽妾以緣其履此臣所謂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饑不可得也饑寒切於民之肌膚欲其亡爲姦邪不可得也國已屈矣盜賊直須時耳然而獻計者曰毋動爲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

進計者猶曰毋爲可爲長太息者此也商君遺禮誼棄仁恩并心於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鉏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抱哺其子與公併倨婦姑不相說則反脣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獸者亡幾耳然并心而赴時猶曰蹶六國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終不知反廉愧之節仁義之厚信并兼之法遂進取之業天下大敗衆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壯陵衰其亂至矣是以大賢起之威震海内德從天下曩之爲秦者今轉而爲漢矣然其遺風餘俗猶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競而上亡制度棄禮誼捐廉耻日甚可謂月異而歲不同矣逐利不耳慮

非顧行也今其甚者殺父兄矣盜者剟寢戶之簾搴兩
廟之器白晝大都之中剽吏而奪之金矯偽者出幾十
萬石粟賦六百餘萬錢乘傳而行郡國此其亡行義之
先也（一作）至王者也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間以為
大故至於俗流失世壞敗因恬而不知怪慮不動於耳
目以為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
非俗吏之所能為也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而不
知大體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夫立君臣等上
下使父子有禮六親有紀此非天之所為人之所設也
夫人之所設不為不立不植則僵不脩則壞筦子曰禮
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使筦子愚人也

則可筦子而少知治體則是豈可不為寒心哉秦滅四
維而不張故君臣乖亂六親殃戮姦人並起萬民離叛
凡十三歲而社稷為虛今四維猶未備也故姦人幾幸
而眾心疑惑豈如今定經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
子六親各得其宜姦人亡所幾幸而群臣眾信上不疑
惑此業一定世世常安而後有所持循矣若夫經制不
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中流而遇風波船必覆矣可為
長太息者此也夏為天子十有餘世而殷受之殷為天
子二十餘世而周受之周為天子三十餘世而秦受之
秦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遠也何三代之君有
道之長而秦無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

適生固舉以禮使士負之有司齊肅端冕見之南郊見
于天也過闕則下過廟則趨孝子之道也故自為赤子
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繈抱之中召公為太保
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保其身體傅傅之德義師
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於是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
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故適孩提有識三
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逐去邪人不使見惡
行於是皆選天下之端士孝悌博聞有道術者以衛翼
之使與太子居處出入故太子適生而見正事聞正言
行正道左右前後皆正人也夫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
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習與不正人居之不能

毋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擇其所耆
必先受業適得嘗之擇其所樂必先有習適得為之孔
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及太子少長知妃（好一作）
色則入于學學者所學之官（宮一作）也學禮曰帝入東學
上親而貴仁則親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
而貴信則長幼有差而民不誣矣帝入西學上賢而貴
德則聖智在位而功不遺矣帝入北學上貴而尊爵則
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帝入太學承師問道退習而考
於太傅太傅罰其不則而匡其不及則德智長而治道
得矣此五學者既成於上則百姓黎民化輯於下矣及
太子既冠成人免於保傅之嚴則有記過之史徹膳之

宰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謀，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言切磋而免于愧恥化與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禮：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學，坐國老，執醬而親饋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鸞和，步中采齊，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其死，聞其聲不食其肉，故遠庖廚，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以其輔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貴辭讓也，所上者告訐也；固非貴禮義也，所上者刑罰也。使趙高傅胡亥而教之獄，所習者非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

深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若艾草菅然。豈惟胡亥之性惡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鄙諺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又曰：前車覆，後車誡。夫三代之所以長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從者，是不法聖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絕者，其轍跡可見也；然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夫存亡之變，安危之機，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縣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夫心未濫而先諭教，則化易成也；開於道術智誼之指，則教之力也。若其服習積貫，則左右而已。夫胡、粵之人，生而同聲，耆欲不異，及其長而成俗，累數譯而不能相通，行者有雖死而不相為者，則教習然也。臣故曰選左右、早諭教最

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時務也。凡人之智，能見已然，不能見將然。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是故法之所用易見，而禮之所為難知也。若夫慶賞以勸善，刑罰以懲惡，先王執此之政，堅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據此之公，無私如天地耳，豈顧不用哉？然而曰禮云禮云者，貴絕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辠而不自知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毋訟乎！為人主計者，莫如先審取舍；取舍之極定於內，而安危之萌應於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積漸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

積，在於取舍。以禮義治之者積禮義，以刑罰治之者積刑罰。刑罰積而民怨背，禮義積而民和親。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異。或道之以德教，或毆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氣樂；毆之以法令者，法令極而民風哀。哀樂之感，禍福之應也。秦王之欲尊宗廟而安子孫，與湯武同，然而湯武廣大其德行，六七百載而不失，秦王治天下十餘歲則大敗。此亡它故矣，湯武之定取舍審，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審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諸安處則安，置諸危處則危。天下之情與器亡以異，在天子之所置之。湯武置天下於仁義禮樂，而德澤洽，禽獸草木廣裕，德被蠻貊四夷，累

子孫數十世此天下所共聞也秦王置天下於法令刑
罰德澤亡一有而怨毒盈於世下憎惡之如仇讐旣幾
及身子孫誅絶此天下之所共見也是非其明效大驗
邪人之言曰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觀之則言者莫敢妄
言今或言禮誼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罰人主胡
不引殷周秦事以觀之也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
衆庶如地故陛九級上廉遠地則堂高陛亡級廉近地
則堂卑高者難攀卑者易陵理勢然也故古者聖王制
爲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後有官
師小吏延及庶人等級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
及也里諺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諭也鼠近於器尚憚

不投恐傷其器況於貴臣之近主乎廉恥節禮以治君
子故有賜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辠不及大夫以其
離主上不遠也禮不敢齒君之路馬蹵其芻者有罰見
君之几杖則起遭君之乘車則下入正門則趨君之寵
臣雖或有過刑戮之辠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
以爲主上豫遠不敬也所以體貌大臣而厲其節也今
自王侯三公之貴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禮之也古君子
之所謂伯父伯舅也而令與衆庶同黥劓髡刖笞傌棄
市之法然則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虖廉恥不
行大臣無廼握重權大官而有徒隸亡恥之心虖夫望
夷之事二世見當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習也臣
聞之履雖鮮不加於枕冠雖敝不以苴履夫嘗已在貴
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吏民嘗俯伏以敬畏之
矣今而有過帝令廢之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可也滅
之可也若夫束縛之係緤之輸之司寇編之徒官司寇
小吏詈罵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衆庶見也夫卑賤者
習知尊貴者之一旦吾亦迺可以加此也非所以習天
下也非尊尊貴貴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嘗敬衆庶之所
嘗寵死而死耳賤人安宜得如此而頓辱之哉豫讓事
中行之君智伯伐而滅之移事智伯及趙滅智伯豫讓
釁面吞炭必報襄子五起而不中人問豫子豫子曰中
行衆人畜我我故衆人事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

報之故此一豫讓也反君事讐行若狗彘已而抗節致
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
馬彼將犬馬自爲也如遇官徒彼將官徒自爲也頑頓
亡恥奊（胡結反）詬亡節廉恥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
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主上有敗則因而挻之矣主上有
患則吾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有便吾身者則欺賣而
利之耳人主將何便於此群下至衆而主上至少也所
託財器職業者粹（一作萃）於群下也俱亡耻俱苟安則主
上最病故古者禮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厲寵臣
之節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廢者不謂不廉曰簠簋
不飾坐汙穢淫亂男女亡別者不曰汙穢曰帷薄不脩

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故貴大臣定有其罪矣猶未斥然正以諱之也尚遷就而爲之諱也故其在大譴大訶之域者聞譴訶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劒造請室而請辠耳上不執縛係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聞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頸盭而加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過耳吾遇子有禮矣遇之有禮故羣臣自憙嬰以廉耻故人矜節行上設廉耻禮義以遇其臣而臣不以節行報其上者則非人類也故化成俗定則爲人臣者主耳忘身國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義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誠死宗廟法度之

臣誠死社稷輔翼之臣誠死君上守圄扞敵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故曰聖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爲我死故吾得與之俱生彼且爲我亡故吾得與之俱存夫將爲我危故吾得與之皆安顧行而忘利守節而伏義故可以託不御之權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厲廉耻行禮義之所致也主上何喪焉此之不爲而顧彼之久行故曰可爲長太息者此也

論積貯疏

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之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蹷漢之爲漢幾四十年矣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失時不雨民且狼顧歲惡不入請賣爵子既聞耳矣安有爲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驚者世之有饑穰天之行也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擊罷夫羸老易子而齩其骨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起矣廼駭而圖之豈將

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

請封建子弟疏

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勢不過一傳再傳諸侯猶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太強漢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爲藩扞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陽代二國耳代北邊匈奴與強敵爲鄰能自完則足矣而淮陽之比大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適足以餌大國耳不足以有所禁禦方今

制在陛下制國而令子適足以爲餌豈可謂工哉人主
之行異布衣布衣者飾小行競小廉以自託於鄉黨人
主唯天下安社稷固不耳高皇帝瓜分天下以王功臣
反者如蝟毛而起以爲不可故斬去不義諸侯而虛其
國擇良日立諸子雒陽上東門之外畢以爲王而天下
安故大人者不牽小行以成大功今淮南地遠者或數
千里越兩諸侯而縣屬於漢其吏民繇役往來長安者
自悉而補中道衣敝錢用諸費稱此其苦屬漢而欲得
王至甚逋逃而歸諸侯者已不少矣其埶不可久臣之
愚計願舉淮南地以益淮陽而爲梁王立後割淮陽北
邊二三列城與東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

陽梁起於新郪以北著之河淮陽包陳以南揵之江則
大諸侯之有異心者破膽而不敢謀梁足以扞齊趙淮
陽足以禁吳楚陛下高枕終亡山東之憂矣此二世及帝
太孫之利也當今恬然適遇諸侯之皆少數歲之後陛下
且見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勞力以除六國之禍今陛下
力制天下頥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國之禍難以言智苟
身亡事畜亂宿禍熟視而不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
子將使不寧不可謂仁臣聞聖主言問其臣而不自造
事故使人臣得畢其愚忠唯陛下裁幸

論貴粟疏　　鼂錯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餒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
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
旱而國亡捐瘠者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
土地人民之衆不辟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
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
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
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
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
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饑之於食不待甘
旨饑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
製衣則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
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

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
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珠
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
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
寒之患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
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
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
弗得而饑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
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
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
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

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

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爲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爲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諫起上林苑疏　東方朔

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盩厔鄠杜乎奢侈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爲大也夫南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止

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此所謂天下陸海之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姓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人給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爲土膏其價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功就敗事損耗五穀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墟又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涕而悲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

不足以危無隄之輿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

論限民名田疏　董仲舒

仲舒說上曰春秋它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損生民之具也願詔大農使關中民益種宿麥令毋後時又言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求易共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內足以養老盡孝

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愛故民說從上至秦用商鞅之法改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越制踰侈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又加月爲更卒已復爲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三十倍於古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倍於古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伍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貪暴之吏刑戮妄加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爲盜賊赭衣半道斷獄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婢除專殺之威薄賦

省繇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廣文選卷第二十五

疏二

明堂月令疏　魏相

臣相幸得備員奉職不修不能宣廣教化陰陽未和災害未息咎在臣等臣聞易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四時不忒聖王以順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天地變化必繇陰陽陰陽之分以日爲紀日冬夏至則八風之序立萬物之性成各有常職不得相干東方之卦不可以治西方南方之卦不可以治北方春興兌治則饑秋興震治則華冬興離治則泄夏興坎治則雹明王謹於尊天愼於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授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和三者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熟絲麻遂草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尊民說上下亡怨政教不違禮讓可興夫風雨不時則傷農桑農桑傷則民饑寒饑寒在身則亡廉恥寇賊姦宄所繇生也臣愚以爲陰陽者王事之本群生之命自古賢聖未有不繇者也天子之義必純取法天地而觀於先聖高皇帝所述書天子所服第八曰大謁者臣章受詔長樂宮曰令群臣議天子所服以安治天下相國臣何御史大夫臣昌謹與將軍臣陵太子太傅臣通等議春夏秋冬天子所服當法天地之數中得人和故自天子王侯有土之君下及兆民能法天地順四時以治國家身亡禍殃年壽永究是奉宗廟安天下之大禮也臣請法之中謁者趙堯舉春李舜舉夏兒湯舉秋貢禹舉冬四人各職一時大謁者襄章奏制曰可孝文皇帝時以二月施恩惠於天下賜孝弟力田及罷軍卒祠死事者頗非時節御史大夫鼂錯時爲太子家令奏言其狀臣相伏念陛下恩澤甚厚然而災氣未息竊恐詔令有未合當時者也願陛下選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時時至明言所職以和陰陽天下幸甚

言得失疏　漢王吉子陽

陛下躬聖質總萬方帝王圖籍日陳于前惟思世務將興太平詔書每下民欣然若更生臣伏而思之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言聽諫從然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期會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也臣聞聖王宣德流化必自近始朝廷不備難以言治左右不正難以化遠民者弱而不可勝愚而不可欺也聖主獨行於深宮得則天下稱誦之失則天下咸言之行發於近必見於遠故謹選左右審擇所使左右所以正身也所使所以宣德也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其本也春秋所以大一統者六合同風九州共貫也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

也獨設刑法以守之其欲治民者不知所繇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權譎自任故一變之後不可復修也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戶異政人殊服詐偽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銷恩愛寖薄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非空言也王者未制禮之時引先王禮宜於今者而用之臣願陛下承天心發大業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敺一世之民躋之仁壽之域則俗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條奏唯陛下財擇焉吉意以為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早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聘妻送女亡節則貧人不及故

不舉子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則國人承翁主使男事女夫詘於婦逆陰陽之位故多女亂古者衣服車馬貴賤有章以褒有德而別尊卑今上下僭差人人自制是以貪財趨利不畏死亡周之所以能致治刑措而不用者以其禁邪於冥冥絕惡於未萌也又言舜湯不用三公九卿之世而舉皋陶伊尹不仁者遠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至於積功治人亡益於民此伐檀所為作也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去角抵減樂府省尚方明視天下以儉古者工不造琱瑑商不通侈靡非工商之獨賢政教使之然也民見儉則歸本本立而末成其指如此

上屯田疏

漢趙充國（翁孫 三首）

臣聞兵者所以明德除害也故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不可不慎使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藁二十五萬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繇役不息又恐他夷卒有不虞之變相因並起為明主憂誠非素定廟勝之策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猝攻（言急攵也）也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亹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其間郵亭多壞敗者臣前部士入山伐材木大小六萬餘枚皆在水次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

陽汝南步兵與吏士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田事出賦人二十晦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什二就草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畜省大費今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惟陛下裁許

屯田第二疏

臣聞帝王之兵以全取勝是以貴謀而賤戰戰而百勝非善之善者也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蠻夷習俗雖殊於禮義之國然其欲避害就利愛親戚畏死亡

也今虜亡其美地薦草愁於寄託遠遯骨肉心離人
有畔志而明主般師罷兵萬人留田順天時因地利以
待可勝之虜雖未即伏辜兵決可期月而望羌虜瓦解
前後降者萬七百餘人及受言去者凡七十輩此坐支
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步兵
九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
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墬貧破其衆以
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
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
至春省甲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
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

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
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
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
得乘閒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使生他變
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域信威
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
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臣充國
材下犬馬齒衰不識長策惟明詔博詳公卿議臣採擇

屯田第三疏

臣聞兵以計為本故多算勝少算先零羌精兵今餘不
過七八千人失地遠客分散饑凍罕开莫須又頗暴
略其羸弱畜產畔還者不絕皆聞天子明令相捕斬之
賞臣愚以為虜破壞可日月冀遠在來春故曰兵決可
期月而望竊見北邊自燉煌至遼東萬一千五百餘里
乘塞列隧有吏卒數千人虜數大衆攻之而不能害今
留步士萬人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
保為塹壘木樵校聯不絕便兵弩飭鬭具烽火幸
通勢及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利者也臣愚心以為屯田內
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
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從今盡二月虜馬
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涉河山而來為寇
又見屯田之士精兵萬人終不敢復將其累重還歸故

地是臣之愚計所以度虜且必瓦解其處不戰而自破
之冊也至於虜小寇盜時殺人民其原未可卒禁臣聞
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苟勞衆誠令兵出雖
不能滅先零亶能令虜絕不為小寇則出兵可也即今
同是而釋坐勝之道從乘危之勢往終不見利空內自
罷敝貶重而自損非所以視蠻夷也又大兵一出還不
可復留湟中亦未可空如是繇役復發也且匈奴不
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久轉運煩費傾我不虞之用
以澹一隅臣愚以為不便校尉臨衆幸得承威德奉厚
幣拊循衆羌諭以明詔宜皆鄉風雖其前辭嘗曰得亡
校五年宜無他心不足以故出兵臣竊自惟念奉詔出

寖引窮遠蹊窮天下之黠兵散糧甲於山野雖亡尺寸
之功婾得避嫌之便而亡後處其餘背此人臣不忠之利
非明王社稷之福也臣幸得脩精兵討不義久留天誅
罪當萬死陛下寬仁未忍加誅令臣數得孰計愚臣伏
計孰甚不敢避斧鉞之誅昧死陳愚惟陛下省察

諫節儉疏　　漢貢禹 少翁

古者宮室有制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墻塗而
不琱木摩而不刻車輿器物皆不文畫苑囿不過數十
里與民共之任賢使能什一而稅亡他賦斂繇戍之役
使民歲不過三日千里之內自給千里之外各置貢職
而已故天下家給人足頌聲並作至高祖孝文孝景皇

帝循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廄馬百餘匹孝文皇帝衣
綈履革器亡琱文金銀之飾後世爭為奢侈轉轉益甚
臣下亦相放效衣服履絝刀劍亂於主上主上時臨朝
入廟衆人不能別異甚非其宜然非自知奢僭也猶魯
昭公曰吾何僭矣今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
天道其日久矣承衰救亂矯復古化在於陛下臣愚以
為盡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論語曰君子樂節
禮樂方今宮室已定亡可柰何矣其餘盡可減損故時
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笥方今齊三服官作工各數千
人一歲費數鉅萬蜀廣漢主金銀器歲各用五百萬三
工官費五千萬東西織室亦然廄馬食粟將萬匹臣禹
嘗從之東宮見賜杯案盡文畫金銀飾非當所以賜食
臣下也東宮之費亦不可勝計天下之民所為大饑餓
死者是也今民大饑而死死又不葬為犬猪所食人至
相食而廄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
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天不見邪武帝時
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
霍光專事不知禮正妄多臧金錢財物鳥獸魚鼈牛馬
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盡瘞臧之又皆以後宮女置於
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又未必稱武帝意也昭帝晏駕光
復行之至孝宣皇帝時陛下惡有所言群臣亦隨故事
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過度諸侯妻妾或

至數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數十人是以內多怨女
外多曠夫及衆庶葬埋皆虛地上以實地下其過自上
生皆在大臣循故事之罪也唯陛下深察古道從其儉
者大減損乘輿服御器物三分去二子產多少有命審
察後宮擇其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亡
子者宜悉遣獨杜陵宮人數百誠可哀憐也廄馬可亡
過數十匹獨舍長安城南苑地以為田獵之囿自城西
南至山西至鄠皆復其田以與貧民方今天下饑饉可
亡大自損減以救之稱天意乎天生聖人蓋為萬民非
獨使自娛樂而已也故詩曰天難諶斯不易惟王上帝
臨女毋貳爾心當仁不讓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

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指隨君上下臣竊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忠

上政治得失疏　漢匡衡稚圭

臣聞五帝不同樂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閔愚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蓋保民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和綏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而侈靡廉恥之節薄淫辟之意縱綱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婚姻之黨隆苟合徼倖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一曠然大變其俗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朝廷者天下之楨幹也公卿大夫相與循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惠則眾相愛四者明王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鬬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忮害好陷人於罪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眾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臣竊考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廉於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大王躬仁邠國貴恕由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今之偽薄忮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而懷鬼方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水旱之災隨類而至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此皆生於賦斂多民所共者大而吏安集之不稱之效也陛下祗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衛罷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衰也諸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修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之道博

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内昭然咸見
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化
可成禮讓可興也

戒妃匹勸學疏

陛下秉至孝哀傷思慕不絕於心未有游虞弋射之宴
誠隆於慎終追遠無窮已也竊願陛下雖聖性得之猶
復加聖心焉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
能平也蓋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臣又聞之
師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
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為始言太上者民
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

而理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
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
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為宗廟主此綱紀之首
王教之端也自上世以來三代興廢未有不由此者也
願陛下詳覽得失盛衰之效以定大基采有德戒聲色
近嚴敬遠技能竊見聖德純茂專精詩書好樂無厭臣
衡材駑無以輔相善義宣揚德音臣聞六經者聖人所
以統天地之心著善惡之歸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
使不悖於其本性者也故審六藝之指則天人之理可
得而和草木昆蟲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論
語孝經聖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臣又聞聖王之自為

動靜周旋奉天承親臨朝享臣物有節文以章人倫蓋
欽翼祗栗事天之容也溫恭敬遜承親之禮也正躬嚴
恪臨衆之儀也嘉惠和說饗下之顏也舉錯動作物遵
其儀故形為仁義動為法則孔子曰德義可尊容止可
觀進退可度以臨其民是以其民畏而愛之則而象之
大雅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諸侯正月朝覲天子天子
惟道德昭穆以視之又觀以禮樂饗醴迺歸故萬國
莫不獲賜祉福蒙化而成俗今正月初幸路寢臨朝賀
置酒以饗萬方傳曰君子慎始願陛下留神動靜之節
使群下得望盛德休光以立基楨天下幸甚

論治性正家疏

臣聞治亂安危之機在乎審所用心蓋受命之王務在
創業垂統傳之無窮繼體之君心存於承宣先王之德
而褒大其功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
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
享鬼神祐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
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陛下聖德天覆子愛海
内然陰陽未和姦邪未禁者殆論議者未丕揚先帝之
盛功爭言制度不可用也務變更之所更或不可行而
復復之是以群下更相是非吏民無所信臣竊恨國家
釋樂成之業而虛為此紛紛也願陛下詳覽統業之事
留神於遵制揚功以定群下之心大雅曰無念爾祖聿

修厥德孔子著之孝經首章蓋至德之本也傳曰審好惡理情性而王道畢矣能盡其性然後能盡人物之性能盡人物之性可以贊天地之化治性之道必審己之所有餘而強其所不足蓋聰明疏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雍蔽勇猛剛強者戒於大暴仁愛溫良者戒於無斷湛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好大者戒於遺忘必審己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後中和之化應而巧偽之徒不敢比周而望進唯陛下戒所以崇聖德臣又聞室家之道脩則天下之理得故詩始國風禮本冠婚始乎國風原情性而明人倫也本乎冠婚正基兆而防未然也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梱

內故聖王必慎妃后之際別適長之位禮之於內也卑不踰尊新不先故所以統人情而理陰氣也其尊適而卑庶也適子冠乎阼禮之用醴衆子不得與列所以貴正體而明嫌疑也非虛加其禮文而已乃中心與之殊異故禮探其情而見之外也聖人動靜游燕所親物得其序得其序則海內自脩百姓從化如當親者疏當尊者卑則佞巧之姦因時而動以亂國家故聖人慎防其端禁於未然不以私恩害公義陛下聖德純備莫不脩正則天下無爲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

論甘延壽等疏　劉向　二首

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群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指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絕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萬夷慴伏莫不懼震呼韓邪單于見郅支已誅且喜且懼鄉風馳義稽首來賓願守北藩累世稱臣立千載之功建萬世之安群臣之勳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爲宣王誅獫狁而百蠻從其詩曰嘽嘽焞焞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荊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匪其醜言美誅首惡之人而諸不順者皆來

從也今延壽湯所誅震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論大功者不錄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民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宴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況萬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壽湯既未獲受祉之報反屈捐命之功久挫於刀筆之前非所以勸有功厲戎士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行事貳師將軍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厪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毋鼓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錄其過遂

封拜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令康居國彊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安遠長羅而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治尊寵爵位以勸有功

諫起昌陵疏

臣聞易曰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是以身安而國家可保也故聖賢之君博觀終始窮極事情而是非分明王者必通三統明天命所授者博非獨一姓也孔子論詩至

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之子雖有禹湯之德不能訓末孫之桀紂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國也昔高皇帝既滅秦將都雒陽感悟劉敬之言自以德不及周而賢於秦遂徙都關中依周之德因秦之阻世之長短以德為效故常戰栗不敢諱亡孔子所謂富貴無常蓋謂此也孝文皇帝居霸陵北臨廁意悽愴悲懷顧謂群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用紵絮斮陳漆其間豈可動哉張釋之進曰使其中有可欲雖錮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可欲雖無石槨又何慼焉夫死者無終極而國家有廢興故釋之之言為無窮計也孝文寤焉遂薄葬不起山墳易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臧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棺槨之作自黃帝始黃帝葬於橋山堯葬濟陰丘壟皆小葬具甚微舜葬蒼梧二妃不從禹葬會稽不改其列殷湯無葬處文武周公葬於畢秦穆公葬於雍橐泉宮祈年館下樗里子葬於武庫皆無丘壠之處此聖帝明王賢君智士遠覽獨慮無窮之計也其賢臣孝子亦承命順意而薄葬之此誠奉安君父忠孝之至也夫周公武王弟也葬兄甚微孔子葬母於防稱古墓而不墳曰丘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不識也為四

尺墳遇雨而崩弟子修之以告孔子孔子流涕曰吾聞之古者不修墓蓋非之也延陵季子適齊而反其子死於嬴博之間穿不及泉斂以時服封墳掩坎其高可隱而號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魂氣則無不之也夫嬴博去吳千有餘里季子不歸葬孔子往觀曰延陵季子於禮合矣故仲尼孝子而延陵慈父舜禹忠臣周公弟弟其葬君親骨肉皆微薄矣非苟為儉誠便於體也宋桓司馬為石槨仲尼曰不如速朽秦相呂不韋集知略之士而造春秋亦言薄葬之義皆明於事者也逮至吳王闔閭違禮厚葬十有餘年越人發之及秦惠文武昭嚴襄五王皆大作丘隴多其瘞臧咸盡發掘暴露甚足悲

也秦始皇帝葬於驪山之阿下錮三泉上崇山墳其高五十餘丈周回五里有餘石槨爲游館人膏爲燈燭水銀爲江海黃金爲鳧鴈珍寶之臧機械之變棺槨之麗宮館之盛不可勝原又多殺宮人生薶工匠計以萬數天下苦其役而反之驪山之作未成而周章百萬之師至其下矣項籍燔其宮室營宇往者咸見發掘其後牧兒亡羊羊入其鑿牧者持火照求羊失火燒其臧槨自古及今葬未有盛如始皇者也數年之間外被項籍之災內罹牧豎之禍豈不哀哉是故德彌厚者葬彌薄知愈深者葬愈微無德寡知其葬愈厚丘隴彌高宮廟甚麗發掘必速由是觀之明暗之效葬之吉凶昭然可見

矣周德既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上章道宮室之如制下章言子孫之衆多也及魯嚴公刻飾宗廟多築臺囿後嗣再絶春秋刺焉周宣如彼而昌魯秦如此而絶是則奢儉之得失也陛下即位躬親節儉始營初陵其制約小天下莫不稱賢明及徙昌陵增埤爲高積土爲山發民墳墓積以萬數營起邑居期日迫卒功費大萬百餘死者恨於下生者愁於上怨氣感動陰陽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千萬數臣甚惽焉以死者爲有知發人之墓其害多矣若其無知又安用大謀之賢知則不說以示衆庶則苦之若苟以說愚夫淫侈之人又何爲哉陛下慈仁篤美甚厚聰明疏達蓋世宜弘漢家之德崇劉氏之美光昭五帝三王而顧與暴秦亂君競爲奢侈比方丘隴說愚夫之目隆一時之觀違賢知之心亡萬世之安臣竊爲陛下羞之唯陛下上覽明聖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仲尼之制下觀賢知穆公延陵樗里張釋之之意孝文皇帝去墳薄葬以儉安神可以爲則秦昭始皇增山厚臧以侈生害足以爲戒初陵之橅宜從公卿大臣之議以息衆庶

廣文選卷第二十六